

# 文苑導游錄弁言

吾書一名文學指南。爲從游弟子而作也。蓋吾以爲文學之道歧路甚多。彼醉心于東西。而趨向不與我同者。我不必強之便南。難我難游諸子。則我必示以方針。其與我背道而馳者。吾敢料其文。易自戰之時。必敗北也。雖然。文學有止境乎。吾之所向雖南。窮其所至。殆<sub>36735</sub>往而無窮。譬如探險南極。艱苦自不待言。生命有盡。而所向無窮。吾知從游諸子。亦將畏難而退。或且觀望不前。甚非所以善導之矣。必也。有一最近之勝境。一舉足而可躋者。其中花木繁綺。樓觀參差。鳥獸蟲魚。山川人物。一一具備。足以供其賞心而悅目者。則必欣然願。

往將一領其樂趣。可斷言也。夫此一境非他。即我所謂文苑是也。其中勝處。不可枚舉。無論婦稚。亦知其中固有樂趣。特苦不得其門而入耳。一旦而得升堂入室。則其愉快爲何如。我於其間。略識門徑。則請願爲鄉導。以導我從游之人。其不與我同趨向者。則不妨分道而揚鑣。至於入門而後。或愛山水。或玩鼎彝。或探古跡。或賞時花。則各名之嗜好不同。人人之性情互異。吾固不能以吾一人之所好。而强諸君與同好矣。故吾此書。不過一遊戲場之入場券耳。後列各欄。則陳列品也。爲美爲惡。見知見仁。是在閱者。吾不敢謂必有可觀者焉。是爲序。丁巳七月栩園居士。

# 文苑導游錄（第一種第一卷）

◎社說一（丁巳七月份）

天虛我生譏

## 練習文字之程序（二）

今使髫年失學之人。必補讀經史子集。而後教以爲文。吾知不必三日。其人必厭而倦矣。蓋凡失學之人。其心中所欲之文字。但求能以白話變爲文言。凡吾心中所欲言者。一一能援筆而直書之。無辭不達。意之弊無語焉。不詳之憾。雖不能盡中法度。而吾自視亦旣暢所欲言。甯非快事。今吾但求如是。先生將何以教之。則應之曰。是易耳。爲期三月。吾可決其有成。曰。應讀何書。則應之曰。但取文言小說。讀之可耳。然文言小說之堪以句句用白話對照者。初實未嘗有之。有之自吾所著之柳暗花明錄始。今刊申報中之他種文言小說。每不能一盡符白話。

貪嗔小史亦復抱此宗旨。每着一字。每成一句。必使讀者可用白話解之。因而恍然於文字代語言之法。例如貪嗔小史中有一節云。『前此倫敦之游去兩馬而十羊。今僅一馬。此萎萎者將孰濟耶。』若用白話演之。則累墜不堪。必曰。『前一回到倫敦去要子一躺。賣去了兩匹馬。十隻羊。現在單只賣了一匹馬。得了這幾個大錢。又要開火倉。又要還債戶。又要去要子。到底接濟了那一注用途好呢。』即此一斑。足知白話變爲文言之法。其用一字。恒抵三數字。或十數字也。讀者但能每讀一句。於心中試一迴想。此一句。若爲白話。則當如何目誦文言。而心念白話。吾決料其不必旬日偶作小簡。或作短篇。心中所有白話。一經着紙。必不期然而化爲文言矣。故吾有恒言曰。常讀文言小說。則不通者可通常讀白。

半通之文言小說虛字四用錯每誤用濫調之小說典故每每

話小說則通者可使不通蓋一則爲引人入勝之具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步入正軌一則爲誘人放肆之魔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墮入惡道故讀小說者萬不可讀白話小說而尤萬不可讀半通不通之文言小說尤萬萬不可讀半三不四之濫調四六小說若誤讀之則以美爲惡以媸爲妍認瓦礫爲珠璣視補綴爲錦繡一一搬用而不知其不當則不復可救藥矣

吾非必謂小說可當古文讀也不過爲最初一步之說法耳蓋小說爲達情敍事之文其中所用故典卽不解亦無妨而寫景寫情之處尤歷歷如眞一舉一動之間則栩栩欲活使人讀之興趣自高必不致於厭倦若夫古文則不然每一篇文必先翻騰作勢盤旋於空及至說到本題又必翻騰而出忽遠忽近乍卽乍離其文

固絕妙。然而讀者究不知其妙處。固何在也。則如之何能學。或曰。予從先生之言。讀小說三月矣。而所作之文。先生斥爲小說體。裁謂不可以爲文。又將何以教之。則應之曰。讀小說既卒業。汝以白話而變文言。固已駸駸乎能之矣。所不知者爲文章之格局。夫文章必有格局。小說亦然。小說者數十萬言之長篇文字也。雖分章節。而其實仍只一篇。其中必有起伏。有呼應。有回顧。初無異於短篇之古文也。決非直敍一事。一往而無復者。特以篇幅過長。汝乃習焉而不察耳。其實即寫短簡八行。亦必具有起伏呼應。回顧之三要件。苟無此三要件者。即直率而無足觀矣。今人文字佳者。固少。卽佳而人之信心不堅。則欲於文字通曉。而後進一步以學作文者。非讀古文不可。古文者。古人之文也。其人甚多。其文亦不勝。

讀。且。一。人。之。文。未。必。篇。篇。盡。佳。苟。欲。於。古。人。集。中。一。一。選。擇。而。讀。  
不。第。初。學。者。無。此。鑒。別。之。能。力。亦。且。無。如。許。之。心。力。與。光。陰。也。故。  
吾。以。爲。事。之。最。簡。便。者。莫。如。取。古。人。之。選。本。讀。之。而。選。其。中。有。評。  
註。者。尤。足。以。抵。師。友。十。人。既。省。探。索。之。勞。易。收。領。悟。之。益。其。便。利。  
爲。何。如。故。吾。以。爲。學。作。文。之。第。二。步。當。以。讀。古。文。選。本。爲。宜。也。  
選。本。之。佳。者。爲。古。文。筆。法。百。篇。指。示。用。筆。布。局。之。法。至。爲。詳。盡。更。  
以。古。文。評。註。爲。參。校。之。本。蓋。此。二。書。一。則。爲。教。授。筆。法。之。書。一。則。  
爲。解。釋。文。義。之。書。同。時。並。閱。其。獲。益。實。非。淺。鮮。較。之。明。師。益。友。面。  
命。耳。提。無。以。異。也。惟。讀。時。又。不。可。不。分。緩。急。後。予。初。擬。爲。編。定。  
一。種。次。序。挨。次。而。讀。先。讀。記。次。讀。傳。又。次。讀。序。讀。書。讀。賦。讀。論。然。  
後。更。讀。其。餘。是。爲。分。類。讀。法。於。文。體。之。辨。識。及。其。作。法。最。易。領。悟。

但其開首兩篇卽爲待漏院及嚴祠記所用之典多出經傳失學。青年往往於經史子集未嘗寓目讀此兩篇如何能解即解之矣亦覺味如嚼臘一無興趣可言讀不一篇即已棄書而嘆曰苦人甚矣吾不如讀小說也然則其人將終身不能爲文但能爲小說而已矣是何可哉吾因而思人情之所喜必喜情景逼眞之文字無論智愚皆一轍也若開篇卽讀喜雨亭快哉亭或醉翁亭桃花源記則必眉飛色舞展然喜曰此亦猶小說也而寫景寫人尤躍躍然有生氣文筆尤如生龍活虎跳脫迴旋不可捉摸於是乃嘆小說之味良不如古文之雋且永也由此而願讀古文吾知不必有父師之督責且不出旬日必自引紙握管竊欲一仿爲之矣由是以觀則知讀文必取自喜不必由人指定若強指一篇使讀而

不問其是否所喜。則讀者必感受苦趣。與小學生之讀學庸相類。無論如何講解。亦終覺其漠然而無味。欲其進步。是不啻鞭策而牽之行也。又何益哉。

吾非謂待漏院等之文不可學也。蓋學此類之文。必先能爲寫景敍事之文。得心應手。而後乃由絢爛而歸於平淡。遇有莊重之題。不能以跳脫之筆寫之者。則不得效其體而爲之。然非具有實在之根柢者。亦斷斷乎弗能蓋作莊重之文。若無經傳以供其用。則猶沐猴而冠。其氣息終不厚重。若置天平中秤之。必無毫釐之分量。故廟堂之文。決非儉腹者所能强作。自來文章家。竟有終身不能道隻字者矣。此無他。根柢淺薄之故也。然吾人不可不讀此類文字者。正一取巧之法耳。經史子集。浩如烟海。無論不能卒讀。即

讀之亦隨忘。欲取一事以爲用。恒苦囫圇不化。嵌入文中。反覺如骨之覶。如癰之腫。此無他用之不善之故也。夫當古人作文之際。可用之典。尙無如今日之多。則不得不以經傳子史供其取用。凡其所下之字。所成之句。固無不由經史中鎔鑄而來也。則我。能讀其文。亦猶間接而讀經史。且經古人一番鎔鑄。製爲一句文言。凡經援引之處。尤必有上下文連屬之引伸。則我但讀一句。即可以得兩典。所謂事半而功倍者。無逾於此矣。尤有一要。着敬以告讀者。即凡所引經傳。必須一翻原本。看其上下全文。方知古人用典之法。如是。如是。或直用。或翻用。或活用。或借用。其法不一。而於是亦知用典之法。即以古文之句用爲典。尤覺熟極而化矣。若夫不求甚解。數典忘祖。則於引用之時。必不能免張冠李戴之謬。烏乎。

可哉。故學典重之文，當爲學文之第三步。蓋寫意之文，只仗聰明，能施狡猾，即已可觀。是在天資敏捷之人，固不難一學而即能者。若典重之文，則非具有學力，下過苦功者，決不能勉強而爲之也。學文至第二步時，正如春日之花生氣勃勃，油然觸發，覺此目之所接，心之所感，無一非文章之材料。然爲文，則必爲局勢所限。其中爲翻騰作勢，計不得不打一二誑語，將揚者必先抑，欲正寫者，必先反。純乎爲矯揉造作，反乎天性之所爲，則必有所不滿於心。因之而涉想於詩，覺此一種景物，若爲文章，則亦平淡而無奇偶。見古人之詩，適符眼前之景，區區五七字間，乃足以抵一段散文。於是而覺文章者，不過矜才使氣，猶辯士之掉舌，但取其說能圓，既不妨有違心之論，又不必寫天性之真。立於被動地位爲多發。

於自己性情者少。以論理勝而不以天趣勝。其樂趣良不如詩也。則必躍躍然而欲爲詩。於此而教之詩。則猶迎刃解竹。一旦豁然貫通。意中事也。雖然。詩與文之意境不同。而下字用事又復迥異。僅僅能文而欲爲詩。不復於詩學中一窺門徑。吾知其所爲詩。必句句陳腐不堪。通篇無一活動之氣。即不失拈出韵亦必首首如夫子何爲者之一種腔調已耳。然則又將如何。則曰。不學詩。則已。苟願學焉。亦必有練習之程序。容更述之。

(未完)

# 文苑導游錄（第二種第一卷）

◎駢散文一（丁巳七月份）

天虛我生潤文

## 荷亭逭暑圖記

潘亞雲

前半均原作

出北門三里而近有荷亭焉長橋臥虹澄水環帶塵外之幽構也丙辰夏亞雲曾偕友逭暑其中爰繪圖焉今夏復遊於是時已閱一稔矣風景不殊而歲月已異披圖而思舊雨掃石而認舊題乃覺聚散靡常昔今異趣不禁有滄桑之感焉當日者對客揮毫爲花寫照記南薰之幽勝師北苑之宗風邱壑旣具夫胸中烟雲悉奔於腕下則見一亭面水繞以雕闌千樹交柯張其翠幕窈窕若神仙之居者非今日之荷亭耶水氣蒸日蕩爲輕綃花香入波漾此晴采一望而無際者非今日之荷塘耶三五少年箕踞雜坐舉

三分層寫句法錯綜  
化板爲活參看尺牘  
類答潘亞雲函

杯○喝○月○披○襟○當○風○瀟○灑○若○神○仙○之○徒○者○非○當○年○道○暑○之○同○人○耶○蒼○松○若○龍○未○見○其○老○怪○石○臥○虎○未○見○其○醒○水○光○花○氣○曾○不○減○於○昔○時○良○友○高○朋○已○不○知○其○所○在○亭○猶○如○昨○暑○已○易○時○念○往○事○之○如○新○惜○勝○遊○之○不○再○乃○知○右○軍○蘭○亭○之○記○少○文○臥○游○之○圖○不○徒○作○也○嗟○乎○熱○惱○隨○人○清○涼○無○地○安○得○挈○我○勝○侶○長○處○此○間○滌○內○熱○於○胸○中○掃○浮○華○於○眼○底○而○名○花○照○眼○微○颺○送○馨○圖○中○之○人○亦○與○圖○中○之○境○終○古○而○不○改○哉○則○當○賴○夫○不○朽○之○文○字○爲○之○記○焉○

附原作

(甲 95 分)

一起筆貴挺拔氣旺綴  
一自字便失勢  
兩稱亞雲舊友嫌贅

出自北門三里而近有荷亭焉長橋臥虹澄水環帶塵外之幽構也丙辰夏亞雲  
曾偕友逭暑其中爰繪圖焉今夏亞雲復偕友遊於是時已閱一稔矣而風景不  
殊歲月已異對畫圖而思舊雨踐芳徑而認前踪但覺聚散靡常古今異趣披斯

荷亭之荷塘有語病  
第三節嫌薄弱與前文不稱  
二節銖兩不稱

乃若以下文氣忽懈  
雖有佳句亦不生色  
故凡爲文起結處尤宜三致意焉

題。也不有滄桑之感焉。溯當時對客披幘寫生運管記南風之勝景。師北苑之宗風。花木怒茁於毫端。邱壑悉奔於腕下。則見一亭面水。環繞雕闌。千樹交柯。高張翠幕。非今日之荷亭耶。水氣升日。結爲輕綃。花香入波。漾此晴采。非今日荷亭之荷塘耶。三五少年。縱橫雜坐。雄譚抵掌。披襟當風。則亦非當年逭暑之同人耶。若乃老松若龍。間以修竹。怪石臥虎。雜以點苔。則荷亭近地之勝景也。老翠荒青。彌望無極。層巒疊嶂。數出不窮。則荷亭遠望之羣峰也。然今則水光花氣。不減於昔時。勝友高朋。已殊於往日。亭仍如昨。暑已易時。則是圖也。雖鴻爪雪泥。無心留跡。而蛛絲馬迹。往事如新。是不啻當年記事之珠。今日重遊之證矣。嗟乎。熱惱隨人。清涼無地。果得有荷亭者。長處而逭焉。濂內熱於胸中。掃浮華於眼底。而名花照眼。微颺送馨。則又宛然身入圖中之境也。彼慕炙手之炎勢。甘流汗以沾衣者。亦思至荷亭一享清涼之趣耶。爰泚筆而爲之記。

荷亭逭暑圖記

徐炎培

自遠而近逼到題面  
亦是一法

小瀛洲爲西湖名勝  
借此應迴上文

吳興山水夙以清遠稱。峴峯之麓風景不亞於西湖。每當春夏。山明而水澄。儼然若圖畫。碧浪湖其尤勝也。湖在南城外。可三里許。浮玉之塔。矗峙湖心。波光瀲灩。山色空濛。往遊其間者。輒流連而忘返。吾鄉李松筠先生。因築南湖山莊。以棲止焉。地廣十餘畝。背山面湖。曲折幽邃。如神仙居。濱湖築隄。柳陰夾道。如入碧巷。而竹軒蘭樹。時復隱現於萬綠之中。園東跨以勺略翼然有亭。欄干疎密。簾幕參差。左右脩竹。遠近荷蕖。憑欄而望。此身疑在小瀛洲矣。

余與李氏有葭莩親。因得讀書於中。時方酷暑。而此境獨清涼。好風徐來。遠香撲人。新月照臨。紅裳自舞。予嘗手一卷。踞一榻。嘯傲於北窓之下。不復作塵世想也。雖然。世方有酷吏。逼人奔走。駭汗。

署寫世態逼出這字

而無能避以視。予之徜徉自得，物外無勞者苦樂，不相去霄壤耶。  
人生幾何？其能享清閒之福者，又幾何？時欣於所遇，豈得於已？又  
結處以簡當勝，何必不快然而自足哉！爰作圖記以誌爪雪時丁巳夏六月也。

附原作

(甲 85 分)

西子二字立不住

吳興山水夙傳清遠。若夫峴峰之麓，碧浪湖之濱，風景不亞西子。春夏之交，山明  
而水澄，百花爭發，遊絲拂拂，而浮玉之塔，蠹峙湖心，波光瀲灩，山色空濛，往遊其  
間，架一葉小舟，泛乎中流，塵煩若滌，蘇子瞻嘆爲清遠之區，良不謬也。碧湖在南  
城外，可三里許，伊蓋爲佳麗地之冠。李松筠先輩吾鄉逸士也，常流連其間，覩此  
風景，嘆爲天然圖畫。若無亭榭以點綴之，不亦辜負之矣。去秋，歷工營此勝區，罔  
惜才力，始於今春間告成。南湖山莊其名也，廣可十餘畝，背山面湖，曲曲紓繞，其  
中佈置，亦復秩然有序。具雅人高致，竹軒蘭榭，無不具備。而濱湖築隄，柳陰夾道，

用意頗佳，情味醇厚，次第井然，如行雲流水，有入神之妙。

人物縹如。作畫然。淡雅。工細。無足觀。

花木羅列。綺秀絕極。園林之美。園之東。復跨水爲亭。欄干疏密。參差翼然。而生趣。蓋以竹而椽。若重岡竹樓也。丁巳夏六月。李氏與余有親於霞亭。得從而避暑其間。置瓊榻。攜詩書。或嘯侶而飲樂。或披卷以臨風。余初至此。新荷乍長。翠蓋搖風。倚欄憑眺。神氣灑然。日出而霞清。藕花香。逍游魚可數。日落而晚風涼。漁歌互答。羣鷗忘機。朝夕之景相殊。于斯之際。飄飄乎不知身處塵世也。下榻凡匝月。莫不恣意爲快。古人所謂山有穆然之思。水有悠然之意。蓋皆以滌乎煩慮。悅乎情性。不然。蘇子遊赤壁。王子集蘭亭。將焉足爲快乎。則余歎斯境者。亦將有餘慕其風耶。乃屬友人作圖。濡筆爲記。蓋消夏勝事。足存雪泥鴻爪焉。

秋夜讀書記

馮大舍

作駢語。貴深刻。

星稀月爛。銀河亘天。木落林枯。金風匝地。寒蛩夜鳴。乃類鬼語。流螢時墮。疑爲青燐。此驚心而觸目者。非秋夜之景物乎。其足動人。

迴應上文引起後論

悲感也宜矣。時余方手壯悔堂文。讀其送徐吳二子序一篇。聲琅琅然。味津津然。一若不知秋夜之淒。其迨夫涼露侵衣。流雲移月。一俯仰間。則天地草木黯然無光。其蕭條之景。況似不容人。不悲者。予因之有所感矣。夫秋夜之景物。已足動人心脾。而侯子之文。則尤意氣慷慨。聲調激昂。非着意於文。乃有慨夫時局生民。被噬而驅虎。無人蜩螗。國事誠無異於今日。吾於此夕。而讀斯文。其悲感。爲何如耶。而落葉之聲。與讀聲相和。亦若助予之歎息。侯子曰。衆人皆醒。二子獨醉。吾讀其文。幾不自知其爲醉爲醒。因泚筆而爲之記。

附原作

(甲89分)

●者承安

星稀月朗。銀漢橫天。木落林枯。金風匝地。階下鳴唧唧之寒蟬。草間潛閃閃之螢火。驚心觸目。無往而不悲感。若是者。非秋夜之景物乎。時則余方手壯悔堂文。誦送徐吳二子序之篇。其聲琅琅。其味津津。一若不知秋夜之淒涼而饒別趣者。迨夫涼露侵衣。流雲移月。一俯仰間。則天地草木。慘然無光。其蕭條之景況。予因之有所感矣。夫秋夜之可慨。予可無言。而壯悔堂文。其意氣之慷慨。聲調之節厲。亦無篇而不奇惻哀婉。今其篇中所云。盡有嘵夫當局。而今世之蜩螗。有過明末而無不及。況際此哀厲之時。而讀此節厲慷慨之文。其悲感當何如耶。卽聞落葉之聲。萬籟之聲。蟲鳴之聲。而與讀聲相唱和。亦若助予之歎息。則悲感又當如何耶。回憶陽春煙景。杳難追蹤。每思當時讀壯悔堂之文。與今日讀壯悔堂之文。迥乎而時不相同。惟其文則仍如也。則悲感又當何如耶。設不幸而處風雨之宵。聞點滴之聲。鐵馬之聲。而雲沉天黑。明月難邀。惟對此寒燈殘卷。則悲感又當何如耶。

命意頗佳。惜辭句艱。  
雜用聲字。嫌累墜。

嗟乎。歐陽子之感秋。良有以也。雖然。安知他時之秋夜景况。有若今時之秋夜景況乎。則今夜之披誦壯悔堂文。豈徒然哉。爰筆記之。

### 荷亭逭暑圖記

許志駁

一  
起  
敍  
事  
亦  
頗  
有  
法

引溪之傍。有養園焉。爲王氏所築。王氏爲引溪望族。其先祖某公。有疾。哲嗣惄焉憂之。爰構是園。爲怡情養性之所。園之廣袤。僅數畝。而荷池竹園胥賅焉。入門。則櫻櫞之樹夾峙。成行。棠梨之花。續紛滿地。藤架高支。濃翠欲滴。人行其中。衣袖爲碧園之中。央爲住院。院後荷池千頃。一碧接天。於時方花紅白相映。垂楊繞之。境尤深邃。池西疊石爲山。一亭翼然居山之麓。而面水之濱。蓋某公療養之所也。窗疏四闢。俯瞰遐邇。荷池在其前。竹園居其後。奇花異卉。繞其四週。踞榻小坐。惟覺清風徐來。酷暑盡消。雖赤日行天。時

方卓午亦忘之矣。某君善繪事，因作圖以寫其眞而予爲之記。

附原作 (甲 85 分)

敘事尙明，惜少資料。  
引溪之傍，有養園焉。園爲王氏產，王氏爲引溪望族，其先祖某公得遂，罔其哲嗣，愁焉憂之，爰構是園，爲怡情養性之所。園之廣袤，僅數畝，而荷池竹園胥賅焉。入園門，則巍巍櫻樹峙立，夾道亭臺時花綴紛，兩旁藤架高支，日暄頓減。園之中央

爲住院，院後爲荷池，時荷花盛開，紅白相映。池隅土阜墳起，如小丘，草亭在焉。亭爲某公療疾之所，窗疏四闢，俯瞰遐邇。荷池在其前，竹園居其後，奇花異卉，繞其四週，入其中，惟覺清風徐來，鳥語花香，酷暑盡消，心曠神怡，誠怡情悅性之所也。

結不住

荷亭逭暑圖記

馮大舍

雪溪爲吾鄉幽勝地，有人誅茅而居，築屋三楹，張其翼而爲亭，下

臨谿流。可臥聽雲霧然之溪聲也。室雖弗廣。雅而不陋。嵐翠波光。映窗簾作黝碧色。吳興之文人墨客。相率携酒過從。目爲小輯川也。丁巳六月中。酷暑爲虐。予得主人之許。可暫棲息于其中。每當日落霞鮮。凭窗小坐。清風徐來。荷香撲人。清流急湍。時作音樂之聲。而樵牧之徒。輒以長歌短笛相和答。蓋不獨山水有清音也。余心爲之曠然。擬爲世外桃源。將繪圖以記之。吾友曰。天地之大。無奇不有。今君所見所聞。不過十步之間。而足跡未嘗一至他邑。抑知大江南北名勝之區。直不可以僂指數。而滄水巫雲。尤不知有幾。許願以一得之偏快。然自足。母亦爲山水笑人哉。予曰不然。蓋人各有所遇。各有所懷。所遇而厄。則雖西湖莫愁之勝。亦莫非窮愁之境矣。所遇而適。則雖蓬戶甕牖之間。亦足以嘯傲自如也。君

不見浙江之潮起落靡定。長江之水清濁無恒。烽鐸所至。蒼生無命。久矣而吾鄉有此乾淨土。足以徜徉於物外。謂不可樂。母亦杞人之儔乎。吾友乃不能答。時則薰風倏來。荷香益烈。小亭三面似有霞裳羽衣之輩。捧翠玉之硯。搖珊瑚之筆。展蔚藍之紙。珊珊而進。曰然。則請爲之記。

附原作

(甲 85 分)

落筆太遠於題弗稱

苕水自皖境而來。經湖城。迄下峯之麓。與雲水合。聲鑿鑿然。因名鑿溪。余鄉山水夙稱清遠。而幽坳奇麗殆無斯地者。有某氏。誅茅爲亭。築三椽於斯室。雅不陋前。臨斯溪。背枕蒼下。嵐翠波光。映簾窗作黝碧色。吳興之文人墨客。相率游於斯地。詩酒唱和。以爲小蘄川。余於六月中旬。因酷暑暫棲息焉。每當日落霞鮮。凭窗小坐。則清風徐來。荷香撲鼻。波瀾吞吐。作音樂於水上。而樵子牧童。身歸夕照。短笛

欠釅暢

長歌相與和答。遙望下嶺閒雲，亦無心出岫。余於斯地，直擬世外桃源。因繪圖以記余之樂懷。或曰：天地之大靡奇不有。今君所見所聞不及一府內（余年十七株守湖城不出一府之外）外。他如大江南北名勝之區，難屈指數。以斯地之區微而亦歎爲勝景，不亦謬哉？曰不然。蓋人各有所遇，各有所懷。人之所遇厄則所懷悲，雖以西湖莫愁之景，而觸目警心，皆增悲感。人之所遇順則所懷寬，雖林邱一壑之微，而覩物原情，莫不曠朗。今余雖所遇不大順，而目擊時流，盡成灰念，視彼酷吏兵燹蒼生，無命久矣，而余獨得此甘淨土，而徜徉物外，故所懷寬，則靡往而不樂懷哉？其稱斯亭宜也。

### 荷亭逭暑圖記

方爾端

荷亭逭暑圖記。爲先王父手筆。其初未嘗有記。及今予始記之。先王父筱園公者。吳中名下士也。雅擅繪事。嘗作桃花源圖一幀。爲

原作係筆記體不平  
鋪直敍一無作意裁  
得謂之爲文改作意裁就不平  
本意數陳稍稍點綴就平  
亦終不過爲稍稍點綴就平  
藻之筆記耳

當世所褒賞。暮年益以詩酒自娛。抒胸中之邱壑。乃於宅後拓地爲園亭臺樓閣。一一如布畫中之景。花木扶疎。悉因地而制宜。不假修飾。其中有方塘半畝。清可鑑人。植以荷蕖。乃成香海。紅裳翠蓋。各盡態而極妍。每當明月初上。清風乍來。幽靚之景。不可勝畫。乃築小亭。四面在水中央。以紅橋通左右岸。而安筆硯於其間。夕領荷香。朝吸湖綠。揮毫落紙。若有神助。經若干日而成斯圖。予固未之知也。第知老人生性耽靜。行止坐臥。恒不離此方丈地。自謂清涼之境。卽在人間。此亭雖小。實不啻雲水之鄉。每值炎夏。驟雨既過。涼風徐至。菡萏送香。清沁肺腑。雖隔紅塵。未遠亦幾不知百步。以外。乃有奔走駭汗之徒。方勞勞於熱中也。因以逭暑。名其圖。予當孩提之時。嘗弄扁舟。以菱芡獻之老人。老人則指壁上之畫。

圖曰。汝其識之。他日者。桑田滄海。或且變換無常。世態炎涼。亦復乘除靡定。但使吾圖而猶在人間。則流風餘韵。或猶足爲後人之想像也。汝其識之。嗟乎。吾聞此語。蓋已十有九年矣。當時之聲音笑貌。猶彷彿於目前。而圖中之景物風光。已飄零如鶯。後吾祖歸道山久矣。其留爲子孫紀念者。唯斯圖耳。吾有感夫。今昔盛衰之不同。乃泚筆而爲之記。時爲辛亥革命已後第二年之夏五月也。

附原作

(用85分)

先祖父諱筱園。蘇之吳郡人。少時即潛心繪事。嘗以所作桃源隱一幀。爲當世所褒賞。暮年詩酒自娛。豪興尤邁。因於宅後故墟。拓地爲園。亭臺樓閣之屬。先後建築。園中佈設精緻。古雅生景。觀其經營點綴之佳。固知先祖父當日之用心。必非一二寒暑所能成功者也。辛亥之夏。予以暑假返里。旬日之間。得以優游故園。園

全圓亭在池中。詎能俯瞰。

之西隅有荷池一。其構景之精。位置之佳。實足以冠絕全園。餘如桂廳蘭軒。均各極其勝。而尤以荷亭爲最。亭適臨池上。故以荷名。匾額亦先祖所題焉。亭中淨朗清澈。幽靜軒敞。憑欄眺覽。足以俯瞰全園。每值炎夏。驟雨既過。涼風徐至。荷蘭送香。清沁醉骨。可以開心懷。振胸襟。一望之際。萬慮俱釋。誠消夏之芳園。逭暑之勝境也。雖然。吾於游樂之餘。輒念孩提之時。先祖嘗携予登玩斯亭。指壁上畫曰。此汝祖自繪之夏日逭暑圖也。當善藏之。迄今思之。其聲音笑貌。鬢鬚猶在。而今十有九年矣。感念往事。能不令人興嗟耶。古人云。昔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信然。故畧叙其事。爲荷亭紀勝。亦并以示追念先遠之遺意云爾。

荷亭逭暑圖記

夏廷黻

某日。余與至友某君。悶坐書屋。興味索然。吮筆臨池。學寫黃庭。氣喘喘如吳牛。汗累累似鮫珠。時則火雲方熾。水波不興。人在室中。

原正係小說體裁。故只疏通字句。仍作小說觀。

滬上園林往往如此  
亦社會小說之一種  
資料也

無異置身治爐之旁。心緒不寧。腦系瞀亂。蓋被燠熱蒸鬱使然也。開窓逐暑。而暑不肯去。徘徊瞻眺。莫知所適。遙見綠陰濃處。有女牆一帶。隱約可辨。念此中或有清涼之境。爰與友人聯袂而往。越阡陌。度林樾。約數百武。則此園林已蔚然在望。長松翠柏。夾立成行。古茂有致。青葱可愛。謾謾呼嘯。恰與瀑聲相應答。境乃幽靜無倫。陽光不漏。而清風徐來。於是小憩其下。心曠神怡。不啻遁入別一洞天矣。及門。則有題額曰閒閒別墅。蓋某巨紳之別業也。主人不自居。而設候門之人。以待客。然客至而不輸金者。無能入焉。旣納游資。始得操券而入。其中樓閣嵯峨。房廊曲折。啾啁鳥語。如迎佳賓。疇疇蟬聲。時方獨唱。豆棚瓜架。迤邐而成。幽徑通荷池焉。於時芙蕖盛開。紅裳翠蓋。充滿其中。一亭巍然。矗立湖心。度紅橋數

曲而至水之中央。吾友笑曰。吾與君置身蓬壺中矣。則呼酒暢飲。憑欄以受南來之風。花香若海。暑氣盡消。萬斛俗塵。已消滅於無何有之鄉矣。迨至夕陽銜山。新月欲上園丁。將下逐客令。乃不得不舍清世界。而復入紅塵之中。惟是眼前景物。尙復如繪。則試伸紙引筆。以描寫其一角。吾友拊掌曰。有此一圖。吾與子可以日日臥游其中矣。吾將以此傲園主人也。不可不爲之記。

附原作

(甲) 5 分

赤帝二句嫌腐與通  
體不稱

熱度乃熱至若干度  
也不可但用熱度二字  
而無高低之數

某日余與至友某君。悶坐書屋。興味索然。吮筆臨池。學寫黃庭。氣喘喘如吳牛汗累累如絞珠。赤帝行令炎威正熾。蒼穹一碧。萬里無雲。人在室中。無異置身冶爐之旁。心緒不寧。腦系頓失知覺。蓋被熱度蒸鬱使然。當是時也。正長夏大伏之期。候也。開窗透暑。而暑不肯去。突見綠蔭濃處。一帶女牆。髡髡誰氏園林。隱約可辨。既在書屋窗外。宜常

見之不應用突見二字  
豹變二字不當

默忖此清涼世界。蓬萊仙境。詎非海市蜃樓之流亞也。熟視良久。猶未豹變。試與某君信步阡陌中。約數百武。已直觸眼簾。蔚然在望。兩旁翠柏長松。古茂有致。青葱可愛。謾謾呼嘯。恰與瀑聲相應答。亭亭華蓋。扶搖直上。幽靜絕倫。陽光不漏。于是小憇其下。清風颸颸。徧體暢快。何異遁入別一洞天樂哉。此行乎。友曰善。聯步迤邐而來。園舍近焉。顏曰閒閒別墅。殆某巨紳之峻宏建築也。購票兩紙。入門游覽。四周白石爲砌。朱欄殷紅。樓臺嵯峨。廊榭崢嶸。啾鳥語珠喉婉轉。共吟花叢。疇疇蟬鳴。臨風展翅。歌曲柳頭。一架茶蘼豔麗。半棚瓜豆垂藤。田田金蓮。蕩漾碧波。出水芙蓉。貌勝六郎。左有怡性亭。矗立湖心。右有滌煩閣。斜欹花陰。趨步入內。詩酒聯歡。悅目賞心。開拓襟塊。壘頻頻清香送來。一限芬芳。酷暑全消。已歸烏有之鄉。俗塵萬斛。丟在九霄雲外。逍遙自得。栩栩登仙。滿腹牢騷。不復記憶矣。散溪世外。樂趣無涯。心美不已。未幾。夕陽銜山。暮色蒼溟。烟霧重來。鴉噪爭巢。知

丟在雲云類於首詞

不可再爲流連。中心快快。始與友人返家。滿目景物。歷歷宛在。任憑一紙禿筆。傳出曲折神妙。繪成一幅避暑圖。聊以補我東壁。亦誌不忘當日之勝游。並述序而爲之記。

秋夜讀書記

盧元濟

丁巳七月既望。余讀書於窗軒之下。四壁蟲聲唧唧。若與余爲倡和。余讀旣倦。低徊四顧。天空無河纖雲。悉卷西風。落葉朗月。照軒。於是百感交集。棄書而嘆曰。噫。是何夜也。是秋夜也。夫天之爲物也。春生秋實。人之爲生也。幼學壯行。春不生則秋不實。幼不學。則壯無以行。若余者。少年之期將逝矣。方今之時。凡有一藝一能者。均可建樹。而余則讀書讀律。皆無所成。學東學西。亦未一就。尙沾沾焉。占畢於鄉里之間。誦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句。能無動

於中乎。雖然。失之東隅。或可收之桑榆也。昔項羽學書不成棄而學劍。又不成。乃學萬人敵。卒以霸天下。蘇老泉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卒以成大家。夫項羽之霸天下。固天縱之才。而老泉之成大家。實爲人力所致。余雖下愚。亦當以古人相期。許又何可自甘落寞。效寒蟲之悲啼。而與落葉同朽腐哉。吾家雖貧。顧有楹書可讀。秋日雖短。顧有焚膏可繼。矧當頭之月明逾青藜之光。尙友之人。美勝紅袖之伴。則雖更讀十年。又何傷乎。孔子云。困而不學。斯爲下矣。吾當勉夫斯語。因泚筆而爲記。

附原作

(甲 85 分)

丁巳七月既望。余讀書於窗軒之下。四壁蟲聲唧唧盈耳。抑揚高下。若與余聲相倡和。而不少息。余誦讀既倦。低徊四顧。天空無河纖雲。悉卷西風落葉。朗月照軒。

年華二句嫌贅不如  
刪去文勢較為充暢

於是百感交集棄書而嘆曰噫是何夜也。是秋夜也。夫天之爲物也。春生秋實。將爲之生也。幼學壯行。春不生則秋不實。幼不學則壯無以行。若余者。少年之期已逝矣。年華似水。駒隙春光。方今世界。凡有一藝一能者。均可建樹。而余則讀書讀律。皆無所成。學東學西。亦未一就。今尙沾沾焉。占畢於鄉里之間。家園之內。茫茫兩然。字相疊當避。

前路。顧影生憐。誦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句。能不慨然。雖然失之東隅。或可收之桑榆也。昔項羽學書不成。棄而學劍。又不成。乃學萬人敵。卒以霸天下。昔蘇老泉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卒以成大家。夫項羽之霸天下。固天縱之才。而老泉之成大家。要是人力。人致余雖下愚。亦當以古人相期許。似不可妄自菲薄。以自暴自棄。且余家雖貧。衣食尚可仰給。人雖愚。提覺猶有賢師。苟能刻苦奮勉。安見有志無成。孔子云。困而不學。斯爲下矣。其知勉夫。因記所感。以勵將來。不覺時已午夜。涼風颯颯。明月照牀下矣。語因泚筆而爲記。

結尾應回顧上文庶  
有孚致

秋夜讀書記

潘亞雲

予自去秋僕僕去鄉里而冬而春而夏風塵奔走迄無已時而今則秋又至矣感歲月之不居與學殖之荒落乃息衡廬搜塵蠹日陳書上下古今以希一得之獲日不給繼之以燭研精殫思蓋已忘寢與食矣時則明月薄窗涼風入戶幽懷蘊結莫可與語乃手南華據樹根而讀之讀聲甫縱狂飆忽來萬竅怒號喟于不已側耳而聽則宛然爲大塊噫氣之聲也遠望清溪新水方漲流聲湍激漁火兩三窮想所及則又念夫河海問答之辭焉夫漆園吏文中之聖也其辭辯其文肆其論道也廣大而精微兼佛氏明心見性之長而說理勝之有儒生講道論德之實而辯才過之即其塵垢秕糠亦猶足以陶鑄後世是烏可以不讀雖然秋之爲氣也厲

林木改其倚傍之性。寒蟲奮其不平之鳴。丈夫負七尺軀不能立功異域而乃沾沾焉。日夕而呻吟。是將世世爲洴澼絖耶。且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之生而求無涯之知。非甚遠乎。養生之訓耶。然而否否。蓋予之年猶未及壯。而予之學亦未有成。上馬殺賊。則自量其力有不足。閉戶讀書。其庶幾乎。勉強可行。矧此傭力之暇。分陰足惜。而秋夜如歲。書味如醇。又安可以物欲紛乘之想。而亂我專心壹志之思哉。善夫呂氏春秋之言曰。人將休而我不敢休。人將臥而不敢臥。斯予讀書之本旨也。且不獨於秋夜爲然。

附原作

(甲95分)

予自去秋僕僕去鄉里。而冬而春而夏。風塵奔走。迄無已時。而今則秋又至矣。感歲月之不居也。與學殖之荒落也。乃息衡廬。搜塵蠹。日陳書上下古今。不給繼

書聲二句與下二句  
只是一意

圖圖用典最碍人目

之以燭研精殫思。忘寢與食。以希一得之獲。時則明月照窓。涼風入戶。幽蒨之景。  
滌我俗塵。乃手南華。據樹根而讀之。書聲琅琅。響震林薄。顧讀聲甫縱。而狂飈忽  
來。萬竅怒號。喟于不已。則宛然齊物論中大塊噫氣之景也。遠望清溪。新水方漲。  
流聲湍激。漁火迷離。則又念秋水篇中河海問答之辭焉。夫漆園吏。文中之聖也。  
其辭辯。其文肆。其論道也廣大而精微。兼佛氏明心見性之長。而說理勝之有儒。  
生講道論德之實。而辯才過之。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後世之文家也。烏可以  
不讀。雖然。秋之爲氣。屬陰而肅殺者也。當茲塞外草衰。角聲悲壯。丈夫負七尺軀。  
不能學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而乃沾沾爲鄭緩之儒。日夕而呻吟焉。是將不免  
骨瘦  
於洴澼絖也。且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之生。而求無涯之知。非悖乎。養生  
之訓耶。然而予則不然。予年事方少。正當肆力之時。而上馬殺賊。則又無健兒身  
手也。傭力之暇。餘晷既鮮。秋夜如歲。安可忽諸。善夫。呂氏春秋之言曰。人將休而。

用典而嵌入名終嫌  
骨瘦

我不敢休人將臥而我不敢臥斯予讀書之本旨也是爲記。

餘稿

尙多

編

二集



# 文苑游導錄（第三種第一卷）

## ◎古近體詩一（丁巳七月份）

天虛我生潤文

### 銷夏吟

金問秋

因二氏貴翻陳出新乃  
佳莊周以蝶爲幻茲乃  
並莊周而亦以爲  
是悟禪語也

綠楊陰裏噪新蟬。一枕蘧蘧醉熟眠。  
蝴蝶莊周俱是幻。夢回時節試參禪。

無數與一唱呼應。  
小艇浮香學採蓮。碧波如鏡照人妍。迎風一唱橫塘曲。  
無數流螢飛墮船。

附原作

（甲80分）

未句嫌弱  
吟歌唱曲嫌疊  
綠楊陰裏噪新蟬。一枕蘧蘧醉熟眠。蝴蝶莊周渾不解。婆娑午夢自怡然。  
爲愛荷香去採蓮。碧波蕩漾露華妍。吟歌高唱橫塘曲。點點流螢飛滿船。

### 秋日書懷

金問秋

文苑導游錄 古近體詩一

一 楠園藏版

一絲涼意透重紗。落葉驚風感歲華。靈鵠苦墳銀漢路。亂蟲啼損海棠花梧桐。

金井秋無影。絡緯雕欄月正斜。可奈夜分清不寐。數聲長笛起隣家。

附原作

(甲85分)

商聲則可商意則不可。蓋商爲五音之一。有聲而無意者。知時辭疊韻故讀不相連者尤忌。

侵階商意透重紗。物換星移感歲華。社燕知時辭遠去。秋蟲應候事長嗟。簾前梧樹凋寒露。檻外楓林抹絳霞。習習金風添翠袖。砧聲又報到鄰家。

感懷和天遜韵

金問秋

可憐蠻觸太紛爭。破碎河山孰主盟。歷劫蟲沙悲震旦。惱人鼙鼓慟民生。羊頭幾輩功名賤。鷄肋頻年歲月驚。寄語唐衢休痛哭。且將杯酒下愁城。

附原作

(甲85分)

牛磨之磨乃去聲惟  
銷磨之磨方可作平  
句快字嫌莽不對末

相爭蠻觸鬥紛更破碎。河山孰主盟。歷劫蟲沙悲震日。惱人鼙鼓動民生。牛磨事業滄桑易。鷄肋生涯歲月驚。寄語瞿曇休厭世。快澆濁酒解愁城。

### 秋懷四首

汪退庵

肯折陶潛五斗腰。願從顏子樂簞瓢。仔肩敢釋千鈞負。焦尾難辭一度燒。壯不如人空有願。愁來侵我太無聊。狂歌當哭終何濟。家國飄零淚似潮。

祇有琴書慰寂寥。近來瘦盡沈郎腰。前塵影事些些在。後夜心香細細燒。百里鄉關盼鴻雁。一秋風雨虐芭蕉。何當短棹胥江上。臥聽泉唐八月潮。

彈琴對酒樂無窮。一曲松風解熱中。夕照在山千嶂赤。餘霞散水滿江紅。橫秋老氣憑長劍。浪跡經年類短蓬。正憶蒭驢歸未得。不

堪愁裏聽征鴻。

無限秋光客路中。四圍山色一孤篷。  
江潮漱月花翻白。野樹經霜葉墮江。  
鄉信欲憑歸去雁。布帆須趁晚來風。  
黏天芳草原無際。終有羊腸驛路通。

附原作用瘦鶴韻

(甲9分)

初學不宜和韻致被  
束縛。二句嫌俗瘦鶴原  
作高字出韻不可從  
也

自是男兒志氣高。等閒豈肯便彎腰。  
仔肩敢釋千鈞負。焦尾難辭一度燒。  
壯不如人真有愧。愁來侵我太無聊。  
狂歌未忍悲風起。血湧心頭鼓熱潮。

減纖柴採均雙聲讀  
之礙口宜避

任是生來性傲高。秋來也覺減纖腰。  
弦彈酒次含哀訴。柴採霜餘帶濕燒。  
投筆呼天應有憤。登樓作賦亦無聊。  
何當一棹臨江上。坐聽風聲臥聽潮。  
彈琴對酒樂無窮。一曲松風解熟中。  
夕照在山千嶂赤。餘霞散水滿江紅。  
三秋老氣凌長劍。萬里歸心問短蓬。  
遙憶故園當此候。黃花應已綻西風。

次聯絕佳惟與起二句不接第三聯水鳥平頭意景使覺重複

畫意詩情兩不窮。清秋景物眼簾中。  
江流漾月波翻白。野樹經霜葉墮紅。  
水鳥避蘆花與江流。野樹平頭意景使覺重複。

人依靜渚蘆花飛。雪打孤篷蒹葭夾岸疏。  
烟隱猶有魚餐下晚風。

### 雨後

汪退庵

雨過蕉窓葉葉青。掬來清露滿銀瓶。  
醉餘試茗風生腋。睡起尋詩月滿庭。  
幾點流螢紅蓼渚。一行歸雁白沙汀。  
秋光到處皆堪畫。惟有商聲不耐聽。

烹茶竹裏喚樵青。索酒壚頭指玉瓶。  
多事笑他雲出岫。開樽泥我月趨庭。  
泉噴石竅開奇景。潮落江心現舊汀。  
恰喜柴門臨水闢漁歌容與晚來聽。

### 附原作

(甲 90 分)

中四句亦犯平頭

雨過蕉窓葉葉青。拈來清露貯銀瓶。  
高吟把卷風生室。暢飲銜杯月滿庭。  
帶水鳧

好聽二字嫌俗

次聯消灑出塵

飛紅蓼渚驚寒雁。墮白沙汀。樓臺入夜人俱寂。鄰院簫聲最好聽。  
黃昏滿地落霜青。手折池花插膽瓶。多事笑他雲出岫。開樽泥我月趨庭。泉噴石竅開奇景。潮落江心現舊汀。最愛柴門臨水築。漁歌四起晚來聽。

次高麗吳女士韵呈南湖柳園

汪退庵

拚將杯酒解千憂。同上元龍百尺樓。鴻雁不來花自落。大江東去月西流。無窮感喟蘇髯老。不盡纏綿趙女愁。莫爲韶華悲錦瑟。平原十日暫清游。

附原作

(甲90分)

以東南西北硬對未免累墜  
第六句頗豪邁惜與  
第二句頗豪邁惜與  
不覩

拚將杯酒解千憂。來上元龍百尺樓。烏鵲南飛鴻北轉。大江東去月西流。銅琶鐵板英雄氣。玉笛銀簫兒女愁。一劍縱橫塵海內。相期莫負少年游。

村居自遣

鄭北野

詩意恬淡而寫景率  
真便宜竟仿劍南庶  
不浮泛

水邊離落物華清。老屋當秋野趣生。遺悶儘添詩幾首。貪吟忘却月三更。村醪乍熟樽常滿。舊雨相逢蓋便傾。消受彈棋與酬唱。不須南面始爲榮。

寂寞村居遠。市囂醉看明月臥。聽潮栽成小院花。三徑剪盡西窓燭。幾條畫艇荷香秋。放棹紅橋人影夜。吹簫江鄉景物多如許。欲不徒乘細緻而有丰韻

情丹青次第描。

衝烟小艇板橋西。拂拂垂楊綠舊隄。客路有情芳草遠。平林無際夕陽低。晚炊烟起雲生戶。罷釣人歸月滿溪。幾許吟情消未得。恰

拈成語作新題。

附原作

(甲70分)

作詩當選韻此詩全  
首用韻皆贊且無一

幽情籬落避繁華。老屋三椽亦足誇。遺悶盡添詩幾首。貪吟忘却夜交加。名山未

句必用麻韻故因第

二聯之必改爲庚韻

次聯辭不達意三聯  
難不類詩句

造且看畫。舊雨重逢勝種花。相約彈棋與酬唱。歸來沽酒醉烟霞。

寂寞村居遠。市囂清風明月與江潮。裁花小院神新賞。插柳隄沿興倍饒。樵子牧

童同早晚。詩朋棋友共逍遙。江鄉景色深幽處。摩詰重生也欲描。

衝烟小艇板橋西。細草黏天綠舊隄。蘆荻犬驚迎櫂吠。稻畦蛙叫夕陽低。驅人慣向風前語。深夜歸來月照溪。點綴一村池上景。搜羅詩料入新題。

七月出門

鄭北野

押韻宜擇同聲言字  
雖在元韻但與魂門  
同押終覺礙口

秋風吹斷旅人魂。檢點行裝又出門。愁煞臨歧諸弟妹。一聲珍重更無言。

驪樽飲罷上雕鞍。檢點征衫淚未乾。今夜驛亭秋似水。亂蟲來訴別離難。

附原作

秋風吹到暗銷魂。檢點行裝獨出門。偏是多情諸弟妹。牽衣相對各無言。  
舉杯夜飲暗心酸。灑滿衣襟淚未乾。四壁秋蟲鳴不已。聲聲似訴別離難。

途中偶成

鄭北野

峰迴路轉正無窮。已隔雲山幾萬重。一角斜陽挂漁網。小船齊泊蓼花中。

附原作

(甲 80 分)

意境頗佳惟欠細膩

秋色

鄭北野

千叢紫翠各爭榮。老圃秋光雨後生。若與春花比穠豔。一般顏色。兩般情。

附原作

(甲 70 分)

千叢紫翠各爭榮。一雨階前洗更明。若比春花穠艷似。祇輸春色一分情。

七夕偶作

徐炎培

鵲橋今夕渡天孫。應有離愁細共論。一歲相逢惟一度。相逢無奈已黃昏。

人間天上夜迢迢。刻骨相思未肯銷。難得相逢容易別。如何消受可憐宵。

附原作

(甲70分)

可有離愁與莫說歡情句法相仿不宜有幾許三字均仄亦非所宜春字出韻

鵲橋今夕渡天孫。可有離愁細共論。莫說歡情有幾許。相思畢竟一年春。

佳期良會夜迢迢。一歲相思只一宵。橋上相逢橋上別。神仙怨恨亦難消。

曉起

徐炎培

角聲吹起漏聲殘。曉霧迷離月漸闌。不爲惜花偏早起。聞鷄時節。

一。憑欄。

層巒列嶂聳崔巍。一片清光曙色開。獨倚危樓凝望久。過江山翠撲人來。

附原作

(甲 85 分)

既曉不應尚有鼓聲  
遙望去三字嫌俗未  
句一鮮字出韻

遙聞戍鼓漏聲殘。曉霧迷離月未闌。最好倚窓遙望去。明湖如鏡水澄鮮。  
飛英拾級聳崔巍。一片清光曙色開。斜倚危樓凝望久。道場山翠欲飛來。

春日郊行

徐炎培

嫩綠嬌紅襯晚霞。天桃無力柳枝斜。東風恰比游人嬾。吹落明湖。

四岸花

附原作

(甲 85 分)

第三句平起則首二  
句更互易  
宜用在一句中

夭桃逞艷柳枝斜。隱隱前村燦爛華。東君有意無情惱。吹落長隄兩岸花。

七夕

沈拜梅

由來巧極翻成拙。偏是情深愛別離。  
一歲相逢僅一度。聘錢償盡待何時。

密雨輕雷做夜涼。畫屏銀燭暗秋光。  
雙星此夜應愁絕。盼到相逢願未償。

附原作

(甲 89 分)

償字雖平去聲通但  
多叶平宜從多數

霹靂初燒細霧

傳聞乞巧費猜疑。牛女相逢事亦奇。  
十萬聘錢尤未償。仙家也有困窮時。

霹靂聲中雨打頭。癡心猶欲望牽牛。  
命宮磨蝎雙星重。盼到相逢願未酬。

友人書來詢予拜花別署是何寓意因作此答之

自甘淡泊作生涯。每到孤山處士家。  
清福如何修得到。入門只合拜梅花。

附原作

(甲 85 分)

次句踏空且落霞惟  
次句不接  
次首與第一首只是  
一首亦未說透所以  
一首亦未說透所以  
拜之理由又花字包  
括甚廣如所言則  
當號拜梅

六橋三竺是儂家。負手長隄看落霞。春滿孤山明月下。巢居閣畔拜梅花。  
嶺上梅花三百樹。一般孤潔一般寒。梅花香裏深深拜。但願梅花日日安。

題自由談封面畫

沈拜梅

萬頃波濤一葉舟。誰家兒女放中流。江湖日下無窮感。輸與吳娃  
獨自由。

附原作

(甲 75 分)

萬頃波濤一葉舟。誰家兒女放中流。神州掃盡胡人跡。輸與吳娃唱自由。

春燕用東坡北臺書壁韻

馮大舍

體態輕盈弄影纖。香巢深築自清嚴。泥銜杏苑紅拋豆。夢入梨雲  
白灑鹽。故壘不堪尋。舊宅畫簾無奈隔。重檐呢喃不比笙簧巧。輸  
改縱有佳思。亦爲所遇  
桔響惟有靈空襯託。其弊

與鶯兒舌最尖

朝隨飛絮暮隨鴉寥落青駒陌上車在地空留連理樹隔江猶唱  
後庭花淒涼芳草王孫恨零落斜陽百姓家莫道身輕能善舞也  
應歧路泣三叉

附原作

(用85分)

次聯意境頗工而詞  
欠細膩含字不妥

詠物黃有寄託不可  
徒詠改本則寓國家  
身世之感不必盡狀  
古典致落斧擊痕也

掠水銜泥體態纖。新巢未妥且防嚴。穿來杏樹朱飄血。掠起梨花白灑鹽。細逐東  
風覓紅豆。暫依南國舍珠櫓。隔簾遙聽呢喃語。一似鶯兒弄舌尖。

烏衣巷口夕飛鴉。入晚行隨七寶車。掠水頻翻金縷曲。隔簾相唱後庭花。繁華已  
歇六朝夢。巢壘新營百姓家。王謝子今無覓處。空尋朱雀路三叉。

春郊

馮大舍

絕句務要一氣呵成  
東風掠地起芳塵。多少尋芳拾翠人。齊趁斜陽鬥春色。鞭絲還比。

柳絲新

附原作

(甲85分)

次句乃類書稟此等  
樸典宜避

東風着地逐芳塵。運轉陽和柳色新。策馬虹橋驚日晚。鞭絲吹亂夕陽殷。

新秋

潘亞雲

入秋殘暑未全收。一葉梧桐飛上樓。姊妹昨宵爭乞巧。問誰情願嫁牽牛。

蓮花蓮葉滿汀洲。紅似相思綠似愁。不采蓮花采菱角。女兒心上不知秋。

附原作

(甲85分)

原作用典乃類試帖  
非所宜也

秋臨暑氣未能休。趙盾餘威及收蓐。姊妹昨宵新乞巧。朝來閒坐說牽牛。  
食瓜七月溯豳周。紅似相思綠似愁。借閒向蓮塘。采菱去晚風涼上木蘭舟。

一六 丁巳七月

秋日書懷

潘亞雲

韶光二十等閒過。容易秋風奈若何。已誤歧途空灑淚。那堪清夜更聞歌。愁中詩酒添奇債。夢裏繁華逐逝波。負我親庭期望意。不才依舊愧蹉跎。

南艤北駕笑奔豚。不受人憐怕受恩。彈鋏馮驩誰省識。登樓王粲自消魂。樽邊花月舒眉繭笛裡關山記。夢痕屈指重陽歸未得。幾番風雨又黃昏。

附原作

(甲) 分

領聯對句勉強

韶光二十等閒過。又值秋深感若何。已誤歧途空灑淚。那堪清夜更聞歌。愁看草木猶生色。夢憶繁華慨逝波。負我親庭期望意。不才依舊愧蹉跎。

南艤北駕笑奔豚。未立功名怕受恩。彈鋏馮驩氣彌壯。依人王粲恨偏繁。客中故

太淵氣彌壯恨偏繁六字

舊成追憶。曲裏關山感夢魂。屈指重陽今又近。連朝風雨送黃昏。

古意  
姚奠邦

妾貌如花好。郎情似蝶痴。愛花抑愛。妾問郎知不知。  
妾常歸甯去。此意郎知未。教郎且獨宿。也領相思味。

附原作  
(甲 85 分)

第三句意殊未妥

妾貌如花好。郎情似蝶痴。愛花花亦愛。問郎知不知。  
妾常歸甯去。此意郎知未。教郎宵獨宿。也嘗相思味。

芭蕉

姚奠邦

天衣密密是誰縫。綠意當窓比酒濃。別有深情愁不展。芳心捲到一重重。

附原作

(甲 83 分)

下字欠當致不達意

春風愛納去窓縫。綠影遮天著雨濃。尙有嬌情愁不展。芳心捲到一重重。

二十述懷

姚奠邦

枕經祚史自藏修。彈指韶光二十秋。且學班生投筆去。莫教白了少年頭。  
中宵起舞劍橫磨。涕淚縱橫哭當謫。破碎河山支半壁。不知功罪究誰多。

附原作

(甲8分)

命意頗佳而用辭欠  
當 枕經祚史自藏修。彈指韶光二十秋。安得班生投筆去。莫教白了少年頭。

中宵起舞劍橫磨。高唱從軍慷慨謌。舉目河山支半壁。將來責任負誰多。

題畫

花樣丰神柳樣柔。美人生小白工愁。臨妝不把蛾眉畫。卷上珠簾。

一。倚。樓。

附原作

(甲80分)

腰瘦肌芳玉骨柔。美人亦合一生愁。曉妝不理憑欄望。知是春慵怕下樓。

東郊詠春色

姚奠邦

古詩雖不拘於平仄但亦有天然之音節此篇原作亦尚可讀惟不免有數句類耳

夾岸種天桃。朝霞映奇麗。明湖蕩空翠。微波動羅綺。柳曲一扁舟。  
盡日繩不繫。時有美人來。容華媚新霽。雙槳逐輕颶。出入白雲際。  
都道春色好。不知誰點綴。

附原作

(甲90分)

夾岸有紅桃。霞映姿容麗。綠靄領垂楊。風翻香波細。扁舟閒盪槳。盡日繩不繫。  
清澄滿江天。日華媚新霽。雙鷗輕逐水。出入白雲際。都道春色好。不知誰點綴。

七夕

馮大舍

天際銀河淡欲流。畫筵初上曝衣樓。墳橋無奈憑靈鵠。浮海何人犯斗牛。儘把金針同乞巧。可憐團扇易驚秋。神仙一樣傷離別。明月西風各自愁。

附原作

(甲90分)

牛韻嫌俗  
搬用典實未能融化

天際銀河淡欲流。雙星此夕話離愁。有橋堪渡真情鵠。揮手長分便牧牛。越女鎔鍼穿綵縷。吳姬翡翠作金釣。遙知今夜流星墜。可有金梭入蔡樓。

秋日書懷

馮大舍

金風瑟瑟動商絃。一撫焦桐百感牽。世態炎涼成獨笑。家庭瑣屑累雙肩。迢遙歸雁無書到。辛苦秋蠶抱葉眠。逝水韶華留不住。天涯顚頓又經年。

附原作

(甲8分)

寒刪先韻雖通但不  
宜於近體次句與首不  
句欠呼應。舊韻讀之不響  
唱和之和乃去聲

金風瑟瑟近催寒。物換星移一瞬間。  
室似蠟廬羈驥足。詩和蚓笛聳吟肩。  
枯楊葉落蟬猶唱。晚樹風驚鳥起眠。  
最是逝川增感慨。回思春草夢池邊。

### 讀史有感

馮大舍

燕國招賢莫禦秦。千金買骨負涓人。  
自從易水歌聲歇。一樹甘棠跡已陳。  
著鞭已讓祖。生先五夜聞雞祇。自憐三百年。  
中成敗定中流擊楫。亦徒然。

附原作

(甲 95 分)

曷字不宜於詩  
兩作辭意並佳惜次  
句均出韻

範國招賢曷禦秦。空將駿骨市千金。  
秋風易水悲歌起。才士更無昌國君。  
著鞭已讓祖。生先五夜聞雞叱咤難。  
三百年中成敗定。中流擊楫亦徒然。

春闌

潘亞雲

風斜雨細峭寒生。小夢相尋路未明。一夜落花知幾許。天涯啼徧杜鵑聲。

無奈飛花落絮天。藥爐烟裏晚燈前。沒情最是春宵月。偏向離人故故圓。

小立中庭數落紅。畫廊斜月自空濛。宵深漸怯羅衣薄。禁受梨花滿院風。

不斷新愁續舊愁。纔拋心上又眉頭。一春惆悵無人問。惟有垂楊繞畫樓。

附原作

(甲 85 分)

押韻宜就詩意此詩  
三韻無一字響並非  
必要則不如易之

風酥雨膩峭寒時。夢斷漁陽費想思。花落花開春幾許。杜鵑聲裏憶曉期。  
嫩柳綠舒眉黛好。天桃紅照玉容妍。無情最是宵深月。偏對愁人鬪影圓。

疊韻須避

月浸中庭花影稠。修廊立久夜空濛。宵寒漸怯羅衣薄。步向香閨意轉慵。  
無限新愁與舊愁。誤人畢竟是封侯。偏來入幕雙雙燕。故向樓前飛一周。

### 胡園觀殘荷有感

應儉甫

趨炎世態笑人痴。會見紅妝妙入時。傾蓋相逢多舊雨。開樽終日  
對花枝。繁華轉瞬秋。三徑搖落驚心月。一池始信榮枯原有定翻  
因蕭索耐尋思。

附原作

(甲80分)

措辭未諳

趨炎附勢世情詞。不道荷花志亦移。昔日滿池紅綠色。今朝只剩葛黃枝。盛時傲  
衆臨風舞。零落依稀向雨悲。自古循環終有報。人生榮辱那能持。

### 胡園即景

應儉甫

原旨意境俱佳稍加  
點綴便覺圓熟

小園風景已全非。滿徑莓苔客到稀。牋有蜻蜓依水活。更無蛱蝶。

趁花飛井梧搖落成空苑。池月荒涼浸紫薇。珠履三千今不見。畫梁雙燕亦忘歸。

附原作

(甲)8分)

戀字用仄則點字應平  
胡園景象已全非。亭榭凋零古木稀。只有蜻蜓戀點水。却無蝶逐花飛。梧桐葉落侵楊柳。池上殘荷向紫薇。昔日麗華今在否。頻遊感此倦忘歸。

讀史有感

鄭北野

西窓把卷傲羲皇。上下千年意味長。百代文章空點綴。一枰棋局識興亡。中原逐鹿還如昨。五夜聞鷄只自傷。轉瞬滄桑無限恨。恰憐優孟尙登場。

附原作

(甲)8分)

試帖  
後半硬倣題面便類

西窓快讀偏多趣。上下千年意味長。百代文章增閱歷。一行綜貫識興亡。芸編檢

揣字失黏

點揣摩久。展卷呻唔仔細商。邈邈前人無復起。空餘望古思茫茫。

新秋

鄭北野

一葉驚風落井梧。晚涼新透碧紗櫨。庭花各自爭秋色。畫出天然七巧圖。

附原作

(甲75分)

新秋無雁四句均雜  
湊而第三句則類律  
句宜多作七絕使筆  
致生動

夏日臥病

溫倩華

暫拋書卷倚匡床。靜裏偏知夏日長。竹簾涼生蕉葉夢。藥鑪烟和藕花香。沈沈簾影消清晝。嚙嚙蟬聲送夕陽。無那病魔驅不得。祇餘心事惜流光。

疾小瘳偶成一律

攬鏡初驚褪臉霞。強扶小婢步天斜。籐床一枕涼於水。荷葉半池香。勝花藥盞茶鎰新。避債詩筒畫卷舊生涯。病餘意緒蕭閒甚。臥

向湘簾弄月華。

附原作

(甲 95 分)

墮字讀不響

病起和倩華姊

陳翠娜

拂拂簾櫳柳帶長。夢痕多半滯匡床。舊題詩處苔生綠。新落花時水盡香。慰我病懷惟燕子。描人瘦影是斜陽。吟魂一片渾無着。風曳爐烟出畫廊。

紅樓抱水散餘霞。畫意詩情一半賒。盥面自收荷葉露。墮鬟人擁媚梨花。窗添墨譜搖新竹。簾漾春波繡月華。祇怪雁魚沈落盡。一

# 春消息隔天涯。

附原作

(甲93分)

自畫雙蛾比柳長。讓他蕉影臥匡床。舊題詩處苦生綠。新落花時水亦香。慰我病懷情燕子。描人瘦態惱斜陽。吟魂一片渾無着。風曳爐烟出畫廊。

紅樓抱水散餘霞。病起吟詩興倍奢。盥面自收荷葉露。綠鬟香擁媚梨花。窗添墨譜搖新竹。簾漾春波繡月華。祇怪桃花零落盡。一宵春已隔天涯。

太笨  
華韻狀物雖工終嫌

## 爲友悼亡

應儉甫

可憐旅客尙思鄉。空說痴情夢一場。月不長圓花不壽。妬他雙燕宿雕梁。

人去樓空夢亦空。落花無語怨東風。夜深獨坐虛窗裏。一粟寒燈隔淚紅。

此首均係原本未改

好事由來未易成。一腔幽恨淚盈盈。柔魂已是消磨盡。獨有眉心  
變不平。

昔時舊稿寫情多。今日詩成喚奈何。碧落傳書倩誰寄。愛河終古  
有風波。

憶索新詩夜未眠。與卿同倚玉欄邊。相思不敢花前訴。瘦月可憐。  
空在天。

荀郎病體慣溫柔。取冷中庭事憶不無數。淚珠無限恨。一秋心事。  
做成愁。

月色橫斜照短簷。情天幻影費猜嫌。寒梅一樹依然好。不見看花  
人。卷簾。

妝臺奩鏡久生塵。警醒紅樓夢裏身。也願爲卿憔悴死。庭闈甘旨。

此首亦均係原本未  
改

賴○何○人○

年時待月倚廻廊。紈扇雙攜納晚涼。試向苔階尋屨印。一庭花影恍聞香。

短燭孤檠詩百韻。紅牆碧海夢千回。人間縱有埋香塚。不見芳魂化鶴來。

玉碎香銷骨已寒。苦吟詩句味辛酸。一坯黃土千行淚。且作他生紀念看。

右詩原本未經錄存約計爲(甲85分)

書懷

汪退廬

醉中未許放頭眠。况我而今正少年。素志但求能自立。平生不願受人憐。乘風破浪懷宗慤。醉月飛觴慕謫仙。近頃豪情渾似水。奔

騰起伏大江邊。

附原作

(甲 85 分)

設身未肯放頭眠。况我而今正少年。素志惟知求自立。俠情豈願乞人憐。乘風破浪懷宗慤。醉月飛觴慕謫仙。頃近豪懷渾似水。奔騰起伏大江邊。

中秋對月作

汪退廬

暮雲收盡嫩寒輕。獨立中庭看月明。寶鏡乍開秋有影。玉繩低轉夜無聲。韓郎詩思今宵冷。杜老歸心此夜生。況有潞州城上笛。一聲吹起故園情。

附原作

(甲 85 分)

勸見頓教嫌禿

暮雲收盡溢寒輕。獨立中庭對月明。寶鏡懸天秋有影。銀河瀉地夜無星。伊誰能得今宵樂。我輩空爲此夕爭。勸見清光落梁上。頓教催動故鄉情。

# 文苑導游錄（第四種第一卷）

◎ 填詞一（丁巳八月份）

天虛我生潤文

桃源憶故人 本意

張一堃

青谿風月今無主。惟有柳絲烟雨。魂夢不知途路。況是關山阻。  
畫梁雙燕還來去。爭奈雁魚常誤。盼斷暮雲春樹。試問君知否。

附原作

（甲85分）

詞筆嫌羸思路欠曲

雉山話別君歸處。楊柳絲絲烟雨。魂夢不知途路。脈脈憑誰訴。呢喃燕子雙來  
去。惹起新愁無數。祇得閉門深住。苦索相思句。

點櫻桃 咏雪

溫倩華

壓斷梅梢粉蛾吹墮。知多少玉樓寒峭。曙色先催到。試向瑤窗。  
呵凍閒凭眺。山河皎月明。風小一片模糊了。

此稿係丙辰年作

二 丁巳七月

附原作

(甲)8分

壓斷梅梢。畫欄橫滿寒香峭。叢濃花俏。做冷纔知曉。人在瑤臺。歛手閒凝眺。山河皎月明。風小一片模糊了。

夢江南

溫倩華

層樓外。一片鏡湖低。虐柳風來鶯語亂。傷春人倚畫欄西。閒聽子規啼。

附原作

(甲)80分

柳浪之柳應平

層樓外。一片鏡湖低。柳岸風來柳浪起。畫圖人倚畫欄西。歛黛聽鶯啼。

晶簾卷。樓閣夕陽中。羅幕乍開搖翡翠。綃衣新試綉芙蓉。來挹蘿花風。

附原作

(甲)85分

晶簾卷。樓閣夕陽中。棋局拋殘。携畫扇。綃衣新試。出房櫺來。挹藕花風。  
紅情懶。無奈剪刀風。一夜春寒。花骨瘦。半階香雨蝶愁濃。人影隔簾櫳。

右原作末句爲(人去掩銀櫳)餘未改(甲90分)

蝶戀花 夏夜

陳翠娜

四面荷亭涼似水。如雨流螢點。皺波紋細翠蓋。無風鴛夢膩。誰家冷笛紅樓裏。小卷風簾人未睡。卸了明妝還向妝臺倚。移過縷金奩盒子篆香印個廻文字。

附原作

(甲90分)

四面荷亭涼似水。如雨流螢點。皺波紋細開遍芙蓉鴛夢膩。誰家冷笛紅樓裏。  
笛度風簾人未睡。妝罷回身月影清如水。移過縷銀奩盒子燃香印個廻文字。

前調 病中作

陳翠娜

花影當窓人未寐。無賴銀蟾偷觀文鶯被。小夢載愁飛不起。和烟墮入蠻荒裡。如豆燈花紅欲死。坐起還眠睡也無滋味。漾皺羅幃風影細。模糊幻作蠶眠字。

原作末句爲(模糊都化蠶眠字)餘未改(甲95分)

如夢令

陳翠娜

淒損桃花無主。落盡楊花春去。夢影不分明。都被屏山遮住。詩句詩句成在杜鵑啼處。

附原作

(甲85分)

淒損桃花無主。禁得幾番梅雨。夢影不分明。都被屏山遮住。愁緒愁緒葉底鶯兒偷訴。

文苑導游錄（第五種第一卷）

◎南北曲(丁巳八月份)

天虛我生正譜

南仙呂隻曲

柳葉兒 雜山高等小學校開校歌

張一堃

柳按柳葉兒有黃鐘仙呂兩調。第三句起句法截然不同。原作第三句既作七字。應是仙呂調之柳葉兒。但以下忽多一句。不知所從何譜。元人百種云。『見浙零零滿江干。』樓閣韻我各刺刺坐車兒。嬾過溪橋叶。他矻蹬蹬馬蹄兒。倦上皇州道叶。我一望望傷懷抱。句他一步步待廻鑣叶。早一程程水遠山遙。』叶。雍熙樂府云。『我只喫得二更時候。』韻正喧譁交錯觥籌叶。直喫的月移梅影橫窓瘦叶。心相愛句意相投。叶醉時節納被蒙頭叶。』觀此兩作。足知句法有定。平仄亦正符合。但元人襯字畧多耳。其正文固相同也。本調以雍熙樂府爲正格。宜從其譜。若加襯逗。則當竟從

△凡○及○者爲正文  
△者爲襯字○者平  
仄不拘但不可用去  
聲○者宜平○者當  
入未可擅易

元人百種。庶有現成樂譜可用。若漫爲增減。則無譜可引。是徒作矣。今從雍熙樂府改正如左。平仄可通者以◎識之。

喜今朝豆書堂開處韻鬧盈盈豆起舞牽裾叶莫放這風風雨雨  
匆匆去叶家和國句賴相扶叶轉乾坤豆全仗吾徒叶

附原作

(甲9分)

全字雖平聲且水字  
均唱平水切  
蘇威切納作奴回切  
故不妨竟用平聲

書韻一句衍郎字失

喜今朝顛巍巍書堂開處鬧盈盈牽裾起舞莫教這風風雨雨匆匆去願吾曹越

發的努力去攻書看幾個少年郎要把乾坤兒扶住

栩按曲例每有同一句法。而此作爲平起仄收。彼作爲仄起平收。迥然相反者。固恒有之。即宋詞家亦每有此。其實一經倒置。工尺全然相反。萬不可讀平作仄。讀仄作平。是即所謂學士大夫。恒爲名優俊媢所笑者矣。蓋填詞者每非自度。苟不能按笛倚聲。則但按句填詞。稍不經心。便成顛倒。伶工不敢斥賓主之非。則惟有換羽移宮。

別填一譜。而以別名名之。於是其詞亦傳。選家遂名之爲又一體。而一調致有數體及數名者。皆由此耳。然在今日。吾儕旣無家伶聽我指揮。則製一曲。欲求普通曲師。能吹笛以和之者。尙用成譜外。必不能求其協。故凡九宮大成無其例者。即不可從。苟從之者。則等於自度。反不如自度之爲便矣。

再此等隻曲。本不能單獨成立一支。因原作如此。故仍之。其實非所宜也。特附記之。以免學者沿誤。

### 仙呂入雙角合套

#### 夢游月宮曲 (旦淡妝上)

陳翠娜

(北新水令) 小庭簾幕捲。蜻蜓韻愛黃昏。豆月痕嬌靚。叶憑欄聞玉笛。句隔座展銀屏。叶羅袂。吟△叶怎禁得晚來冷叶。

倚偏妝台懶畫眉。惜花心事只花知。宵來幾點芭蕉雨。滴到儂心盡是詩。儂家小翠。

仄  
末句尾三字當仄平

生長閨門耽情詩酒偶離綉闌借遺琴樽愛此夜之秋光平分一半看中庭之月色  
容易三更只是滿地蟲聲一欄花影好不令人淒感也

(南步步嬌) 樓閣珠燈烟催暝韻人與花同病叶瓊筵昨夜箏叶  
一覺懵騰句到今纔醒叶圓月正當廳叶想姮娥却對着菱花鏡  
叶

值此長夜無聊酒闌人散俺想天上姮娥不免也嫌寂寞只那廣寒宮裏月殿雲階  
終勝人間無數你看呵

(北折桂令) 卷羅雲四面空靈韻貝闕琳宮句十二層城叶渡銀  
河豆一水澄清句俺前身如非弄玉句定是飛瓊叶倘許把霓裳  
偷聽叶也能殼玉笛飛聲叶只奈塵夢零星叶病骨伶仃叶夢游  
仙豆夢也難成句醉紅妝豆醉也難醒叶

仄句仄仄平平平平平  
仄乃定格不可倒換

如此無聊。只索假寐片時。暫消閒悶也波。（隱几介）（小旦羽衣上）暫辭月殿司  
香令來引幽閨入夢人。小仙月裏寒簧是也。適聞小翠對月痴吟。望風懷想。渠本散  
仙。俺曾相識。不免招引他向廣寒宮一游。來此已是小翠呀。小翠。你且醒醒波。（旦

驚起介）

第七句或不叶非正  
格也

（南江兒水）驚破良宵。夢句伊誰。小語輕韻。你娉婷貌比蓮花俊。  
葉輕盈人似桃花影。叶閃得俺迷離。如入南柯境。叶俺不是文園  
渴病叶。你休錯認書生。叶却來向深閨邀請叶。

（小旦笑介）姊姊休得取笑。俺因你獨坐無聊。特來邀你散步。（旦）原來如此。却好

月色當天。露華滿地。俺和你似曾相識。暫共清游。不妨使得。（同行介）（內布景）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出簾櫳句夜氣清韻。撲羅衫句西風勁叶  
全呀字以上爲雁兒落  
全呀字起爲得勝令  
吹得俺打胡旋。身同乳燕輕叶。只見他拂長袖。翩若驚鴻迅叶呀。

句忽然間飛過小蓬瀛叶一煞裏來到蓬萊境叶莽烟雲句足底  
生叶捫星斗句肩頭並叶瓏玲叶是大地山河影叶輕盈叶是霓  
裳法曲聲叶

(啓幕) (旦四顧驚喜介) 好一派清涼仙景也。

(南僥僥令) 穎門開寶鏡韻四壁拓雲屏叶爽氣迎人雙眸凝叶  
真個是天開不夜城叶

(北收江南) 呀格似瑤臺豆浸水晶韻看簾角豆綴繁星叶一朶  
朶飛雲綵繡護雕楹叶一層層天香金粟堆芳徑叶正瑤階露零  
零正瑤階露零疊裝點就三千琪樹挂珠燈叶

(商園林好) 隔花陰丁丁杵聲韻是誰把元霜搗成叶閨子裏西  
風吹冷叶聽何處玉簫鳴聽何處玉簫鳴疊(小旦驚介) 吓嫦娥歸得怎

疊句係定格

第三句指係定格第  
二四句亦可拆入聲者  
韻但非入聲作平者  
不宜以下仿此

早也快俺送你回去波。（內起笙簧旦凝視介）

醒字以上沽美酒全  
醒字以下太平令全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燦明珠翠袖擎韻燦明珠翠袖擎疊一隊隊簇宮燈叶只見錦片紅雲疊萬層叶（小旦扯旦欲行旦不肯小旦推旦仆閉幕小旦下旦眩介）風濤觸耳驚叶小魂靈驀然醒叶（搓眼驚起介）改盡了虛無仙景叶依舊是寂寞空庭叶暗騰騰香銷燭冷叶夜沈沈漏深人靜叶我呵句又不是盧生叶呂生叶因甚的魂驚夢驚叶呀格步邯鄲算儂儂倖叶

（北清江引）寒蟾抱魄啼秋影韻風定簾波靜叶莫問假和真叶勝似懨懨病叶惟願多情的小寒簷再來將我請叶

附原作

（甲95分）

真文韻與庚侵不宜  
通押俗本不可從也

（北新水令）秋庭簾捲悄無人愛黃皆月痕嬌靚慙欄聞玉笛花影繡羅襟玉宇淒

北清江引本浣紗記  
與西樓記之南清江  
引不同

予兒時製曲亦爲所  
誤後知其非則已無  
法可改故着手時即  
宜抱定正韻庶不致  
爲所誤

清怎禁那西風冷。

倚徧妝台懶畫眉。惜花心事只花知。畫屏酸透芭蕉雨。滴到儂心盡。是詩儂家柳眉青。生長閨門性耽詩酒。吟風弄月敢饒雅人之深致。只是怨柳憐花總未脫兒女之心懷。你看蟲聲匝地。花影一欄。好不令人煩惱也。

(南步步嬌)樓外晚燈烟催暝。人與花同病。憐花更瘦。生花落天涯。何處覓無愁泥寸。(挑燈展卷介)(白)清夜無聊。不免展觀書。畫以遣愁懷。吓這是桃源圖也。

你看小艇載溪雲。桃花點碎玻璃鏡。(白)這邊板橋茅屋。鷄犬怡然。好不令人神往也。

(北折柱令)柔桑茅舍成村。兒女無愁。坐聽蛙聲。倘鑽身許入壺天。便化作螻蟻也肯。(挑燈介)剔瘦秋心。早不覺四邊人靜。漾吟魂烟織簾旌葉走廊。聲鐵馬冬丁。怕海棠花褪了微猩呀。是誰把綠湘簾偷揭輕輕。(小旦古裝暗上作舉簾介)清宵

獨坐可不寂寞人也。（旦驚起介）

（南江兒水）驚破良宵靜。嬌聲忒煞輕。你娉婷貌比蓮花俊。你輕盈人似桃花影。閃得俺迷離如入南柯境。俺不是文園渴病。你錯休效文君。却如何問煞總無回應。（

小旦掩袖微笑、招旦、旦不覺行介）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出簾櫳夜氣清。撲羅衫西風勁。吹得俺打胡旋身同乳燕輕。只見他拂長袖翩若驚鴻。迅呀忽然間離了軟紅塵。剎時間飛上蓬萊境。莽雲烟足底。生捫星宿肩頭並紅塵。小如山畔埋獅阱。人民忙似牆垣起蟻兵。（風止緩行介）

（旦四顧作驚喜介）好一派清涼仙境也。

（南饒饒令）流星簪寶髻。飄帶染芳雲。幽微仙樂天風冷。何處花香沁骨清。

（北收江南）呀珠闕瓊樓耀眼明。玲瓏簷角綴繁星。一朶朶飛雲綵繡繞雕楹。一層層雲屏疊錦遮芳徑。看花如碎瓊。看株如玉瑩。有三千琪樹掛珠燈。

二句思想頗妙惜辭勢不及取用

(南園林好)悄行來照徹晶瑩。聽花陰玉杵纔停。愛煞個雪兔兒偷窺人影。呀。聽何處玉簫聲。聽何處珮環聲。(小旦驚介)吓。嫦娥歸得早怎也。俺快送你回去罷。(內起笙樂旦凝望介)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掌宮燈女似雲。掌宮燈女似雲。香共霧兩氤氳。只見羽扇如花簇。美人。(小旦扯旦欲行旦不肯小旦推旦仆自下旦眩介)風濤觸耳驚。應休也。小魂靈(搓眼驚起介)忽改盡清涼仙景。又來到紛紜塵境。曾笑那漁郎愚蠢。是誰把春婆驚醒。俺呵聽紗窓蟲聲雨聲。躰衣裳花魂月魂。兀是的小鹿兒心頭不定。(北清江引)寒燈抱魄。啼秋影風定簾波靜。不辯假和真。雲氣縈雙鬟。算蝴蝶共莊周同幻境。

意境極佳勝於改本  
獨惜爲韻所限不能本  
取用誠憾事也

# 文苑導游錄（第六種第一卷）

## ◎尺牘一（丁巳七月份）

天虛我生著

復陳季孫論駢文

亦屬酬世文字之一  
能作散文讀本云云

頃自故鄉來。展續手書均悉。收條三紙。已由小蝶填奉。諒達左右矣。駢文重在聲韵對偶。而字面尤貴鑄鍊。必使典雅矞矞。逼近漢魏。方爲上乘。否則力薄旨淺。不過成一幕僚中之四六書稟耳。近日所謂駢文者。皆落書稟下乘。求其畧近六朝。且不可得。實不可名之爲文。固欲學駢文。苟不先學古文辭賦。則舍獺祭外。殆無能爲足下書函。辭頗達意。惟用虛字處。尚有欠妥。熟讀古文。此弊自免。旣欲學詩。則不妨逕學作詩。而以讀文爲補習之課。亦不必依題作文。任意以所作文字。或書函尺牘。或律絕小詩。寄改均可。正不必拘拘於社章也。古文筆法百篇中。只滕王閣一篇。堪稱駢文。此外如桃李園等。不過四六小品。氣息迥別。試一讀之。便覺鈎兩迥殊矣。不能散文而能駢者。千古殆

無其人。文章進步亦有必經之階梯。願君勿躁。古文百篇有難解處。則當另購古文評註參看。自能豁然貫通。（計十本劉豫庵著書局家均有售價約三四角耳）此復即

頤道安同學弟栩頓首。

復劉介鑑却謝贊儀

介鑑兄鑒。昨奉手教。具見虛懷若谷。好學心殷。不恥下問。愧無補於涓埃。曷勝慚汗。惟  
栩初非好爲人師。以交游中一般兄弟子侄。恒以捉刀相覩。乃不得不立一格以爲制  
限。冀稍稍能擇可與言者。與言詩耳。非爲招徠計也。承寄贊儀三圓。未敢遽領。夫執贊  
者。古人相見之禮也。吾儕雖同聲相契。而識面之緣。尙待他日。何敢預受。顧却之不恭。  
謹以移作社費。並刊資一元。交由記室拜登。繕具收條。附呈左右。本社七八月課題錄  
於另紙。倘有佳興。不妨任作一二。亦不拘拘於題。蓋以文會友。原不同於校課。苟不以  
點金成鐵爲嫌。則捧讀之餘。或有爲鄙意所欲參加者。當盡切磋之誼。以答賞音之雅。

介鑑爲上虞彬與校  
長尚未謀面故云

謹此先容。幸恕唐突。同學弟栩頓首。

周劍青來函請業

語無矯飾自見真誠  
此等文字感人最深

前者避暑灣沚。曾奉手教矣。冲挹之懷。溢於言表。且欽且感。青自髫齡失學。稍長。又迫於生計。奔走謀衣食。未克壹志。詩書以致。握管行文。往往心手相忤。無他惡於根本。自由難美於枝葉。秋風一起。且荒落也。伏處山陬。師不可得。復乏良友。切磋間難。滬上函授學校。又係營業性質者多。間有熱心教育家。亦復途多而分不足。以鑒學人之慾望。茲何幸先生不棄。俯賜裁成乎。且先生謂心無二用。學者當以專修一科爲是。此論尤青所服膺。青但期意到筆隨。字裏行間。無臘鼓三撻之笑柄。足矣。用特寄上脩金三元。乞勿攢諸門牆外也。專此肅達。敬頌道綏。周劍青謹啓。（通信處安徽宣城縣福星街茶葉巷口周宅）

潘亞雲來函問隨園詩話及改本文法

文字爲切身應用之具本非喜爲娛人心目而設得此自足誠哉斯言

蝶仙我師賜鑒。寄來文課一題。已照收。所指詩文疵病。語語中肯。亞雲近作之文。誠有日趨暗晦之勢。詩則素未研究。偶閱古人集。亦不過作小說觀而已。且投身商界。塵俗滿胸。握卷吟哦。適爲同儕嗤笑之資。以故讀詩甚少。然陸放翁有言。語不驚人死不休。亞雲敢以區區阻力。隳予向學之心耶。茲再搜索枯腸。吟成兩題。恭呈鈞誨。尚希賜正幸甚。疑問數則。開列於左。斬批答焉。

(一) 隨園詩話第一則。記鄂西林(想即是鄂爾泰未知是否)登甲秀樓絕句云。  
炊烟卓午散輕絲。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招濟火  
三字出何典。得無卽取水火既濟之義。與左傳子產火烈民望而畏之。仲尼曰寬以  
濟猛之典。且暗引武侯治蜀以嚴。而帶起武鄉祠三字耶。然以此注釋。終疑附會。望  
明教我。

(二) 荷亭追暑圖記改本中段三層。有『神仙之居』『一望無際』『神仙之徒』

三句。竊意此三句爲三層之收句。既用神仙字面。則須一律。否則宜逐句字面各異。  
方不嫌重。又「舉杯喝月。」是夜景。似與上文「水氣蒸日。漾此晴采。」之日景不合。  
此係亞雲之愚見。未知是否。祈爲明示。並恕孟浪。

### 復潘亞雲答所問

來函均悉。鄂西林即鄂爾泰。此詩第三句。與前後三句不倫。本非佳句。濟火云者。即取易義。水在火上。謂事功告成也。其詩當作於庚戌之後。憇庵於登臨之際。顧盼自豪。遂自擬爲武鄉侯耳。與子產仲尼無涉。改本。以原作三層爲鼎足式。嫌其太板。故以參差取姿。是猶畫家畫樹。大間小法也。凡物而三者。若等長。則殊碍目。或用大間小法。或用小間大法。乃不板滯。所皴景物。首層渾寫。今昔相同。次層則但寫今日之景。三層則追寫去年之事。一寫晝景。一寫夜景。正取其變。使其同而不同。逼出下文云云。乃不覺其言之冗長。而轉覺其情思之洋溢也。足下以爲如何。來詩前二首。仍失之鈍。後四首則

改本係荷亭道畧記  
見駢散文類潘亞雲作  
見古近體詩類

後四首卽春闌四絕  
見古近體詩類

六 丁巳七月

頗細膩。特字面堆砌。有類夢窗。亦非上乘。西崑體雖繁縟。然着字必深邃微妙。非徒以紅綠錦綉砌成者。總之無論詩文。必取寫意。自然發於心。而不能已。於言時。於是奮筆書之。乃有佳句。若矯強而爲之。則非扯淡搭訕。即拖泥帶水。類於苦力人之工作品矣。願誌斯語。以矯其弊。足下於國文根抵已深。即不必苦尋典實。允宜開放性靈。拓闊眼界。取長舍短。模仿其神韵。半致勿學其矯揉。造作之處。則得之矣。辱荷下問。當不河漢斯言。弟栩白。

復沈瘦郎論作詩之法

來詩二首。平仄頗諧。足下自謂未辨四聲。然此詩則已聲調自然。絕無拘戾。蓋聲韵之學。純出天然。信口呼之。毫無勉強。便得之矣。若必翻檢書籍。苦辨唇舌齒牙。則反失之故學。詩但須多讀。及至琅琅上口。卽知平仄聲是否適當。正不必逐字咀嚼也。來詩用意頗佳。惟用字處不免嫌俗。有類彈詞句語。蓋因少讀古詩之故。致乏取用之材。茲畧

爲改飾一二。不妨隨興所至。時有寄示。以資切磋。另紙所詢巫峽啼猿等句。謂讀之覺不順口。而不知其病在何處。是卽因原句中平仄有不調耳。巫峽啼猿數行淚。病在數行二字。若爲行數。則平仄卽順矣。至陽春一曲和皆難句。則和字本作去聲。乃倡和之和。而非和平之和。應讀作仄。並不拗口。至朝罷須裁五色詔句。則病在五字。若易五字爲平聲。譬如三字。或顏字。即順口矣。此種句法。謂之拗句。初學者。宜避而勿學。及至純熟。至不得已時。乃偶一用之。則亦不妨。蓋用此等拗句。必須所用字面。不可改易一字。乃始顛撲不破。轉得以此。而見句法之挺拔。故亦有特作拗句。以作奇峰者。惟學之不善。則反爲全首之累耳。古文筆法。爲學古文之捷徑。熟讀細摹。自能豁然貫通。僅讀數篇。自不能遽爾操觚。且不宜貪多。以一夜而讀四篇。何能細細尋繹其意旨。初學竟可。但讀勿作俟。材料充足。而後取用。自能信手拈來。便足應用。猶庖人烹調。不先採集材料。而操刀即割。縱能勉強爲炊。其如不適口何。讀書貴專正。不必更涉他書。徒紛其心。

有不解者。務宜查書以求明瞭。查書不得。則可馳函見詢。無不即答。足下天資過人。預料不必三月。定能得心應手。揮洒自如矣。此復即頌日祉。弟栩白。

附沈瘦郎來函問詩

栩園吾師文席弟子今稱先生爲師。先生將亦怪其不倫乎。蓋弟子肄業商界。初未嘗習文。然今日得以普通筆札相酬酢者。未始非讀吾師著作。有以致之也。吾師雖未提耳面。命然弟子實不翅己身受之。此所以妄稱吾師之原因也。尙乞勿責其妄稱之罪。幸甚。今見自由談所載啓事一則。讀之不勝雀躍。蓋弟子嘗抱一私願。欲從師向學久矣。惟苦于作嫁依人。不能自由。今吾師有此宏舉。實慰弟子私願。伏望吾師憐其苦衷。而垂教之。則將來仰沾時雨之化。固不僅弟子身受已也。附呈小詩。並請益數事。乞有以教之。

(二) 讀送李少府詩。第三句『數行』二字。又和賈至舍人之一第八句。『和』字。

與賈至舍人之二第七八句。讀之均覺不順口。惟不能指出何字應仄。何字應平。生意既不能辨四聲。故決志專學作文。請教吾師當否。

(二)初一寄來簡章已收。昨夜遵讀古文四篇。已稍稍領悟。如食橄欖。味甚雋永。第不能照講學錄而作荷亭逭暑圖記。此曷故。

(三)以學識淺近之人。欲作文。是否當從簡章所指古文筆法百篇入手。抑不能作文。而另讀他書。

應儉甫來函請業

蝶仙先生賜鑒。久仰山斗。無緣瞻韓。深爲愧恨。前者敝友周君起模回省。談及曾依宇下。共事多時。詳述先生藝海斗杓。緯史縱經。令人欽佩。更羨周君猥廁雅侶也。勤幼時身弱多病。無志於讀。遂至老大徒悲。自十年前從商以來。更覺不學詩學禮。無以言立也。閱報載中華編譯社聘先生爲編輯時。本擬投身學習。繼念萍踪飄泊。質鈍如錐。該

社課藝繁雜。恐非人磨墨。反致墨磨人也。今見先生啓事一欄。閱竟不勝欣幸。茲附郵票。乞寄詳章一份。並祈示從前之舊例。俾照遵守。再先生此舉。求學人定多。但勤所相稔者。已有二三人。餘可想見。如六十名學額滿時。尤祈額外收容。庶足以慰熱心學者。專此敬請撰安。後學應德勤謹啓。

應儉甫來函附詩

蝶仙先生賜鑒。日昨得讀手教。乃前日小蝶兄寄來收條三紙。均經收到。蒙指示一切。甚感。生因學詩而先自修古文。所以未雨綢繆者。無待渴時掘井故耳。去歲讀紅樓夢。時慕香菱學詩一章。因思香菱一女子耳。尙能苦學吟咏。而吾堂堂男子。尙不及彼。一語趣而誠。

此爲青年自修者之通病。青

欲占卽景。一絕終不能得。因腦海中存在者似都哀艷之句。不能成章。語云。詩能觀人。

詩存古近體詩類

性情及一生之事。是以擱置不學者七年餘矣。茲將前作寄請斧正。惟乞賜教。幸甚。

潘亞雲來函論隨園

蝶仙老師賜鑒。兩次來件均敬悉。廿三日手教所指亞雲之疵處。均是對症下藥。切中病根。亞雲讀之五體投地。茲呈上近作兩題。並風琴譜一。恭請鈞誨。卽乞改正。賜下是荷。琴譜本屬課外。因我師曾著悲秋之歌。故敢以是呈教。不知肯賜正否。所示刻文學指南一書。此固宿所請願者。應繳之費。當與下期學費一同繳呈不悞。又鄂文端濟火之句。亞雲初意亦知其不佳。繼念倉山老袁詩話開篇。此詩卽膺首選。或另有妙處。故不得不略事攷据。就正尊前。辱荷示明。心始豁然。按隨園詩話佳處。固多而可抵之隙。亦復不少。當時趙甌北已有微詞。後人訾議之者。乃更及其所著詩文。與人格抑亦過也。亞雲曩在家讀子才四六文。心頗好之。謂其辨才無礙。惜好逞偏鋒。且有稍涉俗調。近於僞體之處。而力量雄厚。則又不如吳穀人也。至讀隨園詩鈔。(三十六種之一劉

露蓉抄) 則愛其清新而腴。音韻鏗鏘。且饒興味。可作小說。讀爲藏園甌北所不及。惟其古文。則佳者不多。比之稚威。瞠乎後矣。此皆亞雲管窺之見。因隨園詩話。不覺贅及之。得無厭其煩瑣否。倘蒙正其謬誤。則深感無極。卽敏著安學生潘亞雲。

潘亞雲來函再論隨園

蝶仙吾師鈞座。昨奉一函。亮塵記閣。茲亞雲有友姚君士豪。姚君鶯峰。係舊日同學。故函招其同受業於先生。並爲繳上一月束修。所有簡章及收據月課題種種。望即派兩份交原足帶下。以後往來文件。請與彼等直接通函。不必由亞雲轉寄。免多手續也。亞雲文學指南之費。遲數日當與下期束修並繳。昨函所詢月課題目作法。望即示明。因敝店秋節將至。賬務匆忙。趁此時尚有稍閒。遲則無餘暇矣。又前函言倉山古文少佳者。繼思此言甚失當。蓋子才古文非無佳處。特不能如天游之高古。子才者桐城派之文。天游則魏晉以上之文也。且子才素薄漢學宋學。而於經史亦少發揮。且有言不屑。

讀佛書而子書亦未見其道。及純以詞章名其根抵已遜人一籌矣。又隨園詩話載曹雪琴贈妓詩甚佳。曹雪琴詩集亞雲未見。不敢妄譚其詩。然紅樓夢中所載雪琴七律詩。則不離試帖舊習。且句句板實。全不超脫。比之詩話之絕句。相去遠矣。不知先生以爲然否。亞雲不量。敢嚴繩墨。雖黃古人。儉腹高譚。乃不知愧。尙希先生教之。幸甚。專此即請近安。受業亞雲。

### 答潘亞雲論文字

亞雲同學兄鑒。兩書均悉。偉論甚是。惟栩意亦頗有主張。以抱病多日。腰痠頭眩。不能握筆久坐。乃致遲遲。一昨曾先寄索答之件。諒已達到。栩已旬日不赴報館。筆墨債堆積如山矣。可奈何。茲先以尊函所述。而與鄙意有異同者。一畧述之。袁簡齋不過一聰明人。本不可與稚威並論。蓋稚威乃文學界中之苦力人也。其遭際終窮。初無利祿。以紛其志。乃得研經擘史。而讀書之時。遂多所謂先生以窮而後工者。殆千古之軌轍也。

簡齋少年得志卽涉足於仕途尤復天才放縱不屑鑽研其讀書之時間既少而深邃秘奧之古書遂非所喜此其性情之所至蓋亦緣境遇而異也簡齋不能與稚威並論者正以此耳然而隨園之得名亦正在此蓋文字一道大約判爲兩途一爲悅己怡人之文字一爲驚世駭俗之文字前者爲天然的後者爲人造的天然的文字純然發於天性得於天籟就人情物理之中着其思想具得心應手之樂成爲文章絕不假借古人操勞獮祭故其文人人能解而亦爲人人所欲言人人所歡迎者若人造的文字則全然相反惟恐其文人人能解不足爲奇於是遇有僻字僻典一一強記於胸明明有現成之字現成之典足以應用乃必避熟就生硬行嵌入驟視之其文幾不可通及一詰之則傲然曰是蓋某書某氏之成語而乃未嘗讀耶於是聞者慚汗無地自歎譖陋後此復見其文亦不敢復問而其人愈覺自喜日趨乖僻終至自作之文亦幾不能自解而讀之者往往字且不識遑論夫典旣無字典當面可查卽查亦且不勝其查則惟

瞠目擣舌曰。奧博者。某氏之文也。若此之文。則純然爲驚世駭俗而設。於作者讀者之心理中。斷斷無愉快二字。則又何苦而爲此。故其人苟非笨伯。卽屬欺人近世。此類人物。蓋正多也。然稚威之文。猶不若是。彼之爲文。實爲天然的人造品。以經史爛熟於胸中。典實遂奔赴於腕下。取用於不自覺。故無補綴之痕。蓋天才與學力相副。其胎息自厚。初非矯揉。造作專圖驚駭。世俗之計。故猶不失爲天然的文字。特人工已多於天趣。而端莊遂勝于流麗。彷彿莊嚴寶相。使人可愛而可敬。絕非眩裝仕女徒以珠鑽金銀堆成爲裝飾品也。故隨園亦嘗自謂宜師之矣。蓋隨園者。天才有餘。而學力不足。雖其性情不喜鑽研。而寸心得失。固自知之。然已恨不十年。則率性以天真。勝人天下。凡真性情語。無論販夫走卒。亦必感動而知其意之誠。故隨園之得膾炙人口。正以性情二字。初不以學問見長。若言學問。則隨園不過僅僅能辨詩耳。自作且多俚俗。詎足以傳而於詞曲音律。猶未問津。成一詩人。且不可名之曰詞章家。且弗能矧可謂之爲經師。

爲文學家哉。枃以隨園爲可取者。取其易學耳。其所選及所爲詩文類皆純出天真。不賴學力。天真爲人人所具可以一旦貫通。抒其性靈中固有之理想以爲文字不必有十年功也。譬猶庖人以獨味調羹。雞汁魚湯固亦可口而鮮。不必更求之市。若學稚威。則必先采集肥濃及一切材料。然後始可成一八寶之羹。味雖濃厚。然十人之中或有一二望而蹙額。轉弗若。雞汁魚湯之爲人人所嗜也。由此觀之。則知文字之優劣短長。正猶庖人之治庖。獨以味爲主。取其有天然之味。遇有香蕈。蝦米。腿丁。筍絲之屬。適在手頭。畧加少許。以資點綴。則爲味尤雋。若必加入大塊肥濃。連皮帶骨。熬成一鉢。則又但供嗜痂者之獨饗矣。果此盛饌爲己。而設則儘。不妨從己所好。若欲與人同好。則肥魚大肉。僅足以傲乞兒。若以眩於富者之門。則必爲富者所笑。蓋世界中之富力無限。我以爲足。豪者人且十倍。或百倍者有之矣。何足眩哉。則不如以菜羹麥飯而傲富者。富者猶或羨其天然之真。宋鵠自歎其不如也。文學猶是。故吾以爲凡爲文字必如庖。

紅樓夢曲除寄生草  
外均係杜撰而寄生草  
之平仄亦多舛謬

人之治羹卽用火腿筍丁亦必去其生硬之塊或竟熬汁用之但覺其味之佳含有筍腿而不見其筍腿之痕跡毋使咀嚼時惡其渣滓則庶幾乎爲適口之佳肴乎足下以爲如何。至於詩話中之瑜瑕互見殊無議論之價值蓋選近人之詩往往爲情面所在不得不有違心阿諛之辭亦正由於處境使然假使著書者閉戶却掃無求於人則許鷺由我又何所用阿諛然而隨園有所不能彼蓋利祿中人也栩非鄙視隨園蓋惜其處境入時命運之亨適爲學術之害設如稚威之偃蹇終身銷其歲月於書卷中則以簡齋之天才豈有不能過之哉是以富於學問之人必窮於遇而膏粱子弟貴顯士夫必不能富於學此蓋事勢之所必然者至曹雪芹之詩乃膏粱子弟之詩耳且必經買代儒一輩人物改過故其腐氣乃與稚氣並現而詞曲則又全然外行强作一二大抵爲雪芹之真相故尙流走自如不可以言入調也丁巳八月栩白。

再與潘亞雲論文

亞雲兄鑒。昨函論隨園雖暢然絕似勸人專尚性靈勿讀經史者恐致誤會特再馳函以申鄙意。近日青年大都自幼失學。髫齡就傳。至多不過十年。此十年中半誤於蒙書。半誤於帖括。雖讀四書而講解未必明瞭。若五經則卒讀者且鮮。一至十六七歲。父母卽責以自立。或投商界。或入幕僚。遂無讀書之機會。而根抵淺薄。卽此爲止境焉。及至學業稍成。始知文字爲涉世之要器。於是汲汲以圖自修。然偷片刻之餘閒。以治無窮之學術。其志固可嘉。而其事則甚難也。譬猶操舟之人。貿然出發。及至中流。始悟迷途於此之際。乃欲改造帆槳。以求船身之穩。固計非不善。獨奈其時已無迴旋之餘地。何則。惟有順流使風。以得達彼岸爲先務。然後再事修飾儲材備料。以固船身爲他日顛撲不破之地。庶乎有裨。故愚以爲今日青年之自求學問者。其勢亦正同是宜頓其性之所近。就其固有之能力。使其通達而後。再以經史培其本。蓋舍難取易。由淺而深。將以引起其興味。使不致厭而生倦已耳。初非謂經史直無用也。足下作文已駸駸乎能

之。自不可與一般學子概論。能學稚暉。自優勝於隨園。既有餘力以治經史。自屬正軌。以經史爲體。而以諸子百家爲用。則言下有物。不作浮響。固文章家應盡之能事也。惟用事下語。貴能化板爲活。明明語有所出。苟非引證。卽不必指名。尤不必用原句。庶無食古不化之嫌。而行文下筆之際。仍須出自性靈。庶經史爲我所用。我不爲經史所縛矣。總之無論詩文。但力避揉矯造作四字。卽得妙文。正不必以模仿古人爲能也。足下以爲然乎。弟栩頓首。

爲山東呂紀巖改擬某道尹請兵剿匪呈

呈爲請派軍隊迅赴某縣剿匪而肅地方事。案據某縣知事呈稱。竊某邑四鄉皆山民風强悍。平時即爲盜賊之藪。出沒無常。緝捕匪易。歷任知事迭經呈報劫案迄無弋獲。是以匪膽益巨。匪燄尤張。知事抵任後。竭力設法防禦。密布探線。梭巡罔懈。一面勸導愚民。使安畎畝而減匪勢。匝歲以來。幸稱安適。近以國事多故。散兵潰勇。紛至沓來。雖

復加意稽查。終難一一驅之境外。加以亢旱爲荒。農事歉收。衣食可慮。生計愈艱。一般無識貧民。遂多流爲盜賊。旣蹈刑章。卽入匪股。雖經知事剿撫兼施。無如兵力薄弱。所恃者僅巡防兩營。而匪則盤踞某某山中。綿亘可數十里。犬牙交錯。四邑毗連。擊東則竄而西。攻此則逃於彼。衆寡勢殊。既不能長驅直入。腹心患劇。又不能扼守而防。卽與隣縣會剿。亦有顧此失彼之虞。蓋隣縣之兵。亦各無多。均有駐防地點。一經移撥。則桑隣縣會剿。亦有顧此失彼之虞。蓋隣縣之兵。亦各無多。均有駐防地點。一經移撥。則桑榆未收。東隅已失。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以再四籌維。惟有呈請鈞尹轉呈。軍督迅賜撥派重兵。會齊隣縣。同時進剿。庶易蕩平。否則官廳旣無鎮懾之方。人民寧有安居之日。蓋近數月來。匪徒爲官兵所襲。蓄憤愈深。橫行益肆。輒復乘人不備。擄掠老幼入山。持爲要索。因而傾家蕩產。以贖一命。直無抵抗之餘地。稍一遲延。則人命不保。甚至人財兩空者。亦且有之。匪風之熾。一至於此。言之痛心。知事恨無千人之力。未能一鼓而禽。旣不敢存五日之心。則唯有請三軍之令。爲此具文呈請。仰祈察核。俯賜轉呈。

軍督。迅撥軍隊下縣。合力進剿。以肅地方而全民命等語。據此卽經道尹派委專員。馳赴該縣勘察情形。誠如該知事所呈。種種擾害。不可殫述。似此猖獗成風。騷擾不已。若不痛剿。何以懾匪膽而安民業。理合據情轉報。仰乞 鈞督迅賜照准。撥兵馳剿。即予指令就近軍隊。尅日出發。會集某某等縣知事。合力進行。相機勦辦。以達肅清目的。除由道尹訓令各該知事。一體遵照嚴密防禦。外祇候 鈞令轉飭遵行。實爲公便。謹呈。

附原作

爲呈請速派軍隊赴某縣剿匪而肅地方事。據某縣某人呈稱。職縣四鄉皆山人。民强悍。平時即爲盜賊之藪。出沒於山中。緝捕匪易。知事到任。極力禦服。威德兼施。於良善者褒獎之。不肖者懲罰之。一年以來。頗稱安適。不意國事多故。散兵潰勇。各處鼓惑。又兼春旱夏落。稼穡未收。糧米昂貴。生計困難。而貧窮無知小民。遂均流於賊匪矣。雖經極力剿捕。然賊盤踞山中。頗得地勢。擊東而走西。攻此而去。

道尹轉呈必據知事  
呈請如係個人必不輕率轉呈故改爲知事  
則道尹轉詳軍事不必定由  
並詳可也

七語不宜如果有之  
卽應指名查辦何可  
蔓難爲患

彼且縣所持者僅巡防二營而內系盜匪之戚友子弟者十居二三其不足以禦匪也概可知矣若與隣縣合剿未始不可然均僅可自守外出則內將不保誰肯移兵於外而招禍來此隣縣之不足恃也故匪勢日張無所忌憚防禦匪易撲滅殊難經過之村搶掠一空最所苦者老幼人口爲彼劫奪持爲索求之符貪欲無厭雖傾家敗產而莫能救稍一遲延人命不保以致人財兩空者亦有之四鄉村落幾無一處乾淨土矣長此日久蔓延益衆恐縣城不保鄰境受害再圖征剿必多棘手某知事忝職斯縣地方治安責無旁貸日夜籌謀弭匪之策本地之兵毘鄰之軍皆不足恃惟有懇乞道憲轉請軍長迅撥軍隊滅此匪寇而已等情前來道尹卽日派員馳赴該縣勘明匪情確甚猖獗非急堵剿不可理合具文呈報仰祈鈞鑒謹呈

改姚美彝致表兄函

久疎通候。時切溯源。近維公私均吉。諸凡如意爲頤。弟寄跡滬瀆。栗碌如恒。差幸遇事平順。賤軀無恙。聊堪告慰。近想姨母大人。亦復康健。旣安且吉。酷暑旣退。新涼送爽。吾兄於定省之餘。亦能奉板輿出游。一蒞申浦。爲聽潮翫月之舉乎。倘果惠然肯來。弟當潔除盤匜。以備甘旨。並掃塵榻。期與吾兄對床話。則雨又勝讀十年也。臨楮不勝翹盼。幸告北堂。一瞻茲意。即賜好音。無任盼禱。專此敬啟。侍安。萬福。

附原作

久疎箋候。時殷洄溯。辰維公私均吉。諸凡如意爲頤。某寄棲滬瀆。栗六如恆。幸遇事平順。賤軀無恙。差堪告慰。日來姨母大人。想在鄉康健。如安居無事。某擬邀駕蒞申一游。在敝寓盤桓數月。倘兄適有暇。亦請同來。某先行掃榻以待。不勝盼望之至。即乞致函。姨母大人。問有興否。祈示知爲荷。

改姚美彝致友人函

二二四 丁巳七月

日前台從過申。獲接蘭言。正慰葭溯。何快如之。而別緒方伸。驪歌旋唱。勝游倏忽。雁信重勞。則又轉增惆悵。覺聚散之靡常也。邇維文社潭禊。並皆佳勝。興居眠食。凡百吉祥。定符私頌。茲有懇者。擬乞吾兄於行吟之便。移玉鐵瓶巷顧麟士先生處。代求墨筆山水中堂一幀。請署雙欵。倘須先潤後墨。即乞墊付。畫紙亦祈代購。吳門箋扇店林立。任向何家。購一整幅之四尺宣紙可矣。但勿誤購煮硨。因熟紙設色。不如生紙之良耳。辱在知交。敢以瑣瀆。亮不責其碎煩。手此即頌秋安。

附原作

日前台從過申。得能握手談心。快何如之。方伸別緒。又賦南浦。人生叙會。都有前定。良可傷也。思維台旌已早平安抵鄉矣。茲有懇者。敬煩吾兄移玉鐵瓶巷顧麟士先生處。求繪一墨筆山水。四尺雙欵中堂一張。潤資如欲先付。祈爲代墊。畫紙亦乞代購。但向各箋扇店問宣紙便可知也。如另有一種名煮硨者。切勿購買。是

所至荷誼在知交。敢瀆清神。亮必不嫌煩瑣也。手此即頤秋安。

改姚顯澄致友人父函

某某老伯大人尊鑒。滬江客次。拜識芝顏。渥荷青垂。視同子侄。益令孺慕之忱。莫可言罄。滿擬追隨杖履。作平原十日之游。而班駒在門。驪歌旋起。何相見之晚而相違之速耶。正在肅箋稟候。迺承訓迪先頒。藉譜福星一路已抵珂鄉。遠客乍歸。家庭之樂。自可想見。曷勝欣羨。伏維潭祉文祺。並皆佳勝。瓣香所祝。定符私願。附來致蔡君一函。業已轉達。電校招生。現猶未見明文。俟有消息。即當馳報。至報名投考等事。姪自當早爲部署。不致或誤。請展遠懷。尊意令蔭亭兄先行入學。習鍊中西文字。以資預備。具見遠謀。屆時及鋒而試。必得名位。自可操券。行見驥足。一展立致千里。以視姪之駑駘就駕。誠愧怍不勝矣。長者將何以教之。臨穎依戀不盡。秋風多厲。惟冀珍重。敬請崇安。並頤闔第均吉。姪某某謹肅。

附原函

中國國孔與西國習慣不同宜稱號不宜習稱姓既與其子爲友當稱老伯大人民國友雖廢大人之稱然對國友當長親屬當從舊禮則與其子爲兄弟當從舊禮視其父猶已之行

馮公偉鑒。滬江客邸。獲親芝字。快何如之。正恨相見之晚。滿擬留尊駕勾留數日。以作滬上之遊。不期尊駕急於榮歸。匆匆賦別。又恨相違之速矣。正擬修函問候。忽辱惠書先頒。始悉尊駕安抵府門。不勝欣慰之至。全府聚首。必有一番逾常之樂。也不言可喻。附來蔡君一信。業已同時收到。至於電報學堂何時招生。屆時必然預先奉聞。校考一事。晚當然竭力帮忙。以成美事。蔭亭兄先行入學。從事習練中西文字。以備來歲赴試。甚爲遠見。聞言之下。不勝欣慰之至。前程遠大。正不可限量也。健碩奚似。晚碌碌如恆。無善可陳。耑泐恭請時安。晚某某謹上。

文苑導游錄（第七種第一卷）

◎筆記一（丁巳八月份）

天虛我生潤文

萬總兵

費聲豪

原作父早歿下有性至孝三字予爲刪去蓋不必先言其孝而下文自見

萬總兵者。名彪武。字曰勇。東魯人也。少貧。爲人任粗役以度日。父早歿。母衰老多病。彪武事之有至性。所得值悉以奉甘旨。不肯自私。一錢髮逆亂起。彪武走投某帥麾下。以斬級功官總兵。時其母蓋已死矣。彪武恒中夜彷徨。呼其母而悲曰。昔彪武貧。母思食。往往以其值昂。不能致。今爲官財裕矣。而吾母卒。吾安用是官哉。因大慟。合營爲之泣下。又嘗獨坐營中。念母不已。涕泗縱橫。忽聞鼙鼓聲。則揩涕笑曰。幸有賊在供我殺。差慰父母於地下耳。上馬殺賊。皆授馘。遂亦自忘其悲。彪武身巨偉。髮藐藐然而目有神光。獰

勦盜

簡錄而有聲色是筆  
記上乘

一齒於脣外見者皆駭走每戰握巨刃奮呼而前當之者無不披靡膽雄巨嘗夜率壯士百人乘月色疾馳數十里直入賊營斬其渠之首以歸賊憚之甚呼爲萬天神彪武雖以勇力聞而多智善變尤爲其部下所歎服一日從二百騎挾弓矢獵於野忽遇大隊賊彪武曰彼衆我寡若與之戰縱能勝死傷必多不如給之乃引衆入林薄曰橫列之張若弓一發出五矢不必殺賊但求矢出足矣賊近林中弩出如蝗大驚以爲有衆伏急引去而二百人者竟無恙彪武隨某帥轉戰五六年所向有功最後戰粵西之某郡時賊大集我軍敗績而彪武遂以是役死矣彪武嘗於賊中得一民婦娶以爲妻生子曰承威亦孔武有力人見之者猶想見彪武云聲豪曰如萬總兵者倘亦所謂義勇之士歎奮呼殺賊何其壯也

得官悲痛。何其孝也。然史既不爲之傳。而私家記載亦無一二。及者。遂使英雄豪傑之士。身死而其名默焉。無聞。則其事誠足悲矣。雖然。洪楊之役。英雄豪傑之士。身死而名不傳者。豈特一萬總兵已哉。又安得一一訪其遺聞。軼事。而爲之一一傳哉。然則吾之傳萬總兵者。亦不過存什一於千百。而寄百端於茫茫耳。嗚呼。是又可悲者矣。

原作（念母不已）下係（泣下數行）又（差堪慰父母於地下耳）卜文只（自是遂不復悲）一句。餘均無甚改易。此文簡鍊老當寫人物。勃勃有生氣。是得力於史遷者。計分爲（甲一〇〇分）

### 金壇縣署之神鬼

呂實夫

孔子不言怪力亂神。顧又曰。敬鬼神而遠之。則以孔子之聖。亦未

嘗斷言其無也。大抵人秉天地之氣以生形死而氣不滅則必有一物焉。但不名之爲人而已。故予以爲氣之清者爲神氣之濁者爲鬼。介乎神鬼之間者爲人。故人可以爲神爲鬼亦視其所秉之氣爲何如耳。余十二歲時嘗聞先伯述金壇縣署之衙神及鬼聲冤二事。由今思之其事或有因也。先伯語予曰。予知金壇縣事時接篆之日。胥吏奉香楮請循例祭衙神。予以事屬迷信置不理。入夜假寐室中忽吏人入白。有客見謁。予遂出迓。則絳衣烏帽赫然爲前明之人也。予駭而醒。亦殊不以爲異。翌日聞士紳述故事。則明末某公實殉難於此。室外階石之左有花臺。一卽其埋骨處也。縣署之東有土阜隆然。登樓可望。一夜魚更已再躍。月明星稀。銀河亘天。予與幕友某君憑欄遠眺。以翫西樓之月。某君忽驚曰。明

今縣署乃故學院  
改相傳爲前明縣  
署某公全殉難於  
城下今花台  
拾野聞於志乘  
存惟不見於太  
吏言因原作空  
署在金沙台  
之實作空聞  
予尙於丞

日命案至矣。不見土阜之上。有一黑物。躍躍然自草中出耶。此爲鬼物。每出現。則明日必有慘案發生。其驗乃如商羊之舞。靈鐘之鳴。予笑其妄。而凌晨盥漱未已。檢驗吏已入侍矣。先伯性剛直。生平闢邪說甚力。獨於此二事。則津津道之。謂其中亦有物理存焉。予生也晚。惜未聞其後論。至今思之。母亦天地之氣使然歟。彼絳衣烏帽之人。爲國而死。正氣昭然。宜乎此爲神也。而土阜之上。應時而現之鬼物。得毋爲厲氣歟。厲氣忽鍾於人。於是心膽橫決。殺人乃不眨眼。而慘案出矣。或謂慘死之人。冤氣不散。乃憑藉一物。出沒於楓林月黑之時。此理亦通。吾非好爲迷信之談。以其事近哲理。故筆記之。以當豆棚閒話。亦以誌吾先人之遺言也。

附原作

(甲50分)

孔子不言怪力亂神。其所以不言者。乃非不言。而不足以與常人言也。常人少所見而多所怪。每謂耳不能聞。目不能見。無形無色。不足據憑者。孔子不屑言之也。殊不知神爲天地之清氣。鬼爲天地之濁氣。飄渺無常。可隱可現。不若人具肉體。祇能現而不能隱也。余十二歲時。曾聞先伯有云。金壇署之衙神及鬼聲冤二事。迨今證之。鬼神均一種氣體。絕非無。有可無。疑義。先伯曾署江蘇金壇縣知事。當接篆之日。須照舊例祭衙神。而先伯破除迷信。以爲宰治是邦。表率一方。國計民生。當務之急。而百政未施。首祭神大非所以警邪僻示正道也。絕對排除舊例。爲我當務之急。何必人所爲者。我須爲也。則該日之接篆。非昔日之接篆。香烟繚繞矣。一日無話。轉瞬已交夜色。公事房中有一肅然靜坐者。乃縣長公餘之暇。假寐室中也。忽見役人入稟。有客求謁。縣長整衣迓迎。客衣紅袍冠紗帽。全係明代服制。以賓主之禮就座。略爲寒暄。卽展詢邦族。客曰。予乃本衙衙神。特來拜謁耳。語

該字惟公文中  
不宜用於別種文字  
此爲白話小說何可  
用於文言

畢。卽忽忽告辭。縣長愕然。不覺矇矇。醒則四顧無人。惟有孤燈一盞。熑熑滿室。而

客不知何所在也。噫。此事固可尋味。而晝日言及筭神。諺所謂心頭想之所致之。

或許然也。尙不足奇。

而最可奇者。惟鬼聲冤一事。頗可動人聽聞。

縣署之前。高山

金壇城中惟有土阜。並無高山。

矗然。署與山相距里餘。署內舉目即可望其山巔。一日夜晚。時交二鼓。月明星稀。

銀河在天。縣長與一幕友散步庭中。籌商要事。忽見幕友驚曰。人命訴訟。明日必

生矣。不見夫署前山巔。有一黑物。躍躍乎。蓋每逢搶殺案件。先一夜。該山必見黑

物。然非案案如此。十或一二。有則必見。告發可斷言也。有時夜靜風順。啾啾哀悽

之聲。直達耳鼓。豎人毛髮。不寒而慄。如此例有年矣。足爲人命案件之兆。今夜來

聲冤矣。候明日之告發可也。縣長爲一方人民之父母。何堪遭此慘聞。一夜未安。

輾轉不寐。鳴雞唱曉。東方向曙。而縣長起矣。少頃差役入報。距城幾里之某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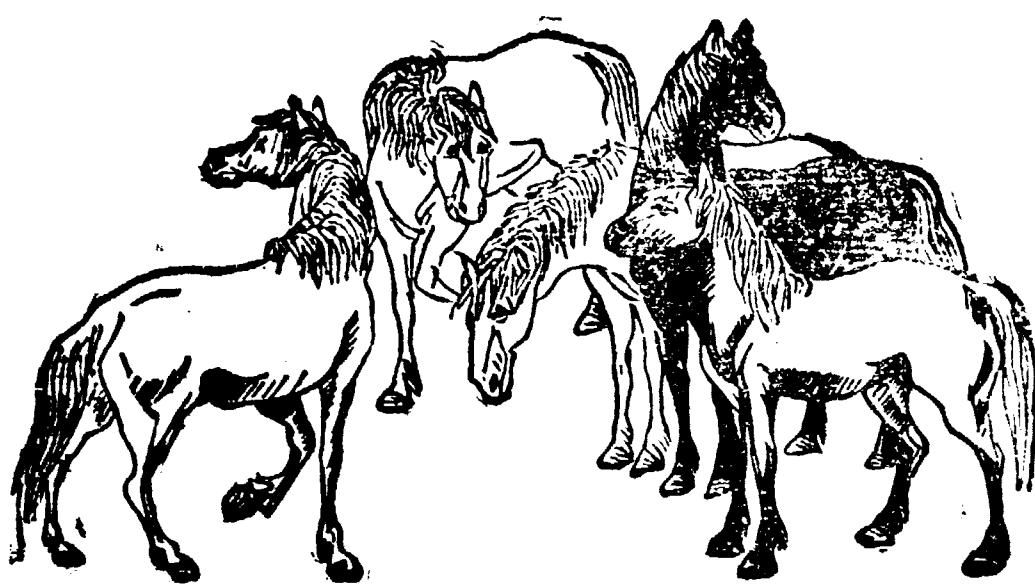
（通篇無雜敘事措辭。多嫌未當。）行客被賊搶殺。噫。何竟驗昨夜之言。如此其速也。綜上

文苑導游錄 筆記一

八

丁巳七月

觀之。神也。鬼也。有歟無歟。吾是以不信而又信也。



# 文苑導游錄（第八種第一卷）

## ◎小說一（丁巳七月份）

天虛我生潤文

劉介盦

小説專娘哀史

袁情

用賦比體作小說引  
子終非本色以原本  
如是姑仍之

乍因輕浪疊晴沙。只趁回風擁釣槎。莫怪狂蹤易漂泊。前身不合  
是楊花。』此非爲浮萍寫其漂泊之苦況耶。『微根無所綴。細葉  
詎須莖。』此非爲浮萍寫其無依之苦況耶。雖然若萍之漂泊無  
依。古人猶有『願爲浮萍草。託身寄清池。』之想。則萍之漂泊無  
依。庸無傷也。乃有一物焉。其托根也相似。其漂泊也相同。其無依  
也亦相同。而跡其身世。則徒遨寵於荒淫之主。徒戀懷於羈旅之  
人。猶且見擯於不學之蔡朗。招怨於寡識之鄉豪。是其遭逢之不  
幸。視萍又何如耶。嗚呼諸君當知。妾名非他。正不幸而爲尊也。妾

非羨萍而惡尊。蓋妾之所以發斯言者。妾正有所感也。妾不幸而遭際如萍。身世如尊。顧又不能托身清池。妾遂不得不抑尊而揚萍矣。諸君苟不以薄命人爲可憎者。則當含淚忍痛。一訴其梗概於諸君。

妾之籍貫。妾無知也。妾之姓氏。妾亦無知也。生我之父若母。妾無得而知之。產我之年與月。妾亦無得而知之。以人皆呼爲尊娘。乃知我名爲尊。以養我之義父。婁其姓。則亦加我姓爲婁氏。婁氏云乎哉。尊娘云乎哉。婁氏非我之眞姓也。尊娘非我生父之命名也。嗚呼。諸君言念及此。妾深怪夫義父之命名。胡不可名而乃名我。以尊。嗟乎。呼驢。則驢。呼馬。則馬。名我爲尊。我遂終其身而爲尊甯。不哀哉。古人命名。必擇其義。良有以也。而我之名。亦且無自擇之。

權。不。尤。可。傷。乎。雖然。名。與。運。固。無。關。也。惟。是。冥。冥。之。中。似。有。主。宰。  
必。使。余。之。名。副。其。實。余。生。遂。無。餘。倖。蓋。予。墮。地。之。日。生。我。者。卽。不。  
恩。我。不。溺。於。水。不。養。於。家。而。乃。棄。之。於。途。故。予。身。雖。爲。父。母。所。生。  
亦。即。等。於。無。父。無。母。之。天。產。物。耳。名。之。曰。尊。於。義。亦。稱。

寫賈人舉動宜以社  
會心理體貼出之

吳中賈人，妻承先者，家尙溫飽。年近知非，而猶抱伯道無兒之歎。破曉入市，見有巨彊遺道中，則不得不拾及見爲妾，則大失望。既念值亦千金，慰情聊勝，乃以付之。其妻，妻氏戴予，稱之爲母。初不知非所生也。倏春倏秋，妾以嬰孩一變，而爲卵角女矣。時已七歲，乃入某校肄業。荏苒七年，幸卒兩等之業。於是居家庭間，以鍼黹助甘旨，樂融融然。不知有所苦。義父母之寵愛予者，亦彌甚。鄰人恒語曰：東家之螟蛉女，真幾生修到者。予因而知予爲棄兒，然感

四 丁巳七月

義父母鞠育之恩。乃益深矣。日居月諸。妾年漸長。而畢生之磨難。亦卽隨之而來。蓋義父以盼得半子。欲贅一髡。以娛晚境。是固二老之善意。初不料禍根卽種於此。良緣未結。而孽障先來。妾命誠薄於紙矣。孽障爲誰。車久功也。禍根維何。車久功之陰謀也。

車久功者。義父之世侄。吳中之無賴也。不務正業。專事遊蕩。善媚工譖。遇者輒爲所惑。偶見妾。卽謀自荐。倩水上人達意於義父。義父惡其遊蕩。不之允。遂結怨於小人。而妾之一部慘史。遂於此時在車久功之編輯中矣。

閏數月。有蔣郎者。央人執柯。義父探其人品誠篤。且亦爲商人。家世頗殷實。遂結絲蘿焉。久功妒蔣郎之捷足。乃以巧言告吾義母曰。養女贅婿。難免異心。一旦引籬飛去。二老將何依乎。以吾思之。

婚書當握於二老之手。勿輕與之。庶足以繫其心。而平時督察宜嚴。或可防患於萬一。夫婦人信讒。幾成公例。而年老之婦人。其耳根。乃尤軟。聞此讒言。以爲忠告。遂索我兩人之婚書。局之篋中。曰。此汝二人百年之券也。若或失之。卽同陌路。吾當爲汝二人保存之。予心雖笑其愚。顧不敢違其命。蓋念婚姻既成。死生以之。豈必仗此一紙符。爲白頭之證哉。

蔣郎旣入贅。秉其誠篤之性。以待二老。然蔣郎之侍奉益謹。而久功之讒言亦愈逞。日以離間骨肉爲事。謂予二人之所以殷勤者。實欲騙取婚書。一旦得手。必遠舉而高飛。義母信之。乃下戒嚴之令。不奉召。且不許蔣郎入中堂。義父雖尙明理。然以惕於閻威。辭色遂不稍假。會革命事起。金融恐慌。義父之商業衰落。蔣郎亦爲

時勢所迫。罷業賦閑。家用浩繁。所入不敷所出。由是一家之中。長日惟聞嗟歎聲矣。而久功復譖於義母曰。蔣郎者。人咸呼之曰彗星。照臨之處。無不立敗。試觀某號當渠未爲其夥之前。何等煊赫。及至彗星一照。遂瓦解而山崩。今此彗星。乃照家庭之中。是無怪其餽殮不給矣。然我敢爲預言。更數年者。此屋亦不爲母家有矣。不觀門楣間塵積寸許。盡作晦色耶。夫失意之人。所懼者。卽恐錐無地。無聆此一席話。警惕似有所悟。則恍然曰。吾誤矣。吾家乃有否運之神。吾悔不先卜也。而今奈何。顧又不能標諸大門之外。則惟蓄怨含憤。眈眈以視蔣郎。自是而後。食則唾罵。交至勢難下咽。居則白眼頻來。不克安坐。不數月而蔣郎病矣。病且劇。妾欲爲之醫治。則又無此權能。惟有坐視其枯槁憔悴而已。妾嘗勸其逕入。

醫院。而蔣郎之心。懸懸于妾。謂甯死不暫離也。妾乃無奈。一對可憐蟲。日夕惟以淚珠洗面。二老覩此情狀。恐妾成病。失其晚年依靠。則勸予曰。人盡可夫。彼卽死。汝豈遂終身寡哉。彼彗星者。徒苦兒耳。良不如早死。嗟乎諸君。妾雖微賤。敢失貞操。以貽世羞。予聞是言。覺其鶻突不倫。然如迅電貫耳。已不及掩而無聞。心頭之痛。則如萬弩。一的已紛碎矣。(未完)

附原作

(用80分)

乍因輕浪疊晴沙。只趁回風擁釣槎。莫怪狂蹤易漂泊。前身不合是楊花。此非寫水萍漂泊之苦况耶。『微根無所綴。細葉詎須莖。』此非寫水萍無依之苦況耶。雖然。若萍之漂泊無依。古人猶有『願爲浮萍艸。託身寄清池』之想。則萍之漂泊無依。猶爲絕世清高之品也。若早夕與萍爲伍之蓴。即不能望其項背矣。淇

着意為文即不免有  
矯揉造作之氣

漂泊也同萍。其無依也同萍。而其稍自慰者。徒邀寵於淫蕩之主。戀懷於羈旅之人。猶且見擯於不學之蔡朗。招怨於寡識之鄉豪。其遭逢視水萍爲何如耶。嗚呼。諸君乎。妾非厚萍而薄尊也。妾非美萍而惡尊也。蓋妾之所以發斯言者。正妾之有所感也。妾不幸而不能遭萍之所遇。而竟遭尊之所遇。故妾不得不抑尊而揚萍矣。諸君乎。亦知妾之命意乎。亦知妾之苦痛乎。妾當含淚忍痛而訴於諸君之前。諸君其憐憫否耶。

妾之籍貫。妾不知也。妾之姓氏。妾亦不知也。生我之父若母。妾不得而知之。產我之年若月。妾亦不得而知之。惟人皆以尊娘呼我。則知我名爲尊娘。養我之義父。婁其姓。則亦加我姓爲婁氏。婁氏云乎哉。尊娘云乎哉。婁氏非我之真姓也。尊娘非我生父之所名也。我義父名之也。嗚呼諸君。言念及此。妾將埋怨於名我之義父。不以萍名我而以婁名我也。嗚呼噫嘻。一名之微。竟成讖語。古人取名以慎良。

有以也。雖然名與運固無關也。吾復何怨。第吾之遭遇恰如草也。一若冥冥中  
有神主宰其間必使余之名與實符。則余乃不得不怨名我之義父矣。嗚呼。妾自  
呱呱墮地。生我者不養之於家。更不置之於死。而偏棄之於途。乃因我之愁城溺  
我以苦。則妾之命也奚似。天造耶。人爲耶。余亦不得而知矣。

吳中賈人妻承先者。家尙溫飽。年逾不惑。祇以繞膝乏人。頗憂寂寞。道中見妾身。  
喜出望外。乃拾而撫養之。視若掌珠。義母戴氏。亦愛護周至。飢者易爲食。渴者易  
爲飲。一轉瞬間。春秋幾易。妾以嬰孩一變而爲卯角女矣。乃入某校肄業。初小畢  
業。繼以高小。高小畢業。則深居閨闥。從事鍼黹。在校得諸友之親愛。在家得義父  
母之寵恤。鄰家之美余者。感曰。若東家之螟蛉女。眞前生敲穿木魚者也。妾亦自  
以爲遭逢之美。蔑以加矣。詎知事有大謬不然者。妾之年漸長。乃竟甘盡苦來。從  
茲而後。妾之樂境。竟隨光陰以去。而妾之苦况。復擁時而來。嗚呼諸君。我言及此。

淚涔涔下矣。

小説中夾雜四六既不工緻便成骨骸

蓋義父以未得麟兒欲贅一婿以娛晚境是亦二老所當出此而亦小子所當曲順者也乃遍覓才郎難中雀屏之選何來快婿堪聯鴛牒之盟禍基於漸從此竟種毒根天慣妬情無端飛來孽障孽障爲誰車久功也毒根維何車久功之陰謀也。

所謂車久功者義父之世侄吳中之無賴也不務正業專事遊蕩工媚善譖遇者輒爲所惑美妾清淡妄思染指倩人作伐義父惡其遊蕩不肯遽允不料從此遂每一段終必以太息殊惹人厭

結怨於小人而妾之一部慘史乃出於小人之手矣嗚呼奸人弄計抑何險耶

閱數月有蔣郎者央人執柯義父探其人品誠篤且爲吳中商界中堅分子遂結絲蘿久功妒蔣郎之捷足乃以巧言告我義母曰養女贅婿難免異心倘一旦分飛二老得母依然寂寂耶一切婚書等件當手握之以繫其心言語行動之間當

嚴勵待之。以抑其志。庶可以防後患於萬一。婦人信讒。幾成公例。况以婦人而兼老邁耶。一聞此語。奉爲圭臬。以告義父。義父亦韙其言。讒言既中。久功遂得所乘矣。

神仙傳以丈母爲泰山水。孫持正曰俗呼妻泰父爲岳丈。以泰山有義人峯。丈人觀也。呼妻母爲泰水。此何義耶。

蔣郎旣入贅。秉其誠篤之性。侍泰山泰水。無異嚴父慈母。然而久功屢以讒言相進。離間翁婿。謂王莽謙恭。豈是本色。義父嬉笑。實懷異心。彼二人之所以殷勤服事者。欲騙取婚書等件。倘一旦落於渠手。當遠飛之不暇。豈復能如今日之順從乎。母其善防之。母墜其術。義母旣信之深。乃下戒嚴之令。謹防余二人之竊取。且言辭待遇之間。亦日加嚴厲矣。但妾等固小子也。長者嚴厲。卽所以教妾等。日後立身地步。安敢稍有怨懟。然日甚一日。實有令人難堪者矣。

幸義父此時尙明事理。雖防之綦嚴。實尙愛憐。妾也會革命起事。金融恐慌。而義父之商業。遂逐漸衰落矣。三數年來。不克復振。蔣郎亦因時勢賦閑。家用浩大。入

施晉

不敷出。一家怡怡和和之狀態。乃變爲抑抑鬱鬱之景象矣。詎知久功以奢願未償。欲必置蔣郎于一死。始快乃心。乃復譖於義母曰。蔣郎者人咸呼之曰走家敗。試觀某號。於渠未來之前。何等煊赫。不數年竟致蕭條。若是母家於渠未來之前。歲入千計。今則各號虧折。日用且慮不給。養此薄福郎行將見母家一門爲餓殍矣。若不卽圖之後患。依於胡底。噫失意人聆此一席話。未有不情投意合者。況加以義母之無主腦者乎。乃以是言告諸義父。義父亦迷信者流。深然其說。於是惡蔣郎矣。并惡及妾矣。第妾二老固恃爲晚年依靠者也。縱惡之實未嘗虐待。而對於蔣郎之殘酷。實難寓目。嗚呼諸君。蔣郎非妾之同命鳥乎。目覩斯情。能不心酸。然而蔣郎亦徒嘆已命之不猶。不敢稍露怨態。謹慎將事。期獲二老歡心於萬一。然而讒言在耳。勢無挽回之餘地矣。

自是而後。蔣郎食則唾罵交至。勢難下咽。居則白眼頻來。不克安坐。不數月而蔣

殘酷無徵着筆過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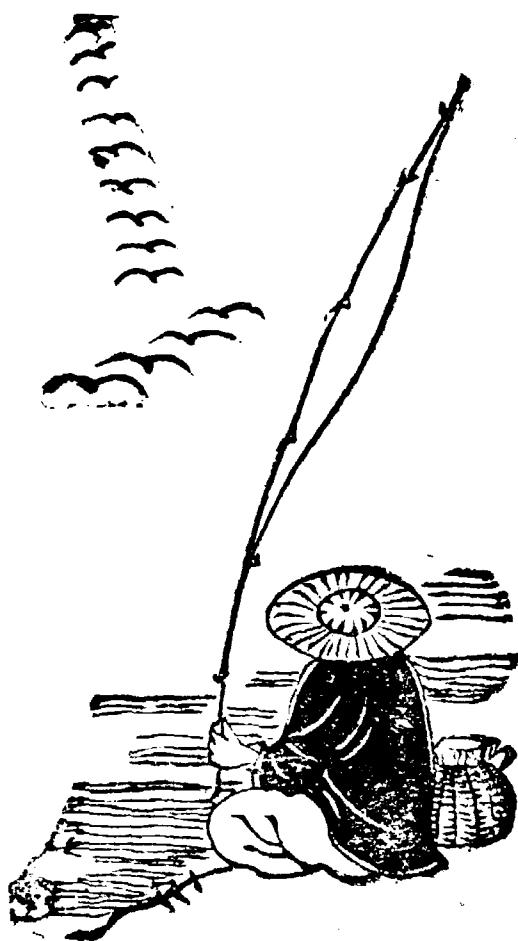
他去二字殊屬突兀  
不近情

郎病矣。病且劇矣。妾欲爲之醫治。則無權能。惟有坐視其枯槁憔悴而已。勸之他去。則以妾爲懸懸。且云甯作冤鬼。不甘負義。妾亦出於無奈。一對可憐蟲。日夕惟以淚珠洗臉。二老覩此情形。恐妾成病。失其晚年依靠。乃宣示其意曰。人盡夫也。天下丈夫。豈病死所能盡哉。彼碌碌者。徒苦兒耳。嗚呼。妾雖微賤。敢失貞操。以貽世羞耶。予一聞是言。如迅雷貫耳。掩亦不及矣。(未完)



文苑導游錄 小說一

一四 丁巳七月



# 文苑導游錄（第九種第一卷）

◎古文講解一（丁巳七月份）

天虛我生潤文

周劍青問中學新國文

青孱弱善病。日從事於藥爐茶竈間。舊雨不來。寂寥欲絕。幼弟偶自塾中歸。手一編索講解。欣然應之。及展視。蓋中國新國文。吳縣陸基先生編。中國圖書公司出版者也。濶覽數行。障礙百出。學殖荒落。又力不足以儲書。以致瞠目莫對。誠足愧也。先生誨人不倦。有叩則鳴。茲將疑義列後。或能明以教我乎。

(一)第一冊第三頁北堂侍膳圖記。青按北堂稱人母也。侍膳是否侍側。膳字何解。  
(答)膳饑二字通。謂於北堂侍奉其母之飲食也。

(二)第一冊第五頁吳敏樹聽雨樓記。首三句度字。是否作量字解。顯字是否作露字解。其意是否即量地不甚廣大。而收納之風景富且遠者。獨高且露出之處爲然。

聽雨樓原文附刊於  
後

之意。

(答)誠如所解亦通。惟細譯原文語氣直至『弗敢信之』純用反托。則此度字實當作忖度之度字解。

(三)樓名聽雨。取唐人韋應物詩語。此詩無書可查。祇見韋示全真元常詩。寧知風雪夜復此對床眠。但無風雨字。亦無聽字。似非此詩。

(答)全真元常爲趙氏生。乃韋應物異母兄弟也。其全集中對雨詩雖多。但對牀二字。允惟此句。或謂雪本雨字之誤。然全唐詩固作雪字。與雨無涉。陸基註實由下文附會。

(四)蘇氏弟兄誦唐人詩語。謂卽韋詩。是又不知韋之何詩。而有風雨對床之約。豈卽蘇軾雨中作示子由云。對床空悠悠。夜雨今蕭瑟句耶。乞明教之。

(答)樓名聽雨。實取蘇詩。蘇氏因誦韋詩而有對床夜雨之句。故謂蘇詩本於韋語。則

可謂樓名本於韋詩。則不可也。試讀原文。即側重於對榻二字。並不自言以韋詩名樓。其下眉山云云。蓋承而名一句。是其取義。實取蘇詩。非取韋語明矣。陸氏於此句分段實謬。觀其下文。蓋以蘇氏兄弟不護如其對床聽雨之願。私以爲戒。而名樓以爲之記云云。卽知與韋詩實無涉也。

范作論文至當特附  
刊於後  
(五)第一冊第十五頁。范韓與人論學文之法。范韓是否清初人。其歷史無查考處。敬乞賜答。又第十八頁第三行第五句。天才之不近二字。未知何解。

(答)范韓當是近人。斷非清初。觀其年假開學等語。卽知爲近人。語文後無備考。正與張謇等同。惟其歷史。抑則未詳。似於報端嘗一見。之已不能憶。不近云者。謂其天賦之材。不近於文學耳。

(六)第一冊第二十五頁。戴名世種樹說序。第六行。『非可望於澆淳散樸之世道也』

澆淳散樸。本後漢書循史傳。澆薄也。淳散樸三字。不知何解。

(答)淳猶純厚也。澆淳者猶言不淳而澆。樸木理之完密者也。散樸者猶言不樸而散。謂人心則不淳而澆。物理則不樸而散。世道蓋已去古遠矣。淳樸皆古道也。

(七)第一冊第四十八頁戴名世李逢亨傳第一行『爲國子生』句按晉立國子學北齊曰國子寺隋煬又改爲監。卽國學也。清末始廢。疑國子生爲國學生之誤。然否。『與其兄伯及其弟叔季』句旣言兄矣。何以下添伯字。旣云弟矣。何以下綴叔季字。有謂卽其兄弟之名者。此說青不敢信。

(答)國子乃周之舊名。周禮師氏以三德三行敎國子。是其名實始於周。歷代雖有因革。至明而定爲國子監。監者監舍也。猶今之稱學校。譬如國子監爲師範學校。則稱國子生。猶之稱師範生。自無不可。大凡職官之稱。多推原取古。其名實始於周。故稱國子。非誤。伯叔季乃兄弟行也。周有八士。卽以伯仲叔季爲行次。李逢亨行二。故稱長兄曰伯。稱其三四兩弟曰叔。曰季。猶言與其兄老大。及其弟老二老三老四

也。

(八)第一冊第五十二頁。方苞宣左人哀辭。左人不知何姓。其歷史亦不知奚若。而題中一宣字尤不明白。其末段辭共六句。祇覺悱惻動人。而不清徹其字義。倘蒙逐句批解之。則感激靡涯矣。

(答)左人卽姓宣。不過一塾師。故其哀辭亦無歷史可叙。其辭以白話解之。則猶曰。可嘆爾精誠靈爽。雖然炯炯如生。但至今日。過陰消鬼滅。變爲野土一堆。閉塞了爾我二人心坎中的許多期望之路。永遠存着個相思相望的心。抱恨於終古。惟此間之山川原壤。頗美亦頗可樂。汝在時亦如避世之人。不與世近。則汝今死亦猶作客而歸其故居。並且將人世上的種種糾纏都已解脫。汝因此而得安然高枕。則又何所用其悲哉。又原本邗江均誤爲刊。且復加以音註。殊誤後學。

附吳敏樹聽雨樓記原文

方望溪哀宣左人辭  
嗟子精爽之炯然辭  
兮今已陰爲黃士閉  
兩心之所期兮永相閉  
望於終古川原信美  
而可樂兮生如避  
死歸解人世之糾纏  
兮得甘寢其何悲

括弧之夾註係原本  
非初所註

度地不廣大。而攬納宏遠者。惟高且顯者爲然。而山村隕集。非有平皋曠壤通川之流。而其爲山岡阜堆複無巖竇泉石之奇。峰嶺之秀。加以屋舍煙火之湊密。兒童雞犬之聲。雜聞於耳。若此而求爲堂房林院之勝。以資讀書之暇娛者。蓋難言之。余之居適類是。常憾之。欲別遷徙。而非可猝爲。則時取古人詩歌文字之所言。意中狀擬之。或張圖畫壁間。坐臥如有之。然余村之西南。洞庭之別浦也。遠樹外。常見湖光。水盛時又近。而磊石之山。浮動乎其前也。東北則雲峰疊起。數十百里。隱見皆可得。惜其蔽於近。無以發露之耳。(以上從空中籠取下文)

余之讀書山齋者。故基於山川最高。其上多屋舍。而家之人析有之地不可以敝。一日。余弟雲松。指其西隅草屋數間。廝傭所居者。曰。此可改而爲也。用力不大勞。而得景。當殊異。余弗敢信之。且止以隘。不聽。遂鑿其垣爲門。向山間崇而重之。以爲之樓。斬竹木。剔土數尺。廣數丈。長竟畝。而爲之圃。以當其門。圃中移蒔花木。略

具。而房樓連間。疏達明潔。纔兩月工成。余喜而上於樓。以觀則凡湖與山之獻於欄檻而入於窗牖者。向未知其有於此也。而村落附近之墟田疇之上。山溪之間。曲折耕夫樵人之在目。抑非常見之狀。於是與雲松對設榻。樓上度書而讀之。而名其樓聽雨也。（以上記樓之成聽雨二字取唐人韋應物詩語也）

昔眉山蘇氏兄弟少時。誦唐人詩語。（卽韋詩）而有風雨對牀之約。其後各宦遊四方。終身吟想其語。以相歎息。二蘇公之賢。非余兄弟所敢妄擬。而其欲常聚處之意。則同也。顧今方從事科舉。其或得之。將亦不能無爲四方之人。故以二公之不獲如志。私以爲戒。而名樓以爲之記。他年或敢忘諸。謂此樓何。（以上願他年不忘此樓是後一層）

謂忘兄弟非忘樓也  
原註誤解其意

### 節錄范禕與人論學文之法

一曰讀法。人生應讀之書夥矣。卽以文學言之。周秦以來二十四朝之作者。爲四

是誠名言足爲讀書  
學文之捷徑

庫所著錄已浩如煙海窮畢生之力以讀之尙虞其不足矣於是凡讀者不得不不出於選已不能選則取古人之選本讀之選本不必皆善則取善本而讀之善本所選不必盡如吾意則又取合意者而讀之在此層累之下其所讀之數必不多數旣不多則讀之能熟讀之熟而作者之精神與讀者之精神訴合無間他日爲文乃舉乎其有得沛然其自行矣此精選熟讀之效也今之後生皆不善讀（甲）亂讀而不知選（乙）雜讀而不求熟而不熟之患尤甚於不選蓋文有文境詩有詩境更析言之則昌黎之文有昌黎之文境決不同於柳州少陵之詩有少陵之詩境萬不同於太白倘非反覆涵泳沈潛玩索又烏能得其境於心目間握管而追之耶無境之文與詩則土白山歌之類而已矣不足以語文學也（舉乎高貌或作墨墨然在望形容高也）

二曰看法既讀矣何必看請先言讀與看之別書有不必讀而不可不看者此謂

說得透澈之至

讀當成誦而看祇過目也。其別一文有不宜於讀而祇宜於看者。此謂讀必出聲調而看則僅求意義也。其別二以此二別故看之範圍可廣於讀。左馬兩漢三國之史皆可選而讀。自晉而後則大都適於看而不適於讀矣。近代之文有斐然可觀而不耐。一讀者而可讀之文則有天然之音韻存乎其中。學文而不知此於斯道終覺茫如也。然於讀之外有看以博聞強記之功屬之世界之書古今中外無不當看。隨其所遇毋虛光陰可矣。惟是一書到手必先得提要之方則首觀其序引次檢其目錄。書之大概已瞭然於胸而後孰當詳孰當略孰可恝置不致妄費有用之工夫於無益之文字矣。且學者所看書不多於各種學問之門徑未能清澈以致所看之書毫無頭緒耳。若積之既久門徑一熟則未見之書尙不難逆料其內容而於所看者其程功之速又必能擷精華而棄糟粕要豈待言哉。

三曰作法。從以上之讀法與看法其於作也不難矣。舍讀法看法而言作法則吾

此境誠然但初以爲  
多作必待多讀多看  
之後始可試作否則  
勉強淩成終見苦趣  
而無樂趣則厭心生  
矣

不知也。猶記幼時年假數十日。至開學第一次作文期。則艱苦倍蓰。迨稍長。知讀書之要。雖年假而手未嘗釋卷也。則艱苦之境。亦澹忘而不再遇。可見作無法也。時習卽其法。每當多讀之際。一沈吟間。雖無文字而嘗若有一篇無形之文字。其態度波瀾似我所讀而湧現於眼前。每當多看之際。一掩卷時。雖無意想而嘗若有一種可喜之新理由。我所看者。紬繹而出。適然其欲語古人無以名之名之曰。書味。蓋書味者。作文之原泉也。書而無味。作文焉能有味乎。未能文者。恆嫌詞不達。意既不能文者。恆苦詞不逮。意二者之病。皆在不時習。蓋不達之故。由於使用虛字。之不靈。不逮之故。由於使用形容字。之不適。而非書味。蓋然之一法。固無以鍼膏肓而起其廢疾也。(適然氣行貌音由益盛貌)

要而言之。文學之事。半由於天才。半由於人力。天才之不近者。姑無論。以中人之資。而誤於人力之不施。或施之而失其方。遂致蹉跎無成。年華老大。方言滿口。短

此語誠然

札。情人殊可憫也。且爲一國之國民而不通知其本國之文字。猶傲然自負。欲附於上流人物之列。何其無恥也。甚至弁髦其本國之文字。而崇拜他人。是亡國奴虜之行爲。豈所望於愛國之青年哉。古今論文之書。自陸機劉勰而下。汗牛充棟。研究非易。裨益無多。今姑以不佞所得者言之。或可爲有志者之一助爾。其有誤謬。尚祈賜教。以盡往復。

### 答許志斂問古文

(問)待漏院記『五刑未措』措字何解。

(答)此措字。卽中庸『學之弗能弗措也』之措字義同。謂廢置而不用也。

(問)嚴先生祠堂記。『握赤符乘六龍』何解。

(答)赤符者。赤文之天書也。古人多迷信。謂天子必受命於天。故以此爲徵兆。六龍本於易乾卦繫辭。『時乘六龍以御天』。蓋六爻皆陽。其象乃如六龍。聖人應時而

生乘之以御天下。乃天子卽位之謂也。

(又)『臣妾億兆』何解。

(答)臣妾謂爲臣者類如妾婦。惟有阿諛曲從以事天子。億兆者言其衆多也。其時光武中興雲合景從天下皆歸爲其臣妾。惟先生獨以氣節傲之。

(又)蠱之上九屯之初九云云何解。

(答)蠱易卦名也。巽下艮上。其象爲三三。凡卦爻屬於乾者其象爲一。是爲陽。其數九。屬於坤者其象爲二。是爲陰。其數六。凡卜先得初爻。即記於下。更得二爻三爻。再加其上。如造塔然。自下而上。至第六爻止。故第六爻爲上爻。此卦之上爻爲九。上九之爻辭有『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之句。故謂先生之傲天子正以易爲法也。屯亦卦名。震下坎上。其象爲三三。故初爻爲九。繫辭有『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之句。故謂光武之禮先生亦正以易爲法也。

(問)快哉亭記『收會稽之餘功』會稽是否地名。

(答)此會稽二字。係指簿書錢穀而言。猶今之『會計』二字也。並非地名。

(又)將蓬戶甕牖何解。

(答)將字含有『將來即使』之義。猶言將來即使處於茅屋之中。甕戶之內。雖極卑小狹隘。亦無所不快。而况乎云云。

答方爾端問古文

句爲妥。

(問)古文筆法。待漏院記中有『相君至此』句。而古文釋義則爲相君至止。究以何句爲妥。

(答)至止二字。係本葩經。較至此爲文。宜從至止。

(問)嚴先生祠堂記。有『以奉祠祀』句。而釋義中又爲『以奉祠事』。敢請示正。

(答)祠事義較祠祀爲廣。宜從祠事。

(問)喜雨亭記『雨麥于岐山之陽』雨麥何解。

(答)謂種麥時得好雨也。但兒時聞陸蓮詩太史譜。謂雨麥與下文雨玉雨粟相映。實係天雨麥也。不則徧地皆應得雨。何獨限於岐山之陽。但初考之宋史。未見有此。雖理由充足。不敢信其固然。

(問)快哉亭記『江出西陵』出字作何解。

(答)謂長江流出黃州而後始得云云。此出字。『與雲出岫而無心』之出字同。

(問)快哉亭記『舉目而足』足字何解。

(答)足猶完全也。謂一舉目間。而得完全攬其勝境。此足字。與小雅『既靁既足』之足字同。

答許志數問客山記一節

(問)客山記自『夫人之爲客難矣』至『詠信宿乎』一段。意甚晦澀。乞先生逐句

解之。

(答)客山記作法雖佳。而筆致殊拙。可讀而不可學。蓋文章終以曉暢明達爲貴。其引經據典者。終爲迂儒口吻。食古不化。落下乘矣。茲就舉問一節。逐句解答如左。

(一)易之旅。以言客也。旅卦名。艮下離上。其象爲山上有火。不可居也。故當作客而爲旅。旅卦即所以言客也。

(二)初爲瑣瑣。初、初爻也。卦象自下而上。合六爻而成。卦旅爲三三。其初爻爲六。故曰初六。瑣瑣者。謂其陰柔寡斷。所以取災咎也。

(三)三爲焚次。三。三爻也。艮爲二。初爻爲一。故曰初六。二爻爲二。故曰六二。三爻爲一。故曰九三。加一陽於二陰之上。是陽盛極也。故其象爲焚次者。旅舍也。左傳以再宿爲信。三宿爲次。蓋旅舍於此非一日矣。焚次者。謂其旅舍被火焚矣。

(四)四雖得資斧。而心不快。四。四爻也。三三自下數上。其第四爻爲一。爲陽。故曰九

四原文云。『旅于處。雖得資斧。我心不快。』謂九三已焚其次。喪其僮僕。今雖得資斧。而于心終怏怏也。俗稱盤川錢爲資斧。即本此。

(五)上曰。鳥焚巢。而先笑。後咷。上最上之一爻也。三三之上爻爲陽。故曰上九。陽極而仍遇陽。九其象爲窮。故原文云。『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咷。喪牛於易凶。』蓋陽九在上。其勢必焚高處之物。鳥巢自焚。旅人不禁失笑。以爲無關於己。不知其牛已因此而逃。於是號咷而哭喪者亡也。易者。謂忽易於不覺也。故凶。

(六)其爲即次懷資。而得童僕之貞。射雉矢亡。終獲譽命之來者。有幾哉。此仍本旅卦而言。旅之六爻。惟六二六五爲吉。六二曰。『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謂旅人既至客次。其身畔則懷有資斧。而旅舍中且有童僕供其指揮。即猶至也。與可望而不可即之即字同。懷與懷寶之懷同。貞小吉也。六五曰。『射(音入)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謂旅人以一箭射雉。雉中其箭。帶箭飛去。雖喪失其一箭。然已射中。

人皆謂其射法之佳。於名譽亦頗有得譽者。稱許褒獎之辭也。命猶令也。譽命即猶今之言令譽也。旅之六爻。而惟兩爻爲吉。故曰有幾哉。

(七)至於諸侯云云。本文甚明。可無待解。

(八)然以讀式微施丘之詩。猶不能無痛心焉。爲客其能久乎。式微。見詩邶風。原文云『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發語辭也。微裏也。舊說以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歌式微而勸其歸也。施丘。見邶風。原文云『旣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此詩蓋黎侯之臣。久客於衛。思歸而作。丘者土山也。施者旌施也。前高而後低。施丘者。丘之形狀似施也。登施丘而見葛。葛者植物之一種。誕者闊也。謂葛之節已長大。閱時久矣。叔伯。謂衛之諸臣。何以遲遲而不救。不使其歸也。謂此二詩皆傷心之辭。凡爲客者讀之。有不念故國而思歸者乎。

(九)先其拜樂。令法儀曹爲客卿。樂令太常之官也。儀曹禮部之官也。客卿謂不以

本職而就他事。作人幕賓也。(以下原註甚明)

(十)山靈有知能不爲之歌。戾止詠信宿乎。山靈謂山中之靈物。猶稱山神也。戾止見詩。『魯侯戾止。言觀其旅』。戾來也。止至也。信宿見詩。『公歸不復於女』(音汝)信宿。信宿者。猶言住兩夜也。此皆歡迎之辭。

再上述式微之解釋。係據毛詩本傳。惟栩以爲不然。式者。與論語『式負版者』之式同。即車中憑式之具。猶今藍輿中之靠手版也。微者。與論語『微管仲』之微字同。朱註。微無也。式微者。謂車中無式也。夫黎侯在衛爲客。所乘之車。乃衛君供之。在理當優待。乃並靠手版而無之。是薄待之甚也。故曰式微式微。胡不歸。重言之者。嘵嘵之辭也。惟不敢謂先儒爲誤。故別誌之。

再答方爾端問古文

(一)待漏院記五刑未措之措。前復示謂作廢棄解。據此則解爲五刑未廢。何以下句

反有『欺詐、日深。』似語氣不順者何也。

(答)欺詐不生。則人皆君子。五刑可以廢矣。語本漢文帝紀贊。『幾於刑措。』註。民不犯法。無所刑也。語氣固順。

(二)又三時何解。

(答)三時。即春夏秋也。農於冬日無事故。只三時。語本左傳。『務其三時。』三時。告眚。謂此三時亢旱或霪雨也。

(三)快哉亭記。『長洲之濱故城之墟。』長洲故城何指。

(答)猶言長江之傍舊城之址。非地名也。

(四)睥音匹計切。抑音班。

(答)匹計切音裨。

(五)颯是否音色。

(答)颯。翔風也。宋玉賦。『有風颯然而至。』即此文所本。

(六)振之以清風之振字何解。

(答)振動也。與月令『蟄蟲始振』之振同義。

(七)原毀篇中『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又『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是否作取其一善。不責其二惡。卽其新善。不念其舊惡。舉其一惡。不計其十善。究其舊惡。而不圖其新善解。

(答)此數句均括善與藝言。謂有一藝之能。卽足以取。不必責其兼擅他藝。有一善之可取。卽足以稱良士。不必求其兼有衆善。餘仿此意。

(八)不得爲善之利。利作利益解。抑作利用解。

(答)利益也。惟恐不稱其人。而其人不見爲善之益。則將不爲善矣。

(九)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所謂聞者何指。

(答)聞聲譽也。惟恐其人之聲譽高出我上。故必舉其一短。究其舊惡。以詆毀之。

(十)原道篇中『足乎已無待於外之爲德』請詳爲指解。

(答)卽但求諸己而不求諸人之謂也。

(十一)則夷之夷是否作貶夷解。

(答)夷夷狄也。卽攢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謂。

(十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請詳釋。

(答)卽與同中國之義。猶言彼用夷狄之禮者。則我攢諸四夷之列。反之。則雖夷狄之邦。而明中國之禮者。則我亦以中國之禮待之矣。

(十三)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請解釋。

(答)語出毛詩。但史記建元以來侯表。作戎狄是應。荆荼是徵。荼卽舒。戎狄荆舒皆國名也。毛詩傳曰。膺當也。懲艾也。蓋言西戎北狄。皆服膺於魯。而荆楚之國。亦警於

懲創而知所戒。韓文引此二句殊不當。故別本並上文經曰云云亦刪去不用。但云。『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云云。自較妥。大抵昌黎初稿未嘗斟酌。殆後覺其誤用始刪去耳。

(十四)胥而爲夷也之胥。作何解。

(答)胥皆也。猶言盡天下之人。而皆爲夷狄之人也。

(十五)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是否七情五常。

(答)常恆也。與易繫辭『動靜有常』之常字同。尙書舜典疏。『此事可常行。乃爲五常耳。』七情者。本禮記。謂『喜怒哀樂好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猶言養生則必順夫人情。送死則必盡其常禮也。非常之禮。即佛老之教也。

(十六)郊音交抑音撓。

(答)音交。祭天之禮也。

餘稿過多不及刊入  
顧得分入二集閱者  
諒之

# 文苑導游錄（第十種第一卷）

## ◎詩詞講解一

天虛我生著

### 答金植之間玉谿生無題詩

玉谿詩註者不一。紛紛聚訟莫衷一是。大抵部在字面上硬加註解。未嘗一體作者之本意耳。蓋註書者類皆笨伯。惟擇字面上數字。翻查佩文韻府或駢字類篇淵鑑類函等書。但見兩三字相同。便加注入。可笑孰甚。是豈作者之本心。蓋用典大都假借死典活用。一經鎔鑄。便非本解。若食古而不化。則所成之詩。亦不可讀矣。故初以爲非咏物懷古之詩。實無可註。牽引附會。徒見其無意識耳。馮浩註。雖亦有獨具隻眼處。而武斷附會處亦多。未可概論。總之讀書在乎會心。須體會其作意。未可獺祭而爲引證。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卽此類評註書之謂也。理想爲事實之母。知其事理之必然。出我意想之所及。即爲讀書獨到處。若必以會見何書。而後附和其說。則亦人云亦云。又豈待

我之煩言哉。大凡發前人之所未明者。必待百年而後。乃始有人能指而證之。曰。此爲某某書中所記者也。竹垞影事。夫豈自供。蓋有蛛絲馬跡之可尋。遂亦無能自掩。玉谿之詩亦然。馮孟亭謂其純爲令狐綯而作。然予視之。則殊不盡然。非敢以不肖測賢者。惟其詩則無異於自畫招供。固不必以道義之辭爲之曲辨者也。茲就所問答於左。

玉谿生無題詩索隱

錦瑟一首。馮浩輩均認爲悼亡詩。予則以爲新婚詩也。然其詩實非鳴得意者。蓋正以傷其所歡之將以此而死耳。玉谿本屬意於王茂元次女。以年齡不相當。故以長文字之首句即述此意。錦瑟本只二十五絃。乃無端而一倍之。是此一絃一柱。皆足爲年華老大之比。素女鼓瑟而悲。亦正傷年華耳。莊生夢中爲蝴蝶。天旣曉。則夢當醒。然而猶迷離惝恍。自以爲尙是蝴蝶。正言牀頭人。固非所愛。而夢中則猶以爲是彼人也。望帝春心。乃以自比。謂哀戀無所寄托。則唯托之杜鵑。使啼血以示彼人。滄海二句。當則分

上四下三兩意。上四字謂新婚之景況。比若滄海之月。雖圓而且明。其姊固已美滿。然而珠則有淚。不知其妹之方暗泣也。藍田本產雙玉。今雖春日暖融。狀頗溫存。然而紫玉則已將化爲烟矣。曰生烟。而不曰成烟。正以其人未死耳。安得以莊生二字。斷爲鼓盆之意。至強解錦瑟斷絃致化二十五絃爲五十者。尤爲穿鑿。不可信也。此情可待成追憶二句。並非溯其旣往。正因現在而慮將來。故曰可待。而不曰可奈。猶言此種情景。何可待至日後再來追憶。只在現今時節。已自不禁惘然矣。蓋當時二字。正與當場之意同。可待云云者。直謂若待其人死後。而成追憶之事耳。

昨夜一首。則在茂元移鎮河陽。義山得侍御史時。仍爲其妻妹而作也。昨夜如牛女相見。而風景猶在日前。但今日則汝在畫樓之西。我在桂堂之東。其時蓋設赴任之讌。男女雖隔座。然相距不遠。彷彿猶可相望。故兩人之身。雖無彩鳳之翼。雙飛而近。而兩人之心。則如靈犀之角。一點可通。卿在樓西方。與女伴爲藏鈞之戲。我在堂東。則與同僚

爲射覆之戲。分曹隔座。而不得接近。春酒雖煖。蠟燈雖紅。景象雖絕美。滿可奈明日早鼓起時。即須走馬應官而去。則此蘭臺御史之官。亦不過如水上飄蓬。隨風而轉。何足貴哉。

來是空言一首。當在瀕行之一夜。破曉時作。本約其來。而不謂竟托空言。並且已先動身而去。踪跡俱無。惟有濛朧曉月。斜照於西樓之上。而鐘聲已報五更。意汝因貪眠之故。而夢中且爲遠別而泣。故雖有鐘聲喚汝。亦喚不醒耶。然則何不留一書信與我。豈因作書之時。被人催促動身。致墨汁尙未研濃。書成而後。覺其太淡。慮我不能辨認。遂不示我耶。但我則爲汝而半遮其燈。障以雀翎之扇。使人不能自外而窺。更以麝香薰此芙蓉繡被。直至此刻。猶未然。寢非辜負耶。夫我與汝。本來只在畫樓之西。桂堂之東。相隔甚近。而前度劉郎。已覺如蓬山之遠。不能再見。今日一去。則比蓬山更遠。中間阻隔。直有一萬重之障礙。可奈何。(未完)

# 文苑導游錄（附刊之一）

## ◎苔岑錄（丁巳七月份）

栩園居士編

是編本爲從游弟子而設便於通訊起見顧有數人殊不願以年齡里居告人者祇得暫從缺畧惟栩以爲既在同志之列應有相知之雅詳敘履歷請自隗始僕之子侄則以有著作列入於本集者爲限請業弟子則以先後爲序舊日門人其無近作寄改者暫不攔入後當隨時補錄其有畧而不詳者他日亦願修正以取信焉丁巳八月編者誌

陳 栩號栩園別署天虛我生現年三十九歲浙江錢塘人前清優附貢生太常寺博士保送鴻詞未赴自己酉始游幕江浙辦理刑錢民國以來歷任紹縣鎮海靖江淮安金壇蕪湖等縣第一科長代理知事兼任司法財政教育等科自丙辰五月脫離政界專任申報自由談編輯並自設栩園編譯社於上海西門內靜修路三樂里著有詩詞曲稿暨雜稿若干種已刊單行本三十二種目繁不載  
陳 蘭字小蝶別署醉靈又號醒謝現年二十一歲浙江錢塘人栩園長子浙江法政大學脩業兩年半

著有小說若干種已刊長短篇六十三種目繁不載經教育部給獎優等小說褒獎狀

陳 環字翠娜又字小翠現年十六歲浙江錢塘人栩園之女崇文女子高等小學卒業自修國文著有小說若干種已刊薰蕕錄（中華書局印行經教育部給獎優等小說褒獎狀）療姑針情天劫（中華書館）法蘭西之魂（商務書館）望夫樓自敘堂（申報館自由談）視聽奇談露詩婚史（有正書局）等八種

陳祖耀字少華現年十七歲浙江錢塘人栩園之侄杭州第二高等小學畢業自修國文現客嘉興西延橋小落北張春淮處

溫倩華字佩蘂現年二十二歲江蘇無錫人栩園譜姪女適同里過君著有詩詞稿未刊

華 瑤字蘊宣現年十九歲江蘇無錫人倩華女友著有琴譜及文集未刊

許克忠字恕吾現年二十二歲安徽歙縣人本社乙班生通信處杭州江干海月橋何二房

徐炎培字徵士浙江吳興人現年十九歲曾肄業於本邑丁氏學校及杭州鐵路學校本社甲班生通信

處吳興城內衣裳街古今圖書室

馮大舍字葭初現年十七歲浙江吳興人本社甲班生通信處同上

姚美彝字晴湖現年二十一歲浙江樂清縣人本社乙班生通信處上海北京路富潤里七二〇號

沈瘦郎號拜梅現年二十四歲浙江杭縣人本社甲班生通信處杭州忠清巷裕興典

耿武猷字叔嘉號淡塵現年二十歲江蘇丹徒縣人通信處揚州大原耿宅

凌寄球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鎮江姚弋灣言昌里

呂紀嚴字實夫現年二十歲山東濟甯人本社甲班生通信處山東濟甯大文街

湯覺无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南京造幣廠

應儉甫號吾呆現年二十四歲浙江永康縣人本社甲班生通信處南京江蘇銀行

金問秋字植之現年二十三歲江蘇常熟人乙種師範畢業本社甲班生信通處常熟何家市金隆盛花

行

盧元濟字望之號東柳現年二十五歲浙江吳興縣人法政畢業本社甲班生通信處吳興後獅子巷

方嘉生字爾端別署悔初現年二十四歲江蘇吳縣人通信處上海西門外萬生橋瑞秀里十七號

陳季孫年齡籍貫未詳本社甲班生通信處杭州安定中學校

許志啟年齡籍貫未詳本社乙班生通信處上海南市江海關

鄭北野字千里現年二十歲江蘇常熟人本社甲班生通信處蘇州草橋省立第二中學校

岑有常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上海孟德蘭路同裕里三十五號

李新伯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上海四馬路東首同和絲廠

潘 鐸字亞雲現年二十三歲安徽歙縣人本社甲班生通信處松江西門外莫家橋章一大號

汪退廬現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諱

費麟祥字聲豪現年二十三歲浙江慈谿縣人本社甲班生通信處上海北京路郵務局外洋間

蔣保釐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同上

周劍青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安徽宣城福星街

黃翊清字羣生現年二十二歲江蘇吳縣人本社乙班生通信處山東濟南府津浦車站機務處

姚奠邦字鞏甌年齡未詳江蘇南匯縣人本社甲班生通信處南匯市東鄉江瑞泰號

李申玄字子馨二十二歲江蘇長洲縣人通信處上海西門高家弄九號

高興潛年齡未詳山東膠縣人通信處濟南第一師範學校

王澤字潤民現年二十歲江蘇泰縣人縣立第二高等小學校畢業通信處泰縣塘灣鎮

陳逸葵現年二十三歲江蘇嘉定縣人通信處嘉定縣外岡鎮陳泳泰轉交

金蔚雲現年二十四歲江蘇嘉定人金伯申先生長女現任平湖淑英女學校教員本社甲班生通信處

上海小南門和記號金伯申先生轉

劉恩錫字介盦號蕉邨現年三十歲浙江上虞人現任彬興學校校長通信處上虞小越東羅彬興學校

姚士豪年歲未詳安徽歙縣人通信處深渡鎮昌富邨

姚鶯峰年歲未詳安徽歙縣人通信處同上

陳啓元字志超現年三十二歲浙江嘉善人通信處上海大南門外西城腳十七號

王復初號指凡年三十九歲江蘇吳江人前任黎里私立兩等女學校校長通信處黎里鎮東大街

欽燦現年十九歲浙江吳興人通信處孝豐商會

姚啓儒字顯澄年齡未詳山東蓬萊人通信處上海麥根路交通部電料運轉處

張一望字硯耕號彥公別號純山忘癡現年二十八歲浙江遂安人浙江官立師範學校畢業現任淳安

縣立雉山高等小學校教員通信處淳安雉山高小校

陳承祖字子繩號韻山現年二十三歲浙江上虞人上海中國青年會中學校中西文畢業通信處上海

北山西路德安里X四十九號

金可莊現年二十二歲江蘇吳縣人本社甲班生通信處蘇州包衙前四十四號

朱秋白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上海後馬路集益里信康莊

周思齊字逸塵現年二十一歲江蘇南通縣人本社甲班生通信處南京江蘇銀行

吳庸字保庸號託園別號小鷗波館主又號西山野人現年三十三歲湖北武昌縣人通信處鄂城縣

金牛鎮短街崇德堂

胡廣鑑現年五十一歲安徽績溪人通信處浙江淳安港口福泰號

沈家楨字軼劉別署倩若現年二十歲江蘇寶山人通信處南市惠昌米行

潘恆字性成現年十七歲安徽南歙縣人通信處歙縣深渡鎮勝和成號

楊國楨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南匯東鄉江瑞泰號

◎附白 右列諸君均有附印之文學指南就近同志可向通函轉讓

文苑導游錄（第一種第二卷）

◎社說二

天虛我生譏

練習文字之程序（二）

學詩之程序。第一在審平仄。而四聲之辨亦當同時並行。然何者爲平。何者爲仄。欲其一望而知。此事在口授則極易。在函授則大難也。大抵凡人聲音皆發乎天籟。其聲出口而不用力者皆平聲也。凡用力者皆仄聲。譬如天字爲平。而重呼之。則曰忝。是仄聲矣。欲知某字爲平。某字爲仄。當購一書。曰『字類標韻』。其檢查之法與字典無異。每一字下皆有注明。或平聲。或上聲。或去聲。或入聲。（上去入三聲。統名爲仄聲。）並標明此字收於某韻。固又一檢而知也。於是購唐詩三百首一部。先擇七言律詩讀之。取其易

凡選讀時其平仄不合於後列各例者初學時可勿讀

於上口。但第一首不可讀。（因其平仄不諧）當自第二首讀起。苟不明其某字爲平爲仄。則可逐字檢查。一一加以圈識。平聲則圈左下角。上聲則圈左上角。去聲則圈右上角。入聲則圈右下角。讀時。則平聲最低。可不用力。上聲較平聲畧高。去聲則用力讀響。高於上聲。而入聲則用全力讀出。其聲如重物墮地。汨然而沈著。例如『岩巖太華俯咸京』一句。則岩巖皆平聲。圈左下角。太字去聲。圈右上角。華字則有平去兩聲。用在此處。當作去聲。何以知其當作去聲。則當知七言詩之定格。如左。

平平仄仄平平（韻）仄平平仄平平（叶）  
（句）仄平仄仄平平（叶）

右列平仄二字並寫者。則平仄可以不拘。此外。卽不可移易。岩巖俗傳一三五不論之說。殊不盡然。觀於下舉之例便知。

太華之華字。在首句第四字。故知萬無用平之理。故雖不明其典。故若何。亦可識其爲去聲無疑也。七律詩本有八句。而吾所舉之例。只四句者。蓋因第五句起。即又翻頭重起。但以第五字易仄爲平。第七字換平爲仄。其餘均同。（第五字平仄雖通用。但若用仄。則第六字必須用平。）所不同者。第一句與第二句不用對仗。而第四句則與第五句須對。第三、四句相對。而第七、八句則不用對。是爲異點。亦爲七律中之正格。如第八首起句不押韻。且與第二句相對者。乃變格也。且緩言之。茲舉之例。爲平起之七言詩正格。所謂仄起平起者。其識別只在一、二句。第一、二字。蓋第一字平仄。不拘。不足據。以爲標準也。學者宜先選其同調之平起詩。一一讀之。切勿讀平作仄。讀仄作平。則聲調自然。能協聲調。既圓。然後再選。

平起變格讀之即第一句第七字不押韻而易平爲仄者是也。『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則對起者也。凡用對句除第三四句（稱爲次聯亦稱頸聯）第五六句（稱爲腹聯亦稱領聯）必須用對外其餘不妨隨意。例如『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是則對結格也。大抵對起對結只可於四首或八首中偶雜一首以取其異而對結尤不雅觀古今作者極鮮不如對起之格調高也。平起詩既讀畢乃選仄起者一一讀之其正變二格如左。

（仄起正格）仄仄平平仄平（韻）平仄仄仄平平（叶）仄平仄平

仄仄平仄（句）平仄仄平平（叶）仄仄平（叶）

（仄起變格）仄仄平平仄仄（句）仄平仄仄平平（韻）仄平仄平

仄平仄(句)仄平仄平仄平(叶)

右舉二格。以正格與變格相接而成八句。乃仄起正格之七言律也。若以變格再接變格四句。即仄起之變格也。無論何種拗句。當不外於右舉之例。不合例者。即不可從。既讀仄起正變各詩。則於聲調已備。乃讀七言絕句。即迎刃而解矣。是爲學詩之預備。

當讀詩之時。旣審平仄之後。尤當注意其對偶之法。一面卽當預備。爲對句之鍊習。先以二字相對。務必以平對仄。以仄對平。而字面則以實對實。以虛對虛。以物對物。以人名對人名。以地名對地名。務極工穩。而後加至三字。四字。至五字。則成五言句矣。至七字。則成七言句矣。於是再求兩句相對。務使意義相協。勿以春景對夏景。勿以夜景對日景。此即詩中對句之異於尋常對課之點也。

既、能、對、句。則、學、詩、之、初、步、已、經、成、立。乃、可、着、手、學、作。然、初、作、又、不、可、從、律、詩、入、手。當、從、七、絕、入、手。取、其、易、於、連、屬。

七、絕、之、體、裁。亦、不、外、於、上、舉、平、起、仄、起、正、變、二、例。蓋、即、以、七、律、一、首、截、取、四、句、而、成、一、首、者、也。其、正、格、則、四、句、皆、不、對。即、截、取、七、律、之、首、尾、四、句、而、成、一、首、者、也。其、有、用、對、結、格、者、則、截、取、七、律、之、後、半、四、句、而、成、一、首、者、也。其、有、四、句、全、對、者、則、截、取、七、律、之、中、間、四、句、而、成、一、首、者、也。故、讀、七、律、詩。既、備、諸、體。即、足、以、概、其、凡。而、五、律、詩、之、正、變、諸、格。亦、卽、包、括、於、七、律、之、中。試、一、按、其、句、法。例、如、夫、子、何、爲、者、一、首。是、仄、起、之、五、律。也。試、以、平、起、七、律。逐、句、除、去、第、一、二、字。便、成、五、言。其、平、仄、句、法。固、無、異、也。若、爲、平、起、之、五、律。則、以、仄、起、七、律。

逐句除去第一二字。使成五言。其平仄句法。亦無異也。即五絕亦然。蓋五絕者。除押仄韻外。亦即截取五律之四句而成。初無特異。即押仄韻者。亦不外乎律詩句法。但其次序爲不同耳。至於句法之組合。則不外乎律詩中所有之拗順各體。故讀者但讀律詩而後。即足包掃一切。豁然貫通。而於平仄組合之法。亦無所用其疑忌。惟作法首重起承轉合。初學者往往患其意思單簡。不能成章。僅僅四句。則着筆自易。但二十八字之中。亦不得着一閒字。強湊成篇。每成一首。必再三修改。使七字之中。含蓄無限。甯以兩句意思。鍊成一句。切勿以一句意思。而强湊一章。七絕既能達意寫情。無所奢難。然後乃學對句。先作對起格之七絕。迨至工穩而後。乃學七律。則意思自多。句法自穩。蓋七律之作法。本與七絕無以異。

也。惟起承轉合處。七絕往往一句一轉。或一句中而含承轉兩意。篇幅短促。純賴運筆空靈。七律則字句較多。僅有迴旋之餘地。故能作絕句。而後作律詩者。其聲調格局必穩健有致。反之。則未有不窘。故予以爲學作絕詩。實爲學詩之第一步。而學作律詩。則其第二步也。

能作七絕至二首或四首。同一題目。而無重複之意。心有所思。搖筆即是。甚至四首八首。而意猶未盡。是則思路已開。每覺眼前景物。無一而非佳句。極揮灑之能事矣。然而野馬不羈。勢必失之粗豪。浮滑。試於平心靜氣之時。一讀前作。必覺疵病百出。即或通篇順適。無須改竄。而細按其句法意境。其中必多蹈空無聊之語。是不可不趨向於工細一途。以矯其弊。由是而作七律。吾知必吟成。

一字。若舉千鈞矣。故學詩經過之境。其初必覺甚易。及功夫既深。則又反覺其難。此覺難處。正其進境。蓋求工也。當此力求工細之時。其性情必與填詞相近。竊願學焉。蓋填詞爲文字之美術。細工在詩思醞釀時代。極易投合。故當於未學五古七古以前。卽投所好。而學填詞。此其理正。與學文者必於第二步時學詩同也。蓋過此時。期一經步入高深之域。則又專以古奧取勝。無復風華綺麗之思矣。夫由絢爛而歸於平淡。固爲文章家之進境。然此一境。實猶人之老境也。一至此境。卽爲止境。每出一語。但求古樸。無復性靈。鑽研刻苦。入魔道矣。此其進步。必至死而止。故學文學詩。而至此一境。時死矣。欲更學詞。勢必無及。則人之年齡。與思想限之也。故能文。而不能詩。能詩。而不能詞者。蓋比比也。故欲學詞。必在學

詩至能律絕而後即以美術之觀念而傍及於詞是蓋時不可失者也吾當進而言詞。（未完）



文苑導游錄（第二種第二卷）

◎駢散文二

天虛我生潤文

遊美人山記

費聲豪

茅山在吾鄉南四里許。高止丈餘。如小阜而修特。甚蜿蜒抱村。若弓。然登其巔。西望數十里外。有高峯矗雲表者。美人山也。顧可望而不可即。余以客歲之冬。始從季子復公。張子亦緒。一往游焉。昧爽而發。傍午而至。捨輿着屣。登自正陽峰下。徑初平夷。半里許。突有高峰峙於前。徑遂折而西。漸高漸狹。且崎嶇難行。更數十武。益險巇。兩旁皆絕壁。亂石滿道。稍不慎。則傾仆。竭蹶行半時許。始得廣道。遂至伏獅崖。回顧。則嚮之絕壁。皆在足下矣。冬令天寒。木葉脫落滿地。大風揚之。則飛起撲人面。雲霄峯在伏獅崖南。最高攀

原作美人山也。下無  
願可望而不可即。卽句  
似登茅山非登美人山矣。  
一句以點醒之。

迴顧一筆頗饒姿態

援以登。既登。覺四肢奇冷。呼吸忽促如病喘。是蓋高處空氣薄弱。使然也。二子不能留。遂先下。遲余於伏獅崖。極目四周。田廬舍宇。皆不可辨。惟東方隱然如蛇伏者。則茅山也。白雲在頂上過蓬蓬。如絮棉。握之則空無所有。仰視紅日其大倍於常時。偶扶冠濕如被雨。蓋雲氣所潤也。俛仰久之。乃遵故道下。二子迎告余曰。有二道焉。其在西者。吾輩所從來也。盍取東道下。余曰諾。遂循東道行。初亦崎嶇。少下。即坦夷。須臾復得廣道。東西之徑至此。蓋已合而爲一矣。既下。見輿夫踞地啖乾餚。知爲時已近暮。余三人者。皆未食。饑甚。即丐輿夫。食之。頗甘。食已。乃乘輿回塗。中二子詢余曰。山以美人名。不知何指。豈有小青其人者。埋香是中乎。抑以其狀如美人。亭立于天空乎。余不能答。二子皆有詩歌。而遺余爲之記。

(評)鋪叙井井頗有法度(甲一〇〇分)

### 王節婦傳

費聲豪

客有過吾鄉者。時聞人啧啧稱王節婦。或問節婦何如。則曰。節婦生農家。未嘗讀書識字。而其深明大義。足爲天下後世婦女範。是以稱耳。節婦家在村南。父某。終歲力田。所獲僅餬口。節婦十一歲。即能任井臼。採桑麻諸役。一家頗依賴之。既及笄。適同村張生。張讀書而貧。屢試不中。體故弱。益以連年否塞。不久卽死。節婦哀毀欲自殺。張母曰。兒死。老婦且奈何。老婦今年六十有奇矣。一生顛沛二十而哭父母之喪。四十哭夫。今又哭子矣。兒忍令老婦復哭媳乎。節婦乃不死。母憂貧無以活。節婦慨然曰。兒有十指。在母當不餒。遂日夜爲女紅。以售于市。兩人之衣食。賴焉。節婦貌美麗。鄰有聲有色逼近龍門。

有惡少以爲老弱可欺。夜逾牆入節婦室。節婦大驚號。出利剪欲自裁。惡少懼釀禍。逸去。越明年。母死。節婦哭盡哀。典衣飾以爲葬。其父欲迎以歸。則曰。鬻之不從。夫地下者徒以老母無依耳。今母死矣。又無一塊肉可守。復何戀。夜將投環。爲人察覺。不得死。越數日。乘隙自沈于水。死焉。暴河干。色如生。羣鳥飛翔盤旋護之。噫。是豈節婦貞烈性感動鬼神而然耶。

(評)簡鍊老當絕無矯飾語是傳記本色文字(甲一〇〇分)

小金山游記

耿武猷

夜雨初晴。好風荐爽。炎囂之氣旣除。新涼透人骨矣。予友造廬而請曰。天宇高爽。秋光如畫。蕭齋枯坐。寧不寡歡。予將出北門而郊行。子能從吾游乎。予曰。諾。則與聯袂而往。舟子挾槳。前呼曰。先生。

至小金山乎。抑平山堂乎。予友笑曰。泛乎中流。任其所之。亦一樂也。乃擇小艇而登。欸乃一聲。山水遽綠。野航來去。初不止。予兩人。然其所向。則與予兩人異。蓋他人之所向。乃在城市。而吾兩人。則志在山水之間也。時則涼風送舟。道出幽港。紅蓼白蘋。似相招接。意境既舒。亦不知其爲程幾何。俄聞舟人語曰。金山至矣。吾友大樂躍而先登。山在水之中央。如覆杯於盤。視金陵之浮玉山。不過什一耳。宜乎其言小也。於是穿方廳。履巉巖。將尋覓其幽勝。顧不可得。有小祠焉。樽俎散失。了無足觀。折而南。則有松聲入耳。小鳥啾啁。爲境稍勝。達山之巔。有亭榜曰風亭。拂欄而坐。引領四眺。則五鼎之橋。了然在望。簷牙高聳。廊腰缦迴。與釣魚之台。勢成犄角。而法海之塔。頽乎其後。惟此一亭。則高出雲霄。有遠吞金陵之概。

北瞻蜀岡。歷歷可數。松濤澎湃。隱約震耳鼓。歐公之平山堂。負嵎矗立。若不屑與衆伍者。其東尤有觀音之山。相距約百武。雲巒烟樹。如列目前。惟香烟繚繞。雅俗不分。予殊不能贊一辭也。興盡言歸。則一彎新月已掛天空。似笑予兩人曰。紅塵中而覓清涼之境。豈可得哉。豈可得哉。

附原作

(甲 90 分)

夜雨初晴。清風納爽。蕭蕭葉落。唧唧蟲鳴。炎酷之氣除。而一味新涼。暢人心目。時方八月。予正兀坐。有友人余君。招予作郊外之游。欣然從之。至北門外。有兩三舟子。疾聲呼曰。先生至小金山。抑平山堂乎。予與余君即擇一小艇。而登緣溪而往。綠楊城郭。一水中分。兩岸白蘋紅蓼。倒映於水波上。作搖曳狀。復有漁人三五張網。而捕江湖生涯。別饒佳趣。俄而溪廣十頃。金山至矣。四圍帶水。乃在中央。乘舟

而上環顧寂然。穿方廳履巉巖。風景不甚幽雅。經小祠。了無可觀。復折而南。松聲入耳。小鳥啾啁。達山之嶺。有亭焉。曰風亭。拂欄而坐。引領四眺。五鼎之橋。了然在望。簷牙高聳。廊腰緩廻。與釣魚之台。勢成犄角。而法海之塔。頽乎其後。高出雲霄。有遠吞金之概。北瞻蜀岡。歷歷可數。松濤澎湃。隱約震耳。鼓歐公之平山堂。負嵎矗立。其東則有觀音山。相距百武。雲巒烟樹。如列目前。惟香烟繚繞。雅俗不分。惜哉。已而興盡歸舟。放乎中流。則一彎新月。已高挂天空矣。

### 襲雲山莊望月記

盧元濟

余家在城中。而城南有襲雲山莊。在道峯之上。中秋傍暮。余與友四人。各携酒肴。欲至其處。以望月焉。襲雲山莊者。吾鄉老沈君所建也。集年滿七十者九人。仿香山故事。小築數椽。於道峯僧舍之旁。以爲游憩之所。頗得天然位置。饒有遠景。是晚。余等行數里。至

山下月色微明。乃拾級而登。里餘始抵僧舍。告以故。僧乃啟鑰導余入屋。雖不廣。而陳設具備。遂出酒肴。陳之几案。先稍飲以解渴。乃登樓而憑眺。則見月色晶瑩。四望如一。遠則羣山起伏。近則林石嵯峨。映照眸睫。無可遯。友曰。皓月當空。可以代燭。盍移酒肴至此。邀姪姍以共飲乎。僉曰。善。則各抱甕携榼而至。相與縱談樂事。飲有頃。肴核既盡。酒亦傾壺。衆人皆醉矣。是時月已西斜。余醉且倦。卽臥樓上。雖無牀席。宴如也。及醒。日已東出。而諸友已不知所之。拭目笑曰。昨夜之事。眞耶夢耶。山僧曰。肴核布地盤匝。登樓門回顧。則襲雲山莊之題額。固明明可認。特不審。昨夜之月。共飲之友。今在何處耳。

附原作

(甲85分)

余家在城中。而城南有襲雲山莊。在道峰之上。中秋傍晚。余與友四人。各携酒肴。欲至其處以望月焉。襲雲山莊者。吾鄉老沈君所建也。集年滿七十者九人。仿香山故事。小築數椽於道峰僧舍之旁。以爲游憇之所。頗得天然位置。饒有遠景。是晚。余等行數里。至於山下。月色微明。乃拾級而登。里餘。始至僧舍。見僧具告以故。僧乃啓鑰。余等卽入。所謂襲雲山莊者。旣入。其中几案儼然。遂出所携酒肴陳於桌上。先稍飲以解渴。遂登樓而憑眺。見月色甚明。瑩潔晶白。四望如一。遠則羣山起伏。近則林石嵯峨。均照在眼簾。無可遯隱。友曰。明月當空。可以代燭。吾人可將酒肴移至樓上。既可暢叙。又可暢飲。不益樂乎。余曰善。遂同取之上。各隨量飲。及醉而止。飲有頃。肴核旣盡。酒亦傾壺。而余等亦皆醉矣。是時月已西斜。余醉且倦。即睡樓上。雖無牀席。宴如也。及醒。日已東出。而友尙臥。余一人因環游山中。覺昨

夜所見。恍如仙境。與今不能強同。故歸而記之。

夢遊月宮記

盧元濟

月宮非人間也。凡在人間者皆可得而遊。名山也。大川也。或以舟。或以車。可造而至焉。而月宮則車舟不能至。山川不相接。今欲至其地而遊焉。不亦難乎。然世之稱月宮者。咸嘵嘵以歎其奇。謂其中景物。迥非凡山大川所可比擬。余雖不信其說。顧習聽已久。亦不免於胸臆中幻一想象之境矣。丁巳中秋之夕。皓月流天。銀河瀉地。余與家人小酌於園中。談唐皇遊月宮故事。以談以飲。不覺自醉。頹然隱几。忽有麗人姍姍至。語余曰。月主鑒爾之誠。容爾一游。清虛之府。爾欲何之。吾當前導。余因以請。則恍惚間已身在廣寒之宮。舉凡逸史所載集異所記事事物物。應有盡有。霓裳之曲。

語簡而核是以少勝  
多者若一一鋪敍便  
成笨伯

予既聽焉。幔亭之會。予亦與焉。予身固在夢中而不自知。其夢及醒。則雲裳霧鬢笑於予前者。予家人也。飛聲送響。繞予耳根者。鄰家之笛也。於月宮乎。何有。雖然。人間固有樂境。但處之而適。亦莫非神仙之境也。且人生於世。何處非夢。眞耶。僞耶。可不必問。唐李白云。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則吾人固日在夢中也。雖欲不夢。亦不可得。又何獨於此夢爲寄。記之正誌。吾夢之由幻想而成也。凡人奔競利祿。熱中富貴。其所成夢。吾知必異於此。記之亦正以驕之也。

附原作

(甲 90 分)

月宮非人間也。凡在人間者皆可得而遊。名山也。大川也。或以舟或以車。即可造而至焉。惟月宮者。以其非人間而在天上也。舟所不能至。車所不能達。今欲至其

地而遊焉。不亦難乎。然世之稱月宮者。清虛琉璃之境。仙家珍異之屬。舉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觸。迥非凡山大川所可比擬。余于是常思念月宮而繚繞於腦際矣。丁巳中秋之夕。皓月流天。銀光瀉地。余與家人小酌於園中。談唐皇遊月宮故事。以談以飲。不覺自醉。頹然憑几而伏。忽身入月中。有一麗人姍姍至。向余曰。吾天女也。月主鑒爾誠。特來相請。爾欲何之。吾當前導。余乃入廣寒之宮。登琉璃之殿。觀玉兔之擣藥。聞素娥之雅樂。悅於目。怡於耳。廣寒於心。靈襟洞豁。樂不可翹游。既倦。麗人導余出行數武。忽推余背曰。別矣。余幾墮。驚而醒。乃知一夢。噫。余然後知向之所不至不能達者。乃可假道於夢也。夢之爲用亦大矣哉。人生於世。何處非夢。眞耶。僞耶。可不必問。唐李白云。浮生若夢。爲歡幾何。而謂夢固可忽乎哉。因泚筆記之。

夢遊月宮記

金蔚雲

夢之成也。本由醒時之經驗。惟其組合較醒時爲新奇耳。凡醒時之目的不能達者。睡時或可一至。昨余讀書至三更。微倦。隱几而臥。若有人兮。姗姗其來視之。乃故人也。語予曰。皓月當頭。人生幾見。盍從吾游。領略此良夜景物乎。余欣然諾。遂與偕行。迤邐而至河畔。則澄波如練。萬籟無聲。遙見畫船一舸。燈火熒然。自蘆花中歛乃而出。招予登舟。時值好風西來。帆飽欲欹。第聞水聽淙淙。舟行甚速。且覺漸行漸高。回眸四顧。則見星河歷歷。傍舷而飛。余驚呼曰。此何處耶。吾友笑曰。此卽博望侯之所謂天河也。余試窺窓下。矚水清徹底。其下似有鱗鱗之雲。吾友指而笑曰。此即下界塵寰。特相去已遠。爲重霧所蔽。乃不可辯耳。舟行近岸。覺有異香參入鼻觀。蓋叢桂千株。金粟滿樹。時方簌簌而墮。境乃幽靚絕倫。惟

覺寒氣逼人。齒震震作聲。維舟登陸。則見宮牆萬仞。似皆白玉築成。其中樓閣嵯峨。珠光寶氣。不可逼視。予詫曰。蘇鬚所謂瓊樓玉宇者。殆指此歟。吾友曰。然。此卽明皇所遊之月宮也。自羅公遠冒昧一游。致廣寒法曲。流落人間。今已懸爲禁令。毋許游人擅入矣。因指西偏一臺曰。此臺爲七寶裝成。嫦娥所居室也。予曰。嫦娥果爲何如人哉。吾儕旣得至此。盍造門而請一見。吾友不可。而予意殊弗舍。則竟拾級而登。臺高百尺。而遠可千里。天風冷冷。吹予衣袂。盡舉忽罡風一陣。予身乃如飛燕。翩然而舉。汨然而墮。大驚。則予所憑之几側矣。摹塗睡眼。不禁爽然失笑。蓋一夢耳。其夢境之所歷。則皆予平日讀書心領而神會之境也。而吾友之來。尤爲吾夢想所不置者。然其組合。亦頗離奇。爰濡筆而爲記。

附原作

(甲 85 分)

敘事短篇便類小說

夢之成也。本屬醒時之經驗。惟其組合較醒時爲新奇耳。凡醒時之目的不能達者。睡時或可一至。余昨讀書至三更。微倦。隱几而眠。忽一人姍姍前來。余急起相揖。近視之乃故人也。因問何幸惠臨。答言欲赴河濱觀月。便道來訪。此時尚早。盍乘此良辰。同吾一行乎。余亦願往。遂迤邐而至河畔。則澄波如練。萬籟無聲。遙見一畫船。燈火輝煌。欸乃而迎來。遂與友雇舟以作清遊。適值風順。張帆其行甚捷。忘路之遠近。忽覺舟漸行漸高。又見天星歷歷。若在船旁飛去。余驚呼曰。姊。此何處耶。友顧而笑曰。此卽前代張騫乘槎所至之天河也。余探窗下矚。則見水清徹底。下界塵寰。一片如網。重霧迷濛。不可辨。其兩堤桂樹叢叢。正當競發。芬芳沁人肺腑。惟覺奇寒不可耐。齒震震作聲。有頃。船已傍岸。余友促余登陸。見一宮內外皆以水晶築成。表裏通明。人行其中。絲毫不爽。友曰。此卽唐明皇所遊之月宮也。

溫度較外又低。故不果行。又指西偏。直聳霄漢。匾題七寶樓臺者。曰此臺均以諸天寶物所建。是嫦娥居處。余久聞其貌。美麗無匹。今偶相值。急欲一見。乃拾級而登。比進。但覺香雲繚繞中。鬢鬟一女子。欲待細觀。忽一侍者呼曰。何處俗人膽敢直入耶。余大驚。遽醒。乃知南柯一夢。謂其夢境離奇。爰濡筆爲之記。

秋夜讀書記

金蔚雲

夏夜苦熱。春夜苦短。歐陽子於秋夜讀書。良有以也。夫人生至可貴者。宜莫如光陰。讀書者何獨於秋夜乎。不知殘暑旣退。新涼已來。焚膏繼晷。正以補暑假之光陰。初非謂讀書僅宜於秋夜也。矧予作客他鄉。夜長無事。徒與睡魔作伴。不幾爲候蟲笑人。予因把卷出戶。仰視明月皎然。藜之光。則就樹根小坐。出書讀之。書不一卷。而坐近三更。譁譁之味。惟覺其永沈沈之漏。不覺其長。雖讀。

示惟略爲文本當即就原作  
是以程補潤飾者蓋存其真作  
是故則何以存其真作  
亦本意以辭達之不憚煩曲者議體知不真作  
否改本中三用余因重複也  
乃轉折巧之法非

弗多得於心而會其意者蓋已不勝枚舉矣嗟乎人生苟得片刻之閒以讀古人之書雖至愚亦必有一得日得一知則旬日間亦知十矣縱韶華之易逝冀老大之無悲往者已不可追來者固猶可及也予因每於課餘之暇人靜之時輒自挑燈夜讀而風蕭雨晦亦不足以擾我寸心或以書魔笑我則應之曰常將有日思無日合遣詩魔戰睡魔設吾人而至困窮之日效木蘭當戶之織雖欲讀書亦無復有暇日矣設吾人而至垂暮之年精力已疲雖當此夜亦惟沈沈入睡手倦拋書即欲苦讀亦不可得矣予因抱此觀感乃泚筆而記之將自督責其無懈而已不可以言文

附原作

(甲 70 分)

作記宜就意境發揮  
不可徒事辨論原作

讀書不言春夜冬夜而獨言秋夜者何曰至秋夜始發憤也發憤者何曰余蹉跎

文類小論矣宜多讀古文自有心得試購取讀之如喜雨亭快讀本哉者古文筆法擇其喜讀亭等皆記體也修改終節雖不復近小論然修就原意畧爲古文

多少春秋。毫不覺悟。今馬齒已長。徒呼負負。今秋作客他鄉。夜來無事。仰望天空。秋色澄清。銀河瀉影。明月高懸。疏星點點。照盡人間智愚賢拙。得沾同恩。月雖不以智愚而分明翳然。對月顧影。能無愧乎。且韶華之易逝。去不復回。往者已不可追。來者猶可及也。至不自諒。貿然從師。每於課餘之暇。更深人靜之時。輒奮精神。靜辨句讀。此時也。惟窗外風吹梧葉聲。階下蟋蟀細鳴。互相酬答。因此興味驟增。直至朦朧殘月。又將西沉。乃檢紙筆作秋夜讀書記。以誌發憤之紀念。

### 夢遊月宮記

馮大舍

八月望夜。月色晶瑩。余方携壺觴管笛。泛蘭橈於玉湖。時則金風吹袂。玉露沾衣。當頭明月。下燭水底。微波漱艷。一白如銀。吾舟似在冰壺中也。遙聞遠岸秋蟲。啾啾如泣。幾處寒砧。隨風斷續。則又如釀愁情。引人惆悵。而予則以金風玉露。爲下酒之清品。秋蟲寒

砧爲和笛之知音。中流擊楫。逸興遄飛。舉杯邀月。幾不自知身在塵世間也。旣而壺觴已盡。人亦微醺。笛聲不揚。蟲聲亦寂。彷彿間有羽衣之客。翩然而進曰。今夜之遊樂乎。然人間之景。不若天上。請君一覽蟾宮勝境。何如。予喜過望。則打槳相從。第覺小舟如葉。飄飄而舉。星河歷歷。盡向船底而過。羽衣客曰。抵銀河矣。機聲軋軋。然出自紅牆碧漢間者。織女之居也。乃維舟於支機石畔。相與登陸。鵠橋旣度。蟾宮近焉。洞扉半闔。木樞橫斜。清芬撲人。沁予欲醉。羽衣客導予入。則見珊瑚之瓦。翡翠之樓。貝闕珠宮。交輝金碧。其華麗乃無匹。予歎觀止。羽衣客曰。未也。廣寒之宮。清虛之府。其中景物。尤非人間所有。惜不奉召。未可擅入。茲且與君泛於銀河。袖中出玉笛。橫吹一曲。響遏行雲。余因以東坡水調和之。則覺繁。

霜四逼星河。乍移吾舟不繫。倏忽乘流而下。月色如潮。茫茫不知其幾千萬頃。予大驚。愕眙四顧。則吾舟固在玉湖之中。而吾身方抱甕眠也。起視明月。盈盈欲笑。蟲聲杵聲。遙遙相和。醉耶夢耶。殊不自知。長空一鶴。忽掠秋雲而過。則猶髡髮爲夢中之羽衣人也。

附原作

(甲90分)

丁巳八月望夜。天氣清朗。月色晶瑩。余乃携壺觴管笛。泛蘭橈於玉湖。時則金風拂衣。玉露沾襟。明月朗朗。清澄水底。一湖之水。乃相映如銀。紅漿雙划。歎乃一碧。而遙聞遠岸秋蟲。啾啾如泣。幾家寒砧。隨風斷續。則又如釀愁情。引人惆悵。而予則以金風玉露。爲下酒之清品。秋蟲寒砧。爲和笛之知音。矧蟬娟美滿。人月同圓。則尤樂懷者耶。旣而壺觴已盡。人亦微醺。笛聲不揚。蟲聲亦寂。彷彿間有羽衣之客。翩翩而進曰。今夜之遊樂乎。然人間之景。猶不若天上風華。請君一覽蟾宮勝。

境何如。曰：諾。乃牽袂凌風而上。身如飛燕輕盈。飄飄若仙。而烟雲莽莽。盡向足底而生。扶搖九萬里。快何如也。有頃。抵銀河。渡鵠橋。遙聞機聲軋軋然。羽衣客曰：秋水伊人。紅牆望斷。此織女之居也。既抵蟾宮。則洞扉半闔。木樨橫斜。清芬撲人沁予。欲醉。乃與羽衣客遍遊名勝。見夫珊瑚之瓦。翡翠之樓。貝闕珠宮。交輝金碧。此乃其華麗者也。若瑤池之內。蓬島之邊。婀娜金蓮。臨風嫋嫋。瓊宮之側。寒廣之庭。玉樹扶疏。千枝珊瑚。則又清涼世界。萬象無塵矣。已而興闌辭出。則羽衣客又請泛棹於銀河。羽衣客出短笛。橫吹一曲。令侍兒飛瓊曼聲而歌。歌笛相和。聲尤要渺。余不禁若祖生之擊楫。稱賞不置。羽衣客乃長嘯一聲。翛然而止。則玉湖之水。依舊茫茫。涼月一灣。清澄如昔。羽衣飛瓊之輩。已不翼而飛。惟霓裳之餘音。猶繞耳際。蟾宮之清景。恍似目前。此景依稀。夢耶幻耶。而遙聞長空一鶴唳聲。似曰：請君爲記。

### 夢遊月宮記

沈家楨

中秋之夜。清虛子憑欄獨坐。索寘殊甚。遙矚長空。纖雲四捲。一鏡臨虛。俛仰身世。悄然生悲。曠懷古人。杳不可得。偶涉遐想。渺焉忽焉。乃不覺而入夢。則有紫衣黃幘鬚眉皓古之人。揖而進曰。永夜無聊。索居多感。良辰不再。曷弗駕言出遊。一破岑寂。清虛子悅。請與偕行。客曰。玉闕清虛。廣寒絕俗。天寶長往。太眞不作。勝事已矣。前塵回首。誰其繼之。知子螢獨。願爲鄉導。子欲之乎。清虛子欣然曰。固所願也。於是相將振袂。瞬息凌霄。扶搖直上。飄飄然不知所止。既而倏寂。啟目視之。別有天地。客告予曰。至矣。此爲廣寒清虛之府。去大陸幾千萬里。汝宜清心鎮欲。毋致墮落。予聞語惴惴不敢越步。客乃啓玉局。入則覺境地光明。照澈肺腑。天香襲人。塵想

盡蠲遙聞雅樂作怨慕聲客告予曰是漁陽變後之霓裳羽衣曲也入見太眞似曾相識特其容光照人乃不敢逼視客引予退小語曰太眞魂返悟徹禪關今爲寒簷之替與嫦娥共岑寂也既至一處紅絲滿架靈石當前似有文字篆刻其間客曰此三生石也入視琳琅滿架香霧氤氳客則一一指示曰此爲鴛牒此爲赤繩人世姻緣權操天上固不誣也雖然好景不常佳期幾度離合悲歡陰晴圓缺蓋亦記不勝記矣清虛子喟然歎曰身世蜉蝣人生朝露太空茫茫千古一轍昧有涯之生追無涯之世逝者如斯宜乎其不遠矣可勝慨哉且夫人事之不常猶月之盈虧也今日之歡樂明日之悲戚也一身之歡樂一生之悲戚也今吾此行亦復悟徹禪關又何戀乎人世間哉客曰子言是矣因狂笑而撫其肩

清虛子驚而悟。則聞黃鶴喔。喔。晨光熹微。團闊之月。已含睇而沈。西。乃瞿然曰。眞耶。幻耶。醒耶。夢耶。以告於予。予笑曰。夢與醒。眞與幻。盈天下人殆無能判。子固疑之。則請筆而記之。以就質於黃帝。老聃。

附原作

(甲95分)

中秋之夜。清虛子憑欄獨坐。索寘殊甚。遙矚長空。纖雲四捲。濛碧無痕。一鏡臨虛。故人千里。俛仰身世。悄然生悲。曠懷古人。杳不可得。偶涉遐想。渺渺茫茫。不覺栩然入夢。久而久之。漸入佳境。忽有造廬而請者。欵扉而入。紫衣黃幘。廣袂長襟。鬚眉悉古。揖而進曰。永夜無聊。索居多感。良辰不再。曷弗駕言出遊。一破岑寂。予有幽勝。其與子偕行乎。於是清虛子悅而從焉。客曰。玉闕清虛。廣寒絕俗。天寶長往。太真不作。勝事已矣。前塵回首。誰其繼之。知子燄獨。故敢先導。子其願之乎。清虛

子奮然而作曰。固所願也。於是相將振袂。瞬息凌霄。濁浪萬里。波光接天。扶搖直上。飄飄欲仙。臨虛御風。不知所止。既而倏寂。啓目視之。別有天地。客告予曰。至矣。此去大陸。不知凡幾個。中玄妙已抵洞天。慎哉斯行。母干墮落。視子魔力。或可鎮遏。予聞語惴惴不敢越步。門啓而入。則真玄境地。晶明澈體。萬象燃犀。丹桂初酣。寒意沁脾。遙聞樂作。怨慕咸宜。一曲霓裳。尤覺祇應天上。繼至內府。則仙姬無算。霓裳霞袂。胥臨風作蹁躚舞。珠光玉靨。却無塵俗。濁軀有限。不穀銷魂。更轉幽勝。則太真在焉。醉態猶昨。懶搗元霜。玉兔依依。不離磯杵。鸚鵡誦經。尙不減其往日風流也。客曰。太真魂返。悟徹禪關。一段良因。終成孽果。佛說色空。豈泛語哉。既至一處。紅絲滿架。靈石當前。中有老者。容光煥發。客曰。月下老人也。入視所有。冊籍盈案。若者爲三生石。若者爲赤繩。若者爲證姻薄。客皆一一而告焉。目眩耳迷。不復知此身之何有。客曰。今日之遊樂乎。雖然。好景不常。佳期幾度。今此之視爲月

圓花好者。不轉瞬而花殘月缺也。身世。蜉蝣人生。朝露太空。茫茫千古。一轍昧有涯。之生。追無涯之世逝者。如斯宜乎。其不遠矣。可勝慨哉。且夫人事之不常。猶月之盈虧也。今日之歡樂。明日之悲戚也。一身之歡樂。一生之悲戚也。然則此行也。信可樂矣。而迨夫事過境遷。風流雲散。亦隨時俱去。隨日俱銷也。又何戀乎。夫忘本逐末。物態沉迷。汨沒性靈。戕賊生命。世界大千。都成夢境。而莫之或悟。氓之蚩蚩。實疚予懷。是以太上忘情。下愚寡情。而吾與子。終不免於情。夢之方酣。信之方真。真耶夢耶。不得而知耶。子之所歷。又無非夢耶。豈子于夢而不自知耶。予聞冥思。遽然覺悟。返而覓客。遂失所在。

造語亦頗深刻是得  
力於子書者特惜太  
無雜耳

文苑導游錄（第三種第二卷）

◎古近體詩二

天虛我生潤文

月夜觀潮

應儉甫

江上潮來月正闌。水天一色照人寒。  
沈沈鼉鼓三千杵。颯颯靈旗十萬竿。  
始信風波隨地起。便爲舟楫渡河難。  
姮娥縱住清虛府。如此狂瀾料不安。

附原作

（甲89分）

一詩之中疊字不得  
複用

聞道潮來着意看。水天一色夜光寒。  
娟娟月落搖搖影。颯颯風翻滾滾瀾。  
宿雁驚飛投陌岸。漁舟網起櫓沙灘。  
波臣底事猖狂態。鬧得江心不少安。

春草

汪退廬

正是春風送暖天。裙腰顏色綠如烟。  
雨餘門巷留雙屐。陌上青驥。

着一鞭花謝水流同感逝。綠肥紅瘦又經年。天涯無限王孫恨。況是池塘夢易牽。

入望江南綠正齊。長堤剛稱夕陽低。茫茫野燒留蛇影。箇箇杯痕印馬蹄。芳意遠通花外路。春香薰透雨中泥。陌頭河畔無人種。風自東來日自西。

附原作

(甲) 分

飽拂春風盡吐芽。送青先到野人家。門前細雨思投屐。湖上新波合泛槎。花謝水流時已暮。綠肥紅瘦恨難賒。天涯易觸王孫感。望去萋萋日漸斜。

遙望江南草正齊。綠黏垂柳午陰低。一天烟影迷鴻爪。十里杯痕印馬蹄。夜雨催征離故土。春風得意出新泥。尋芳不必前川去。自有生機小閣西。

秋日書懷

鄭北野

秋懷惟有候蟲知。欲寫新詞琢句遲。遺悶有方時讀畫學詩無得負良師。驚心風雨花同淚。放眼乾坤酒一卮。我本天生多病客黃華比瘦未爲奇。

世事滄桑又一場。西風吹到別炎涼。是何得意蟲吟雨無可排愁客。斷腸空對黃花泥樽酒却憐紅樹媚。斜陽家書不附南來雁。夜鄉心引夢長。

連朝風雨太蕭條。憑仗秋聲破寂寥。童稚性情猶未改。朋曹詩債已難饒。常將白眼看棋局。偶譜紅腔入玉簫。舊雨二三拚一醉。黃雞紫蟹且相邀。

附原作

(甲90分)

不堪對潦倒人生

秋來心事有蟲知。欲寫新詞得句遲。遣悶有方時讀畫學詩無得負良師。不堪風

雨花同淚。潦倒乾坤酒一卮。我本天生多病者。黃華比瘦未爲奇。

草木闌珊夢一場。涼風吹到已飛霜。滿天蕭瑟蟲吟雨。異地淒涼客斷腸。酒對黃

花聊解悶。葉成紅樹歎彫傷。家書旅雁傳來遠。一片鄉心引恨長。

此作大有進步筆致  
雅近劍南可購陸放翁詩讀之

蕭條風雨厭連朝。靜坐書齋歎寂寥。童稚性情猶未改。朋曹詩債已難饒。閒尋書

意圖遮眼。偶著歌腔弄入簫。舊雨二三拚一醉。黃雞紫蟹把愁澆。

### 月夜觀潮

高與潛

江豚吹浪撲晴空。萬鼓聲喧落月中。倒卷靈旗來白馬。掀翻銀海走蒼龍。珠璣夜噴千山雪。蘆荻花開八月風。賦物愧無枚乘筆。送迎聊學陸龜蒙。

陸龜蒙有迎潮送潮辭

附原作

(甲7分)

通首只堆砌字面寫  
景物過於拘謹遂

江風奔逐浪排空。月到中天萬鼓雄。落落屏山扃戶鑰。滔滔曲水擁蛟龍。波心蕩

覺陳舊不鮮

處銀山立。水勢激時白馬衝。看到魚龍疲勢後。浪花飛舞濺蟾宮。

前題

高與潛

人世波濤應共險。心頭潮熱起狂瀾。何當借取天邊月。當作燃犀一照看。

附原作

(甲70分)

辭未達意

海風撲面水滔滔。不盡寒光鼓浪豪。人世波濤應共陰。何來清月燭心潮。

秋望

高與潛

斜陽倒映遠山樓。送盡征帆葉葉舟。疎柳兩行沿岸曲。晴沙一片抱江流。寄身天地隨飄泊。放意高冥任去留。我欲乘槎無個伴。入秋心事便成愁。

附原作

(甲70分)

泛字失精

斜陽倒挂遠山樓。海上常泛一葉舟。氣蕭天高延淺黛。沙明潮盡映金流。寄身天地隨飄泊。放意高冥任住留。我欲乘槎尋往事。蕭蕭荻港滿聲秋。

秋夜書懷

高與潛

數聲歸雁過瀟湘。短鬢先知昨夜霜。廿載韶華驚逝水。滿城風雨近重陽。身求無愧常三省。學忌貪多止淺嘗。况是病懷愁不起。海天身世兩茫茫。

附原作

(甲 80 分)

第四句聲調絕佳  
與前後不和若用於但  
只宜甲作對偶便失其宜句亦於但

數聲歸雁適三湘。裏透單衾五夜霜。半度年華驚逝水。一天風雨泣斜陽。求身無愧常三省。學忌貪多止淺嘗。四壁蟲聲何怨慕。海天身世兩茫茫。

月夜觀潮

周思齊

望海樓頭月似霜。長空蜃氣撲帆檣。靈旗疊鼓驚秋雨。雪浪銀山。

照。夜。光。蘆。雁。忽。沈。天。以。外。漁。燈。都。在。水。中。央。渡。江。祇。怕。風。波。惡。手。  
把。金。樽。且。獨。嘗。

附原作

(甲70分)

閒守寒樓夜未央。當空月色照帆檣。一聲潮至衝巖響。萬頃波痕映夜光。蘆雁啾啾驚欲起。漁燈爍爍影搖忙。波臣底事興風浪。漲落秋江態若狂。

秋夜思親

周思齊

獨坐西樓意索然。白雲親舍隔遙天。鄉心一夜隨歸雁。斜月入窓人未眠。

附原作

(甲70分)

獨坐危樓意索然。慈顏不見遠雲天。清風帶露無消息。皎月當空弗忍眠。

閱錢塘錢素秋吟秋小草誌感

徐炎培

絮落風塵花墮澗。老天真箇太無情。憐伊淪落偏如我。愁雨愁風了。一生。

生太飄零死亦難。卅年殊淚自偷彈。紅牋寫徧傷心字。莫作迴文錦字看。

寒窗風雨夢依稀。載酒西冷事已非。臘有吟秋詩一卷。一回低誦一沾衣。

附原作

(甲 80 分)

潤去聲係正韻其平聲者乃鬱熱貌收元韻

一任名花墮落溷。老天真個太無情。可憐身世飄零慣。愁雨愁風了一生。  
生太飄零死亦難。卅年珠淚自偷彈。琳瑯恰比廻文錦。莫作間情一例看。

擁書枯坐意淒其。風雨寒窗夢亦稀。讀到吟秋詩一卷。一回展卷一沾衣。

書感

徐炎培

不是愁魔卽病魔。茫茫身世奈天何。南轍北轍成何事。回首中原涕淚多。

附原作

(甲80分)

不怨飄零別恨多。茫茫身世太愁何。南轍北轍緣何事。只有青雲志不磨。

對月口占

徐炎培

皎皎明月光。夜夜照孤客。不知秋已深。起看露華白。

附原作

(甲80分)

五絕宜有含蓄不盡之意不可直寫景物

泥飲

楊國楨

當筵泥飲唱廻波。消受吳儂笑。口訶奪却金樹傾。却酒問郎知否。夜如何。

附原作

(甲 75 分)

忘字雖平仄兩用但  
用於此處終覺不妥但  
又第三句第五字既則  
仄第六字應平否則失粘

提壺夜飲畫樓前。興到吟詩忘卻眠。舍怒美人把酒奪。問郎知是幾更天。

晚讀

楊國楨

一張素紙一杯茶。擁髻低吟吊落花。不是紅潮先暈頰。斜陽薰透碧窗紗。

附原作

(甲 8 分)

次句第三字應平萬  
不可仄是殆爲一三  
五不論之說所誤

病起看花偶成一絕

楊國楨

一張素紙一杯茶。且飲且吟興未賒。郤笑面紅不爲酒。斜陽薰透碧窓紗。

一○番風

附原作

(甲 8 分)

好花恰與美人同。別久相逢屬易紅。憐汝爲花猶命薄。一番微雨。

連上數首作意均佳  
惟句俗耳

花容恰與美人同。別久相逢臉要紅。映得儂顏呈薄醉。一時如被夕陽烘。

卽事

楊國楨

蕭齋獨坐悵無聊。自起挑燈讀楚騷。多少閒愁消不得。一窓秋雨。

響芭蕉

附原作

(甲70分)

此首毫無作意。  
蕭齋獨坐恨縣縣。自把離騷讀幾篇。多少世間拂意事。烟雲何處問蒼天。

送別詞

張一堃

國旗風裏唱河梁。一曲驪歌各斷腸。絕似春深桃李樹。盡吹花片出門牆。

方今天下多艱日。正是男兒有用時。珍重前程千萬里。願君切莫負良師。

風雨連床友誼深。青溪千尺故人心。天涯遇有南歸雁。莫忘時時惠好音。

附原作

(甲 95 分)

未句嫌俗

第二三首渾撲而厚慷慨而淳極爲得體

歌聲淒處國旗揚。是我同儕話別場。几案相依經兩載。臨行倍覺令人傷。  
方今天下多艱日。正是男兒有用時。珍重前程千萬里。願君切莫負良師。  
風雨連床友誼深。青溪千尺故人心。天涯遇有南回雁。莫忘時時惠好音。

咏伍員並序

王澤

澤每讀史記伍員傳。見其復父兄之仇。強吳國。可謂壯矣。  
而卒不免於一死。未嘗不矜其志。而惜其不功成身退也。

爰作七絕三首以悲之。

忍辱含冤志亦堅。吹簫豈爲乞人憐。莫嫌報楚非忠義。兄父之讐

不戴天

復仇大義著春秋。掘墓鞭尸恨未休。千古英雄誰不死。怒潮空自打江頭。

如何不共赤松遊。鳥盡弓藏事可憂。一自鴟夷成史鑑。後車徵倖讓留侯。

附原作

(甲) 分

第二首起二句與第  
一首第三句意複

忍辱含冤非一年。吹簫乞食志堪憐。誰云報楚非忠義。兄父之讎不戴天。  
厲兵秣馬報深仇。破楚鞭尸宿願酬。亮節英風誰繼武。至今想像望潮頭。

留侯在後引用失當

昔日留侯既報仇。辭封遂從赤松遊。子胥不早身歸隱。千載忠魂逐水流。

新涼

潘亞雲

嫩涼天氣恰如春。小扇輕衫稱體新。且喜清風來故友。不愁熱惱。

更隨人。尊羹鱸膾。鄉心遠。冰簾銀床睡味醇。祇奈沈腰易消瘦。病魔時繞苦吟身。

纔醒酒夢了無愁。多事西風又上樓。願影自疑人似菊。窺簾初見月如鈎。長門寫怨悲。團扇斗帳生寒換。薄綢一樣秋懷。消未得。幾人歡笑。幾人憂。

青天碧海夜漫漫。透薄簾衣一桁。單無路。乘槎上凌漢。有人羞月。獨憑闌。晨看花淚知宵雨。暮聽蛩鳴憶早寒。我欲御風師禦寇。冷然飛向海天寬。

附原作

(甲90分)

初涼天氣未寒辰。小雨初晴暮色新。且喜清風來故友。不愁熱惱更隨人。尊羹味好心頻憶。冰簾宵深夢未醇。燭影搖風人影瘦。秋聲滿屋一吟身。

乍醒酒夢怯輕綢。故故西風上小樓。把卷不嫌身近燭。窺簾喜有月如釣。論交舊

雨思團扇著體新衣試薄綢。每憶家園感羈旅。噓寒此日有人不。  
青天碧海夜漫漫。但覺簾衣一桁單。無路乘槎上凌漢。有人羞月獨憑闌。晨看花  
淚知宵雨。暮聽蛩鳴憶早寒。我欲御風師禦寇。冷然飛向海天寬。

### 月夜觀潮

沈拜梅

長江滾滾怒潮生。雷鼓聲喧百萬兵。恍見靈胥騎白馬。亂麾銀甲打孤城。

誰拋飛鏡壓潮頭。匝地狂瀾未易收。歲歲風波起。吳越三千強弩。  
憶錢鏐。

次首隱指浙事含有諷刺凡作寫景詠物之詩不可全無寄託也

附原作

(甲90分)

長江曠遠玉鈎生。一線濤來百萬兵。想是靈胥猶有恨。至今還藉夜潮鳴。

奇觀天鏡映潮頭。月色銀山豁遠眸。盪魄聲連吳越動。三千強弩憶錢鏐。

中秋病中作

沈拜梅

病榻纏綿夜漸長。當頭明月白于霜。未曾竊得嫦娥藥。每到秋來也斷腸。

正與相如賦境同。藥爐烟裏臥秋風。何當借取吳剛斧。芟盡愁苗一萬叢。

附原作

(甲83分)

瘦比黃花暗自傷。當頭月色更淒涼。不知擣藥年年鬼。每到秋來可斷腸。

正與相如賦境同。秋來困苦藥籠中。此生欲借吳剛斧。斬盡千愁萬念空。

閨怨

姚奠邦

懊惱情懷對鏡慵。曉粧猶任鬢雲鬆。無情豈獨簷前鵲。昨夜燈花。

也。誑。儂。

宿恨新愁強自捐。眠蠶小字寫紅箋。離鬟未解儂心事。教看鴛鴦葉底眠。

最無聊賴是纏綿。往事思量渺似烟。痴絕鄰家雙姊妹。傍池閑數並頭蓮。

陌頭楊柳綠依依。盼到歸期又不歸。只有畫梁雙燕子。春來秋去總雙飛。

年時花底納新涼。紈扇輕衫倚曲廊。一樣夜來閒覩月。却無人與話宵長。

附原作

(甲 80 分)

春惱情懷對鏡慵。曉粧不理鬢雲鬆。無情最恨枝頭鵲。幾度歡聲是誑儂。

濺字雖平去聲通用  
但仄仄聲者多

強自忘情恨暫捐。相思莫自寫紅箋。小鬟不解儂心事。偏說鴛鴦葉底眠。

憑闌獨立意纏綿。往事繁心淚盡濺。忽見鄰家雙眷屬。池心爭數並頭蓮。

春光明媚景芳菲。盼到歸期仍未歸。只有簷前雙燕子。呢喃似說不分飛。

游南湖山莊歸途偶作

馮大舍

隔溪桃柳罨重門。三徑莓苔綠可捫。無數屢痕揩不去。晚風薰醉落花魂。

附原作

(甲90分)

隔溪桃柳掩重門。萬綠千紅春滿園。遍地斜陽人獨立。落花流水暗銷魂。

書懷

欲請長纓志已徂。出門容易識窮途。也知骨相難。諸俗諒此頭顱。

不負吾豪傑。半皆屠狗輩。功名多讓牧猪奴。清才濁世原無用。且向黃壚學酒徒。

附原作

(甲90分)

欲請長纓志已徂。莫教弱冠遇窮途。其如骨骸難通俗。諒此頭顱不負吾。肝膽已知屠狗輩。性情豈有牧猪奴。而今且把胸懷寄。日醉黃壚學酒徒。

秋蝶

姚奠邦

惜春心事付雲烟。衰草南園落照邊。垂老光陰同去燕。能鳴哀怨讓寒蟬。韓魂未化身。先瘦莊夢初回意。欲仙取次花叢懶。回顧楚娘顏色已非前。

附原作

(甲90分)

蝶上半首何以異於春

徘徊振翅影蹁躚。幾度穿花劇可憐。栩栩傳香情宛轉。翩翩弄粉意纏綿。韓魂欲

化身逾瘦莊夢初回態更妍昨夜秋風傳冷信伶俜猶見抱枝眠

秋日偕楊幹青登香光樓

姚奠邦

三百年來剩此樓。香光兩字擅風流。江山態度經千變。天道循環近一周。昨夜西風到荷塢。舊時明月上椒邱。長齋綉佛成何事。逝水光陰不可留。

成敗興亡等水滸。幾人徼倖幾人休。一般珍重南宮畫。兩樣聲名北苑羞。我輩更無書可讀。先生畢竟福曾修。朱明典物飄零盡。三百年來剩此樓。

附原作（七言排律）

（甲80分）

三百年來剩此樓。香光文采自風流。偶偕知已隨緣到。小憇窓前注遠眸。雨打敗

荷池塢。冷風吹殘柳玉庭秋。俯臨藥圃成荒圃。遙指椒邱變廢邱。樓爲香光讀書處前有荷塢對藥圃椒邱

排律宜長僅只八韻  
反形共儉不如分作  
兩律較爲舒鬯原作  
氣魄太薄於題不稱

千古滄桑無限恨。而今勝蹟半空留。試看寒暑幾爲易。并此遺墟不可留。獨美思。

翁留妙墨。依然綉佛壯樓頭。樓有一匾曰繡佛 前爲香光手筆吾儕安得步其後。禿筆生花夢與遊。

### 秋閨詞

應儉甫

畫簾圓月正當頭。瓜果安排上綺樓。泥問檀郎前歲事。客中何以賞中秋。

折取庭前桂一枝。助郎花下製新詩。兒家也有吳剛斧。取次修成絕妙詞。

小飲西樓酒滿斟。良宵真個值千金。偷聲譜就霓裳曲。郎試吹簫妾試吟。

人生幾個團圓夜。圓缺陰晴未可知。妾願與郎同不睡。只防月姊笑儂癡。

附原作

(甲 90 分)

晚字月字均失粘一  
三五不論之說誤盡  
學人

素娥嬋娟照香樓。初罷晚妝淡欲羞。泥問檀郎月色好。明朝可是節中秋。

喜逢三五月圓時。折取庭中桂一枝。留待晚風初起處。助郎花下製新詩。  
小飲西樓對酒斟。良宵休負伴清吟。爲歌一闋霓裳曲。笛乞郎吹自按琴。

意韻而辭裡是少讀  
之病

月正當頭水樣清。痴人愛賞到殘更。難逢絕好團圓夜。却恨蕭郎太薄情。

秋興

姚鶯峰

江南風景又逢秋。昨夜新涼暑已收。一帶平林山入畫。數聲長笛月登樓。驚心砧杵催寒近。彈指韶華逐水流。却笑候蟲鳴得意。未知身世等浮休。

附原作

(甲 70 分)

雜湊成章未有作意

江南秋色最清幽。殘暑纔消綠滿疇。日暮烟橫山整帶。風薰弄笛月當樓。黃花釀

酒和詩酌。紅葉飛霜助水流。將晚微涼生簾席。蛩鳴四壁樂悠悠。

蘇武

姚鶯峰

詠史詩當避熟就生  
不可人云亦云必翻  
陳出新以未經人道  
謂出之方有價值

奉使星韜出玉關。不堪回首望家山。匈奴未滅心難死。氈雪初嘗。鬢已斑。放牧豈圖衣共食。生兒聊慰老而鰥。淒涼十九年。中事畫上麒麟亦等閒。

附原作

(甲70分)

奉詔忽忽出玉關。別妻離母去。粉鄉手持漢節心堅石。頸試鸞刀氣極剛。北海無糧嘗囁雪。西風多憾鬢生霜。羚羊肥畜歸來日。一室淒涼冷斷腸。

中秋客中有感

高與潛

玉宇瓊樓處處寒。月明花院倚闌干。河山倒影天俱白。家國多艱淚未乾。客久漸知生計窘。夜深偏覺道心寬。秋光已是平分取。容

易西風歲欲闌。

附原作

(甲 80 分)

不勝之勝乃平聲  
題云觀俗而詩中於風俗一無點綴終不稱題無可改飾但就普通心理一點綴耳

高處瓊樓不勝寒。月明花院倚闌干。河山今夜應尤白。歡會無時得永闌。客久初形生計。宵夜深偏覺道心寬。秋光一半平分取。屈指西風歲已闌。

中秋觀俗

高與潛

濟南風尚太繁華。擲酒連盤入夜奢。白衿衫裙圍四座。紅樓絲竹動千家。當頭皓月長如此。擲牝黃金未有涯。借問夜闌人散後。是誰詩句得籠紗。

附原作

(甲 80 分)

濟南士庶尚繁華。擲酒連盤入夜奢。竹葉觴浮分四座。紅樓曲作數千家。騷人濡墨摛才藻。征婦凭窓悵月斜。總是常情癡種種。須知咫尺亦天涯。

晚遊大明湖作

高與潛

明湖秋柳已蕭疏。獨有沙鷗意自如。落葉乍添游子感。閒雲常伴  
野人居。長天寥廓排空雁。一水澄鮮澈底魚。山磬聲聲催入暝。炊  
煙漁火滿寒墟。

附原作

(甲80分)

暝字用灰色字當平

明湖秋色柳蕭疏。點點沙鷗任自如。落葉飄搖增暮感。間雲颯颯喜山居。天空岸  
葦無邊雁。水落橫梁澈底魚。山磬聲聲暝色起。炊煙漁火滿寒墟。

汽車中即景

高與潛

沿途禾黍報秋成。過眼雲山似送迎。汽笛一聲烟一縷。乘風人在  
霧中行。

附原作

(甲80分)

緣途禾黍報秋成。過眼蒼山似送迎。汽笛一聲烟一縷。輪蹄駛去日千程。

村行口占

溫倩華

原作山村風物隔烟  
霞帶水灣環繞處  
均未改  
山村風物帶烟霞。曲水灣環繞郭斜。絕妙武陵圖。一幅家家門巷。  
有桃花。

戲擬新閨詞

溫倩華

晴窗原作紗窗白闌  
花朶原作簪來花朶  
朝霞如錦罩晴窓。人坐春風理曉妝。挽就鴛鴦新樣髻。白蘭花朵也成雙。

短袖羅衫妙入時。玉儂心性最嬌癡。雙擎皓腕明於雪。笑向檀奴索釧兒。

海棠花露染胭脂。細界朱闌六格絲。十幅愛情新畫片。泥郎題偏艷情詩。

小庭一角繡春華。移碧裁紅樂事賒。別有俊懷誰解得。璇闈種徧憶儂花。

綠陰如水畫偏長。靜日簾櫳理繡忙。不繡尋常花與鳥。買絲親自繡檀郎。

憑欄招手原作笑招  
伴侶因笑招二字同音讀不響故改

緞結花。

天際紅樓靄暮霞。憑欄招手繡巾斜。輕風似妬人顏色。吹落圍肩吸荷蘭。

促坐涼亭倚石欄。碧紗如雪耐人看。浮瓜沈李嫌多事。笑折荷筍照銅床。

渡海

陳承祖

檣影亂斜暉。趁風游艇歸。怪雲垂水立。駭浪撲天飛。龍女開奩鏡。  
鮫人冷舞衣。幾回豁心目。到此悟元機。

昨日披星去。今朝帶月來。片帆開雪浪。雙轂鼓風雷。求藥謀何誕。  
乘桴遇可哀。溶溶香霧裡。清淺認蓬萊。

附原作

(甲 90 分)

檣影亂斜暉。趁風一艇歸。怪雲垂水立。銀浪撲天飛。龍女開奩鏡。鮫人冷舞衣。幾  
次句第三字若仄則第一字當平第一字既仄則第三字當平

人心目豁。到此悟元機。

昨日披星去。今朝帶月來。扁航開雪浪。雙轂鼓風雷。求藥謀何誕。乘桴遇可哀。溶  
溶香霧裡。清淺認蓬萊。

歸舟

陳承祖

濃綠滿郊田。歸來又一年。遠山銜落日。平野噴炊烟。水鳥浮還沒。

終嫌有試帖詩氣尚宜多讀杜詩

江雲斷復連。榜人知我意。棹入晚來天。

附原作

(甲95分)

未句勉強  
人知我意。努力若爲捐。

登黃鶴樓

陳承祖

寒日下山阿。高城傍大河。興亡經幾度。風物復如何。水底潛龍泣。  
天邊倦鶴過。我來重弔古。俯仰發狂歌。  
騎鶴仙翁去。危樓剩劫灰。詩誰題壁蘚。笛正落江梅。眼底羣生小。  
心頭鬱壘開。中原多暮氣。畫角有餘哀。

附原作

(甲95分)

興亡之興乃平聲

寒日沉烟際。高城傍大河。人悲風物改。樓閣興亡多。水底潛龍泣。天邊倦鶴過。我

來重弔古。俯仰發狂歌。

詩思之思去聲。巔字平聲均失粘。

騎鶴仙翁去。危樓幾劫灰。詩思臨絕巔。笛韻落江梅。眼底羣生小。心頭鬱壘開。中原多暮氣。畫角有餘哀。

重九前一日偶作示王子灌叟

沈拜梅

不去登高插紫萸。客來呼飲共清娛。題飴膽比劉郎。大一句詩成。

酒一壺。

笑君何事灌園忙。無畫無詩負姓王。明日黃花容易老。一樽聊賞預重陽。

附原作

(甲70分)

不去登高學插萸。客來沽酒喚花奴。題飴膽比劉郎。大醉醒詩成拍手呼。

唐宋人過佳節恒於期前晏賞謂之預。於此後追賞謂之展。例於淳祐三年以三宵正月十二爲預元宵以三宵正月十三爲展。上已九月十九爲展。重陽藝文志又以九月十日爲小重陽而劉郎題予本在九月八日故以九月八日爲預。

籬邊獨自賞秋光。酌酒酌花笑瘦狂。只恐黃花明日謝。一天風雨闊重陽。

月夜觀潮

沈家楨

江潮初上月初臨。無限秋光澤國深。擊楫輸他中夜夢。乘風愧我半生心。橫流世界滔滔水。鑠碎波心點點金。圓缺陰晴同變幻。問誰磨劍起長吟。

湖山千古憶江南。赤壁風流一現。曇揚子江聲。潮十八錢塘風信。月初三斬蛟未果。生多恨。橫槊無功死不甘。砥柱中流誰管得。狂瀾如此我何堪。

附原作

(用90分)

鄉思之思乃去聲若作思鄉則平聲矣

江村月上暮潮臨。無限鄉思入水深。擊楫輸他中夜夢。乘風愧我半生心。狂瀾莫挽初離箭。皓魄難圓亂鐸金。大陸龍蛇多變幻。問誰磨劍試潮音。

聲調頗穩三韻絕饒丰致

湖山千古憶江南。赤壁風流一現。曇揚子江聲。潮十八錢塘風影。月初三斬蛟未

果生多恨。橫槊無功死不甘。砥柱中流誰管得。狂瀾如此我何堪。

虞山紀遊

鄭北野

乘興同來古寺遊。寺名維摩山僧茶話且勾留。人間絕少清涼境。逃暑須登望海樓。

松柏森森繞墓門。言子墓高賢埋骨到今存。二千年後風流息道義。文章不可論。

西風落葉送斜陽。極目天涯思渺茫。剩有辛峯亭子在。不知經過幾滄桑。

晚烟如幕未曾開。海色蒼茫白一堆。明月不知何處起。數聲漁笛送將來。

附原作

(甲90分)

第三百首聲調極隹

乘興同來古寺游。寺名維摩山。僧茶話且勾留。此間景物清幽甚。遠眺長江有小樓。  
松柏森森繞墓邊。言子墓。高賢埋骨二千年。文開吳會斯人力。聖道于今猶自傳。  
霜風黃葉十分涼。極目天涯已夕陽。剩有辛峰亭子在。不知經過幾滄桑。  
斜陽一抹照山隈。荒徑無名路自開。蕭瑟滿村歸路迥。數聲漁笛送將來。

詠菊

王澤

只宜長伴野人家。幾度風霜感歲華。淡到無言清到骨。從來秋士似黃花。

傲骨經霜苦自持。一般身世寄人籬。茫茫今世無元亮。借問花開恰爲誰。

附原作

(甲70分)

幽姿合伴野人家。淡到無言意自誇。爲謝風霜休肆虐。從來清瘦是黃花。

木葉經秋不自持。高人獨自傲東籬。茫茫今世無元亮。借問花開恰爲誰。

前題

王澤

傲骨迎霜秀。侵秋氣自添。生成孤僻性。從不解趨炎。  
五言重氣魄此詩太弱類試帖而無古意改本但就原作署爲修飾亦不足觀

翠葉一叢叢。盈盈畫閣東。品高開獨後。不與衆芳同。  
陶令風流息。斯花孰品論。捲簾人坐久。相對自忘言。  
老圃秋逾冷。東籬菊正黃。花間一壺酒。獨酌過重陽。

附原作

(甲70分)

傲骨迎霜秀。侵秋氣自添。生成孤冷性。從不解趨炎。

翠葉一叢叢。盈盈畫閣東。品高開獨後。不與衆芳同。

陶令風流息。斯花孰品論。處茲熱世界。淡淡總無言。

老圃秋容冷。閒看菊正黃。花間一壺酒。獨酌過重陽。

詠蟹

王澤

咄爾江河使橫行。恣威福。自謂甲冑堅無人。敢魚肉。豈知天地間。物滿則遭撲。西風動江淮。漁燈紅簇簇。唯爾慣趨炎。自取殲其族。雌黃空滿口。珠璣空滿腹。黃袍縱加身。一死已難贖。何如養性龜。泥塗自潛伏。何如飲泉蚓。無榮亦無辱。明哲保其身。君子寡其欲。不見鼎鑊間。此公今觳觫。請持雙螯前。聊以警當局。

附原作

(甲  
93  
分)

帶甲氣森森。蘆葦任棲宿。霜天八九月。稻粱恣果腹。不知歛鋒芒。保真而全樸。自絕字拙字節字滅字  
均屑韻與屋沃韻不  
通五古不可任意換  
韻而句法平仄尤宜換  
圓熟原作如或請君  
入甕或加身黃袍等  
句聲調均未妥宜多  
讀古詩自然脫口而  
出不致牽強

君入甕。平生豪氣絕。或加身黃袍。借以賞園菊。何如養性龜。泥塗藏其拙。何如清廉蚓。自勵黃泉節。我聞老聃言。齒剛則遭折。明哲可保身。橫行無不滅。

春日吟

陳翠娜

錫簫吹困春風天。湖光鏡裏搖青烟。湘簾如絲剪不斷。落花飛入鴛鴦絃。夢裏騎雲入幽處。滿院緋桃墜紅雨。嫩寒和夢嵌雲屏。一夜芭蕉作愁語。

附原作

(用95分)

錫簫吹困春風天。湖光鏡裏搖青烟。細雨如絲剪不斷。秋魂啼入鴛鴦絳。夢裏騎雲入幽處。暖風薰醉花無主。嫩寒和夢嵌雲屏。一夜芭蕉作愁語。

秋宵吟

陳翠娜

秋河歷歷生涼波。嬌雲抱月顰青娥。簾中美人擁秋坐。小顆流螢隔。花墮粉窓咽香凝。空青相思薰透芙蓉屏。疎桐辭枝趁風舞絡緯。聲聲夢中語。

學長吉頗神似惟細  
欠雨暖風二句聲調尙

附原作

(甲 95 分)

一簾西風二句聲調  
亦欠古媚

濛濛綠霧生涼波。嬌雲抱月翠青娥。一簾花影擁秋坐。小夢如烟抱愁墮粉窓咽。  
香凝空青相思薰透芙蓉屏。疎桐別木西風舞幽素。花魂夢中語。

東風二首

陳翠娜

沒情春也解思家。昨夜微寒透碧紗。滿地落紅吹不得。東風無處避殘花。

綠楊陰護竹籬笆。小隊筠籠唱採茶。底事東風欠公道。春愁偏送到兒家。

附原作

(甲 90 分)

春夜無鳴蟲。劉方平  
今夜漸知春氣暖。蟲  
後聲新透綠窗紗。亦受蟲  
病

沒情春也解思家。昨夜蟲聲透碧紗。小院簾垂新雨過。東風無處避殘花。  
綠楊一片隔籬遮。如水隣娃學採茶。底事東風欠公道。春愁偏送到兒家。

文苑導游錄

古近體詩二

三八

丁巳九月



文苑導游錄（第四種第二卷）

● 填詞二（丁巳九月份）

天虛我生潤文

金縷曲 雨夜

沈家楨

不比春宵短。恁淒涼。畫簾秋雨。殘燈孤館。窗外芭蕉聲不斷。攬碎秋心一片。再休問桃花人面。轉輾銀床眠不穩。聽丁東簷馬當風顛。更漏永。夜過半。閒拋書卷。情懷倦。想伊人紅樓珠箔乍停針線。桐葉飄零誰管得。并作瀟湘悽怨。但消受寒蟲低喚。孤枕單衾雖已慣。奈瀟瀟颯颯增煩亂。鄉思遠。數聲雁。

附原作

（甲 90 分）

點滴黃昏亂。恁淒涼棋音寂寥。殘燈孤館。簾外芭蕉聲細碎。催起秋心一片。且休問桃花人面。最是惱人眼不得。聽丁東簷馬聲聲。喚數寒柝。正宵半。閒拋書卷

離別意三字應仄平  
平詞雖不忌複字但終以不複爲佳

情懷倦離別意幾番冥索乍停針線桐葉飄零誰管得并作瀟湘一段還雜和秋蟲無算衾枕五更消受慣。冐宵寒更把花枝看所思杳恨難見。

人月圓 本意

馮大舍

天涯共此蟬娟夜。爭啓幔亭筵。悲歡離合陰晴圓缺難得團圓。韶華莫嘆如流水。晏賞且流連。願人長壽。願花長好。願月長圓。

附原作

(用89分)

天涯共此蟬娟夜。千里慶華筵。悲歡離合陰晴圓缺更喜團圓。韶華莫嘆如流水。難得一輪先。有情眷屬良宵共樂笑倚闌干。

人月圓 反意

馮大舍

天涯共此蟬娟夜。游子正飄蓬。南樓錦瑟西風鐵笛。無奈愁儂。嫦娥一樣無聊甚。獨住廣寒宮。年年此夜。家家今夕。埋怨天公。

附原作

(甲83分)

天涯共此蟬娟夜。游子正飄蓬。南樓靜瑟。西風鐵笛。盡足愁儂。 嫦娥應被人間  
妬。碧海恨何窮。更番顚額。秋容寂寞。長此蟾宮。

浣溪紗 夏夜

溫倩華

荇藻中庭月似潮。簾波瀉影自滔滔。湘妃榻化木蘭橈。壓鬢香濃開茉莉。嬾腰人倦落芭蕉。隔重秋夢聽吹簫。

附原作

(甲85分)

金井生涼扇欲拋。月波瀉影亮於潮。湘妃小榻當輕橈。 髪畔香柔開茉莉。牆陰露重濕芭蕉。吹簫人倦折纖腰。

無俗念 題桐蔭讀書圖

溫倩華

嫋嫋仙境。愛芸窓四面。桐花香簇。坐久渾忘秋影。重兜滿一襟。幽

四 丁巳九月

綠爽翠生雲峭涼。疑雨浣却塵三斛。暫拋書卷儘君消受清福。  
絕似楊柳深深簾波如水。浸到欄干曲領畧清涼。滋味久紅袖添香。  
嫌俗擊節驚蟹長吟和鳳。不厭千回讀雅人深致。韜川無此圖幅。

附原作

(田95分)

第九句第一字宜仄  
嬌嬈仙境看梧陰如夢。蕭閒絕俗坐久。渾忘秋影重。兜得滿襟幽綠爽翠生雲峭涼。疑雨浣却塵三斛。閒來把卷儘君消受清福。休羨楊柳深深一天秋籟詩思隨風落。何必添香紅袖伴。展處芸籤流馥擊節驚蟹長吟和鳳。不厭千回讀傳神妙筆。韜川無此圖幅。

伴展同音故讀不響

浣溪紗 夜雨

溫倩華

蕭瑟聲中靜閉門。惱人風雨做黃昏。眉尖愁緒壓三分。小顆蘭。

缸花欲顫半函麌枕夢難溫一天秋思攬吟魂

附原作

(甲95分)

前半未改後半云寒逼蘭缸花欲顫半函麌枕夢難溫一天秋籟攬吟魂

醉太平 閨情

溫倩華

桃花短簷菱花鏡奩月鈎斜上眉尖在愁邊夢邊金針嬾拈爐  
香嬾添侍兒偷放重簾正將眠未眠

附原作

(甲90分)

蟾纖兩韻用意頗細  
惜辭未達

閑愁未蠲閑懷又牽晚妝愁對新蟾評眉纖月纖後半未改

蝶戀花

陳翠娜

鏡鑑臨湖花似繡如繭波光撲得湘簾皺曲曲廻廊穿細柳麝蘭  
香息紗窓透落盡殘紅春樹瘦簾外鸚鵡偷把東風咒小婢擎

六 己丁九月

幃○開○笑○口○銀○瓶○捧○進○櫻○桃○酒○

附原作

(甲95分)

鏡鑑涵香花似繡。如繭波光纖得晴。簾皺曲曲廻廊。穿細柳麝蘭香。息紗窓透落盡殘紅。春樹瘦簾外。鸚鵡偷把東風咒。小婢舉幃開笑口。銀瓶捧進櫻桃酒。

南歌子

陳翠娜

香篆銷金鴨。更籌轉玉龍。峭寒和雨濕簾櫳。小朵燈花瘦得可憐。紅。怯冷添重幕。留春怕曉鐘。簾鈎隔夢響。丁冬吩咐屏山遮住落花風。

附原作

(甲90分)

兩起對句均欠濃重

小坐敲槐火。添茶注碧筩。峭寒和雨濕簾櫳。小朵燈花瘦得可憐。紅。語。憑床意轉慵。簾鈎隔夢響。丁冬吩咐屏山遮住落花風。

滿院蟲無

文苑導游錄（第五種第二卷）

◎南北曲二

天虛我生潤文

南正宮 游某游戲場

錦纏道

陳翠娜

月昏黃韻好樓居豆重簷畫廊叶燈火照熒煌叶似春風豆滿園蝶舞蜂忙叶不分明衣香水香叶祇覺得寶氣珠光叶人影一雙雙叶向小曲欄邊閒傍叶笑花底浴鴛鴦叶也輸與畫裙新樣叶趁風流各自眩新妝

朱奴剔銀燈

有的是凌波窅娘韻有的是傅粉何郎叶看袍笏登場盡女郎叶要賺得旁人回望叶端詳叶露蝤蛴似霜叶耳輪邊豆銀珠飄漾  
前四句係朱奴兒首  
至合後三句係別銀首  
反興勤善至末郎潔兩韻  
翠譜本曲係金科平仄  
從桃花扇相合

叶

雁過聲

琳瑯叶銀簾翠幌叶有幾處笙歌繞樑叶神仙眷屬時來往叶玉爲堂勾鏡爲牆叶映重重複室雲房叶珠光叶耀明釭叶脂香易嵌人心上叶怕惹煞相如千日想叶

小桃紅

歷盡了雲梯響叶又重到華堂上叶鏡光漾得人如象叶（場中有凹凸鏡）分明更比溫犀亮叶鶯鵝燕侶嬌模樣叶都變了鬼

怪魔王叶

附原作

錦纏道

（甲90分）

未句應上三下五作  
上三下七誤

月昏黃。好樓居花陰罩廊簾幕捲瀟湘。閃燈光和螢點。皺銀塘。不分明衣香水香。  
祇覺得寶氣珠光人影一雙雙。向小曲欄邊閒傍描眉黛比山長。圍圓寶髻偷花樣齊向那五陵勝地鬪新妝。

朱奴剔銀燈

有的是臨波宿娘。有的是傅粉何郎。趁瀟灑風流別樣妝。要賺得旁人回望端詳。  
露蟠螭似霜耳輪邊。銀珠飄漾。

雁過聲

琳瑯珠簾翠幌聽氤氳笙歌繞梁。花香如海春風漾玉爲廊鏡爲牆照重重複室。  
雲房珠光耀明釭脂香易嵌人心上看雪聚花濃環佩響。

小桃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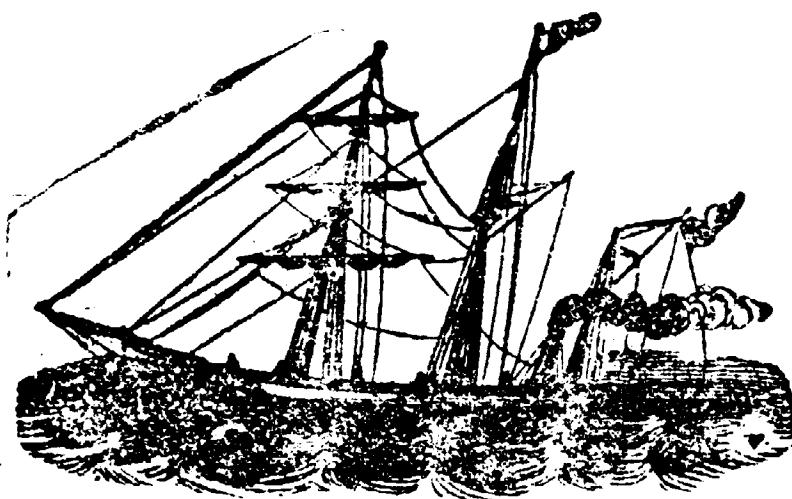
聽不斷雲梯響聽不了歌聲唱鏡光漾得人如象（場中有凹凸鏡）分明更比

文苑導游錄 南北曲二

四

丁巳九月

溫犀亮紅裳翠袖嬌模樣盡化做鬼怪魔王。



# 文苑導游錄（第六種第二卷）

## ◎尺牘一

天虛我生著

胡廣鑑來函問韓文李蟠

栩園先生著席鄙人於幼年讀古文觀止。韓昌黎師說云。『李氏子蟠年十七。』即韓公全集亦云蟠年十七。近讀古文筆法則云蟠年七十。且有細註及書後云。『今者李氏子蟠。耄而好學。初不讓乎衛武之賢。』云云。則確爲七十無疑。且古文筆法乃濱南李扶九所輯。李蟠爲扶九之遠祖。亦未可知不然。何敢斷決如是。又攷觀止細註。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倘是少年科第。則十七爲是。設或老年科第。則以七十無疑。又皇甫湜韓昌黎墓誌。韓公乃長慶四年十二月薨。夫考據之學。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且不暇。然既以保存國粹起見。又不能置古文而不讀。賞奇析疑。亦屬學人快心之境。又能釋後生之疑團。想先生鄰架宏富。唐人登科錄及全唐詩等書。不難一擷而知。願夫子明以

教我謹此佈達恭頌秋佳胡廣鑑謹上

復胡廣鑑問李蟠

承詢李蟠弟處無書可查全唐詩不載其名科名記則無購處姚惜抱所選韓文亦作蟠年十七但就原文語氣觀之則生乎吾後等語皆爲一篇之主是代李蟠立言者也孔子云云則又獎譽李蟠者可知其年必長於愈愈以貞元八年成進士早蟠十二年者蟠之年僅十七則愈成進士時蟠才五歲耳後生小子而從先進爲師又何足爲矜異愈在貞元元和間爲諸儒元僉擬愈爲六經之師區區一蟠何必費此一篇文字即謂獎進後學又何不於篇中一舉幼而好學以恥暴棄之士夫乃獨舉孔子以擬之乎且蟠於六藝經傳已皆通習即屬神童其光陰亦斷斷不能及此蓋即畧閱一過亦非十年不爲功也十七歲之少年無論如何亦不過能發展天才而已安能窮經通傳且並六藝而能之哉矧以後生小子從先進游正今道耳又何古道之足云故敢斷其爲

七十刊本沿誤類此者亦正多也。雖無古書足證。然韓文具在。語意固可按也。質之足下。以爲然乎。弟栩頓首八月十六日

陳承祖來函呈回文詩

栩園先生函丈。昨蒙郵寄文學指南五本。均收領。就政拙作已錄副謹存。併以奉繳。改本似妙手良劑。化板滯而爲空靈。不勝感佩。生于髫齡。僻處鄉曲。附讀村塾。塾師爲制義中人。其課徒初不涉經書而外。嗣以各地學校盛興。流風所至。乃漸兼及地理歷史等書。生涉獵其間。于經書旣未窺崖岸。于考據亦茫無門徑。即于寫字一道。亦未稍資練習。至今潦草塗鴉。深自慚恨。惟素性頗喜詩詞古文之學。旣難以此請益於塾師。而鄉僻復極少可師可友之儕。深引爲憾。比年十六。入滬上青年會中學。于習中西文之暇。聚二三硯友。作他山之攻錯。自覺較前之閉處村塾。樂趣稍多。年二十。由該校畢業。是冬投足洋船。迄二稔矣。年來塵俗熏人。錙銖是較。于學問一途。完全拋荒。惟每當。

大江流月。隻艇乘風。閒作一二韻語。自以爲愈于同人之擾擾。飲博也。暇常讀先生諸說部。與詩詞曲稿。心折萬分。昔人所謂先得我心。于先生之著。在在有也。竊嘗私歎焉。得若人者。以爲我師。曩年南通徐貫恂先生過滬。願爲生介紹于先生。而生轉以先生之政務倥偬。未敢冒昧。今秋讀先生報端啓事。深喜得償素願。並蒙不屏驚駘。儕于門牆。此後沾時雨。而噓春風。幸孰甚焉。出自心臆。不覺其言之長。尙望恕其曉瀆。附呈舊作回文詩五首。得暇敬求郢政。敝輪約須下澣抵滬。當飭人走領。不必付郵。萍梗之跡。隨流靡定。俛仰身世。無限感喟。書不盡意。專此敬請著安。順候闔第曼福。受業陳承祖謹上。九月望夜京江道中。

復陳承祖論回文詩

子繩同學著席。來書懇摯之忱。溢於言表。以幼年失學之人。而運用文字。乃能暢所欲言。足知自修之功深矣。足下詩五言能不類試帖。七言能鬯寫性靈。如納涼詞中。竟有

數句聲調絕類於栩。將來進境。當未有艾。廻文詩絕不易工。稍有牽強。便成廢物。是爲磨人之具。惟鬪織巧。無補學問。而束縛過甚。言不由衷。尤無意味可言。萬紅友專工於此。而疵病百出。終篇無一句可傳。讀者惜其聰明誤用。良可惜也。蘭渭幻墨。亦同此病。惟供蘭園清玩而已。曩在兒時。亦好爲此。偶得二句云。黃葉亂山寒日落。白蘋秋水楚江長。嗣後再作。總覺工力不敵。無復如此二句之自然。遂不復作。蓋此等句。可偶然得之。而不可强求之也。來詩五首。僅一首可取。略爲潤飾存之。專復即頌近佳。弟栩頓首。

丁巳九月十八日

姪兒祖耀問詩

頌讀梅村詩話。至贈百史五六聯句云。霜氣一湖飛遠夢。月明今夜宿孤峯。朝來無限塵中事。回首西山路幾重。姪以爲霜氣月明二句。非寫景。非叙事。蓋寫秋夜以喻己之暮年也。朝來無限塵中事之無限事妙。蓋此處極力一揚。再寫出只見西山之路。不見

六 丁巳九月

塵中之事。益覺塵世之空矣。此義係以愚意思之。未知大人以爲何如。又見詩法入門中云。詩有八病。一病。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不得與第七字同聲。竊思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猶可。第二字不與第七字同聲。決不能也。如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安可將第二或第六之平聲字更爲仄聲哉。其中究有何故。望卽函示。前在杭時。嘗塗鴉一首。題爲秋夜懷故人云。碧天皎月又逢秋。羌爾行行空自遊。飛鴈如今何處宿。寒泉依舊傍山流。戴倫偶作江南會。白易偏離羈旅憂。天數茫茫誰可勝。不妨携酒上高樓。請將不通之處。一一指出。裨有遵從。前數月聞有改正之詩。寄至太廟巷。至今並未收到。想已付洪喬矣。再者。每見評選之詩集中。常有無名氏者。不知附于何人之集。便中亦乞示知。

答侄兒祖耀問詩

接汝來函。頗慰文理亦尙通順。字跡饒有帖意。果能專心一志。潛心修習。不半載必有

可觀矣。人生讀書固爲要事。而寫字亦爲至要。字跡惡劣。則望而生厭。縱有好文字。亦必減色。是不獨考試爲然。即于社會交際上函札往來。亦皆然也。故深望汝用心習字。旣學一帖。必久習之。務使得其神似。勿以爲形式相同。卽已足也。予在兒時。卽悔不曾習字。只此一項。吃虧不小。及一入謀食之途。卽無暇更習字矣。汝宜乘此學之。勿懈。汝之用筆。落筆太重。收筆太滯。宜放轉靈。庶能活潑。吾將於書函中。覘其進步焉。詩話以隨園詩話。最足啓發性靈。絕不雕琢。詁語皆口頭心坎中所有。讀之可化板爲活。梅村詩話。多失之滯。非善本也。如汝所舉一聯云。『霜氣一湖飛遠。夢月明今夜宿孤峰。』此二句實是寫景叙事。並無寄托。詩有賦比興之別。此即所謂賦而興也。汝謂以秋夜喻己暮年。則是賦而比也。實爲穿鑿附會。走入註釋家之魔道矣。然汝自作秋夜懷人一首。中云『飛雁如今何處宿。寒泉依舊傍山流。』則以雁喻人。以泉喻己。饒有深意。是蓋賦而比也。用意不同。此固明明可見。不待深求。文章妙處。卽在信手拈來。隨口道。

出流麗端莊四字。缺一不可。汝其誌之。詩學入門一書。蕪雜而無精義。只可涉畧一閱。不可奉爲圭臬。不如予所著之作詩法。曉暢而有程序也。茲將底稿寄汝。抄出卽寄還。當再續寄。詩有八病之說。創自梁之沈約。雖近穿鑿。然有至理。大抵能詩者。自然能不犯其病。故前人斥其爲苛。總而言之。八病只是一病。即聲音碰頭。讀不響耳。此所謂聲音者。非平仄聲之謂。乃同是一個聲音之字耳。汝謂第二字與第六字。不能不同聲者。是以平仄聲爲聲矣。大誤。譬如有一句云。『霜氣一湖知幾里』。則氣幾同聲。而知幾里三字。又爲同聲。故此一句。並非不通。而讀之終不順口。即初聲音碰頭之病耳。然欲避此病。亦甚易。但切記凡是聲音相像之字。不可用在一句之內。(惟商量參差依稀約略等二字相連者。則不妨)尤不可用在一句中第二三及第五六字。譬如『月明今夜宿孤峯』。明今二字。聲音相近。亦是病也。又如『雲淡風輕近午天』。輕近二字。即碰。若改近字爲傍。改今夜爲此夜。即讀得響。唯不免於辭意不達。故作者至不得已。

時亦但聽之而已。來詩用戴倫白易二人名。荒謬絕倫。此戴倫諒必爲戴叔倫。白易必爲白居易。人名而可腰斬取用。寧不笑煞讀者。古人雖有以司馬遷爲馬遷。司馬長卿爲馬長卿。蓋因覆姓本只一字。係有所本。非濫用者。叔倫猶可謂叔字乃係行次。不妨節去。而居易則萬無可減之理。且直呼其名。亦非所宜。只用二字者。當以白傅爲宜也。此二句宜換過再改。又『羌爾行行空自遊』及『羈旅憂』第五字均應仄。始讀得響。古人雖有用平者。但亦不得已而用之。何可舍長取短。擇其病而學之。再無名氏者。即不署名之作也。大抵題在壁間。並不題名。故不識爲何人之詩。而其詩甚佳。不可不選。則註爲無名氏。猶言『不知何許人』也。

姪兒祖耀來函辯戴倫白易

手諭拜悉。戴倫白易係本左襄三十一年。子產諭尹何爲邑。以罕虎。（子皮名）爲虎。及王勃膝王閣序以楊得意爲楊意。以鍾子期爲鍾期之例。茲將全首重改云碧天皎

月又逢秋。去歲晨星半尙留。飛雁如今何處宿。寒泉依舊傍山流。陸程忽斷思舟渡。水道將終欲岸遊。起伏循環誰可易。含顰斜倚最高樓。因閱劉基司馬季主論。卜至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二喻遂將其義。作爲後罕首隨園詩話。閱之已有月餘。但以字小如蠅。容易傷目。故僅圈點數十張。袁枚詩集雖專寫性情。純任自然。但初讀之。果意味濃厚。能引人興趣。及久讀。則因其含蓄甚少。淡而無味矣。蓋即言伯恭所謂易喜者必易厭是也。英華新字典一部。及英文法二冊。均已收到。袁枚有詠錢一首云。『百物皆可愛。惟錢最寡趣。生時招不來。死時帶不去。』姪謂百物亦無可愛。蓋亦生不能招。死不能帶也。叔父以爲然乎。

答姪兒祖耀辯人名

左傳以罕虎爲虎。乃述子皮之言。子皮自稱其名。則減稱一字。自係古今通例。猶汝自稱曰耀。固極通行。蓋祖字本爲行輩耳。滕王閣序。則限於字句。強爲之耳。史記司馬相

如傳。即稱得意。無稱楊意之先例。鍾子期則呂氏春秋亦稱子期。無稱鍾期之先例。自王勃創之。後人遂得沿用。然不可援此一例。而竟自我作古也。蓋王勃此文。設非高宗歎賞。亦必有人起而駁之。王鈍根君嘗於游戲文中。用東方之朔淳于之髡二語。予戲引其二語。用於滑稽詩註。一時鳴鼓而攻者。皆曰不通不通。其實於名氏中加一之字。左史論孟。亦多此例。並不得謂爲不通。如介之推、宮之奇、舟之僑、庾公之斯、公之他。多至不可勝計。何足爲奇。但東方之朔。淳于之髡。則未嘗一見於古籍。一經詰質。遂無先例可援矣。戴倫白易。猶之東朔淳于之髡。汝能於自己詩中。加註辨論以示人歟。如其不然。則人未有不笑其妄。蓋凡用典而無來歷。將使讀者如何能解。譬如洪覺範宋人也。若稱洪範。則讀者必誤爲尙書之典矣。又如陳自仁、陳顯仁、陳居仁。皆宋人也。而時代不同。若竟稱爲陳仁。則何以別。而與明季之陳洵仁。不又相混耶。且明尤有陳子居者。直名陳仁。舉此一例。即足以知其必不可矣。來詩改處。不如原本末句。則尤不倫。原作如

關西大漢尙與全體相稱。此則變爲十七八女郎矣。而與上文尤不稱。不如仍舊爲宜。汝詩絕少性靈。惟隨園可以醫汝之病。汝乃薄之。則謬所謂戴石臼而跳魁星。吾料汝作詩必致不可句讀而後已。咏錢詩下一轉語。固近哲理。明鏡非台。菩提非樹。卽此見解。但一說煞。便成乾矢橛。妙而不玄。亦禪語之下乘。若作此想。則汝真成和尚矣。然而非青年所宜。

復溫倩華問填詞

女士來函選入紗幃  
雁影錄中故不復錄  
於此

倩華女士著席。手書奉悉。小令兩闋。平仄句法均無誤。初學得此。真難得也。上去二聲。在律本不可通。惟近人都不拘耳。詞韻當以戈順卿詞林正韻爲準。詞譜則以萬紅友詞律爲是。讀本則以白香詞譜一百首爲最要。熟讀此百首。則材料自然豐富。小令尙性靈長調。貴細膩。初學宜小令。不宜長調。得暇盍時時爲之。但承寄示。必當撥冗爲之推敲。藉爲他山之助。即頌侍安。栩頓首。甲寅十一月五日。

復溫倩華問上去聲

佩萼女士青鑒。栩自上年臘底爲友人招赴靖江。至花朝始回申。旋又赴蛟川。頃始返滬。由醉蝶處得讀二月二十七日來書。藉悉一是。詞林正韻及詞律所論上去之別。往往矛盾。其實去聲乃厲舉。上聲字在歌者多作平聲讀。恒用二平聲切音切之於音尾。始稍上舉。非若去聲從上暨空而下也。總之填詞但重平仄。至上去之間。則讀之順口。即得妙造自然。斤斤於上去之別者。勢成膠柱鼓瑟。是以紅友之詞。乃類文牘。毫無風趣。而順卿之詞。亦不傳也。如疑栩說。試取同一詞牌。同一人之作。前後兩半。比並或取。兩闋較之。即足以證栩說之非謬也。子輿氏云。盡信書不如無書。此語誠不磨之論。初學詞曲。涉及音律。每被一般迂論家嚇煞。誠誤人不淺也。小翠近亦學詞。栩之不二法門。則令熟讀白香詞譜百首。惟萬萬不可讀仄。仄作平。讀平。作仄。以期順口耳。盍試仿而行之。栩近來萍踪無定。倘寄書或詩。務寄小翠轉交。以免擗誤。女子世界。仍栩擔任。但

托劉醉蝶在申初選。寄由栩復自選定刊之。謹以奉聞。指疾不瘳。作書凌楚。欲折恕不  
多贅。卽頌侍安同社弟栩頓首乙卯三月十日。

復溫倩華論詞

倩華女士吟席。此次由申返靖。瀕行於編輯部得讀近作詞章。造句選聲。居然入室。益  
信才人固無所不能也。已爲選入六期女子世界矣。惟醉太平前半末句上一下四。第  
一字當以仄聲爲宜。去聲尤佳。今爲易一上聲。（比眉纖月纖）雖亦不甚妥洽。但較  
評字爲宜。尊意以爲如何。填詞似較作詩有味。盍專意爲之。當不讓易安居士專美於  
前矣。衙齋多暇。不妨時寄大稿。以資切磋。凡栩所知。當無不告。惠山風景。近想多佳。晴  
窻。揚翰。諒多佳思。前次尊甫過滬。栩適遠客駝沙。未獲班荆。至以爲歉。將來或由江陰  
返滬。定當繞道錫山。一識荊州也。乞爲代致拳拳。專此卽頌侍安同社弟栩頓首乙卯

五月十五日

原詞見本期填詞欄  
顧桐蔭讀書圖

### 復溫情華問填詞聲韻

倩華女士青及接讀來翰。快如良覲。新詞尤臻佳境。如念奴嬌坐久云。云鍊字選聲。情景兼妙。居然作手矣。惟第三句第三字。及末韻上一句第三字。均以平聲爲宜。而閒傳兩字。尤以仄聲爲佳。又伴展處。伴展二字疊韻。凡詩詞中最忌雙聲疊韻。蓋患讀不響耳。但是用在兩字相連之處。則亦足以搖曳生姿。惟兩字中以一字屬上。一字屬下。則不成聲矣。夏閨第四首。掬月二字。亦犯此病。讀之彷彿只有一字。又如『花氣紛紛清興幽』之花字。清字。均以仄聲爲宜。雖有一三五不論之例。但終於聲調不無妨礙。然如新秋一首。廉纖二字疊韻。則因二字連屬。故覺無碍。轉生逸致。試細辨之。當博粲然。栩之腕疾。雖名爲腕。實則病在名禁。二指曲節處。蓋常日屈而不伸。積勞所致。西醫謂非輟筆耕生涯不可。如之何能哉。承念感甚。他日得便。能就老伯大人一診。或能起我沈疴。則深幸矣。專此即頌侍安。栩頓首。乙卯十月十六日。

復溫倩華函

倩華女士青及頃接手書。正擬錄奉改稿。而報端已登出。諒荷鑒原。惟無俗念後半闋。第四句第七字誤久爲笑。且圈破句。編輯者不諳此調。誠令人可氣又可笑也。已於今日馳函請其更正。末韻上一句。並非必用仄平平仄。因聲調實較平平平仄爲佳。故取長而舍短。夏閨四首。不知和韻。故信筆改之。但十萬轉盤珠不定。荷花荷葉各爭秋。聯改後竊頗得意。存之集中。儘可不言和韻。抑且和韻與次韻有別。同韻不同字者爲和韻。同韻同字者實爲次韻。至所謂雙聲疊韻。則尤有一語可以概之。即不同韻而同聲者。謂之雙聲。不同聲而同韻者。謂之疊韻。如來書所謂『檢遍』。即非疊韻而爲雙聲。蓋四聲互協爲韻。如《東董凍篤》(容咏用欲)是爲同紐。皆雙聲也。而非疊韻。溫飛卿有雙聲詩。『隣里柳陰清。安問鷗啞。』而按其實。則僅陰清鷗啞四字雙聲。餘皆非也。雙聲無他。卽二字相連讀之。彷彿只有一字。故有時用之爲病。而有時用之。則反。

搖曳生姿此極不難於辨。但讀之而覺其順卽妥。如來詩『自憐顏色展雙回』一句。

憐顏二字分屬上下。並無佶屈聱牙之病。而檢遍二字。則轉不如檢點之順口也。此事本極悶人。初在髫年習此。幾入魔道。竟可置諸不值。討論之例。前次偶及之。非必謂須講此總言之。但使讀之順口。天籟出於自然。即於宮商斷無不協。否則佶屈聱牙。即是不協。例如讀樂譜者。凡屬七音正字。如工尺上四合五六。任何倒置。無不順口。而一夾入乙凡二字。即斷不順口。此其例也。翠兒寄上之詞。不知如何作法。栩實未見。夢江南詞。首句實以平仄仄爲宜。栩舊作游仙夢。蓋本江南好一體。非正軌也。第三句第五字。必當平聲。來詞第一首柳岸云云。第五字不協。容爲改之。點絳脣收韻二句。月明風小云云。直超化境。讀之足浮一白。栩生平好爲切磋。苟有所詢。無不舉我所知。罄情奉告。特恐有惹厭煩耳。指疾甚苦。恕不絮絮專頌侍安。栩頓首。乙卯十一月七日。

復溫倩華論駢文

詞刊初集填詞中

倩華女士青及小病累日加以編輯事冗致稽裁答。上海函授類皆一種營業性質未必有何等實濟不如多看書籍較有益處。讀林琴南之文言小說亦一學習散文之捷徑也。駢文當先讀有正味齋及小謨觴館。但此事非獮祭十年不爲功否則僅成四六堆砌不足取也。蓋駢文貴在叙事用典絕無牽強學之不善反類狐禪卽拙集中各序稍稍可觀者惟孫序此外皆只能名之爲四六書啓不能當駢文之稱。蓋銖鏞不稱文義太顯皆非所宜故栩以爲一學駢文則趨於晦蓋他種文字以曉暢貴而駢文反以晦暗貴他種文字聲調取順而駢文反取其拗故學之不善反足爲病猶之古詩學之不善反不如童謠之順適矣愚謂文字之中當以填詞爲最有趣味尊詞惠在枯窘用典嫌太平直大凡用典必加己意或更進一層或拆散變化而通篇仍以性靈出之乃佳尤宜濃重庶覺意味深長而尤要者爲生典熟用熟典生用頃來瑤花兩結句便佳此外則嫌平直小翠近譯小說爲中華書局刊單本用故文言尙有進步（只讀拙著）

文言小說）詩則久擱矣。專此卽問近安。栩頓首。乙卯十二月十日

爲孝豐欽燦改商會致縣知事請設繩行公函

逕啓者。茲接商人某某略稱。擬於某某地方。設立繩行。無碍條例。照章繪呈地圖。隨繳一切稅銀申請書。懇請轉詳事。竊某鄉乃孝邑邊隅。南連廣德。西毗甯國。地處遼闊。半多荒蕪。自光復以來。居民頗知植桑。爲一種利益。以故連袂而起。墾荒種桑者。日見推廣。年來風氣尤開。不獨以售桑爲利。且各自行育蠶。相率風從。即甯廣等處亦然。預料將來。勢必日形發達。無如該處暨甯廣邊界。周圍五六十里。均未設有繩行。遠道運售。諸多不便。兼之山路崎嶇。肩挑負販。艱苦萬狀。稍事稽延。即失時機。破壳出繩。盡棄全功。鄉民因此灰心。以爲蠶業乃不足恃。因而觀望者有之。改途易轍者有之。實爲蠶業前途。一大障礙。商人有鑒於此。似宜就此亟設繩行。以便進行而圖補救。爰集資本二萬元。擬建築雙竈幾乘。即在某某地方。開設繩行一所。名爲某某。其中並無洋股。亦不

拋盤。但期運轉靈通。不圖厚利。鄉民聞有此舉。僉皆踴躍以助其成。爰遵定章。具繳稅銀若干元。並繪地圖申請書。併送貴會。希煩加結送縣。轉呈省長批令祇遵。俾得早日領帖。開張築竈。用輔實業之進行。而增國稅之收入等情。到會。敝會查該商所述各情。均係確實。並無朦混。其隣近處所。確無繩行。因地制宜。實爲當務之亟。且無背於條例。亦無礙於同行。相應據情轉請。俾得成立。爲此備具鈐結。連同該商繳上稅洋若干元。暨地圖申請書各一紙。一併隨函送請鑒核。希煩查照。迅予轉呈省長批准給帖。以便營業。而資進行。實紹公誼。此致。

原作忘錄存此等敘轉公文於商人原稟本只照敘不負責任即其辭句不通亦不必改惟此函爲擬作故於中間引敘原文之處亦經修改非復廬山真面蓋意圖必准措辭不可不穩健也

文苑導游錄（第七種第二卷）

◎筆記二

天虛我生潤文

書義僕張郭事

費聲豪

吾嘗謂舉世混濁。恥廉道喪。鬼蜮伎倆。方日出而不窮。滔滔皆是。寧復有禮義可言哉。僕人張郭。其所爲事。乃足以愧末世而挽頽風。張郭魯人。父貧賤。衣食日用。皆不給。乃自鬻於富室楊氏。爲僕。少從里中無賴遊。有椎埋之習。旣入楊氏家。舊習不改。時與諸兒作擲塗賭跳之戲。或仰首鳴鳴唱俚歌。他僕忤之。則努目申申詈。不少屈也。楊有古瓶。一爲乾隆間物。一日郭與諸兒戲。偶觸置瓶之几。几倒而瓶碎。家人譁然。咸曰逐之。逐之。楊曰。是奴雖頑劣。然頗有忠心。緩急或可用。且以一瓶之微。故令彼失棲息之地。亦吾。

所不忍也。郭遂安然無事。又一日楊宴客。令郭進饌。久之不至。使人視之。則於他室席地坐。方擁數饌而啖。又一笑置之。魯風强悍。好鬥。往往以些微之故。而起鬪觸之爭。某日。楊家所豢豕。突入鄰人圍。踐損花卉。鄰人縛而宰之。而餽楊豚。楊受之不知其已豚也。僕中有知其事者。以白楊。楊怒。登其門而責之。鄰人突出僕役十餘人。毆楊鱗傷回。至夜而卒。家人控諸有司。而鄰人先以苞苴入。不得直。郭以頭搶地悲呼曰。我主人慈善而有德。今乃爲人毆而斃。甚矣天道之不親也。張郭冥頑不靈。從我主人而食其祿者數年。於茲功有賞過無責。他人不以我爲人。而主人不以不肖視我。我今自視其奚若。乃夜踰牆入鄰室。斬鄰人之首以出。明發詣縣。自首。已以利刃自刎。死頸血濺官面。堂上盡失色。彭君楊芬與楊

有薦蘿親爲余道其詳如此。

原作未錄存計分(甲95分)

雙十節遊古物陳列所記

呂寶夫

民國五年十月十日爲南北統一之五週紀念。各機關停止辦公。校生給假。而武英殿中之古物陳列所。則於是日減價售券。以便游人。夫陳列所者。新名詞也。而所陳之物。則名之曰古。其必有可觀者歟。余因約二三知己。亦往遊焉。由東華門入。第見宮室嵯峨。建築宏奐。琉璃作瓦。色燦燦如黃金。石階光澤滑幾。不能容足。氣象之雄壯。裝飾之華麗。誠所謂帝王之家。非尋常可比擬也。抵武英殿門首。購券而進。院落寬闊。正殿高聳。兩廡相應。神宇爲之一軒。古物即陳列於三殿之中。正殿所列尤多且珍。但皆漢代以下。

四 丁巳九月

之物。最古者。僅一周鼓而已。此外漢鼎宋磁。分處陳設。歷代奇珍。咸萃於此。寶石之花木盆景。珠玉之文房器具。大抵爲世所罕見。物不恒有者。星棋羅布。如入五都之市。亦不勝以僂指數。家常用品。亦無一不鑲金嵌玉。其制作之工。舉世殆無其倫。五光十色。目幾爲眩。不覺嘆曰。是誠所謂人間天上。彼琳宮貝闕之中。想亦不是過矣。游覽既倦。相繼出西華門。斜陽映人眉睫。猶作珠光寶氣。氤氳而未散也。旣歸寓所。復相品評。友人曰。此中陳設。固多希世之珍。然精粹者。已爲某某達官搜竊隱藏。化公有物爲私有矣。吾因慨然曰。吾中國之所以不振者。實因於此。私心惛惛。肥己利身。置國家公益於不顧。惟私囊之是充。卽小可以喻。大即此可以知他。古物陳列所者。中外之所觀瞻。人民之所注目。乃猶竊盜公物。

據爲己。有母亦類於匹夫懷寶。徒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吾將拭目俟之。

附原作

(甲7分)

民國五年十月十日。南北統一紀念雙十節也。機關停公。學校放假。武英殿中之古物陳列所。亦於是日減價售券。以表慶賀。夫陳列所名之曰古物。必無近代物品可知矣。而所在又爲京師首善之區。中外之所觀瞻。內中珍品。當復不少。故人莫不以一覩爲快。余約二三知己。亦往遊焉。由東華門入。第見宮室之建築也。宏規式廓。華麗崇闊。琉璃爲瓦。黃色燦爛。玉石爲堵。潔白如霜。氣象之雄壯。工程之浩大。真所謂帝王之家。殆非尋常所可比擬也。徐徐行來。抵武英殿門首。買券而進。院落寬闊。正殿高聳。兩配相應。燦然一新。而古物則陳列於三殿之中。然三殿惟正殿所列者多且珍。內皆漢代以下之物。其上僅周鼓而已。漢鼎宋磁。分處陳

兩配二字只宜用於  
祠廟

設歷代奇珍咸集於此寶石之花木盈景珠玉之文房器具世所罕見而陳設滿室難以枚舉他若錦綉龍服以及家常用品無一不鑲金鉗玉而其制造之工且巧也五光十色紙醉金迷不覺嘆曰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而後知天下之巨麗參觀古物陳列所而後知寶器珍品聚乎此也相繼閱畢遂由西華門出即歸寓所聞諸友人言內中陳設固所希奇然精粹者已爲某某達官搜竊隱藏均屬私有物而非公有物矣噫吾中華之所以不振者實因於此私心慆慆肥己利身置國家公益於不顧惟私囊之是充就小可以喻大即此可以類推古物陳列所者萬國之所觀瞻中華歷代珍寶之藪也陳設之優美與否一國之體統攸關與其儲於私有使之淹而不彰何若置爲國有俾萬國嘆美且也內中陳設均熱河行宮所藏不過爲吾國珍寶之一部其他之大部分則供一人之私好均泯而不見矣惜哉

文苑導游錄（第二種第二卷）

◎小說二

小哀情說尊娘哀史（承前）

天虛我生潤文

劉介盦

二老之意。欲待蔣郎死後。即另選其東牀耳。久功自喜得計。則益趨奉二老。女子小人。乃相得而益彰。吾母竟視久功如骨肉矣。惟俟蔣郎之死。將以久功媚妾。抑知天不從人。蔣郎之病。竟占勿藥。大失二人所望。然而毒根已種。後患方興。久功一日往來吾家。即蔣郎之命一旦可危。此固人人所知。不獨妾也。

蔣郎之病雖瘳。而二老之虐待愈甚。且以大言欺人。謂汝之所依賴者。某巨紳耳。然某巨紳者。實與吾之族弟有戚誼。吾若一訴族弟。則某巨紳亦定不汝助矣。汝又何力與余抗耶。蔣郎聞言。不寒

而慄。惟有飲泣而已。妾亦深爲蔣郎懼。并爲己身危。然而楚囚相對。亦徒以眼淚洗面。殊無自全之策也。然妾以爲曲承順受。不忤親旨。當亦無如我何。父母之心。豈無斡旋之一日。而孰知二老計議已熟。必欲逐蔣郎而贅久功。惟妾腹中已有一塊肉。二老乃殊焦急。蓋婚書證物。均在二老之手。固可置蔣郎於陌路之列。脫令呱呱者竟墮地。則不啻爲蔣郎鑄一鐵證矣。故必欲逐蔣郎者。當於呱呱未墮以先。惟蔣郎一味曲受。殊無隙之可乘。二老乃大窘。然天似欲曲成其事。不轉瞬間。而妾病矣。

妾之病也。義母爲我禱神求藥。意頗關切。久功則以一鬼來贈。義母遂以丸藥飼我。妾固不知丸之有他。服未數日。病雖痊愈。而便便之腹。竟已變爲纖纖之腰。心竊怪之。然卒不敢與義母言。一日

乘便就醫診視。醫大駭。詢妾近日飲食如何。妾答以無異。并述久功贈兔。義母施丸之事。醫士悟曰。然則服兎腦丸矣。腹中塊壘已爲兎腦消融矣。妾乃大驚。夜與蔣郎計議。曰事急矣。母再留戀於此。否則君命且不保。蓋妾腹中一塊肉。已爲老嫗暗算。今而後不逐君。定殺君。君其善圖之。丈夫志在四方。慎母戀戀於妾也。蔣郎聞語。咀嚼不能爲答。哭不成聲。惟曰卿……卿。妾卽應之曰。君母戀我。明哲保身。君行後。妾必有以自衛。決不負君。但不死。會當相見。否則亦必全其志節。無辱於君。惟君此行。不可無資斧。妾當設計。以致之也。蔣郎含淚唯唯。

曙光入窓隙。妾遂披衣而起。義父母亦聞聲繼起。蓋恐妾等竊取婚書耳。早膳未畢。囁聲又作。蔣郎已決計離去。遂亦不甘順受。現

其強項之態。義父母大恚。遂下逐客之令。蔣郎毅然曰。大丈夫患無妻耶。但聘金終當返璧。以壯行色。義母吝之。乃起爭辨。蔣郎乃當門立索。道旁觀者如堵。咸直蔣郎而非義母。予乃憤然作色。以告義父曰。蔣郎此舉辱吾家矣。如此暴徒。豈復可共朝夕。聘金爲渠家信物。留此轉貽口實。吾父夙以信義自重。豈屑受此不義之財乎。吾父須知。聘金一日不還。即兒一日仍屬於彼。今既索還。直當擲而與之。麾之去也。義父喟然曰。兒語誠然。特是吾家適在奢鄉。安所得此巨金乎。妾乃建議。請以後來之人負其償還之責。嗚呼。諸君亦疑吾言乎。妾之所以出此者。非與蔣郎絕也。蓋知事勢必然。何妨利用。妾之所以助蔣郎者在此。而妾之所以報車久功者。亦在此也。蓋不如是。則蔣郎不得資斧。亦徒索之於枯魚肆中。

耳。

久功得此一言。喜出望外。果奉巨金而來求婚。義父母許之。嗚呼。蔣郎去矣。賊子來矣。妾將失身以事賊乎。抑將捐命以自全乎。從賊子也。無以報蔣郎。殉蔣郎也。無以報義父母養育之恩。進退維谷。左右兩難。躊躇獨處。更與何人一籌商耶。雖然。蔣郎之行也。妾固誓爲守義。豈可失身以事人。至義父母養育之恩。則商人重利。但得聘金。已足償其所願。渠負妾。妾固不負渠也。妾乃毅然決意。作書以報蔣郎。由郵寄達。而妾之一部慘史。遂與此書同終。妾之一縷幽魂。亦將隨此書以俱去。嗟乎。命薄如此。誰實爲之。尤人乎。怨天乎。實命不猶。夫復何言。書曰。

自君之出。惡賊果來。一如我二人之所料。妾本欲與惡賊同死。

以消胸中怨氣。然轉輾思之。實有萬不得已者在焉。蓋旣死惡賊。難免貽禍於二老。失我貞操。豈能避謗於衆人。事到百尺竿頭。不得不一審慎出之。然而思前度後。終有顧此失彼之患。權其利害。莫若瞑目黃泉。旣無愧於我心。復無負於他人。故決計含冤以死。未敢覬顏以生。郎正少艾。後望無窮。願母以妾爲念。未了之緣。願期來生。不白之冤。還仗生者。另附日記一冊。乞爲暴之報端。昭告天下。俾天下人咸知妾之苦痛。則妾在九泉之下。亦稍得瞑目矣。嗟夫郎君。數年伉儷之情。盡此數行中矣。計書到君前之日。即妾絕命之時。日記所記。是吾兩人之癡史也。無以名之。名之曰尊娘哀史可矣。嗟夫。來日秋風起於江上。郎君苟棹扁舟。效張季鷹之命駕而歸者。當覓妾於烟波浩淼之間。

中矣。魂其有知或當化爲鱸魚。勸君加餐。尊娘絕筆。（完）

附原作

（甲80分）

蓋二老之計議已定。欲待蔣郎之死。以另婿妾耳。久功固已知之。乃大施其奉承手段。以媚二老。女子小人。一旦相逢。未有不形同膠漆者。一則竟以兒兒之一則亦以母母之。惟俟蔣郎之死。將以妾妻久功。抑知天不從人。蔣郎之病竟不藥而愈。乃大失二人所望。然而毒根未除。後患難已。久功一日往來吾家。卽蔣郎之命一日可危。固人人所知也。

蔣郎之病雖差。而二老之虐待益甚。且以大言欺人。謂汝之所依賴者。某巨紳耳。然某巨紳者。實與吾之族弟有戚誼。吾若一訴族弟。則某巨紳亦定不汝助矣。汝又何力與余抗敵耶。蔣郎聞言。不寒而慄。惟由飲泣飫聲而已。妾亦深爲蔣郎懼。并爲己身危。於被底枕畔。終夜訴苦。叫冤。徒以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歎斷腸。

人。其如總無補於實際何。

然而妾以爲曲忍苦痛。不與計較。彼亦無如我何。異日或能旋轉乾坤。則我輩之詞不可以作起句之

幸福正有可期也。詎知二老計議已熟。必欲逐蔣郎而贅久功矣。第觀妾腹中已便。實爲二老萬分焦急之一事。蓋蔣郎之證佐。均在二老之手。固不懼其有所舉動也。脫令呱呱墮地。不啻爲蔣郎之特有證佐矣。故必逐蔣郎於呱呱未墮地以先。而蔣郎一味曲受。更無隙之可乘。詎知禍不單行。福無雙至。而妾病矣。

妾之病也。義母爲我禱神服藥。久功則以一丸來贈。義母遂以丸藥藥我。妾固不知丸之有他也。服未數日。病雖痊愈。而便便之腹。竟變而爲纖纖之腰矣。心竊怪之。然卒不敢與義母一言。乘便私詢醫者。醫者按脈大駭。詢妾近日飲食何物。妾答以無。并告以久功贈兎。義母施丸之事。醫者悟曰。姑娘得毋服兎腦丸乎。腹中塊壘。已爲兎腦丸消融矣。妾乃大驚。喘息返家。及夜。與蔣郎計議。曰。事急矣。事急

矣。母再留戀於此。否則君命且不保矣。蓋妾腹中蠕蠕而動者。已爲老嫗暗算。今而後不逐君。定殺君。君其善圖之。要知妾非薄倖者。流君行後。必有以報君。蔣郎聞言。吐不成語。哭不成聲。惟曰：卿！卿！妾即應之曰：君母戀我。宜先保自身。他日或有再會之緣。否則惟有黃泉路上。携手同行矣。君其速決。毋再爾爾。妾當暗爲助君。并告以如斯如斯。或可取得聘金而還。蔣郎含淚唯唯。

曙光入窓隙。披衣而起。義父母亦相繼起。蓋恐妾等竊得婚書也。早膳未畢。罵聲又作。蔣郎決計離此。遂亦現其崛強態度。義父母因驅之出門。蔣郎遂以索還聘金爲辭。與之爭辨。道旁觀者如堵。咸刺刺私議。義父母之專橫。妾於斯時。更不得不出而假作一魯仲連矣。乃言於義父母曰：蔣郎此舉。固太崛強。未免欺人太過。非特我父母當不認彼爲婿。卽兒亦當不認彼爲夫矣。倘令如此專橫暴徒。長留我家。則我家將永無寧日矣。且大聲呼曰：聘金爲渠家聘兒禮物。我父以信義自

大聲呼曰：未免粗僞。

俾字不妥

持。豈肯受此不義之財乎。且聘金未還。卽兒身尙屬於彼。今應即還其聘金以示斷絕可也。義父母以一時之氣。俾余大聲疾呼。知爲鄰衆所聞。乃首肯者再。然而聘金當還。義父近年來更於何處取得如此巨款乎。妾乃建議。以後來之人償還之。嗚呼。諸君亦疑我言乎。妾之所以出此者。非與蔣郎絕也。更非敢琵琶別抱也。正妾之所以助蔣郎也。亦妾之所以報復久功也。蓋不如是我義父母豈肯遽還聘金乎。且妾固已悉二老之計議。後來者必久功耳。

飛奔二字宜於白話  
小說

多才郎君云云殊嫌  
偷氣而語不近情着  
更字尤失身分

久功一得信息。果飛奔而來。乃求婚焉。義父母亦遂允之。三日後。即以聘金來。心竊竊喜。以爲計已售矣。如此禁臠。今而後當讓彼享受矣。嗚呼。蔣郎去矣。賊子來矣。妾將失身以從賊子乎。抑將捐命而報蔣郎乎。從賊子也。無以報蔣郎。殉蔣郎也。無以報義父母養身之恩。進退維谷。左右兩難。更於何處覓得多才郎君。而爲妾割策耶。雖然。蔣郎之行也。妾固誓有以報之。義父母養身之恩。則妾之聘金或

償其萬一。則妾固有可死理。且有不得不死之義。更何惜生命而違心性哉。乃作絕書以報蔣郎。由暗中度去。而妾之一部慘史。乃與此書同終。妾之一縷幽魂。亦將隨此書以俱去。嗟乎。命薄如此。誰實爲之。怨人乎。怨天乎。命實爲之。夫復何怨。書曰。

薄命女。尊娘泣告於我最親愛之蔣郎曰。憶自結褵而來。寒暑屢更。伉儷之情。有加無已。滿期同譜白頭。昌厥後於五世。豈料遽化勞燕。效分飛於九秋。嗚呼噫嘻。今而後情有窮期。而恨無涯際矣。自君去後。惡賊果來。一如我二人之所料。妾本欲與惡賊同死。以消胸中怨氣。然轉側思之。實有萬不得已者在焉。蓋旣死惡賊。難免貽禍於二老。失我貞操。豈能避謗於衆人。事到百尺竿頭。不得不一審慎出之。然而思前度後。終有顧此失彼之患。權其利害。莫若瞑目黃泉。旣無媿於我心。復無負於他人。所缺恨者。厥仇未報耳。故決計含冤以死。未敢腆顏以生。郎正少

文言小說全賴虛字  
以資形容稍欠妥適  
卽失姿勢而不切口  
吻此篇原作於虛字  
語尤多牽強失當尙  
宜力自矯正

艾後望無窮。妾本薄命。前愆未了。彩鳳隨鴉。原乖事理。卑人作主。豈合人情。乃不  
情月老。妄繫紅緣。致累郎君困苦。嗟夫郎君。妾命不猶。害己害人。悠悠此心。無時  
或已。幸吉人天相。脫離虎口。堪慶更生。而妾將以三尺青絲。超我苦海。君當洒數  
點血淚。登彼樂土。未了之緣。願期來生。不白之冤。還仗生者。嗟夫郎君。妾行矣。郎  
其珍重。母以薄命人爲戀戀也。另附一稿。乞爲暴露報端。昭告天下。俾天下人咸  
知妾之苦痛。則妾在九泉之下。亦稍得瞑目矣。嗟夫蔣郎。數年伉儷之情。盡在數  
行中矣。計書到君前之日。卽妾魂歸黃泉之時。郎如不棄舊情。乞作招魂之賦。俾  
妾作蔣氏之鬼。則幸甚矣。嗟夫郎君。妾言止此。妾行矣。郎其珍重。薄命女尋娘泣  
筆。(完)

右贈天虛我生自著寫情小說黃金票一部又譯著寫情小說柳暗花明錄

一部

# 文苑導游錄（第九種第二卷）

天虛我生著

## ◎古文講解二

▲答朱復生問東萊博議

下問各條均見東萊先生傳畧

- (一)初蔭補後舉進士蔭補何解。(答)以蔭生而補博士弟子員也。
- (二)兼史職輪對。(答)兼國史館之職務輪流值班爲應對上問之官。
- (三)召試館職。(答)在館供職必應召試而後除授實官。
- (四)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答)目題目也曩時朝考均由掌院學士擬題進呈由上硃筆圈定故於考期之前得向學士請示其目以便擬作。
- (五)父喪除奉祠。(答)解除館職歸而奉其祠事也。
- (六)勿以圖任或誤。(答)圖者所圖之事也任者所任之職也勿以其所圖之事所任之職稍或錯誤而遂以其人爲可疑。

(七)名勝相望而幹路未優。(答)路字係畧字之誤。名將勝績雖多而材幹韜畧殊未能優。

(八)是以元昊之亂范韓皆極一時之選。(答)元昊夏國也。見宋史。范卽范仲淹。韓即韓世忠。

(九)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競字何解。(答)爾雅釋言。競彊也。又廣韻作盛字解。不競云者。猶言不能強盛也。

(十)以疾請祠歸何解。(答)以病告休。并丁外艱。故請歸而奉其祠事。

(十一)周必大何人。(答)周必大字子充。又字洪道。宋右丞。相卒謚文忠。

(十二)委館職詮擇何解。(答)委任在館供職之人。令其詮次抉擇聖宋文海一書。以去差謬。

(十三)尋主管沖祐觀。(答)尋繼也。沖祐觀乃台州之崇道觀。

(十四)少、下、急。(答)少年少時也。下急猶性躁也。語本左傳。邾莊公下急而好潔。  
(十五)忽、覺、平、時、忿、懥。(答)忿恨也。懥怒也。語本大學。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

▲又答朱復生問東萊博議

朱字緣序

(一)朱序云『殆必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揭髓腦揲荒爪幕而後治焉。』自訣至幕十  
一字何解。(答)語出史記扁鵲傳。訣別也。謂分別其脈絡。結繩也。謂繩續其筋  
絡。揭按也。女角切。謂按摩其骨髓腦筋。揲著也。猶卜也。食列切。音舌。荒膏肓也。謂  
卜其膏肓中之病狀。爪猶抓也。幕猶膜也。謂以爪抉其網膜而驗腸胃中之病形。  
鄭伯克段于鄢。有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其餽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  
乎。』此四句意思未能明瞭。請以淺顯文字說明其意。(答)語本左傳隱公十  
一年。鄭莊旣伐許。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之。許叔乃許莊公之弟也。此說乃對  
許大夫言。其意若曰。吾弟叔段。尚且不能和睦協助。乃致出奔于共。而寄食於他

鄭伯克段于鄢

邦。何況許國之衆。我若據爲已有。豈能保其久長哉。故令汝仍奉其弟爲君。以撫其民。此蓋鄭莊自謙之辭。以爲兄弟之親。尙且不能使之和協。則己之德薄能鮮可知。而况許國之衆。豈能得其衆心以保久長耶。

宋穆公立殤公

(三)宋穆公立殤公。有『君子大居正』一句。其意若何。(答)呂氏語雖引公羊傳而實本史記梁世家。『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蓋三句連屬。皆史記之文也。正。正道也。居。自居也。大。尊重也。與『春秋大復仇之義』之大字同。猶言君子必自尊重。而居於正道。不反常法。以行奇詭之事。致取其禍。

▲又答朱復生問東萊博議

用兵篇

(問)然自古書帝籍而勒景鐘者。鯀髡相望。此古書帝籍景鐘鯀髡四者何解。(答)

此句『然自古』三字。爲引起下文之總冒。非古書二字相連也。以『書帝籍三字。對『勒景鐘』。鯀指書籍。髡指勒鐘。帝籍劉注謂本黃庭堅詩『早通玉帝

籍。其實與玉帝無關。蓋猶近世之國史實錄耳。景鐘出國語晉語魏頗以其身。

郤退秦師於輔氏。其勳銘於景鐘。韋注。景鐘。景公之鐘。柳宗元詩。不使功名上景鐘。近今寺院之鐘。輒鐫捐助人名。蓋亦銘功之意。黥髡二字。劉注。黥爲墨刑。髡爲剪髮城。旦於字義雖是。但非此文所取之義。蓋古籍皆竹冊也。以刀刻其面。而以墨塗之。其狀類墨刑之刺面。故對於書帝籍三字用黥髡猶削也。鐫名於鐘。乃削毛坯而使成爲光澤之凸文。其狀類罪人之削髮露頂。故對於勒景鐘三字用髡勒。猶刻也。禮記月令。勒工名以考其成。注。刻名于器。以備考驗。蓋書勒黥髡四字。皆形容辭耳。若依劉注。直不可通。

### ▲答許志斂問古文筆記

新堂記

(問)永州韋使君新堂記中之『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三句意義不明。瞭乞解之。

(答)按此三句係根上文而來。逸其人者。謂無勞人力。輦山石而溝澗壑也。應上文人

畫錦堂記

力云云。因其地者。謂山石澗壑。俱係生成。可以因地而制宜。應上文地生二字。全其天者。謂天然之邱壑。無庸稍加斧鑿。可以完全其固有之真。應上文天作二字。

(問)相州畫錦堂記中之『而夷險一節』一句。意義不明。乞解之。

(答)按夷險一節四字。猶言無論居安處危而始終如一。必不改其節操也。

▲答費聲豪問壯悔堂文

(問)侯方域送徐吳二子序有云。『子之術可以封。然且不免于洴澼絖者。』洴澼絖三字。請示出處意義。(答)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見莊子逍遙遊。洴澼者。乃

漂水之狀。纖卽棉紗之類。

(問)又侯子叱曰。是七聖焉羣述。而黃帝之所聽熒者也。請釋之。(答)七聖者。方明昌寓張若。譖朋昆闐滑稽。並黃帝而七也。見莊子徐无鬼下句。見莊子齊物論。聽熒者。謂其聾於聽而惑於所述也。

李姬傳

(問)又李姬傳有皖人阮大鋮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論城旦作何解。(答)城旦。

四年苦役之刑也。語出史記秦始皇紀。論者謂論罪也。

(問)迦陵之鳥何解。(答)迦陵仙禽也。見楞嚴經注。又阿彌陀經。『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故予嘗有句云。『淒涼共命陵頻鳥。寂滅無生大小禪』。上句卽用佛經。

(問)旅進旅退出何典。(答)見國語。吾不欲匹夫之勇。欲其旅進旅退。

再壯悔堂文。用筆極拙。殊不可學。其詩尤多聲病。初學讀此。必入迷途。不可救藥。其同社人諛其文爲近韓柳歐蘇。其實相去直霄壤矣。

▲答方爾端問古文筆法

吳山圖記

(一)韓魏公何人。何以引用。(答)韓琦。宋英宗朝封魏國公。以同是不忘舊治。故引用。

襍鹿夢

(二)薪者與樵有無異解。(答)薪者刈草。樵者伐木。以蕉覆鹿。在勢當薪。

(三)蕉或謂即通作樵。抑有別義。

(答)昔焦與莊子人間世。『死者以國量乎澤若

蕉』之蕉不同字彙補云蕉薪也。即本列子此句不免穿鑿附會。應以南方草木

狀爲準。蓋芭蕉乃鄭地產也。

(四)不厭失鹿。厭作滿心解。或作心服解。

(答)厭滿意也。謂不滿意於失鹿。前漢書

『克厭上帝之心』即此厭字。

參看原文見古文筆法卷一

(五)自『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句至『是若之夢真耶。』四句解釋雖易然恍

惚不識其真意所在。(答)你恐怕是夢見有個樵夫得鹿呢。那裏真個有那樵

夫呢。但如今真個得了這鹿。那麼你的夢又怕是真呢。是皆疑揣之辭也。故均用

耶字。以摹寫其聲。

(六)又『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二句無人得鹿不明乞解。

(答)此其妻

之狡供也。謂己只夢見人得一鹿。使己認之。嘗一辨論其爲真爲假。其實乃我之

夢並無真個有人得鹿。使我認之。此蓋其妻始終以爲夢耳。故曰。我但夢認人鹿。其實無人得鹿。

(七)在郡治所。如何解。(答)所猶許也。前漢疏廣傳。問金餘尙有幾所。註。幾所猶幾許也。實則與處字亦同。今人謂請過吾許。卽我處也。

(八)浮屠老子之宮。如何解。(答)即佛寺道觀。本後漢書。『襄楷上書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此道清虛貴尙無爲。』浮圖乃譯名。故圖屠通用。

(九)又古文筆法有『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句。觀止則其下尙有『而已』二字。未知孰是。(答)而已二字屬下句。『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連於上句係誤。

▲答黃菴生問古文

(一)超鴻濛。何解。(答)鴻濛。乃天也。語本淮南子。『東開鴻濛之先』。超鴻濛者。猶

言超其理想於最高之處也。

(二)混希夷何解。(答)希夷語本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混希夷者猶言混其跡於最遠之處也。

(三)槁木死灰何解。(答)語本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槁木者木之枯者也。死灰者灰之冷者也。

(四)才者以跞弛而棄何解。(答)語本漢書武帝紀。『跞弛之士』註。跞者。跞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法度也。謂有才者往往以放浪不羈而見棄於世。

(五)哉與者有何分別。(答)哉與乎畧同。但乎有問之口氣。與白話之『嗎』字義同。哉與字則有不盡然之義。而異哉美哉。尤有驚駭贊嘆意。與白話之『呢』字同者字則指定之詞亦可代『人』字用。

▲答方爾端問古文

(一)品物之品。是否作衆多解。(答)品說文作衆庶解。猶俗謂各式各類。

(二)北闕究當作何解。(答)帝皇之家位北面南故曰北闕。始見於史記高祖紀。立

東闕北闕。

(三)得吾說而存之。存字何解。字典有作察字解。然否。(答)存乎其中。察乎其外。稍有不同。

(五)率其怠倦。率作何解。(答)率音律。猶約束準繩也。

(六)郡是否較縣爲小。字典又作國解。與邦無異。祈指正。(答)郡即府也。今制較縣

爲大。乃統轄數縣之首。猶蘇州府稱蘇郡也。與秦制縣有四郡不同。

(七)九門何解。(答)九重之門。天子所居。禮記月令註。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

(八)待漏院記。私心慆慆。詩有慆慆不歸。係作久解。此處究作何解。(答)慆慆。與忉

惄同。乃勞心之貌。詩無思遠人。勞心惄惄。又誰俾予美。心焉惄惄。

(九)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之懲何音。(答)說文從心徵聲。通作徵。韻會並音澄。

(十)原道篇滅其天常。天常何解。(答)卽天道倫常之縮言也。

(十一)來守是邦。何解。字典邦作國解。此處仍不合。(答)邦大國也。諸侯之邦。即今

郡守縣令猶古諸侯。故府縣亦均稱邦。

(十二)喜雨亭記註。有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所謂畝穎者何解。(答)畝卽田畝穎。即

禾之穗。蓋種非同畝。而穗乃同根。是一穗而兩根也。

(十三)魚龍悲嘯。魚何解。何以能嘯。抑有別義。(答)猶言魚悲龍嘯。悲字屬魚。嘯字屬龍。並無別義。

▲又答方爾端問古文

(一)諫太宗十思疏『將崇極天之峻』全句何解。(答)將使其高。與天同其峻極。語

本白帖。『挿天之峻。鎮地之雄。』謂終南山也。

(二)又『必浚其泉源。』浚何音。字典與濬同。浚音峻。濬音迅。祈將其異同處指示。

(答)浚音峻。與濬義同。而音異。通溝渠曰浚。猶挖也。範圍較小。疏河洛曰濬。猶掘也。工程較大。

(三)又『能克終者蓋寡。』克字如何解。(答)克善也。

(四)又『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君人與人君。是否均可。抑係倒悞。(答)君於萬人。

故曰君人者。非倒悞。

(五)又『宏茲九德。』何解。(答)宏廣也。猶言推廣此義。九得猶九德也。見周語註。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

(六)松喬之壽。指二木名。抑此王子喬及赤松子二仙。(答)二木名。松言其長也。喬言其高也。

(七)代下司職役。下司二字合解。抑係司職二字連解。(答)謂代其臣下司其職務服役。司字單獨成立一義。不連屬於上下。

(八)虧無爲之大道哉。無爲是否謂以德化民。無事於政刑之意。(答)然三代以上註爲而治。

▲又答方爾端問愚溪詩序

(一)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所謂染者若何。(答)染卽染色之染。謂谿水深碧。可以染耳。

(二)買小邱爲愚邱。何謂邱。(答)邱土阜也。爾雅釋丘。非人爲之曰丘。乃天然之土阜也。

(三)灌水之陽有溪焉。陽何解。(答)向南之處。謂之陽。其位在北。故穀梁傳以水北爲陽。

(四)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觀此則所謂愚泉者似在山上。(答)即在邱上。凡稱  
泉水必在山上。若在平地則稱井矣。

(五)塞其隘爲愚池。隘是否作狹解。(答)隘窄口也。故今江山窄口之處稱爲要隘。  
(六)錯置之錯。作雜亂解。抑作安置解。字典更有切音雌郝者。究當讀作何音。祈爲指  
示。(答)作雜亂解。若作安置解。則當用措置而非錯置。雌郝切。音櫛。

(七)廬音闇。有讀如露字者。如店招愛吾廬之廬。究係讀別。抑爲另有讀露音者。在

(答)讀如露字平聲者乃土音。魚虞韻本含魚都兩音。故讀如盧亦可。蓋方音非  
讀音也。方音用於語言。讀音用於文字。

(八)蓋其流甚下。下字何解。(答)下。下游也。謂所處地勢甚低。

(九)不可以灌溉。溉有二音。何從爲正。(答)從概。猶灌注也。

(十)抵石抵何音。(答)音同抵。上聲齊韻。水底平地也。

(十一)睿而爲愚者也。睿字讀何音。(答)音遂。去聲霽韵中庸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十二)鏘鳴金石。鏘何音。(答)音同槍。平聲陽韻。

(十三)悖于事。悖字此處當何解。(答)與反背之背同。去聲蒲對切。

(十四)則茫然而不違。違字何解。(答)違反也。論語不違如愚。

▲答王潤民雜問

(一)請問鈍根二字作何解。(答)凡質魯者曰鈍。根人之本性也。傳鑑錄『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是鈍根二字之本。

(二)吳孝女慶曾謂欲昌明國學當先精究夫狄鞮。此二語見前年申報中吳慶曾傳。

請問何謂狄鞮。(答)西方曰狄鞮。見禮記。

(三)文苑導游錄初集。金問秋感懷『牛磨事業功名賤』請問牛磨二字是何意義。

(答)磨牛乃牽磨之牛也。東坡詩『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跡。』磨去聲。問秋誤以爲平。

(四)何謂雙聲疊韻。(答)同聲不同韻爲雙聲。同韻亦同聲爲疊韻。

(五)文苑導游錄初集。馮大舍春燕詩『也應岐路泣三叉』。請解岐路泣三叉五字。何義。(答)岐路。路之分支者也。俗稱三叉路者。即岐路也。語本列子。亡羊者曰。岐路之中又有岐路云云。今予所用。乃本說林。『楊子見岐路而哭。爲其可以南。可以北。』蓋刺今之幕賓。代人立言。而南北政爭方烈。莫能定其所向耳。

(六)家庭常識第一集工藝部。『是猶以蹄涔之水。而試帆槳之力也。』何謂蹄涔之水。見於何書。(答)語本淮南子。『牛蹄之涔。』是牛跡中所貯之一滴水耳。詎足以容帆槳。蓋極言其不當也。

(七)庾信作哀江南賦。生雖熟讀其文。而於信之身世。終不甚了了。敢請我師扼要言

之。（答）庾信仕梁爲抄撰學士。元帝時以右衛將軍使西魏。被留長安。後周時爲洛州刺史。雖位望通顯。而常有鄉國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意。

（八）昔見某君介紹文字交於某國文專修學校校長。中有『此君在濟亦置身教育界中。兼事著述。賦性豪邁。每聞人談及國學。雖千里爲之神往。今因其重先生之爲人。故爲兩賢之圈。』數句。兩賢之圈四字。請問多人。莫得其解。望我師指示。

（答）圈、鳥媒也。文中子『聞謗而怒。讒之圈也。』是直以圈爲媒字之代耳。

（九）押韻一道。東與冬蕭與肴之不相通。固矣。何以隨園詩話及唐詩中往往有通用者。此何說也。可爲法否。（答）通韻宜於古體。不宜於近體。故五七絕詩及五律五七古不妨。七律詩則不可。但古人失檢處亦多。不足法也。

（十）偶閱詩話。有六義四始之說。敢問何謂六義四始。（答）均本毛詩序所謂六義者。風雅頌賦比興也。四始者。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

(十一)嘗聞前輩論賦。有古賦律賦之分。律賦果起於何時。及與古賦之分別若何。望先生明以告我。(答)古賦即昭明文選中所選賦體。其實卽有韻之古文也。律賦始於六朝。唐元和中以此取士。猶之有韻之駢文也。體裁截然不同。亦猶詩中之古風與排律耳。

(十二)文苑導遊錄馮大舍七夕詩。『浮海何人犯斗牛』請示所本。(答)宋之間詩。『氣有衝天劍。星無犯斗槎』即本漢張騫浮海乘槎事。

(十三)又馮大舍讀史有感。『千金買骨負涓人』『五夜聞鶴祇自憐』何謂涓人。何謂五夜。(答)涓人本戰國策。郭隗曰。古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涓人買其骨五百金。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涓人卽內侍。涓潔也。猶言潔身之人也。五夜本漢官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黃門持五夜。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即俗稱五更也。更者。卽更替也。以乙替甲。以丙替乙。故有二更三更之目。杜甫詩。

五夜漏聲催曉箭。卽言五更向曉時也。

(十四)馮大舍讀史有感。原作『範國招賢曷禦秦』。範國何解。抑爲訛字。又『才士更無昌國君』。昌國君爲何人。(答)範字乃燕字之誤。昌國君卽樂毅。史記樂毅傳。燕昭王封樂毅於昌國。是爲昌國君。

(十五)溫倩華夏日臥病詩。『暫拋書卷倚匡床』。何謂匡床。(答)匡床三面有闌。猶今匱床。古人卽以此爲臥具。莊子及淮南子。均有匡床。倩華所本。則千家詩紙屏石枕竹匡床。手倦拋書午夢長。化兩句爲一句也。

(十六)應儉甫爲友悼亡詩第五首。『荀郎病體慣溫柔』。荀郎爲何人。(答)荀郎名粲。字奉倩。娶曹洪女。有殊色。女病熱。奉倩輒露坐中庭。取冷以熨女。故予咏美人病。有句云。中庭取冷郎情厚。大海乘風妾夢荒。上句亦即用荀郎事。

# 文苑導游錄（第十一種第二卷）

## ◎詩詞講解二

天虛我生著

### ▲玉谿生無題詩索隱（承前）

玉谿詩見唐詩三百首七律中宜對照參看

颯颯東風一首。則追溯其相逢之初也。當日者。東風颯颯。細雨方來。而芙蓉池上。乃有隱隱之雷聲。則汝乘車而歸也。畫櫻之門。金環之上。本加以鎖。因汝之歸。乃燒香而入。汝之小婢。則以玉虎（卽水桶）向井中汲水而廻。爲汝灑掃。供汝盥沐。蓋此樓本局。汝之小婢。則以玉虎（卽水桶）向井中汲水而廻。爲汝灑掃。供汝盥沐。蓋此樓本局。

今始以居其人也。汝則憐才有如賈女。常於簾隙窺我。而我則如韓椽少年。方爲汝家書記。於是汝乃甘效宓妃故事。願薦枕席。爲愛我有陳思之才耳。雖然。由今思之。則春心徒亂。寧願其爲死灰槁木。莫與春花爭發。蓋我之情苗。每長一寸。則相思亦長一寸。既長而後。則又不過一寸一寸。變成死灰槁木而已。

鳳尾香羅一首。則爲車中人而作。古時車製畧分二種。一種則車幄之頂爲方。乃男子

馮孟亭以所見車中人爲令狐綯殊可笑未可譯詩詞也

所乘。一種其頂爲圓。則婦女所乘。幄爲綢製而加藻綉。頂上有雀翎或毛羽爲飾。義山此詩乃咏車中人。其人非他。即妻妹也。是日見於道上。首句卽言車製之精。頂有鳳尾。而幄爲香羅。雖深障幾重。而仍可窺見其人。蓋雖有幾重之羅。而仍薄也。碧文圓頂者。謂車幄之頂爲圓。且綉以碧色之紋。（古以文爲紋二字可通用）其色彩甚新。是殆昨夜縫工。通宵趕製而成。以備今日之春游。故曰夜深縫也。女握白紈扇以障面。然已爲生所見。則雖障其面。而不能障其羞。生與女本相識而有情。惟車方轆轤而行。則亦不能與之通一語也。此半首乃就當時所見而云。其下則追溯前事矣。女本住于西樓。後以父命遷於別院。故其樓上之燈痕。已經消滅。曾是云者。謂曾經見汝獨坐於燈下。而燈花垂燼。暗淡無華。亦不一剔其燈。其愁苦可想。下句則恨其姊石榴紅者。謂其醋也。蘅塘解爲五月實謬。而斷字解爲斷絕之斷。尤謬。應作決斷之斷。雖同是去聲。而義意則別。意蓋謂其姊善醋。是以斷斷乎不能有好消息矣。今雖乘車出游。而其馬只繫。

於垂楊之岸。（此繫字並非拴住其馬。謂此馬駕車只向柳岸而行。彷彿爲垂楊所繫住者。怪其不能停車相語也。）則雖有西南好風。亦惟任其吹向何處。終不能爲我而傾蓋於道旁耳。蘅塘及馮註均誤。彼蓋但就字典呆講耳。試讀下首益明。義山全集。每咏月必醜詆之。渠蓋意不在于其姊。只以姊年較長。而又清狂。故其父只知與姊有情。遂遣嫁之。其實非義山之所欲也。其第二首後半。即痛詆其姊。與錦瑟雲屏二首可以互證。而其他足證之詩。尤多不勝舉。（未完）

▲答王澤問文苑導游錄初集詩句

(一)古近體詩第一頁銷夏吟。『迎風一唱橫塘曲。』何謂橫塘曲。（答）橫塘曲即憶江南之別名。因宋人詞有云『橫塘曲處處采菱歌。』故名橫塘曲。又劉長卿詩。『家住橫塘曲。那能萬里違。』但與此無涉。

(二)古近體詩第二頁。金問秋秋日書懷。有『絡緯雕欄月正斜』之句。何謂絡緯

離欄。  
(答)絡緯，即蟋蟀之別名。李白詩。『絡繹秋啼金井欄』。古今註。莎鷄一名促織。一名絡緯。

(三)又金問秋感懷和天遯韻。歷劫蟲沙悲震旦。請詳解震旦與支那之意義。  
(答)震旦日本係梵語。稱中華也。與支那同音。並無區別。惟古詩文中。無用支那者。故支那二字不適用詩詞古文。至宋天竺國進表。譯云。伏願支那皇帝福壽圓滿云云。始見於宋史。

(四)又金問秋感懷詩。『寄語唐衢休痛哭』。原作『寄語瞿曇休厭世』。唐衢與瞿曇請詳解。  
(答)瞿曇係梵語。猶言佛子也。涅般經云。迦毗羅城有釋種子字悉達多姓瞿曇氏道誠東坡詩。『平生事瞿曇心外知皆假』。並見南史北史。是皆國名也。唐衢鄭人。應進士久而不第。見人文章有所傷感者。讀訖必哭。見唐書。  
(五)又汪退廬秋懷第一首。『焦尾難辭一度燒』。請詳解。  
(答)吳人有燒桐以釀

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桐也。因請之以爲琴。而燒不盡。因名焦尾琴。見搜神記。

(六)又第六頁。汪退廬次高麗吳女士韻。呈南湖榭園原作有『銅琶鐵板英雄氣。玉笛銀簫兒女愁』之句。二句作何解法。及何意義。(答)東坡詞極粗豪。人謂公詞只宜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云。見吹劍續錄。故詞品云。鐵板銅琶蘇學士。曉風殘月柳屯田。謂其粗細迥不倫也。下句係雜湊。若本王翰詩。『江妃玉佩留爲念。贏女銀簫空自憐』句。則當用玉佩銀簫矣。

(七)又第七頁。鄭北野村居自遣第三首。『紅橋人影夜吹蕭』。我師稱此韻細致而有丰韻。但不知此句是何意義。望明以教我。(答)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杜牧之詩也。化兩句爲一句。且有景有人。有聲有色。故佳。

(八)又第九頁。鄭北野途中偶成。原作『牧童歸去唱吳儂』。吳儂是否曲名。(答)吳人自稱曰我儂。東坡詩。『語音猶自帶吳儂』。非曲名。

我儂本越人。自稱自當時吳人效之。遂成音。自當話共實。今日稱我儂者。仍惟紹興人爲然耳。

(九)又第十六頁潘亞雲秋日書懷第六句。『樽邊花月舒眉繭』請詳解。(答)眉繭者眉心皺如繭也。葛長庚琴樂序。『七淒絃涼使我眉繭』舒展也。蓋反用典者。

▲答黃翊青問文苑導游錄初集詩句

- (一)羊頭幾輩功名賤。羊頭何解。(答)爛羊頭。關內侯。謂封爵之濫也。
- (二)正憶純鱸歸未得。純鱸何解。(答)張翰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思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見晉書。
- (三)平原十日暫清游。平原是否人名。抑地名。有作平原十日游。何解。(答)見史記范睢傳。秦昭王遺平原君書曰。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姓趙。名勝。趙之諸公子也。今人招客游晏。期以多日者。恒曰平原十日游。即本此。其實昭王之招平原。乃別有用意者。非徒爲邀飲也。

(四)輸與吳娃獨自由。吳娃何解。(答)吳娃猶言蘇州女郎也。語本江淹空青賦。

楚之夏姬。越之西施。趙妃燕后。秦娥吳娃。吳王有館娃宮。

▲答汪退廬問竹裏樵青

(問)前改本詩中有『烹茶竹裏喚樵青』樵青雖知爲人名。但未明其出處。乞解。

(答)樵青乃張志和侍婢也。潛確類書云。張志和奴婢二人。皆肅宗所賜。志和配爲夫婦。名之曰漁童樵青。漁童捧釣收綸。蘆中鼓楫。樵青蘇蘭薪樵。竹裏煎茶。以此放浪。終於江湖間。後人乃有樵青煎茶圖。

▲答金植之間崔顥黃鶴樓詩

崔顥黃鶴樓詩。純以氣概勝。其聲調自高。盡脫窠臼。故傳當時人作詩多應制體。類皆斤斤守律。崔詩獨排奡放縱。故邀當時之激賞。李白效之。遂如天馬行空。蓋取神韻。不可言律。學者未可舉其拘體以爲例也。

▲答金植之間詩中複字

作詩大都抒寫性靈。意到筆隨。絕不刻苦便佳。林鳳主張此旨。故複字不以爲病。而古人亦多有如是者。即蘅塘退本中。此類亦多。如『雲山况是客中過』。其後又云『莫是長安行樂地』。卽用兩是字也。大抵作者初非擁鼻苦吟。如賈浪仙之推敲。卽不免有此大意之處。然字複而意亦複者。絕對不可。卽意不複。亦不得謂之非病。終究爲瑕疵一點。有碍觀瞻。苟非必要。則竟不妨易爲他句。或他種字面代之。如『碧波』二字。本不妨易爲『碧漪』。但聲調遜矣。『無奈』云云。則不妨易爲『獨奈』。然意境終已不同。亦殊不適。故此等處。卽當認爲必要。不以小疵而掩大純。固無傷也。至『且憑杯酒破愁城』。則破字可易『下』字。意義較深。是固可改者也。上述『波』『無』二字。苟一閱全作。亦可改去。惟足下改本並未寄還。抑則已忘却矣。現須刊集。望速寄下爲幸。(按原作刊初集已改正)

原句爲碧波如鏡照人妍  
原句爲無奈夜分清家  
不奈數聲長笛起隣

▲答小女翠娜問詞曲

(問)紅友詞律。謂上去不可混用。但古人所作。亦殊不盡然。紅友所定之律。究當守否。

(答)上聲往往唱作平聲。而去聲則特異於平上入三聲。應用去聲之字。若用上聲入聲。則唱不響。應用上聲入聲者。若用去聲。則碍歌喉。然以去聲代上聲入聲。歌者猶可不必使勁。隨口唱去。若去聲而以上入代之。則歌者無從使勁。勢必勉強唱作去聲。即失本意。聽者或誤聽爲別一字矣。故以嚴格論之。皆不可也。然非絕對的不可。蓋亦盡美而未盡善也。

(問)詞韻與曲韻有別否。

(答)詞韻純係中原音韻。曲韻則雜方音。宋元間人互相援用。遂致南腔北調。羼雜萬分。不可收拾。然吾儕固中原人也。當以中原音韻爲準。故於填詞製曲。終以周德清中原音韻。及張漢中州音韻爲準。戈順卿詞林正韻。則純采唐宋以來通用之

韻於填詞最宜。南曲即準此韻。北曲則以中州音韻爲宜。蓋中州音韻實以北音爲多也。

(問)詞牌不止一名。而句法相同。果可隨意取名乎。抑亦有定。

(答)最初之詞。必先有題而後有詞。如菩薩蠻、憶秦娥、搗練子、河瀆神等。初作皆緣題而作。遠後即因此調而別賦事物。因意境之不同。而抑揚頓挫之間。即有所別。因其有別。而絃管之和聲。(即俗稱過門者)亦有疾徐繁簡之異。譬如小調中之

玉美人與上海碼頭。字句相同。而工尺迥異。於是填詞者或填玉美人。必告司絃管者曰。吾詞蓋玉美人也。如其不然。則以上海碼頭之工尺。而配玉美人矣。豈不騰笑滿座哉。而上海碼頭之工尺。又分數種。如洒金扇。如剪剪花。皆類似而實非。一詞而數名者。亦猶是也。豈可不審其字句中細微之別。而貿然以取新名。故填詞必審所宜。如以江南好而填送春之辭。則大謬矣。蓋送春之詞。音節淒婉。字裏

玉美人用小工上海  
碼頭用正宮剪剪花  
及洒金扇用五尺或  
四尺句法板眼聲調亦  
迥然相反而工尺不同

行間。別具一種靡曼之音。而非慷慨悲傷之作是則宜。春去也或花自落矣。以絃管譜之。蓋迥乎不同。紅友生平未諳音律。其所製曲亦皆李戴張冠。故於此一問題。未嘗一語及之。

◎天虛我生十種短篇小說目錄

滿園花	一冊	一角半	療姑針	一冊	一角
麗綃記	二冊	二角	鴛鴦血		
芙蓉影	一冊	一角半	紅絲網	合一冊	一角
嬌櫻記	一冊	一角	海外裴航	一冊	一角半
瓊花刼	一冊	一角	情網蜘蛛絲	一冊	一角
右全函定價一元					

# 天虛我我生之單行本

文苑導游錄  
栩園叢書目

一二  
丁巳九月

丁巳九月

大理院民事判決例	是書係司法界用已刊七冊每冊定價四角
大理院刑法判決例	是書係司法界用已刊五冊每冊定價四角
農商部實業淺說彙編	是書係政界通用已刊四冊每冊定價四角
教育部褒獎棄兒全編	是書係實業界用計一百冊彙訂四本定價一元預約減半
教育部褒獎薰蕕錄全編	是書係社會小說計四冊定價一元
教育案牘菁華	是書係社會小說計三冊定價七角五分
天虛我生短篇小說十種	是書內容分公牘訴狀批詞判決四類計二冊定價八角

是書係社會小說計三冊定價七角五分  
是書內容分公牘訴狀批詞判決四類計二冊定價八角  
是書均寫情小說計十冊定價一元  
是書係白話體裁計六冊定價二元三角  
是書係文言體裁計三冊定價八角

是書係譯本文言計  
一冊定價三  
角

是書係譯本文言計二冊定價五角五分

是書係譯本文言計一冊定價一角五分

是書係譯本文言計一冊定價一角五分  
是書係自著計一冊定價一角

是書係自著文言計一冊定價二角  
是書係自著計二冊定價八角

書係自著計一冊定價四角  
是書計一冊定價四角五分

是書計冊定價四角五分  
冊定價三角

是書計一冊定價三角

是書內容分七部每集定價三角四集附印減收半價  
係男女交際尺牘範本計一冊定價四角

# 文苑導游錄（附刊之二）

## ◎雜存一

天虛我生編

### 漱霞仙館譚粹一斑

漱霞仙館譚粹爲予內子之先王父仁和朱曼叔先生康壽所著。凡三卷。未刊行世。其書皆信筆記錄。不拘一體。蓋亦雜存之稿也。其第二卷頗有關於文學上攷證之記載。爰爲節錄若干則。以貽讀者。

### ▲古文多有所本

古人爲文章。多有所本。如韓退之畫記。論者謂本尙書顧命體。而歐陽公又謂自考工記來。案其言曰。吾不能爲退之畫記。蓋其法自考工來。故能條疏而不直。錯綜而不紊。後人仿之。便乏古韻矣。而王節安題畫譜曰。書顧命體。極莊穆也。昌黎仿而爲畫記。則化莊穆爲奇逸。紙上騎士躍躍此善於學古者。觀此知其源蓋甚古矣。又歐陽公醉翁

亭記。每段用也字煞住。格局頗奇。是亦本易之雜卦傳體而化板實爲靈活。故令讀者不之覺。明人又謂自孫子行軍篇出。體格亦極相似也。蘇文忠之送廖倚序。本韓文送廖道士序。張子野墓志。本馬少鑒墓志。藥師院佛殿記。本坊者傳。則其源委尤顯然可見者。

▲宋刊蜀道難詩與今本不同

讀書貴宋刊。以之較謬訂訛。誠爲善本。如李青蓮蜀道難一篇。久已膾炙人口。而宋刊李集其『黃鶴之飛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是七言二句。今作『黃鶴之飛尚不得過』。又『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聲聲哀怨愁空山。』是七言四句。今作『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語便迫促。可見多讀舊本實有益。學者不淺。又王子安膝王閣序。亦人所習誦之文也。序中『時維九日序屬三秋』語。坊本皆作九月。詞意便重複可病。而讀之者顧從未加察焉。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洵然。

初按又聞二句實不如五言佳勝

中註係先輩袁春潤  
先生所加

▲論詩

詩雖小道。非易事也。必須多讀書。多窮理。以上證乎風人六義之旨。方可以言詩。（昔人云爲詩不從詩中出卽此意）自明人割裂嚴滄浪語。而不關學與理之說。遂盛行於天下。隨園復以性情倡之。舉世乃益波靡雲向。而不知所返。其或導之以讀書窮理。將羣詰以毛詩三百。半勞人思婦之辭已。夫學者討論經史。以涵泳其義趣。增益其識力。爲上。及至握筆爲詞章。仍不可多事堆堵。須如水中著鹽。鹽與俱化。又如以米釀酒。盡遺糟粕。而取精華。方妙。至窮理之說。與宋詩之陳腐者。固爲殊別。卽處處作老杜。之此語最確。『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亦覺乏味。大凡流連景物。諷喻時事。以及友朋。相贈答。往往多興到之作。胸中設存一理字。其詩必非佳。構然性情觸發之時。雖未嘗與理泥。而理自息息相關。此意匪可言傳解。人自得。杜樊川序昌谷集。謂其中有騷理在。卽此謂也。余學詩近三十年。欲求一篇一句之安。殊不可得。今始悟及此義。而言之匪難。行

原文按語係先生所加  
括弧中註爲曼叔先生原文

之維艱。謹識之以期自策。噫。行及中年。迷途甫辨。悠悠斯語。此後其尙能印證否歟。（按古人嘗無意爲詩。今人則或矜風格。或尙性情。或學漢魏唐宋。其志深有希望於傳世也。而欲援毛詩以爲解。不亦悖其本意乎。）

▲僞托古書之證

管子一書。論者嘗謂爲後人所僞託。愚案仲先桓公卒。書中小稱篇。載及桓公身後事。而史記管仲傳。又無著書立言之語。招人疑斥。宜也。然文辭渾老堅樸。當非漢以後人手筆耳。又本草。神農作也。乃有豫章。臨淄。朱崖等郡縣名。山海經。大禹作也。乃有長沙諸暨。零陵等郡縣名。爾雅。周公作也。乃有張仲孝友語。蒼頡篇。李斯作也。乃有漢兼天下語。又月令有孟夏令大尉贊俊傑語。（大尉。漢官也。）又許氏說文。有一東二冬目。（東冬沈韵。說文漢時書也。）是皆足以證其僞矣。

詩學捷徑正誤

詩詞學捷徑爲梁谿酒匱鄒瘦鶴先生弢所著。已刊行世。予嘗於自由談中爲之介紹矣。惟其中不無一二誤處。僕旣爲其介紹。則不可不舉以告讀者。茲記如左。

### ▲平起仄起之誤

原文云。平起仄起者。五言以第一句之第四字爲主也。第一句第四字爲平聲。名曰平起。第一句第四字爲仄聲。名曰仄起。並舉數例。以『避賢初罷相』爲仄起。以『尚有綿袍贈』爲平起。予按此說。正與予意相反。蓋予意以爲平起仄起無論五言七言。當以第二字之平仄爲準。其第四字則每有拘體不足準也。如『避賢初罷相』是平起也。而先生誤以爲仄。蓋以第四字爲仄耳。然則試舉同一句法之。『情人怨遙夜』證之。豈得謂異於『避賢初罷相』乎。然其第四字則明明爲平聲也。又豈得謂在彼則爲仄起。在此則爲平起乎。是足以證其誤。蓋五言單句之萬不可易者。只第二二字耳。

七言亦然。而先生則謂平仄之辨。在第六字。其舉例則以『東風嫋嫋泛崇光』爲平

起。『簌簌天花落未休』爲仄起。此例正與予之主張無異。蓋其第二字平仄正與第六字同也。但與五言舉例正已自相矛盾。是在學者不可不知。

▲次韻和韻疊韻之誤

原文云。『一曰次韻。亦曰步韻。又曰疊韻。乃將他人詩中之韻。某字某字順次而和之也。』予按次韻者。依次而和之也。步韻者。步其元韻也。其說誠是。但不可謂爲疊韻。蓋疊韻者。或自疊前韻。或經他人次韻。再疊前韻以答之。是皆爲疊韻。若僅步人元韻一次。是不可以稱疊韻也。原文又云。『二曰和韻。乃將他人詩中之韻。從最後一韻顛倒押之。可書曰倒用原韻。』予按和韻者。但取同韻之字。以和之耳。非必步其元韻。亦非倒押其元韻。但今人多以次韻、步韻爲和韻。蓋取廣義耳。原文又云。『三曰和某某韻。乃以他人詩中所押之韻。即就其韻目之字押之也。』予按此即所謂和韻而無所謂和某某韻者。不應與二曰云云判爲兩項。至用某某韻者。乃借古人詩韻依次用之者。

耳。例如咏柳用漁洋、秋柳韻。咏雪用聚星堂韻。蓋以人不同時咏非一物。稱爲用韻。乃借用耳。若稱爲和。則必同時倡和之。作非倡和詩而和之。對於平輩。稱次韻。對於尊長。稱步韻。對於不相識之人。則稱用韻。是又學者所不可不知。

### ▲除五俗

詩學捷徑中。有不磨之論曰。學詩已成。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予按此語最爲切當。學者每以眼前景物意中情事寫之於詩。而不得其當。便犯五俗之病。如『自是男兒志氣高』。其腔調乃類童唱。而無天籟。是體俗也。『隣院簫聲最好聽』。六字均雅。著一好字便壞。是俗字也。『蘆荻犬驚迎櫂吠稻畦蛙叫夕陽低』。景非不真。而村俗可陋。是句俗也。『揮手長分便牧牛』。是代牛郎設想。偏不想其雅事。而獨想及牧牛。是意俗也。『摩詰重生也欲描』。是上文六字。皆由末一字發生。偏偏着一描字。便類小曲中語。是韵俗也。凡此五者。初學者每不自知。故

不可不引以爲戒。



文苑導游錄初集校勘表

## 校勘者

王潘亞澤雲

胡廣鑑



尺牘	二三	九	盼望誤盼望	二六	八	健頌誤健頌
小說	一	九	邀寵誤邀寵			
文解	一	二	中學誤中國	三	三	不獲誤不護
文解	一六	三	三三誤三三	一七	六	旄丘誤旄丘
詩解	一	一	只在誤部在	二	十一	則當誤當則
苔岑	二	四	殺黨誤殺堂	二	十	三房誤二房
苔岑	四	二	甲班誤乙班	四	六	家弄誤家橋
				六	十一	衣裳誤衣棠
						性存誤性成

二集出版尙希同社諸君校勘列表賜示以便刊入三集





# 文苑導游錄（第一種第三卷）

## ◎社說三

天虛我生著

### 五言律詩之格調

吾書此章本擬述填詞之法。惟同社諸子多有以五律體格爲問者。一一解答殊不勝繁。用特提前述此。別爲一章與前期所述不相連讀。惟讀者諒之。

五言律詩雖僅僅四十字。看似極易。而實則甚難。蓋如聲調失之平易。意思失之平淡。則必類於試帖。而無足觀。此其病。大都由於讀青雲集或七家詩而成也。須知五言律詩貴在古拗。其聲調與七言近體迥殊。無論平起仄起。其第二字恒宜易平爲仄。易仄作平。例如仄起句本爲『仄仄平平仄』。若易爲『仄仄仄平仄』。或

『平仄仄平仄』則卽古拗不類試帖。茲舉一例如左。平者以○仄者以●爲識。

今夜鄜州月

此爲仄起收句。第3字本應平，今易爲仄。

閨中只獨看

此爲平起收句。第3字本應平，今易爲仄。

遙憐小兒女

此爲平起收句。第3字本應平，今易爲仄。

未解憶長安

此爲仄起收句。第3字本應平，今易爲仄。

香霧雲鬟溼

此與第一句同。因第一句已拗，故此句可順。

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

此與第三句同。因第三句拗，故此句可順。

雙照淚痕乾

此與第四句同。因第四句拗，故此句可順。

仄全順句

以上句稱單句，亦稱出落句。下句稱雙句，亦稱出落句。

觀於右例，可知單句以拗取勝。其着重處在第三字也。落句則平仄全順。惟平起落句，第一字可仄，第三字可平。例如『仄平平仄平』或『平平平仄平』皆合。若作『仄平仄仄平』，則不免有聲病矣。仄起落句，則惟第一字可平，第二字萬不可易。例如『平仄仄

平平』固極通行。若第三字換平。則成『平仄平平平』。則爲古詩句法。不適用於律詩。雖有潭影空人心之例。但非正式。不足法也。

觀於此。足知五律勝處。全在句法。若無拗句。則與試帖無以異矣。

而拗句之法。尤不止如上述。試更舉一例。

高閣客竟去

竟字則第三四字均爲仄聲。是爲三仄體。蓋平用者。平仄仄。在第二字。固爲五律詩常用之句。其所以別於平起三仄句矣。

小園花亂飛

此句本應平平仄。今因上句已拗故參矣。三字用平使與客字相稱。此定法也。

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

此二句平仄全順。因上二句同重在下句。已拗故此處不妨平順。腸斷未忍。

掃眼穿仍欲歸

此與一起二字同重在下句。第三字平。此與前述女句法同。

所得是沾衣

此與未解憶長安同。平仄全順。

觀於右例。足知前節所舉『仄平平仄平』之例。固有一定之用處。

句復道從此別青山空拘但必以平對仄。仄拗等空對平爲稱。

但其上句並不限於三仄體。蓋三仄體實爲變格。其正格則上句應作『平仄仄平仄』。下句乃作『仄平平仄平』。以平對仄。以仄對平。固極整齊可觀也。茲更舉一例如左。

花隱接壤暮啾啾  
鳥過與此同下句亦不第  
三字用平第一字用平  
論如深山何處鐘亦不第  
第一字用平

清瑟怨遙夜。繞絃風雨哀。此二句卽高閣客竟去之正格。以平仄仄卽平仄對仄平平仄平孤。  
燈聞楚角殘月下。章台。此二句與參差連曲陌一聯同。平仄全順所以稱上句之拗。謂五律中常規所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來。此二句與鄉書不可寄。謂五律中常規所起二句同。也若第二字亦仄則變爲仄起句。足知所重在第二字。秋。

雁又南迴。是沾衣句同得

右舉三例皆仄起五律之拗體也。若其正體。『則夫子何爲者』『海上生明月』皆是。惟平起單句亦恒用拗。如『情人怨遙夜』『今看兩楹奠』其第三字皆易平爲仄。以取聲調。蓋如通首平

仄全順。則終失之平矣。至仄起五律第一句即用韻者。亦爲正格。其例如左。

戌鼓斷人行邊秋一  
雁聲卽是此體

獨有宦遊人。

此句與末字可平。偏驚物候新。仄全順。

雲霞出。

海曙。

鄉書不可寄。句同。

梅柳渡江春。

此句與秋雁又南迴句。

必用全順始可。再拗。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此二句全順。因上聯稱不可。

前例同。二首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襟。

此二句亦平仄全順。末句與起句同。

第一句卽押韻者謂之入韻

右舉一體爲仄起入韻之正格。但其第一句第四字亦可作仄。如『八月湖水平』『北闕休上書』即是此體。凡第四字用仄。第三字必平。乃成拗句。但終有礙聲調。不可從也。

平起五律之拗體。以『涼風起天末』一首聲調最佳。茲舉如左。

涼風起天末。

此句本應平平仄仄。今第三字易仄。第四字平。

君。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  
陽樓與此同。

子意如何。順句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怨。遙夜同第二字清瑟。

在平仄不拗重。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此四句全順。但第七句第三字亦可作仄。平使成拗句。

右一體起句亦有作『平平仄仄仄者』。如『天秋月又滿』是此即上文所舉『雲霞出海曙』之三仄體也。其下句必作平仄仄平平。蓋定格也。至若『道由白雲盡』一首。則首尾均拗。已非正格。茲舉如左。

道由白雲盡。此句一本與涼風起天未同。春與青溪長。此句本

眉峯與此同。下句收三字。是爲仄起句。三字皆非律詩正式。學也。

道由白雲盡。此句一本與涼風起天未同。春與青溪長。此句本應仄。今換作平。與上句自字相對成爲平仄平平。惟五古中恒有之律詩非所宜也。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此二句與鴻雁幾時到閒門向山路深柳讀書堂。安同重在第三字。上句女未解憶長幽。映每白日。此四句第

句本應平今易爲仄平與高閣客竟去同下清輝映衣裳。此句第  
平仄平第四字本應仄與小園花亂飛青山空復情同今作平  
應平則又成爲五古句法律詩中絕鮮用之不可從也

平起五律首句押韻者其正格爲平平仄仄平舉例如左。

淒涼寶劍篇

此句第一字可平可仄泊欲窮年。此句與君子意何

黃葉仍風雨青樓自管絃

此句第二字可用拗但必以平對仄以仄對平新知遭薄俗舊好隔良緣

此句第三字可用拗但必以平對仄以仄對平

以上所舉七體凡五律中所有句法已盡在其中熟讀此七首即可融會貫通於平仄句法便有把握茲更舉其要訣如左以便識別。

句第三字換仄則下

學詩第一要義，即在辨句。與學詞曲同也。詩之句法雖多，但綜言之，則不過四種而已。

一曰平起平收。二曰仄起平收。三曰仄起仄收。四曰仄起平收。凡言起者，均指第一字。凡言收者，均指末一字。（七言詩同）茲舉五言句例如左。

可不拘平仄，並列者平仄  
可不知者惟宜唐詩，雖於聲調則第三字以仄爲宜，平互字仄  
圓可不可以第則之興，可以通第一字關係，如第一字頗有第三字以平爲宜，則第三字以仄爲宜，平互字仄

(一) 平起平收句（仄平平仄平）此等句法。第一第二字平仄不拘。惟第三字用仄。則第一字當平。如《淒涼寶劍篇》是也。第三字用平則第一字當仄。如《暮雲相與還》是也。

(二) 仄起平收句（平仄仄平平）此等句法。第三字若換平。如《談笑無還期》句。雖亦有之。但是二平格。終渾入五古句法。於律詩中不甚相宜。

(三)仄起仄收句 (平仄仄仄平仄) 此等句法。第四字若換仄。是爲三仄格。亦係五古句法。於律詩中不甚通行。若第四字仄第三字平。則爲平仄相救格。唐人亦常用之。如流水如有意是也。但終不甚通行。

(四)平起仄收句 (仄平平仄仄) 此等句法。第一字不可換仄。若換仄。則變爲仄起句矣。故無論何種句法。第一字萬不可易。是爲要着。

右舉四例。爲五言律詩應用之句法。以八句組合而成一律。其組合之式。亦不外乎四體。舉於左。

(一)爲平起平收格。其組合之順序如下。  
平平仄平仄平。  
仄仄平平。  
平仄平平仄。  
仄平平仄。  
平仄平平仄。  
仄仄仄平。

平。仄平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二)爲仄起平收格。其組合之順序如下。平仄平平仄平。

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

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

(三)爲仄起仄收格。其組合之順序如下。平仄仄平仄平。

平。平仄平平仄平。以下均與仄起平收格同。

(四)爲平起仄收格。其組合之順序如下。平仄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以下均與平起平收格同。

凡與上舉四例不合者。卽非正格。如三仄三平等格。古人雖有之。但終拗戾。音節不諧。學者固當擇善而從也。至於作法。則造句鍊字。五言實較七言爲難。蓋氣魄宜厚。着筆宜重。音節宜取古拗字。

五律詩宜讀杜工部  
王摩詰

面貴於渾樸。非若七言詩之以風華流麗爲貴也。是在學者多讀古詩。善於取法。非吾書所能盡述者矣。



文苑導游錄　社說三

一一一

丁巳十一月



# 文苑導游錄（第二種第三卷）

## ◎駢散文三

天虛我生潤文

### 歲寒三友合傳

鍾景琦

三友皆名下士。落落寡合。時人莫得與之交。故三友而外。無相得者。亦無稱焉。雖其姓氏不詳。而人皆稱爲蒼鬚叟。爲玉版師。爲癯仙也。叟年最長。礧砲多奇節。一望而知爲棟梁材。秦始皇帝二十八年。東封泰山。叟有微功焉。封爲五大夫。時丞相李斯方用事。帝誤聽斯言。燬詩書百家語。阨諸生於咸陽。出太子於上郡。羣情洶洶。莫能諫者。叟乃退而歎曰。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吾其從赤松子游乎。掛冠而去。終身不仕。而秦之天下。卒以亡。時渭川有隱君子焉。善參玉版禪。人多師事之。因避秦亂。而逃於禪。性直而心。

是上乘能不落痕迹最  
運典

虛志逸而節貞。風流瀟灑有出塵之致。人以其圓通恒喜與之游。僉云不可一日無此君。無則令人俗其得人之愛敬。有如此蒼鬚叟與爲莫逆交。歲寒之盟。癯仙亦與焉。癯仙爲末座少年。初猶安排狀元宰相及遇叟與師功名之念。遂淡蓋知天心不可問也。癯仙性孤潔白衣縞袂。顧影翩翩有出世佳人之譽。然貌婉心嫋。操貞質勁不能作媚語。故人疑其鐵石心腸。時天下大亂肅殺之氣充塞宇宙。而三友者獨翛然於山水間。不與人世事。每當月明林下。雪滿山中。濤聲蔽空。雲影亂地。左右佳士。橫斜醉眠。或誦王儉拂天流雲之賦。或讀白傅樹德立身之記。或誦少陵索笑卓敬鋤月之詩。其樂融融。不復知歲月之將闌。也有惡之者。毀於衆曰。此皆欺世盜名之流耳。何足道哉。夫蒼鬚叟嘗爲秦大夫矣。以微功。

結處作一翻騰便有  
波折文氣自佳

而食厚祿。是貪祿嗜利之人也。臨難而逃。置國事於不顧。是貪生畏死之人也。玉版師貌雖率直。而胸中無成見。一經壓抑。便肯低首下心。豈君子而若是乎。癯仙面雖冷淡。心實含春。是以杜甫有索笑之詩。林逋有相妻之戲。裴狎如是情。何可忍。乃猶甘心而爲竹籬茅舍間之玩物。此其人亦可知矣。且三人之所爲。非人所不能爲也。蓋不屑爲耳。夫衣紫腰金。鐘鳴鼎食。人所同欲也。不能焉乃立異。以鳴其高。彼遯跡山林。逍遙物外者。豈其本志哉。蓋託焉耳。三人之用心。亦猶是何足道哉。聞者惑焉。余曰不然。夫鐘鼎山林。人各有志。不可强也。昔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是誠何心哉。志不在此耳。夫治則進。亂則退。清也於蒼鬚叟。何尤虛心處世。而肯下人謙也。於玉版師。何尤艷如桃李。冷若冰霜。高也。何疑於

癯仙子徒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宜其誤會至此也。聞者快之。倩余爲之傳。余笑而諾之。遂傳焉。

野史氏曰。語有之。以財交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交者。色衰則愛弛。惟相交以道義。相尚以氣節者。可以耐久。世之人。當平居無事時。相得甚歡。一旦見小利。則相爭。臨大節。則相諉。富貴則疏者。親貧賤。則親者疏。當此天寒歲盡日暮。途窮其可與共患難者。有幾人哉。吾知今之人。對此三友。而能無愧色者。鮮矣。

(評)流利清新。運筆入化。結處尤酣暢淋漓。(甲一〇〇分)

### 歲寒三友合傳

盧望之

歲寒三友者。松生竹生梅生是也。三人嘗叙於太液池之歲寒門。好事者見之。圖其狀貌。懸之壁間。故世稱歲寒三友。

泉州志載僧法潛作蒼鬚叟  
而第一字互異二說相同則譖  
按蘇東坡詩刊誤有誤  
山中只有蒼鬚叟送迎則是矣

松生貌狀夭矯性偃蹇隱居深山中不與世近故其姓氏不可得而詳焉當秦時始皇上封泰山中阪遇暴風疾雨不得上松生乃張蓋以蔽始皇始皇嘉其功封爲五大夫松生好文翰嘗輔翼士子睹當時以刀筆或漆書簡冊頗不便利因歎曰是不可以改良耶乃出其所藏與王光子共造墨墨成天下便之當是時天子重儒封爲滋侯松生雖屢得封然與木石居不改其節晋僧法潛隱剡山時獨與生友善號生爲蒼鬚叟松生晚年性益矯蹇好游凡天下名山足跡殆遍園林中雖偶一涉足然不適其性莫肯久留生平與河南竹生江南梅生最相友善於山林間往往不期而遇焉

竹生河南淇園人也漢時以治河功封於渭川初漢武帝時河決

瓠子二十餘歲。五穀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决。久不得治。乃徵竹生於淇園。使治河決。竹生以事關萬民也。遂慨然就道。率其子弟作楗。以障水。卒以成功。天子德之。以千戶封之渭川焉。竹生性瀟灑。尤慷慨任俠。晉桓溫伐蜀時。佐陶侃造船。周世宗攻壽州時。竹生亦致力焉。又好飲酒。藏有佳釀。因出竹氏。號竹葉青。時與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相遇。從以縱酒爲樂。不聞世事。竹生雖縱飲然未嘗一醉。五月十三日。與其母并其夫人及其孫共飲。罄其家中釀。竟醉時。人笑而奇之。謂之竹醉。日唐天寶中。孔巢父李白輩。亦招竹生至。飲酒唱酬以爲樂。時人見竹生者。咸稱之爲瀟灑侯。後即以恬逸終。今其子孫蕃衍江南。尤多大族焉。

水經注九疑山盤基  
蒼梧之野峯秀數郡  
之間異嶺同勢遊者

梅生江南人也。嘗居大庾嶺，其先世莫能詳。爲人清俊多風姿。無世俗態。嘗孤芳自賞。出入山林間。公卿大夫門下亦時過之。梅生在山中得仙人術。魏武帝行軍失道。不得水。軍士皆渴。魏武因稱梅生之名。謂將往謁。軍士以渴慕久。遂前進。且忘渴而望見生之顏色者。尤津津樂道。其爲人。宋武帝時。嘗出入宮禁。徜徉自喜。壽陽公主愛其清豔。托爲神交。一曰公主臥含章殿簷下。梅生親其額。額上成花。五出拂之不去。遂爲梅花粧。梅生久居宮禁。厭繁華。聞孤山林處士賢。且招之往。遂去之孤山處士隱孤山。有一子名鶴。嘗相從一日戲。謂生曰。我既有子而無妻。君與我甚相契。雖夫婦不啻也。將呼君爲妻可乎。梅生亦笑應之。當是時。人於水邊籬落間。望見子者咸目之爲九疑山人。云後以山水自娛。不知所終。

疑焉故曰九疑俗作  
九疑當從經不從俗  
也

或曰仙去今其子孫亦衆多鄧尉梅氏其後裔也  
野史氏曰士生於世不能免俗而三子者不汲汲於富貴雖嘗以  
功取封顧非其所願故遨遊山水間徜徉以自得非所謂清高拔  
俗者耶彼三子者以氣類相感召故連爲友雖然後之人亦何不  
可尙友三子也哉

附原作

(甲95分)

歲寒三友者松生竹生梅生是也三人嘗叙於太液池之歲寒明好事者見之圖  
其貌狀懸之壁間故世稱歲寒三友

松生貌狀天矯虬角龍鬚性偃蹇不喜繁華好游高山絕嶺往來無常處故其里  
居姓氏不可得而詳焉當秦時始皇上封泰山中阪遇暴風疾雨不得上正傍僵  
間忽望見松生至遂趨就之松生乃張其偃蓋以蔽始皇始皇嘉其功封爲五大

忽望見二句贊

夫。秦官松生好文翰。嘗輔翼士子。睹當時以刀筆或漆書簡冊。頗不便利。因歎曰。是不可以改良耶。乃出其所藏。與玄光子共造墨。墨成。天下便之。當是時。天子重儒。封爲滋侯。松生雖屢得封。然卑世俗繁華。不願與世接。往山中與木石居。精神鬱鑠。不畏霜雪。公卿大夫爭欲延致之。輒不就而去。惟陶宏景隱居句曲。常時過之。相與嘯傲山中。以饒清致。晋僧法潛隱剡山時。亦與生友善。號生爲蒼髯叟。松生晚年。性益矯蹇。好游。凡天下名山。足跡殆遍。園林中雖偶一涉足。然不適其性。莫肯久留。生平與河南竹生。江南梅生。最相友善。於山林間往往不期而遇焉。

竹生。河南淇園人也。漢時以治河功封於渭川。初。漢武帝時。河決瓠子。二十餘歲。五穀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久不得治。乃徵竹生於淇園。使治河决。竹生以事關萬民也。遂慨然就道。率其家人作楗。以障水。卒以成功。天子德之。以千戶封之渭川。竹生不受。強而後受。竹生旣受封。遂家於渭川。強而後受。語殊無根。

焉。竹生性瀟灑。嘗慷慨任俠。晉桓溫伐蜀時。佐陶侃造船。周世宗攻壽州時。竹生亦致力焉。又好飲酒。藏有佳釀。因出竹氏。號竹葉青。時與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相遇。從以縱酒爲樂。不聞世事。竹生雖縱飲。然未嘗一醉。五月十三日。與其母并其夫人及其孫共飲家中。罄家中釀。忽大醉。時人笑而奇之。謂之竹醉。日唐天寶中。孔巢父李白輩。亦招竹生至。飲酒唱酬以爲樂。時人見竹生者。咸稱之爲瀟灑侯。後即以恬逸終。今其子孫蕃衍。江南尤多大族焉。

其先世句興松生傳  
其里居句嫌重複

魏武云。云筆致太滯。梅生。江南人也。嘗居大庾嶺。其先世不可得而詳矣。其爲人清俊多風姿。無世俗態。嘗孤芳自賞。出入山林間。公卿大夫門下。亦時過之。梅生在山中。得仙人術。魏武帝行軍失道。軍士皆渴。不得水。適梅生至。魏武與計曰。吾行軍失道。不得水。軍士皆渴且死。將何如。生笑曰。是易爲耳。公但將余名號於軍中。渴即可解。試之果然。魏武欲官之。不顧而去。宋武帝時。嘗出入宮禁。徜徉自喜。壽陽公主愛其清豔。

九嶷鶯作九嶷

托爲神交。一日公主臥含章殿簷下。梅生親其額。額上成花五出。拂之不去。遂爲梅花妝。梅生久居宮禁。厭繁華。聞孤山林處士賢。且招之往。遂去之孤山處士隱孤山。有一子名鶴。嘗相從。一日戲謂生曰。我既有子而無妻。君與我甚相契。雖夫婦不啻也。將呼君爲妻可乎。梅生亦笑應之。當是時。人於水邊籬落間望見生者。咸目之爲九嶷仙人云。後以山水自娛。不知所終。或曰仙去。今其子孫亦衆多。鄧尉梅氏。其後裔也。

太史公曰。士生於世。不能免俗。而三生者。不汲汲於富貴。雖嘗以功取封。顧非其所願。故遨遊山水間。徜徉以自得。非所謂清高拔俗者耶。彼三生者。以氣類相感。召故連爲友。雖然。後之人亦何不可尙友三生也哉。

### 九日登高記

沈家楨

叢桂旣歇。籬花欲黃。幾番落帽之風。一夜催租之雨。無邊景色。冷

我。秋。心。有。數。歡。場。問。誰。笑。口。又。重。陽。之。已。屆。曾。歲。月。之。幾。何。人。自。  
登。高。我。甯。伏。處。若。恐。澁。焉。不。亦。慎。乎。于。是。持。螯。挈。榼。嘯。侶。呼。朋。覓。  
高。阜。而。登。焉。則。見。寒。苔。黯。綠。遠。山。鬱。蒼。紅。葉。滿。林。盡。染。相。思。之。淚。  
黃。花。匝。地。亦。多。落。拓。之。容。不。知。可。樂。之。何。在。第。覺。悲。感。之。無。窮。乃。  
陟。高。岡。登。極。頂。插。樊。川。之。兩。鬢。持。吏。部。之。雙。螯。酌。彼。金。罍。澆。我。塊。  
壘。牢。騷。颺。發。幽。憤。齊。來。東。望。長。江。則。掀。天。有。浪。北。窮。絕。塞。則。繞。地。  
皆。雲。唳。秋。鴻。之。匿。影。絕。跡。茱。萸。(新遭弟喪)痛。戲。馬。之。無。臺。滿。城。  
風。雨。狂。歌。當。哭。莫。擇。南。山。乞。餘。取。憎。誰。憐。東。郭。方。歌。嘯。之。未。盡。已。  
涕。泗。之。俱。來。不。覺。離。筵。失。箸。而。四。座。無。歡。不。待。曲。宴。告。終。而。友。朋。  
已。散。乃。捉。村。童。之。襟。强。以。酒。而。告。之。曰。佳。會。不。常。盛。筵。難。再。金。甌。  
破。碎。可。憐。家。國。不。完。玉。局。凋。殘。爲。問。風。流。安。在。題。餚。無。字。空。矜。一。

代之才。抔土易乾。誰奠九原之酒爾。我不醉。將何以處世歲月。不居。將何以爲歡哉。童子駭而逃。乃拾墮觥。酌餘釀。乘風倚石而歌。曰。望平原之莽莽兮。思太空之溟溟。誰拔劍而起舞。悲蔓草之青。青豎子不可得。而與語兮。歎我懷之。悴已矣哉。殘樽敗局。劫餘灰。我有所思。胡不來。恨年華之老大。何秋光之悲哉。旣壯懷之莫。達。胡歧路之徘徊。盍乘桴以浮海。放乎煙霞萬里。而莫之回。

附原作

(甲93分)

桂香初歇。菊韻乍流。一番落帽之風。三徑迷烟之蕊。無邊景色。冷我秋心。有限韶華。同茲逝水。對此霜楓信冷。感懷尊菜。香沉。乃曾幾何時。而東籬色綻矣。如是日月。大可鎖魂。人自登高。我豈蟄伏。乃亦持螯挈榼。嘯侶呼朋。覓高阜而登焉。則見寒苔黯綠。頑石堆黃。紅葉依稀。莫化相思之字。黃花錯落。獨饒靜傲之神。萬畦嘉

駢語下字貴沈鬱。原作多浮響。故覺似駢。非駢類於四六小啓。

黃山菊洞均據強湊

禾盡苗霜滿南田。半山丹橘初酣風。懷北牖乃陟龍沙。極鳳嶺陳洛陽之羊脯。蒸都下之獅蟹。酌彼金罍。佩來玉符。酒酣起舞。幽怨齊來。東望長江。則掀天有浪。北窮絕塞。則繞地皆雲。嘵秋鴻之匿影。絕跡茱萸。（新遭弟喪）痛戲馬之無臺。滿城風雨狂歌。當哭莫擇。南山落拓。取憎誰憐。東郭於是離筵。失箸而四座不歡。曲宴未終。而友朋星散矣。乃捉村童之襟。強以酒而告之。曰佳嘗不常盛筵。難再萸山破碎。可憐家國不完。菊洞傷殘。爲問風流安在。題饑乏策。空懷一代之豪。獻酒何時。堪歎萬年之績。英雄遲暮。壯士跎蹉。文德不修。武功莫贖。秋光如許。又上眉梢矣。童子駭且逃。乃拾碎螯。酌餘釀。乘風倚石而歌曰。望平原之茫茫兮。思太空之溟溟。痛河山之破碎兮。聽風雨之泠泠。誰拔劍而起舞兮。悲蔓草之青青。豎子不可得而與語。今歎我懷之怦怦已矣哉。殘樽敗局。劫餘灰我有所思。胡不來恨年華之老大。何秋光之悲哉。旣壯懷之莫達。胡歧路之徊徘。盍乘桴以浮海放乎。

烟霞萬里而莫之回。

無腸公子傳

金蔚雲

公子彭澤人也。結茅而居。性純孝。其祖若父爲漁人所得。遭鼎烹。公子于是哀傷悲泣。迴腸寸斷。世遂以無腸公子稱焉。公子性躁急。尚義而多智。胸懷錦繡。頭角崢嶸。善持雙鉞。以自衛。橫行江河之間。旁若無人。身被甲冑。儼然虎而冠者。嘗語人曰。父仇不共戴天。吾必有以報之。特時未至耳。其妻名博帶。胸中尤有經緯。結團體。甚堅。其族人亦多勇者。長曰蟠螭。孔武有力。拳大如斗。次曰撥棹子。善泅泳。堅銳如潛行艇。三曰擁劍生。一劍縱橫。所向無敵。其餘如彭骨、彭越、竭朴、沙狗、望潮、倚望、石囷、彭其之徒。各有所長。驍勇過人。秋風既起。族人方輸稻而來。公子因誓於衆曰。當此兵食俱

足。正吾儕報讐雪恥之時也。有退縮者縛而烹之。衆皆怒目裂眦。唯諾同聲。唾沫四濺。如雨。蚤夜脣沸。指江而奔。欲與漁人一決雌雄。時值月夕燈光之候。公子即揮軍進擊。顧漁人已預伏蘆中。以緯蕭承之。絆而仆。公子成禽。餘衆越軼遯而去。公子嘆曰。甚矣。圍體之不足恃也。彼多足而能逃。乃陷我一人于敵手耶。然丈夫何畏。死必爲厲。乃束手而就縛。琅璫就道。赭衣加身。公子但詈不絕口。及就鼎烹。亦無觳觫狀。旣死。猶崛強如生。豎目向人。形狀可怖。漁人不敢染指。以奉蔡謨。謨固善食肉者。食之吐下委頓。幾死。蓋厲氣之所鍾也。今其徒衆。猶橫行江淮間。漁翁雖屢得利。顧亦勞。勞終歲。無寧日焉。

附原作

(甲8分)

公子彭澤人也。結茅而居。性純孝。其祖若父爲漁父擒烹。公子於是哀傷悲泣。迴腸寸斷。遂以無腸公子號焉。公子狀貌魁梧奇偉。胸懷明膏。頭角崢嶸。喜舞雙戟。劍光開合。有若雙龍。鄉里橫行。無所顧忌。腥風撲鼻。令人難堪。身披刺甲。兒童望而驚避之。且嘗謂人曰。父讐不共戴天。吾所以不與較者。非畏之也。亦非忘父讐也。因時未至耳。其妻名團臍者。而金玉滿腰。桓桓赳赳。不減乃夫。與公子可稱同道。公子又與兄名蟾蜍者。及姪麒麟子。並族中勇敢者。十人相率操練。其尙武精神。不可一世。至某年秋月。公子語諸兄及姪曰。當此兵壯將足。正吾儕報讐雪恥之時也。于是大振旗鼓。身衣鐵甲。手執長戈。欲與漁父一決雌雄。時值月夕燈光之候。公子即揮軍進擊。漁父亦命五指將軍大排竹陣。接戰于大澤之濱。叢蘆之內。而公子一不慎。又被漁父所拿獲。捆以葦索。圍于鐵釜。公子見兄姪妻子相罹其難。無一幸免者。乃嘆曰。吾稱雄一世。今不料爲父復讐。而舍家遭此毒刦。身爲楚難。

囚親受酸辣之苦。甚至令兒童懸余雙戟于壁間作飛蝶。以辱吾。並戮吾肢體。使吾含冤于地下。又曰。今生此讐雖不能報。倘吾死而有知。必爲汝厲。汝其慎之。言畢而亡。自公子歿後。腥風不散。即所謂爲厲者非耶。因請麵生及鞠處士二醫生相間量藥洗濯。腥風乃絕。漁父始得安然度日云。

無腸公子傳

費聲豪

公子生大澤中。隸於馮夷君。其先世某。曾帥水卒。平孽龍之亂於東海。馮夷寵以將軍之號。遂世襲焉。公子强悍。有乃祖風。具異相。面團團。如富家翁。口連於臍。眼高於頂。其父執元緒。公曰。此子頭角崢嶸。將來必能橫行天下。如不然。吾不稱萬歲。後其言果驗。公子幼得東方朔洗髓代毛之術。歲必二蛻。其外貌之堅決。殊不亞於元緒。公顧性魯莽。昧于進退。恃其團體。竊慕黃袍。加身而不知。

借題發揮言之有物  
是滑稽上乘

其死期已至。故人謂其無腸。昔有某名士與之近。嘗爲公子捉刀。公子倚之如左手。於是咳唾珠玉儼然。胸中亦有錦繡矣。江淮間士人輒置酒高會。公子必箕踞而坐席上。固一世之雄也。嘗爲河伯使者。爪牙衆多。橫行無忌。馮夷惡其有涎疾。罷去之。公子豎目呼曰。我奇士也。一身都是甲兵。方今海疆充斥。澤國沸騰。正養兵練卒之時。爾乃毀汝武庫。壞汝長城。板蕩之禍恐不遠矣。遂去。終日喃喃怒詈。唾沫飛濺。狀如中癲。見者皆匿笑。秋風起。公子益無聊塊壘。滿腹無從消散。遂爲倒行逆施之事。日殺其同族以自遺。蛇屬當之。皆成寸段。馮夷聞而大怒。執而縛之。投諸鼎鑊。世人恨之切骨。乃爭食其肉焉。

論曰。公子一蠹物耳。恃才傲世。橫行無忌。其遭鼎鑊之烹。宜也。然

觀其臨去之言。猶有愛國之思。是公子非盡無腸也。吾獨怪今之人。馳騖攘奪。不知有國。是眞無腸矣。可哀也。

附原作

(甲 95 分)

公子生大澤中。隸於馮夷君。其先某。曾帥水卒。平孽龍之亂於東海。馮夷寵以將軍之號。遂世襲焉。公子强悍。有乃祖風。具異相。面團團如富家翁。口連於臍。眼高於頂。雙螯如鉞。八足如利劍。其友龜氏稱曰。此子頭角崢嶸。將來必能橫行天下。如不然。吾與蓍草並稱矣。後其言果驗。公子幼得東方朔洗髓代毛之術。歲必二蛻其皮殼。迨再蛻後。全體堅銳。不啻披甲矣。性魯莽。昧于進退。往往蹈不測之危。而不自知。是殆無腸之故歟。昔有某名士。雅慕公子爲人。乃不惜擲珠玉以求之。自此公子名重士林。每當秋老菊黃之時。士人有宴會公子。輒箕踞其席上。公子向備給事於龍宮。後馮夷惡其有涎疾。罷去之。公子豎目呼曰。我奇士也。一身都。  
望盤八足則直指爲  
蟹矣與通篇不稱借  
物喻人務取其形狀  
痕跡如人不可竟落

是甲兵方今海疆充斥澤國沸騰正養兵練卒之時爾乃毀汝武庫壞汝長城板蕩之禍恐不遠矣遂去終日喃喃出怨言沫濺飛濺狀如中癩見者皆匿笑秋風起公子益無聊塊壘滿腹無從消散遂爲倒行逆施之事日出殺水族以自遺蝦鯀鱠鯉之族皆遭魚池之災馮夷聞而大怒執而放諸河灘爲漁人所得遂罹赭背之禍云

### 約友探梅啓

潘亞雲

三徑花殘已送東籬秋去一枝香透便知東閣春來念景物之易更宜及時而行樂無多歲月聽臘鼓之將搗有限光陰肯圍爐而閒坐憶昔重陽風雨亦曾對菊開樽際茲大月陽春何不尋芳載酒矧庾嶺之畔孤山之側冒雪衝寒開將八九賞心樂事豈只二三花其有知甯不吾待鶴而無伴將笑人癡則何如躡蠟屐駕油

以此解與沈家楨之九日登高記較便覺兩迥殊胎息大異蓋此篇不過爲四不足稱爲六篇也

車策孤筇。踏幽徑。作尋春之冶游。試探花之妙手。一鋤明月訪處士。于山中滿袖寒香。揖美人于林下。福雖未必前修。樂則曷其有極。即使春遲黍谷。訊緩花叢。寄驛無由。着花尙未然。游目所及。誰得初放之南枝。則清福爭夸。堪傲偕游之同輩。譬如覲佳人於幽谷。獲半面而已。足驕人亦猶謁名士於空山。縱三顧而敢辭勞瘁。則此游也。洵足樂矣。緬我同社諸子。愛花有癖。成竹在胸。喚渡溪橋。歡迎者不僅一。我自攜酒榼。行吟者早有多人。將見策蹇而來。先鞭競着。騎驢而至。有句爭傳。又豈讓趙師雄林和靖輩。獨占千前哉。惟是歲寒之盟。無與趨炎之輩。冰心玉骨。所貴聲氣相投。把酒看花。未許俗塵攔入。倘有狀元宰相之儔。欲附處士高人之列。則請移北山之文就東郭之晏。勿令參與斯會。致令梅花誚我也。

期以望日。會以侵晨。即使雪虐風饕。亦必駕言而出。倘有梅妻鶴子。不妨攜手同行。

附原作

(甲90分)

三徑花殘。才送東籬秋去。一枝蕊綻。又欣北嶺春光。喜佳節之迭更。宜及時而行樂。騁懷游目。宜隨歲月以俱新。撫景尋芳。莫放繁華之虛過。回憶重陽風雨。曾亦對菊開樽。際此大月陽春。可不尋芳策駕也哉。竊念庾嶺嶺畔孤山。山側衝寒者或將八九。賞心者豈僅兩三。咸含葩吐芳。臨風頽首。以待嘉賓之戾止。佳士之品題也久矣。何妨躡蠟屐。駕油車。策孤筇。踏幽徑。作尋春之冶游。競探花之妙手。半林寒月。訪處士於孤村。一徑曉風。尋羅浮之舊夢。吾知冷艷照眼。幽香撲襟。雖山陰道上。無此應接不暇之奇觀。縱武陵原中。遜茲風雅。宜人之勝景也。即或黍谷春遲。花叢訊緩。著花尙未寄驛。無由然游目所及。誰得初放之先枝。則清福爭夸。

堪傲偕游之同輩。譬如覲佳人于幽谷。獲半面而已。足驕人亦猶謁名士於空山。縱三顧而敢辭勞瘁。而其爲賞心樂事則一也。矧我同社諸子。愛花素癖。尋幽性成。以慘綠之少年。爲探花之使者。將見灞陵橋畔。羣芳欣策蹇而來。鄧尉山陬。衆艷慶盍簪之集。出探驪之佳句。爲梅萼以增輝。競探險之專家。孰梅花而先得。又豈讓苦吟之浩然。高隱之和靖。專美于前而已哉。抑吾更有進者。夫梅花獨抱幽芳。難偕俗賞。生成傲骨。不爲仰面之容。修到冰心。自勵歲寒之節。倘有功名之士。榮利之徒。亦欲杖履追隨。附庸風雅。則請迴俗士之駕。馳鍾山之文。不可使梅花。謂我也。好景不常。爲歡有限。凡我同志。盍興乎來。縱雪虐風饕。亦必駕言而出。倘天和日暖。益增游興之歡。且看同儕幾人中。誰得春光第一哉。

### 危巢記

岑有常

丁巳之春。構室于滻北。榜曰危巢。客見而問曰。竊聞之。孝子事親。

不臨深險。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今吾子構室而以危名。無乃不可乎。曰。天下未嘗有危也。忘其危者。乃蹈于危。天下亦未嘗無危也。知其危者。則免于危。長江之水浩浩然。渡者危之。則謹其帆檣。修其櫓楫。飄然逕渡。而無破折之患。溪河之水。浪平而勢弱。涉者狎焉。攀裳直入。遭滅頂者比比然也。夫長江非不危于溪河也。人知其危。故其渡也。慎溪河之水。非不平易也。人忘其危。故其涉也。忽然則天下之吉凶禍福。孰不由人自取之哉。人心之詐虞。世路之險巇。非夫長江比也。患在人不知之耳。苟能知之於先。而慎之於後。則雖俯仰其間。亦或可以免于罪戾乎。吾以危名居蓋。亦欲求知其可危者。至吾子藥石之言。敢不置諸韋絃之列。

(評)簡明了當暢所欲言(甲95分)

答影難

費聲豪

疇昔之夜。費子獨坐蕭齋。感國事之蜩螗。動杞人之憂思。蟲吟四壁。一燈熒然。孤影相對。淒其無歡。影忽幻爲人言曰。寒酸子胡鬱鬱耶。吾語汝。今之稱大丈夫者。擁重兵。據要津。太阿在握。叱咤風雲。其出也。健兒前呵。從人塞道。小民下士。望塵戰慄。其居也。選清歌。進佳餚。蛾眉螓首。列屋而居。俊傑之士。滿左右。談天雕龍之辯。風發而泉湧。汝奈何不爲此。顧乃奔走風塵。依人作嫁。胼手胝足。一無所獲。自汝不富不貴。余乃奇苦。終日追隨。無時或暇。星斗闌干。汝猶不息。東方未明。汝已起床。汝旣碌碌。余亦大忙。汝自不休。余則憊矣。汝其少已乎。費子曰。咄。是何言歟。夫名重者。則毀深爵高者。則危大富貴者。戕身之蟲賊。而賊性之具也。吾方惡此而逃。

之。汝顧怪吾不爲耶。影曰。甚矣。汝之欺人也。余嘗窺見子之心矣。埋首書城。寒暑無間。飲食不忘。寤寐系之。口不輒吟。手不停披。若偃鼠飲河。如恐不及。此兢兢業業者。果何爲哉。豈不欲藉讀書以攫取富貴乎。汝將復遯於何說。費子嘿然良久。不答。影曰。汝今嘿嘿。汝說窮矣。汝盍從余言而稍息。費子喟然曰。影從吾久。吾以爲知道矣。詎知猶有蓬之心耶。夫讀書者。所以求聖賢之義訓。探古今之得失。養吾性而保吾身也。豈爲富貴耶。富貴而可以讀書致則。天下之人。皆讀書矣。尙何有貪墨之吏。盜賊之徒。何獨世之求富貴者。皆不讀書乎。子謂讀書爲求富貴之具。然則不讀書。又將奚爲乎。願子有以教我。影遂無語。亦如余之嘿然。

附原作

(甲95分)

中段蕪雜語氣不倫

疇昔之夜。費子獨坐小齋中。感國事之蜩螗。起銅駝之恐懼。四壁蟲吟。一燈如豆。孤影相對。倍覺淒其影。忽作人言。謂費子曰。寒酸子。吾語汝。今之稱大丈夫者。擁重兵。據要津。太阿在握。叱咤風雲。其出也。健兒前呵。從人塞道。小民下士。望塵戰慄。其居也。選清歌。饌佳餚。蟠首蛾眉者。列屋而居。俊傑之士。滿左右。談天雕龍之辯。風發而泉湧。汝奈何不爲此。黃北斗。珠玉盈篋。梨花院落。月色溶溶。柳絮池塘。風吹淡淡。汝奈何不爲此。爾乃奔走風塵。依人作嫁。胼手胝足。一無所獲。自汝不貴不富。余乃奇苦。終日追隨。無時或暇。星斗闌干。汝猶不息。東方未明。汝已起床。汝既碌碌。余亦忙忙。汝不自休。余則憊矣。汝其少已乎。費子笑曰。是何言哉。夫名重者。則毀深。爵高者。則危。大富貴者。戕身之蟊賊。而賊性之具也。吾方惡此。而逃之。汝顧怪吾不爲耶。影大笑。幾於冠纓索絕。曰。甚矣。汝之欺人也。余嘗窺見子之心矣。埋首書城。寒暑無間。飲食不忘。寤寐系之。口不停吟。手不停披。若飈腹飲。

說未能立句未能穩

河如恐不及此兢兢業業者果何爲哉豈不欲藉讀書以攫取富貴哉汝將復遯於何說費子嘿然良久不答影曰汝今嘿嘿汝說窮矣汝盍從余言而稍息費子喟然曰影從吾人久吾以爲知道矣詎知猶有蓬之心耶夫讀書者所以求聖賢之義訓探古今之得失養吾性而保吾身也豈爲富貴耶富貴而可以讀書致則天下無狗苟蠅營之人矣無盜賊攘奪之事矣奈何世之求富貴者皆不如吾之挾冊吟誦耶昔班定遠投筆從戎乃得立功於青海萬里之外而獲富貴且享大名於當時後世設班生終身咮嘒爲文章其上焉者亦不過如韓昌黎柳柳州輩摧挫潦倒以死耳又何從得富貴又何從享大名于當時後世哉然則讀書豈爲富貴也耶影遂無語亦如余之嘿然

### 送某君之任序

盧望之

余友某君嘗爲小學教授雅有聲譽旣而喟然曰是不足以展吾

志於是涉長途。至京師。謁當道。不數月而償其願。余聞之曰。某君其賢者乎。方今之世。爲仕之道難矣。欲出仕。必以資格。然於今之已仕者。從而問之。則未必皆有資格焉。是何以故。或曰。賢者未必皆有資格。而有資格者未必盡賢也。故爲國者。雖以資格限人。而不以資格限賢者也。然則若某君者。其賢者矣。不然。何不限於資格。而進之速耶。其將之任之前一日。來舍告行。余知某君此行。必能展其才而行其志也。且深望其賢於今之仕者。乃爲序。以送之。

(評)語短心長妙有含蓄(甲95分)

九日登高記

方陶民

雲石巖爲普城名勝。山勢蜿蜒曲折。南連洪洞。北接鐵嶺。而屹然對峙者。則有大坪。高塔卓立于前。大湖浩淼于後。其風景固殊絕。

也。壬子前。余嘗與友人履險搜窮。流連于其間。厥後作客他鄉。遂與名山久別。每當風晨月夕。緬想舊游。爲之惆悵者屢矣。丁巳重陽。適返梓里。爰邀天夢小陀兩君。躡屣攜壺。重游其地。爲登高之舉焉。途中微颶拂面。細雨沾衣。行吟而往。清興益濃。曾不多時。已抵其側。山靈如舊。相淺方凝妝。以相迓也。霜林如醉。斜陽欲酈。秋色之佳。固無殊于昔日。而駒隙不留。瞬經六載。俯仰身世。能無愴然。而悲夫人生。幸而百歲。亦終有朽腐之一日。誠何苦而附贍。逐臭鹿。鹿于名利之場。以自棄其固有之樂趣耶。吾友曰。然桓景以避禍而登高。方今戰禍橫流。蕭牆起釁。吾儕不獲于桃源中避之。則登絕頂以舒胸中鬱塞。正其宜也。于是聯袂拾級而上。則見蒼松如龍。怪石類虎。或攔路而牽衣。或綈綈而怒視。若恨生客之擾。

其幽趣者。已而披蒙茸。登巉巖。俯視田疇城郭。如在几下。歷歷可數。時層雲東馳。天漸開朗。陽光下射。遍地鑠金。遙見前山綠竹叢中。微露粉牆一角。鐘聲鏘然。與泉聲相應。蓋所謂六鄉古刹也。徐步而前。抵其處。參見如來。旃檀馥郁。寶相莊嚴。使人肅然起敬。扣禪扉。與老僧話浮屠。翛然不知有塵世事。從游諸子。亦忘言歸。未幾。夕陽銜山。僧有厭倦意。乃相與辭出。循舊路歸。則有小鳥二三枝頭啁啾。似表示其歡送之意。而晴空萬里。彩霞半天。尤令人戀戀不忍去。比返舍。已燈光爍爍。玉鏡高懸矣。因秉筆記之。留作他時紀念焉。

附原作

(甲90分)

雲巖爲普城之名勝。其山勢蜿蜒曲折。南連洪洞。北接鐵嶺。而屹然對峙者。則有

大坪寶塔矗立于其前。銀湖浩蕩于其後。皆是爲斯山之點綴。而益增其壯麗。壬子前。余嘗與友人履險搜窮。流連于其間。厥後作客他鄉。斜陽古驛。芳草天涯。遂與名山小別。每當風晨月夕。思及昔日之游。爲之惆悵者屢矣。丁巳重陽。適逢返里。爰邀天夢小陀兩君。飛屣攜壺。重游于層巒之岫。途中微飈拂面。細雨沾衣。長歌而往。清興益濃。遙望靈山。浮雲半掩。石徑紆迴。隱約可辨。風景依稀。亦猶昔日而駒隙不留。轉瞬六載矣。于是而有所感焉。夫人生幸而百歲。亦終有朽腐之一日。是何苦而附贖。趨臭徵逐于名利之場。以自棄其固有之樂趣耶。此高人逸士之所以汲汲焉。及時以行樂也。嗚呼。富貴功名。定知何物。彼慾念熏心之徒。其亦可以已矣。既乃拾級而上。蒼松如龍。怪石類虎。或攔路而牽衣。或猙獰而怒視。若恨生客之擾其幽趣者。已而披蒙茸。登絕頂。俯視田疇城郭。如在几下。洵足樂也。時層雲東馳。天漸開朗。陽光下射。遍地鑠金。遙見前山綠竹叢中。微露粉牆一角。

鐘聲鏘然。與泉聲相應。蓋所謂六鄉古刹也。徐步而前。抵其處。參見如來旃檀香氣。寶珞莊嚴。使人肅然起敬。復扣禪扉。與老僧話浮屠苦海慈航。塵情慧劍。侃侃而談。實不知人間煩惱事。默然以聽。神爲之往。未幾。夕陽銜山。僧亦似有倦態。乃相與辭出。循舊路而歸。時則小鳥二三枝頭啁啾。似表示歡送之意。而晴空萬里。彩霞半天。尤令人戀戀不忍返。比至家。已燈光燦爛。玉鏡高懸矣。因秉筆而爲之記。留作他時記念焉。



# 文苑導游錄（第三種第三卷）

## ◎古近體詩三

天虛我生濶文

### 詠蟹

汪退廬

澤國橫行意態狂。公然披甲逞強梁。三途鼎沸投機穿一己。貪饕誤稻梁。畢竟將軍徒負腹。劇憐公子本無腸。炎涼世味君知否。爾足雖多死亦僵。

附原作

（用85分）

用典欠化次第如威  
字踐字均嫌雜湊

介士橫行澤國旁。居然披甲逞強梁。森嚴戈戟威江海。飽滿脂膏踐稻梁。漫道將軍徒負腹。劇憐公子本無腸。漁翁坐取於中利。結果須將鼎鑊嘗。

### 秋柳

汪退廬

舊曲空翻金縷衣。章臺人物已全非。樓頭少婦惟耽病陌上。青驄

不復歸。連日西風悲瑟瑟。一鈎殘月夢依依。舊時鶯燕無尋處。惟有寒鴉繞樹飛。

送盡離人折盡枝。洛中誰唱麗情詩。陶潛宅第秋來早。蘇小房櫳客到遲。碧玉年華愁裏老。梅花消息笛中吹。風流可待成追憶。濯灌王郎鬢已絲。  
庚信楊柳賦欲與梅花留一曲共將長笛管中吹李商隱麗情集柳枝洛中里妓也詠予燕子詩因折柳結帶乞予贈詩

附原作

(甲 80 分)

舊曲曾翻金縷衣。而今風景已全非。眼前黃葉蕭蕭下。陌上青驄漸漸稀。幾受日風絲盡散。一番經雨絮難飛。自從春夢醒來後。三起三眼願屢違。

依樣無人更畫眉。繁華散盡剩空枝。荒涼紫塞秋臨早。黯淡朱門月到遲。騷客近來同瘦損。閨人老去尚相思。風流欲待重追憶。無奈王恭鬢已絲。

秋初歸里舟行雜詠

勞稼村

兩堤衰柳拂秋烟。客子欣登上水船。山色湖光都似畫。菱花菱葉自由田。

一橋纔過一橋迎。臥聽寒流汨汨聲。自笑故鄉翻似客。青山多半不知名。

欸欸西風兩岸秋。艤聲搖月出杭州。樓臺燈火知何處。冷落瓜山

古渡頭。

曉雲如幕水如環。已過前村柏樹灣。地名忽聽鄰舟人語熟。計程知。

已到家山

附原作

(甲 89 分)

起句不稱

梧桐葉落早秋天。客子欣登上水船。山色湖光如畫裏。菱花菱葉向人妍。

電杆入詩未免嫌俗  
若必用之則句中必  
點明而用觀筆寫出

一杆纔過一杆迎。即謂電杆臥聽嗚嗚水咽聲。愧我長年羈逆旅。青山大半不知名。

方不惹塵

一葉扁舟去若流。風來水面最清幽。逡巡又睹樓臺影。知是瓜山古渡頭。

蘧蘧一枕夢中間。已過前村柏樹灣。地名忽聽鄰舟人語熟。計程知已到家山。

題五倫圖

王復初

文采威儀運已終。朝陽都作可憐紅。於今世界無王種。遍地鴟張。射鳥弓(鳳)

誰使冲天羽翼成九臯。風急起長鳴。林逋死後無人管。處處喧傳。獨立聲(鶴)

雙宿雙飛共白頭。此風原不異。華歐一從女界維。新後食宿東西。各自由(鴦鴣)

鴿原急難浪傳名。煮豆燃萁慣例成。祇管鬻牆忘外侮。同胞兄弟號同盟(鵝鴨)

求友須憑酒肉魚。不然便寄絕交書。  
莫嗤上古官皆鳥人類而今更不如（鶯）

附原作

（甲8分）

文采威儀冠羽蟲。朝陽鳴處瑞光紅。  
而今丹穴無遺種。百鳥鶩張各自雄。  
鶴鳴子和在林陰。洩洩融融樂意深。  
可惜九臯聲不遠。難將清唳化梟音。  
雙宿雙飛誓白頭。風波險惡總偕游。  
如何灘畔羣雞驚。離合翩翻競自由。  
連枝同本最乖情。煮豆燃萁慣例成。  
祇有閨牆無急難。令人愧對此飛鳴。  
嚶鳴求友集花梢。同類同聲耐久交。  
此道今人棄如土。枉攜柑酒到春郊。

### 九日登高有感

周思齊

極目神州瘴霧濛。漫天苦雨雜淒風。  
江湖滿地波瀾闊。烽火連天戰壘紅。  
渤海龍蛇方起陸。汝南鷄犬已全空。  
似聞遍地哀鴻語。今

歲。奇。災。處。處。同。

附原作

(甲80分)

第四句俗  
萬字應平  
極目神州瘴霧濛。淒風苦雨塞蒼穹。滔滔東北波瀾闊。撲撲西南炮火隆。同室操  
戈終孰咎。古堤飛浪絕。禹功可憐。遍地哀鴻慘。漫插茱萸怨費公。

滬行同事葛君另得高就因作二絕以贈別

長安語曰蕭何結綬  
王貢彈冠言相荐達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  
錢班景倩入都曰班  
生此行何異登仙

樂何如。

不須彈鉸唱無魚。出谷遷喬樂有餘。倘念三千同食客。拔茅能否

竟連茹。

附原作

(甲70分)

西風喜得故人書。猶憶驪歌燕語初。人事飄蓬原不定。今君此去樂何如。

馮驥彈鋏一年餘。今竟辭田別得魚。可奈三千同食客。瞻塵莫及嘆何如。

秋莫雜感

鄭北野

萬家紅樹又深秋。遍地烽煙苦未收。佳節怕從愁裏度。好詩每向靜中求。長空雁陣無書到。一夜鄉心對月愁。伏莽紛紛何日定。世情冰炭最堪憂。

附原作

(甲 90 分)

萬家紅樹又深秋。遍地烽煙久未收。佳節怕從愁裏度。好詩每向靜中求。滿庭黃葉無人掃。一夜西風動客愁。伏莽紛紛何日定。滿懷冰炭最堪憂。

旅懷

鄭北野

年年客裏辨炎涼。風味專鱸憶故鄉。白髮遠離增涕淚。青衫依舊誤文章。有情皓月連宵白。無夢匡牀覺夜長。寒到衣邊憐范叔。天

涯愁思正茫茫。

附原作

(甲80分)

暗心傷三字類彈詞  
年年作客自淒涼。風味薰鱸憶故鄉。白髮遠離頻涕淚。青衫依舊故容光。月明異地思家數。夜永無眠覺淚長。未到寒衣憐范叔。天涯愁子暗心傷。

老龍王廟望長江

鄭北野

碧雲初斷雨初收。木落天空無際秋。大陸龍蛇還曼衍。獨揮清淚弔神州。

附原作

(甲80分)

碧空雲斷雨初收。萬里天涯自唱酬。彫桷紅垣人獨立。不堪回首覽神州。

冬日田園雜興

張一堃

滿山紅葉暮天鐘。赤阪耕雲羨老農。晉魏漢秦渾不問。一犁一犢。

以下三首均着力於  
人猜之觀其所擬亦  
能勝此否

### 自從容。

寒雲垂野天空闊。一縷墟烟逐望生。借取短鋤種明月。滿身香雪學春耕。

閒看十畝綠雲平。雪裏青蘿映晚晴。已屆滌場農事畢。催租人去一身輕。

竹籬門外板橋橫。小艇尋梅鏡裏行。翠袖單寒憐浣女。晚來猶弄桔槔聲。

### 附原作

(甲 85 分)

風飄紅葉暮天鐘。赤阪耕雲美老農。晉魏漢秦渾不問。一犁一犢自于喁。  
冬臨曠野何空闊。一縷寒烟逐望生。牧豎漁人同唱晚。歸來且喜月華明。  
閒看十畝綠雲平。兩岸寒禾映晚晴。時屆滌場農事畢。田家正好慶豐盈。

曲闌干外小橋橫。橘綠橙黃景物清。最愛竹籬西去路。夕陽牛背有新聲。

冬日田園雜興

金汝梅

經霜草木盡凋殘。獨有梅花耐歲寒。鎮日柴門閒不掩。好山宜向雪中看。

製衣裳。  
西風連日送斜陽。村後村前正滌場。獨有女兒辛苦甚。茅簷添線過溪橋。

形雲壓樹亂鳴條。昨夜簷前雪未消。一路梅花香不斷。獨尋詩句。

過溪橋。  
空齋寂寞雨絲絲。遣悶須憑酒一卮。自撥紅爐呵凍筆。紙窗題徧石湖詩。

范成大有冬日田園  
雜興詩

附原作

(甲89分)

宋句錄

經霜草木盡凋殘。獨有梅花意未闌。清供書齋香滿室。玲瓏小巧耐人看。

西風一夜太顛狂。落葉飄搖滿地黃。吩咐兒童收拾起。烹茶且置小爐旁。

凡仄起平收句第三字萬不可仄。如果用仄則第五字當用平。以救之。

冬日田園雜興

沈家楨

空齋寂寞雨絲絲。遣悶有方把玉卮。斜對紅爐閒獨坐。興濃低讀少陵詩。

木葉經霜落已空。只餘殘菊伴籬東。陽春消息來何處。數點梅花。一。夜。風。

月滿前溪雪滿門。朔風吹面酒初醒。田家別有消寒品。自種園蔬。一。片。青。

小橋流水自淙淙。松竹依然綠滿窓。不讓石湖詩思好。此間風景亦無雙。

野屋茅簷雪意濃。新收芋栗足三冬。滌場已後渾無事。終歲傭書愧老農。

附原作

(甲 80 分)

木葉蕭疏霜露濃。秋花落盡剩芙蓉。小園一線春消息。暄樂寒江第幾重。  
孤雁寒鴉取次聽。朔風捲地木凋零。東籬落盡秋顏色。剩有園蔬一片青。  
小園雪意自無雙。獨愛冬心入晚江。寥落蘆花啼宿雁。野田風景逼寒窓。  
檢點琴書且學慵。可堪衣食計三冬。閒行隴畝蕭條甚。酌酒殷勤問老農。

冬日田園雜興

金蔚雲

第一首未改

末句終嫌語氣不完

滿樹梅花帶笑看。一畦寒菜秀堪餐。縱然世事多煩惱。有此桃源亦可安。

蘆花吹盡楚江空。兩岸霜林葉墮紅。竹影溪聲都入畫。早梅開過。

或擬宋尾三字爲畫  
橋東則非田園矣

# 石橋東

附原作

(甲80分)

餞字平聲失粘

白蘆飄曳楚江東。橘綠橙黃楓葉紅。竹影溪聲風儀韻。菊蓉淨植奪天工。

## 冬閨即事

周思齊

滿窓晴雪照廻廊。小卷茸幃罷理妝。多謝檀奴親手贈。梅花香到鬢雲旁。

簇簇貂裘襯雪膚。泥郎緩酒共圍爐。臘脂飽蘸生花筆。索畫消寒

## 九九圖

一弄晴窗映玉光。鏡邊呵手試梅妝。癡鬟郤掃瑤階雪。乞借模型塑粉郎。

漏聲初斷夜初長。珠箔銀屏睡海棠。曉起不知風雪冷。蘭幃薰透。

四○和○香○

附原作

(甲70分)

次句俗

滿階銀雪照紗窓。簾內佳人理曉妝。惹煞檀郎忙不了。採梅親綴鬢雲旁。

未句望淡不興。  
日薄風寒懶晚妝。泥郎共酌暖爐旁。酒酣情熱吟聯句。郎唱文鸞妾唱鶯。  
新雪初晴分外涼。玉樓風送冷梅香。痴兒罷繡鴛鴦枕。捧雪裝成傅粉郎。

風吹漏滴夜聲長。珠箔飄燈獨倚牀。盼斷鴻音征戍地。長纓誤煞薄倖郎。

律空矣精

方君健

咏菊

孤芳自賞寄東籬。不慕榮華與俗宜。傲骨天生難嫵媚。笑他翻覆是傾葵。

身世蕭條托隱淪。不隨時俗見天真。人工雖巧終嫌拙。徧地黃金不療貧。

附原作

(甲 80 分)

孤芳自賞伴東籬。不慕榮華與俗宜。傲骨天成堪羨煞。凌霜尚有兩三枝。  
颯颯無端繫我思。衆芳搖落獨呈奇。人工雖巧終嫌拙。抱樸含真似昔時。

冬閨即事

金蔚雲

水凝霜重月輪高。翠竹驚風徹夜號。惟有梅花耽寂靜。伴人燈底讀離騷。

雪後園林逗曉風。幾叢天竹墜深紅。晴窓繡罷閒無事。自取并刀剪晚菘。

附原作

(甲 80 分)

大首齋雜

水凝霜重月輪高。翠竹迎風意氣豪。梅影映窗聊作伴。焚香煮酒讀離騷。

寒雁聲聲號遠風。蒼松翠柏影叢叢。行兵跳馬相酬答。江上飛鴻獨自雄。

冬閨即事

沈家楨

長天無月雁孤飛。盼斷音書客未歸。無奈殘年風雪裏。要人辛苦寄寒衣。

曉妝新試玉貂裘。寂寂羅幃不上鈎。縱有薰籠長作伴。薄衾單枕欠溫柔。

手撥爐香夜讀書。玉梅枝上月如梳。卷簾莫笑黃花瘦。比到兒家總不如。

玉宇瓊樓冷不勝。曉風吹面欲生稜。郎心近日知何似。白玉壺中一片冰。

舊情如雪點紅鑪。雁落魚沈夢亦無。翠袖天寒誰作伴。十分親熱算狸奴。

此題五首雖頗可誦然  
也非卽事詩蓋冬閨怨

附原作

(甲 80 分)

五詩三用雁未免嫌  
複

朝來忽聽雁孤飛。寒入簾籠鎖曉扉。料得間關風雪裏。征人日夕盼寒衣。  
曉妝新試玉貂裘。知否陽關雪滿頭。一自征人西戍去。孤衾從不解溫柔。  
早起寒窗懶讀書。梅花香上月如梳。空庭一陣孤飛雁。冷到瀟湘總不如。  
風入重幃冷不勝。寒衾獨擁礙晨興。近來清興蕭條甚。自把芳心比素冰。  
雪爲詩意玉爲鑪。女伴添香有小姑。一片閨情和雁遠。且將心事囑猩奴。

潘亞雲

冬閨即事

曉風吹雪撲重簷。如水新寒逼指尖。一樹蠟梅花著未。五紋鴛繡綫。  
初添閒生活火烹茶鼎。爲試新裘啟鏡匣。最是狸奴難耐冷。呼  
鬟放下海紅簾。

紅閨人自惜流光。况住盧家白玉堂。咏絮競誇謝庭句。點梅齊效

漢宮妝。同心願結西陵柏。佳訊先傳北嶺芳。擬約隣家諸姊妹。香  
匱詩句和冬郎。

華燈雁足伴薰篝。繡褓文襦弄阿侯。梅影淡描鴛帳額。蘭香濃噴  
鴨爐。唉飲餘一盞中黃酒。曲譜雙聲綴白裘。嫁得荀郎心願足。此  
鄉畢竟最溫柔。

風前小坐擁貂蟬。林下相逢各粲然。月地雲階香似海。羅幃紙帳。  
夢如烟。晴窗呵凍眉初畫。翠袖生寒手自牽。寧與梅花同不睡。一  
詩纔就又重聯。

附原作 (甲85分)

朝來不柰曉寒尖。強起梳頭懶捲簾。莫管園梅花著未。只知紋繡綫頻添。閒生活  
火烹茶鼎爲試新裘啟鏡匣。最是狸奴難耐冷。偎人瑟縮臥重檐。

韶光容易去。堂堂羅幕風寒夜有霜。咏雪漫誇王婦句。點梅羞效漢宮妝。同心苦憶西陵柏。佳訊誰傳北嶺芳。無限春愁與秋恨。冬來不盡九迴腸。

圖陳九九細推求。苦爲消寒閱不休。膈膊暮敲梅月杪。氤氳香擁鴨爐喉。新詩且莫題紅葉。艷曲何妨綴白裘。偶上高樓覩衰柳。天荒地老不勝愁。

宵寒怨臥不成眠。獨倚薰籠思惘然。玉漏聲殘風動壁。銀缸燄盡月如烟。橫斜梅影窗如畫。迢遞更籌夜勝年。每憶蕭郎正行役。關山雨雪倍纏綿。

### 秋夜

落葉下如雨。秋聲入耳寒。殘燈垂蕊小。明月照人單。去雁渺何處。亂蟲吟夜闌。不知更漏盡。猶自倚欄干。

### 金問秋

(甲75分)

五言律絕均宜抑否  
則易類試帖尤宜簡

落葉敲窓響。秋聲攬耳端。殘缸逗影怯。明月照人單。雁唳三更遠。蟲吟四壁寒。宵

### 附原作

頓庶節短而音長含  
有不盡之意

深猶苦讀冷露濕欄干。

秋夜

汪嗣伯

西窗燭影暗搖紅。寂寂羅幃下幾重。留得殘荷聽夜雨。飛來黃葉報秋風。薄霜門巷砧聲急。斜日簾櫳蟋蟀語空。又是重陽佳節近。天涯盼斷寄書鴻。

星火句本平淡接  
以下句便觀起聲調

數行啼雁過瀟湘。蘆葦蕭蕭月色涼。星火兩三歸遠棹。家書千萬寄瞿塘。明河影落秋無夢。羌笛聲高客斷腸。曉起定知潘鬢改。鏡中人怯夜來霜。

附原作

(甲 8 分)

銀缸吐燄影搖紅。翠袖單寒怯晚風。幾處殘荷凝冷露。半籬新菊啞寒蟲。星河耿耿砧催急。院落沈沈葉響空。戍鼓不堪愁裏聽。聊將騷思寄征鴻。

全鶴雜錄未有正意  
尚宜多讀

數聲寒雁渡瀟湘。蘆葦蕭蕭月色涼。星火二三歸遠棹。漁歌四五響寒塘。疎砧催

斷征夫淚。羌笛愁牽怨女腸。烟霧迷漫籠野渡。荒邨茅屋染清霜。

### 旅夜偶成

張傳曾

江樓又見月初二。獨客登臨酒半酣。無限鄉心隨去雁。擣衣聲裏夢江南。

起看中庭滿地霜。秋花秋葉已全黃。鄰家夜夜吹長笛。不管征人易斷腸。

附原作

(用80分)

分子去聲先粘

江樓蕭索夜雲酣。風透簾櫳露氣涵。客裏秋宵分外冷。擣衣聲裏夢江南。

月透窗紗滿地霜。繞階落葉舞金商。東鄰一夜吹清笛。萬里征人思故鄉。

### 書感

鄭北野

前塵如夢復如烟。荏苒光陰二十年。政派多于驚蟄筍。世途險似下灘船。讀騷飲酒閒中事。醉月評花夢裏緣。功罪何當蓋棺論。是非今昨尙囂然。

萬感填膺恨不平。一杯濁酒淚同傾。但將白眼從旁看。未必黃河奈人微語亦輕。

數數恩仇志未伸。不堪留此贅疣身。雨雲翻覆賓朋散。萁豆相煎骨肉親。先君待族中葉甚厚及先君見背彼卽以無理待余可勝浩歎血統關情猶是假風塵。知已未全真。嘗來世味都如此。可有桃源暫避秦。

年來哀樂有誰憐。把酒狂歌欲問天。生性疎慵多失意。得人阿和即安全。孤蹤歷鹿渾如夢。萬事榮枯只在錢。大道不行于亂世。那

堪長此一年年。

附原作

(甲 85 分)

青衫落拓幾人憐。潦倒乾坤二十年。世道顛危千樣幻。人情狙詐各爭權。讀騷飲酒尋常事。擊筑吹簫自適然。功罪何當蓋棺論。訛傳謠諑向誰宣。

萬感填膺恨未平。撫今追昔淚千行。會看世事多翻覆。須識潮流不潔清。遇事難言惟酒可。無能爲力賴詩鳴。男兒未肯甘心處。曾被庸夫俗子輕。

天道無知喪哲人。贅疣今日反存身。同歸一脈應憐惜。際遇方悲便不親。先父得族中某  
甚厚及父卒彼以無理待余可勝浩歎 血統關情猶是假風塵。知己未全真嘗來。世味都如此。有否

桃源可避秦。

年來哀樂有誰憐。把酒狂歌欲問天。生性疎慵多失意。得意人阿和。卽安全孤蹤。歷鹿渾如夢。萬事榮枯只在錢。大道不行于亂世。那堪長此一年年。

平行之行收陽韻與庚韻之行字異

感懷

鄭北野

自憐生世不逢辰。蠖屈年年志未伸。歲月蹉跎成幻夢。風塵骯髒老吟身。愧無功業驚儕輩。空有文章泣鬼神。時亂年荒無奈爾。幾人如我慣安貧。

廿載光陰感逝波。繁華都向夢中過。炎涼閱盡親朋散。詩句成時涕淚多。破碎河山愁欲絕。淒涼風雨恨如何。澆愁惟有樽中酒。一曲當筵哭當歌。

附原作

(甲 80 分)

蒼茫身世度年年。事業文章兩未宣。歲月蹉跎增感歎。頭顱骯髒任狂顛。中宵舞劍愁何極。大陸鏖兵淚泫然。亂裏詩人甘草莽。不思華廈守塵塵。  
選韻不當遂無一句能隱

廿載光陰困舊塵。百憂蘊結淚潛然。繁華過眼成癡夢。荆棘棲身且醉顛。破碎河

廿載與二十年同首  
尾竟復

山愁欲絕。淒涼風雨恨難宣。可堪壯歲無成就。辜負頭顱二十年。

遊何園卽景

潘家驥

一詩不可句句寫景  
後牛必須寫出一種  
意思

亭臺面面藕花風。畫檻雕欄曲彖通。却笑主人偏作客。瑣窗閒煞夕陽紅。

嬌紅嫩綠向人妍。石洞穿來別有天。自有林泉容小隱。安居何必羨神仙。

附原作

(甲70分)

亭臺傍立小池東。畫檻雕欄絡繹通。石嶺嵯峨松疊翠。樹稍微透夕陽紅。  
七絕第三句不可再寫景本詩二首均犯此

嬌紅嫩綠滿堦前。石洞穿來別有天。弱柳低垂鶯細囀。安居恍忽小神仙。

三十述懷

強化誠

墨守常持一硯磨。卅年我已悔蹉跎。耽情山水知音少。舉目關河。

涕淚多破浪欲乘風以去登雲未識路如何依人壓線成何事彈指光陰逐逝波。

行踪無定類飄蓬。歇浦歸來又遠東。

襄任瀛校務今春應錢紹雲觀察召派充鴨綠江溧水整理局事

菽水一堂烏志遂。

君客處關東有年定省久疏今春來北得侍甚喜

家兄掌故瀛西

平安兩字雁書通。

音信常通 養身術妙精神健。

日本神戶中國精神研究會函授催眠術已入會爲地方會員

求學情殷

計畫工幸得導游文苑廣。

柳園師開收遙從弟子亦入社肄業近出版文學指南已改稱爲文苑導游錄

不須入

座亦春風。

附原作

(甲 80 分)

主字失粘一三五不論之說不盡然也

墨守常持一硯磨卅年我已悔蹉跎。耽情山水知音少。舉目關河感恨多。破浪欲乘風以去。登雲未識路如何。依人壓線誠非計。不自主權讓孰麼。

行踪靡定類飄蓬。往歲瀛西今遠東。就養無方烏志遂。問安有字雁音通。養身術有病。瀛字上聲亦於聲調。

妙精神健。求學情殷計畫工。幸得導游文苑廣。不須入座亦春風。

### 咏墨

鍾景琦

元圃雲英玉有光。此君骨相自端方。淋漓潑處南宮畫。濃淡書成急就章。守黑豈真無建白。參玄從不用雌黃。嶙峋傲骨消磨盡。羞向人前較短長。

附原作

(用85分)

圭璧無瑕質異常。佳名不愧弭龍香。淋漓色醉霜毫管。濃淡痕分玉版行。知白獨能甘守黑。參玄誰與共昏黃。嶙峋傲骨消磨盡。羞向人前較短長。

### 呈栩園先生

鍾景琦

文星燁燁作光華。遙望孤山處士家。一夜梅花香似海。春風吹送。到南沙。

裁紅剪翠錦囊詩。能否頒來一誦之。好向故鄉誇。舊侶栩園居士。  
是吾師。

送春二絕

青旛暫駐便長征。怪底東皇太薄情。我欲留春春不睬。落花無語  
鳥無聲。

惜花心事已全灰。祖餞天涯酒一杯。寄語詩人休惜別。探梅時節  
定重來。

附原作

(田80分)

青旛暫駐便長征。怪底東皇太薄情。我欲留春春不睬。黃鸝聲裏落花聲。  
楊花歷亂下林隈。祖餞天涯倒綠醅。寄語詩人休惜別。探梅時節定重來。

消夏吟

朱潤生

折得荷花插膽瓶。滿林蟬唱隔簾聽。浮瓜沈李香如海。午睡醒時。

酒亦醒。

一沼荷香散滿園。畫欄深處浴雙鴛。誰家小女操蘭槧。却把文波密密圈。

附原作

(甲70分)

冰字出韻

折得荷花好插瓶。滿林蟬唱隔簾聽。佳瓜正剖良朋至。解渴消閒共飲冰。

一沼荷香散滿園。小亭獨立聽鶯言。夕陽初過憑欄處。水面沈浮一對鴛。

夏晚覓涼水次得五律二首

陳承祖

柴門恰臨水苔蔓。綠蒙葺。時復一長嘯。偶然携短筇。雜花飛作蝶。  
老樹幻成龍。獨坐碧山暮。淡然聞遠鐘。  
無事此停屐。亂蟬聲可聽。閒中無俗擾。靜裏覺心靈。萍翠浮菰渚。

荷香襲草亭。晚霞紅似火。烘出晚山青。

蟄處已忘爭。長歌適性情。市塵飛不到。潭水汲逾清。雲色天然畫。風林自在聲。晚涼無限好。坐待月華生。

附原作

(甲90分)

聲調頌

柴門臨水曲。苔蔓綠蒙茸。時復一長嘯。何須曳短筇。雜花飛作蝶。老樹幻成龍。獨坐青山暮。微微聞遠鐘。

氣事此停屐。蟬歌隔樹聽。閒中無俗擾。靜裏覺心靈。萍翠浮菰渚。荷香襲草亭。晚霞紅似火。烘出晚山青。

蟄處欲忘爭。長歌適性情。市塵飛不到。潭水汲常清。雲色天然畫。風林自在聲。晚涼無限好。坐待月華明。

納涼詞

陳承祖

銀羅衫子墨紗裙。閒坐招涼伴細君。  
一曲畫闌簾半捲。媚梨香氣。靜中聞。

十二紗窗面面開。玉鈎招引好風來。  
蘭房銀燭須防護。移取雲屏傍鏡臺。

半弓斜月酒微醺。如水青天無片雲。  
收了茶鐺添了漏。正香重借博山薰。

近水樓臺得月多。開窗圓魄漾清波。  
憑肩試照雙鴛影。雅稱風前並蒂荷。

附原作

(甲95分)

茉花二章不妥

銀羅衫子墨紗裙。閒坐招涼伴細君。  
闌夜風微簾半捲。茉花香氣靜中聞。

十二紗窗面面開。果然引得好風來。  
關心預護銀釭火。巧樣圍屏信手裁。

細借二字讀不響  
半弓斜月酒微醺。如水青天無片雲。收了茶鑪添了漏。正香細借博山薰。  
比字應平  
近水樓臺得月多。開窗皓魄映清波。儂家自有比肩好。不美風前並蒂荷。

客中九日

陳承祖

江上寒威刺布袍。偶憑閒興一揮毫。中原多事我偏逸。此地無山風不高。落帽參軍驕食肉。牽衣稚子索題餚。故園徧插茱萸日。獨向天涯折柳條。

(原作末句只作天涯折柳條甲90分)

咏蟹

汪退廬

郭索橫行亦太勞。輸君氣概一時豪。那知滿極終招損。鼎鑊當前不可逃。

附原作

(甲90分)

慣向長江攬浪濤。橫行君亦一時豪。那知滿極終招損。贏得新蒲束縛牢。

咏菊

汪退廬

籬落西風獨自開。笑他陶令未歸來。誰言高士多廉潔。也把黃金聚作堆。

靜似幽蘭瘦似梅。霜爲肌骨雪爲胎。耻隨桃李爭春色。故向羣芳落後開。

附原作

(甲 85 分)

冷落西風滿院開。聞香瘦蝶又飛來。搖黃舞白嬌如許。不負當年着意裁。

靜似幽蘭瘦似梅。孤芳拔俗不沾埃。耻隨桃李爭春色。故向秋風獨自開。

書懷

汪退廬

平生豪放不知愁。興到還將大白浮。何必讀書盈萬卷。但求功業

足千秋。處囊毛遂根非鈍。投筆班生願易酬。一劍縱橫塵海內。相期莫負少年遊。

附原作

(甲85分)

平生豪氣不知愁。興到還將大白浮。不羨讀書空萬卷。只求作事足千秋。泰山未上眼難放。燕市來登願易酬。一劍縱橫塵海內。相期莫負少年遊。



文苑導游錄（第四種第三卷）

◎ 填詞三

天虛我生潤文

浣溪紗 閨情

陳承祖

不捲湘簾五尺波。鴨爐香噴篆。烟多最無聊賴是愁魔。滿地落花飛。倦蝶一匝山色蹙。鬢蛾者般長日殼消磨。

附原作

（甲80分）

睡字失粘

不捲垂簾五尺波。鴨爐香篆。裏人多最無聊賴是睡魔。

強打精神憑檻坐。閒調

鸚鵡喚哥哥。者般長日殼消磨。

浪淘沙 別情

陳承祖

珍重訂歸期。淚挹雙頤。樓頭欲別總依依。更有一番留戀處。稊子牽衣。楊柳短長隄。隄外帆飛。疎林斜日漸平。此際欲留留不

得無限淒其。

附原作

(甲80分)

珍重訂歸期。淚挹雙頤。樓頭欲別總依依。更有一般留戀處。稈子牽衣。楊柳短  
長隄。隄外帆飛。耳邊唱徹一聲鶯。此際再留留不得。無限淒其。

減蘭 雨夕鄉思

陳承祖

黃昏細雨酒力無多茶味苦。嬾卜燈花消受春寒透碧紗。

支頤

久坐穩擬今宵鄉夢作。去聲夢也無憑。况隔蓬山幾萬層。

附原作

(甲80分)

黃昏細雨酒力無多茶味苦。嬾卜燈花那有餘歡到客家。支頤久坐穩擬今宵

鄉夢作。去聲夢也無憑。夢裏蓬山隔幾層。

瀟瀟雨 蘆花

顧佛影

驚西風吹白少年頭。江邊又驚秋。正鷗汀風緊。雁橋水漲。蟹嶼雲  
浮。幾日篷窗擁醉。典盡鸕鷀裘。每到黃昏後。便憶衾裯。千古吹  
簫倦侶。歎萍踪飄泊。一舸沈浮。怕客魂搖醒。晴雪滿孤舟。入丹青  
寒沙急雁。趁幾枝粉筆畫風流。却疑是暮春三月飛絮成球。

附原作

(甲 95 分)

空江如夢裏。怎紛紛齊拜一孤舟。正鷗汀風緊。雁橋水漲。蟹嶼雲浮。幾日篷窗擁  
醉。典盡鸕鷀裘。骨節有秋氣。塵慮都收。千古吹簫倦侶。歎萍踪飄泊。箇裏權留。  
把客魂搖醒。一種響颺颺。入丹青。寒沙急雁。小羅紈。幾筆趁風流。蕭條甚。更天涯  
無限鏡中愁。

柳梢青

顧佛影

今夜憐伊。短檠孤枕。獨自眠遲。不睡。鸚哥未圓月。姊一樣相思。

起二句應作上八下五。小羅紈之羅字應灰結處亦謂石林體不可從也。蓋瀟滿兩本由屯田詞而得名。當以屯田體而準。

昨宵雁信來時祇道是魂離夢癡心病能醫影郎須記只有當歸

附原作

(甲90分)

今夜憐伊葬花詩就守雁書遲不睡鸚哥未圓月姊無那人兒相思症候來時添多少風絲雨絲舊餌調成新方檢遍只有當歸

江城梅花引 閨怨

沈家楨

落花如雨懶開門怕銷魂又銷魂陌上垂楊幾度暗思君別夢易生腸易斷心似醉意如痴怨暮春暮春暮春病兼旬書自溫被自溫盼也盼也盼不到紅葉廻文十二欄干獨倚看行雲燕子樓空懷舊約琴樽歇憶王孫認淚痕

附原作

(甲95分)

落花如雨懶開門最愴神最銷魂陌上垂楊幾度暗思君別夢易生腸易斷情難

惱字應平

已○悔○無○因○怨○暮○春○暮○春○暮○春○更○惱○人○書○自○溫○被○自○溫○盼○也○盼○也○盼○不○到○紅○葉○廻○文○十二○欄○干○獨○倚○看○行○雲○燕○子○樓○空○懷○舊○約○琴○樽○歇○憶○王○孫○認○淚○痕○

蝶戀花 春病

沈家楨

陌上游絲爭嫋嫋。如縷春愁盡日長。繁繞盼斷家書終不到。漫天風絮知多少。三月江南春事了。病柳驚風一樣腰圍小。落盡棠梨鶯漸老。天涯無處無芳草。

附原作

(甲99分)

陌上游絲爭嫋嫋。一段春愁盡日長。繁繞盼斷家書音渺渺。漫天風絮知多少。二月江南春事了。病怯東風竊訝腰肢小。戶外棠梨啼宿鳥。樓台烟鎖鄉心悄。

高陽台 咏冰

沈家楨

燭淚凝紅簾花眩白玉壺。心與同清剔透玲瓏憐渠絕頂聰明奇

花幻出新圖畫。是何人酒渴初醒。逗空靈。一扇玻窗六幅晶屏。  
臨淵幾度沉思徧有狡狐獨聽仙鯉雙呈。履薄藏堅夏蟲休語消。  
盈雍融盡化相思種。賜瓊漿多謝雲英爲尋盟。琢玉聲聲冷雪三  
更。

附原作

(甲 80 分)

別淚流紅寒檻積白虛心偏比霜清飛瀑前身憐渠絕頂聰明奇花幻出新圖畫。  
看個中妙手傳情最難名古井凝晶玉壺元精。臨淵幾度沈思徧有狡狐獨聽仙鯉雙呈。履薄藏堅夏蟲休語消盈雍融盡化相思種飲瓊漿蕩滌浮生爲尋盟。  
琢玉聲聲冷雪三更。

如夢令

姚奠邦

眉似春山多皺。心似青梅酸透。無賴是鸚哥。又報落花時候。依舊。

依舊腰比柳枝還瘦。

附原作

(甲80分)

兩句只一意嫌薄弱。

還瘦。

夢江南

姚奠邦

晶簾外。花影怒如潮。小夢不成還自起。一燈相對讀離騷。秋意到芭蕉。

附原作

(甲80分)

既有月何復有雨

晶簾外。月暗景蕭蕭。小夢難成愁不展。楚騷才讀。把燈挑。細雨滴芭蕉。

青玉案 雨夜

張一堃

瀟瀟夜雨紅樓繞。又兜起愁多少。砧杵敲殘梧葉老。蛩聲如訴客

心如擣。此意無人曉。吳霜點鬢新寒峭。向鏡裏。羞重照。如豆燈。  
花紅暈小。故園雲樹天涯芳草夢也難尋到。

附原作

(甲80分)

填詞凡入聲韻宜獨  
押不宜借叶上去

瀟瀟夜雨侵羅幕。頓添起愁多少。砧杵敲殘梧葉落。蛩聲如訴。客心如擣。惆悵秋  
將老。春衫溼透驚寒峭。况客裏。羅衾弱。如豆燈花紅隱約。鐘鳴雞唱一更更報。  
爭奈天難曉。

秋夜雨 本意

張一堃

西窗一夜芭蕉雨。催成多少詞句。寒螿吟不歇。似欲和庾郎愁賦。  
更闌夢斷無尋處。醒時猶聽砧杵。鄉心隨雁去。又攬亂城頭笳鼓。

附原作

(甲80分)

第二句誤第三句此  
字應平

潺潺點滴芭蕉雨。隔簾催譜新句。寒蟹吟不歇。好似我悲秋心緒。更闌夢短無尋處。一盞燈明滅如粟。對此愁更聚。怎聽得城頭笳鼓。

如夢令題畫屏秋思圖

勞稼軒

簾外一番秋雨。人坐畫屏深處。無賴是芭蕉。兜起亂愁如許。辜負兀自低頭無語。

附原作

(甲 80 分)

盡日深閨獨住。愁對畫屏淒楚。窗外綠芭蕉。添我感秋情緒。無語。無語。目送飛鴻遠處。

洞仙歌

陳翠娜

芙蓉池館有畫紈。人凭瘦蝶眠。抱秋冷。愛羅襟如繡。花影如潮。祇覺得人比月華還靚。銀鈎和夢語。小展屏山。畫取輕雲入鴛。

鏡。鸚鵡悄無聲。短笛惺忪恰剛把醉魂吹醒。拚月落參橫不歸眠。  
任漏盡銅壺香銷金鼎。

附原作

(甲95分)

芙蓉池館有畫紝人凭瘦蝶眠花抱秋冷愛羅襟如繡花影重重襯簾隙眉月比  
人嬌靚銀釣和夢語小展屏山畫取輕颯入鴛鏡鸚鵡悄無聲短笛惺忪恰剛  
把醉魂吹醒待欲換羅衫更徘徊把寶鴟添薰爐香重印

印字收震韻



說苑導游錄（第五種第三卷）

◎南北曲三

天虛我生潤文

○者應仄○者應平  
◎者平仄可互易

南呂套曲（送內兄周鴻範返陽羨用桃花扇眠香齋譜）

顧憲融

（臨江仙）一夜蓮塘鴛夢逗韻醉鄉輸與溫柔叶歸心如水向東流叶不須桃葉染句便上木蘭舟叶

散曲不宜用兩引子  
因原作如是故仍之

腰圍句七字都字作  
觀桃花扇此句作屏  
開金孔雀圖春畫分  
上五下三兩句係誤

思根究叶

（梁州序）陌頭楊柳叶春深紅豆叶算你不曾辜負叶誰憐王粲  
句今番獨自登樓叶攤書清畫句畫燭深宵句此意君知否叶何

梁州序首句應叶云  
三亭漏押非正體也第  
三句亦平仄相反  
但係沿用桃花扇平本  
詞譜

亦漏叶 故仍用仄句第五句

時花底重携手叶莫忘天台舊阮劉叶且飲盡豆樽前酒叶  
(前調)青衫紅袖叶多君成就叶做了一家郎舅叶人生福分句  
算來絕似拈鬪叶偷香韓壽句玩婦高柔句衣鉢勞親授叶謝庭  
風絮年年有叶可許天涯互唱酬叶憑仗你豆雲情厚叶

(節節高)休嫌絮不休叶且勾留叶勸君更盡樽中酒叶分襟驟  
叶無限愁叶難寬宥叶青山兩岸眉兒翻叶一聲珍重還牽袖叶  
只我今宵擁孤裯叶屋梁落月相思透叶

(前調)荒鷄動遠陬叶且歸休叶畫樓早有人停繡叶迎門候叶  
珠厯羞叶嬌懷逗叶泥兄偏說兄言謬叶清風明月郎家富叶恰  
喜柴門枕清流叶湔裙水學他年皺叶  
(尾聲)填成一套維摩咒叶離歌中又雜新愁叶簫譜勞他弄玉

修叶

附原作

(甲〇分)

第二及第四五句均  
欠鬆快健字獨押不  
妥

一隻爲準第六句  
應上二下三深

接一枝花引子以琵  
琶記賞荷閒庭槐影  
五字轉一隻同  
樓鱗鴻無信一隻同  
亭作上一下四係  
不可從

怨輕舟。

(一枝花)別情君憶否。夙約償還負。相看明燭背都消瘦。況是工愁。長吉添新疚。

這紗櫺風驟。玉宇橫秋。細把相思根究。

(梁州序)橫塘秋水。白門春豆。記得天涯傾酒。風光旖旎。可憐三月都休。孤檠量  
藥。雙騎踩香。往事堪回首。斷腸心緒黃昏。後日日西風盼雁郵。挨的過天長久。

(前調)墜歡誰拾。良緣天就。合付箇儂消受。人生福分算來祇似拈鬚紅蕖香。覩  
翠荇絲長。兩地成兒嬪。你有情眷屬。終須偶我靈匹。銀河心願酬。準備着長廝守。

(節節高)金鞭指玉驅。且相留。勸君更盡樽中酒。悲歡驟珠淚流。青衫透。子規催

前闋既說乘舟此處  
又說乘騎未免矛盾  
珠淚字面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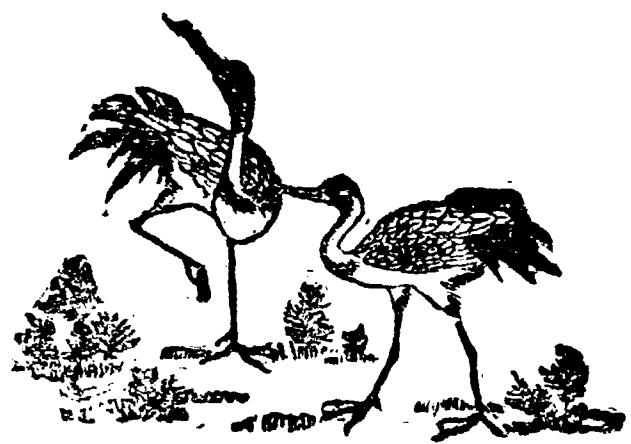
文苑導游錄 南北曲三

四

丁巳十一月

急春絲瘦。一聲珍重還牽袖。只我今宵擁孤裯。滿床花影都依舊。  
(前調)荒鷄動遠陬。且歸休。畫樓早有人停繡。迎門候珠靨羞嬌懷逗。泥兄偏說  
兄言謬。清風明月郎家富。恰喜柴門枕清流。湔裙水學他眉皺。  
(尾聲)填成一套維摩咒。不辨新愁是舊愁。且自緘題付遠郵。

反尾聲第二句平仄相



# 文苑導游錄（第六種第三卷）

## ◎尺牘二

天虛我生著

### 與顧佛影論詞曲

手教奉悉。製曲與填詞。初無二致。惟造句稍有不同。詞貴蘊籍。用字求其深刻。側重于凝鍊。一派曲則貴倜儻。用字求其明顯。側重于流麗。一派不如是。則曲不可唱。唱之而人且不解矣。故製曲與填詞較實曲易而詞難也。惟迂拘一流人物。則萬不能曲。乃覺其難耳。至于陰陽清濁之辨。純然出于天籟。不待苦辨。但自讀之。而琅琅上口。無聱牙結舌之病。即無不合于宮商。若待字字翻檢。而辨其某字屬宮。某字屬商。則又何能造句。此蓋欺人之門面語耳。直可置之勿理。惟恐人之謂已不諳聲律。則不得不一覽宋儒聚訟之書。以資談助。其實徒亂人意。無補實用。故學曲最好學一二隻唱曲。如樓會小晏等。其中有南有北。有粗有細。大略已備。便知上去二聲之所以爲異。試填一曲而

自歌之便知聲韻之是否妥洽舉一反三則即豁然貫通無所疑忌至于某調之正體如何孰爲襯逗孰爲正文則九宮大成譜實爲最要之書然坊間不易得。初前購一部費一百廿金也。簡便之法則惟購遇雲閣一部價只二元。中華圖書館有之擇其常用者如新水令一套或步步嬌一套等類恒數數互見不止一齣以此較彼兩兩對照遂亦可辨其孰爲襯逗矣。而淨丑之曲不可填爲生旦尤爲要着近人填曲往往闇此笑話即看納書檻而不看遏雲閣之弊也。頃來眼香一套非不華美可觀特惜以填詞法而填曲以致語語隔膜言之不透前後氣勢不連而下字多晦如隔重幕此亦一病也。云亭詞藻固麗而流走不如實甫故學曲必學西廂筆法方爲上乘此無他即其句句都可解連文言如白話熟極而流非若擁鼻苦吟者也。琵琶牡丹好處不多而牽強勉就之句不一而足不可法也。平時瀏覽竊以藏園九種笠翁十種倚晴樓七種較爲有益蓋其句法大都出於自然曲句能自然即是爐火純青之候若費鑽研則入苦趣若

竟放縱則成村鄙。此中分寸。只在多讀傳奇。自然得之矣。惟傳奇每每爲事所困。勉強湊上一句之處甚多。是於讀時。又不可不知其得失之處。取長而舍短。是在學之善不善耳。卽頌近好。同學弟栩頓首。

### 復章梓材論反切

梓材先生著席頃由小蝶接轉大函。展讀一過。欽佩無量。音韻之學。栩在髫年。極喜鑽研。無如衆說紛歧。莫衷一是。大抵方言互異。自以爲是。初無統一。方實千古一大弊病也。故任舉一字。欲註一音。必使普天下人讀之而如一者。實爲大難。例如支韻之支枝等字。或切章移。或切眞時。其間相去。不甚遠耶。故栩最近之主張。惟有以天籟二字了之。不復爲幽微深邃之論。自尋苦惱。蓋居千載之下。而欲起與古人抗。非當代大專制家。或百世後。推爲大聖賢者。殊無能爲也。前答門人金可莊函。不過爲闡康熙字典等韻之說耳。至於切音。愚則以爲除口授外。殊無他法。古今來切音之書。汗牛充棟。反

不若江湖間所用之洞庭切流行蓋明徵也。杭地小兒輒能洞庭切及映底切而其口授者不過一顆星之童謡十數句耳。一經念熟即可舉一反三。頭頭是道。其上一字任舉何音皆可切合。或用佳麻。或用庚青。無不恰當自然。但以證之字典切音。則無一合。而杭人之諳切語者雖非同一師傳。但以切語相通。無不一一分解。無煩咀嚼辨晰陰陽。寧非天籟心聲哉。尊著音韻大全表解。諒必有統一讀音之方。一矯前弊。出版乞示一部。以便拜讀。應繳書價。示知卽奉來函本擬刊載。惟實心研究家殊不多得。此以爲是者。往往彼以爲非。累牘連篇。刊不勝刊。徒啟抨擊。而無實際。事物閒評。及雜錄驗方。所以不復載者。亦以此耳。尊函謂有集益錄。及常識投寄敝處。然編輯之際。但檢語簡而則數少者。恆即隨手編入。未嘗久擋。其篇幅過長者。則每以事繁時促。擬待細覽。因而藏入篋中。及至明日。又來新稿。遂至無暇翻檢。轉負初心。以此而得罪於投稿諸君子者。蓋亦無奈何事耳。勿此專頌大安。弟栩頓首。

復香港新寧雜誌社譚霞村問飛白擘窠

飛言落筆之疾。白言筆勢之燥。峰飛與白蓋兩事也。

飛曰。或謂卽雙鉤。其實非也。蔡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墨。遂創飛白。王隱王愔並云。飛白乃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取其勢勁而筆輕。王僧虔云。飛白者八分之輕者。梁武帝謂蕭子雲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又蕭子雲傳。蕭著晉史。至二王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據此。則不過爲運筆之勢。疾書輕筆。使成燥鋒也。世傳羲之大鵝字。卽飛白也。碑帖店中。猶有售處。因所刻爲陰文。故俗以爲空心字爲飛白矣。如謂雙鉤。則飛而不白。白而不飛。之說不可通矣。至於擘窠。猶言滿格之方字。不論楷篆。但滿格正方者。卽稱擘窠。故洞天清錄有云。漢印多用五字。不用擘窠篆。上移篆畫停匀。故左有三字。右有二字。或左二字。右三字者。蓋謂其不用滿格正方之體。而上移其筆畫。使左右雖有多寡。而仍停匀也。或謂摩崖擘窠。乃絕大之字。實爲誤會。信如所擬。則漢以前印大至若何耶。故

不可通囑書字樣。媿未敢能。但購王羲之鵝字搨本一觀便知。蓋係一筆而成一字。故謂之飛。其筆鋒處處皆露白。故曰白。梁武帝謂其白而不飛。則謂筆勢滯頓耳。擘窠則凡用大篆之四字圖章皆是。其狀類田字。而填滿筆畫於四空白中。恕不以類鷁之品獻東施之顰也。卽頌道安弟栩頓首。

姪兒祖耀問文苑導游錄疑義

指初集

頃奉郵寄文苑導游錄一冊。亟展讀之。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給。改本與原作並列。直無異於面命耳提。較之一堂聽講。獲益尤多。是誠自修生之良導師也。惟校對不精。魯魚亥豕。觸目皆是。除可斷其刊訛者列一表外。尙有一二脫字。欲補無緣。謹以所疑質之吾叔。乞爲指示。如駢散文第七頁。非着意於文。乃有慨夫時局。二句似對。不知上句果脫何字。又如第一八頁。乃不得不舍清世界而復入紅塵之中。清字下似脫涼字。但如贅一涼字。則語氣又失之懈。不復如原句之挺拔矣。又金問秋秋日書懷。原作用商

意二字。吾叔謂其不妥。然宋人固已有用之者。似未可以厚非。又汪退廬秋懷四首。改本中有黏天芳草之句。似於秋景未宣。其爲衰草之誤歟。抑秋景中果可寫芳草歟。又改徐炎培春日郊行詩云。吹落明湖四岸花。不曰兩岸而曰四岸。其故何耶。又溫倩華夢江南三首。起句第二字均用平。似與白香詞譜不合。而改本仍之。何也。乞賜解答。以釋疑義。不勝盼切之至。姪祖耀叩。

答姪兒祖耀

來函閱竟。深喜吾姪之細心。然校勘表中。仍不免有遺漏。偶一翻閱。其中如葷鱸誤爲葷驢。簞瓢爲簞瓢。乃亦熟視無覩。可知校書如掃落葉。良不易也。凡事言之非難。行之維艱。即此細事。亦非身歷不知其難。予嘗謂校對之任。非才大心細者不勝。然才大者往往一目十行。掛一漏萬。欲其認字如讐。殊不可得。心細者厥惟婦女。而學識有限。所知不多。每有原本書誤脫漏。致成似通非通之句。亦不敢擅爲增損一字。此又其通病。

也。故予延聘校對人員。屢易終不滿意。即予自校。亦不能保一字無訛。蓋鉛印不比木板石印。可以先打一樣。數數傳校。任置若干月日。不印亦無所碍。而鉛字數目有限。卽最大之局。亦不能將活板擱置多時。致妨周轉。一稿送來。立等而去。至多亦不過延遲一日。而校對者不過一二。安得十手十目以從事哉。職是之故。凡鉛印書。無不犯此一病。非待再鑄版時。一一挖補。殊無法也。然如紙板毀壞。更排活字。則此病又不能免。蓋不誤於此者。又不免誤於彼矣。甚欲改爲石印。惟按月出版之書。石印需時費事。無能爲耳。所舉疑問。駢散文第七頁。非着意於爲文。脫一爲字。第一八頁。清世界。則無誤。蓋本東嘉先生梁州序中清世界幾人見也。商意二字。雖見於四時讀書樂中。但其原文云。昨夜庭前葉有聲。籬豆花開蟋蟀鳴。不覺商意滿林薄。蕭然萬籟涵虛清。是蓋寫秋聲之將來未來。純側重于林薄二字及下文全句。故以意字爲將發聲之形容。今乃單獨取用。而無出聲之物。以資襯托。則於商字全無關係。故謂其不妥也。至芳草二字。

則本范仲淹蘇幕遮詞。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此詞固寫秋景者也。憶江南詞。白居易首句本作江南好。其第二三首亦作江南憶。李後主作多少恨。多少淚。乃在白居易之後矣。明湖四岸。則就實景而言。凡稱爲湖者。必其四圍皆岸。若爲河。則僅兩岸矣。湖河有別。故用四岸於河。卽不通而用兩岸於湖。亦殊不妥也。丁巳十月二十五日栩。

復張一望問拗句及詞曲譜

彥公同學著席。手教謹悉。詩文容細讀。再奉答。實業淺說。預約券一紙。已囑收發處填奉。出版卽寄。其費不妨得便付社。毋庸亟取。并附廣額社章。請轉致周君。惟甲班生仍由弟自任切磋之責。茲以乙班委托助教。故尙得有餘力。不嫌謬陋。則千里論文。亦一樂也。承詢拗句。總以平仄相救爲宜。七言如第五字易平爲仄。則第六字當易仄爲平。反之亦然。以仄作平。終非正軌。不可法也。即詞中以入聲作平。亦出於萬不得已。乃始

用之。其實乃北人方音。初非有意爲之。後人曲爲之諒。遂開其例。學古取善不可學其病。故以嚴格繩之。直不可也。雍照樂府。係見於九宮大成譜中。茲以原譜譯爲風琴譜。另紙錄奉。另附中西音符對照表。如C調嫌不順口。則翻爲別調亦可。九宮大成書肆絕少流傳。弟購一部。尙在十餘年前。費值百廿金也。姜白石全集。即白石道人歌曲。內有詩詞而無曲。附玉田詞源。價約兩元。但詞源一書。所論音樂。均不切於實用。讀之反入迷途。學詞終以紅友詞律爲正宗。若須參考。則張玉田之樂府指迷一卷。尙足觀也。詞學全書。卽爲紅友所指斥之查氏圖譜。兩兩對照。亦頗有益處。足以見其是非。專復即頌道安。弟栩頓首。

附中西音符對照表

中樂 合 四 乙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乙 仕 促 住  
西樂 • ɔ ɔ ɔ 1 2 3 4 5 6 7 1 2 • ɔ ɔ

覆岑有常問駢文

手書誦悉。貴恙諒占勿藥矣。駢文非典故爛熟。勉爲之。終無足觀。惟近時社會中所謂駢文。其實猶四六書稟。不可稱爲駢文也。入手之初。即不外多讀一法。可購八家。四六詳註。擇其易于領悟者。讀之。熟讀數十篇後。方覺有味。詞藻充足。而後於散文中偶着駢語。務取古媚。然後學爲小啟短序。仿六朝小品爲之。始有作意。其第一要着。即在鍛練字句。避熟就生耳。此復卽頌近好。弟栩頓首。

復張彥公問二集訛字

彥公同學兄鑒。手教奉悉。承示校勘表至感。小翠蝶戀花詞。鸚鵡係鸚哥之誤。上去入三聲作平。乃矯強之辭。不可援爲正例也。拙著淮行詩。藍輿係籃輿之誤。校書如掃落葉。訛字正不止此。即如二集文苑答朱復生問韓范。當校對時。因原稿字跡不明。書記問韓爲何人。答爲韓琦。而渠生平只識韓蘄。遂竟誤爲世忠。豈不足發大曠恨。無千

手眼一一躬親之其將奈何專復即頤道安弟栩頓首。

復朱潤生問五古換韻

五古以一韻到底爲正格。其換韻者乃變體。猶七律以不失黏者爲正格。而黃鶴樓及積雨深林等類皆變體也。學古宜學其多數不可就少數而學其病。譬如黃鶴樓詩原作固佳。而學之不善。則畫虎類犬。寧不受人詬病。故學者終宜擇善而從。則學之不似。尚不失爲詩。否則吉倔聱牙。付之童唱。猶不能琅琅上口。而欲加以郢斲。直無異戕賊杞柳爲桮棬矣。質之足下。諒不河漢斯言。即頤近好。弟栩頓首。

答潘亞雲論龔定庵詩

兩函均悉。切磋討論。正爲師友應有之事。栩極歡迎。何致介意。龔定庵七絕聲調獨絕。次回乃小家派。詎足與同日語哉。栩謂讀長吉詩者。特爲鍊字之模範耳。龔定庵鍊字處。卽取法於此。故一句詩中偶着一眼。如嵌鑽石於黃金白玉之中。奇彩煥發。不可逼。

視惟其氣魄則取李杜一派聚大魁而爲笙故聲響不凡特非具有根柢不易學耳專復即頌近好弟栩頓首

覆朱復生問時人小說中語

復生君鑒足下讀書心志不定忽此忽彼安有進境近人著作用典處往往張冠李戴不可通者甚多栩非衆家奴隸何屑爲之一一註釋此次姑令姪兒代答以後請勿復爾旣欲專修博議何又淺嘗輒止旣云作文又何絕無嗣響好學不專殆無足下若者矣敬貢直言幸恕唐突弟栩頓首

答牛傑問作詩法

手教奉悉作詩法作於前初主張作七律後以學者往往不知對偶強湊成篇竟致無可修改非重新代撰四句不可是仍無益於學者也故最近主張以讀七律而作七絕蓋讀律俾知對仗而作絕俾易成章循此以進成效頗著因絕詩純寫性靈畧諳平仄

即可爲之。非若律詩之爲難也。初學作詩。往往意思不多。僅作四句。尚有強湊之病。若作八句。則恒不免雜湊。作者改者。皆成苦趣。而無愉快之境。故自翻其前說耳。專頌道安。弟栩頓首。

附牛傑來函

栩園先生史席。小子今有一問。儻蒙撥冗而爲一答。感且無藝。尊著作詩法。謂讀詩作詩。均應從七律入手。以各詩所應具備之要件。此中固已具備。熟此後。則其餘自不難迎刃而解。而於文苑導遊錄練習文字之程序。則又謂學作詩不可從七律入手。當先從七絕入手。取其易於聯屬。斯二者。散觀之。則各自成理。統之。則似相矛盾。初學者殊無所從。故特馳函相瀆。尚望不棄而辱教之。是爲至幸。又遙從弟子章程。請便中賜下一份。小子蓋自髫齡失學。而思補於壯年者也。每苦無路可從。曩年中華編譯社開始。主持者皆一時名宿。以爲此或可以從矣。乃入未兩月。而所得講義。舍先生之填詞。

作詩法二種外。都非切於實用。不過弄墨舞文而已。繼以人事變遷。乃遂戛然中止。夫學固善於不學。然學之而不當。則其害固有甚於不學。小子心儀先生久矣。故凡先生所有著作。無不遍購而讀之。倘得以其所學。再就先生而斧斤之。獲益甯有既耶。山河遠隔。趨拜無時。言念及此。曷勝企慕。專此敬詢文安。晚牛傑謹啓。通訊處漢口郵政局。

答李慰蒼問詩

手教奉悉。作詩譬如寫字。初學必從正楷入手。依格端書。固極謹嚴。迨至學成。而後漸帶行草。至已成爲名家。則放筆縱橫。卽作狂草。亦無人敢加指摘矣。試觀淳化閣恆有一筆之長。突然數寸。一字之大。橫出數格。甚至意到而筆不到。摘取一字。單獨示人。竟不能辨爲何字者。正多也。例如足下二字。學其皮毛者。竟直寫爲之。六二字。寧不貽笑。畫虎類犬。刻鵠類鷺。大不可也。故匠作教人。必以規矩。準繩。斤斤是守。及至卒業。則運斤如風。目光所到。心手自應。郢斲所施。自中繩墨。固不必更用規矩矣。作詩亦猶是也。

所舉均唐詩體本中  
詩

僕所舉者猶楷書也其着一二拘句者行書也其純然不依規矩如黃樓樓者狂草也。然絳幘雞人積雨空林及二月黃鸝等首則不得謂爲變體實由作者大意一時興到失檢遂致錯誤及已成篇即不肯以詞害義遂不復改是直病耳正不必爲古人強圓其說也惟是詩之本體在三百篇中本爲所謂平起仄受仄起平受之定例古樂府及漢雅樂即不拘平仄但取意義六朝始稍稍重格律至唐以此取士遂有制體格調維嚴然亦非有明令規定不過一時風尚覺此平仄順適者實邀宸賞足被管絃於是靡然風從遂成近體乃大別於古詩而應制者偶或不檢蹈朝罷佩聲之轍者亦正不可。僕指數也吾人學詩自當擇善而從豈可無病而呻若照積雨等體試成一首以示人無論能詩與不能者必多笑爲失粘若果文詞高妙聲調激揚則卽全體失粘亦無人敢詆毀必曰此直造唐人之室矣此非虛聲足以恫人蓋文字自有真也譬之畫家以寫意之筆作狂畫僅僅一二筆而成人物望之儼然若其功夫不到仿而爲之勢必不。

可識。認乃必執途人而告之曰此某名家之筆法也。吾效之耳。奈何不識。則人未有不笑。其妄理正同也。僕所舉者猶之九宮格字。謂偏旁必居直徑三分之一。而作行草者。往往橫斜不計。譬如弟之簽名。柂字木旁。每占三分之二。而羽字只占六分之一。若以九宮繩之。謂當認爲木字可乎。故足下所舉八月湖水平之水。及人事有代謝之代字。以較嵒堯太華之例。是猶執正楷九宮之例。以繩行草之書矣。凡君所舉皆非正格。可讀。而不可學。讀之不過識古人有此體耳。若必學之。是何異棄布帛而衣樹葉。舍熟食而啖毛血。寧非徒取苦趣。讀古詩。猶之讀史善惡。並見賢奸。互列。尙友古人。亦惟自擇而已。筆墨倥偬。未罄欲言。尙希恕諒。弟柂白。

附李慰蒼來函

柂園先生著席。承惠贈文苑導游錄第二冊。捧讀至再。景仰莫名。澍鬢齡失學。一藝無成。虛度春秋。已二十有四矣。十年來廁身商界。喧囂塞耳。塵慮繁心。每欲自修。苦無餘

暇間或購有文言書籍。且不克用心細覽。而於詩學一門。更屬茫無頭緒矣。大著練習文字之程序。於詩學一道。論之綦詳。今得讀之一。一如迷路之人。復登坦道。頓覺胸襟一爽。因取曩時所讀之唐詩三百首。按格尋章。細爲檢討。若合符節。然其中有別具體裁。平仄不依定格者。是不無可疑。爰特錄呈一求教之。七言律第一首崔顥黃鶴樓詩。平仄不依常格。在學者固人人所欲問也。經先生一答金植之。則羣疑盡釋矣。此外如第九首絳帳雞人報曉籌。是仄起格。何以結聯用朝罷佩聲云云。第十一首積雨空林烟火遲。第廿二首搖落深知宋玉悲。第廿九首二月黃鸝飛上林等句。皆仄起格。何以自頸聯起。俱易用平起格續句。五言律詩如孟浩然臨洞庭上張丞相一首。竟體是仄起格。而第一句八月湖水平之水字。係上聲。須讀爲平耶。抑仍爲仄耶。爲平。則水字無此聲。爲仄。則於音不叶。若援岑巖太華俯咸京之讀華爲仄例。則此水字應讀爲平矣。又如人事有代(仄)謝北闕休上(仄)書高閣客竟(仄)去山暝(平)聽猿愁等字。應否

所舉皆前人大意之處不足爲法  
此係拗句不可讀仄爲平本集社說已詳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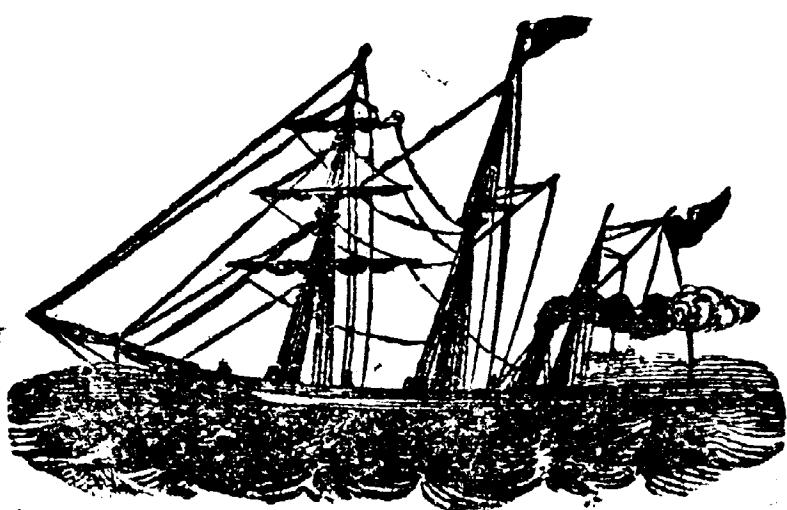
誤切李君認爲平聲係定  
暝字本仄去聲昧定

拘體不可以正格比  
例

讀仄爲平。讀平爲仄。抑或第四字可不拘平仄耶。然則第二字（如山暝之暝字）爲全首之標準。將如何。又七言絕句如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一首。格似仄起。而第一句故人西辭黃鶴樓之人字。將如何讀。杜牧之贈別一首。第一句旣曰娉娉嫋嫋十三餘。明是平起矣。而第三句何以又曰春風十里揚州路。此種平仄。不知屬何體裁。又詩法所謂拘廳者。不知與順體何所差異。敢請賜教。五言律詩亦有正變格。如夫子何爲者。仄起也。而城闕輔三秦。亦仄起也。先生並未指明何者爲正。何者爲變。故澍頗費躊躇。然一求其（故讀七律詩。旣備諸體。卽足以概其凡。而五律詩之正變諸格。亦卽包括於七律之中。）數句之意。則第一句第五字押平韻者。當爲正格。第三字用平。第五字用仄者。當是變格也。竊想如是。然耶否耶。以上所舉各節。乞先生分片刻之光陰以惠答。則澍領一言之教。勝讀十年矣。先生筆政綦繁。澍本不敢曉瀆。因讀先生講解及尺牘。（尺牘中有謂凡物所知。當無不告。）始信先生抱覺世牖民之旨。以循循善誘爲

二〇 丁巳十一月

懷。故敢不揣冒昧。用以直陳。區區之忱。伏唯諒之。專頤道安。李春澍頓首。



文苑導游錄（第七種第三卷）

◎筆記三

天虛我生潤文

記奉天紅鬍子

岑有常

中國地大物博。會黨林立。其尤著者。在四川則有袍哥。在山陝則有白蓮。在奉天則有紅鬍子。其黨徒甚衆。魄力亦大。至內部組織。則綱舉目張。雖政府機關對之有愧色焉。客有新從關外來者。述紅鬍子事甚詳。濡筆記之。命名曰紅鬍子。非必人人皆碧眼紫髯。如孫氏家兒也。聞之老於關外者曰。紅鬍子善用鎗。常以紅纓塞鎗口。至射擊時。則去而啞之。遠望若紅鬚然。故以名也。其人多東三省及內蒙土著。平時居家。交際如常人。官吏不之間。亦不敢問也。且其劫掠不在近鄉。有所取。必千百里外。故託居之地。土人往

長句甚勁

原作兩句皆作居民  
客商以及地方官吏  
云云排比不化文氣  
轉滯

往與之交歡。以備緩急。歲時伏臘饋遺相望。蓋土人鬻交鶻子。不交官兵。官兵擾民。而鶻子所在。官兵不敢至也。鶻子有首領。餘衆悉遵其號令。大首領管地千里。次則五百里。再次則百里。或五十里。管千里者出一令。則千里內居民。客商及地方官吏駐防兵士之生死繫焉。管五百里者出一令。則五百里內生死繫焉。管百里或五十里者。其號令之所及。亦莫不然。官吏之駐防者。所在多有。然鶻子出沒。不常用鎗。若神。官兵雖多。非其敵也。鶻子之矯健者。能於火車行時。上下如風。又能用快鎗。射小鳥。無虛發。故人畏之。如鷹隼。然以理遇之。頗樂爲人用。若錫良督奉時。有委員奉差至吉林。道出鶻子所在地。知不可免。迺造其首領。請謁。首領慇懃接見。慰問周至。爲之置衛而行。沿途虎豹盜賊。皆賴以免。嗚呼。孰謂。

以講論結便覺此文不爲徒作

盜賊之流而不爲仁義器耶。方今彊場多故，強隣虎視，使能招之成軍，統以良將，則赫然干城東北之保障也。不然，則北走胡而南走粵，楚材晉用，恐招之不復返矣，豈不惜哉。

### 何士英

陳國章

何士英者，吾邑駐防隊之隊長也。少有大志，嘗就讀家塾中，勤劬不倦。弱冠入泮，文名藉甚。一時名宿，無不樂與之交。後見中法中日諸役，怦然有感，乃襲班超故智，投筆從戎。當何初駐吾邑，人咸輕之。蓋何以前諸人，均非善類，怠於事而冒於利，衆以此疑，何必其疇也。詎未兼旬，事竟出人意表。初非衆所夢想能及矣。何蒞鄉後，駐兵關聖廟。廟去市遠，幽靜絕俗。士英每徜徉山水間，自尋其樂。間訪鄉耆，抵掌閒談，娓娓竟日。村人以其煦煦可親，亦喜與遊。

攜刀救火亦奇何盡  
已測知失火之所特  
不明寫耳

蓋何每日除上午訓練外。餘暇頗多也。平日御下恩威並濟。惟其如是。故部下遇事必服從其命令。雖死無辭。一日清晨。何正練兵廟外。陡聞人聲鼎沸。黑烟蔽天。知有祝融災。卽令所部去鎗。取長刀健步往救。已則乘騎挺刀。率衆向火光去。至則知爲袁紳宅後竹園中也。傍園有草舍一椽。本袁人居。以早炊失慎。延及竹園。何旣至。先令村人退。復指揮衆兵以刀斫竹。須臾盡斷。火乃熄。村人欣然呼聲震數里。紳揖謝置酒酬勞。自後士英之名。聞於遐邇矣。越數月。嵊縣之亂興。蓋是歲適大旱。赤地千里。飛蝗蔽天。一般饑民。遂以無食爲辭。蠭然而起。遍掠富室。而土匪即乘機揭竿和之。於是勢益熾。大肆搶劫。數十里中。幾無安枕之地。事聞於有司。令何往剿。何奉檄。即日率部下首途。臨行祭旗。告祝於關聖像前。腕

上玉鐲墮地碎。衆大驚。疑非佳兆。何則。從容如故。某什長稟曰。此行固不可緩。惟預兆若此。盍弗託故辭。士英正色曰。若何言。得毋癩耶。須知國家之養吾儕。所以除暴安民也。諺云。養兵千日。用在一朝。若豈不知。且平日國家之遇吾儕。亦不云薄。及茲有事。卽圖僕倖。縱有司准吾請。而吾儕清夜捫心。能無汗顏乎。脫尙不知恥。人亦將加以不勇之名。況一鐲之碎。胡關休咎。即不幸而戰死。亦分內事。丈夫生天地間。當具百折不撓之氣。詎可畏死而中懾耶。設謂此去知必死。因嫁諸他人。則他人豈能倖免。而吾乃蒙不義。之羞。不勇不義。何殊禽獸。幸諸君。此後勿萌退志。但努力殺賊可耳。衆軍聞言。莫不肅敬。於是歡呼而行。村人爭集道旁。餞以酒肉。維時賊勢雖盛。然皆烏合之衆。一旦聞官軍至。已各自危。而尙勉

原作未錄計甲 90 分  
強一戰。旣經敗北。遂紛紛若鳥獸散。大似草際晨霜。一遇旭日即化無遺。何乃班師凱旋之日。村人歡迎之盛。不言可知。何以剽賊建勳。遷任他處。然鄉人之稱頌何者。至今猶不少衰。

李生

費聲豪

李生者。楚人。幼穎異不同凡兒。長從某宿儒讀。遂通五經。爲人任俠有奇氣。友朋急難。無不舍身以赴。鄰有王氏女。曰香雲。殊色也。一日從其父游闌若。遽爲強暴劫之去。王大驚。而不知劫者爲誰。有知者告曰。此縣令子也。王亟赴縣訴於令。令固知其子之惡。顧又不肯自承。則顧左右曰。公子非在戚串家耶。左右皆唯唯。令曰。然則王某之言妄也。在法當坐誣讟罪。姑以鄉愚勿深責。役隸遂呵王出。王初亦疑誤。然而人言鑿鑿。並有目覩縣令子指揮其健

僕乃謀諸李。李怒曰。狼子野心。敢如是耶。乃捉筆爲詞。語甚激昂。中有云。父爲執法。而子爲盜。苟不之理。必上控。其母悔。詞進。令怒甚。立召王至。謂之曰。汝堅謂汝女爲我子劫。果有證歟。有則令出證。王惶懼無以對。久之。乃舉知者以告。及對簿。則知者皆曰。不知。令曰。誣告不坐。可一而不可再。不示儆。汝直以父母官爲兒戲矣。命左右笞之百。並問狀詞。孰爲捉刀。王以李對。令素惡李。而未得間。遂拘李。加以訟棍之名杖。而囚之。家人極力營救。不得出。乃赴省上控。令懼。以巨金關說。遂弗理。令自是恨李刺骨。會有劇盜被逮。令陰使人唆盜攀李。許輕其罪。於是李遂被誣爲盜。故事。罪當辟者。必解省。昭鄭重也。李既被誣。遂與盜並繫就道。出邑門。家人環集哀泣。王某亦至。伏地悲呼曰。李君以我故。遭此奇禍。此去脫

不諱者。我何以對李君。遂大哭。觀者皆酸鼻。惟李則殊漠然無動。顧王曰。若母然。吾與賊民之官自不兩立。彼不死而我死。天也。於汝何尤。乃不顧而去。隨衆行三日。至一野灌莽遍地。四無田舍。有兩婦人迎面而來。其一紅錦抹首。玉貌艷絕。其一體態輕盈。嫵媚入畫。皆好女子也。行近。抹紅錦者突出刃。指役曰。速釋李生。不則有如此樹。言時一揮手。道旁樹折矣。役大驚。顧其爲女。易之。各出械鬥。俄頃。一役斷兩指。一役喪其耳。抱頭各竄。而一女已刲李生去。一女後至。笑曰。香雲腕力殊不弱也。李詫其名與王女同。詢之。則笑曰。紅錦兒果王女也。曩爲縣令所刲。兒適見之。乘夜踰垣入。竊負而逃。今兩年矣。不令歸者。以其父方向令索女。偷女歸而爲令知。則其父必無幸也。且是兒方習劍。期其有成。故至今日。復謂

女曰此汝恩人也。宜以身事之。且出二百金曰。此區區者。足爲汝二人一年之用。我事已畢去矣。遂飄然而逝。李視其處。乃一古廟。問女爲誰。則王亦不知也。李遂隱于其鄉。年餘。縣令以墨敗而革命。事起罪囚盡釋。乃始挈其妻子謁丈夫焉。

附原作

(甲 9 分)

李生者。楚人。幼穎異不同凡兒。長從某宿儒讀。遂通五經。爲人任俠。有奇氣。友朋急難。無不滅頂濡踵以從之。鄰人王某有女。曰香雲。殊色也。一日從王游某蘭若。爲縣令子所見。遽令健撲劫以歸。王大驚。而不知劫者爲誰氏。有知者告曰。此縣令子也。汝女必無幸矣。王亟詣縣訴。令令舐犢情深。又不肯自承。其子有惡行。乾笑顧左右。曰。公子非在戚串家耶。左右皆唯唯。令曰。如是。烏得劫王女。王之言必妄也。遂逐王。王歸而謀諸李。李怒曰。區區百里宰之子。乃敢如此耶。遂抽筆爲詞。

語甚激昂。中有云。乃父執法。乃子違法。若衡以法。當同入於法。詞進。令怒甚。而慮關事。乃詰其子。則云王女已於是夜失蹤矣。令曰。如是良佳。遂命王至。謂之曰。汝堅謂汝女爲我子。却今汝可入內一視。果有汝女之蹤迹否。王惶然稱不敢。令曰。無害也。遂強王入內。令偏視複壁密室。果不見其女。王伏地請罪。令至是面鐵色。厲聲謂王曰。汝今復欲誣我子乎。命左右笞之百。並問孰爲捉刀。王以李對。令素惡李。常思中傷之。而無間。聞王言。卽飭役拘李而科以唆訟罪杖而囚之。家人極力營救。不得出。乃赴省上控。令懼。以巨金關說。復不得直。令自是恨李刺骨。將置之死地。會有劇盜劫物傷事主。被逮。令陰使人唆盜擊李。許輕其罪。於是李遂論辟。故事。凡縣有重大案。必解省。昭鄭重也。李既被誣。遂與盜同至督出邑門。家人環集哀泣。王某亦至。伏地悲呼曰。李公以我故。遭此奇禍。此去凶吉未知。脫有不諱者。我何以對李公。遂大哭。觀者皆酸鼻。惟李轉洋洋如平時。吾人於困苦患難。

之時。無有不憂其貌而愁其形者。倘不然。則僞飾耳。惟李則實非僞飾。蓋達死生之觀。而有奇俠之氣。臨難不懼。正無須乎矯揉造作也。李隨衆行三日。至一野荆莽遍地。四無人舍。有兩婦人迎面來。其一紅錦抹首。玉貌豔絕。其一體態輕盈。嬾媚入畫。蓋皆好女子也。行近。紅錦者遽出自白刃。指縣役曰。速釋李生。不則有如此木。言已。以刃斬道旁巨樹。斷之。役大驚。顧以其女易之。各出械來鬥。詎甫一交手。役之械皆紛紛折。而一役斷兩指。又一役喪其耳。遂不敢鬥。但立視女子割李生徐徐以去。李自分已無生理。不圖途中乃有二女子來救。其驚疑之態。正與縣役無異。乃問相救故。二女皆不答。少頃。至一處。令李入。紅錦者乃指其伴謂李曰。此王女香雲。曩爲縣令所刦。吾乘夜救之。故不爲所辱。當時所以不令歸者。以其父尙向令索女。倘女歸而爲令知。則其父必無幸也。君俠氣凌雲。無故遭禍。故相救耳。復語香雲曰。此汝恩人。宜以身事之。香雲含羞不語。女出二百金。曰。此區區者。

足爲一年之用度。我事已畢去矣。遂飄然而逝。李視所處乃古廟也。問香雲女爲何人。則云亦不知。李乃携女避居他處。年餘。縣令以墨敗去職。始共返故鄉。李生之義。紅錦女之俠。俱可傳矣。

程某

張傳曾

程某江蘇人。身長七尺。目光閃閃如電。幼時即好勇。鬪很。里兒與之遊。莫不唯唯。維命弗敢較也。旣長。學技擊於同邑秦氏。三年盡其藝。尤以善飛足著。江南一帶之素稱健兒者。咸俯首師事之。程亦以力自矜。號爲萬人敵。後聞秦魯間多豪俠。心躍躍然。思往較而下之。其師屢阻不聽。單身渡江去。至濟。遇一賣藝者。識其爲江南著名之程某。與之約於某寺。以角勝負。程欣然諾。如期往。則其人已久待。謂程曰。余先袒胸任汝擊。三下而不能傷者。將還擊。勿

余責也。程易之。猛力舉拳下。賣藝者鼓氣以迎。如中鐵石。程腕痛欲折。心大懼。知勿敵。欲遁。又不敢。且不甘以半世雄名。敗於一賣藝者之手。乃盛氣倚柱立以侍。賣藝者奮拳進。程急側身避。拳中柱。柱折而屋欹。僧駭集。程因以免。遁走里許。洩急不克行。見道旁有廁所。顧窄僅容人。一老者已先在。不得已。立待之。久之不去。程不復耐。欲以足蹴去之。不謂足尖甫着老人之膝。而已身仆於尋丈外矣。老人撚鬚笑曰。江南之技擊名家。乃僅若是耶。程口噤不能聲。即渡江返里。深自韜晦。不敢復以勇力自豪。

附原作

(甲 80 分)

程某。江蘇人。身長七尺。目光閃閃如電。幼時即以力雄人。里兒與之遊。莫不遭其凌辱而畏避之。既長。學技擊於同邑秦氏。三年盡其藝。尤以飛腿著名。江南一帶

之素稱健兒者。莫不俯首師事之。程亦以力自矜。自號萬人敵。後聞秦魯間多豪俠。不禁心動。思往較而下之。其師屢阻不聽。單身渡江去。至濟府。遇一賣藝者。識其爲江南著名之程某也。與之約於寺。以角勝負。程欣然允。屆期往。已久待。謂程曰。余先袒胸任汝擊。三下而不能傷者。將還擊。勿余責也。程易之。猛力舉拳下。賣藝者鼓氣以迎。如中鐵石。程腕痛欲折。心大懼。知勿敵。欲遁。又不敢。且不甘以半世英雄而掃之於賣藝者之手。乃盛氣倚柱立以待。賣藝者運拳如飛。至程急側身避。拳中柱。深入數寸不能拔。程因以免。遠遁里許。便急不克行。見道旁有廁所。窄僅容人。一老者已先在。不得已。立待之。久之不去。程不復耐。欺其衰老。欲以著名之飛腿去之。不謂足未起。而身已傾出尋丈外矣。老者撫鬚笑曰。江南之技擊名家。乃僅若是耶。起讓之。程口噤不能聲。即渡江返里。深自韜晦。不敢復以勇力自豪。

某校參觀記

金可莊

吾邑某小學校夙負盛名。余往參觀焉。至則值上課。不速客。未敢擅入。因止來賓休息室。室傍課堂側。學生朗朗之聲。隱約可聞。惟中似雜有笑聲。一若深得書中之興味。而表示歡欣之意也。俄而鐘鈴齊鳴。學生退課矣。教師某君延余入。一輩小國民。咸彬彬有禮。向客鞠躬。內惟一幼兒作跳躍之狀。一稍長者止之曰。參觀者至矣。毋現是態。兒卽肅然。過失相規。從善如流。二兒有之焉。入教員預備室。某君出示表簿若干種。若者爲操行考查簿。若者爲教授預定錄。規畫精詳。戛戛獨造。不惟熱心可敬。其精神尤足欽佩焉。余不禁稱頌曰。表面如此。內容可知矣。先生歷蒙視學者獎許。蓋有由也。某君曰。誠然。表簿之爲物。足以增人榮譽。余耗精勞神。

諷刺無痕

於此非無所取償也。然予所慘淡經營者。尤有校園在。因卽前導至園中。其間佈置周密。奇花異卉。餘艷奪目。數兒童。方伏地。覓蟋蟀。見客至。隨起立。一花匠。手噴壺灌漑。正勤某君。告余曰。園作本宜。使兒童爲之。第力弱。恐不勝。余惟愛之。故甯犧牲金錢。雇用花匠。不忍令若輩受此辛苦也。余應之曰。世人不愛金錢。卽圖名譽。而先生獨愛學生。真小學教師之翹楚也。時鈴聲復作。某君遂上課。余立課堂側。觀某君授修身課。題爲孝親。中間引用韓伯俞受杖事。教師面黑板跪。教壇上掩面而泣。學生俱感動。有起立者。有鼓掌者。有跳躍者。有捧腹者。咸縱聲大笑。教師復命。二生出。一跪地上。一執教鞭。倅伯俞母子狀。舉杖擊兒口。呼一二三。四。五。師止之曰。毋擊子。無呼者。呼者惟皂隸耳。汝誤矣。生答曰。當

語妙解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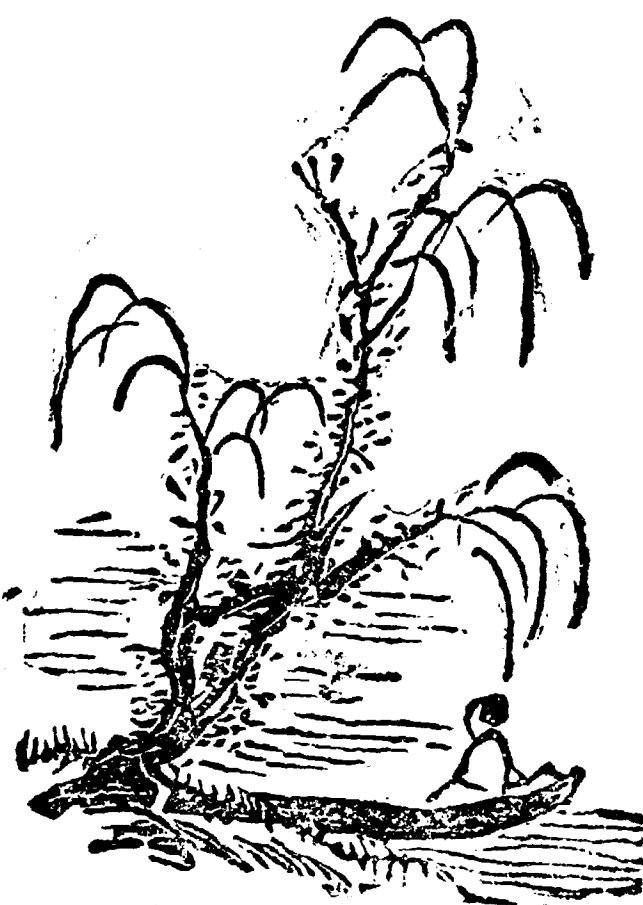
時伯兪母擊伯兪亦有師教之否。師默然。余旣深佩某君之能以身作則。若藝員之獻身於舞臺。其感人也固深。而某生言語靈利。又不禁忍俊不止。恐某君疑余之笑。因退入預備室。信手取一學生作文簿視之。內有一題爲遊虎邱山記。已經朱筆訂正。以其措辭頗雋妙。特錄出之。以博一粲。其文曰。『山東省之下。有江蘇省。江蘇省之內。有蘇州。蘇州有六城門。每門之外。各有一物。如對門外之黃天蕩。閨門外之虎邱。山是也。』能近取譬。可謂善於批改矣。如此良教師。眞兒童幾生修到者。可佩也。時已飢腸雷鳴。未遑辭別。遂返寓。清夜無事。爰筆而出之。

褒貶自見是滑稽  
上乘原非改處不多  
通篇不落褒語貶而  
故不贅錄

文苑導游錄 筆記三

一八

丁巳十一月



# 文苑導游錄

(第八種第三卷)

## ◎小說三

天虛我生潤文

李博亭

哀情  
小說 娟仙慘史

此篇但就原作潤文  
使通順可讀而已

余作客葺城。霪雨連綿。苦無聊賴。夜窗獨坐。惟聞風雨之聲。覺哀慘之狀。莫能言也。因述娟仙女士事。以破岑寂。娟仙。武林人。少孤。無兄弟。稍有薄產。故遠房同族。以其子爲寡母嗣焉。族人居嘉禾。娟仙則與母弟住西子湖畔。日以刺繡書畫助甘旨焉。其弟性至暴劣。縱橫放恣。無所不爲。女母勸之。則反厲聲詈罵。因與母女不和。常不居家。母嘗泣謂娟仙曰。余後嗣無望矣。惟祈汝康強。得一佳婿。則余一生志願足矣。光陰如箭。一轉瞬間。娟仙年已十九。日者散步蘇堤。遇一少年。少年者。餘姚孫文揚也。長娟仙一歲。怙恃。

俱失年方弱冠。卽已畢業於某大學。博通歐美數國文字。立身於言論界中。固名下士也。自與娟仙邂逅。以問途而通一語。覺此娟娟之豸。實窈窕而且淑。因覓與女母有親者。往求婚焉。母詢知其家世。許之。且喜曰。得婿如此。吾願足矣。於是擇吉而行。訂婚之禮。其嗣子自外歸。聞之。則詈曰。吾家乃與外鄉人爲婚。辱矣。方今世界文明。婚姻所貴自由。而吾姊乃嫁一素不相識之人。尤爲背時。以吾意。直當退其聘物。而標使者於大門之外。母歎曰。狼子野心。不可理說。可奈何。然其說亦終不入於人耳。故惟妄言妄聽而已。翌年元旦。杭俗向例祀祖。娟仙家亦如例而行。令嗣子祭先。而子怒曰。當今科學昌明。神鬼之說。早經排斥。乃欲我向栗主行滿清之跪拜禮耶。竟不顧而去。母悲而歎曰。噫。若無祖先。身自何來。倘

近今貌爲文明之少  
年類於此子者多矣  
破除迷信實爲世道  
人心之害

我死後亦必以是待我矣。有子若此。是梟獍不如也。因鬱鬱而病。不旬日竟長逝矣。娟母死。娟仙益受弟欺。乃作書至嘉禾。請族妹來伴。妹名素娟。學識與娟仙埒。二人親愛至篤。食宿必共几榻。無異手足。顧娟仙心中事。素娟終無由知也。獨居半載。抑鬱無歡。竟患勞瘵。素娟憂之。爲延名醫韓某來診。韓云。此病由積鬱而成。余師程某善治之。惟家居孤城。宜速往求治。一誤不可再誤也。娟仙乃與僕買舟而往。素娟則在家守望。登舟後。娟仙又增咯血之症。每一念及父母俱亡。文揚又遠客經年。于歸無日。則覺後顧茫茫。不勝身世之感。而病益以劇。舟抵孤城。已病不能興矣。且不幸程醫適赴滬上未回。艤舟以待。直至旬日。而程醫書至。謂吳門某紳。以重金致聘。卽乘輪赴金闈矣。娟仙無奈。遂與僕作歸計。且曰。吾

身殆已不久人世。願於未死前一面素娟。舟行迂緩。請乘汽車歸。僕以爲不可。而娟仙歸心至切。遂無能諫。旣登車。顛簸乃較乘舟爲烈。蟠臥椅上。嘔血不止。片時血已盈盆。觀者咸集。莫不責僕。僕乃告以經過之事。方聚訟間。一少年自後車至。旣近女。而神色遽變。曰。此非娟仙歟。何其似也。僕詫其語。因叩姓氏。則餘姚孫文揚也。時娟仙已昏瞀。聞有人呼其小字。則自振而啓其目。識爲文揚。乃益悲痛。熱淚如潮。哽咽不成一語。文揚呼之再。始微聲曰。嗟乎。良緣雖訂。而好合無期。薄命人固無福爲夫子妾也。今長別矣。言次。一慟而絕。文揚乃縱聲哭。深悔婚期之延誤。然杭俗居喪禮不婚嫁。娟仙母死未期年也。且其主婚之權。操于族人之手。即使文揚往求成禮。亦必拒之。故延誤之咎。不在文揚而在天也。娟仙之

死。素娟尙未得信。而其弟已知之。大喜過望。即至娟仙閨閣。搜刮細軟。占而有之。並逐素娟回嘉禾。然素娟猶不知此變故。及至途中。始悉娟仙已死。仰天悲呼曰。天乎。失我手足。吾無復生趣矣。竟蹈清流而殉。及鄉鄰出救。則已晚矣。文揚知其事。欲殺其仇。而首於官。旣而思之。曰。狼子固劣。然因循之誤。實在我耳。遂削髮爲僧。不知所終。

著者曰。紅顏蕩命。自古皆然。豈獨二娟哉。然文揚聘妻不娶。實鑄大錯。杭俗雖重喪禮。顧亦未嘗無變通之例。族人雖操其權。又豈必無婉商之地。坐誤因循。咎固不得自辭。而猶欲操刀殺人。其不蹈於罪網也。幾希。卒以一時哀痛而披髮入山。何其愚也。我國之所以不能振者。正以此輩之人。充塞宇宙故耳。可勝歎哉。

附原作

(甲70分)

余作客茸城。霪雨連綿。每夜無聊。對燈獨坐。窗外丁丁雨聲。颯颯風鳴。寒氣侵人。覺哀慘之狀。莫能言也。因述娟仙女士事。以破岑寂。

娟仙女士。浙江武林人也。少孤。且無兄弟。惟遠房同族。遷居嘉禾。而娟仙與嗣弟隨老母居於西子湖畔。精文學。善歌曲。日以書畫刺繡以消遣而已。其嗣弟性暴忤。縱橫激盪之狀。無所不爲。女母勸之。則反厲聲罵罵。因與母女不和。常不居家。母嘗泣謂娟仙曰。余後嗣無望矣。惟祈汝強康。以適嘉婿。則余一身志願足矣。光阴如箭。歲月難留。一轉瞬間。而娟仙年已十有九矣。

一日。娟仙以無聊。思至蘇堤。以怡悅性情。遂出門徒步。往來岸畔。林間羣鳥爭鳴。清脆可聽。道旁紅桃綠柳。迎人欲笑。遙望南北高峰。出沒隱現。頗覺精神爽快。忽一西裝少年。迎面而來。眼架托力克鏡。衣玄色服。胸佩勳章。裝式燦爛。相與目逆。

鰐雜

形狀惡劣

昧冒不近情

而迎之。若有所意者。及近。則深深鞠躬曰。仙子何爲而在此。娟仙告以故。且叩生姓氏。生告之曰。僕餘姚孫文揚也。家遷居武林。今亦無聊而來此。遂相與談。其樂也融融。問以年齡。投以名刺。示以肺腑。示以肝膽。其樂也洩洩。伉儷之篤。難以形容也。及金烏西墮。玉兔東升。方握手言別。

孫文揚者。餘姚間名士也。年長娟仙一歲。怙恃俱失。年方弱冠。即已畢業於某大學。博通歐美數國文字。立身于言論界中。欲吹革命創自由平等之說。以強我中華。戴日而出。披星而歸。栉風沐雨。以求善策。偶遇娟仙於西湖。念其豔麗。歸而使人作伐。求婚于娟仙家。娟仙母許焉。曰。得此嘉婿足矣。於是擇吉日而行定婚禮矣。

人事無常。天機莫測。婚禮既定。而嗣弟自外歸。聞其事。又厲罵曰。如此女子敗我家風。令娟仙他遷。鄉鄰勸之曰。君豈不知時事乎。方今文明時代。各國均然。君豈

不知耶。何罵之有。經數人之勸告。弟罵方殺。娟仙與母聞之。輒痛哭號泣。飲食俱廢。有道及此事者。母女聞之。必流淚不已。聞者莫不酸鼻也。

翌年元旦。杭俗向例祀祖。娟仙家亦如例而行。令嗣弟祭先。而嗣弟怒曰。當今文明時局。何必祀祖。卽狂奔向外去矣。母悲而歎曰。噫。若無祖先。汝身何來。倘我死後。亦將以是待我乎。著此嗣子何用哉。心鬱鬱不悅。而娟母之病實始于此。不旬日。而病竟長逝矣。嗟嗚。以嗣子之不祭先而喪其身。慘哉。

娟母死。而娟益受弟欺。乃作書至嘉禾。請族中之妹來作伴。妹名素娟。學識與娟仙相同。二人親愛至篤。食必同桌。臥必同牀。如同胞姊妹然。若娟仙有憂鬱。則素娟亦憂鬱。娟仙而不食不臥。則素娟亦不食不臥也。故娟仙有所憂。隱於心而不發言。恐素娟亦憂也。如是半載。而膚黃肉瘦。面無人色。飲食少進。身纖弱無力。見之令人毛骨悚然。素娟駭而卽請名醫韓氏來診。韓云。此病由積鬱而成。余師程

蕪州不知何指

某善治之。惟家居蕪州。速往診治。一誤不可再誤也。娟仙乃與僕沽舟而往。素娟則在家守望。登舟後。娟仙又增吐血之症。且頭昏目眩。胸中作惡。百感交集。並思及父母俱亡。文揚又不來晤面。心愈思而愈悲。愈悲而病愈劇。船到蕪州。而臥病不能起。而又不幸。程醫適至上海去矣。乃與僕商議。不若進發上海。歷數日而舟抵申江。病稍愈矣。遂往訪程醫。而程醫已于前日往蘇州矣。嗚呼。何娟仙之不幸如此哉。抑天有意。果忌紅顏之少女乎。

娟仙以訪醫不遇。而悵然不悅。不意病復發如前。僕無可計。乃商議易舟乘車以回杭。翌日。娟仙畢力以登車。然而頭暈較乘舟又爲劇烈。乃臥于椅上。而嘔血又發。片時。血已盈盆。觀者如堵。且莫不歎惜。有一少年。閃閃而來。既近女。而神色變曰。此非吾妻歟。何其似也。諸君乎。少年何人。乃娟仙之夫餘姚孫文揚也。少年就近而叩女曰。汝何如此之瘦也。廬山面目。令我不復辨矣。娟仙振目一顧。而流淚亂用而字殊惹人厭

如珠。噎不成聲。文揚亦放聲而哭。然娟仙面漸灰白。呼之不應。氣縷縷如細絲。文揚急令僕灌以溫水。而病仍如故。車至站。而娟仙氣已絕矣。文揚乃取被襯裹之。以歸。吁。娟仙之不死于家。而死于途。此又不幸中之不幸也。

娟仙之死。素娟尙未得信。而其嗣弟已知之矣。大喜過望。至娟仙房中。搜取首飾。珍珠。並逐素娟回嘉禾。然素娟不知其中已變。不得已而出。甫至途中。聞娟仙已死。仰天大呼曰。失我手足。失我手足。狂奔躍入河中。及鄉鄰出救。則氣已絕矣。

文揚知其妹亦死。收其身。將姊妹二人同時入殮。事竣。孫文揚遂削髮爲僧。不知所終。

著者曰。紅顏薄命。英雄氣短。天忌多才。自古皆然。豈獨此三人也哉。然娟仙亦天忌之一份也。素娟之自殺。文揚之爲僧。真所謂英雄氣短。以文揚之才學。大有可爲也。倘文揚而不爲僧。以開化社會。豈可限量哉。孟子不云乎。天將降大任於是。

全書一無主義不知  
其宗旨何在素娟之死  
尤不近情勉強學作小說  
於夏畦具苦趣殆強學

人必先使其勞苦而後可以成大事。文揚何其不明也。何其愚也。我國之所以不能振興也。可歎哉。

文苑導游錄 小說三

一一一

丁巳十一月



# 文苑導游錄（第九種第三卷）

## ◎古文講解三

天虛我生著

原文見原古文筆法

### ▲答方爾端問超然臺記

(一) 餉糟啜醨。啜似宜作餕。然否。(答)語本楚辭。餉其糟而啜其醨。是啜非餕。

(二) 歲比不登。比何解。(答)比、猶校也。周禮地官小司徒掌九比之數。三年則大比。猶今之錢漕考成也。歲比不登。卽謂是歲之錢漕比較不足。

(三) 訟獄充斥。別作獄訟。孰順。(答)聽訟折獄。應以訟獄爲順。

(四) 因城以爲臺者舊矣。因字當爲何解。(答)此因字作依字解。即因革之因也。孟子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二因字均與此同。

(五) 馬耳常山。二山豈俱在膠西。各註都不詳其地點。乞解。(答)馬耳山在青州。見

魏晝刁雍傳。蘇東坡雪後書壁詩。試掃北臺看馬耳。卽指此。常山在密州。齊時禱

雨常應。因以爲名。見晉書。

(六)出沒隱見。見與現通否。抑仍作原解。(答)經傳都作見。俗作現。非惟抱朴子嘗有形現往來之句。遂多沿用。

(七)而其東則廬山。古文評註作廬山。然廬山實未前聞。又廬敖是否即始皇命往求不死藥者。抑另有其人。(答)廬山在尋陽縣。今屬安徽省。與此無涉。此之所謂廬山。乃在山東口外。揚雄諫書注。廬山爲匈奴中山。蘇文云云。則此山即因廬生而得名矣。廬敖即秦博士廬生。入海求三神山。覓仙人不死藥者。其實乃遁隱於此山耳。

(八)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二句祈申示其歷史。(答)淮水之戰。韓信使人囊沙萬餘壘。水之上流。引軍擊龍且。(且楚將也)佯敗。且追之。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事見史記淮陰侯列傳。蘇東坡弔其不終者。非

謂此戰之功不終，蓋弔其功多而仍不得善死也。

(九)秫酒是否即高粱。(答)秫，粘粟也。北人用之釀酒，其莖稈似米而粗大，夏少康始以釀酒。今人稱謂糯米酒，是秫即糯米，非高粱也。

(十)字典中之音，頗難根據。譬如『審音瑞』『邃音遂』，而字典必易其音爲銳，或爲歲，果以何者爲準？敢祈示知。(答)此由方音各異之故。從古至今，無法統一。其音銳者，北人讀銳如瑞，俗云倒銳氣；而北人言之如倒瑞氣也。

▲答方爾端問三槐堂銘

原文見古文筆法

(一)善惡之分，至於子孫，別本作善惡之報。孰是？(答)以分字爲是。報字於上文不合。

(二)二者將安取衷哉？取衷如何解？(答)史記孔子世家，折衷於夫子，注衷當也。取衷猶言取其當也。

(三)人定者勝天。按申包胥語伍員爲人衆者勝天。此處作人定者。定與衆是否可互用。此定字又當作何解。(答)人衆係人定之誤。人定云者。謂人自定其善惡因果較之天賦爲力尤偉。

(四)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晉國是否謚法。意謂晉國公然否。(答)晉國公乃封贈之號。非謚法也。其次子旦。贈魏國公。謚文正。旦之子素。則謚曰懿敏。當太祖時。命使魏州。太祖曰。卿還。當與王溥官職。及還得謫。或戲之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曰祐不做。兒子二郎當做。乃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按王溥爲後漢進士。仕周爲中書侍郎。宋太祖晉爲祁國公。

(五)顯於漢周之際。顯何解。漢周何解。(答)漢周乃五代時之後漢後周。顯卽貴顯之意。

(六)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三公之稱。因代而易。宋時不知何謂三公。(答)宋承唐

制。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王溥當時仕宋爲司空。

(七)以世其家。此世字何解。(答)此世字。猶言久傳也。與論語必世而後仁之世字義同。

(八)封枯之勤。必世乃成。何解。(答)封枯乃封植之誤。此世字。與以世其家之世字同。並不拘定以三十年爲一世也。

(九)王城之東。王城何謂。(答)左傳晉侯會秦伯盟于王城。注爲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但此之所謂王城。殆指河南郡。本漢書地理志。

(十)惟德之符。此符字當作瑞徵解。抑作符合解。(答)此符字。作若合符節之符字。含有召字意。

▲答方爾端問愚谿詩序

原文見古文筆法

(一)又峻急多砥石。砥觀止音池。評註音遲。究可讀抵音否。(答)池遲均平聲。此抵

字收支紙齋三韻。義均同。劉長卿及許棠詩中都作去聲。惟毛詩宛在水中坻。則當讀平收支韻。

(二)嘉木異石錯置。此錯字何音。祈詮一同音字。(答)錯雜也。書禹貢厥賦唯上錯之錯字正同。音簇用倉各或七名清谷切均同。與雌鄰切無異。

▲答滕志新問元昊之亂

(一)元昊之亂在於何時。范韓是否同時人。(答)元昊之亂在宋仁宗間。元昊爲趙德明子。德明卒。契丹冊李元昊爲夏國王。李蓋其本姓也。趙則宋之賜姓。德明臣事中國及契丹。元昊嘗諫其父勿臣宋。及德明卒。元昊遂反。王堯臣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仁宗遂以韓范爲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招接。咸感恩威。不敢輒犯。邊地人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於是天下稱爲韓范。(韓

原文見古文辭類纂

琦字稚圭。即世稱韓魏公者是。二集誤刊。已改正矣。

▲答金問秋問韓文

(一)韓愈與孟東野書。『其于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數句。詞意不明。請解釋。(答)人人非足下之爲見。猶言非若足下之爲我所願見也。而日與之處。謂已日與此等人共處也。其意若曰。我於他人。非若足下之爲我所願見。而日與之處。吾安能樂。

(二)到今年秋。聊復辭去。聊字何解。(答)聊復辭去之聊字。與晉書阮籍傳。聊復爾耳之聊字同。詩衛風。變彼諸姬。聊與之謀。傳云。聊。願也。別處都以聊字作語助辭解。惟韓文用于此處。當作願字爲通。其云到今年秋者。並非已往之事。謂將於秋間辭去耳。觀其下文。云行一年矣。足知此書作在春間。距今年秋猶有數月也。

(三)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夫爲期既在後月。何以接朝夕。當

來此句。請解釋。（答）期約也。婚期雖在後月。而其人固不妨早來。朝夕者。猶言旦晚也。謂李習之將爲下月姻事。旦晚來睢上也。

（四）諍臣論。『且楊子之不賢。則將投于賢以奉其上矣。』二句請解釋。（答）意謂諍議之職。乃耳目之官。惟聖賢者能之。陽城如其不賢。而不能身任其官。亦將自投於賢者之下。以奉其上。間接而盡其職。况其身爲諍議大夫。固直接的耳目之官也。乃可以緘默而圖暇逸歟。

▲答朱復生問東萊博議

（問）鄭伯克段于鄢篇。『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至『有後于鄭舊矣。』此數句何解。且鄭公父何人。定叔何人。爲共叔段之何人。又『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句亦請解。（答）鄭國名。公父。共叔段之孫。定謚也。叔。稱謂也。並非另有一人。當魯莊公十六年時。共叔段之孫。公父定叔。出奔于衛。直至魯莊十九年。乃始復之。

(此復字猶今所謂復辟之復也。)而鄭莊猶曰。不可使共叔無後。鄭莊此語實爲欺人。由是觀之。則魯莊十六年時。共叔段本有後人于鄭。豈自魯莊十九年。鄭莊復之。始有後哉。鄭莊謂使共叔段有後。是鄭莊欲以欺後世耳。段即共叔段。鄭莊公之弟也。

羽父弑隱公篇

(二)『使營菟裘』何解。又『投機』何解。(答)菟裘。魯邑也。在泰山梁父縣南。營經營也。投機。猶冒險也。語本唐李嶠碑文。驪窯投機。入三途而鼎沸。

楚莫敖屈瑕篇

(三)此篇題下小註中。有『無扞采樵者』一句。何故不扞。(答)無母也。扞衛也。樵薪也。行軍之法。別有役徒以供采薪。使正軍扞衛以往。今請勿以軍人爲衛。但使樵人前進。以誘絞人。

(四)正須折箠笞之耳。何謂折箠。豈折斷後。尚可擊人耶。請說明之。(答)箠杖也。笞撲也。折箠笞之者。謂此區區者。正不必以完杖撲之。即足以制其命。而無反抗之

武王心焉

餘地語本南史侯景傳。景反。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以折筆笞之。

(五)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于前。何解。(答)勞者。謂歷山之耕。逸者。謂南風之琴。舜初耕于歷山。何其勞也。後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何其逸也。顧勞逸之境雖變。而其心則不變。

(六)羑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于前。何解。(答)紂囚西伯(即文王)於羑里。是其憂患也。虞芮二國之君。以爭田而朝文王。則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是其安樂時也。憂樂之境雖變。而其心則不變。

(七)辟席之時。何解。(答)辟、猶避也。席位也。辟席。猶言不敢居其位也。語本孝經。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八)豈他在耶。何解。(答)他在。猶言不在此也。

(九)凌煙圖繪之功臣。誰非前日之勍敵耶。此句何意。(答)圖繪之功臣。其時已安

逸矣。然在前日。則皆奮力赴敵之人。境雖變易。而其心則猶是也。與前變不變之

語意同。至于出典已詳評註。可自閱之。

楚莫敖屈瑕篇

(十)『椎鼓徑進。奔鯨駭虬。』二句何解。又莫敖屈瑕何人。(答)椎擊也。徑直也。椎鼓徑進。擊過而直進也。鯨大魚也。虬蛟類也。奔狂走也。駭驚也。莫敖官名。屈瑕人名。

▲答岑有常問袁簡齋文中甯爵毋刁四字

原文見八家四六  
(答)甯爵毋刁。語本史記。甯願也。爵官爵也。毋語助辭。刁姓也。卽刁間。漢書音義。奴自相謂曰。甯欲免去作民。有爵耶。將止爲刁民作奴乎。袁文引用此語。而續以志在恫喝四字。意謂張升之甯爵毋刁。其志乃在恫嚇佃人耳。非盡其力於主人也。至甯爵毋刁四字本意。則猶言甯願不得官爵。將毋爲刁氏之奴以求富耳。

▲答方爾端問可樓記

原文見古文筆法

(一) 窗疏四闢疏何解。(答) 疏稀朗也。庾信明月山賦。落葉窗疏。卽秋葉落於窗格稀朗之處也。

(二) 日觀所及。日觀何解。(答) 猶言終日觀覽。語本名畫記。太僕廨舍國馬皆在焉。伯時過之。必終日縱觀。又太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與此無涉。

(三) 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耦也。句請申解。(答) 心有所爲可者。則必有所爲不可。是猶人之與物。未能兩忘也。而人不啻與物爲耦矣。若夫達人君子。則卽無可無不可。故曰。吾將學聖人而無可無不可。忘其所可。亦忘其所不可。是人與物兩相忘矣。然前以此樓而名之曰可。亦贅疣也。

▲答方爾端雜問

原文見古文筆法

(問) 梅聖俞詩序。羈臣何解。又寫作羈。是否通。(答) 羁古文作羈。通羈旅之臣。因其君客於他國。其隨臣不得歸。如馬之被羈也。

原文見古文筆法

(問)又留侯論圮。因音夷。幼時教師讀如溪。有否此音。再圮。是否橋之名。抑係橋之無欄者。

(答)音夷。不可讀作溪。東楚人稱橋曰圮。非橋之名也。

(問)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此句非字與秦字。是否廣續。  
(答)非字與秦字係連續。猶曰安知此人不是秦時之隱者。

(問)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韓是否國名。在戰國時者。  
(答)是晉分而成韓趙魏。

(問)逞於一擊之間。逞字切實當如何解。  
(答)逞與逞兇逞意氣之逞同。

(問)伊尹太公之謀。太公是否姜太公。  
(答)太公望。卽姜尚也。

(問)倨傲鮮腆。鮮腆何解。  
(答)鮮少也。腆。與覲覦之覲通。面慙也。鮮腆。猶俗言不識羞也。

(問)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所謂臣妾者。是否身請爲臣。妻請爲妾解。  
(答)爲臣者無異妾婦。故曰臣妾。

▲又答方爾端問

(一)客山記諸侯不臣。寓公臣何解。(答)以其人爲臣也。

(二)然以讀式微旄丘之傳。此以字似贅。當何解。(答)作因字解。

(三)行游物外。唐書元德秀傳。有『乃結廬山阿。彈琴讀書。陶陶然遺身物外。』云云。則係指行游世外。不與人事之意。此處是否亦作世外解。又蘇軾超然臺記云。『彼於物之內而不游于物之外』及末『蓋游于物之外也』等句。則又確係指事物而言矣。然乎否乎。祈申示。(答)物外卽不與人世事物相涉。超然而脫離其羈累也。作世外解通。

(四)山傳客。傳客山。傳客山當係客傳山之訛。是否有當。(答)不是客傳山。係原文圈破句也。應作山傳客。傳客山惡得不傳。作客山記。

# 文苑導游錄（第十種第三卷）

## 詩詞講解三

天虛我生著

### ▲玉谿生無題索隱（承前）

原詩見唐詩讀本中

重幃一首。乃車中途遇後所作。起二句。蓋想像車中人歸後景況。以爲此時當已就寢。重幃深下。謂垂幕不止一層。此時則已齊放着一深字。乃形容其堂空無人。益見寂寥之狀。莫愁堂乃借用意。謂堂名縱號莫愁。而其人終不能無愁也。臥後清宵細細長。則更言其無聊之况。謂其人臥後。自必不能成寐。而宵漏特長。渠必細細數之。以遣其悶。神女一聯。蘅塘原注甚明。小姑即指其妻妹。謂其本未嫁也。神女則指其妻。謂其遇合非所期也。風波一聯。則上句謂其妻妹。蓋菱枝本弱。遽禁風浪。而風波偏偏不信其弱。故意虐之下句。又指其妻。謂桂葉本來無香。而明月照之。冷露溼之。強使弄姿作態。以取悅於我。果誰謂其香哉。意蓋憎其妻之佔其席也。結尾二句。則斥其妻直道云云。乃

述其妻之語。謂渠嘗直捷告我。以謂此種相思。已是毫無益處。下句則又翻轉自慰曰。但我心中自己惆悵。亦未必妨礙於人。而我之所以惆悵者。無他。直是爲汝之清狂態耳。此清狂二字。即斥其妻。非自謂也。衡塘原註。鄙意以爲不然。

春雨一首。亦同類之無題詩也。悵臥新春白袷衣。謂因惆悵而臥病。其時爲新春。在理當猶御棉。乃言袷衣者。正言臥病已經多日。由新春而至袷衣時矣。白門。衡塘註爲樓名。大謬。此蓋指喪事也。語本南史。胡僧祐將討侯景。謂其子圮曰。汝可作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其時王茂元已死。故曰白門寥落。而寥落二字。衡塘註爲寂寞。亦誤。蓋言自遭凶事。而朱門已變爲白。親從賓客。已寥寥如晨星矣。故於己之心願。亦多違反。時李商隱已復至京師。尚在母喪中。故白袷衣之白字。亦非泛設。王氏家屬。亦在都中。故紅樓咫尺。猶可相望。但其中隔以絲絲之雨。冷氣逼人耳。珠箔飄燈一句。卽連上句而來。蓋言隔雨之樓。雖然彼此相望。而褰幙入室。則風搖燈影。依然

只臘一人歸寢而已。遠路一聯。蘅塘註已明。可無待解。玉璫二字。蘅塘解爲侑緘。實非。  
璫爲耳珠。蘅塘已據風俗通而知之矣。不知耳珠云者。實爲塞耳之珠。所以戒其妄聽  
者。古時婦女裝束。俱有深意。如點唇以朱。爲戒妄言。釵頭垂蘇。爲戒妄視。束足以帛。爲  
戒妄行。械手以鐲。爲戒妄動。護胸以訶。爲戒妄念。故塞耳之珠。上繫以環。處則弛而下  
墜。出則用以塞耳。故集韻訓璫爲充耳也。玉璫云者。謂予有言。亦不能達汝之聽。汝蓋  
充耳而無聞矣。緘札云者。謂予將以語言。托之文字。重緘密札。以寄於汝。然而將何從  
達到汝處。除非待到秋來。則秋雲如羅。雖萬里長天。而傳書之雁。尙能飛到。况乎咫尺  
之紅樓哉。是蓋無聊之極。聊作此想以自慰耳。

▲答張一堃問龔定庵己亥雜詩

(一)第九首燕支土蝕佳人骨。蝕字何解。(答)凡物侵蝕曰蝕。龔詩翠墨未乾仙字  
蝕之蝕。正與此同。

(二)第十首。忍作空桑三宿看。空桑三宿典何出。(答)語本後漢書襄楷傳。淳屠不三宿桑下。不願久生恩愛。龔詞留別新安有云。空桑三宿猶生戀。何況三年吟緒。則本蘇東坡詩桑下豈無三宿戀句。但均言桑下。不言空桑。周禮春官注。空桑山名。當與此無涉。龔之曰空桑者。蓋本呂氏春秋。饑氏女子得嬰兒於空桑之中。故此云空桑者。猶言桑中而已。楚辭魂乎歸來。定空桑只。亦泛言桑中耳。龔氏所謂空桑。殆本毛詩桑間濮上。當有人焉。今無其人。則爲空桑。故有空桑三宿猶生戀之語。其留別新安詞。固作在雜詩前也。

(三)第二十一首。付與維南纖女愁。維南是否指淮南。(答)維南纖女出毛詩小雅小旻之什。大東第六第八章。非淮南也。

(四)第三十一首。談經頗似李文貞。李文貞何如人。(答)李文貞爲李光地之謚。光地字晉卿。福建安溪人。學主程朱。著述甚富。康熙九年進士。官至文淵大學士。凡

御纂朱子全書及璧經等諸篇。多所參訂。於經史百家。皆有傳註。

(五)第三十四首龍猛當年入海初。龍猛二字何指。(答)龍猛爲宋太平興國時官名。宋史兵志。龍猛指揮八。揀閱龍騎及諸州部送招獲羣盜。取其材勇者立。蓋龍猛指揮。皆爲招撫之海盜所充。其時所謂海盜。則皆夷人也。龔詩引此二字作西番之代名詞用。非指官也。

(六)第三十八首他年臥定殊書罷。殊書二字何解。(答)殊書係除書之謔。凡拜官曰除。除去故官職而就新官也。

(七)第四十二首筍河寂寂覃谿死。筍河覃谿似係二人別號。但不知何人。(答)覃谿爲翁方綱。筍河爲朱筠。均乾隆時人。

(八)第五十首千言只作卑之論。卑之是否人名。抑即史記卑之無甚高論之意。(答)卑之即用史記漢文帝與張釋之語。非人名也。

(九)第五十九首。東南絕學在毗陵。毗陵是否毗陵之誤。按唐獨孤及有毗陵集。龔詩恐即指此。(答)毗陵係毗陵之誤。毗陵乃會稽郡縣名。即季札所居舊延陵也。漢改爲毗陵。龔爲仁和人。仁和屬會稽郡。故謂東南。蓋以能傳絕學自居也。與獨孤至之無涉。

按龔定庵詩神韵獨絕。惟落筆太高。初學仿此。必致走入魔道。成不可索解之詩。殊無益也。龔詩都在中年所作。故皆豪竹哀絲。務取深刻。非復性靈。試讀其詞。則筆致迥異。蓋龔自幼即學填詞。及至中年。方始作詩。其時已享盛名。故必作不可解語。以震駭人。非復真性情也。惟才氣縱橫。聲調卓越。運典入化。語短心長。則又定庵詩獨到之處。學者宜取法於此。而以真性情出之。勿故學其晦暗。則得其益矣。

▲答鍾景琦問唐詩

(問)儲光羲洛陽道『大道直如髮。春日佳氣多。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珂。』以髮比道。殊不倫。想必有所本。此直字當曲直解。抑當作他解。(答)直平直也。如髮者。

謂其光澤如膏沐之髮也。語本毛詩都人士章。綢直如髮。

(問)李商隱華清宮『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暫蒙塵便被笑。則必至亡國破家。然後無可笑耶。褒女即有是心。李公不應作是語。蓋詩人立言。當以純正爲宗。好爲鬪勝。往往入於魔道。遂不自知其意之不足以訓也。李公此詩得無似此乎。抑別有解乎。(答)此篇爲諷刺之作。當從反面看。謂明皇之寵楊妃。實爲曠古無倫。沈溺至此。在勢當覆國。僅祇蒙塵。猶其幸事。故在楊妃一面論。則明皇之食報猶淺耳。故謂楊妃當爲褒姒所笑。笑其報答之淺也。蓋幽王之寵褒姒。猶不若是之甚。而褒姒已報以驪山烽火之巨禍。則幽王之食報。固較明皇爲重。而褒姒之所以報幽王者。亦正重於楊妃矣。

故此非幸災樂禍之辭。蓋以傲人君耳。恐後此娥眉入宮。而欲爭勝於人。冀免爲  
褒姒笑。則其禍當不止於暫時蒙塵。直當覆國。可不懼哉。

▲答王澤雜問

(問)讀先生所著詩詞稿第一冊。李鍾願題詞第二首。有鄭虔三絕技之句。請示何解。

(答)鄭虔字弱齊。蒙陽人。玄宗愛其才。置之廣文館博士。善書畫。嘗自寫其詩并  
畫以獻。帝大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問)又詩詞稿中。顧煥文題辭。魏收驚蛱蝶。今又見先生。請解魏收句。(答)北齊書。

魏收傳。收爲封禪書。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帝曰。雖七步之才。  
無以過此。但在京洛間。爲人殊輕薄。時人號爲魏收驚蛱蝶云。收字伯起。

(問)嘗見坊間評註古文本。稱柳州乞巧文如七襄錦。請解七襄錦。(答)語本毛詩。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如七襄錦者。謂其絢爛如天孫所織之錦也。

▲答周思齊問詩

(一)頃讀冬閨卽事改本有『一弄晴窗映玉光』句。一弄二字不審何解。(答)一弄晴窗係本湯玉茗曲句。一弄明窗新絳紗。所謂一弄窗者乃兩楹相對而成一條弄堂之狀。弄俗作街。

(二)文苑第二集溫倩華戲擬新閨詞第一首之韻。係窗妝雙三韻。按窗雙係江韻。妝字係陽韻。不審能通用否。抑另有用法。乞指教。(答)江陽本可通押。但以嚴格繩之則固不可。惟原句固佳。而時韻亦江陽通用。唐人亦多用之。故不爲病。栩若指爲出韻。則倩華將笑其謬陋矣。故不改易其實。近體詩僅僅三五韻。取用僅足。又何必用通韻。是不可法。

◎答黃翊青問詩

(問)近人詩有天地一蘧廬句。雖知其本古文客山記中天地蘧廬也。但不知蘧廬二

字果如何解。（答）客山記卽本莊子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蘧廬猶傳舍也。

▲答勞稼村問改本詩句

(一)前改本哭兒詩有『無復癡心望阿侯』句。阿侯想係人名。惟未詳其出典。請解。

(答)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作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

(二)又改歸里詩第一首云『菱花菱葉自田田』。田田兩字古人詩中雖見過。但未知作何解。（答）樂府相和歌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田田云者不知一畝也。

▲答金問秋問唐詩

(一)白居易琵琶行有『間關鶯語花底滑』。間關與花底滑何解。又『輕攏慢撚抹復挑』句何解。（答）間關語本毛詩蓋以車輪安置於轉軸之聲也。鳥聲似之。故

以爲比。滑圓滑也。言鶯語於花底。其聲似圓闊而圓滑。乃琵琶轉軸之聲也。（軸即軫子）攏撚抹挑。皆琵琶之指法。攏即輪。以食中名禁四指。次第外放。輪轉作聲。有長輪短輪之別。撚以大食二指作撚豆狀。而成連續之聲也。抹挑猶彈也。向絃上內彈謂之抹。向絃下外彈謂之挑。

(二)長恨歌有『可憐光彩生門戶』句。此用可憐二字。是否因可美而轉可憐。乞解。

(答)可憐者。嘆美之辭也。陶淵明讀山海經詩。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卽與此可憐二字同義。與可美意不同。

(三)別風淮雨。爲舛誤之意。但典出何處。乞解。(答)別風淮雨。本作列風淫雨。列風卽烈風也。淫雨卽久雨也。語本劉勰文心雕龍云。尙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故世以別風淮雨爲舛誤之意。

(四)唐詩『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窓紗。』春字是否作春天解。如作春天解。則下句蟲聲似少切合。然否。乞解。(答)春夜無鳴蟲。劉方平此詩久爲讀者所疑。惟愚意此詩必非泛作。當係實有見聞。此所謂蟲聲者。必蜂聲也。蜂鳴於晝。不當言夜。然細繹全詩。則其人實徹夜無眠。坐以待旦。而作。故首句言更深。月色已斜。過西。次句言北斗已橫。南斗已斜。則天近曙矣。蜂羣例有三衙。以朝其王。故有早衙。午衙。晚衙之稱。春氣既暖。天將向曙。蜂房既受曙色。遂營營作聲。以備出房。早朝。若在曩夜。則此時蜂尚畏寒。宿房不出。故曰新。而下文著一透字。綠字。意尤顯豁。蓋窗紗未必真綠。所謂綠者。乃曙色耳。透字則言蟲聲與曙色同時透入窗紗。言今夜者。則以人固未眠。即今人口頭語。凡未眠者。若在破曉之時。亦必稱今夜。無足異也。

▲答郭衍蕃問

(一)憶江南詞。第三四句是否宜於對仗。抑以不對爲是。請明晰示知。(答)以對爲宜。不對者全仗神韻。

(二)詞韻與詩韻有別否。(答)填詞宜用詞林正韻。與詩韻迥別。如用詩韻填詞。則取通韻之聲音相近者押之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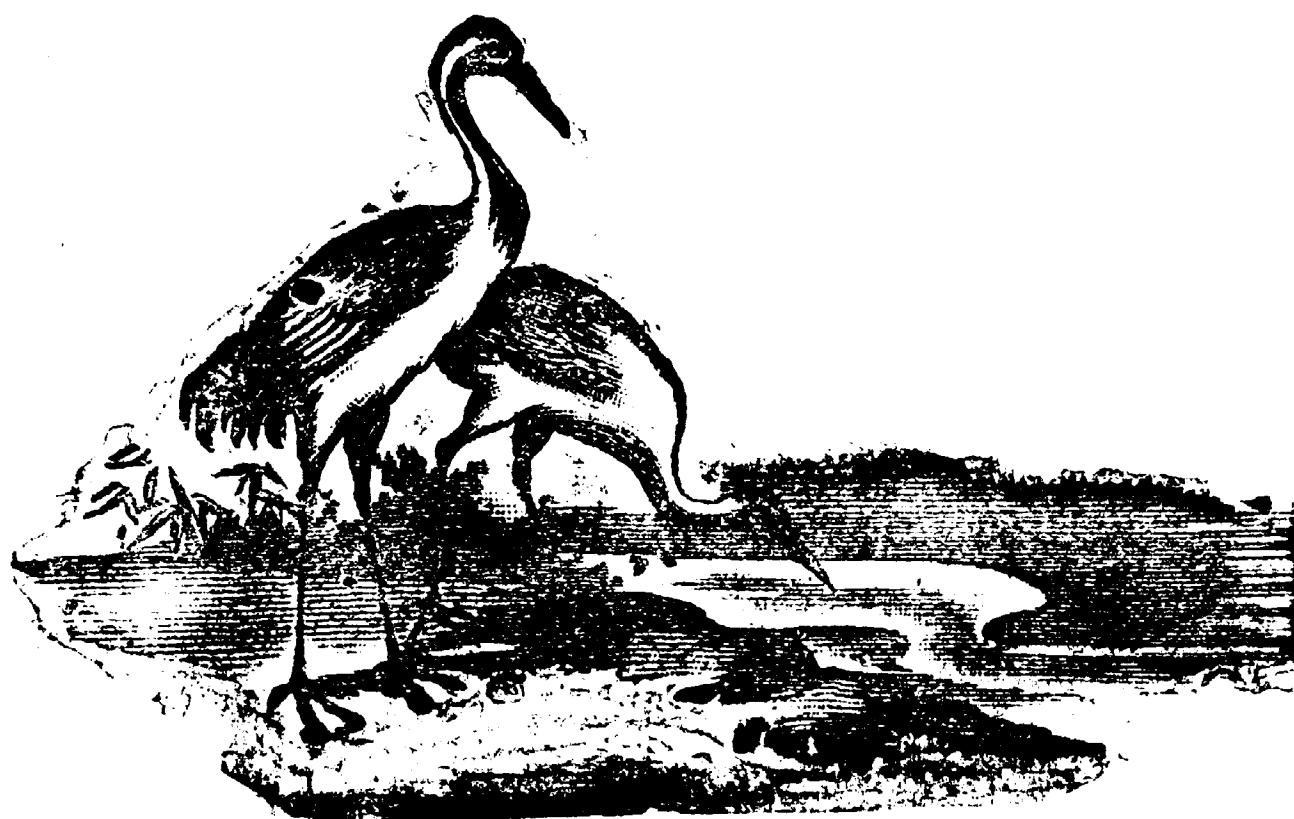
(三)詩之平仄。一三五可以通融。詞亦能如之否。(答)平仄均有定格。卽詩亦然。一三五不論。乃謬說也。

(四)製曲中之韻字、豆字、叶字。是何解說。並請示製曲之大要。(答)韻卽押韻。豆卽頓逗。叶卽叶韻。詞譜亦然。但未能填詞。未可言曲。卽言之。亦多不能了解。

(五)封爵太濫。謂之爛羊頭。關內侯。不知典出何處。(答)見後漢書劉聖公傳。其所授官爵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文苑導游錄 詩詞講解三

一四 丁巳十一月



# 文苑導游錄第二集勘誤表

徐炎培  
張一堃  
鄭北野  
馮大舍  
沈拜梅  
王澤  
陳祖耀  
強化誠

種別	頁數	行數	正	誤	頁數	行數	正	誤
			正					
社說	一一	〇	首誤百	七	一	便成誤使成	九	七
文	四	四	投環誤投環	四	五	暴字下漏尸字	五	二
文	五	九	啁啾誤啾啁	七	三	鈎魚誤鉤魚	七	四
文	八	五	姮娥誤姮嫦	八	九	今不誤今不	九	七
文	一	一	奔競誤奔兢	一二	七	不支誤不翅	一二	六
文	三	六	欸乃誤欸乃	一三	六	水聲誤水聽	一三	一〇
文	一	四	泠泠誤泠泠	一四	八	盡舉誤盡舉	一四	九
文	一	五	欸乃誤欸乃	一六	中縫	丁己誤己丁	一六	批六
文	一	八	激盪誤激盪	二	五	婀娜誤婀娜	二	五
文	二	一	珊瑚誤珊瑚	二	七	杳渺誤要渺	二	八
文	二	二	珊瑚誤珊瑚	二	八	倏藝誤翛然	二	八

文	二一	九	一讐誤一灣	二三	六	熒獨誤螢獨	二四	四	老聃誤老聃
文	二五	一〇	姻簿誤姻薄						
詩	五	六	共險誤共陰	五	八	晴沙誤晴沙	六	九	忌誤忌。
詩	八	七	珠淚誤殊淚	八	九	閒情誤閒情	九	一〇	金樽誤金樹
詩	一〇	三	飲且誤飲且	一二	四	凡硯誤凡案	一〇	一一	潭樸誤潭樸
詩	一四	顧影誤願影	一七	二	雛鬟誤雛鬟	一九	八	迴顧誤回顧	
詩	一三	關誤關。	二四	五	與潛誤與潛	二五	六	譊讎誤譊讎	
詩	二六	八	箇儂誤玉儂	二六	八	檀郎誤檀奴	二六	一〇	題偏誤譙偏
詩	二七	一	裁紅誤裁紅	三三	一	茶話誤茶話	三五	中縫	導游誤游導
詩	三六	二	餚簫誤錫簫	三六	六	餚簫誤錫簫	二二	二	錦瑟誤靜瑟
詞	一	二	寒柝誤寒折	二	五	宴賞誤晏賞			
詞	二	一	簾鉤誤簾鉤						

尺牘 五 二 繖巧誤織巧

六 四 第七誤第六

六 七 僕有誤裨有

尺牘 九 五 莞爾誤莞爾

一一五 尹公之他漏尹字

一三五 劈空誤瞥空

尺牘 一九 九 蠶業誤蠶業

一一尹公之他漏尹字

一三五 劈空誤瞥空

筆記 六 二 嵌玉誤鉗玉

七一〇 惟有誤惟由

小說 三 二 六 嘁嚅誤咀嚅

七八差誤差

文解 二 二 四 紅絲誤紅綠

九 筆法誤筆記

六 批一畫錦誤畫錦

文解 六 二 批二吳二子誤吳子二

三 一 刎字均誤忉

二二四 似不誤仍不

文解 二 二 一〇 抑指說抑此

一四 四 無爲誤註爲

一四 似不誤仍不

詩解 三 一 一 又古誤二古

四 一 絡緯誤絡繹

四 八 梵語誤梵語

詩解 四 一 一 以爨誤以釗

六 二 紾淒誤淒絃

七 二 西施誤西施

詩解 八 一 批四不寐誤不奈



# 文苑導游錄（第一種第四卷）

## ◎社說四

天虛我生著

### 五古之格調

五古句法與五言律句絕不類。漁洋所以有別律之說也。別律云者。謂其句法與律句有別耳。惟其所稱律句。則皆指平仄全順之句而言。拗句不在其例。蓋拗句之聲調。已近於古。非復爲律句正調矣。五古即以全體拗句組織而成。間有用一二順句者。但其對句必用拗使不類於律詩。此其第一要着也。五言律句之拗。恒在第三字。古詩亦然而三平三仄句法尤爲古詩中常用之句。其聲調之特殊。即在此也。近人每謂古詩不拘平仄。實爲盲語。殊不知其音節之諧與不諧。即在平仄聲之是否妥當。卽用五仄五平。亦

必辨別陰陽方能諧合而能上口初非可以任意爲之也茲就衛

塘所選之唐詩三百首舉例以明之。

(一)暮從碧山下

此爲平起仄收句若第  
四字當仄今以第三字仄第  
三字平遂成平。

拗句與律詩中之音

(二)山月隨人歸

此爲仄起平收句若作律句則第  
二字平遂成拗句是爲二平格與律詩中仄

拗句與律詩中之音

(三)却顧所來徑

此爲仄起仄收句若作律句則第  
三字平遂成拗句與今夜鄜州月句法當同平。

第一字平  
仄不拘

(四)蒼蒼橫翠微

此爲平起平收句若作律句則第  
三字平遂成拗句與小園花亂飛句法當同仄。

第一字平仄不拘以下則另自一解卽換仄起句亦可。

(五)相携及田家

此句應與第一句同今第五字用平而第二字二

此詩句法之組織與  
律詩畧同第一句起律詩  
第二句粘仄第三句起第一句平三平  
第四句粘仄第五句粘平第六句對第七句平  
示氣第十句粘平第九句粘仄是皆粘合○之●

句用仄者。但一變爲仄矣。

(六)童稚開荆扉

句此亦三平格。與第二句山月隨人歸同。

(七)綠竹入幽徑

句顧所來徑同。

(八)青蘿拂行衣

句此與第四句蒼蒼橫翠微同。且第三字已平爲仄。故第四字亦換仄爲平。律詩中無此換

句變爲仄起句。又與上句失粘者。但一

(九)歡言得所憩

句此本與第一字平仄句不同。但第四字換仄是爲三仄句。第一字平仄不拘。與律詩中雲霞出海曙平

句同。

(十)美酒聊共揮

句此本與第二句同。但第四字用仄。不作三平格。所以變其聲調也。律詩中無此句法。有三平

句惟第二字用平者。且一變爲平起句。又與上句失粘矣。以上六句相粘。是爲一解。蘅塘誤作四句。

(十一)長歌吟松風

句此處本應用仄起句接。因其下尚有四平句方結。故一變其例。庶局勢舒展。是爲五平句。

句惟律詩中無此句法。

(十二)曲盡星河稀

依此處以平本應用平起句。因上句已變平起。故

同句法

(十三)我醉君亦樂

此處本應用仄起句。因二句已變。故承上

字但第三字換平。第四字換仄。句法又變。

(十四)陶然共忘機

此處用平本應用仄起句。因上句已改用仄。故

是四句相粘。另解。

右舉一例爲五言古體中之最平正者。單句平起則落句必用仄。起句接上文落句仄起。則下文單句必用仄句承接。此種聲調。最圓初學時當守此例。及至慣習。句法已熟。則順文氣筆勢所至。互相變換。亦即無礙於音律。如上所舉第十一句。卽變換之一例也。而燕草如碧絲一首。亦卽同於此例。試更列舉以明之。

燕草如碧絲。此爲仄收句。酒聊共揮之句法相同。

秦桑低綠枝。

此爲平收句。與起

翠微蒼蒼。當君懷歸日。此爲平起仄收句。與歡言得所憇句法

中無此句法。是妾斷腸時。此接句平起句局。以上四句爲一解。故以

有四句不能收結。故換平起。以舒其氣。

春風不相識。此與暮從碧山下句法同。

任便。但如仄起。則非

事入羅幃。亦可。此與普通律句同。如將第三字換平。變爲三平格。另是一解。故與上四句可平仄不拘。

何

粘

觀於上舉二例。可知平仄句組合之法。而分解變換之處。亦可舉一反三。蓋所謂一解二解者。即一段二段之稱也。文氣至此一頓。故其下文。亦即不妨變換。但分解處。亦不限於四句。或多至六句。八句。十句皆可。但在一解之中。平仄句之組合順序。即不可紊在一聯之中。務以平起對仄仄起對平。在接合處。則務以仄起接仄。

平起接平。觀於上記之○●即可了然。蓋與律句之組合無以異也。惟亦有故作參差以取姿勢者。或兩句皆用仄起。或兩句皆用平起。如『言入黃花川。每逐青谿水。隨山將萬轉。趣途無百里。』即其例也。亦有用三仄一平。或三平一仄。或竟四仄四平。是皆變例。非初學所能。故僅舉上列二首。以爲準繩。其應用句法。大抵已備。若五仄字句。則本不甚相宜。若非必要。要竊避之也。苟其句法不合於上舉各例。而並不合於律詩拗句者。卽爲失調。如前刊王澤咏蟹原作『或請君入甕』。卽是。蓋此等仄起句。第四字本應用平。若既換平爲仄。則第三字卽當率性用仄。使成五仄體。如王維送別之『但去莫復問』。然終嫌其聲調不甚諧耳。至於換韻。在五古中。本不多見。苟非必不得已。終以不換韻爲是。若須換韻。務使出於

自然。讀之不覺乃佳。如李白之長干行。即是一片天籟。泯然無跡。而月下獨酌一首。即不免有接合之痕矣。故初學五古。終宜一韻到底。及至純熟。則興到筆隨。自能天矯作勢。換韻出於不復自覺。或兩句一換。或四句一換。或六句八句十句一換。皆所不拘。其接換之處。最宜即承上句之韻。譬如仄韻起者。第一句仄。起韻。第二句仄。叶韻。第三句平。不用韻。第四句本應叶仄。然因筆勢所到。竟換平韻。則此一句。即宜與第三句相叶。讀者便不覺其拗戾。由此順接而下。則第五句應仄。不叶韻。第六句應平。叶平韻。第七句仄。不用韻。第八句平。叶平韻。然因筆勢所到。此第八句竟非仄不可。則即與第七句相叶。是又出於不覺。三換韻矣。故換韻者。初非有意爲之。全出自然。不可勉強。當其寫上句時。並不預先想定。下句

必須換韻。及寫到下旬。乃覺非換不可。於是即叶上句之韻。則泯然無跡矣。故作五古。不可如作律詩然。先想一聯。而後着筆。務宜從頭作起。一氣呵成。不可停頓。若因思路偶塞。無韻可押。於是緊接上句。卽換一韻。或多或少。仍不必拘。總以氣勢所趨。認換韻爲不可不換。方覺自然。此不獨於五古爲然。即七古亦如是也。試進言七古之格調。(列入五集)



文苑導游錄（第二種第四卷）

文苑導游錄

（第二種第四卷）

●駢散文四

天虛我生潤文

消寒雅集圖序

鍾景琦

士君子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若當憂而不憂。不當樂而樂。君子恥之。丁巳月日。筍鄉諸名士。作消寒雅集於螟巢園之拜石齋。園爲康氏產。筍鄉之名勝也。余得諸人之許可。亦與焉。時方嚴寒。朔風怒號。彤雲密佈。日欲現而不現。雪將下而未下。余與諸人相將拂几案。除塵垢。熾獸炭。煖濁酒。整杯盤。列肴核。連翩入坐。舉杯暢飲。俄而雪下。漸下漸大。如玉屑。如柳絮。因風亂舞。故作顛狂。一若笑人之畏寒而瑟縮者。而數人者興愈豪。飲愈狂。一杯復一杯。若與窗外之雪。互相競爭。天雖冷。亦不覺其冷矣。余

語頗滑稽

友某君執爵而言曰。樂哉此會。當爲之圖。以誌不忘。余曰。爾所謂樂者何哉。友曰。我國行省二十二。江蘇其最也。江蘇屬縣六十。南匯其最也。我得生於斯。長於斯。居於斯。日與二三知己。嘯傲風雲。逍遙物外。以視東北西南諸省之居民。遭水災。罹兵燹。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流離失所。轉輾溝壑者。苦樂不相去霄壤耶。且夫繁華泡影。轉瞬即消。富貴浮雲。變更靡定。彼去年今日。一箸萬錢。一呼百諾。門庭若市。炙手可熱。之衰。衰。諸公今則垂頭喪氣。杜門不出。作牛衣。對泣。之故態者。不知幾人。而我則依然如故。圖之。將以驕之也。余曰。子以爲驕人。吾恐人將笑子也。夫今何時耶。憂耶樂耶。以吾邑言。樂矣。然水災於北。兵結於南。大亞細亞之主義。起於強鄰。吾儕當思如何。安災黎如何。弭內患如何。禦外侮。憂之不暇。何。

樂之足云。子欲爲圖。當作災黎被難圖。以喚起慈善心。作兄弟鬪牆圖。以喚起親親心。作蠻夷伐夏圖。以喚起愛國心。而乃不作焉。持是圖。以驕人。吾恐人將謂子爲無心肝也。余友瞿然而起曰。子言是也。然吾固未嘗忘也。圖祇能繪我之形。不能繪我之心。倩子爲之序。以誌吾過。何如。余遂因其意而序之。

(評)立意正大暢所欲言(甲95分)

### 歲寒三友合傳

強化誠

松大夫生有奇節。不肯趨炎以媚世。以是終老巖阿。嘗仕秦爲五大夫。後隱於泉州之劍山。與僧法潛爲勝友。不願邀雙闕榮。但取一邱樂。是其素志也。平居擅養生術。不畏寒暑。至老蒼然。不變顏色。子小松姿容清秀。娶婦女蘿。終以氣味不投。結褵之後。西風一

度遽作秋扇之捐。惟老松與其妻柏氏伉儷之情至老逾篤。後人稱頌齊眉偕老之夫婦曰松柏同春蓋以此也。時有隱君子竹青士者清涼國人也。雅慕松大夫之高風亦堅持氣節超然有出塵拔俗之思。人本圓通虛懷若谷。惟以性成剛直不肯屈節。遂爲當道所忌。青士兎園養老日誦風詩淇澳之章以明志。嘗曰。吾與松大夫合封瀟洒俟於願已足富埒千戶非吾志也。子龍孫錦綉乍脫即頭角崢嶸既出世亦不肯寄人籬下。人或奉之爲席上珍惜乎造物忌才未到青雲而橫生枝節棟梁終非其任也。宋王安石有詩云人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青士與龍孫之謂矣。梅處士居鄧尉山與松竹稱莫逆天寒見雪松竹必同拜其門處士則開其東閣延客上座欵以鼎鼐皆出自梅妻調羹之手食畢。

美人出見。淡妝素服。作壽陽妝。言極清麗。丰神秀逸。誠不愧爲凌  
波仙子。子黃香。眉目清俊。時與桃李二子。千里從師。日坐春風。善  
屬文。不同疇蠟。尤通易理。得邵康節梅花小數之真傳。處士愛之。  
若掌上珠。嘗曰。我先世以調鼎佐武丁。此兒克承母教。當亦爲和  
羹。能手他年。升居廊廟。爲宋之王。沂公吾有望矣。時松竹亦并稱  
其賢。退而語人曰。梅氏有子矣。惜乎寒酸氣習。不脫書生本色。處  
身社會。必遭衆人唾棄耳。夫松竹梅三子之性情同。遭際同。家世  
亦正相同。故人稱之爲歲寒三友云。

附原作

強虎丞

松大夫生有奇節。不肯趨炎以媚世。以是終老巖谷之間。人以大夫名之者。系出  
十八公之後也。晉法潛隱剡山。或問勝友爲誰。潛以蒼髯叟對。松大夫之遠祖以

隱逸聞大夫狀貌魁梧。非不堪爲棟梁任。而兄蘭友雪甘處山林。不願邀雙闕榮。但取一邱樂。是有乃祖之遺風也。平居擅養生術。不避寒暑。至老蒼然。不變顏色。子小松姿容清秀。娶婦女蘿。終以氣味不投。結褵之後。西風一度。遽作秋扇之捐。惟老松與其妻柏氏。伉儷之情。至老逾篤。後人稱頌齊眉偕老之夫婦曰松柏同春。蓋以此也。時有隱君子竹青士者。清涼國人也。雅慕松大夫之高風。亦堅持氣節。超然有出塵拔俗之思。人本圓通。虛懷若谷。惟以性成剛直。不屈志節。遂爲當道所忌。青土免園養老。日誦風詩淇澳之章。以明志。嘗曰。吾與松大夫合。封瀟洒侯於願已足。富埒千戶。非吾志也。子龍孫錦綉乍脫。即頭角崢嶸。旣出世。亦不肯寄人籬下。人或奉之爲席上珍。惜乎造物忌才。未到毒雲。而多生枝節。棟梁終非其任也。宋王安石有詩云。人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青士與龍孫之謂矣。梅處士居鄧尉山。與松竹稱莫逆。天寒見雪。松竹必同拜其門。處士則開其東

扮字嫌俗

閣延客上座。歛以鼎鼐。皆出自梅妻調羹之手。食畢。美人出見。淡妝素服。扮壽陽妝。言極清麗。丰神秀逸。誠不愧爲凌波仙子。子黃香。眉目清俊。時與桃李二子。千里從師。日坐春風。善屬文。不同嚼蠟。尤通易理。得邵康節梅花小數之真傳。處士愛之若掌上珠。嘗曰。我先世以調鼎佐武丁。此兒克承母教。當亦爲和羨能手。他年升居廊廟。爲宋之王。沂公吾有望矣。時松竹亦并稱其賢。退而語人曰。梅氏有子矣。惜乎寒酸氣習。不脫書生本色。處身社會。必遭衆人唾棄耳。夫松竹梅三子之性情同。遭際同。家世亦正相同。故人稱之爲歲寒三友云。

(評)起處稍嫌蕪雜。餘均順適(甲90分)

### 餓殺塢記

潘亞雲

去吾廬數十里。有地曰狼原。原之西。有塢焉。以餓殺名。中有巨塚。頽然臥於荒榛蔓艸間。而豐碑屹立。似爲塚中人表其氣節。顧苔

蘇剥蝕已不可辨其文父老告予曰此南宋歙州教授江先生友直之故邱也元伯顏入臨安先生絕粒死門人哀之葬於此因以餓殺名其塢潘子歎曰夷齊而後乃有先生其人耶予生斯土不知有先生是予之故抑誰之過歟夫先生以身殉國慨然以氣節礪天下而姓名不傳於史書事跡不登於志乘僅僅以餓殺二字流傳于齒頰之間抑何其不幸而可悲也且先生既爲吾鄉之教授矣以先生之亮節高風列其門牆間者詎必無人顧乃沒世而無述焉不尤可悲哉或者謂宋之亡也士君子抱愛國之熱忱蓄種族之觀念甘以一死報國不欲以清白之躬屈事虜廷者比比然也故有蹈海而亡者矣有誓死不屈者矣其間如文文山如謝疊山其尤著者也先生一歙州教授耳位卑而人微其不傳也亦

宜。然乎。否乎。吾將質諸鄉先輩之作。志乘者以釋吾疑。

附原作

(甲9) 分

此處一加點綴文氣  
便解不如刪去

去予居數十里。有地曰狼原。原之西。有塢焉。以餓殺名。漠然曠野。闐無人居。登其地者。但覺風悲日曛。有淒涼之慨焉。塢有巨塚。聳矗於荒榛蔓草間。豐碑巋然。莓苔薜荔滿其上。摩挲讀之。則星霜剝蝕。風雨摧殘。字裏行間。不能辨也。父老告予曰。此南宋故歙州教授江先生友直之遺蜕也。元伯顏入臨安。絕粒殞軀。門人葬之於此。因以餓殺名斯塢。噫。潛德不彰。幽光永晦。予生斯土。乃不知有先生。而先生痛祖國之淪亡。以身殉道。慨然以氣節礪天下。而姓名不傳於史書。事跡不登於志乘。乃僅僅流傳于一二鄉老口述之中。抑何其不幸而可悲也。且先生既爲吾鄉之教授矣。以先生之亮節高風。上溯夷齊。則其絳帳宗風。必大有可觀者。沒世而無述焉。卽此殉國之孤忠。足以驚風雨泣鬼神者。果非故老相傳。人又烏知

此段卽改本夷齊而後云云本意願一入而解瑣屑便覺詞贅而氣

先生之大節耶。予因之有感矣。宋之亡也。士君子抱愛國之熱忱。蓄種族之觀念。甘以一死報國。不欲以清白之躬。屈事虜廷者。比比然也。故有蹈海而亡者矣。有誓死不屈者矣。其間如文文山。如謝疊山。則其尤著者也。先生一歙州教授耳。位卑。而人微。其不傳也。亦宜。不知先生特以一教授。而愛國等於天祥。殉國同於精。得其忠義之忱。則尤足傳也。乃文山疊山之名。炳麟於萬世。而先生獨湮沒而不稱。悲夫。雖然。當國祚易承之際。仁人志士。抱取義成仁之志者。亦多矣。顧伏處巖穴。聲聞不出於里閭。無士大夫以表揚之。雖有盛德而名不彰。又豈獨先生也哉。又豈獨先生也哉。予聞父老言。感先生之立節。足爲吾鄉師表也。更懼後世而人不知先生也。謹記之以藏之篋。

九日登高記

方君健

夫浮生若夢。爲歡幾何。行樂及時。盛年不再。值此佳節。宜有勝會。

以下均贊  
只一遺耳  
文山

登高之舉。固不必因避禍而設也。於是偕二三知己。東登崑岡。崑岡在邑治東郊。巋然一邱。四面環水。巨石蹲踞。古松鬱蒼。康熙間邑侯蕭公。卽其地建書院。課四都青年。又構傑閣。祀昌黎韓子。推崇學所自始也。閣高丈餘。繞以廻廊。可行可眺。一道清流。蜿蜒東去。不二里。而錢湖鎖之外。則嵐光潭影。蕩漾無涯。昔人謂扶輿清淑之氣。然歟否歟。閣左有孤塚。一抔天溝小裔。埋香處也。相傳爲明末朱邑侯統鉤女。年十三。殉父難。邑人憫之。憑弔不絕。仰其節烈。歎抑念及。故國歟。余不得而知也。轉而東望。則苔侵傳經之堂。風倒藏書之閣。桃李寂寥。詩書飄零。觸景傷懷。不禁浩歎。既而恍然悟曰。桑田滄海。變幻無常。世態人情。炎涼靡定。今日登臨之處。焉知他日。不爲澤國耶。津門之水。其近鑑也。以此較彼。不已勝多。

歟。吾友皆曰然。乃相與踞石而坐。摩挲韓公所書鳶飛魚躍四字。不覺日薄崦嵫。樂而忘反。吾以爲今日此遊。雖無詩酒之娛。管絃之樂。而流連景物。俯仰古今。亦頗與世俗之登高者異其趣。爰筆記之。時丁巳九日也。

附原作

(甲90分)

浮生若夢。爲歡幾何。行樂及時。人間幸事。况值此題飴陽彌之良辰。更足開我襟懷乎。然而吾鄉勝地。既不如商飈館戲馬臺。吾人韻事。又不及紫髯成詩。龍山落帽。且桓景之登高避災。限於地。且限於時。今則無地無災。無時無災。雖欲效之。其可得耶。然則將掩我柴扉耶。則黏日無膠。良辰易往。恐所覩者爲未來之重九。而非現在之重九矣。遂偕友東登崑岡。崑岡在邑治東郊。一邱巍然。四面環水。巨石蹲踞。古松鬱蒼。康熙間邑侯蕭公。即其地建書院。課四都青年。又構傑閣。祀昌黎。

此段用意雖佳。然於文勢有碍。故不如刪去。

從一壞之壞應從手不法乎又陳孚和靖墓詩誰侶孤山一坏土梅花依舊月黃昏是言壞者皆作一坏而不作一坏至范石湖千車擁孤隧萬馬駕一坏則所謂一坏乃山上更有一山也爾雅疏山上之山也爾雅疏山上更有一山也爾

韓子推潮學所自始也。閣高三丈許。外爲廻廊。可行可眺。一道清流。蜿蜒東去。不二里。而錢湖鎖之外。則嵐光潭影。蕩漾無涯。昔人謂爲扶輿清淑之氣。然歟否歟。閣左有孤塚一坏。天潢小裔。埋香處也。相傳爲明末朱邑侯統鏘女。年十三。殉父難。邑人憫之。憑弔不絕。仰其節烈歎抑。念及故國歎余不得而知也。轉而東望。則苦侵傳經之堂。風倒藏書之閣。桃李寂寞。詩書飄零。觸景傷懷。不禁浩歎。既而恍然大悟。蓋桑田滄海。變幻無常。世態人情。炎涼靡定。今日之葉落人散焉。知他日不花香蝶忙奈何。自苦而負此良辰耶。乃相與踞石而坐。摩挲韓公所書鷺飛魚躍四字。不覺倦鳥歸林。炊煙迷徑。日又告暮矣。旣念今日此遊。雖無詩酒之娛。管絃之樂。而收攬山水。開拓襟懷。要亦可告無罪於重九也。因泚筆記之。

金問秋

天之生才也。或百千萬人中生其一焉。或百千萬人之中。亦不得

才難

其一。及生之焉。又多廢棄。使無所用。即或用之。輒亦功敗垂成。不克竟其所用。嗚呼。此誠可爲太息流涕者矣。夫天生才人。非僅自用。亦以濟世。然世無伯樂。孰知驥驥。世無和氏。誰識連城。商非武丁。傅說不舉。齊無鮑叔。誰相管仲。此則有才而能用之之難也。若夫吐辭爲經。舉足爲法。而時際叔世。懷抱難展。如孟荀之徒。轍環天下。而老死廢止。此則有才而遭遇之難也。至于懷才自放。高蹈山林。如夷齊之遁跡。首陽巢由之箕山。自隱其槁項黃馘。以沒世界者。又豈鮮哉。此果有才而自棄者歟。亦際遇所遭之不得已也。夫天之生才。既如是之少。而天之厄才。又如是之多。此仲尼所以有才難之歎也。方今大局雖定。內政待興。百端治理。非才莫舉。一髮千鈞。斯人誰任。彼擁臯比享。萬鍾祿者。果足以措國家於磐石之。

安耶。受勳章佩虎符者果足以捍外侮而謀福利於民耶。用矣。而非才才也。而不用於是盈天之下幾乎皆廢人矣。欲以言治難乎。

不難。

附原作

(甲99分)

一起類八股小講

甚矣。天生才之難也。或百千萬人之中。而生其一焉。或百千萬人之中。而不得其一。及生之焉。又多廢棄而不得使其設施。或能設施矣。而功敗於垂成。不克竟其所用。嗚呼。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也。夫天之生才。非僅自用。亦以濟世。然世無伯樂。孰知騏驥。世無和氏。誰識連城。商非武丁。傅說不舉。齊無鮑叔。誰相管仲。此則有才。而能用之之難也。若夫吐辭爲經。舉足爲法。而時際叔世。懷抱難展。如孟荀之徒。轍環天下。而老死廢止。此則有才而不遇者也。至于懷才自放。高蹈山林。如夷齊之遁跡首陽。巢由之自隱箕山。其槁項黃馘。以沒世者。又豈少哉。此則有才而

句頗挺拔

自棄者也。嗚呼。才者所以自用而濟世也。乃或有不遇于時。或有不願濟世。而天之生才。又不多見。此天下所以有才難之歎也。夫方今大局雖定。內政待興。百端治理。非才莫舉。一髮千鈞。斯人誰任。然則今之擁臯比享。萬鍾祿者。果足以措國家。于磐石之安者耶。受勳章。佩虎符者。果足以捍患難。造福民者耶。此則余所惑也。

內亂說

黃翊青

人之所欲爭者。權利也。國家之無寧日。執政者亟於權利之爭也。民國成立未及六年。國內戰爭已歷四次。先有贛寧之戰。繼有洪憲之亂。再則督軍兵諫。清帝復辟。以及於今之戰爭。蓋屢見矣。夫戰凶事也。亦至不幸事也。必不得已而戰者。猶或可諒。故師出必有其名。名正而言順。則戰無不克。是人情之所向。而物理之所歸。

上句已用者字下句  
復用者耶不妥

也。故贛寧之役爲國會而戰也。洪憲之亂爲遏阻帝制也。督團兵諫求解散不良之國會也。馬廠誓師爲恢復固有之共和也。其名固正而言亦順。若今之戰爭則無以名之。名之曰內亂而已。若言護國則國未亡。若言護法則法未滅。國法俱在。顧乃稱兵以爭雄。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夫以權利位置之爭而假護國護法之名。欲其事成而戰勝要非人情所能料。物理所能致矣。然而內亂如此。人民苦矣。國家危矣。吾誠不知好亂者是何心也。

附原作

(甲 80 分)

人之所欲爭者。權利也。國家之無寧日。執政者亟於權利之爭也。民國成立未及六年。國內戰爭已歷四次。先有贛寧之戰。而後有洪憲之亂。再次則督軍兵諫。清帝復辟。以及於今之戰爭。戰凶事也。亦險事也。凡不得已之事而戰者。猶可諒也。

所以師出必求其名。名正言順。則戰無不克。攻無不取。贛寧之役。爲國會而戰也。洪憲之亂。爲遏阻帝制也。督團兵諫。求解散國會也。馬廠誓師。爲恢復共和也。惟今之戰爭。吾無以名矣。若曰護國。國未亡。若曰護法。法未滅。國法俱在。何護之有。若爲權利位置之爭。假以護國護法之名。欲其事成而戰勝。憂憂乎難矣。若事不成而至敗。則國家之被其糜爛盡矣。人民之所受痛苦深矣。爲權利之爭。不懼國家危亡之禍。吾不知彼爭權利者。是何心也。

代擬重修報恩觀募啟

盧望之

報恩觀。吾湖之古蹟也。在府治西北。創自梁大同二年。本名習善。唐開元二十六年。改名龍清。宋元豐元年。命道士居之。崇甯二年。改爲崇甯萬歲觀。勅賜御書天保之殿四字。續改賜景命萬年之殿六字。政和元年。又改爲天甯萬壽觀。紹興七年。又改爲報恩光

孝觀。其十二年。始改今名。由來蓋已千餘載矣。明隆慶元年重脩。  
清雍正四年。羽士梅介履又重新之。供奉玄天仁威上帝。相傳明  
初集寶鈔裝成聖像。頌爲紙聖。與銅鐘鐵觀音。并爲湖州三古蹟。  
然則報恩觀之供奉玄帝。亦已見於明初。夫玄帝鎮司北方者也。  
北方爲坎水。今觀之南。有炎帝宮。與觀遙相對峙。殆卽取水火既  
濟之義乎。咸豐十一年。被髮逆蹂躪殿宇殘毀。嗣於光緒五年。得  
龍門正宗十四代弟子某某等。糾合同志。集資重建。仍起大殿以  
奉玄帝。並建三清斗姥純陽呂祖諸殿。又設祖堂及諸側屋。隙地  
尙多。均丈量四至。樹有界碑。以冀漸次增建。當是時。開鑿給方。疊  
顯靈應。百姓以之安寧。風烟以之久熄。其有功於吾民也。亦信而  
有徵。其因得保存古蹟者。良有以也。光緒二十年以後。前輩弟子

多羽化而壇事漸衰。民國以來。竟成枯閉。各殿均見破壞。而有傾頽之患。長此不修。勢成荒廢。古蹟湮滅。滋可惜也。同人等目睹斯狀。謂不可一日緩。因發私願。欲重修之。無棄前功。無廢後瞻。則於存留古蹟。祈保平安之至意。庶無所缺憾。惟諸殿坍損既多。工事斯鉅。同人等皆棉薄之士。力不從心。務望諸大善士。慷慨捐助。以成斯美。則造福當無涯埃。爰次其事。幸垂鑒焉。

(評)叙述尚明(甲80分)

秋海棠館記

朱 琦

昔陶公之愛菊。周子之愛蓮。其果爲賞心而悅目耶。夫亦爲落落寡合。與世多違。聊寄情于草木。托嘯傲于烟霞。耳俗子不察。不究其所以。以陶周之所好而亦好之。菊與蓮之品。于是卑矣。此古之

人所深痛。而今之人所竊笑者也。然吾于花中亦有所好焉。且所好爲俗子所不齒而賤之者。秋海棠是矣。不香不媚。不妖不艷。愁容溢乎其色。清淚瑩然欲滴。厥號斷腸。非其得意于秋風者可知矣。然予則頗近焉。故盛植于北牕之下。朝夕而玩賞之。當夫露白霜高。月明人靜。清尊默對。痛飲黯然。于是酒酣起舞。拔劍狂歌。月色因之滲淡。秋光因之肅殺。花則有知。如臨風招展。而爲點頭之歎息。然則此秋海棠者。固予畢生之知己。夫花憐人乎。人憐花乎。吾不自知其何心也。獨恨予不能文。卽能之。亦必不若靖節濂溪之文之能見重于世。而使後之人皆知菊與蓮之可愛也。而又恨杜老能詩。而獨不一詠此花。吾縱能詩。吾不能如杜老之詩之能見重于人也。其奈之何。吾因以擘窠四字大書。吾廬曰秋海棠館。

有乞兒過吾門者。吾將教其識此四字。而後予以百錢。吾知不必百年。而後吾名亦與秋海棠並傳矣。黃金之力不較文字爲偉哉。豈不快哉。然而亦足以傷吾人之心矣。

附原作

(甲 70 分)

嗟乎。陶公之愛菊。周子之愛蓮。豈以賞心悅目也哉。蓋別有所懷。而取以自況者也。俗子不察。不究其所以。以陶周之所好而亦好之。菊與蓮之品。于是卑矣。此古之人所深痛而無如何者。噫。亦可憎矣。今予于蘭中亦有所好焉。爲俗子所不齒而賤之者。秋海棠是矣。不香不媚。不妖不豔。愁然之容。溢乎其色。蓋非不得已而生者。豈世俗之民所能知之哉。宜不與常蘡等耳。予一見而爲之傷心涕下者矣。丁巳之秋。因盛植于北牕之下。古拙數峯之間焉。當露白霜高。月明人靜。清尊默對。痛飲黯然。泊乎酒酣而起。拔劍長嘆。斫地狂歌。斯時焉。月色因之滲淡。而秋海

怒髮云云。語不情近。

棠爲予怒髮冲冠者矣。或尙羊詠泣醉臥其間。斯時焉。則又醜憐。人人憐醜。惺惺相惜。心並傷矣。恨予才拙。不能報知己。若靖節濂溪之文之能見重于世。而使後之人皆知菊與蓮之可愛也。不可得而已。因以名吾館以誌不忘。而又與後人約曰。凡能知其所以可好而好之者許之。若亦如好菊好蓮者而好之。則予未敢以爲然也。予固知斯蘊之不易好焉。將更有難于好菊好蓮者。願後之人其毋强。

### 先大母事畧

朱復生

大母姓陸氏。上海人。清道光某年生。陸氏爲海上望族。見先大父英敏有才識。遂婿焉。大母未嘗學問。而舉止中禮節。辦事有幹畧。先大父以赤手起家。能有今日者。大母之助爲多焉。性儉樸。生平不御華衣。兒輩請之。則曰。人之輕重。豈關服飾。在自修其身耳。居恒接下以恩。多所顧念。孫輩皆撫愛彌篤。一日不見。輒不安。卽奴

僕有疾病。亦親問切焉。腰脚極健。出外徒步不用杖。猶記前年八月中。大母自北門徒步至南門。或勸之乘車。曰徒步佳。步履間健。車何爲者。我家不憂米鹽。大母乃勞苦若不謀。夕春朝秋夜針黹未嘗去手。時或親自洗滌。以舒傭力。故奴僕皆德之。大母稟氣素強。不近醫藥。偶抱采薪越宿輒愈。自我兄弟二人連年大病。大母寢不安席。食不甘飽。若已病者。迨我兄弟愈。大母已勞瘁不勝矣。去冬又患嗽。尋病氣腫。手足皆龍鍾。不便行動。中西醫竭力診治。皆弗效。翌年春。民國六年某月某日卒。嗚呼痛哉。大母爲人忠厚慈祥。一旦謝世。鄰里皆太息不置矧我骨肉之痛。終天之憾。無已時耶。每一念及。中夜輒痛哭而醒。恨無以慰大母。爰述梗概。擬乞當世文人爲之傳。大母卒年若干歲。生于一我父某某也。女一諱。

語頗明淨得體

某某于歸太原。蚤歿。孫二長某某。次卽復生。又次某某也。

附原作

(甲85分)

大母姓陸氏。上海人。清道光某年某月某日生。陸氏爲海上鉅族。見先大父英敏有才識。乃婿焉。大母未嘗學問。舉止中禮節。辦事有能幹。先大父以隻手起家。辛苦勞瘁能有今日者。以大母之助爲多焉。性儉樸。生平不衣華服。兒輩每以爲言。大母曰。人之輕重。豈關服飾。大凡內不足。乃借資于外。接下以恩。多所顧念。孫輩皆撫愛彌篤。一日不見。輒不安。卽奴僕有疾病。亦親問切焉。腰脚極健。出外徒步不用杖。猶記前年八月中。大母自北門徒步至南門。或勸之乘車。曰。徒步佳。車何爲者。我家不憂米鹽。大母乃勞苦若不謀夕。春朝秋夜。針黹未嘗去手。時或親自洗滌。由是奴僕皆德之。大母稟氣素強。不近醫藥。偶或感寒。亦一夕而愈。自我兄弟二人。連年大病。大母寢不安席。食不甘飽。後我兄弟病愈。大母乃稍喜。然暗損

滋多焉。去年終。又患咳嗽。尋漸犯腫。手足皆龍鍾。不便行動。中西醫竭力診治。皆弗效。翌年春。民國六年某月某日卒。嗚呼痛哉。大母爲人忠厚慈祥。鄰里皆愛之。而我骨肉之痛。門祚之感。永終天日。無有已時。中夜念及。能不痛哭。生子一。我父某某也。女一名某某。于歸太原。蚤歿。孫三。長某某。次即復生。又次某某也。

祭外祖母文

楊國楨

嗚呼。蒼蒼者天。何奪我外祖母之速也。藐焉小子。何不辰之甚也。予年七歲。就讀外祖母家。課餘之暇。外祖母常坐窗下。驗予功課。熟則賜以餅餌。用爲獎勵。不則手講指畫。面命耳提。務使心領神會。一隅三反而後已。由是予頗喜誦。亦不思家。蓋外祖母之視吾猶孫。而吾視外祖母之家。亦如吾家也。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予一日未死。則即一日無忘。舊事墳膺。思之淒哽。外祖母九原有知。

亦知予心之痛苦否耶。今歲春。予自校歸。道經外祖母家。小作勾留。外祖母執予手而問曰。汝當何時畢業。畢業後將入何校。試一告我。予應之曰。明年暑假當畢業。畢業後擬入中學。然而天不從人。事變疊來。兼之父兄過愛。阻礙叢生。此外孫之所苦心焦思而寢不成寐者也。外祖母慨然曰。汝母慮吾當爲汝勸汝父兄。以從汝志。嗚呼。此言猶在吾耳。今吾蕭齋獨坐。瞑目涉想。猶能彷彿吾外祖母當時之音容笑貌。而今安在乎。他日助吾升學。勗吾上進。而使吾名成業就者。更何人乎。外祖母雖死。當亦懸懷於地下。念此惄惄之人而無能忘也。曩年予病。外祖母撫惜倍至。昞夕垂問。病增一分則加憂。痊可一分則差慰。而今而後。予脫不幸而再病。外祖母亦無知矣。外祖母之病也。予以校課羈身。不克親侍湯

藥及至春假中。始得北來一省。時外祖母趺坐榻上。面紅齒黑。病狀似凶。然知精神素健。以爲多方調治。則弗藥可。庸知探病之日。卽爲永訣之期。自茲以後。卽不復見慈顏矣。嗚呼哀哉。吾將哭外祖母於斷碑殘碣之間。則蔓草荒烟。碧苔縈石。隔重泉而不應。呼蒼昊以無聞。吾將哭外祖母於荒江古刹之間。則逝水空流。古佛無語。香返魂而難覓。鶴雖化兮不歸。茫茫宇宙。渺渺予懷。終吾之身。不復得見吾外祖母矣。能不悲乎。能不悲乎。雖然。人之一生。有如一夢。生浮死休。在達觀者原不足悲。特吾外祖母爲一家之主。非可死之人也。口旬之壽。亦非可死之時也。天竟奪之而去。甯非所以苦我惶惶之外孫耶。而今而後。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以見外祖母於地下也。而死後之有知無知。得見與

不得見。且又無以能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將何極乎。今吾灑此傷心之淚。撫棺痛哭。亦聞乎否乎。昔日之來。覩外祖母之笑貌。聽外祖母之語言。今日之來。覩外祖母之靈位。聽諸親友之號啕。人孰無情。何以堪此。彼蒼冥冥。此心悠悠。拔劍斫地。長恨何如。吾今束芻致奠。再拜而起。獻濁酒之一尊。伏靈幃而一慟。外祖母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如其有知。伏惟尚饗。

附原作

(甲70分)

嗚呼。蒼蒼昊天。何奪外祖母之速也。藐焉小子。何不辰之甚也。予年七歲。就讀外祖母家。課餘之暇。外祖母常坐窗下。驗予功課。熟則賜以餅餌。以資奮勵。不熟則手講指畫。耳提面命。務使心領神會。一隅三反而已。由是予窮年累月。不思旋家。蓋外祖母之視吾如掌上珠。而吾之視外祖母如母。視外祖母家如吾家。凡此瑣

觀外祖母如母句有  
語病

摭拾

瑣雖爲陳迹。然予心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哽。外祖母九原有知。當分明記之。今歲春。予自校歸。道經外祖母家。乃小作勾留。以謁外祖母。外祖母執手而問曰。汝當何時畢業。畢業後將入何校。試一一告我。予應之曰。明年暑假。當畢業。畢業後擬入中學。然而天不從人事。變疊來。兼之父兄過愛。阻礙叢生。此外孫之所苦心焦思。而寢不成寐者也。外祖母慨然曰。汝母自慮。吾當爲汝舌敝唇焦。勸汝父兄。以從汝志。而遂汝意。方期出其熱忱。爲吾籌畫。孰知一旦遽去吾而長逝乎。嗚呼哀哉。蕭齋獨坐。瞑目涉想。猶能彷彿吾外祖母當時之音容笑貌也。而今安往乎。問外祖母而不聞外祖母答。抑外祖母答之。而吾固不可得而聞也。憶外祖母而不見外祖母形。抑外祖母有形。而吾固不可得而見也。嗚呼哀哉。吾與外祖母何幸而爲姻戚也。使不爲姻戚。或未必相識。即使相識。或未若斯之親切。縱外祖母一旦溘然長遊。今之思外祖母。痛外祖母。哭外祖母者。亦未必傷心。

太息。至於斯極也。嗚呼。外祖母往矣。慈面難逢。聲歎不接。他日助吾升學。勵吾上進。而使吾名成業就者。更有何人。外祖母雖死。當亦隱懷於地下也。曩年予病。外祖母小坐牀畔。殷勤致問。增一分則憂。減一分則喜。嗚呼。今而後予脫不幸。而再病者。從何處呼外祖母也。外祖母之病也。予以功課羈身。不克朝夕探望。校中既給春假。始得北來一省。時外祖母趺坐榻上。面紅齒黑。病似非輕。然知精神素健。以爲苟多方調治。弗藥之期。知必不遠。何以染恙。纔閱數日。遽如冥冥飛鴻。奄然一去。而莫予追耶。詎謂探病之日。即爲永訣之期耶。寬厚仁慈。命止斯耶。彼蒼者天。曷有極耶。吾將哭外祖母於斷碑殘碣間。則芳草含烟。碧苔縗石。所謂外祖母者。竟不可見。吾將哭外祖母於荒江古刹之間。則無情逝水。東流不返。所謂外祖母者。終不可見。而今而後。宇宙間不復有外祖母之蹤跡矣。能不悲乎。能不悲乎。雖然。人之一生。有如一夢。生且無既。死將萬古。死死生生。本事理之常。如陰陽晝

夜循環無既。達者觀之。曾不足悲。特外祖母非可死之人。亦非可死之時。此吾之所以淚墨交揮。而不自勝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以見外祖母於地下也。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外孫謹具時餚。撫棺憑弔。灑一掬傷心之淚。外祖母魂兮歸來。外孫在此號慟。聞乎否耶。嗟夫嗟夫。昔日之來。覩外祖母之笑貌。聽外祖母之語言。今日之來。覩外祖母之靈位。聽諸親友之慟哭。人孰無情。何以堪此。彼蒼冥冥。此心悠悠。拔劍斫地。長恨如何。嗚呼。生死異路。從此辭矣。外祖母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尙饗。

孟子爲王者師論

盧元濟

戰國之君。爭地以戰。爭城以戰。充其分。不過能霸天下。亦已足。其孰能爲王者師乎。孟子乃以爲王者師。期諸滕。不亦左哉。雖然。湯

全篇意思頗多而句不凝鍊。遂覺無尤是病在少讀。

之王天下也。以伊尹則爲王者師者，伊尹也。非湯也。武王之王天下也。以周公則爲王者師者，周公也。非武王也。故孟子欲使褊小之滕而爲王者師，直以湯武期滕文。而孟子自爲王者師耳。夫孟子所抱之旨，固與伊周同也。伊尹抱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之志，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伊尹周公聖人也。聖人者不世出。今孟子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歸於仁義。是亦聖人也。惜乎天生不世出。之聖人以畀戰國之君。而戰國之君不知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故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亦王於天下。由是觀之。則大有爲之臣。必得大有爲之君。以爲

之主。然後可以有爲。乃環顧當世。若齊宣王。梁惠王。滕文公諸君。皆不足以有爲。是何以故。孟子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豈不然哉。豈不然哉。雖然。伊尹周公。得其君。於以成三王之治。孟子不得其君。且不能繼五伯之風。其遇不遇。雖有天。然而其爲王者師。則一也。獨惜戰國之君。不能爲王者耳。又何所用師哉。是故孟子七篇。今且不見重於民國。而亂臣賊子。乃充塞宇宙。尙復有王者乎。尙復有王者乎。可勝悲哉。

附原作

(甲75分)

戰國之君。爭奪尙矣。於斯時也。而欲與之王天下。亦云難矣。然而戰國之君。孰不欲天下者耶。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嗟乎。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

湯之王天下也以伊尹。則伊尹爲王者師。武王之王天下也以周公。則周公爲王者師。戰國之君不欲王天下則已。欲王天下必求王者師。不言王者師則已。言王者師必歸吾孟子。故曰孟子爲王者師。伊尹抱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之志。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伊尹周公聖人也。聖人者不世出。今孟子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歸於仁義。是亦聖人也。惜乎天生不世出之聖人。以畀戰國之君。而戰國之君不知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周公相武王。誅紂代奄。亦王於天下。由是觀之。則大有爲之臣。必得大有爲之君。以爲之主。然後可以有爲歟。乃環顧當世。若齊宣王梁惠王滕文公諸君。皆不足以有爲。是以故孟子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豈不然哉。豈不然哉。雖然。伊尹周公。得其君而成爲伊尹周公。孟子不得

雖然以下四句爲八  
股濫調其實此等句

法實不可通。蓋某之  
爲某直言。如不言也。

其君而成爲孟子。此其中有遇與不遇之天。而其爲王者師則一。何則。皆樂堯舜之道也。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當亦知所合矣。且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孔子以堯舜之道周流列國。卒無所遇。退而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今語多龐雜而無精義。

孟子拒楊墨。放淫辭。以承三聖。觀孟子七篇。其功不在春秋下。雖不能行於當世。亦足以模範而昭來許。其與伊尹周公之相去。又何遠哉。又何遠哉。

### 夢遊文苑記

#### 強化誠

燈光慘澹。更鼓初鳴。枯守管城。殊覺厭倦。乃馳夢轂。搖心旌。爲列子之神遊。纔就黃粱之枕。忽來黑甜之鄉。登高南望。則見儒林卓立。詞藻紛披。桃李成陰。芝蘭滿室。墨客告余曰。此文苑也。每當春風和煦。秋陽皎潔之時。意蕊展舒。辭條秀發。書帶抽鄭家之草。綵毫發江令之花。山水清音。得之絃外。風煙奇態。會自目前。後至者。

遊覽其間。莫不色飛眉舞。心曠神怡。歎爲學境靡窮。樂趣亦無窮也。余聞言。心羨之。因改北轍爲南轍。往叩苑門。請於其主。願從遊焉。苑主告余曰。文學之道。貴去邪而就正。子能不由歧路而與我同趨向者。則最近之勝境。一舉足而可躋。余唯唯。摵衣前行。未及數武。已至學圃。則有學殖根深。文藝叢集。舌蓮吐秀。胸竹凌雲。五色之筆花盛開。萬寶之秀實已結。誠葩窟之大觀。文囿之奇賞也。余嘗涉獵詞林。瀏覽書葉。固未窺乎根柢。未究乎本原。女貞冬青。終鮮研究。瓊花玉蘚。亦未推敲。到此西園。窺見翰墨之林。但覺心醉目迷。與面牆而立者等耳。前導者引人入勝。指示殷勤。因之遊興益酣。不敢半途中止。又入寫生室。則有負圖龍馬。獻瑞神魚。劉勰雕龍。曹植繡虎。甘泉白鳳。冊府元龜。俱屬名世之珍禽。曠古之

奇畜。他如謝蝴蝶。崔鴛鷺。鄭鷓鴣。張鸞鷺。尙其小焉者也。余愧學未鴛繡。技止蟲雕。嘗貽畫虎之譏。豈得窺豹之益。信手塗鴉。嚼味同蠟耳。旋至一處。地面更寬。新舊文房。高插霄漢。導游者曰。此皆意匠所經營。良材所結構也。室中分門別戶。多不勝舉。余旣歷階上升。所過蘭臺蓬觀。杜庫曹倉。門外徘徊。畧見內容之美。若鄰架則萬軸琳瑯。陸厨則千箱縹碧。充庭連屋。有廣內之藏。積簇疊窗。有名山之製。使善遊者入室升堂。飽覽前人之鉅作。其愉快又當何如。余俯仰留連。意不忍去。而亦歎觀止矣。遂別苑主出門。繞道南柯郡。而泰山北斗。儼然在望。忽見浩無涯涘。學海當前。非文豪不能渡。豁然覺悟。始知所造樂境。尙是邯鄲學步也。

(評)辭藻頗富運用亦尙適宜惟少神韻遂不免有堆砌痕(甲90分)

文苑導游錄（第二種第四卷）

◎古近體詩

天虛我生潤文

歲暮書懷

龔存誠

短髮難饒歲月侵不堪人世有浮沉西山鼓角悲天地東海波濤壯古今幾處錦城臘灰刲連天烽火隔鄉音思親望斷南歸雁夢裡家園一片心

幾家明月照朱樓簫管頻添客裏愁蠟炬飄零離別淚梅花珍重寄書郵蓬門空自悲原憲末世何人識馬周草綠淮南歸不得天涯應嘆未封侯

附原作

（甲95分）

短髮難饒歲月侵不堪人世有浮沉西山鼓角悲天地東海波濤壯古今幾處錦

城灰戰刦連。天烽火隔鄉音。思親欲逐南歸雁。夢裡家園一片心。

幾家明月照朱樓。簫管頻添客裡愁。蠟炬有情盈面淚。落花無語逐泉流。蓬門空自悲原憲。末世何人識馬周。草綠淮南歸不得。天涯應嘆未封侯。

偶成

鄭煒光

天寒日暮動幽思。心事如潮祇夢知。三徑花殘秋去早。小窓燈黯月來遲。名場逐鹿人皆醉。斗室囊螢我太痴。讀罷道書纔一笑。滿庭黃葉又催詩。

附原作

(甲70分)

聲調不妥

生平落拓富幽思。心事滿腔誰得知。愁緒絲絲更靜夜。秋燈黯黯月殘時。天涯我笑人皆醉。鄉里人嗔我太痴。鎮日空齋淒楚甚。綠窓飛雨似催詩。

月夜

鄭煒光

一輪斜挂曲江頭。夜色空濛映滿樓。人影依稀隔湘水。笛聲幽咽。  
按涼州故鄉詩思濃於酒。今夕銀河淡欲秋。一樣團圓千里月。幾人歡笑幾人愁。

附原作

(甲 75 分)

一輪斜挂曲江頭。如水依然映滿樓。素影悠悠隨碧水。清輝夜夜照涼州。光浮綠  
牕濃于酒。色寫銀河淡似秋。一樣團圓江畔月。幾人歡笑幾人愁。

冬閨即事

應儉甫

破曉園林雪亂飛。鏡屏顧影試絨衣。薰籠撥牋宵來火。猶有溫馨滯絳幃。

玉梅花底綺窗開。晴雪晶瑩照玉顚。親把膽瓶注溫水。泥郎折取一枝來。

消寒九九總圍爐。詠雪看花酒一壺。屈指歲朝無幾日。調冰篝火釀屠蘇。

畫簷冰柱映玻璃。咏絮詩成手自題。吹氣如蘭書未凍。溫存心是辟寒犀。

附原作

(甲30分)

一陣金風帶雪飛。倚爐無賴結絨衣。夜來天氣尋常短。揆日頻增一線微。  
泥郎之泥乃仄聲

暗香初透綠窗開。雪裏泥郎折取來。收拾玉瓶注溫水。愛他高潔供妝台。  
寒消九九總圍爐。詠雪看花酒一壺。飲罷深閨無個事。泥郎畫幅美人圖。

次句與上末句意複

層層翠幔攏眉低。描幅梅花倩品題。芳氣襲人書未凍。陽春不用辟寒犀。

二十感懷

於長捷

辜負昂藏絕世姿。此身慚愧作男兒。當歌且漫論來日。對酒還應

貴及時。我輩命宮有通塞。匹夫天下繫安危。自憐咄咄書空處。際遇風雲未可期。

拚將詩酒老風塵。彈指流光廿度春。未必文章能砭俗。由來升斗不干人。閒中歲月名心淡。刻後江山世味辛。往事回頭成逝水。只餘明月證前身。

何人夢裏盼封侯。華屋山邱等水漚。我有狂言驚四座。誰能砥柱在中流。幾行衰柳新亭淚。一望烽烟絕塞愁。惆悵前賢不可作。數聲雁唳正橫秋。

臥聽蕭蕭暮雨哀。眼前惟剩劫餘灰。波濤日日掀天起。狐鼠紛紛捲土來。風月有時屬游客。江山無復見奇才。澆愁但借壚頭酒。試向青天一舉杯。

往事驚心百計。非如何能不負春暉。登樓作賦悲王粲。留枕多情負宓妃。大鏹洪鐘餘韻歇。高山流水故人違。他年素願堪酬處。手把絲綸坐釣磯。

不平且漫叩天闔。付與閒身尙是恩。伴我黃花聊共隱。幾人宿草已埋冤。銷餘壯志憐塵夢。留取新詞證雪痕。菊酒延齡還自壽。願祈無恙此琴樽。

附原作

(甲80分)

吾輩二字讀不響

枉負昂藏絕世姿。却慚美號襲男兒。當歌遑更論來日。對酒還應貴及時。吾輩命宮有通塞。匹夫天下繫安危。自憐咄咄書空處。都是青年素志期。步兵終自陷風塵。辜負韶華二十春。幾兒文章能益世。差欣升斗未干人。吟中歲月閒方覺。刦後江山信足珍。往事回頭成逝水。月明仔細證前身。

何人夢裏却封侯。華屋山邱等水濱。有我狂言驚四座。看誰砥柱到中流。雄心消盡新亭淚。暮雨遙連絕塞愁。惆悵前賢不可作。一聲雁唳正橫秋。

臥聽蕭蕭暮雨哀。瀛洲大劫未成灰。海濤此日掀天起。吾黨何年捲土來。風月清涼歸賦客。江山磊落幾奇才。可堪渺渺予懷處。都付爐頭濁酒杯。

回首驚心百計非。如何便不負春暉。浪遊底事閒王粲。才賦何人媿陸機。大鏽洪鐘留韻杳。高山流水故知違。他年素願壘酬處。蓑笠相逢下釣磯。

不平且漫叫天闇。付與閒身是渥恩。此日黃花多逸致。他年腐草有深冤。已銷壯志追鵬迹。僅咏新詞證雪痕。菊酒延齡還自壽。願祈無恙共琴樽。

### 秦淮記遊

徐炎培

鶯花三月起芳塵。河水青青柳色新。丁字簾前樓十二。春風想像六朝人。

家家妝閣倚花梢。小語吳娘比燕嬌。一片歌聲明月裏。碧天如水夜如簫。

附原作

(甲98分)

二詩均婉約可喜惟次句與三句上四字平頭宜避

鶯花三月起芳塵。紅板橋頭柳色新。丁字簾前樓十二。春風想像六朝人。  
家家妝閣暗香飄。爭看吳娘燕語嬌。一片歌聲明月裏。碧天如水夜吹簫。

南湖山莊夜宿漫成

徐炎培

木落暮天急。秋來景物非。鶴驚人影唳。雁逐白雲飛。山月冷。疑雪水風涼。上衣何  
拗句得體且饒半韻

附原作

(甲95分)

木落暮天急。秋來景物非。鶴驚人影唳。雁逐白雲飛。山月冷。疑雪水風涼。上衣何  
當歸夢裏。雲樹記依稀。

與友人登望樓

徐炎培

一片城頭月。羈人獨倚樓。潮聲連岸動。山色渡河秋。黃葉自然墮。  
白雲何處留。鄉心托歸雁。遠落蓼花洲。

附原作

(甲 95 分)

拗句應平仄相救第  
五句斷用仄平仄下  
句當作平仄平

一片城頭月。羈人獨倚樓。潮聲逐岸動。山色渡河秋。黃葉自然墮。白雲斷續流。  
鄉心隨雁去。遠落白蘋洲。

咏蟹

馮大舍

橫行如爾太猖狂。披甲操戈學跳梁。誰道將軍偏有膽。本來公子是無腸。心原守黑徒。知白袍縱能紅。未必黃只爲趨炎遭束縛。犧牲風味已先嘗。

附原作

(甲 80 分)

辭未遙意

無謀徒自恃猖狂。如此泥塗敢逞強。任爾橫行須束縛。笑他多足却無腸。心疑帶  
黑終難白。性縱趨炎豈脫涼。最是臚腥同臭味。便便還貯一囊香。

消夏雜詠

龔辰

北窗欹枕學羲皇。一樹高槐半夕陽。起向荷亭携酒坐。待他明月上廻廊。

暫因避暑入山莊。且把柔鄉換醉鄉。鎮日碧紗籠裏住。自鈔詩卷自焚香。

蟬聲囁囁報新涼。午夢醒來日正長。遍地綠陰濃似水。靜聽桐乳落琴床。

一番驟雨晚來晴。滿沼荷香習習生。今夜月明似秋夜。流螢飛上荳花棚。

晚風多處葛衣單。招惹微寒竹萬竿。携得蒲葵無所用。藕花深處一憑闌。

附原作

(甲 80 分)

避暑嫌複

北窗高臥學羲皇。起視槐柯送夕陽。携酒一樽來竹徑。笑迎明月且飛觴。  
誰家避暑入山莊。僻處鄉村亦自芳。埽淨閒軒聊默坐。一詩吟罷且焚香。  
蟬聲高唱此良辰。日暖天長氣候新。遍地陰濃槐柳綠。遠山避暑是何人。  
簷前積雨幾成聲。險阻艱難旅客情。今夜月明偏皎潔。聊將屋角作涼棚。  
晝長天暖意何安。覓得槐陰學把竿。一扇蒲葵大向晚。撲將螢火入闌干。

偶成

汪國安

雪重霜嚴壓歲寒。一冬情緒便闌珊。吟詩似酒惟醇好。作事如船。上水難。北里烟花空爛漫。西樓明月盼團圓。梅花一樹當窗發。怕

惹鄉心不敢看。

附原作

(甲 80 分)

重雪嚴霜壓歲寒。一冬情緒亦闌珊。吟詩自愧多粗俚。作事何曾畏苦難。北里尋  
花常載酒。西樓望月獨憑欄。寒梅一樹當窗發。怕惹鄉愁不敢看。



文苑導游錄（第四種第四卷）

◎ 填詞四

洞仙歌

天虛我生潤文

顧佛影

峭寒幾日滯天涯。行色鉢約勞伊苦。相憶怕鬢天割換。巫峽雲移先寄與一簡。梅花消息姑蘇城外住。愁對江楓重畫旗。亭酒家壁欹枕懶飄零。碧海青天這艷約。幾時圓得向燈火。樓心夢相尋試招取離魂小屏風側。

到門嘶騎乍鴛衾寒破。明月懷中霎時墮道相逢驚地乍見翻疑却不信。昨夜夢兒真個笑啼渾不慣。小握柔荑扶入雲房並肩可方寸小韋囊替整歸裝。還幾度詢儂勞麼更搜索愁腸話寒暄只陣陣消魂口脂風過。

瑤臺鳳侶。是人天佳偶。携酒園林此番。又向朱欄照水翠檻眠雲。  
消受那刻後鶯花梅柳。沉香亭上坐。欲借丹青畫取鴛鴦永廝守。  
未忍拂郎心半响。遲疑終究是賴伊。點首只軟語。叮嚀要珍藏。  
怕春水池塘。又教吹皺。

將離花發悵空桑三宿。自寫蠻牋已盈幅。昔虞姬作傳。謝女鈔詩。  
祇博得巾幘才人輸服。驪樽勞苦勸。一疊陽關樂譜新。翻斷腸曲。  
願化作菱花長伴妝臺儘。消受眼緣眉福。怕別後相思沒人知。  
拚醉倒羅幃盡情歌哭。

附原作

(甲95分)

峭寒幾日。又忽忽行色。打點離悰與伊覩。怕鬢天刻換。鴉鳥欺鸞還寄與一箇梅。  
花消息。始蘇城外樹。風景依稀。重畫旗亭酒家壁。欹枕懶飄零。碧海青天這艷。

約。幾時圓得。只燈火樓心預先尋。趁一箭長蛇。夢魂飛疾。

亂羽撼曉。乍鴛衾寒。破明月懷中。霎時墮。使人前禮罷。見了翻疑。渾不是昨夜夢。  
後半第五句應兩字  
平行今作替玉纖籠。偏幾  
乃上一下三非所宜也

中梳裹。輕霜蹄影疾。紫面門前扶入香轎並肩可。方寸小章囊。替玉纖攏。偏幾度詢儂勞懶。更搜索柔腸話寒暄。只陣陣消魂口脂風過。

瑤階鳳侶。向人天携手。剗後園林尙如綉。有朱欄枕水翠檻眠雲。若徑窄一路分。  
第六句上三下六上  
三字係豆不宜竟作  
一句又沉香句宜上  
三下二不宜作上三  
下三

花拂柳。沉香亭小憩。泥語纏綿忍拂郎心。乍領首紫電攝花魂。莫餓華年也。留個影兒相守。且鄭重休將寄儂邊。怕春水池塘又教吹皺。

殷殷臨別。授蠻牋一幅。小傳虞姬教儂讀。笑神仙翰墨。冰雪聰明。祇贏得一代才人輸服。冷烟斜日擁。幾折陽關樂譜誰翻斷腸曲。揮手闇無言。寶瑟絃僵。怕訴出離情千斛。願化作菱花守。卿邊儘消受三生眼緣眉福。

結不住

如夢令 月夜泊夏口聞笛

陳承祖

何處細吹蘆管。一遞一聲淒婉。窗外月華寒。窗裏漏聲初轉。魂斷  
魂斷夢與楚江俱遠。

附原作

(甲 80 分)

何處細吹蘆管。一遞一聲淒婉。窗外月光寒。窗底枕衾無暖。魂斷魂  
俱遠。

菩薩蠻 題畫

陳承祖

平蕪一片參差綠。虹橋低跨清溪曲。橋外草芊芊。夕陽紅半天。  
微風波脈脈。沒個持竿客。烟樹遠。聞鴉荒村三兩家。

蝶戀花 閨情

陳承祖

悄掩屏山慵刺繡。鏡裏春山窺見雙蛾皺。有約不來勞坐守。銀釭  
挑盡黃昏後。和了薰籠添了漏。無賴春寒侵入衫兒袖。小婢勸

原作低字係軟字餘  
本未改甲95分

嘗新暖酒。葡萄<sub>去聲</sub>豐臘脂透。

附原作

(甲 80 分)

娥應作蛾

悄掩屏山慵刺繡。淺掃雙娥。窺要雙娥皺。有約不來偏坐守。挑燈捲盡黃昏後。  
和了薰籠添了漏。不脫衫兒。噙着衫兒袖。小侍無言情未逗。傍人只是低垂首。

蘇幕遮 春情

陳承祖

柳枝狂桃李醉如海春光如笑春山媚一角紅樓斜照裏樓外春  
雲樓上春人睡困人天煩惱地一縷晴絲嬾住晴空翠幾點楊  
花簷際墜燕子歸時漾得簾波碎

附原作

(甲 90 分)

外詩雖同收一部但  
係轉韻不宜混押

柳枝狂桃李醉如海春光如笑春山媚一角紅樓斜照外樓外春雲樓上春人睡  
困人天煩惱地一縷晴絲嬾住晴空翠粉蝶花蜂飛作隊燕子歸遲捲起珠簾

待。

清平樂 春想

姚奠邦

脂暉粉怨捱過三春半咫尺蓬山天樣遠夢影梨雲吹亂 本來  
易惹相思况教腸斷多時檢點羅衫仍舊淚痕添了臙脂

附原作

(甲 75 分)

第四句應二字平行  
不宜作上三下三句法

落花幾片瘦盡東風面蝶影翩翩依小院偏又把殘春戀 本儂易惹相思况他  
如許痴嬌檢點羅衫仍舊纖纖瘦盡腰肢

巫山一段雲 本意

姚奠邦

對鏡芳容減憑欄翠袖單夢雲依約殢巫山花事已闌珊 楚岫  
風光歇陽臺月色寒淚痕如雨不曾乾何處拾餘歡

附原作

(甲 75 分)

對鏡芳容減。臨窗怨恨牽。郎心事意纏綿。雲樹渺遙天。葉落鴛鴦宿。花開蝶

蝶眠。春光明媚自鮮妍似惹阿儂憐。

踏莎行 閨情

馮大舍

夢繞深簾花飛閒院。爐烟裊瘦春如線。朝來愁損翠眉尖。孤鸞鏡裏無人見。不語斜陽沒情雙。燕春來春去何曾管。伴儂惟有曲闌。千年時寸寸都憑徧。

附原作

(甲 95 分)

起三句頗細  
夢繞深簾花飛閒院。爐烟裊瘦春如線。深閨愁損翠眉顰。聲聲啼鳥將春喚。無語斜陽沒情雙。燕春來春去非他管。淒涼儂獨倚闌干。惜花心事伊誰見。

蝶戀花

馮大舍

炷盡爐香人意倦。小倚雲屏一榻。茶烟暖鎮日東風簾不捲。呢喃

絮煞染間燕。幾樹垂楊鶯語亂。淡淡斜陽畫出眉兒淺。芳草天涯尋夢偏腰圍更比秋來減。

附原作

(甲80分)

畫字應平

炷盡爐香人意厭。夢繞畫屏一榻茶烟暖無意。東風簾忽捲個情漏洩尋春燕。人正昏昏鶯語亂。驚起朦朧淡淡斜陽淺。依舊湘簾春一片。腰圍却比宵來減。

憶秦娥

顧佛影

心香爇。心田種出情花葉。情花葉些兒紅上美人雙鬢。團纏月子重新缺。相逢已晚還離別。還離別。夢中歡笑醒來嗚咽。

附原作

(甲80分)

心香爇。心田種出情花葉。情花葉海紅簾下兩渙如雪。思量只怨天兒瞎。相逢已晚還離別。還離別布帆揚子玉樓斜月。

鳳凰臺上憶吹簫寄鴻範杭州

顧佛影

草綠西湖豆紅南國。懵騰兩度春殘。記鬱金堂畔打槳人。還揮手江天如夢。盈盈處小袖雲藍。平生願。銀河雙穩。璧月雙圓。 惺惺。錦魚風急千萬字。相思寄也。徒然只丁寧。珍重勸道加餐。有日桑麻雞犬。更携取眷屬神仙。堪消受。烟波畫舸。竹石林泉。

附原作

(甲98分)

草綠西湖豆紅南國。懵騰兩度春殘。記鬱金堂畔打槳人。還揮手江天如夢。盈盈處小袖雲藍。平生願。銀河雙穩。璧月雙圓。 惺惺。錦魚風急千萬字。相思寄也。徒然只個儂消息。勸道加餐。有日桑麻雞犬。看兩家云云應與盈盈處句法相同堪消受。從他畫舸去五湖間。

(評)此詞清麗綿邈。自是本色。惟末句不應作上一下三。

文苑導游錄 填詞四

一〇

戊午正月



# 文苑導游錄

(第五種第四卷)

天虛我生潤文

## 顧佛影

### ○南北曲四

#### 謝庭雪雜劇

(外巾服雜扮院子隨上)

(北新水令) 東山舊夢冷琵琶韻好林泉豆未容瀟洒叶江山塗  
血淚句風雪送年華叶卸了烏紗叶暫偷得片時暇叶

熱血冰心早歲誇朝衫襯裏朔風斜長安十萬新蝴蝶都在  
烏衣宰相家下官謝安職居太保望重黎元歎莽莽中原妖  
氣正熾看蕭蕭華髮柱石猶撐且喜自淝水戰後胡虜驚心  
偏安局定老夫遍相兒輩尙多英俊風流箕裘克紹日後這  
許多掀天揭地的奇功都待一一交代他們老夫便得養息

凡○及●者爲正文  
○者應平為者應仄文  
◎者平仄不拘△者應仄文  
篇襯字

田園聊償素志。正是

(南步步嬌)宦味渾如春寒怕韻可罷無妨罷叶 (作聳肩畏寒介) 呀好一陣峭寒也俺只覺重裘薄似紗叶庭院惜惜句珠簾難掛叶 (推窗瞭望介) 原來是天女散瓊花叶莽園林一白地如圖畫叶

怪道天氣恁冷原來已下雪了待我把姪兒姪女喚將出來大家圍爐賞雪消遣則個冰兒 (雜) 有 (外) 你可整備茗錢去請公子小姐同來賞雪 (雜應下) (外行介)

(北折桂令) 你看那度平林幾隊昏鴉韻林角僧菴句林背人家叶滯春光豆春在天涯叶那些个高樓冷笛句古戍哀笳叶滴零零是檐牙鐵馬叶瘦亭亭是牆角梅花叶老夫今日呵要借重你

六出瓊葩叶試試他兒女才華叶喜的是繞庭幃豆玉映珠輝句  
暫拋起碎江山豆雪片風斜叶（虛下）

（生旦便裝同上）（旦）

（南江兒水淺笑堆眉黛句濃春逗臉霞韻向梅窓剛把吳綾砑  
叶寫新詩待作圍爐話叶怪鸚哥偏把人催煞叶別過薰籠寶鴨  
叶出了密帳重帷句便來到鬱金堂下叶

儂謝道蘊正待和俺哥哥渝茗聯詩消此冷晝恰聞叔父傳  
呼則索前來隨侍呀哥哥你看這一庭好雪也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映窓紗句似月華韻填階砌句如塗蠟叶  
俺只怕粉花兒沾污了孔雀裘句露珠兒濕透了鴉頭襪叶（旦  
延姪介）（生）妹妹你怎又站住了想俺叔父呵早安排活火煮

義字以叶韻爲正

新茶葉待兒曹。樂事天倫話。叶你看繞廻廊。句幕未遮叶靠東閣。  
句窓齊拓葉來呀。叶莫惹取高堂罵叶。(旦)羞呀叶似官僚催上  
衙叶。

來此已是怎不見叔父。(外轉上)好將三尺雪。且試六班茶。  
(相見介)(外)你兄妹二人來得正好。俺已分付冰兒。安排茗殽。賞這一天好雪。你二人意下如何。(生)叔父正是雅人深致。姪兒理當侍坐。(旦)姪女也合追陪。(外)既然如此。你一人且坐下了。(外生日各坐介)(雜捧爐具上)(外)冰兒。你向梅花枝上取些雪來。泡上一壺好茶。你便自去打睡。母庸伺候。(雜應。捧雪介)生日外圍爐煮茗。場上撒碎紙作雪片。(外起立介)妙呵。這一天好雪。愈下愈大。好似催

人詩句。老夫且出一句。看你兩人可聯得否。吟介。大雪紛紛何所似呵。（生日同起立作瞭望凝思介）（生）叔父。姪兒想來呵。

（南僥僥令）瀟瀟風卷下韻密密亂交加。叶似括骨吳鹽。紛紛撒叶只合把鹽花比雪花叶

所以姪兒想接一句道。空中撒鹽差可擬呵。（外）也說得像。如今要輪到姪女了。俺料你綉口錦心。定必別有妙喻。（旦）叔父過獎了。只是姪女想來方纔哥哥說的呵。

（北收江南）他韻却憑空豆比擬差韻一味裏豆亂胡拿叶（笑介）敢則是天廚灶婢起喧譁叶便把個鹽缸粉鉢相拋打叶他貪圖自家叶他貪圖自家疊只待試和羹手段啖梅花叶

字收江南第一句本  
字爲定格興駐雲飛呀  
者多有就韻取用以  
代實字同但古來填  
代之故不妨

(外生笑介)(外)既如此。你且說來。究竟像什麼呢。(旦)依姪女想來呵。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撲銀櫳逗碧紗韻撲銀櫳逗碧紗疊一點點趁風斜叶恰似三月春風吹柳花叶雖然賞鑒家叶也難辯是真假叶

所以姪女想來。這空中撒鹽的比擬。畢竟差得太遠。我想續一句道。未若柳絮因風起也。(外)妙哉。柳絮才高不道鹽愧煞你哥哥了。(生笑介)如此說來。那春日的梨花。秋風中蘆葦。豈不更肖。(旦)哥哥。你不想呵。

若說是梨花開也。叶怎的會飛遍天涯。若說是蘆花秋夜。叶怎的在南簷窗下叶。(生)好好算你比方得是。(旦)休波句說甚麼。

鹽。呀。叶。絮。呀。叶。總。惹。得。梅。花。笑。咱。叶。呀。格。辜。負。了。圍。爐。閒。話。叶。

(外)是呵。茶已沸了。天也晚了。却這聯得四句白話。可不被那梅花笑人。冰兒。你把這些茶具。收了進去。俺們且向燈底圍爐。消遣則个。(雜應。收拾茶具下)(外)

(南尾聲)千秋韻事傳佳話韻(旦)笑俺步障談詩是慣家(生)只把我輩鬚眉都愧殺叶(同下)

附原作

(甲90分)

外巾服雜扮院子隨上

(北新水令)東山舊夢冷琵琶。這林泉那容瀟洒。江山塗血淚。金粉逼年華。功績

未句  
平仄  
漁樵話應用仄

休誇都付漁樵話。

熱血冰心早歲誇。朝衫襯裏朔風斜。長安十萬新蝴蝶。都在烏衣宰相家。下

官謝安。職居太保。生逢離亂。望重黎元。莽莽中原。妖氛正熾。蕭蕭華髮。柱石猶撐。且喜自淝水戰後。胡虜驚心。偏安局定。老夫遍相兒輩。尙多風流英武。克紹箕裘。日後這許多掀天揭地之奇功。都待一一交代他們。老夫便要歸老田園。償我素志也。

(南步步嬌)宦味渾如春。寒怕堪罷無妨罷。(作聳肩畏寒狀介)呀好一陣峭寒。也不由的重裘薄似紗。庭院愔愔珠簾難掛。(推窗瞭望介)原來是天女散瓊花。莽園林一白鶯愁煞。

怪道天氣恁冷。原來已下雪了。待我將幾個姪兒姪女喚將出來。大家圍爐賞雪。消遣則個冰兒。(雜)有(外)你可去準備茗席。再到裏邊請公子小姐同來賞雪。(雜應下)(外行介)

(北折桂令)你看那度平林。幾隊昏鴉。林角僧菴。林背人家。滯春光。春在天涯。密

院淒簫。古成哀笳。忒棱棱是檐前鐵馬。瘦亭亭是帳裏梅花。老夫今日呵。要借重  
你六出瓊葩。試試他兒女才華。且喜繞庭幃。玉映珠輝。暫拋起碎江山風敲雪打。

(虛下)

(生旦便裝同上) (旦)

(南江兒水) 淺笑。堆眉黛。濃愁。褪臉霞。蠻箋慣取吳綾研。小丁香幾把羣英壓。畫  
眉郎合拜妝臺下。呀。好冷天氣也。撥起薰籠金鴨。且安頓密帳重帷。不怕你雪鑽  
風挖。

自述平不應自贊  
傳奇家每蹈此弊不可法也

儂家謝道蘊。一身福慧。絕世才華。拋羅綺之閒情。洗閨幃之俗艷。雄辭俊辯。  
曾解小郎之圍。巧思靈心。欲奪阿兄之席。今日尖寒砭骨。早飛下一天大雪。  
儂家正待和俺哥哥渝茗添香。消此冷晝。恰聞叔父傳呼。命我等同往前庭。  
清談賞雪。少不得隨俺哥哥走一躡者。(行介)

說白娘有醫藥氣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希罕你小蟾兒弄影上窗紗。早茫茫宇宙都塗蠟。俺只是步躡躅沾污了孔雀裘。站伶俜淹濕了鴉兒襪。(旦立定介)(生)妹妹我們就此出去罷。這時節想俺叔父呵。早安排活火煮新茶。待兒曹樂事天倫話掩銀屏香霧罩檐牙。捲珠簾水墨看圖畫。休譁。都分是數家常閒言答。非謗。且看你肆機鋒妙粲花。

(生日見外介)(旦)叔父萬福。(生)叔父在上。姪兒拜揖。(外)快大家過來坐着。不要行禮。看這雪下得愈大了。俺們且圍爐煮雪做個家庭消寒會。點綴點綴。庶不辜負這一場好雪。你二人以爲如何。(生)叔父正是雅人深致。姪兒理當侍坐。妹妹也願追陪。(外)既然如此。你們都坐下了。(外生旦各坐介)(雜捧爐具下)(外)水兒。你把爐子擗得緊些。照顧着煮的雪水。如已沸了。可把那一柄紫泥荷葉甌拿來洗滌乾淨。滿滿的泡上一壺銀針雨。

說白纏壁不易上口

前。配上一個碧瑤盞。一個竹節罍。一個鶴頂紅螺釘。都拿了來。（雜應下。携  
杯茗復上）（生執壺斟茶介）（外旦接杯細飲介）（外）冰兒。你把那一架  
七襄綉幔。捲得高些。（雜捲幔外起立介）呀。原來那雪還是下個不住。老夫  
却要聯詩幾句。你兩人可使得麼。（吟介）大雪紛紛何所似呵。（生旦同起  
立作瞭望凝思介）（生）叔父。姪兒想來呵。

（南饒饒令）片片來風底。霏霏到天涯。恍括骨吳鹽隨處撒。敢則是啓天厨下玉  
華。

所以姪兒想接一句道。空中撒鹽差可擬呵。（外）却也說得像。如今要輪到  
姪女了。俺料你綉口錦心定必別有妙喻。（旦）叔父過獎了。只是姪女想來。  
方纔哥哥說的呵。

（北收江南）他擬憑空未必沒些差。怎見得玉華厨鹵莽將鹽撒。（笑介）敢是近

來天上也有崔荷不靖。今日白帝城中已起了亂事。早雖道上清宮賊黨毀天家。  
因此上小厨娘禦敵忙拋打。這言辭太夸。這言辭太夸。那裏有苦風鹹雨漬梅花。  
(外生笑介)(外)既如此。你且說將來看。究竟像什麼呢。(旦)依姪女想起  
來呵。

(南園林好)撲思不風前強抒。繞池塘水邊亂爬。細審着迷離真假。一樹樹在天涯。  
一陣陣到儂家。

所以姪女想來。這空中撒鹽的比擬。畢竟不肖。我想續一句道。未若柳絮因  
風起也。(外)妙哉。柳絮才高不道鹽。愧煞你哥哥了。(生笑介)只我想來。未  
必甚肖。(旦)哥哥那裏知道。你不瞧呵。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舞輕盈宛似他。舞輕盈宛似他。急煎煎沒處抓。恍只是三  
月青溪戲落花。芳心牽掛。門樹尚藏鴉。單少個臥雕楹燕兒閒話。坐銀墩鼠將胡  
句多生硬韻多強湊  
傳奇家最易犯此

拿點漁磯夕陽愁曬。拂征衣布帆空掛。叔父呵。俺們說甚麼鹽呀絮呀。總惹得梅花驚訝。你不見白茫茫那一座青山漸大。

(外喜介)你說得絲毫不錯。可謂心細於髮。舌妙如環。真令鬚眉愧煞也。你看天色將晚。雪已住了。你們坐久。不要着了寒。大家進去罷。永兒。你把這些茶具都收了去。(雜應。收拾茶具。旦生起向外告退同下)(外)

(尾聲)千秋韻事成佳話。笑俺家名士風流巾幘誇。怎不把那詡請談的時賢滿朝都愧殺。(外下)

旣有尾聲已各下場  
不應再有下場詩

禿筆無花不值錢。與來呵凍寫三千。  
殘燈紅顛南朝夢。贏得癡郎半晌憐。

文苑導游錄 南北曲四

一四

戊午正月



文苑導游錄（第六種第四卷）

◎ 尺牘四

天虛我生著

答王楊靈書

頃接來翰。均悉新秋無雁。係就事實而論。卽證諸古籍亦然。禮記季秋之月鴻雁來賓。季秋蓋九月也。書陽鳥攸居疏。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故曰隨陽之鳥。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雁來。白露在立秋處暑以後爲八月節。月令八月鴻雁來。是皆明證。山海經注雁門山。謂雁出其間。周書云。小寒之日雁北嚮。是雁隨陽而飛。自夏至日始從雁門向南而飛。止於衡陽。至小寒節。則自南而北歸於雁門。故新秋聞雁之地。大都爲邊塞相近處耳。未可以概論也。先兄墓碑。舊時搨本已無存留。容明歲掃墓時。揭奉紫玲瓏閣印譜。前在蛟川。被毀於火。然亦無甚可觀。不足惜也。手此奉復。卽頌道安同學弟栩頓首。

附王楊金來函

河冰道梗。來諭留郡城七日。始達長興。裁答稽遲。職是故焉。蒙掖誘勵。賜言過當。惶悚無地。今後得遙坐春風。化沾時雨。幸何如之。欣何如之前。讀文苑導游錄。鄭君北野新秋詩。眉批謂新秋無雁。而當時忽憶前人有新秋雁帶來。新雁一聲天已秋之詠。修甚惑之。還懇諭示以啓蒙驥爲叩。長者刊稿中。有華甫道長墓誌。修好減壽世之碑。如有楊本可否寵錫一紙。再先生所刻紫玲瓏閣印譜。社中有無發行之本。亦懇示及受業王修百拜。

答王覺才書

覺才先生。辱荷賜書。引爲同調。知己之感。銘刻五中。惟弟以爲文章一事。無論各國不同。即吾國古今文字。亦無能譯。譬如古詩一首。演爲文言。或白話。即不復能名之爲詩。莎翁劇本。亦嘗擬譯。終以譯文。決不能與原文並立。求其文似。則意境殊晦。求其意。

境似則文字迥殊無論如何必不能滿人意故弟最近主張只取意譯對於直譯文字認為一種專門譯學宜於英文教科而不宜於普通小說尊著重在與原文句句對照卽與弟之主張絕端相反。栩殊不敢贊一辭也。大抵文字一項各本性情各有宗旨依樣葫蘆終難得其神似是以名畫只可背摹一經著黑雖聖手無能增減一筆故弟即對子弟課卷凡直譯者亦不敢易一語耳。敬將原著掛號奉還卽頤道安弟栩頓首。

附王覺才來函

栩園先生史席鼎自少卽已耳先生之名近聞先生節寸陰以教後學傾慕之忱與日俱深然先生處滬上鼎伏嘉郡一面之未謀一介之未通今貿然驟以書來更不揣冒昧郵遞拙譯以求先生之一顧是何異里巷蠹婢未邀人問名而遽薦枕席呈身於君子之前能不令人笑煞未知先生其亦昵而收之立抑以道學面孔相向而大聲斥逐之也拙譯劄肉商係莎氏喜劇中最著名之一劇吾國人但能道其情節然且語焉

四 戊午正月

不詳。不知其中名言雋語。正不一而足。然吾國竟未有譯本。以吾國人根性。輒因陋就簡。淺嘗即止。無怪其然。鼎竊不自量。欲在新文學界稍有所供獻。故不辭勞瘁。參考西儒各種集注之本。去短絜長。求其彙通。深知此種名作不易逐譯。故審慎而後下筆。惟恐有負作者苦心。以視他種小說。可以畧取大要。而隨意意譯者。其難不啻十倍。然鼎之喜爲此勞而少功之事。非必生性有異於人。亦以年來出版界文學之善本。幾成絕響。實則以吾國之大。四萬萬神明裔胄。豈遂無嗜莎文其人。或則欲讀而未能讀。或則將讀而未及讀。故聊以請自隗始。自解云爾。區區之意。誠使未能讀者不至向隅。未及讀者。讀其原文。事半而功倍。(拙譯可與原文對照)其已讀原文者。持與參觀。得評驚其得失。即已快然滿足。然即此已非先使譯本臻於盡善盡美不可。當今之世。其能於文字上化媸爲妍。具有通神之力者。舍先生其奚屬。故今之含羞以呈身於大君子前。實具一片婆心。要非得已。先生若許以商量。畫眉深淺。則身價之增。斷不僅區區一人。

彼數萬里外數百年前現身舞臺之老詩翁。亦當在地下泥首。以謝先生之光輝其箸作。照耀神州大陸也。頃又得讀先生說苑導游錄。因又思得數事。並爲先生陳之。未知有當否。(一)拙譯如蒙潤色以後。先生若更有興。加以評點。則深足爲現今一般學生揣摹。蓋西儒之註釋莎氏原文。其詳殊不在吾國十三經註疏之下。惜一一譯出。未必悉合於吾國人用。故最好先生獨出機杼。抽繹其文心。使顯豁靡遺。則其中奧竅。必有發吾國前人所未發者。(二)此着如蒙採擇。則曷不即倣貴社說苑導游錄之例。將此一種刊爲文學指南之陰曆新年號外。蓋原文在今中學校以上之英文科中。都已採爲讀本。而行入學試驗。亦有試之者。今各學校冬假。方多數均在陰曆新年。則於此時發行其譯本。可謂適得其時。惟此應如何辦法。又鈞處潤資計應若干。統祈先生詳示爲感。專此敬頤撰。安順賀年禧。晚生名正肅。一月五日。

復顧佛影問曲譜

示悉。曲譜向無善本。如九宮大成註工尺句讀而不註平仄。九宮譜定及嘯餘譜則註平仄而不分襯逗及工尺。故填曲必取同牌之曲數齣。互相參証方可着筆。若只憑一譜填之。即使平仄不誤。一一照填。而漏韵失叶。誤襯逗爲正文之處必多。故於文苑曲中特仿詞譜之例。註明平仄。以便學者將來積成卷帙。亦善本矣。足下既有遇雲閣。則襯逗平仄亦頗易辨。但擇取其數見之。互相對照可矣。凡襯逗處其實亦頗易辨。既照某齣填詞。平仄句法即不得任意增減。庶使歌者可照原譜唱之。若一更動。則工尺板眼均須改動。始能唱矣。至於字之陰陽。但使讀之順口。即能自然相協。正不必苦辨也。惟暗晦之字。務宜避之而已。頃來洞仙歌甚佳。惟(替玉纖籠)改二字平行句爲上一下三。終非所宜。又如(沈香亭小憩)改上二下三爲上三下二。此等句讀者必於第二字一頓。使人聽之如何能解。是則可看而不可讀矣。古人雖亦有變通之處。但其變法亦有定例。如上五下三。變爲上三下五。或上一下七。則二句本一氣呵成者。故無妨。

也。其他如五字句。本爲上二下三。改爲上一下四。或上三下二。即爲聲病。不可法也。辱在切磋之誼。故貢所見。初非吹毛求疵。諒不致以嘵嘵取憎。卽頤道安同學弟栩頓首。

### 復朱潤生問五古換韵

五古以一韵到底爲正格。其换韵者乃變體。猶七律以不失粘者爲正格。而黃鶴樓及積雨深林等類。皆變體也。學古宜學其多數。不可就少數而學其病。譬如黃鶴樓詩。原作固佳。而學之不善。則畫虎類犬。甯不受人詬病。故學者終宜擇善而從。則學之不似。尚不失爲詩。否則聱牙佶屈。付之童唱。猶不能琅琅上口。而欲加以郢。郢直無異於拳曲。木強施繩墨。欲其成器。雖大匠亦無所施其技矣。卽頤近好。弟栩頓首。

### 答汪瞻華問詞

白香詞譜收葉清臣賀聖朝一首。四十九字。並不錯。花庵詞選。亦作更一分風雨。再相逢何處。均上七下五。並非四字三句。萬紅友強作解人。換更再爲悶候。可謂點金成鐵。

試按趙師俠咏梅一首云。千林脫落羣芳息。有一枝先白。孤標疎影壓花叢。更清香堪惜。吟情無盡。賞音未已。早紛紛藉藉。想貪結子去調羹。任叫雲橫笛。其句法即與葉清臣同。詞律乃另收一體。謂與葉詞有別。此其武斷不足據也。宜從白香詞譜爲準。填詞宜辨四聲。固然上去入三聲作平。只宜於曲不宜於詞。偶借入聲作平。乃不得已之舉。非可法也。去聲萬無作平之理。但知所避。卽其宜矣。上聲作平。不過對於歌者而言。填者仍以上聲作仄。不可以代平用。守律宜嚴。勿信謬說。此復卽頌進步弟栩頓首。

安吉章子恬來函

頃購導游錄。得識先生旨教。引導後輩。有闡微之妙。欽佩何極。潛生二十年矣。而於斯道。頗有歧路之悲。故卒無所得。蓋緣幼年失學。又溷乎商賈中。殊途異趨。固非其所邇來。雖有一二可指。總覺茫茫。此所謂摘植索途。冥行而已矣。每念一師不能從。一友不能得。居一室中。所見無過數百里。所讀不過一經一子而已。蘇子曰。百氏之書。雖無不

是讀書之格言

讀皆古人陳跡不足以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決然舍去。况僕空空焉一無所讀者。能不有所感乎。雖然以是而思。悲不勝悲。夫所學所聞亦須自近而遠。若一時縱其所觀。縱其所聞。雖有天縱之資。吾知其不可。是以僕亦不校其鷙鈍。日以爲之。有憫其窮者。亦從而教之。於是駸駸然日有所進。日知所止。今先生有如此舉。澹焉得不爲之首肯。然亦幸其得而聞之。亦不幸其不蚤聞而登門牆以受教焉。若爲天下之俊傑者。澹焉敢比之。以念先生旣設斯社。諒無賢愚之別。故敢草草奉告。得便時乞惠社章。未知先生之門。亦能容僕寄跡否。另附拙稿數紙。望勿笑其愚陋。倘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其幸也。後學章澹拜。

陳承祖來函

栩園先生文。凡日前郵呈文苑導游錄一本。度已達左右矣。茲錄呈拙著詞稿七闋。敢求鈞誨。生初未嘗學詞。然頗竊好之。嘗摘抄古今人小令之佳者。讀而記之。客秋多暇。

購得掃葉山房出版之詞學全書。依譜填字成此數闋。罔論其音律未調。即造意措辭。想亦尙未相近。先生以爲有一二可取。請賜教政。否則芟之可矣。萬紅友詞律。書肆有無出售。并請便中示知。曩讀南通徐澹廬先生塞外詩。有荒田和骨墾。健卒戴頭歸。聯喜其雄渾悲涼。與前人禾蔬地僻生邊氣。草木春寒帶戰聲。一聯相似。復見其改上所見極是。

句爲家書和淚寄。竊以爲反不如前之自然切題。改句似近乎普通之羈旅牢愁。未必定爲塞外也。管見蠡測。質之吾師以爲若何。抑或澹廬別具見解耶。專此敬候著安。受業陳承祖謹啓。十月廿八日安慶道中。

鍾景琦來函

栩園先生函丈。十九日收到文苑五冊。誦讀未竟。又獲一函。剖而視之。乃本月文課之改本也。挑燈讀之。覺先生所易者。語語如出我心。不知當握管時。忘在何處。被先生搜剔而出。轉以餉我。其歡喜爲何如耶。拙作於歲寒二字。自覺太略。偶敷衍及之。又不甚是聽頴語。

一切添入數語。佩甚佩甚。後幅借以諷人。一舒胸中抑鬱之氣。而先生反以見許。不勝惶恐。蒙詢履歷。琦不才。不足爲先生道。然先生旣下問。則又不敢不言。請爲先生言之。琦蘇之南匯人也。不幸幼而喪父。當學齡及格時。正爲停止科舉興辦學校之會。有勸之入校肄業者。吾母指而應之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吾家尙堪溫飽。不必自謀衣食。吾止有此一塊肉。不忍使之離吾而去也。乃附讀於村塾。幸塾師尙開通。故國文而外。各種新學識。亦稍稍得知焉。然雜而不精。不足道也。及長。物慾漸入。于是紛擾於慾海者。殆五六年。而學問因之遂疏。今年二十有五矣。始自知其不足。奮然作急起直追之想。幸得先生爲之師。是天使吾有成也。先生聞之得無笑其晚乎。今將原作改本錄就寄上。祈評點付印。仍乞賜還。又有疑義二則。開列於後。願先生明以教我焉。此頌箸安。弟子鍾景琦謹啓。

懷甯汪瞻華來函

栩園吾師鑒接讀來函。論詩如是之細。使瞻茅塞頓開。又接課題。茲將詩文題作成詞曲一層。只可置諸度外。瞻以爲作文。亦非易易。中分長篇短篇。作長篇者。只要敷陳其事。說得透澈。使人讀之了然。如姜宸英春秋四大國論。及韓昌黎之祭鱷魚之類是也。所論皆至切當。

短篇要有含蓄不盡之妙。使人讀之。覺意味濃厚。如周頤愛蓮說。及陋室銘是也。但文中必須有警句。如顏觸見齊王之士貴耳。王者不貴。辨諱中之子。不得爲人乎之類。再筆記與小說。瞻以爲筆記須老練。小說要賦媚。如閱微草堂筆記也。而聊齋則已有短篇小說體裁矣。舊小說自以紅樓水滸爲冠。而金瓶梅則鄙陋惡劣。達於極點。而評石頭者。乃謂紅樓脫胎於金瓶。吾代雪芹呼冤矣。紅樓中之曲折。及描寫寶黛之景況。要無第二枝筆足與抗衡。傳奇自推西廂。牡丹然以二書相較。則牡丹不及西廂。蓋西廂純。一旦于實事上有之。而牡丹則蕪雜荒唐也。吾師以爲然乎。此雖與詩文無益。要亦學問之一道耳。故敢問及此。請冬祺受業汪瞻華拜上。

崑山張默公來函

按某說部即蔣藏園  
九種曲中之臨川夢  
女郎爲余二姑因讀  
湯玉茗所著牡丹亭  
感慕而死

栩園先生賜鑒。昨在虞城。購得大著小說十種。文學指南一冊。挑燈夜讀。達旦而盡。即成句云。挑燈忘却夜如年。文字通神信有然。莫笑輕生癡女子。（嘗讀某說部云某姓女見某生文稿思慕成病臨死猶誦生文不置云）我今也損一宵眠。先生之文何感。人若是之深耶。方今文學衰微。失學者遍地皆是。有志自修者亦苦不得其師。冥行思索。終無云補。半途中止。毀棄全功。不謂茫茫人海中。尚有如先生者爲之講解。循循善誘。不厭其煩。入室窺堂。自非難事。宜乎門弟子之從游日衆也。默早失怙恃。幼年失學。中文未知句讀。西學不識字母。沈潛默化。無師究難。自通簡揅揣摩。苦學亦須。指點先生一視同仁。無分畛域。若不以爲不可教。而置之弟子之列。則他日進謁有路。拜見先生。亦不至倒持卷冊。爲師門辱也。

爲呂紀巖改覆友人書

某某仁兄閣下。葭蒼露白。正念故人一紙書來。萬分欣慰。某校招生。弟本欲應試。惟自量荒廢。於校課久不練習。必落孫山以外。可斷言也。閣下謂校中考試。不甚嚴苛。取列甚易。惟弟竊以爲不可。蓋存倖進心者。必無補於實際。是猶舉能五十斤。而強閑十石弓也。倖而取插班上課。其程度必不及。不步而趨。豈能無仆。即倖而畢業。則所習不完。爲用不足。又奚取焉。吾國人功名心切。大半皆僥倖之徒。夫學問爲切身之事。其道豈類於博博者。倖勝且不能當。矧爲學乎。今之畢業生。方多於鯁然皆賦閒。無職業。蓋比比也。不責所學無一節之長。每責國家育才而弗用。殊不知國家之設學校。其主要目的。在養成一般高尚之志。俾得自立於世。豈必爲負販教科書而設耶。故僕以爲倖進之心。實爲教育前途之害。欺人自欺。雖愚不爲。知程度之不及。反於己而求諸身。以待來年。其庶幾乎。足下高明。當不以此言爲迂拙也。辱荷關注。專肅鳴謝。並頌文社。

附原作

(甲80分)

某某仁兄偉鑒。敬覆者。秋風落葉。正念故人。華齡頑來。彌增仰企。某校招生。弟本欲應試。奈自揆學校功課久不練習。無以望姓名標列。未敢率爾一試也。若閣下所謂該校考試。不甚嚴苛。取列甚易事。弟竊以爲不可存此僥倖心也。蓋考試一道。人莫不視爲畏途。雖畏而應試者不減何也。揆其故。皆欲僥倖以望取耳。是以所作之答案。罔不拉雜失章。而能見賞於人者幾希。實皆平日無素之所以致之。若僥倖以取。則功課必不求實。僥倖入學。僥�幸學績試驗及格。以至僥倂畢業。而無不可以僥倂矣。故吾中國學校畢業者。實繁有徒。問其能於學理透徹。而應實用者。實不多有。故畢業生各處皆是。久於賦閒。毫無職業。不責所學。無一節之長。每責國家。設學校養人才。而不用。殊不知國家設學校。其主要目的。在養成人。皆有高尚之學業。能可自立生活。而養國家所用。乃目的之次者也。學業未就。生活不能。惟仰賴於國家。豈能捨學業高尚者。而用學業未就者哉。推原其故。皆向存一能可二字不妥。

僥倖心耳。僥倖之誤人也如此。吾輩豈可驅而不避耶。既不存僥倖心。則功課必一一求實。學理明白。深淺悉曉。一遇考試。自無所謂難易矣。想高明定不以此言爲迂拙也。謹此肅箋敬謝關照。並頌文祉。

爲書記改典獄署請撥官產設立罪犯工場呈

原稿爲舍弟署中書  
記所擬  
舍弟現在淮安典獄

呈爲擬請撥用官產基地。設立罪犯工場事。竊職監罪犯多至百餘。飽食終日。四體不勤。養成惰性。若使出獄後而無恒業。可爲則復。流爲盜賊。意中事也。伏念監獄制度。本有設立工場。以利用其力而教之以藝。法至美意至良也。獄員前在鎮海縣時。曾辦罪犯習藝。所頗得良效。惟是淮邑公欵支紺。籌費無出。坐誤至今。良深負疚。竊查罪犯中業農者。實居太半。而淮地土壤。頗宜植物。監獄有毗連之官地。廣十餘畝。本爲山陽縣址。今則廢棄無用。並有破壞之科房一帶。現由官產處收管。若於此地築以圍牆。由獄員督率罪犯。加以墾植。種以除蟲菊一項。即令罪犯專製除蟲藥粉。事頗輕而易舉。擬

請鈞長察奪可否。咨請官產處俯予撥用。俾得有所設施。庶各罪犯亦得學成一藝。之長出獄後。足以糊口。不致再墮泥犁。出自恩施。獄員亦與有榮幸焉。致所需開辦經費。預算不過二百元。擬由獄員暫行借墊。將來於工作售品項下提還。如值交替。應請准予列入交代。庶於公家無所出入。亦毋庸另籌欵項。致難成立。是否有當。伏乞批示。祇遵謹附地圖貼說一紙。呈請察核施行。實爲公便。謹呈。

附原作

下屬自認勤能足惹  
人厭

呈爲擬請撥用官產。設立罪犯工場事。竊職自到差以來。對於監獄一切。應行整頓事務。漸次進行在案。所有罪犯工場。自應設法成立。以免衆犯飽食煖衣。不勤四體。養成惰懶之性。出獄後仍無相當恒業。流爲盜賊。惟興辦工廠。置備器具材料。以基本金爲前提。淮邑公欵支絀。籌費非易。而罪犯工場。斷不能應。經費無着。視爲消極。竊思農事亦屬實業之一部分。苟能實力進行。未始非裕國裕民之基。

礎。推其入手之法。尙屬輕而易舉。不致學無所用。茲查有職監毗連。已拆售山陽縣署之地基一塊。並有破壞之科房一帶。現歸官產處收管。擬請咨行官產處。可否如數撥歸監獄。施以墾植。購辦良種。教授各犯改良農業。爲實行農事試驗之場所。所需經費有限。受益無量。况淮安地處偏僻。人民生活。向以農業爲本。設教以他種工業。材料既不利便。出品亦難銷行。且查所收監犯。務農者爲多數。就其所能而改良之。不啻駕輕就熟。易如反掌。較諸他種工業。尤爲簡捷。他日出獄後。一鋤一笠。即可以自食其身。而不仰給於人。農事進行。或可藉收小補。至於所需器具種子肥料。並墾建等工程費項。約需銀元二三百元。由職暫行借墊。將來如無償撥之處。擬即立入交代。於公家無所出入。於衆犯得以俾益。是否有當。伏乞批示。祇遵謹將該地繪具圖說一紙。呈請察核施行。實爲公便。謹呈。

文苑導游錄（第七種第四卷）

◎筆記四

天虛我生潤文

戚氏

費聲豪

戚氏。蔣亦鵬之妻也。亦鵬爲洛陽名士。而蹇於命。屢戰秋風。暴顚而歸。家貧。時時不能舉火。戚以是嘖有煩言。亦鵬怒曰。汝欲去。徑去耳。何喋喋爲。戚於是改適村中屠夫陸某。逾年。又苦貧求去。陸大怒。以刀刺其股。流血殷地。數日創愈。則起床操作。儼然承家婦矣。然陸終嫌其有異志。思鬻去之。會有某翁喪其耦。中饋乏人。頗思續絃。聞陸欲出妻。遣人往說。遂成。戚生長蓬門。再適窶人。從不曾被羅綺。而享安樂。今入素封家。繪繪滿箱。奴婢承意。頗覺意氣自豪。旣而嫌翁老弱。與一僕私。僕故狡者。誘曰。我與子昔昔相見。

情好篤矣。然而偷度陳倉。常惴惴焉。惟恐人知。非計也。盍從我。去戚。曰。是固善。然子一身以外。無長物。自給且不能。况多一人食耶。僕曰。我固貧。汝獨不能使我富乎。主人之錢財。皆在汝手。汝若盜以與我。則我富矣。我富。汝尙患衣食之不裕。如乎。戚心動。僕復餌以他語。戚遂乘夜盜巨萬。隨僕遁去。至鄂家焉。初。僕尙馴善。年餘漸肆。挾資作狎邪遊。數日不返。戚詰之。輒反目。一夕。僕醉歸。戚絮絮責其無義。僕怒。曰。誰教汝從我。戚憤甚。批其頰。僕乘醉。捽其髮而痛笞之。笞已。即倒床臥。中夜心驚。惕然而醒。瞥見黑暗中有刀光直奔其首。急以被承之。奮起挑燈。見戚立床前。氣咻咻如牛喘。面青而目赤。厥狀可怖。乃奪其刀。叱曰。惡婦。將奚爲。戚之刀既被奪。陡生急智。遽大呼殺人。僕驚。倉猝間。以刀猛砍之中頸。踣地而

伏筆入情

死。遂逸去。明發鄰人以鳴縣。縣宰詣勘。見戚臥血泊中。狀甚慘。不覺潛然淚下。因命役捕兇犯甚急。僕星夜出邑門。行甚急。昧爽。有肩輿而過者。偶不慎。身與輿觸。輿幾傾。輿夫頓足罵。僕亦不相讓。勢將用武。輿中人出。將呵止之。見僕呼曰。嘻。子非某僕耶。我方求汝。不得不圖汝。乃自來就我也。因命輿夫縛之。僕視其人。則昔日之主人翁也。遂同詣縣。縣宰命袒其衣。將刑之。見衷衣有血蹟。問所從來。支吾不能對。施極刑。始吐實。遂論棄市。或曰。縣宰卽亦鵬也。蓋是時已貴顯矣。

布局頗佳。文筆明順。(甲90分)

義犬

李博亭

張亭者。浙人。世耕讀。居青龍山麓。家畜一犬。犬耳白如雪。家人因

以白耳名之。張亭常徒步山中。遊覽山水以自樂。每行所至。白耳必隨之一日。張行于途。忽聞聲出自山谷中者。隱然若獅吼。而白耳狂吠奔跑。忽左忽右。若促主人之速歸。然張以爲此山居人偪聚。安有虎豹殊不爲意。行數武。吼聲愈近而愈厲。巖谷震動。而白耳吠聲亦愈急。張亭駭且疑曰。此何聲也。及回顧。則一虎張利牙。伸巨爪。閃閃自山中來。若將搏已者。張驚極欲逃。然足不從心。寸步不得移。一剎間虎已至矣。直取張亭。而白耳見虎傷主。急囁虎尾。虎痛甚。棄張而鬪犬。張由是得脫險而逃。急集鄉鄰五六十人。持器械往搏虎。虎見人衆。長嘯而去。然白耳已橫臥于地。血淋漓不止。蓋爲虎所傷也。見人來。又狂吠不已。人咸惜之。移時而死。張亭感其義。以禮葬之。并屬余作記。以誌不忘。

# 王石谷山水畫記

章子恬

昌黎畫記寫人物一  
一生動非徒記數學之不似終嫌效颦

余好石谷畫。所藏山水。裒一冊。爲頁十有二。畫之品九。大氣磅礴者三。瘦而逸者二。清麗綿邈者一。疎疏落落。着筆不多者一。寫雨景者一。寫秋景者一。層巒而疊嶂者一。深林密箐。細如牛毛繭絲者一。山平水遠。一望而無際者一。或濃或淡。或寫意。或工筆。或設色。或不設色。皆各極其妙。畫中之景。凡三十二。有烟。有雨。有雪。有風。有雲。有泉。有山坡。有危橋石梁。有飛瀑。有茅舍。有山莊。有水閣。有湖廊。有亭。有臺。有船。有寺觀。有棧道。有蹊徑。有松柏榆柳。有竹。有桑。有古木。有蘋蓼。有蘆花。畫中之人。有行者。釣者。耕者。牧者。爲狀不一。而物則有牛。有馬。有飛鳥。有征雁。或遠或近。若有若無。增之不可。而損之亦不可也。丁巳二月春。旅居無俚。放吟縱飲。百不

一適。牢騷抑塞而無所寄。出篋中所藏是冊。展而讀之。神與紙合。宛然身入其間。爲山遊焉。爲溪漁焉。囂囂然以忘憂。幾不知身之所在也。乃歎景物之足以移人。一山水畫冊。且如是。是無怪樂山水之仁。且知也。於是乎記。

附原作

(甲85分)

余最好石谷生畫。所藏山水雜一冊。十有二頁。凡畫之品有九。峨然高而大者三。峭然峻者二。如湖莊平而無島嶼者一。蹠蹠落落如曠野之石陂者一。雨後之雲峰者一。蕭蕭然之秋山者一。崔嵬之疊巒者一。崩崖崛岝巍巍如北地之山者一。烟雲繚繞之危柯亂澗者一。或春或夏。或秋或天曉。或雪或雨。或烟雲。皆各極其妙。無有同者也。凡畫中之景三十有二。有烟。有雨。有雪。有風。有雲。有泉。有山巔。有石陂。有平坡。有橋梁。有茅舍。有山莊。有水閣。有湖莊。有亭。有臺。有船。有寺觀。有棧

此段既言品則即不宜寫景。但言其品已足。否則與下文複矣。

道有蹊逕。草木有松有柏。有杉有榆柳。有竹。有古木。有蘋蓼。有蘆花。人有行者。釣者耕者。牧者。物有牛。有馬。有飛鳥。或大或小。或遠或近。或有或無。皆各極其真無。有同者也。丁巳二月春。余旅居苕西之障南。適胸中有鬱鬱勃然之跡。而無從解洩者。以閱茲冊。爲山遊焉。爲溪漁焉。囂囂而樂。不知憂之所逝。心甚德之。以爲茲冊可以釋憂焉。於是乎記。

### 酒戰

### 費聲豪

白門王生。爲湘中某宿儒高足弟子。性慷慨。不屑屑於章句。又豪于飲。不醉不釋杯。踉蹌起舞。大聲吟所爲詩。或竟涕泗滂沱。作唐衢之哭。人以是怪之。王亦自知與時不合。乃益混于酒。量日以洪其師聞之。戒曰。人生不得志。亦常事耳。何必作此玩世不恭之狀。王曰。衆人皆醉吾故餔糟而啜醨。以求見容于世。何玩世之有。師

竟無以難。李生者亦白下人。與王最善。蓋李亦嗜杯中物者。日相聚于酒肆。雖括頸相對不厭。後李死。王鬱鬱寡歡。一日過舊酒家。浩然動黃壚之感。捉壺狂飲。頽然而醉。忽見李含笑入曰。數月不見。量遽衰乎。王忘其已死。笑逆之曰。獨飲無伴。醉不成歡。子來大佳。當與洗盞更酌。李曰。此時吾雅不欲飲。惟願君隨余一行。王曰。何之。曰。與人作酒戰耳。王欣然從去。至一處。有數人先在。王視之。衣冠迥異。且屋宇亦非所習見。問何所。則曰。此竹林中醉仙堂也。又指衆人曰。此卽所謂七賢者。是狂奴故態。依然不改。日與泉下醉鬼轟飲。且傲然自謂酒中無敵。余心不服。故邀君來。與彼等一決雌雄耳。王至此始知身在黃泉。與鬼爲鄰矣。然素達。亦不懼。朗然言曰。何物傖父。敢稱雄于醉鄉。盍與乃公一較量。劉伶笑罵曰。

汝莫謂古人可欺。少頃當逃入吾禪中矣。乃取巨爵注酒以授王曰。汝能飲此乎。王哂曰。是何難。一吸而盡。再注再盡。頃刻盡一甕。李曰。是爵飲不能暢。當易巨器。乃於腰間解一瓢。可容五石。傾酒二甕。始滿。俛首作牛飲。俄傾起笑曰。瓢罄矣。衆視之。果無餘瀝。七賢者皆愕然。李復滿之。令伶飲。伶有難色。王鼓掌曰。汝向以天地爲狹。今何巨視瓢耶。伶赧然。勉盡其半。已墮然醉矣。李曰。劉家娘子大惡。藏酒毀器。致郎君不習于酒。不則今日未必遂爲我等敗也。阮籍怒曰。小子毋多言。視吾飲。引頸盡其又半。李復注滿。令再飲。籍又飲。然吞吐口中。不能復下。王止之曰。君休矣。君胸有塊壘。容酒之地無多。過飲且溢。阮籍大哭曰。不圖今爲一二小子所敗。七賢中。王戎最狡。知酒戰已敗。思以口舌取勝。謂王曰。小子莫無

禮須知汝之遠祖。猶是吾之玄孫。汝若不恭。吾必笞汝。王猶未答。李唾其面曰。醜耳。我輩與汝等鬥酒。乃較口舌之能耶。王戎怒曰。汝李也。我將鑽之。乃出其鑽核之器。以刺李。李驚逸。王亦遽然醒。則身仍在酒家。而適間之事。猶歷歷在目也。

附原作

(甲90分)

白門王生爲湘中某宿儒高足弟子。性慷慨。不屑屑于章句。又豪于飲。不醉不釋杯。醉後躊躇起舞。大聲吟所爲詩。或竟涕泗滂沱。作唐衢之哭。人以是怪之。王亦自知與時不合。乃益混于酒。量日以鴻。其師聞之戒曰。人生不得志。亦常事耳。亦何必作此玩世不恭之狀。王曰。衆人皆醉。吾故餉其糟而啜其醨。以求見容于世。何玩世之有。師竟無以難。李生者。亦白下人。與王最善。蓋李亦嗜杯中物者。日相聚于酒肆。雖括頸相對不厭。後李死。王鬱鬱寡歡。一日過舊酒家。浩然動黃壚之

潘岳賦蹠蹠而徐來  
史記禹抑鴻水雖通  
作洪終嫌太晦不如  
直用洪字

頽乃頽字之譌。經傳均作頽，無作癡者。

而字不妥

感。捉壺狂飲。頽然而醉。忽見李含笑入。曰。數月不見。量遽衰乎。王忘其已死。笑逆之。曰。獨飲無伴。醉不成歡。子來大佳。當與洗盞更酌。李曰。此時吾雅不欲飲。惟願君隨余一行。王曰。何之。曰。與人作酒戰耳。王欣然從去。至一處。而數人先在。王視之。衣冠迥異。且屋宇亦非所習見。問何所。則曰。此竹林中之醉仙堂也。又指衆人曰。此即所謂七賢者是。狂奴故態。依然不改。日與泉下醉鬼轟飲。且傲然自謂酒中無敵。余心不服。故邀君來與彼等一決雌雄耳。王至此。始知身在黃泉。與死爲鄰矣。然素達。亦不懼。遂朗然言曰。何物儈父。敢稱雄于醉鄉。盍與乃公一較量。劉伶笑罵曰。汝莫謂古人可欺。少頃當逃入吾禪中矣。乃取巨爵注酒。以授王曰。汝能飲此乎。王哂曰。是何難。一吸而盡。再注再盡。頃刻盡一甕。李曰。是爵飲不能暢。當易巨器。乃于腰間解一瓢。可容五石。傾酒二甕始滿。俛首作牛飲。俄頃起笑曰。瓢罄矣。衆視之。果無餘瀝。七賢者皆愕然。李復滿之。令伶飲。伶有難色。王鼓掌曰。

汝向以天地爲狹。今何巨視瓢耶。伶赧然。勉盡其半。已墮然醉矣。李曰。劉家娘子大惡。藏酒毀器。致郎君不習于酒。不則今日未必遂爲我等敗也。阮籍怒曰。小子毋多言。視吾飲。引頸盡其又半。李復注滿令再飲。然酒吞吐于口中。不能復下。王止之曰。君休矣。君胸有塊壘。容酒之地無多。過飲且溢。阮籍大怒曰。不圖今爲二小子所敗。七賢中王戎最狡。知酒戰已敗。思以口舌取勝。謂王曰。小子莫無禮。須知汝之遠祖。猶是吾之玄孫。汝若不恭。吾必笞汝。王猶未笞。李唾其面曰。醜耳。我輩與汝等鬥酒。乃較口舌之能耶。王戎怒曰。汝李也。我將鑽之。乃出其鑽核之器。刺李。李驚逸。王亦蘧然而醒。則身仍在酒家。而適間之事。猶歷歷在目也。

九華遊記

陳尙煦

九華名播江南。余邑於山之南。而未嘗一遊。亦云陋矣。今春疾初愈。久蟄思啟。適表兄徐君葵青。與友有遊山之約。余請偕行。同人。

皆泥之。余毅然往。出南陽灣。至清泉口。已抵山麓矣。入山五里。至一天門。過二天門而上。則正天門也。不十里。抵轉身洞。洞極窄。入者須轉側蟠曲。故名。前有寺。寺中園林頗盛。然今已就荒。過之者輒低徊焉。出三天門。登平田岡。山南最高處也。憩焉而望。曠然蒼然。不知其幾何遠。說者謂可見大江船舶。苦值重霧。不得見。繞岡右旋。不數里。則山中寺院。已兀然在望。迤邐前行。渡淨手亭。出回香閣。約二里。即抵九華之地藏塔矣。憑高以望。地成大圓形。寺院嵯峨鐘聲隱約。加以暮色蒼烟。松風泉韻。眞足令人達性忘形。夜宿於百歲宮下院。次日遍覽山中各景。山門如市。山僧如僧。清靜。地亦塵囂哉。初謁陽明祠。牆敗棟摧。鞠爲茂草。次歷各禪院。卒至太白書堂。地居陰隲。堂左側設有初等小學。而扃門鏰戶。闔其無

人其腐敗蓋可想見。回念山中各寺。莫不窈然而深。廓然而大。其釋子亦各勤其業。競其修。而太白書堂也。陽明書院也。昔賢遺徽。可爲吾儕託足地者。則頽廢荒陋若此。而一二士子。又自暴棄。如是。無怪不能與釋子爭一席地也。可慨哉。夜甚寒。風聲泉聲。與鐘聲梵聲相間。顧而樂之。翌日赴天臺。道出東崖。頗險峻。越長生洞。抵翠雲菴。小憩後。覺涼風砭骨。幾有高不勝寒之概。自此出拜經臺。路愈險。左倚懸崖。右臨峭澗。千峯百壑。一步一改觀。崎嶇中路。忽盡雙崖。欲合而鳥道伏出。其中隻身可渡。不數百武。崖有字曰。非人間。萬山環繞。奇峰挿前。望狀呼名。不虞訛舛。蓋踞天臺之頂。而萬峯之眞面。畢露於胸腋間矣。自下院至此。僅十五里。而風景之奇美顯怪乃若是。因嘆名山大川。洵能豁人胸襟也。午餐於長

生殿。以天寒不敢信宿。忽忽返里。餘景未盡觀。恨事也。是行之初。人皆以余孱弱。將不勝跋涉之勞。爲之惴惄。余果決坦蕩。灑然而行。比其返也。同遊者有倦容。余猶昔也。人又驚歎。嗚呼。天下事大抵如斯。難自難也。易自易也。不畏無所難。不爲無所易。豈獨游也乎哉。

(評)文筆清順。惜少警鍊。尚宜多讀古文(甲90分)

家怡齋公軼事

朱紫靈

高高祖怡齋公。諱奉璋。自幼業絲。因以起家。生性慷慨。所行多義舉。有葛姓者。持八百金自江甯來買絲。發視。則石也。其主鳴官而踪跡之。卒無影響。則惟葛與船戶就比耳。纍纍兩囚。行將就斃。公因憐之。慨然代償其金。斯時公之家計僅千金也。嘉慶乙丑年。湖

屬大水邑令勸公捐施發賑編查貧戶則患不足出私資益之不自居爲善而人以善人稱之

狐仙

北方多狐人咸稱之爲大仙表兄孫君嘗謂前在直隸新河縣時署中有空屋一間向有大仙人莫敢居一日戲以秫酒雞卵入供須臾入視酒已盡蓋雞卵果宛在舉之則中空矣又予友某君曾寓白門某旅館亦有一屋相傳爲大仙所居長年扃鎖從未一啓某君不信特移入住宿初無異迨夜闌人靜忽牀頭淅瀝之聲不絕如灑雨然以致終夜未睡及曉雖無害然已飽受虛驚已

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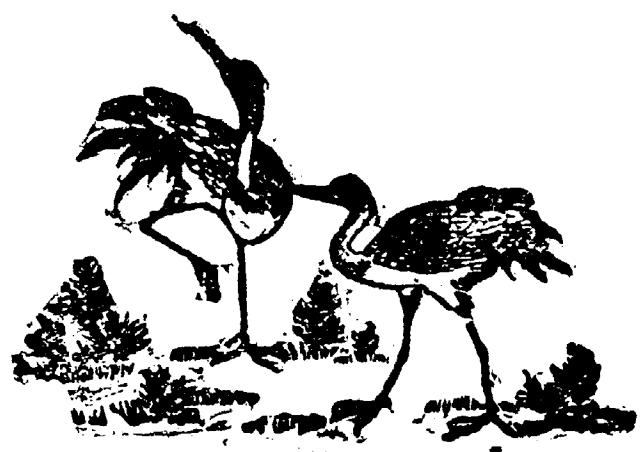
我國黃河向傳多河神凡神之戾止人民莫不敬禮有加余於癸

丑春暮遊東魯之蒲邑。邑地濱黃河。時適河神蒞邑。鄉民急報有司。因建蘆廠設香案。敬酬神戲三日。余往觀劇。藉瞻其神。神形如蛇。首方。身色黃。固無異於蛇也。據邑人云。神分大王將軍等。王首方身黃。將軍則其首如頂冑然。身色亦不同云。

徐寶山軼事

丙辰秋。余遊維揚。嘗詣徐公祠。中庭有銅像二尊。據同遊者云。其中立者係前軍統寶山之遺像也。並聞軍統一生行爲。御下頗多猜忌。故自衛甚嚴。光復時。以軍餉告匱。風聞某地之兵將嘵變。軍統特召其長官某甲。作平原飲酒。約甲入園林散步。甲未備。而軍統遽出手鎗。向其背部轟擊。軍官遂死。軍統喜午睡。睡時身畔必置手鎗一柄。以防不測。一日愛妾某氏。恐軍統中寒。特至榻側。

爲之加被。軍統。朦朧。中以爲奸細也。手鎗一舉而愛妾之頭部洞矣。故邦人士有徐老虎之稱。



# 文苑道游錄（第八種第四卷）

## ◎小說四

天虛我生潤文

劉介盦

俠情小說愛河鴛影

## 第一章

紅樓一角。與夕陽相映。明淨之玻窗方半拓。窗下坐一女郎。從事刺繡。陽光激射。倍增其艷。樓窗臨河。帶水盈盈。隔岸可望。時有一俊秀少年。方竚立於對岸柳陰下。俯視游魚相唼。似深羨其游泳之樂。俄聞潑刺作響。一鯉上躍。少年瞿然驚。而女郎亦停鍼廻顧。視綫適相值。生見女郎艷麗不可一世。容光照人。鮮艷如芙蓉出水。不覺神爲之移。女郎見生凝注。木然如痴。則不禁頰然微笑。闔窗而去。少年竊自計曰。此非所謂天仙化人者耶。特不審紅樓一  
守禮女郎大都如是

角果爲誰家院落也。

少年姓褚。瑩其名。客於是鄉。纔數月。課餘之暇。每以遊山玩水爲樂。初未嘗有綺思。然而愛好天然。人非無目。覩此美色。有不生羨慕之心者。非人情也。矧其年未及冠。愛情之苗方滿。種於心田。而無由發。一旦得美人之一笑。正如春風倏吹。不可自遏。惟是愛而不見。又無異於一暴十寒。其得免於憔悴死者。亦幾希矣。但少年於此實爲新客。人地生疏。無論女郎之身世如何。不可得知。卽其姓氏。亦無能訪。蓋其心中自懷鬼祟。竊恐舉紅樓爲問。人將見其肺肝耳。故惟乘假日之便。嘗徘徊於對河門巷。冀一識其衡宇。特是崇垣峻宇。甲第連雲。比鄰而居者。皆類是也。少年無測量。透視之術。又烏從而知小姑居處哉。惟著者則不敢不舉。以告諸君。

寫少年讀書人心理  
大都如此

故家中落寡母孤兒  
大都如是

女郎者爲新蔡之望族。仲連之後人也。小字卿雲。妙年碧玉。初固羅綺中人。特以早歲失怙。既無叔伯。終鮮兄弟。相依爲命者。惟一寡母。家道且中落。田園宅第。大半爲豪族所佔。故此母女二人。惟於故第之後。得河樓方丈地。以僦居耳。居恒輒以十指助甘旨。其母嘗曰。兒年將及笄矣。一旦嫁去。將使老人何以爲歡。安得乘龍之客。而爲淳于之贅。則吾家不患蕭索矣。女聞語。不禁覲腆。顧其心中亦未嘗不作是想。惟是人情勢利。世道炎涼。戚族中已無屑與議婚者。而女郎之母。亦以齊大非偶。意中惟願得青年讀書之人。雖寒素亦無傷。蓋知豪華公子。其好惡殊不常也。女郎習聞此語。故於見生之際。竊念此非所謂青年讀書之人耶。故其頰乃不期而頰。自是厥後。每當斜陽映水。河魚欲上之時。必見此少年者。

負手河干。行吟蹀躞。而其目光所注。固不離此玻窗中也。會村中舉行報賽。年例必於河樓西畔演劇。而生之客舍傍。亦作同樣之鼓樂。生則舍近圖遠。植立終宵。不知者以爲劇目配角。有所優劣。知之者固知其別有懷抱也。

夫男女授受不親。婦言不出闥外。古禮然也。况同爲鷺不相識之人。瓜田李下。自當避嫌。女郎之不識生姓名里居。亦理所當然。故二人雖屢相值。而始終未嘗通一語。生亦無從得水上人也。無何。生以家事催促。返其故里。月餘重來。則此愛河風物。已改昔觀。惟見敗柳驚風。河魚匿影。蕭條之氣。咄咄逼人。紅樓雖復在望。而玻窗深掩。已闔其無人焉。(第一章完)

附原作

(甲 80 分)

紅樓一角。與夕陽相映。明淨之玻璃半開。窗下坐一女郎。從事刺綉。陽光激射。倍

增艷色。是樓也。屹立河干。彼岸則有俊秀之少年。竚立。俯視游魚。相隱似深美其  
鯀鯀者之樂。砰然作響。一鯉上躍。以舒其久困水底之氣。豈知竟爲彼二人作寄

畧傳眉目失女身分

引用曲語輕薄可厭

書郵也。女郎聞聲。移目視窗外。明眸皓齒。杏臉桃顰。波光反照。出水芙蓉。不是過  
也。女郎見生。頓時顏頰略傳眉目。合窗而去。生於邂逅之際。覩此五百年風流孽  
冤魂靈兒。早隨女郎以去。泊夫西山。吞日。生乃惆悵而歸。惟一角紅樓時縈繞於

生之腦際。

生姓褚。瑩其名。客是鄉。纔數月。課餘之暇。每以遊山尋水爲樂。初未嘗作他想。詎  
知兩美相遇。竟同膠漆。一入情天。長淪恨海。網魚籠鳥。固無自脫之能。而生遂日  
形消瘦。亦可憐矣。

寫少年亦不入情

然生新來是鄉。人地生疎。女郎之名與姓。固不得知。卽女郎之身世如何。亦未嘗

一激其耳鼓。惟此紅樓印象已深。每屆金烏西去。生亦身不由主。追隨而趨似欲得金烏而甘心焉。行抵河畔。往返蹀躞。故與流水游魚相酬酢。實則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女郎魯姓。芳名卿雲。二九年華。待字深閨。早孤。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家中惟母女二人。孤苦零丁。相依爲命。幸家道小康。不愁盤飧。女郎事母至孝。家庭之樂。洩洩如也。自見生後。神志恍忽。時有生之形影。掩映眼簾。故女郎窗下刺綉。恒移目遊。視以探生之重來否。如是數月。兩人雖未通隻言半語。而兩人之情懷。實已彌密。生過其地。必旋頸以迎女郎。女郎則送之以目。會村中賽會。年例於女郎宅畔演劇。而生之客舍傍。亦作同樣之鼓樂。生則舍近圖遠。不知者以爲劇目配角。有所軒轅。知之者固知其別有懷抱也。

男女授受不親。婦言不達闕外。古禮然也。况同爲驀不相識之人。整冠納履。自當

突出女郎姓名與上文不接氣芳名惟舊時白話小說中用之

寫女郎欠有身分

尤失身分

小說總宜直寫思想，到筆即隨之貴在臨時生發，不必預先設想。譬如人間真正事實，豈能預先逆料？但於後文有迴應之筆，即不啻預伏其責。故伏線照應其責，只一事也。若用倒敘法，則必變爲一人自述之體。白話連篇便如嚼蠟，聊齋、三國每用一初字，或先是二字，追述已往之事，實爲最劣之筆，不可法也。此病無一句可圈，鄙人卽坐，遂無完全改進之地，殊可惜也。

避嫌女郎之不識生姓名里居亦理所當然故二人雖互相鍾情未嘗一通問訊無何生返故里二人情愛相隔月餘迨生舊地重遊則愛河已非昔日之景紅樓依然而玻窗深掩所謂天仙化人者已不知何往矣（第二章完）

第二章

今吾書當追敍一月前事矣。蓋村中有豪族王某者。每經河畔。必見女在窗下刺繡。艷羨久矣。一日方徘徊間。忽有老嫗手一巨襦。躊躇而至。見王立現笑容曰。公子獨遊於此。甯不往吾家作葉子戲耶。王見爲媼笑曰。昨爲汝女奪去手鉤。今無物以供輸局矣。嫗手中何物者。嫗指河樓曰。此中物將送至雲姐家。囑其縫紉耳。蓋渠家常營此生涯。余爲之兜攬衣物以博什一之利耳。王聞語目睭而心動。卽曰。雲姐乃擅針黹。誠好女郎也。予妹將嫁。方覓人以

助女紅渠家既以十指營生擬以素巾十幅乞媼代求藻繡需值幾何任彼意索必不吝也。不識媼亦能之否。媼曰是何不能但付我將去可耳。生大喜明日遂以縑素付媼並媵以十金。女母得金以爲嫁線勞人亦富家之故習不之疑也。

數日王至女家取巾見女母竭盡殷勤以媚之其爲狀固亦彬彬儒雅之君子人也。居恭曰舍妹聞雲姐聰敏絕世雅有鍼神之譽一昨託郁媼以素巾十幅奉勞藉爲妝奩之助區區十金不過聊爲執贊未足云報酬也。女母曰素巾方在描綉俟告竣後仍當託郁媼奉呈幸令妹恕其稽延王之來意初欲一面女顧不可得乃大失望然綉巾未成亦頗合於王之初心蓋彼何嘗真欲求綉特藉以作登龍之階耳乃應之曰稍緩無妨容日再趨領也遂辭去。

自是王或間日一至。或二三日一至。至則必以繡件爲名。母以無暇辭。則曰。遲遲固無傷也。母遂無能拂其盛意。綉成一二。則先取去。旋又益以他品。而女郎十指。遂無一刻之閒。王之足跡。亦無一日不至。雖然。王至女家固勤。而往媼家則尤數。媼之子。郁有全者。無賴子也。終日惟飲博游蕩。故狐羣狗黨。亦時溷聚於其家。王以此得與諸無賴近。無賴咸羨其多金。故亦樂聽其指揮。一日。王至女家。適母女同在樓下爲炊。王一見狂喜。蓋雖屢來女家。而於女之容言。固未嘗能一接近也。乃益獻其諂容。女見王殊儇薄。乃私語其母曰。彼目灼灼。視眈眈。良非善人。母盍還其綉品。以絕其復來。語已。登樓而母有難色。以爲旣承人託。忽復謝絕。殊非人情。擬託郁媼以婉辭却之。然女已取綉品下。擲之案頭。呼王曰。先生恕。

之吾家適有事。不及拈針黹。請以此屬之他人。王倖得女郎覲面語。方自竊喜。顧女顏色冷若冰霜。凜然似不可犯。則又不禁囁嚅莫對。及措一辭欲發。而女已拂袖進矣。王大窘辱。面色亦變。顧又不敢遽怒。則反笑曰。雲姐何咄咄逼人哉。此未成之品。何必將去。留此可耳。母欲有言。而王已揚長自去。以謀於嫗。嫗家適聚博。諸無賴悉竚集中。有錢某者。都有全之父執也。素業訟。聞語笑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直無異於緣木求魚矣。寡母孤兒。有何能力。果欲得此女者。吾意直如反掌。王訝其說。請問策。則曰。公子果欲得此女者。但令有全輩夤夜刦之可耳。王駭曰。刦之甯不犯刑章乎。錢笑曰。是何足懼。官中人皆吾黨耳。汝但預捏婚書。以爲後盾。卽成訟。則搶親亦爲習慣中恆有事。不犯法也。王曰。婚書乃可僞造。

起訴律師辨爲律無正條不爲罪。然其情無實可惡。因判爲妨害及妨害人行無義務之事。以爲理由。蓋女子在家。有女父母對於己女而以從父母爲義務。在行使權利。固有之權利。義理如至。則本來。以強暴脅迫妨害。其今。有行使管束之權。終不服。遂赴上訴。然律實其本原。解原。執行是亦推。謂其窮也。謂之滙。其窮也。謂之滙。其窮也。

乎。媒證又將如何。錢曰。是何不能。幾見婚書而出主人親筆者。則僞造亦儘無妨。至於媒證。則我以身任之。又何難哉。衆皆鼓掌稱善。議遂決。入夜。魚更三躍。衆遂肩輿執炬。直向河樓。行强迫親迎之禮。且以鼓樂導其前。王生乘騎殿其後。村中人固習見其俗。亦殊不以爲奇。旣抵河樓。生逕前搥門。母女自睡中驚起。疑爲盜。大驚無措。幸有佃人戚森林。適還租米來女家。遂止宿於樓下。戚固强有力者。聞警。亦以爲盜。衆飾爲搶親之舉。遂制梃而出。連格數人。王已中梃仆矣。餘均畏縮。鄰人聞聲亦集。以爲火也。則竟鳴鑼報警。郁子知無能爲。遂負王生而逃。餘衆亦鳥獸散。獨錢某留不去。昌言於衆曰。魯母旣以女許王生。而又要索聘禮。不放其嫁。無怪其有此舉也。今復拒傷其人。成訟必矣。母女至是。始悟來者非

盜實爲王生之詭謀。聞錢語，益詫其誕。而錢則猶振振有詞。且自認爲媒證。謂明日當於法庭中再相見也。遂去。衆固識錢。畏之若蛇蝎。知其能言者必能行也。且尤知王之勢力過人。無能與抗。乃謀抵制之策。而老成持重之人。以爲不如暫避其鋒。戚佃遂請母女往其家。乃夤夜收拾細軟飾物。逕挈女登舟離河樓而去。僦居於嘉稻之村。(第二章完)

附原作

(甲 70 分)

少年至時。惝恍迷離。手足無措。懷着悶葫蘆。莫或能揭。欲詢村人。則聲未出而顏已頰。遂演爲心口相問。白彼其嫁歟。曰非也。女郎嫁矣。母也何往。豈能伴女之嫁乎。曰其病歟。曰非也。女也。病則有母在。母也。病則有女在。母女而俱病也。則兩病人亦不能離河樓而他去。則河樓亦何至闖然。然則其他徒歟。曰或者近似。忽聞

樹上烏鵲呀呀而鳴似答少年曰否否吾書至此著者亦難着筆矣蓋此少年時心中如猜暗謎且其能或中與否又無人能爲之一揭縱令著者雙管齊下萬語同出亦不能書其萬一總之少年心中飽懷一疑團而已不妨揭而過之以言女郎之行踪。

女郎之去此也非有不慊於河樓彼蓋亦以河樓爲安樂窩者一旦去之未始不

作懊惱狀實有逼之使然者不得不舍此而就彼耳今吾書欲言女郎去此之果。  
未敍正文先加空語便落下乘

請先言其因語云葉底花開蜂蝶先知而金屋藏嬌亦維紈袴者先得其苗村有豪族王否者習聞女郎之艷惟其門第不稱且格於父母命乃不得不舍此而娶周姓女焉第周女亦艷麗可愛故王得以置女郎於腦後然而厭故喜新豪華公于之常態也至時王竟厭惡其妻夫妻間時相反唇故時時出外掠艷偶經愛河之畔見女在窗下刺綉於是故志復萌以爲置彼於小星之列亦頗相稱乃在河

出周女而無所用是爲贅疣

近情

前敘隔河可見而此  
忽相距甚遠未免矛  
盾

畔表其種種醜態。以冀女歡。顧女郎心中。以爲蹀躞於此河畔者。惟少年耳。初不知今茲來往者爲王也。惟見其錦衣燦燦。鼻端則架以金絲之鏡。遂疑少年故作是裝。以眩耀於已者。於是以少年爲紈袴而輕鄙之矣。舉昔日之情慾。均付之東流。自是厥後。并移其刺綉之所於東窗。蓋所以示絕於少年也。而王猶以此窗爲通欵曲之門徑。故其往愛河之畔也。一若少年之殷勤。無如屢來河畔。徒增崔郎之感。忽來老嫗。手一巨襪。見王驟增笑容。而面上之皺紋益深而多。大類松樹之蘚。殷勤語曰。公子獨游於此。得毋蕭索耶。王曰。在此玩彼游魚。亦頗樂也。嫗手此累繫者。將何往耶。嫗指河樓而言曰。此襪中物。將送至彼方雲姐家。囑其縫綉耳。庸詎知紈袴少年。於他事諸多鹵莽。而於此等處。每有極靈敏之警機。即出素巾一幅。以授嫗曰。余聞雲姐刺綉精美。乞爲代求神鍼。需值幾何。任彼意索。惟不可云余物。但云爲吾妹者可耳。嫗聞此語。如獲綸音。遂即將之而去。

身畔之巾豈復能綉

當云鍼神不當云神  
鍼蓋神鍼乃治病之針也

數日後。王來女家取巾。見女母獻其生平所能殷勤之態度以媚之。其意欲以此蠱惑女母求遂其欲望耳。向女母鞠躬而語曰。舍妹聞雲姐聰敏齒世刺綉咸譽神鍼。故昨日託郁媼將素巾一幅。求雲姐描綉。藉作模範。今特託余領取。未知亦能完工否。女母曰。素巾乎。尙未描綉。俟改日告竣。仍當託郁媼璧返。幸令妹寬恕稽延。辭正貌莊。王雖竭盡殷勤。卒未能稍動其心。然綉巾未成。實恰合王之初心。蓋彼非真欲得其刺綉者。特欲藉以作登龍之階耳。乃應之曰。稍緩母妨。請轉雲姐。可毋急急。自是王則或間日一至。或日日一至。甚或一日二三至。羅雀門庭。飛鳥爲之絕跡。直似孩提之望鄰家果餌也。蓋彼孩提若往鄰家偶與以果餌。則明日必復來。甚至一日數至焉。今王之於女家。亦猶是也。所異者。孩提則呼朋引類而至。王則不肯與人共耳。然而其往媼家。且有甚於女家。非徒爲博。亦別具一幅肝腸耳。

警見云云與前矛盾

媼之子郁有全者。無賴子也。無正業。終日惟博與蕩耳。故狐羣狗黨。亦時溷聚於其家。王以此得與諸無賴遊。無賴咸美其多金。故亦樂聽其指揮。一日王至女家索巾。適母女在樓下爲炊。王一見狂喜。蓋雖屢來女家。而女之芳容。實自河畔警見後。未嘗一見。今茲實爲初次。益獻其諂容。愈形醜女。女見王亦爲之木然。頓憶前日見於河畔者。非少年而爲是人也。自慚錯怪少年。深悔當時移座之舉。有負少年。特不知少年於此時間。亦來此河畔否。實則少年旋里。固未一至。特女郎不知其言歸耳。乃私語其母曰。彼目灼灼。視眈眈。良非善人。母蓋還其綉巾。以絕其復來乎。語已登樓。母有難色。以爲旣承人託。稽延多時。仍以曳白還趙。未免不情。且此物曾由郁媼招之使來。而欲麾之使去者。仍非媼不可也。事有湊巧者。媼亦適來見王。發爲破澀之婉聲。曰。公子亦在此耶。得母來取令妹小姐之巾乎。因呼女名曰。雲姐。王小姐之巾。亦可成功否。今王公子在。盍請其帶歸。省得老人多番。

屢入白話非宜而發  
語尤不近情

徒步女應曰。姆乎。余今殊無暇。巾尙未綉。敢煩姆將巾携去。余敬謝不敏。即將巾擲下。蓋女知王之鬼祟矣。嬌聲瀝瀝。似鶯囀花外。然其間實含一種嗔怒聲也。媼聞女語聲有異。恐其窺破鬼祟。即以婉語進。女堅辭不承。舌鋒伶利。大有諷人之旨。激得王怒髮冲冠。忍無可忍。發爲狂言曰。小婢子不識抬舉。今茲些些鍼黹。如此自恃。異日者若身亦將爲余有也。汝將何恃。遂與媼悻悻而去。彼母者亦視此語爲癲狂而已。

閱吾書者亦知王此出竟何往乎。要知彼執绔者。一入家門。如蟻走熱鍋。斷不能須臾安息。故王竟不歸家。直至媼處。媼子見其怒容可掬。因詢之曰。公子怒衝衝。於何處受得閒氣來耶。盍與吾儕言之。當爲公子打一還風陣也。王曰已矣。受辱於小婢子耳。郁曰。得毋河樓之雲姐耶。王曰然。因具言其詳。郁乃拍掌曰。悖哉公子。宜其受辱。大凡女子心腸所能動者。惟黃金耳。公子不以黃金餌之。而欲以蜜

蜜柔情相進。以是而求所欲。得無異於緣木求魚乎。然公子今日一怒。實爲此事前途之障。今後苟再以黃金相餌。彼且疑公子矣。公子而果欲得此女也。則非強迫不可。諒彼女孤獨。亦無如公子何也。王曰。強迫乎。然則當以何法出之。郁曰。公子蠢矣。刲之耳。苟患無助。吾儕具在。衆無賴咸和之曰。苟公子而需吾儕也。當竭盡綿力。於是王遂淪爲戲劇中之丑角矣。議定於夜闌更盡之際。乘其不備。破扉刲之。王乃出資沽酒肉以餉無賴。搏戰飛觴。儼同婚家。魚更三躍。焚燎燃燭。一蠶而出。紅光燭天。煌煌火城矣。而犬吠聲與雜踏聲相和。似彩輿前之鼓樂然。雲姐母女聞之。頗覺驚異。窺自窗隙。則見王短裝驍勇。率無賴而行。始知王實行日間之狂言矣。然急切不知所措。祇得深居樓上。未敢稍動。俄聞轟然聲作。而扉破矣。幸時有佃者。因付租價宿於女家。佃者力可敵數十人。聞聲而起。以爲盜也。自恃勇力。出而與敵。連格數人。餘均畏縮。鄰人聞聲。加以紅光。以爲火也。亦均出而相

救。王見勢不妙。棄燎而遁。其實村人知爲王。亦決不敢稍犯其鋒也。特王自坐情虛而遁耳。母女被驚。相對而泣。具以其情告諸佃者。并謂此樓非久居之處矣。顧於何處覓一乾淨土。以寄此煢獨之身耶。佃者挺然曰。余有舟在。主人盍乘此深夜登舟。往余家暫避鋒乎。若俟天曉。彼將踪跡吾人而襲之也。母女亦以爲然。遂收拾細軟飾物。登舟離河樓而去。

王以計之不就。懊喪而返於媼家。且恐家人之責也。故未敢越雷池一步。郁乃復獻計曰。公子此計不就。豈遂已耶。得母見輕於村人乎。今而後當以官力壓之。庶足以攝村人之膽。而成全其事。誠一舉而兩得者也。蓋昨夜之拒余者。實爲渠家佃者某村人也。今彼母女之出。必在彼家。公子若預造婚書。以女母賴婚。佃者拐逃。控之於官。則仇可復。而夙願可償矣。諸無賴亦均慫恿之。王亦然其說。乃乘肩輿。直至城中。請求律師而起訴。(未完)

文苑導游錄 小說四

一〇

戊午正月



# 文苑導游錄（第九種第四卷）

## ◎古文講解四

天虛我生著

### ▲答王灌叟問古文筆法

(一) 羲槎亭記。內齋刳中。息於水腹。奪晶於腹。襯漸於罅。四句何解。(答) 內納也。齋行裝也。刳即刳木爲舟。刳中猶言舟中也。內齋刳中。卽納行裝於小舟。而棲息於水中。水腹者。本言人之少腹。自臍以下。水沟所聚也。此言水腹。則直謂水程之中。猶言山唇水角耳。蟲明也。腹。即舟之腹也。言舟腹忽穿。光明奪孔而入。是舟漏矣。襯。敝衣也。漸水流入也。罅。裂也。言舟既裂。乃以衣塞其漏也。

(二) 又臨避而吻動又噤。見獲則聲切亟詫。何解。(答) 此言遲疑惶遽之狀。臨危而欲避。忽復遲疑。吻動而欲聲張。顧又口噤而不敢聲。及見賊已被獲。則又高聲急詈。而心中又復畏懼。數數詫異。恐賊之復傷己也。吻口邊也。噤口不能言貌切急

也亟數也。詫驚異貌。或作誇解。非。

(三)閱江樓記。罔間湖南何解。(答)罔、無也。罔間者。猶言無分也。朔即朔方。猶言北方也。罔間朔南。即無分南北耳。

(四)春秋樓記。非所稱游夏不能贊一詞。是否即是子游子夏不能知之之意。(答)游夏即子游子夏。贊參贊也。見曹植與楊修書。昔尼父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謂孔子秉直筆而刪定春秋。雖游夏之賢。亦不容其參贊一言也。

▲答黃菊樵問古文筆法

(一)若漢自靈獻守府。無異東遷。靈獻是否指漢獻帝。東遷何解。乞詳註。(答)靈獻是指漢靈帝獻帝。東遷是以漢比周室東遷。

(二)公穀左胡何人在何代。(答)公羊高。穀梁赤。均周人。各著有春秋傳。左即左邱明。春秋時魯史官。即著左傳者。胡即胡母子都。姓胡母。漢時人。即與公羊高之元

孫壽錄高之傳述。以成公羊傳者。

(三)東魯心傳。是否指春秋而言。(答)謂讀春秋而得孔子之心傳。

(四)洙泗今在魯何府。(答)洙水在今山東曲阜縣北。泗水分流也。泗水出泗水縣

陪屋山。均在兗州府。

(五)摩盪日月。何謂摩盪。(答)摩相切磋也。盪推動貌。易繁辭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其義正同。

(六)覃及内外之所及也。覃字何解。(答)覃延也。語本毛詩大雅。覃及鬼方。

(七)臨春結綺。齊雲落星。指何樓而言。(答)臨春未詳。疑係望春樓之訛。結綺樓係

唐憲宗所建。齊雲樓在蘇州。唐昭宗曾幸其地。白居易有齊雲樓晚望詩。落星係

吳嘉禾元年。於桂林苑落星山起三重樓。名曰落星樓。

▲答王澤雜問

(一)文苑二集遊美人山記。『豈有小青其人者。埋香是中乎。』小青爲何如人。

(答)小青爲馮氏妾。葬於孤山。其墓至今尚在。背山面水。有小亭覆之。壁柱間題咏殆滿。與蘇小小墓並稱佳話。

(二)又盧元濟夢遊月宮記。『幔亭之會。予亦與焉。』請解幔亭之會四字。(答)八月十五。神仙作幔亭之會。幔亭者。以錦幔搭蓋而爲亭也。

(三)又沈家楨夢遊月宮記。『今爲寒簧之替。與嫦娥共岑寂也。』請解寒簧之替四字。(答)寒簧乃月宮侍兒。

(四)請言回文詩之起原。及其作法之大概。(答)回文起於蘇蕙。初係文。非詩。乃顛倒迴環可誦者。譬如一首詩。倒讀之亦成一詩。

(五)前示傳燈錄。『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請解道無南北祖一句。(答)釋家有南宗北宗兩派。

(六)應儉甫月夜觀潮詩。『沉沉鼉鼓三千杵。颯颯靈旗十萬竿。』請詳解。(答)沉沉鼓聲也。鼉鼓者以鼉皮爲鼓。三千杵則言其聲之多也。颯颯風吹貌。靈旗即神旗也。十萬竿者言其多也。上句狀潮之聲。下句狀潮之勢。

(七)我師批鄭北野秋日書懷詩。謂其筆致雅近劍南。劍南爲何如人。(答)劍南即陸放翁。宋人名游著有劍南集。

(八)姚奠邦有秋日登香光樓詩。香光爲何如人。(答)即董其昌。明人字元宰。因其讀書處題爲香光樓。故稱爲董香光。樓在南匯至今尚存。

#### ▲答方爾端問客山記

(一)或曰。江山風月。問者便是。所謂問者。是否作問津解。(答)此句刻本誤圈。當連下云問者便是主人。何客爲。

(二)而於楚尤懶徊留之不能去。狃查係低之誤。是否徊回諒可通用。(答)狃徊猶

徘徊也。見玉篇。史記雖作低回。是各有所本。不可謂其誤也。

(三)又於其前作一杯亭。杯係亭之命名。抑有別解。(答)亭之小而圓者。其狀如杯。(四)易之旅以言客也』句。至『有幾哉』句。艱澀暗晦。祈詳示。(答)以下均詳文學指南初集。古文講解答許志啟問客山記。

▲答黃翊青問古文百篇原道

(一)古之爲民者四。(答)士農工商

(二)今之爲民者六。(答)儒釋道農工商

(三)古之教者處其一。(答)儒

(四)今之教者處其六。(答)儒釋道農工商

(五)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答)同上

(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答)同上

(七)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 (答)同上

(八)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答)戎狄荆舒皆國名。膺服膺也。懲懲戒也。

(九)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答)譬如水也。不塞彼之橫流。則吾流不順。譬之於路。不止彼之妄行。則吾不能行正道也。

(十)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答)此老聃之言也。以爲聖人死後。盜自然不生。蓋言聖人之苛求仁義。正以迫人爲盜賊耳。毀其量米之斗。折斷稱物之秤。則百姓亦必無爭。其言以爲因有斗秤。而民始起爭耳。

▲答滕志新雜問

(問)文苑二集古文講解第十六頁。鏘鳴金石。音鏘爲槍平聲。陽韻。按此字庚韻亦收。音崢。究以何音爲準。 (答)以叶陽韻爲正。宋謝瞻張子房詩。婉婉幙中畫煌煌天業昌。鴻門鎖薄蝕。垓下隕機槍。是庚韻之機槍星。亦可叶陽韻也。

(問)先生於函牘中。嘗稱郵信差爲郵子。何本。(答)唐書元稹傳。從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貽役郵子萬人。不勝其疲。積奏罷之。

(問)淮安孔廟前有櫺星門。何出。(答)本陶安孔廟賦。啓櫺星於黃道。棲列宿於朱闕。

(問)今人稱美徐姓人。常稱爲城北公。何本。(答)戰國策。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映麗。朝服衣冠。窺鏡。問其妻曰。吾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答朱復生雜問

(問)伊川披髮何解。(答)左傳云。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按披被通。

(問)宗國胡言何解。(答)語本孟子。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胡言。胡人之言也。宗國

胡言。猶云在祖國之人。而作外邦語也。

(問) 邸環何解。(答) 邸環係嬪嬪之誤。玉京嬪嬪。天帝藏書之處。張華夢遊之。

(問) 斯非貞元之厄運。貞元何解。(答) 貞元唐太宗年號。太宗重文。故云。

(問) 宏達何解。(答) 宏大也。達曠也。宏達猶言博學曠達之士也。

▲答朱復生問東萊博議

(問) 博議朱曉曙序。道取順時。何解。(答) 道教人之道也。教人之道。應視順時。世所宜者。

(問) 又自序披蓬蘽。何解。(答) 蓬蘽皆草名。如沈約郊居賦。入蓬蘽之茫茫。披蓬蘽者。猶云披開茅塞而從其游也。

(問) 又自序易其言。何解。(答) 易輕易也。易其言。猶云不慎其言也。

(問) 又自序逢掖何解。(答) 逢大也。掖同腋。臂下也。逢掖猶廣袂也。語本禮記。丘少

居魯衣逢掖之衣。

(問)又自序。或矜而鐫。何解。

(答)矜。誇許也。鐫。刻也。或矜誇之而刻其文也。

(問)又自序。或悔而譙。何意。

(答)悔。慢易也。譙。同誚責也。或則慢易之而呵責之也。

(問)倖博一衿。何解。

(答)衿。同襟。秀士爲青衿。謂徹倖而得入庠。

(問)重刻東萊博議序。而不復求進於聖賢天人義利之辨。何解。

(答)大而化之之

謂聖語。見孟子。賢者多才而有善行也。天。天理也。人人欲也。義。事之宜也。利。私利也。辨。辨别也。謂其翩然自負。以爲已足。而不復求進於高深之城。

▲答方爾端問古文

(問)陋室銘。往來無白丁。白丁二字。辭源注爲平民。他書則作目不識丁解。但依字面觀之。似解作平民較妥。依文氣則解作目不識丁亦頗新剖示。

(答)白丁爲素非軍旅之人。見漢書師古注。但在此處。則作平民解。自近。

(問)梅聖俞詩集序，其興于怨刺，此興字是否發動之意。(答)興起也。即毛詩賦比興之興。

▲答王從周雜問

(一)蘭若寺也。蘭若二字何解。(答)蘭若梵語也。若字音惹。譯爲華言。即閑靜處也。

見華嚴經音釋。又柳宗元文。蘭若真公注。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

(二)支配係管理意思。惟二字究作何解。(答)支配猶言分派也。非管理之意。

(三)春夜宴桃李園序中之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何解。(答)瓊筵爲於瓊瑤之席。以設筵宴。羽觴即是爵杯。爵即雀。其杯之形似雀。有兩翼及足。飛觴者。卽傳杯。以我之觴而敬於客也。開筵。卽設席也。上句謂設席於花間。下句謂傳杯於月下。並無別解。

(四)杜甫秋興詩中之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蓬房墜粉紅。菰米何物。作何解。(答)

菰即冬菰香菰之類。俗誤作菇。一名蔣。菰之生米者。長安人謂之雕胡。施肩吾詩。黑米生菰葉。青花出稻苗。故杜詩比之爲黑雲。

▲答金問秋雜問

(一)孔子家語。毫末不札。將尋斧柯。二句乞解。(答)札櫛也。亦猶理其棼也。謂既毫末之不能櫛。則惟尋斧柯而斫之。柯斧柄也。斧柯二字連用。乃已成之斧。可操而伐木者也。

(二)孔子龜山操。有手無斧柯。奈龜山何。乞解。(答)龜山操上文云。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此蔽字是指山上之林木。非山石蔽之也。故下山云云。謂我手中無伐木之斧柯。則將奈此龜山何。

# 文苑導游錄（第十種第四卷）

## ◎詩詞講解四

天虛我生著

### ▲龔定金游仙詩索隱

定庵文集註云。先生之詩。純以性靈。近世俗見。皆狃於袁倉山張船山之作。以爲定公之詩。無一句可解。爲古來未有之格。嗚呼誤矣。予謂此說誠然。蓋定公讀書既多。每一握筆。典實卽奔赴腕下。故不自覺。而成晦語。其實作者自視。初未嘗故作晦人。惟游仙十五首。實爲啞謎。原註爲考軍機未得而作。顧通篇皆述神仙之事。似與考試無關。然切按之。則全體純用賦比。其所敍情事。正不啻一篇說部。頗耐尋味。特粗心人不求甚解。遂多囫圇讀過。不明其所指耳。茲就予之心得。列舉以告讀者。其第一首云。『歷刦丹砂道未成。』謂已讀書多年。歷幾番之考試。而卒未成進士。譬如修仙學道之人。歷經磨劫。而修煉其丹砂。然卒未能成仙得道。蓋定公自十九歲由監生中副榜而應秋

此詩作於定公三十歲時。同進士試中式時矣。

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楚辭

試不售。至廿七歲始中舉人。又經兩次會試不第。故云。『天風鸞鶴怨三生。』譬如騎鸞鶴上天。爲天風所阻。則唯自怨其三生不幸耳。『是誰指與游仙路。抄過蓬萊隔岸行。』定公本志。是在會試得售。乃兩次不第。投考軍機章京。是舍正途而取捷徑也。是誰云。云。所以明其非本志耳。此一首。誌其緣起。第二首。即指應試時所見景狀。『九關虎豹不譏。香案偏頭院落多賴。是小時清夢到紅牆。西去卽銀河。』首句九關虎豹。係指守閹侍衛。平時出入。必須稽查。而遭訶斥。今值考時。此輩遂無所用其威權。故曰不譏。訶。次句香案。即比試官之點名台也。院落。即比考舍。第三句。則謂軍機處。其祖吟牘。嘗官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故在兒時。即習聞之。而嘗形於夢寐。第四句。銀河。即指禁內。此尙在赴試候點名時也。第三首。『玉女室中梳洗成。隔紗偷眼太分明。』玉女係比主試官。梳洗。則比冠服。隔紗。猶言隔窗。偷眼。則偷望也。謂從遠處偷望。見試官已冠服而出。『侍兒不敢頻頻報。露下瑤階濕姓名。』侍兒比唱名之吏。謂其每唱一名。必停。

半晌使人不耐。度其意似報名過速。恐考生之姓名且爲夜露所沾溼。而不知聽點者。

文簫見裴硎傳奇鍾  
陵西山有游帷觀每  
至中秋車馬喧闐太  
和未有書生文簫往  
觀遇吳彩鸞遂爲夫  
婦

實皆露立於中庭耳。是譏之也。第四首『珠簾揭處珮環搖。親荷天人語碧霄。』首句定公自比。謂應名而進。次句謂試官與之語也。別有上清諸女伴隔窗了了看文簫。

女伴謂同時應考之人。文簫則自比。謂試官與己語。彷彿文簫之邀仙眷。同考諸人在隔窗之外。固明明見之也。第五句『寒喧上界本來希。不怨仙官識面遲。』試官於點名時與考生作寒喧語。本非常例。但我亦不以爲怪。蓋彼聞我之名已久。而識我之面獨遲耳。『僥倖梁清一私語。回頭還恐歲星疑。』謂己無端而承試官溫問一語。然恐主試者即因此涉疑。第六首『雅謎飛來半夜風。鼈山徒侶沸春空。』雅謎謂題目也。

梁玉清爲織女侍兒  
獨異志云秦并六國  
時太白星竊織女侍  
兒梁玉清逃入小仙  
洞十六日不出

試場出題已在夜半。即以題紙糊於燈牌之上。其狀乃如鼈山燈彩。駢立而觀者實繁有徒。紛紛議論。其聲如沸。『頑仙一覺渾瞞過。不在魚龍曼演中。』頑仙定公自比也。謂己則方假寐。故不雜入人叢之中。題紙既下。幾乎被衆人瞞過也。第七首『丹房不

頑仙卽俗稱地仙者  
也范成大詩勸君觀  
妙須觀覩先作頑仙  
境上行語本法書要  
錄陶隱居與梁武帝  
與梁武帝

敵每以爲得才鬼  
亦當勝於頑仙  
丹房本十洲記崑崙山有碧玉之堂瑣華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

是漫相容。百劫修成忍辱功。』丹房謂神仙鍊丹之所以比考舍。謂此考舍亦非任人可到。必須修鍊多年。蓋因軍機章京。凡監生蔭生亦得與考。此輩皆未嘗修鍊者也。若已。則由監生而中副榜。更由副貢考充武英殿校錄。又復三應秋試。始中舉人。又經兩應會試。可謂已歷百劫。然今與此輩同考。亦可謂能忍辱者矣。『幾輩凡胎無覓處。仙姨初參可憐蟲。』章京之職。雖庸凡之人。亦可爲之。乃猶以爲無從覓處。而特開考試。猶之神仙以爲凡胎無從覓處。卽特養一般蜴蜥。飼以丹砂。而此輩在考舍之中。擁鼻低吟。其聲營營。亦頗似仙家所養之可憐蟲也。第八首『露重風多不敢停。五銖衫子出雲屏。朝真袖屨都依例。第一難箋瓔珞經。』此言作文時也。首句言揮洒自如。雖在風簷露坐之中。亦不停其腕。次句謂所作之文。譬如裁衣。極其輕巧。而且絢爛。猶仙女妝成。衣五銖衣出畫屏時也。朝真袖屨。謂應制之文。首尾格局。雖有定例。任人所作。皆同一律。然而奧妙不同。蓋此題之難。有如箋釋佛經。必得真諦。乃爲第一要義耳。第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俗信鬼而好祠其城見其詞鄙陋因作九歌見楚辭

湘君姓姚語本史記秦始皇紀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舜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於姚墟故謂其姓姚

金牀本列仙傳岱宗石室中上下懸絕其上有金牀玉几

九首『不見蘭旌與桂旄。九歌吹入鳳皇簫。雲中揮手誰相送。依約湘君舊姓姚。』此爲受卷官作也。蘭旌桂旄以比佳卷。謂受卷官所收各卷。初未得見佳作也。九歌則以自比。謂惟己卷足當簫韶之奏。故事。考生繳卷。必俟受卷官閱竟始退。恐其有所問也。受卷官閱後無所問。則即揮之去。故第三句如是云云。此受卷官大抵爲宗室王子。故以湘君比之。蓋湘君爲堯之女舜之妻也。第十首『仙家雞犬近來肥。不向淮王舊宅飛。却踞金牀作人語。背人高坐着天衣。』此以嘲錄取之同考生也。神仙傳云。淮南王劉安篤好神仙黃白之事。有八公詣門。授玉丹真經三卷。白日昇天。臨去時。餘藥器置在庭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意謂同考諸生。本皆雞犬之類。一旦倖而錄取。即龐然自大。忘其本來出處。便踞高位而鳴得意。其實沐猴而冠。未可眞相示人也。第十一首『諦觀真誥久徘徊。仙楮同功一繭裁。姊妹勸書塵世字。莫嗔倉頡不仙才。』眞誥比取錄之試卷。仔細觀之。則千篇一律。絕似同功之繭。夫同功

繭者。乃不適用之廢物也。而竟取之。甯非取短而舍長。姊妹。謂同學之人也。以定公之文。喜用僻字。有如梵經佛偈。世人都不可解。勸其勿嫌倉頡所造之字。爲平庸而無仙氣。蓋用丹書雲篆。以示塵世之人。計實左耳。第十二首『秘籍何人領九流。一編鴻寶枕中抽。神光照見黃金字。笑到仙人太乙舟。』九流本穀梁傳序。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既沒。諸弟子各編成一家之言。分爲九。一曰儒家。流。二曰道家流。三曰陰陽家流。四曰法家流。五曰名家流。六曰墨家流。七曰縱橫家流。八曰雜家流。九曰農家流。蓋言錄取者之流品雜也。而主試官竟以領袖自居。一一取錄。何耶。料其昏暮之時。必受運動。其秘籍。雖藏在枕中。然至深夜。必取出稽核。旁人縱不得見。而神天鑒臨。必見其中書滿黃金之字。一一煥爲光彩。蓋其所寶在此。固不在文字間也。然則即使我有仙術。請太乙真人。以蓮葉舟渡我。亦必爲黃金所笑。謂其無意識矣。第十三首『金屋能容十種仙。春嬌簇簇互疑年。我來敢恨初桃窄。曾有人居

枕中鴻寶語本漢書  
劉向父盛治淮南獲  
得枕中鴻寶書向誦  
黃金可成上令典尙  
方鑄作不驗

大梵天。金屋。指軍機處。十種仙。指其中人物之龐雜。春嬌。語本連昌宮詞。春嬌滿眼睡紅消。掠削雲鬟旋裝束。謂若輩之爭寵獻媚。乃如宮女之互相猜忌。各以年齡資格相擠。也。疑年語本左傳。謂其年齡不確而可疑也。桃舟前木也。初桃。猶今船頭之跳板。用以登舟者。大梵天。即大羅四梵。語本大乘妙林經。見大羅天不以爲遍。無大相故。見諸毫末不以爲細。無小相故。雲笈七籤云。三界上四天。名爲種民天。亦名聖弟子天。亦名四梵天。三災所不及。意謂己雖不得錄取。並不以進身路窄爲恨。蓋己曾居大梵之天。無大小相。亦無所謂災障。固不以得失爲心也。第十四首『吐火吞刀訣果真。雲中不見幻師身。上方倘有東黃祝。先乞靈符制盧神。』自註云。電神姓李。見神仙鑑。則此詩專爲刺李姓之人而作。其人大抵即主試官。蓋上文梁清歲星云云。亦以太白星指李姓人也。謂此考試直類戲術。然且不如幻師。而直類於女巫。蓋幻師之弄戲法。雖無益於人。然以較之女巫以邪術騙人欺世。猶勝一籌。今乃認吞刀吐火之術爲成仙之

吐火吞刀見晉書夏統傳。乃女巫之邪術也。幻師本波羅蜜經。彼幻師得化美匱。雖似有益而實無益。

吞刀吐火雲霧杳冥  
威光電發卽晉書夏  
統傳原句定公所謂  
雲中者則猶言榜中  
耳不見幻師者猶言  
不見有一較可之人

真訛其謬孰甚。謂予不信。試觀其雲霧杳冥之中。固不見有幻師在也。東黃無考。疑係東皇之訛。本劉禹錫詩。俗尙東皇祀。謠傳義帝冤。意謂皇上倘聞諸人之冤。而如俗尙之因義帝向東皇作祈禱者。則不如先頒嚴旨。查辦此李姓之人。第十五首『衆女蛾眉自尹邢。風鬟露髮覺伶俜。捫心半夜清無寐。媿負銀河織女星』。衆女謂倖進之人。亦復如蛾眉爭寵。自相猜忌。作避面之尹邢。乃覺人人孤立。伶俜無依。此輩夜半捫心。諒亦反側不安。不能成寐。自形慚媿。覺誠辜負皇上取士之初心也。以織女比皇上。實寓滑稽。意謂銀河織女。惟盼牽牛之來。而皇上實盼主試官之取士得人。是則主試官猶之牽牛星。而被取之士。則即其所牽之牛耳。大凡士子下第。必罵試官。必妬倖取之人。定公蓋亦不免。且直罵人爲畜類。一則曰虎豹。一則曰鷄犬。再則曰牛。其憤恨鄙夷之狀。活現紙上。是誠不得不假托於游仙。若竟直說。豈不被衆人打殺。此詩風韻獨絕。聲調尤佳。而用典處皆化板爲活。學者讀之。足當一服換骨金丹。故特表而出之。

▲答王澤問詩

(一) 次韻和韻疊韻之分別。請以簡要語明之。(答) 依次和韻。謂之次韻。但和同韻之字。而不限定某字。謂之和韻。同是一個韻。依次和之不止一次者。謂之疊韻。亦有以同韻之字。連綴爲句。如後牖有朽柳。偏眠船舷邊。屋北鹿獨宿。溪西鷄齊啼等是。亦稱疊韻詩。

(二) 請畧示切音之概要。(答) 譬如支字爲真時切。順讀兩遍。倒讀一遍。切出一字即得。如真時真時時真支。

(三) 文苑中有苔岑錄。函札中亦常用苔岑二字。是何意義。並出何書。(答) 郭璞贈溫嶠詩。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言苔之生雖各異處。然終同在一山中也。

(四) 前見某函授校。詩學命題。爲『詠老少年』。何謂老少年。望明以教我。(答) 老少

年乃一種草本植物。有葉無花。秋深則紅。如人至老而反少年也。

(五)學校國文教師批學生課作之用典。常用『如數家珍』四字。望釋其義意。(答)

家珍。家藏之珍寶也。歷歷可數。不勞假借。故謂能運典者。爲歷歷如數家珍。

(六)五七絕詩及五律詩。爲古體。抑爲近體。(答)古今體。不以字句多寡而分。凡五七言律絕。用拗句及仄韻者。皆爲古體。平仄皆順。押平韻而間有一二拗字者。仍爲近體。

(七)文苑姚奠邦秋蝶詩。『楚娘顏色已非前』。楚娘顏色。出何典實。見於何書。(答)

天寶遺事。都中有妓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每出入。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八)沈家楨月夜觀潮。『揚子江聲潮十八。錢塘波影月初三』。潮十八月初三。請詳解。(答)八月十八。俗傳爲潮生日。是日潮最大。初三之月。如蛾眉。人間最初見月之日也。初一二之月。恒不及見。

(九)文苑中復溫倩華論駢文。謂駢文當先讀有正味齋及小謨觴館請問小謨觴館爲何人所著。(答)婁東彭甘亭所著。

(十)論者謂中國文字純乎演形。西洋文字純乎演聲。何謂演形。何謂演聲。請以淺顯語以之。(答)演形即象形字。如篆文日月星等。皆如其形。西文則以拼音而成。無所謂形似也。

(十一)觀白香詞譜等書。每多無題之作。(有調有詞而無題)頗近於古詩中之無題詩。讀之殊不知其命意所在。嘗私心苦之。請問此等詞。是否僅就調之本意填之。抑可任意抒寫心中情事。並欲檢其篇中命意之所在。將有何法。望有以教我。

(答)有調而不書題。是爲本意。若無題。大抵皆記艷情。不欲以題示人者也。欲知其篇中命意所在。除細心體貼外。無別法。

答王澤雜問

(一)文苑尺牘。答祖耀兄函辨人名。『明鏡非臺。菩提非樹。即此見解。但一說窓便同乾矢橛。』何謂明鏡非臺。菩提非樹。及乾矢橛三字。是何講解。(答)傳燈錄五祖令僧各述偈。上座神秀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六祖惠能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遂傳法。蓋其語較神秀玄矣。乾矢橛見指月錄。臨濟師云。汝等肉團上有一無真人。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有僧師便打云。是乾矢橛。矢或作屎。蓋禪語也。

(二)又尊娘哀史。『久功則以一兔來贈』下文謂『義母遂以丸藥飼我』豈食兔肉固可以消胎乎。抑兎爲兎腦丸之別名乎。敢問。(答)兎腦丸。即以活兎之腦製成。爲催生滑胎之用。

(三)前解囮爲鳥媒。請問何謂鳥媒。(答)即踏籠中所蓄之鳥。以誘鳥之來求友者。是爲鳥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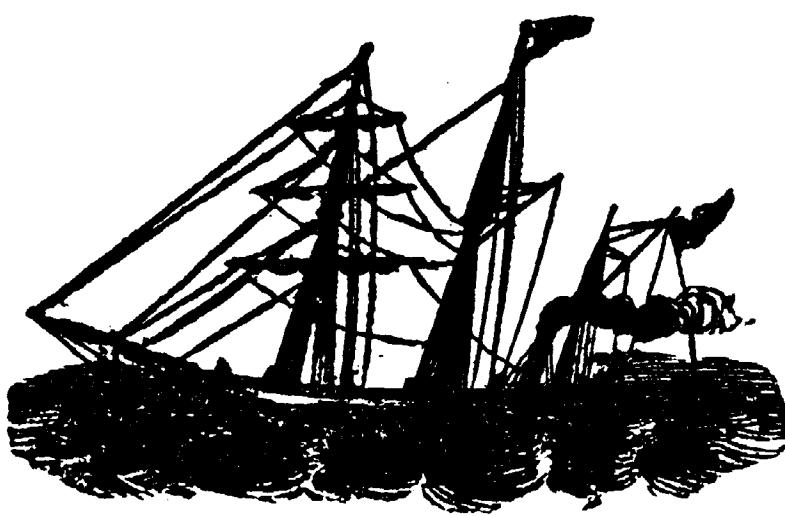
(四)函札中述某地之平安。常用『七鬯無驚』四字。是何義意。果出何書。(答)易震卦。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言雷雖震百里。而人飲食如常。七匙也。鬯酒杯也。

(五)上月見報章中載有『某國盛行東方門羅主義』何謂門羅。(答)門羅係譯音。或作孟羅。乃美總統號。主張保守。而不主張開放。



文苑導游錄 詩詞講解四

一四 戊午正月



文苑導游錄第三集勘誤表

強化誠  
馮大舍  
王沈拜  
陳祖耀

種別	頁數	行數	正	誤	頁數	行數	正	誤
			連續誤連讀				雲鬟誤雲鬟	
社說	一	三	連續誤連讀	二	三	月誤月。	二	五
社說	三	四	拗句誤拗句	三	八	遞誤遞。	四	九
社說	四	九	則『夫誤』則夫	四	一〇	用拗誤用拗	五	一〇
社說	五	四	鳥誤鳥。	五	九	拗句誤拗句	五	一〇
社說	六	二	注不拘誤不拗	六	四	仄者誤仄者』	八	三
文	五	七	驕蹇誤矯蹇	八	八	狀貌誤貌狀	八	一〇
文	八	二	生至誤生至	九	六	驕蹇誤矯蹇	一一	四
文	一二	二	浼焉誤浼焉	一二	六	驕發誤鷇發	一三	三
文	一四	二	金壘誤金壘	一四	八	眉梢誤眉稍	一六	七
文	一六	七	倔櫛誤崛強	一七	二	善舞誤喜舞	一七	一〇
文	一	一六	於難誤其難	一	一六	於難誤其難	一	一六

文	一八	一〇	伐毛誤代毛	一九	九	寸段誤寸段	二〇	四	先下脫世字
文	二〇	七	伐毛誤代毛	二一	批六	駢儼誤駢驪	二二	七	策蹇誤策騫
文	二二	九	冰心誤泳心	二三	一一	之宴誤之晏	二三	三	策蹇誤策騫
文	二三	六	曉風誤曉風	三一	五	相識誤相淺	三二	五	老僧誤老僧
文	三二	八	燦爛誤爍爍	三三	一	皆足誤皆是	三四	三	曾不誤實不
詩	一	三	王復初誤汪退廬	二	八	三眠誤三眼	六	批七	餞誤錢
詩	九	四	青漢誤青蔞	一一	八	滿汀誤滿門	一三	九	癡鬟誤癡鬟
詩	一七	一〇	呼鬟誤呼鬟	一九	批一	宜拗誤宜拘	二〇	三	暗搖誤暗搖
詩	二一	批三	失粘誤先粘	二二	一	政派誤政派	二五	三	曲衆誤曲衆
詩	二五	八	樹梢誤樹稍	二九	批一	冰誤泳			
詞	八	五	春衫誤青衫						
曲	一	批七	春晝誤春晝	二	四	憑誤憑	二	五	留誤留

曲 二二八 陬誤陬 二二八 休誤休

二一〇 學誤學

尺牘 一一二 小宴誤小晏 三六 紛歧誤紛岐 六三 類鷺誤類鷺

尺牘 九一 仲淹誤仲俺 九六 勁誤拗 九一〇 勁誤拗

尺牘 一二四 領悟誤領晤 一二六 鍊字誤練字 一二六 佶屈誤吉倔

尺牘 一四八 統下脫一觀字 一五四 言念誤念言 一六一 誤拗拗

尺牘 一六九 失粘均誤失拈 一八六 珞聲誤佩聲 一八批三 勁誤拗

尺牘 一九批四 勁誤拗 一九五 勁誤拗 一九六 城闕誤城關

筆記 六七 蘭若誤闌若 八三 灌莽誤灌莽 一〇五 捉刀誤捉力

筆記 一一四 白刃誤白刃 一三三 待之誤侍之 一六二 鮮艷誤餘艷

筆記 一七批二 賚語誤譖貶 一一一

筆記 一二七 標使誤標使 五七 薄命誤蕩命 七六 鼓吹誤歌吹

小說 八七 而娟下脫一仙字

文解	一	批一原字衍	二	五	江西誤安徽	四	八	仕周誤仕周
文解	六	六韓范誤范韓	八	八	克段誤克段	八	一〇	叔段誤叔段
文解	八	一一叔段誤叔段	九	三	段均誤段	二二	四	伯下脫一樂字
詩解	四	中縫導游誤游導	二三	一	明晰誤明晰			
苔岑	二	四吳淵誤吳浦	二	五	樹勳誤林勳	二	一三	肄業上脫一曾字
勘誤	三	九指誤誤指說						
補文苑第一集勘誤表								
曲	六	八金粟誤金粟。	六	一〇	南園誤商園	七	七	徽倖誤徼倖。
苔岑	六	一通信處改嚴州第 九中學						
補文苑第二集勘誤表								
曲	一	七向•小誤向•小						
苔岑	二	八通信處改天津日 租界清和街錢寓						

文苑導游錄（第一種第五卷）

◎社說五

天虛我生譏

七古之格調

七古之句法。以三平格爲最通行。即押平韻之句。於第五六七字。皆用平聲者是也。但其第四字。宜用仄聲。其次爲四平頭。即起首四字皆平者是也。但其第五字。宜用仄聲。此兩種句法。凡押平韻之七古。用之最爲起色。試舉韓昌黎一首如左。

(一)纖雲四卷天無河

此卽三平格。第四字必用仄。若換爲平。則聲調較遜。若第三字換平。則第一字

當仄。或則起首四字竟換四仄。亦無碍於聲調。

(二)清風吹空月舒波

此卽四平頭句法。第五字若換平聲。則爲全平格。亦無礙于聲韻。

(三)沙平水息聲影絕

此爲七古中平起仄收句之最。普通較之律句。只第六字易平爲仄。但不換

用仄聲亦拘。惟第五字若換仄聲音節較遙。

(四)一杯相屬君當歌

此與第一句同。卽第三字換平。故第一字亦卽換仄。

(五)君歌聲酸辭且苦

此與第二句同。但第七字換仄。用於轉韻處最宜。

(六)不能聽終淚如雨

以此爲平仄相間句。七古中用之最多。或

六字句法重在三四

(七)洞庭連天九疑高

此爲律句中平仄不拘。下句若不換韻。

仄則第四字可換仄。接以平

(八)蛟龍出沒猩鼯號

此與第一句同。

(九)十生九死到官所

此爲律句中平仄亦可換平仄。

(十)幽居默默如藏逃

此與第一句同。

(十一)下床畏蛇食畏藥

此爲三平仄句。第四字可仄。或成五平仄。

仄平仄仄仄仄仄（或一仄）均可。

(十二)海氣濕蟄薰腥臊

此與第一句亦同。卽四仄起之三句平句也。

(十三)昨者州前槌大鼓

此與第六句略同。卽平平平平仄仄之正格也。

(十四)嗣皇繼聖登夔臯

此與第  
一句同。

(十五)赦書一日行萬里

此與第  
三句同。

(十六)罪從大辟皆除死

此與第九句同。卽平仄仄平平句之正格中平。

(十七)遷者追回流者還

此與第十  
句同。卽平仄仄平平句中之仄仄平。

(十八)滌瑕蕩垢清朝班

此與第  
一句同。

(十九)州家由名使家抑

此與第  
六句同。

(二十)坎坷祇得移荆蠻

此與第  
一句同。

(廿一)判司官卑不堪說

此與第  
六句同。

四

戊午二月

(廿二)未免捶楚塵埃間

此與第  
一句同。

(廿三)同時輩流多上道

此與第  
三句同。

(廿四)天路幽陰難泊攀

此與第  
一句同。

(廿五)君歌且休聽我歌

此與第  
但第二字換平。十  
七句同。

(廿六)我今與君豈殊科

此與第  
但第七字換平。  
第六句同。

(廿七)一年明月今宵多

此與第  
一句同。

(廿八)人生由命非由他

此與上句同。複  
法所以用單句結也。

(廿九)有酒不飲奈明何

此卽律句中  
變格改爲四仄起者。其第五字可平。  
一平平仄仄仄平平。

上列一首。大概句法皆備。儘足取用。其着重處。恆在第五字也。惟三平格之七古。不宜於對仗。若作俳偶長歌。應效長慶體爲宜。長慶者。白居易詩集之名也。自號香山居士。故亦有稱爲香山體者。

其詩恒用對句取勝。中間換韻。恒平仄相間。以四句一轉韻爲原則。或多至六句八句。或少至二句。皆例外也。其對句無異於律詩。平仄皆順。而不取拗。無論押平押仄。均以第三第四句對偶爲原則。以第一二句對起爲例外。凡對起者。其第七字必以平對平。以仄對仄。每四句中。只對兩句便足。起結兩段。不對亦可。但起首不用對。則結處宜對。起首用對者。結處宜不用對。庶覺首尾相稱。唐詩三百首中。最整齊者。爲王維洛陽女兒行一首。試舉例如左。

(一) 洛陽女兒對門居

此卽平仄相間句。與上舉韓詩第六句同。但第七字換平。若以第四字換仄。則

爲律句正格。卽與本詩第七句同。

(二) 纔可容顏十五餘

此卽律句中之仄仄平平仄。與韓詩第十七句同。

(三) 良人玉勒乘驄馬

此卽律句中之平平仄仄。與韓詩第九句同。

(四)侍女金盤膾鯉魚

此與本詩第二句同。以上四句爲一段。因係平韻起首。故下文卽換仄韻。

(五)畫閣朱樓盡相望

此卽律句中之八仄仄平平平仄仄；與韓詩第十三句同。但五六二字拗與

拗律詩中仄起句無異。

(六)紅桃綠柳垂簷向

此與本詩第三句同。

(七)羅幃送上七香車

此卽律句中之八平平仄仄仄平；與韓詩第七句之正格同。

(八)寶扇迎歸九華帳

此與本詩第八句爲一段。以下卽仍換平韻。

(九)狂夫富貴在新春

此與本詩第九句爲一段。以下卽第一句之正格同。

(十)意氣驕奢劇季倫

此與本詩第十句同。

(十一)自憐碧玉親歌舞

此與本詩第十一句同。

(十二)不惜珊瑚持與人

此與本詩第十二句同。以上四句爲一段。與第一段句法相同。以下四句爲仄一韻。

(十三)春窗曙滅九微火

此與本詩  
第三句同。

(十四)九微片片飛花璣

此與本詩第六句同。本應用仄起。  
平平仄仄接。因上句已拗。故不

故妨用此。然無三句相同之例。  
下文卽換平起爲仄起。

(十五)戲罷曾無理曲時

此與本詩  
第二句同。

(十六)妝成祇是薰香坐

此與本詩第十句同。以上四句本  
應與第二段同。因第一句已變。故第

三四句亦因之。  
而變以避重複。

(十七)城中相識盡繁華

此與本詩  
第九句同。

(十八)日夜經過趙李家

此與本詩  
第十句同。

(十九)誰憐越女顏如玉

此與本詩  
十一句同。第

(二十)貧賤江頭自浣紗

此與本詩第  
三段同。但不用對句耳。若再加句。與

照則此第五段應照第三段作法。仍用對句。以下卽  
照第二段接去。更接第三段第四段第五段。以可矣。

觀於上舉一例。則知所用句法。較之昌黎一體。尤爲單簡。而用律詩句法尤多。是故王漁洋所主張之別律句。翁覃谿即不認其爲確論也。此外最普通者。尙有柏梁體。樂府體等。柏梁體爲漢武帝所創。因柏梁臺落成。與羣臣聯七言詩。句句用韻。後人遂謂此體爲柏梁體。唐詩三百首中。如杜甫麗人行一首。即是。但其中少押四句耳。樂府體近人多以李白爲法。謂句法長短不拘。即是樂府。其實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時。本係郊祀之歌。與唐時所謂樂府體裁迥異。而郭茂倩所輯樂府詩百卷。竟上溯堯舜時歌謡。下迄於唐。論者譏其弗當。洵非誣也。夫樂府者。教樂之官也。取詩歌之足傳者。而被之管絃。遂稱樂府。是必先有詩歌。而後乃有樂譜。故東坡詩云。偶然談笑得佳篇。猶恐流傳成樂府。是足以知樂府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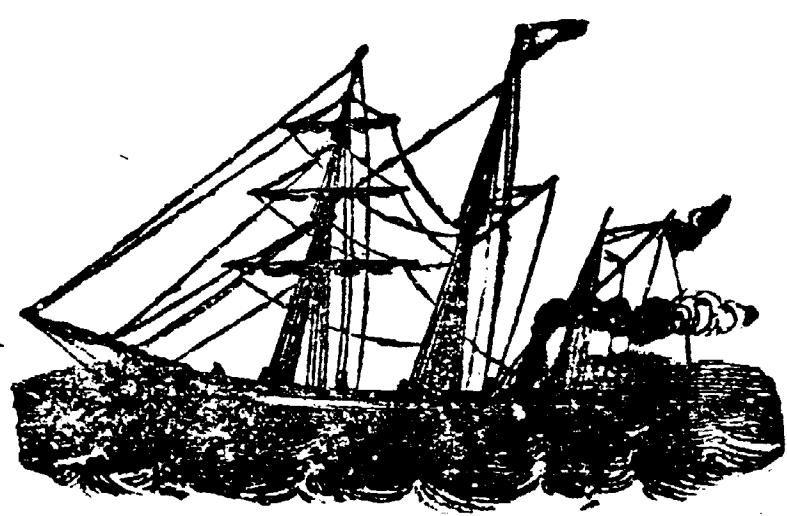
初非按譜而爲詩也。唐詩三百首中所稱樂府者。不過已經付諸管絃之詩耳。初非謂樂府之體必當如是也。唐人善樂府者。如李賀李益。往往一詩甫成。樂工即不惜重金以購之。亦不過因其所爲詩多合於律。可以被管絃耳。夫豈在句法長短間哉。其擬古樂府題者。自必揣摹聲調。求似乎古。名曰樂府。亦固其宜。若謂三五六七言雜出。即是樂府。則陳子昂之前不見古人。李白之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等詩。何以不入樂府。而王維之洛陽女兒行。七字到底。旣非長短句。又非擬古。何以入樂府耶。惟在今世而言樂府。則又不能不隨俗附和。蓋近人固以長短句雜出者爲樂府也。而起二句用三字。末二句用三字。中間雜以單句者。尤爲通行。如李白之長相思第一首是矣。其長篇則尤縱橫放恣。無一定

之規則。短至三言四言。長至九言十言。順筆勢之所至。排奡兀突。全尙氣勢。如李白之蜀道難。一首是矣。此外有所謂建安體者。則漢末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也。昌谷體者。唐李長吉之詩也。黃初體者。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永明體。則南齊時人沈約王融周顥等之詩也。正始體者。晉嵇康阮籍等之詩也。太康體者。晉左思潘岳等之詩也。齊梁體者。合兩朝之詩而言。元和體者。唐元稹白居易之詩也。亦稱元白體。西崑體者。唐李商隱之詩也。唐初體者。猶襲陳隋之舊。盛唐體者。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玉臺體者。爲漢魏六朝之詩。或謂纖艷者。爲玉臺體。其實不盡然也。而纖艷者。實王次回之疑雨集體也。或以爲香匱體。而不知香匱體。但爲裙裾脂粉之語。不寫艷情。唐韓偓爲香匱體之祖。

試一讀其詩。即判然矣。是皆以胎息所異。別爲各體。殊無關於句法。平仄之間。餘如少陵體等。名目繁多。不勝枚舉。滄浪詩話列舉最夥。然皆語焉不詳。徒亂人意。綜言之。則凡一人之詩。即有一人之體。猶之人體。大致雖同。而膚色與肌理。固自各各不同也。一一舉之。甯有窮盡。故予所主張者。除柏梁體。樂府體。長慶體。昌黎體。(即三平格)外。其餘即毋庸學。蓋學之。而不得其神似。仍是本人之自體詩耳。强名之曰。倣某某體。甯非畫虎而類犬歟。故予所舉四體實猶人之四體。四體既具。則指揮行動。無所不能爲工。爲絀。是在人之天資。與夫學力。固未可執一以相繩也。

文苑導游錄　社說五

一二　　戊午二月



文苑導游錄（第二種第五卷）

◎駢散文五

天虛我生潤文

說窮

強化誠

步驟有法

強子窮居陋巷。兀兀窮年。極想窮思。惟以著述爲寫窮愁計。客有鄙爲窮極無聊之語。而不願我窮其說者。余曰。吾安於窮。有年矣。入以事父兄。父兄不以窮爲嫌。俯以畜妻子。妻子不以窮爲恥。出以交親友。而獨不足於子歟。殆未知窮之爲樂也。今之富貴利達者。日入鉅金。坐糜廩粟。美衣豐食。無所事事。宜乎安富尊榮。身心暇豫矣。而孳孳爲利。常恨內庫之未充。蹙蹙靡騁時。慮上峯之未信。於是任情搜括。而心力窮極。意鑽營而智巧。窮輿論攻擊而飾非。之辭窮黨。系傾軋而結交之術。窮窮於進退。則行動不自由。窮

文思湧通暢所欲言

於思想則心志不自主。一旦窮於所遇，則窮無所歸。雖若堂堂總長，亦因囚籠赫赫將軍，亦遭沒產富貴而不能行其所樂。曷若草野窮民，素行貧賤，天職是守，無錙銖盤算之苦也。天爵是脩，無祿位侵奪之虞也。天眞是養無身體，斲喪之憂也。吾輩金錢雖不足，而家藏之書籍自有餘，恒產雖不豐，而筆耕之硯田自有獲衣食。雖不全而強健之氣體自不餒，居室雖不完而團聚之天倫自可樂。又何窮之足慮？又何窮之不安哉？況乎今者國是靡定，政令日更而官術窮矣，戰事蔓延，金融奇緊，而商業窮矣。水旱頻仍，饑饉洶至，而農事窮矣。物力告匱，原料不得，而工作窮矣。百業衰頽，上下交困，猶不自尋救窮之策，而窮凶極惡，甘爲渾敦窮奇之民，未嘗窮究學術，窮研道德，此國力之所以日敝，而民風之所以日偷。

也。孔子嘗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吾雖未敢以君子自居。然韓宣子之窮可賀。馬伏波之窮益堅。竊有望於我躬焉。客唯唯曰。敬受教矣。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生於貧賤。常有無窮之希望。豈若富貴者之驕盈。生計日蹙哉。

(評)文氣酣暢。語出自然。同題諸作當以此爲冠。(甲一百分)

### 說窮

陳尙超

一起頗中肯

境可窮而志不可窮。身可窮而心不可窮。窮固無害於人也。夫天之所以窮人者。正所以激厲其志。氣磨鍊其體。魄鼓鑄之而成其才也。故家庭之窮。莫如舜。而大孝以名。君臣之窮。莫如湯武。而大業以立。兄弟之窮。莫如周公。而大義以明。際遇之窮。莫如孔孟。而大聖大賢以成。他若廿四史中有德行有功業而負名望者。莫不

謂意暢通原作未錄  
計90分

由窮困來也。吾故曰。窮也何害。窮然後見君子。然世之人。偶遇拂逆之事。或身世逆遭。輒鬱鬱不可終日。甚至侘傺無聊以死。是亦未知窮通得失之理也乎。夫窮無終窮。得無長得天之道也。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夫憂患窮也。生則通矣。安樂通也。死則窮矣。蓋禍福相依。伏得失。相表裏。而窮通之數。正如四時之嬗演。代謝也。且文以窮而後工。士以窮而義見。則窮不可謂非福也。矧吾人立志。當立其大者。遠者志期其大。則困苦必深。心期其遠。則阻力必大。是則人之所謂窮者。吾則視爲利達之基矣。孔子曰。君子固窮。其此意乎。

說窮

汪國安

韓昌黎作送窮文。阮嗣宗作窮途哭。似患窮之能困人也。然蘇季

子則因窮而發奮。卒佩六國之相印。梅聖俞則因窮而愈工。卒成一代之詩人。是窮亦頗有益於人也。予行年二十有五矣。生於窮巷。長自窮鄉。胸有千秋。願窮經而久讀。家無半畝。已窮味之飽嘗。窮困能甘。窮措大徒供世笑。窮而益傲。窮骨格本是天生。責人未敢過。苛常思。窮寇莫追之訓。凡事肯留餘地。自無圖窮。七見之時。然而生計艱難。痛窮民之無告。私心黽勉。惟窮氣之是爭。遙望故園。目窮千里。近傷身世。窮遇一時。此誠聚萬窮於一身。而有無窮之感者。雖然。人以窮名。則友朋親戚避之。若恐浼焉。一切酬酢。可以免衣飾之糜費。可以省。雖不能富。亦不能更益其窮也。家以窮稱。則盜賊不至。丐犬不來。菜根自咬。左右無覬覦之人。衣褐不完。親隣無借貸之具。是雖曰窮。反因窮而得其安樂矣。國以窮著。則

六 戊午二月

純用反筆取法優游  
滑稽文字惟此最宜

兵革可以不備。寶藏可以不興。賦稅可以不必。自收土地可以不必。自守。缺乏財用。但須借之外人。久而久之。本利可以無償。人民官吏且不必自爲約束。雖終於窮。亦駸駸乎如三代以上。無爲而治矣。是故秉國諸公。方且窮智盡巧。以求其窮。不至山窮水盡。而不止。果有一日。至於窮無可窮。則人人無所爭。人人皆獨善其身。盈天之下。人人皆君子矣。豈不懿哉。若富與貴。則終不免於危險。且不能長保其不窮也。又何取乎。

附原作

(甲8分)

韓昌黎作送窮文。阮嗣宗作窮途哭。此窮之能窮人者也。然蘇季子則因窮而發奮。卒佩六國之相印。梅聖俞則因窮而刻苦。卒成一代之詩人。然則窮豈盡能窮人哉。予行年二十有五矣。生於窮巷。長於窮鄉。腹有千秋。曾窮書之久讀。家無半

昌黎公籍語與前複

此二段蓋

敵已窮味之嘗飽。窮困能甘。窮措大徒供世笑。窮而益傲。窮骨格本是天生。責人未敢過。苛常思窮寇莫追之訓。凡事肯留餘地。自無圖窮。第七見之時。生計艱難。痛窮民之無告。私心恥勉。惟窮氣之是爭。遙望故園。目窮千里。近傷身世。窮遇一時。累月窮年。慕昌黎之窮學。窮無聊賴。臨阮籍之窮途。此誠聚萬窮於一身。而有無窮之感者。然予曾不敢以是怨窮。而稍稍改移其初志。何也。蓋如蘇季子使不遇窮。益以若干之揣摩。而竟一行直上。吾知蘇季子亦不過戰國中之尋常人物耳。即使爲相。亦不過一國之相。又何能兼及六國。而更垂盛名於後世哉。梅聖俞使不遇窮。得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以魚蟲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增其怪奇之思想。而竟遭際時會。得躋通顯。吾知梅聖俞亦不過尋常富貴中人。即使能詩。亦不過通常吟弄。又何能發爲怪奇之文字。得見賞一代文宗之歐陽公。而更遺詩名於後世哉。由是觀之。窮固未足以窮人。故吾嘗有言曰。見窮不窮。其窮自窮。未窮

先窮。窮乃愈窮。是在身當其窮者之善爲應付耳。世有不善處窮。甚至始而因窮以穢喪其精神。繼而因窮以灰墮其志氣。終而因窮以短促其天年者。探本窮源。其窮蓋有自取。初未能責窮之負其完全窮人之責。不然。何以每能窮於彼。而竟莫能窮於此。窮於此。而竟莫能窮於彼哉。至於窮之方面。得聆予言。其將感予爲其開脫罪名於無窮乎。抑將怒予爲其暴露其短於無窮乎。是在窮之自知。予固不能爲窮其說。予因久困於窮。知窮獨深。故窮搜古人之窮典。參以一己之窮見。磨其窮墨。運其窮筆。伸其窮紙。作窮說以自勵其窮。窮天極壤間。其有豪傑志士。不以此說爲窮者。固不妨舉以共勵其窮也。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吾說其從此窮矣。

歲寒三友合傳

陳志超

喬茂如者。中山人也。其先世仕於秦。始皇封爲五大夫。後漢高入

長句不釋辭意未圓

關效夷齊之義。避居山林。不問世事。以貞潔教子弟。子弟承之。莫敢忘。數傳至茂。如猶有遺風焉。茂如與渭川梁淇園。嶺南梅九疑。相友善。蓋三子皆隱君子也。淇園之始祖。居嶰谷。通樂律。黃帝命伶倫召之作黃鐘。有功世教。後裔散居各處。而以渭川爲最盛。東晉時士大夫崇尚清談。梁氏子孫與嵇康劉伶等七子遊。故有得於清靜者深。淇園相隔雖久。而其孤介之操。實根於遺傳性也。九疑則西漢梅處士子眞之後裔。世秉清逸。以節自高。宋時有林和靖者。隱居孤山。與九疑先人相隣。朝夕過從。吟咏不輟。一時傳爲佳話。九疑亦孤芳自賞。風骨不凡。其友茂如淇園也。邂逅相逢。歡然道故。遂爲忘形之交。茂如軀幹魁梧。神貌古朴。赳赳有武夫之概。多髯而色蒼。人或以蒼髯叟呼之。淇園玉立長身。天然瀟灑。而

錯綜夾敍深得合傳之法

尤虛懷若谷。和藹可親。九疑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溫文爾雅。不染俗塵。三子品貌雖各不同。而風趣則一。各持氣節。不務虛榮。以功名利祿爲可恥。以趨炎附熱爲可羞。當其始訂交也。時值嚴冬。北風怒吼。凍雪紛飛。鳥則啾唧而歸巢。人多圍爐而取煖。乃三子則臨風冒雪。相與徜徉乎山林。茂如歌大風之歌。謾謾如濤聲。洩湧淇園。吹洞簫以和之。清脆悅耳。九疑又從而爲回風舞。悠揚中節。樂而忘寒。雖飛雪滿身。未嘗置意。時人美之。號爲歲寒三友。所以勵耐寒也。而三子亦習以爲常。平時或不往來。入冬則必相會。會輒行歌作樂。寒愈烈。興愈高。天地閉塞。雨雪載塗。不足以阻其跡。減其樂也。每見輕冰小雪之天。風緊雲寒之候。一髯叟與二少年。載歌載舞於烟霧中者。即喬茂如梁淇園梅九疑也。

原作僅易數字故不  
贅錄

外史氏曰。舉世囂囂。權勢相競。欲求潔身自好之君子。不數覩矣。若三子秉先人之遺風。貞介拔俗。曠懷自適。曾不以功名利祿榮之心。其格尙何其高歟。觀其迎寒歌樂。飛雪滿身。不以爲意。彼盛稱王恭瀟灑。披鶴氅。戴華陽巾。步行雪中。又未足多矣。

卜式非人情論

盧元濟

嘗讀平準書。至卜式願輸財助邊。而無所求。公孫宏謂其非人情。愚曰。卜式。非。非。人。情。也。漢武帝時。數擊匈奴。海內衰耗。於是有賣爵贖罪二例。冀民輸財。故民之輸財者。非爲買爵。即爲贖罪。苟其不然。即有財。亦莫肯輸也。此其事。固爲當世人所習見。而習聞。一旦有非當世習見。習聞之事。遇於前焉。羣斥之曰。非人情也。固亦宜矣。式之言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委。

如此。匈奴可滅也。噫。此非忠厚長者之言乎。毀家抒難。君子所許。今卜式又善治生產。雄於財。輸家之半。又何傷焉。是之謂善於用財。可耳。豈必待贖罪買爵。始得謂之人情哉。凡世之不近人情者。必小人之尤。豎刁易牙開方是也。卜式豈其流乎。試觀式爲上林牧。羊肥息爲綠氏令。綠氏便之。令成臯。將漕最。及其爲御史大夫也。又因孔僅言船算事。雖忤上意。不顧也。而其犖犖大端。言人所不敢言者。尤在請烹宏羊一事。由是觀之。則卜式者。益知其非患得患失之流。先矯情以希進。及得位而殃民。如豎刁易牙開方之比也。假使武帝得善其用。盡其才。則當世之治績。必尤有可觀者矣。

附原作

(四 90 分)

多一者字文氣便弱

嘗讀平準書。至卜式願輸財助邊。而無所來。公孫宏斥以爲非人情。愚曰。卜式非  
非人情者也。漢武帝時數擊匈奴。海內衰耗。於是。有賣爵贖罪二例。冀民輸財。故  
民之輸財者。非爲買爵。即爲贖罪。苟不然者。即有財亦莫肯輸也。此其事固爲世  
人所習見。而習聞。一旦有非當世習見。習聞之事。遇於前焉。羣斥之。以爲非人情。  
也。固宜。式之言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委。如此。匈奴可  
滅也。噫。此非忠厚長者之言乎。毀家抒難。君子所許。今卜式又善治生產。雄於財  
輸家之半。又何傷焉。是之謂善於用財。則可耳。豈必待贖罪買爵。始得謂之人情哉。  
凡世之不近人情者。必小人之尤。豎刁是易牙開方是也。用之皆足以亂國。後  
卜式爲上林牧。羊肥息爲綠氏。令緹氏便之。令成臯。將漕最。及其爲御史大夫也。  
又因孔僅言船算事。雖忤上意。不顧也。而其舉槩大端。言人所不敢言者。尤在請  
烹宏羊一事。由是觀之。則卜式者。益知其非患得患失之流。先矯情以希進。及得

位而殃民。如豎刁易牙。開方之比也。假使武帝得善其用。盡其才。則當世之治績。尤有可觀也夫。

黛吟樓記

溫倩華

丙辰之歲。予歸過氏。遠城而鄉。心恒惴惴。於時兵禍未弭。宵小橫行。鄉居蓋尤甚焉。既屆冬令。風鶴之驚。日必數至。不得安於衽席。思遷地以避者久矣。今歲家大人於城西宅畔。拓地三弓。築小樓兩楹。招予以居。窻疎四闢。羣山環青。鏡屏返照。則嵐光塔影。收貯一匯。誠幽居之勝境也。距市塵遠。故無塵囂。與予伴者。惟花香鳥語而已。於是安排筆硯。位置琴書。吟嘯其中。天機流暢。較之鄉居。無異出危巢而登樂土矣。屋後有河。瞰俯如鏡。粼粼碧漪。東流不知所盡。時有菱舟書舸。往來其間。雨奇晴好。變幻不一。予嘗倚樓

憑眺。自疑此身在畫圖中也。樓窗向山。飽吸濃黛。吟咏所得。實賴山水之力爲多。因以黛吟名其樓。女友過從。輒羨予之幸得其居。然予之幸。猶不止此。蓋北堂密邇。晨夕三省。弟妹追陪。時聚一室。嘻嘻咄咄。曾不改其兒時故態。天倫之樂。實尤勝於山水之樂也。夫予以女子之身。旣賦于歸理。當修婦職。侍尊嫜。今乃得侍父母。以居者。殆亦天時人事所授。初非可以希冀而得也。予之幸。得此居。又豈在山水間哉。自茲以往。吟稿殆將日增。而黛色撲樓。碧波搖檻。亦將無有窮時。故予樂爲之記。時丁巳十二月也。

附原作

(甲90分)

丙辰之歲。予歸過氏。遠城而鄉。心恒惴惴。蓋時當鼎革。兵禍未弭。宵小橫行。閭閻不靖。鄉居尤甚焉。始屆冬令。風鶴頻驚。每不得安於衽席。思遷地以避者久矣。今

歲嚴君新於宅東。拓地三弓。構小樓兩楹。招予以居。窻疎四闌。羣山環青。鏡屏返照。則嵐光塔影收拾一匝。此誠幽居之勝境也。且遠市塵絕塵囂。與予爲伴者。惟有花香鳥語而已。安排筆硯。位置琴書。吟嘯其中。天機流暢。屋後有河枕焉。粼粼碧漪。微露樹隙。時有菱歌漁唱之屬。因風而度。予亦遂忘乎岑寂。頽曰黛吟。所以誌勝也。登斯樓者。莫不羨予之幸得其居。而予亦自以爲幸焉。母室密邇。晨夕三省。弱妹小弟。時復過從。嘻嘻咄咄。不改故態。天倫之樂怡如。然而予以女子之身。言歸他族。在理當克修婦職。奉侍尊嫜。今之得侍父母以居者。時之所迫。非可以希冀者也。白雲親舍。不隔遙天。得勿謂吾生之幸歟。若夫風物之幽靜居之趣。則猶其餘事也。丁巳十二月倩華自記。

姊氏棠墓銘

王修

原作保壘。志按：墳穴也。穴成而未筮，是爲

長興北郭金蓮山之陰。纍纍者。故諸塋塚也。震方有一抔土。是爲

空穴也。故未死者而  
預爲墓。謂之生圹。若  
既葬。即不得謂之  
而墳志云者。必鐫於  
石。而寘於墓穴之中。  
令姑既葬。多年當非中  
因易葬而爲此志。故  
改爲墓銘。

余姊之塋。姊氏棠。先余九年而生。生三年而卒。余固未及見之所  
及。見者惟石上之文。文頗簡。但書曰。棠妹之墓。蓋先兄信伯公所  
誌也。葬之日。爲光緒己亥孟冬某日。距今十九年矣。當先兄之葬  
余姊也。未嘗不感逝傷亡。爲之雪涕飲泣。而孰知今日者。兄之墓  
木亦且拱矣。嗟夫。身世蜉蝣。彭殤一例。吾今爲憑吊之人。安知後  
此數年。吾身不已爲後人所憑吊耶。迺爲之銘。鐫於碑陰。銘曰。  
人生百年。亦猶泡影。矧一千日。不過俄頃。長眠之人。實已早醒。比  
佳城爲桃源。則其死爲有幸。願陵谷之弗遷。與何山而並永。

陳媼墓碣

王修

媼。先君之乳母也。光緒丁亥歲孟秋某日死。年六十有六。先君爲  
之葬於官子山麓。媼。粵人也。視保先君。備極劬勞。自襁褓以至成

人常以誠篤勉先君。絕不及嬉戲。迨先大父解組歸田。媼不忍別。先君遂隨南事先大母二十年如一日。故先君敬之如母而予尊之。亦如大母也。葬之日。先君猶健全親爲銘誌。率視空封。且囑子孫祭掃無缺。垂今三十一年矣。時予猶未出世。媼死廿年後。予方九歲。猶聞先大母稱道媼之忠慤。不置而先君尤撫練冠以致慟。是知媼之感人深也。今予年及冠。而能言媼之生平者。別無人矣。塊然存者。惟此一杯土。且慮蔓草荒烟。歷久不復能辨。爰勒碣以誌。毋忘。

消寒雅集圖序

曹樹勳

民國六年冬月八日。樹勳與客徇陳君尙煦之招。冒雪衝寒。會於陵陽之煮雪齋。踐消寒約也。於時良朋畢集。雜坐圍爐。或談道義。

或論文章。或摘疑義以問難。或出奇文而共賞。極風雅之樂。盡攻錯之誼。雖未能文以詩歌。節以禮樂。而晤言一室。互相切磋。夫豈羣樂妨事之比乎。須臾。主人張筵。肅客入座。野菽山肴。紛然雜列。觥籌交錯。起坐謳譁。當此之時。朔風助其歡聲。瑞雪爲之狂舞。顧而樂之心神怡曠。客有停盃仰天而歎曰。榮枯無定。苦樂難均。京直。晉魯之郊。彼家室毀於洪水。爲寒僵餓莩之哀鴻者。其視吾輩今日。當何如耶。南北搆兵。烽烟日熾。滇池湘水之間。彼鋒鏑餘生。罹猿鶴蟲沙之刦者。其視吾輩今日。又當何如耶。念言及此。不禁爲之搔首問天。拔劍斫地。滿腔熱血。鬱於五中。凜凜寒威。退避三舍矣。主人肅然起敬曰。諸君子處風雨漂搖之際。抱痼疾天下之心。勤業競修。各成其志。他日舉其所學。或貢諸國家。或施於社會。

原作僅易數字故不  
資錄計95分

雖欲優游共集於此必不可得。則今日之會豈偶然哉。酒既闌。風靜雪霽。衆賓盡歡。主人迺屬客作圖。余爲之序。以留爪雪於異日云。

元夜觀燈記

晏直清

戊午元夕。月明如水。予偕二三契友。信步街衢。爾時簫鼓之聲。喧闐耳際。魚龍之戲。炫耀眼前。兒童逐玉兔而嬉。燈火奪銀蟾之色。方以爲此樂何極也。乃爆竹正繁。方欣火樹銀花之爛綬。而更籌甫半。忽來斜風細雨之飄搖。易晴而陰。變燠而寒。一時丁男子婦。相率言歸。車水馬龍。奔馳迅疾。曾幾何時。而繁華之市。忽成冷淡之場。予與友人亦遂聯袂而旋。靜言思之。天道循環。春生必有秋。肅地維旋轉。滄海即是桑田。卽此一夕可証。千年爰濡筆爲之記。

附原作

(甲70分)

風日句與狂字衝突

句俗而未妥

戊午夏正元宵佳節。風日晴和月明如水。正金吾不禁之宵。爲人生行樂之夕。因偕二三契友。携手同行。金鼓之聲。不絕於耳。魚龍之戲。悉備於晴。兒童捉玉兔而嬉。顧盼忘金雞之叫。莫不以爲此樂何極也。乃爆竹正繁。方欣火橋銀花之爛熳。而更籌甫半。忽來斜風細雨之飄搖。易晴而陰。變燠而寒。一時丁男子女。彳亍遄歸。車水馬龍。奔馳迅疾。未幾何時。而極繁華之街市。忽成極冷淡之排場。蒙與游友。聯袂言旋。靜言思之。天道循環。春生必有秋肅。地維斡轉。滄海即是桑田。即此一夕可証。千年濡筆記之。以俟來日。

文苑導游錄 駢散文五

一三

戊午二月



文苑導游錄（第三種第五卷）

◎古近體詩五

天虛我生潤文

送孫雄白之燕

沈倩若

亭短亭長處處秋。臨歧珍重暫勾留。十年萍水樽前夢。一曲陽關笛裏愁。知己二三都作客。遠書千萬付征郵。縱然折盡河邊柳。依舊分青上翠樓。

驪歌昨夜唱陽關。送客平明匹馬還。長路約尋游子夢。西風吹老酒人顏。封侯未遂英雄願。殺賊應看指顧間。且待黃龍歡飲後。與君歸隱小孤山。

附原作

（甲 80 分）

押韻欠穩

亭短亭長心事乖。從今分手即天涯。十年萍水虛前夢。三疊陽關冷小齋。載酒我

將邀素魄。開囊誰與檢詩牌。最憐縷縷臨河柳。猶照章台十二街。

驪歌昨夜唱陽關。送客平明匹馬還。長路征蹄疑却月。西風落日聽鳴斑。封侯有  
願甘離別。殺賊成功洗忿顏。但看黃龍歡飲後。待君歸臥小孤山。

冬閨即事

費警塵

彤雲如幕朔風斜。寒透文窗六扇紗。預約隣家諸姊妹。孤山雪後  
探梅花。

秋去冬來歲月催。散花天氣又重來。深閨寂寞無人伴。惟有南簷  
一樹梅。

漫空寒氣雪將飛。壓線拈針興已微。猶把紅絨添一縷。小窗低幕。  
卷斜暉。

斜倚薰籠力不支。曉妝乍罷意遲遲。頻呵凍筆開丹硯。試寫江南

第一枝。

附原作

(甲 80 分)

西音借係上聲失粘

彤雲起處朔風斜。寒透茜窗四扇紗。預約同行諸姊妹。明朝攜手探梅花。  
秋去冬來歲月催。散花天氣又重來。深閨寂寢知音少。瀟灑瓶中有蠟梅。  
漫空寒氣雪霏霏。壓線拈針興已微。猶喜夜長添一綫。挑燈學繡坐房幃。  
乍暖二季有聲病  
斜倚薰籠力不支。曉妝乍罷意遲遲。頻呵凍筆開丹硯。試寫江南第一枝。

消寒詞

勞稼村

暗香如縷透窓紗。幾樹庭梅已着花。輸與小鬟晨起早。一枝春色插雙鴉。

風雪連朝逼玉房。呼鬟添炷一爐香。羊羔美酒安排好。欲與郎消此夜長。

麝爐熏滿博山煤。暖酒消寒笑語陪。怪底玉人偏量淺。一杯紅暈上桃腮。

消寒九九蠟梅天。雪水新茶細細煎。斜倚薰籠吟柳絮。泥郎爲寫玉華箋。

附原作

(甲80分)

得得乃馬蹄聲也

篆字失粘一三五不論乃謬說也

暗香得得透窗紗。報道庭梅放花。吩咐小鬟攀一朵。讓儂留插鬢雲斜。  
風雪連朝懶出房。侍兒添得一爐香。羊羔美酒安排好。欲與郎消一夜長。

紅爐熏滿博山煤。暖酒禦寒笑語陪。怪底阿儂偏量淺。層霞雙滯杏花腮。

消寒九九蠟梅天。倩婢茶將雪水煎。斜倚薰籠吟柳絮。要郎爲我寫詩箋。

過大佛寺

張傳普

疎鐘幾處動黃昏。遠水遙山界一痕。佛自無言僧入定。白雲如絮。

掩重門

附原作

(甲)8分)

七言單句第五字萬  
不可仄

疎鐘幾處月黃昏。烟水無窮山有痕。西子湖邊大佛寺。白雲青草閉閒門。

冬閨即事

馮大舍

寂寂羅幃繡閣深。麝香薰罷紫烟沉。霞箋一幅新裁就。自寫消寒

九九吟

月滿雕闌雪滿樓。萬梅花擁繡簾。鉤西風不但催人老。一夜青山盡白頭。

附原作

(甲)8分)

寂寂羅幃暖氣深。麝香薰罷紫烟沉。錦箋昨夜新裁得。紅火爐前白雪吟。  
風冷黃昏雪滿樓。寂寥獨擁翠雲裘。個儂底事渾難解。蠟淚無言不盡流。

送繆楚佩之徐州

於長捷

萍蹤暫駐白門旌。又向天涯賦遠征。名士過江多似鯉。羨君出谷早於鶯。尊邊花月詩千首。笛裡關山路幾程。此去請纓如拾芥。登仙何獨擬班生。

附原作

(甲80分)

料應之廳字係平聲

天涯暫駐白門旌。又是蕭蕭賦遠征。名士過江多似鯉。期君跨海斬長鯨。尊前鄉國歌風起。笛裡關山怨月明。料應此行非鵠志。登仙未敢擬班生。

秋夜

金汝梅

更漏摧殘思惘然。砧聲敲斷不成眠。沒情最是梧桐樹。故送秋聲到枕邊。

附原作

(甲80分)

更漏催殘思惘然。砧聲敲斷不成眠。無情最是王孫曲。故送悲音到枕邊。

別懷

金汝梅

驪歌唱罷客帆飛。回首鄉關久未歸。誰喚哥哥行不得。鷓鴣聲裏又斜暉。

附原作

(甲80分)

驪歌高唱客帆飛。故土鄉山回首非。兩岸鳥啼行不得。扁舟寂寂晚風微。

秋柳

陳國章

夕陽門巷雨絲絲。綰住春光得幾時。零落非關風孟浪。飄搖祇怨日披離。驚回客舍悲秋夢。折盡陽關送別枝。前度風流渾似昨。劇憐消瘦是腰肢。

附原作

(甲90分)

後半題

夕陽門巷雨絲絲。綰住春光得幾時。  
零落非關風孟浪。飄搖祇怨日披離。  
瘦腰舞罷狂奴態。冷眼觀回楚女姿。  
前度風流渾似夢。依依心緒怕春知。

秋日偶成

陳國章

花事而今已就荒。最無聊賴是重陽。  
月明岸柳三分白。秋到庭柯一例黃。  
未許孤標矜傲岸。權隨世態共炎涼。  
燈前拔劍樽前舞。借酒消愁莫笑狂。

附原作

(甲90分)

花事而今收拾忙。一年容易又重陽。  
月明陌柳三分白。秋到庭柯一樹黃。  
未許孤標矜傲岸。權隨世態共炎涼。  
燈前拔劍樽前舞。醉後遺愁莫笑狂。  
遺字上聲失粘

秋感

姚奠邦

最無聊賴是纏綿。春事思量渺似烟。  
已覺墮歡難。再拾不堪愁。病。

苦牽連。哀蟬落葉前宵夢。走馬尋芳隔世緣。莫怪沈腰清減甚。酒懷詩思亦非前。

附原作

(甲70分)

黃花一聯與上下文不稱

最無聊賴是纏綿。春事思量渺似烟。心內悲歡都幻境。夢中情節是奇緣。黃花凝露寒秋夜。紅葉驚風瘦月妍。臥病秋來清減甚。沈郎腰樣已非前。

秋夜有感和董父原韻

張一堃

滿城風雨不勝愁。一點寒燈四壁秋。無奈病中聽落葉。那堪客裏賦登樓。興亡史乘詩千卷。成敗英雄草一邱。恩怨分明猶未報。酒酣起舞看吳鈞。

附原作

(甲80分)

滿城風雨不勝愁。一盞寒燈四壁秋。忍向階前歌落葉。那堪客裏賦登樓。英雄血

淚詩千卷。志士頭顱草一邱。書劍依然悲故我。平生恩怨幾時休。

偶成

楊國楨

冰簾銀床耐獨眠。更闌猶自手吟箋。推窓起看中庭月。移過花階第幾瓶。

第幾瓶

附原作

(甲80分)

讀得新詩耐得眠。更闌猶自手吟箋。推窗且覽中庭月。影過東牆第幾瓶。

重陽

一窓風雨近黃昏。聊爲秋花置酒樽。莫道催租無吏至。恐催詩債要敲門。

要敲門

附原作

(甲80分)

爲邀明月到黃昏。剛趁重陽置酒樽。莫道催租無吏至。恐催詩債要敲門。

二十述懷

姚奠邦

讀書養氣二十年。筆耕墨耨先人田。請纓未遂從戎志。畢竟儒生不值錢。年來外患紛乘起。割地償金不知恥。策士都爲利祿來。將軍怕向沙場死。傷時熱淚幾人揮。社鼠城狐日打圍。菜色人民肌盡瘦。催征官吏腦逾肥。炎黃原是神明種。不信聰明皆誤用。安得黃河一日清。中原復見周和孔。吁嗟乎才難之歎古。今同况在昏。昏醉夢中丈夫磊落無所用。終老名山一字窮。何須把酒問天公。

附原作

(甲 60 分)

七古雖平仄不拘但亦貴乎聲調原作拉但雜成章是於古風尚無門徑非多讀不可

養氣讀書二十年。藏修不離筆硯事。鵬程千里願高飛。何時得遂凌霄志。年來外患慨頻仍。忍恥償金又割地。河山破碎哭當謌。一揮熱血傷時淚。聞雞起舞劍橫磨。破浪乘風鋒鏑試。炎黃原是神明種。乾坤清夷也容易。願皆努力猛策鞭。天賦

奇才母自棄。試看此後五大洲。飄揚竟是誰家幟。

偶成四絕

馮大舍

湘簾六幅護雲屏。人影依稀隔畫櫺。巡徧屢廊春不管。曲闌花樹太瓏玲。

玻璃小塊嵌文窓。彩綉鴛鴦七寶幢。畢竟畫眉人意好。水晶簾蒜亦成雙。

嫩日晴窗曉。啟匱四圍楊柳綠。垂簾東風不管人憔悴。偏送飛花入畫檐。

倚花人比柳枝嬌。小立東風不自聊。十二闌干都刻遍。爪痕如雪未能銷。

附原作

(甲90分)

次句與溫倩華新闢  
詞雷同

瀟湘六扇敞雲屏。曲曲廻廊隔畫櫺。賞遍亭臺三十六。闌干無處不瓏玲。

玻璃如鏡嵌文窗。人坐春風理曉妝。最是畫眉修得到。水晶簾下總成雙。

隔舍紗窗曉啓。四圍楊柳綠垂簾。東風不管人無賴。吹送飛花入畫檐。

倚花人比柳枝嬌。小立東風不自聊。十二闌干都拍遍。懶尋詩句到紅橋。

### 冬閨即事

溫倩華

窺窗薄日弄晴光。呵手盤雲蹙黛長。絕愛妝梳囁小婢。背人偷試雪花香。

嬾爇熏爐熨繡襦。滿庭風雪撲流蘇。怪郎謔笑渾忘檢。却把瓊瑤比玉膚。

翠袖伶俜倚峭寒。畫樓閒煞玉闌干。持家新學調羹手。自摘園蔬佐晚餐。

蠟梅花下閉重門。小捲羅幃放月痕。冷到柔荑真似玉。借郎雙袖且溫存。

附原作

(甲90分)

窺窗薄日弄晴光。呵手盤雲蹙黛長。絕愛妝梳憐小婢。背人偷釀雪花香。  
嬾爇熏爐熨繡襦。滿庭風雪捲流蘇。笑郎未減清狂態。却取瓊瑤比玉膚。  
翠袖伶俜倚峭寒。畫樓閒煞玉闌干。新敎學得持家計。自摘園蔬佐晚餐。  
蠟梅花下閉重門。小捲羅幃放月痕。冷到指尖誰護惜。玉郎袖比玉貂溫。

春閨雜咏

陳翠娜

滿天香雪落珠璣。隣院簫聲隔紫薇。十二樓臺花似海。紅燈簇處美人歸。

絡蘇簾捲畫堂東。曲曲紅欄面面通。自覺晚來春氣暖。羅衫薰透。

牡丹風

六幅簾波一桁斜。夕陽如夢入窗紗。西窗睡起無人語。牆外一聲喚賣花。

繡簾珠箔逗晴光。寶鼎濃薰麝腦香。間煞小鬟無個事。水晶屏背捉迷藏。

附原作

(甲 90 分)

滿天香雪落珠璣。隣院簫聲隔夢微。十萬樓臺花似海。紅燈簇處美人歸。  
絡蘇簾捲畫堂東。曲曲紅欄面面通。自覺晚來春氣暖。羅衫薰透牡丹風。  
六幅簾波一桁斜。夕陽如夢入窗紗。午窗睡起無人語。牆外一聲喚賣花。  
繡簾珠箔逗晴光。寶鼎初焚麝腦香。閒煞小鬟無個事。水晶屏後捉迷藏。

除夕口占

陳翠娜

第一首末二句原作  
久坐不知更幾許春  
改寒坐紅牋繡花裳餘未

待春筵列鬱金堂。曲折圍屏比夜長。  
坐久不知更漏轉。春寒嵌入繡花裳。

芙蓉池館競鈿車。一帶晶窗隔絳紗。  
滿院衣香留不住。和烟散作玉梅花。  
(是夜下雪)

詠史

龔存誠

鼎足三分臥已知。重還漢室却無時。  
人天力挽終難勝。辛苦中原六出師。

馬嵬坡下已蒙塵。肯負千秋薄倖名。  
死後玉環如有覺。料無痴望卜他生。  
拚將漢室付沉淪。梟獍由來慣滅親。  
韓越縱然同走狗。如何還有戚夫人。

功成便自隱烟湖。一舸追隨范大夫。應是越人酬。越怨千秋何獨責。亡吳。

附原作

(甲 95 分)

文。韋。香。均。嫌。字。面。類。於。

鼎足三分臥已知。焉能漢室復還時。人天力挽終難勝。辛苦中原六出師。  
馬嵬坡下已承塵。贖得千秋薄倖名。死後玉環如有覺。長生七夕悔初盟。  
幾將漢室付沉淪。梟獍欲屠劉氏親。韓越無謀何足論。傷心惟有戚夫人。  
功成便自隱烟湖。一棹追隨范大夫。應是越人酬。越怨千秋何獨責。亡吳。

燈詞

勞稼村

六街簫鼓沸春聲。女伴相邀踏月行。偏是阿娘甘寂寞。自開茶籠候瓶笙。

誰家燈樣最玲瓏。各費心機競巧工。今夜梨園人似鯽。洛陽橋罷

斗牛宮。

爆竹聲中雜管絃。華燈齊向畫堂懸。怪他弟妹嬌憨甚。預索今年壓歲錢。

都道今庚是午年。馬燈騎上着鞭先。兒家別有聰明樣。無數蓮花一串連。

附原作

(甲 80 分)

六街簫鼓一聲聲。女伴相邀去看燈。惱煞阿娘偏絮囑。歸來莫到月三更。  
誰家燈樣最玲瓏。各費心機競巧工。今夜梨園尤鬧熱。洛陽橋與斗牛宮。  
花爆聲中雜管絳。華燈買得畫堂懸。怪他弟妹爭相問。若箇紅蓮若白蓮。  
聞道今庚是午年。馬燈逐隊過街前。兒童騎去爭先後。不識何人着祖鞭。

和倚翠樓主題馮小青墓四律

勞稼村

記泛西泠一葉舟。香車陌上碧如油。而今荒草埋幽塚。空有垂楊繫舊愁。憐憐爾韶華空逝水。誤卿身世是風流。年年寒食瀟瀟雨。麥飯何人奠髑頭。

悔種情苗與恨苗。慈雲一朶未曾銷。啼鵑泣血聲聲慢。化鶴歸魂步步嬌。楊柳堤邊風似剪。梅花香裏月如潮。我來剪紙孤山上。聊學當年宋玉招。

已悟飄零絮共萍。優曇花底寫心經。重尋舊夢聽鶯處。新結芳鄰放鶴亭。慧業未修憐梗斷。才名空說似蘭馨。墓門長徧紅心草。錯認羅衫血淚零。

山腳淒涼地半弓。香魂應在一抔中。欲尋知己聊題曲。未了柔情託畫工。薄命憐卿遭妬婦。苦吟愧我學秋蟲。傷心兩字難描寫。青

草湖邊看活東。

附原作

(甲 89 分)

記得西泠駐畫舟。香車過處碧如油。幾叢芳草人何在。一片垂楊我亦愁。太息華年隨逝水。可憐孽債誤風流。而今寒食瀟瀟雨。麥飯誰人奠隴頭。

寂寞泉台泣麥苗。淒涼玉碎又香銷。郎原薄倖辜嘉耦。母亦無情待阿嬌。林北鶻啼悲落月。河東獅吼忽生潮。今來剪紙孤山望。何處題魂賦大招。

我亦飄零一葉萍。江樓痛讀楚騷經。照來春水浮鷗影。結得芳鄰放鶴亭。慧業三生空絮果。才名一代共蘭馨。幽情無限憑誰訴。石竹羅衫血淚零。

冷絕西冷月半弓。香魂常在玉梅中。一生知己惟楊氏。未了柔情託畫工。薄命憐卿遭妬婦。苦吟愧我學秋蟲。傷心題罷馮娘墓。勾踐如知式活東。

題自繪擁衾拋卷圖

應儉甫

斜倚銀床綠鬢鬆。擁衾拋卷睡初濃。秋風只解吹人瘦。不管腰肢瘦似蜂。

附原作

(甲 80 分)

斜倚銀床綠鬢鬆。擁衾拋卷睡初濃。年來心事關春色。寂寂深閨惱煞儂。

遊學校園偶成

膝若渠

傍晚夕陽斜。長天生暮霞。斷垣侵碧蘚。老樹著疎花。學圃樊遲願。茅檐杜老家。不須種桃李。此樂已無涯。

附原作

(甲 75 分)

傍晚夕陽斜。山頭起碧霞。徘徊牆一角。彳亍路三叉。書圃翩翩鳥。詞園豔豔花。微  
烟吹不散。籬外幾人家。

北風

膝若渠

寒夜步松寮。萬籟俱寥寂。忽聞風蕭蕭。枯林掃苔壁。塵緣未能盡。  
逃禪復何益。感此悠悠心。北風起今夕。

附原作

(甲70分)

寒夜步松寮。萬籟俱寂寥。忽聞枯葉裏。北風聲颭颭。罄其所到處。何物復能驕。

雪夜偶成

滕若渠

人靜宵長漏已深。撼窗枯竹北風侵。梅花消息知何處。明日孤山策蹇尋。

附原作

(甲75分)

人靜宵長漏已深。碎珠飛打北風侵。淒涼軍裏聞羌笛。瑟縮窗前哀凍禽。不覺簾紗都濕透。猶憑爐火獨沈吟。梅林消息知何若。且待平明着屐尋。

春景

王道平

春風幾日徧天涯。楊柳絲絲一向斜。無數流鶯啼不住。暖香薰透碧桃花。

附原作

(甲70分)

融融春日樂無涯。遠望郊原一色華。柳綠鶯歌天送暖。香風薰透是春花。

春感

王道平

詩筒酒蓋作生涯。容易東風換歲華。九十春光濃似錦。人生遭際不如花。

附原作

(甲70分)

披星戴月爲生涯。瞬息春來已換華。九十韶光還易去。浮名何用不如花。

美人情

沈浩初

乍見還羞奈爾何。深情無限在梨渦。若離若即工眉語。宜喜宜瞋

是臉波。一半嬌。愁倚釵鳳。三分幽。怨歛顰蛾。最難博。得傾城笑。潭水桃花未足多。

附原作

(甲70分)

乍見還羞欲語無。深情只自暗中摩。若離若即依依態。宜喜宜嗔脉脉和。一寸橫波魂欲斷。三分悵惘情多回。頭一笑傾城媚。寶髻浮香撲鼻過。

風情四絕

沈倩若

碧玉年華窈窕身。風簾隙裏慣窺人。桃花縱具嬌顏色。輸與梨渦兩點春。

心緒絲絲托絳綃。深情難諱是眉梢郎前慣自低頭坐。祇恐回眸惹姊嘲。

忽地歡娛忽地嗔。無端磨煞畫眉人。芳心雖道難猜測。兩字溫存。

畢竟真

偶拈針線綉春衣。自覺腰圍比舊肥。往事思量羞不起。願郎客裏莫言歸。

附原作

(甲75分)

人兒二字俗

敲字不穩

妙玉年華無限春。風簾底下慣窺人。窺來郎貌嬌羞甚。若個人兒恁地親。  
心緒絲絲煞費敲。十分春色透眉梢。只因碍却相思事。不敢明言惹姊嘲。  
一半歡娛一半嗔。無端磨煞畫眉人。莫愁粉黛無顏色。萬種溫存總不真。  
閨拈花線繡羅衣。幾度芳心到翠微。暗把絲絲縫入扣。防他遊子久遲歸。

西湖卽景

梁豹章

卅里湖光一望收。中流容與盪輕舟。屏山四合藏幽寺。岸柳千絲拂酒樓。瀲灩綠波妝鏡曉。蕭疏紅蓼渚烟秋。櫓聲搖過西泠路。愁

見埋香土一杯。

水天一色展雲藍。省識彭公退省庵。  
花外闌干環作卍。月中潭影幻成三。  
遠鐘歇後秋剛半。長笛吹來酒正酣。  
願借瀛洲容小隱。更將禪悅靜中參。

附原作

(甲75分)

西子湖中風景幽。波心一葉漾輕舟。  
羣巒翠合含佳氣。雙塔遙連映碧流。  
卅里波光妝鏡曉。六橋柳色渚烟秋。  
櫓聲過處魚歌起。蘇白堤邊話白鷗。

一湖風景足幽探。碧水澄澄萬象涵。  
十畝荷花香十里。三亭寶塔映三潭。  
道村樓閣披晴畫。別墅烟波擁翠嵐。  
絕少塵囂堪小隱。新沽醇酒對香柑。

春寒步楊繩武先生韻

李博亭

東風吹雨欲侵旬。明日陰晴料不真。  
綺陌花光三月近。鳳城柳色。

一番新重帷密護。調笙夜團扇忘携。撲蝶辰六幅犀簾閒未捲落紅無奈正飄茵。

附原作

(甲75分)

東風吹柳恰初旬。一樹紅梅自有真。嚙嚙流鶯猶帶濕。翩翩舞蝶未爭新。每嫌殘雪猶留迹。且恨春花欲過辰。踏翠尋芳雖預約。何時綠影始成茵。

客閩憶故鄉同學

俞立勳

征衫兜滿一襟塵。久作天涯逆旅人。馬首雲山望東浙。鷄鳴風雨隔。南閩論文抵掌年前事。彈鋏歌魚夢裏身。况復故園音信斷。柔腸終夜幾回輪。

短榻悠悠夜不眠。江雲渭樹共遙天。連牀續夢知何日。把酒談詩憶昔年。念我交情原似水。傷時涕淚竟如泉。隴頭試折梅花寄。料

取。開。緘。亦。惘。然。

附原作

(甲 80 分)

飢來驅我走風塵。久住三山羈旅人。極目停雲護東浙。關懷舊雨隔南閩。昔時集  
會論文字。今日共誰數夕晨。百事無成年已長。青燈回首味津津。

懷人詩宜有感慨方  
覺一往情深原作用  
意尚佳惟聲調欠響  
亮耳

風雨懷人夜不眠。江雲渭樹共遙天。連牀接席知何日。燈影書聲憶昔年。鄙吝移  
情違叔度。尖父鬪韻想蘇仙。故園料有寒梅發。折贈應從遠道傳。

外祖游幕直省奉詩寄懷

龔存誠

隴梅聊寄一枝春。消息天涯託錦鱗。鄉國飄零悲草木。關河蕭索  
莽荆榛。江淮淪落青衫舊。燕趙風塵白髮新。蠶臼含辛猶故我。愧  
無能慰邁年人。

附原作

(甲 90 分)

隴梅又寄一枝春。消息天涯託錦鱗。故國飄搖衰草木。關河蕭索莽荆榛。江雜淪。

落青衫。舊燕趙。風塵白。髮新。屠狗悲歌多慷慨。前途應合邁年人。

二十書懷四律

張默公

原注  
原作次聯爲忽驚忍  
瘦病餘差似秋山  
愁緒偏如春水通  
未改  
慘淒河山難着眼餘

二十年華一夢中。百無聊賴注魚蟲。病餘身似秋山瘦。酒後愁如春水通。落寞生涯憐斷梗。飄零身世類飛蓬。軟紅塵裏無真趣。物我原來總是空。

原注  
原作次句爲酒不遺  
愁轉多

事業功名不敢希。甘心守拙爲防微。又驚臘鼓催殘日。且撥寒灰擁敝衣。窗外梅花猶耐冷。客中風雪未能歸。春來夜半疑成夢。明日新年是也非。

借酒澆愁愁更多。放懷天地作長歌。獨無兄弟誰相惜。早失椿萱恨若何。欲卜未來思往日。忽然消息又生波。是非抵死須分白。憤

血如潮欲挽戈。

世事滄桑屢變移。窮居況味莫能知。無靈文字難求價。有限才華  
費苦思。未了恩仇心不死。任人險詐我无私。悶來且把壺觴舉。半  
醉微醒過一時。

原惟宋句爲四聲詞  
醒過一時

題范烟橋氏回首烟波第四橋圖

原作第三至四句烟波  
間首終無極不讓當年  
范大夫

范大夫。

雨過堤邊景色饒。微風疏柳短長條。水天一碧渾無際。不盡烟波。  
第四橋。

旅館中多妓女感題一絕

鄭北野

時難年荒見世情。小民多半不聊生。哀鴻一例都堪憫。總是饑寒。

逼迫成

附原作

(甲 89 分)

相見時先問姓名。和人笑語話平生。非關恩愛成相識。金盡牀頭便沒情。

冬夜即事

鄭北野

夜牕坐擁一燈殘。風雪當簷偏歲寒。一襲征衣遲未到。樽邊重檢雁書看。

附原作

(甲 90 分)

虛牕夜坐一燈殘。萬壑風聲入室寒。惆悵故人遲遠道。倚檠重檢雁書看。

滄寧道中

鄭北野

一聲汽笛向朝暉。雪後征程玉作圍。滿座紛紜多是客。幾人遠去。幾人歸。

古近體詩五

附原作

(甲80分)

一聲汽笛去如飛。兩岸河山舉目非。滿座紛紜多是客。不知作客幾時歸。

寄王子詩

於長捷

韶光似水去悠悠。又被春風醒客愁。蟻酒一杯澆塊壘。鶯花三月付吟謳。生涯萍梗悲黃鶴。昔日蘭盟問白鷗。兩地相思無寄處。夕陽紅上望江樓。

附原作

(甲85分)

韶光似水去悠悠。又見和風動客愁。薄酒千樽消塊壘。閒情萬斛許勾留。者番萍梗思黃鶴。昔日蘭盟問白鷗。兩地相思無寄處。夕陽北望怯登樓。

春日漫興

於長捷

柴門鎮日掩溪邊。小閣焚香儘醉眠。故友書來寒食節。舊遊人在。

杏花天。南皮樂事欣傳蓋。北地胭脂不值錢。獨有隋堤。幾株柳。年  
年猶是綰春烟。

附原作

(甲 85 分)

重門鎮日閉溪邊。小閣焚香自醉眠。故友書來寒食節。舊遊人在杏花天。南皮樂  
事欣傳蓋。北地酒徒快着鞭。牋有淒涼江岸柳。年年搖曳綰春煙。

七年度余應浙九中校之聘。雉山諸生依依不舍。二年級生  
多以詩送別。其情摯意篤。令人讀之黯然心傷。因口占二  
絕以答之

張一堃

費盡河梁送別詞。萬千心事亂於絲。嗟余也被黃金祟。不作情癡  
作忘癡。

王維詩愁看北渚三  
湘遠惡說南風五兩  
南浦銷魂五兩風。明朝相望各西東。青谿絕似桃花潭。水送我深情。

一。樣。同。

附原作

(甲 80 分)

輕注五兩舟中候風  
扇也文選四占五  
之動靜注云以鷄羽  
爲之重五兩繫於鷄  
尾以候風本詩玉兩  
風係用胡宿津亭詩  
五兩風來不暫留

讀罷諸君送別詞。萬千心事亂於絲。嗟余爲被黃金累。不作情癡作烹癡。  
今日匆匆離別也。幾聲珍重各西東。他年把臂重相見。一樣芝蘭氣味同。

謁晤林園夫子記事六首呈以代柬 鍾景琦

片帆斜日過江東。游興雖同願不同。獨我幾回倚蓬望門牆。咫尺暮雲中。

萍踪一樣太匆匆。聊借歌場歎馬融。惹得旁人齊注目。衣香如海坐春風。  
笑顏回。  
聞韶歸樂費疑猜。識曲從知有別才。強作解人原未解。不違終日

劉湛弱年便有宰世  
情常自比管夷吾諸  
葛亮見宋書

廿年栗碌愧無成。空抱劉湛辛世情。最是使人顏汗處。先生翻喚我先生。

東坡詩公子豈我徒  
衣鉢傳一簞注禪宗  
傳法謂之傳衣鉢

潛修已悟野狐禪。覺岸欣逢大願船。祇恐長爲門外漢。一簞衣鉢要親傳。

願隨凡杖太宗家。莫使門生隔絳紗。分與然藜光。一半上元燈火。共看花。

附原作

(甲90分)

布帆掛住夕陽紅。照徹征人心不同。獨立船頭遙指點。門牆高聳入雲中。

背人偷數漏丁東。特借歌場訴寸衷。惹得兩行齊注日。滿身香雪拜春風。  
雪兒銀管費疑猜。欲破疑團特地來。強作解人原未解。先生莫認不違回。  
廿年栗碌愧無成。翻向尊前作恨聲。最是使人顏汗處。先生翻喚我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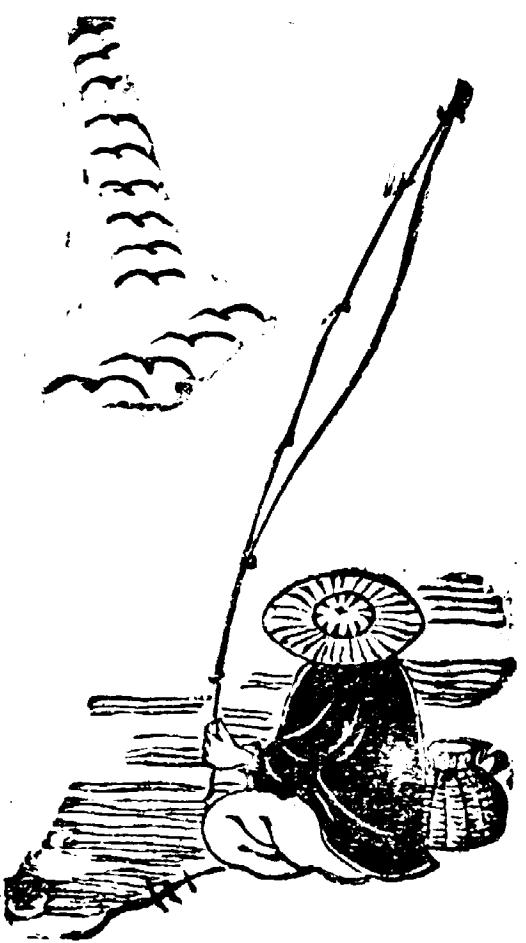
太常家本後漢書桓  
榮傳榮拜太常顯宗  
事以師禮當幸太常  
家令榮東面坐設几  
杖親自執業錢起詩  
苑誰道門生隔絳紗

三六

戊午二月

讀書無得儘堪憐。恨極翻疑我沒緣。惟恐長爲門外漢。用歐北翁文章妙訣要親傳。

可容倚玉作蒹葭。可坐春風讀五車。可否平分春一半。上元燈火共看花。



文苑導游錄（第四種第五卷）

●填詞五

天虛我生潤文

燭影搖紅題箏樓泣別圖

李博亭

淒斷秦箏。畫樓西畔瀟瀟雨。殘燈搖影縱成雙。怕便分襟去。待把情絲萬縷。做春蠶共伊拴住。只防今後零落名花。更誰爲主。鬼蜮何來。春宵苦短天將曙。千金難買是分陰。轉瞬人何處。憑仗芳魂。小夢向樽邊再番尋。汝淚痕認取。襟上衣邊永留憑據。

附原作

（甲 80 分）

竊窺才人。箏樓雙淚揮如雨。殘燈底下別離聲。嗚咽喁喁語。無那情絲萬縷。便分襟從茲已矣。癡心欲問零落名花。誰爲管主。鬼蜮何來。春宵苦短催他去。千金難買寸光陰。轉瞬人何處。此後夢魂難見。畫樓空更無伴侶。天涯悵望。玉宇瓊樓。

管主二字不穩

依稀玉女。

蝶戀花

姚奠邦

柳自貪眠。花自瘦。身世飄零。爲問春知否。小倚欄干凝竚。久眉痕却比簾波縹。正是黃昏微雨後。睡也無聊醉也難。禁受檢點越羅衫子袖。胭脂淚清紅冰透。

附原作

(甲 80 分)

字面不稱  
柳影依依花影瘦。身世飄零。待得東風否。自向欄干凝竚。久春波濶得湘簾縹。  
聽那簫笙何處奏。如此無聊。怎使人消受。態度伶俜翠袖。多情小夢愁依舊。

鬲溪梅令

姚奠邦

一燈煮夢夜迢迢。太無聊。玉漏催殘。如此好春宵。淚痕消未消。  
愁爲相思瘦。爲嬌態難描。欲寄情懷。偏又路途遙。斷魂何處招。

附原作

(甲 80 分)

末句  
仄平平仄平  
無勝

一燈煮夢景蕭蕭。淚痕消。玉漏聲殘。真是可憐宵月痕如怒潮。愁爲相思瘦爲嬌。態難插。欲寄情懷。偏又路迢遙。魂從何處招。

浪淘沙(燕)

姚奠邦

溪畔畫樓隈。紫燕初來。呢喃小語半癡駛。銜得香泥飛去了。忽又飛回。繞徧好樓臺。三徑莓苔落花如雨。繡簾一角斜陽天欲暮。還自徘徊。

附原作

(甲 80 分)

第三句錯

溪盡畫樓隈。紫燕初來。呢喃一陣雙飛迅。滿喙香泥苔帶綠。纔去還回。繞徧好

巫山一段雲

姚奠邦

臨鏡雙蛾蹙。舉幃怨恨牽。惜春心事不如前。空自意纏綿。  
葉底鴛鴦宿。花叢蝶眠曉。鶯啼處隔春烟。無可奈何天。

附原作

(甲80分)

起句與前次所作複

對鏡清容減。臨窗怨恨牽。惜春心事渺於烟。空自意纏綿。

葉底鴛鴦宿。花叢蝶

蝶眠鶯聲啼處更清妍。無可奈何天。

虞美人 采菱女

勞稼郎

白蘋紅蓼雙溪路。家住花深處。晚來獨自掉輕舟。禁受十分涼意。  
二分秋。回頭一笑斜陽暮。痴絕隣家女。約儂明日過橫塘。不采  
菱花去看鴛鴦。

附原作

(甲80分)

白蘋紅蓼孤村住。最是田家趣。晚來兒女掉輕舟。料得菱歌唱徹一溪秋。嬌容

字面不妥

臨水斜陽暮。畏溺回頭顧。怪他不解斷人腸。愛看碧波深處浴鴛鴦。

蝶戀花

張一堃

通家兄邵次公自夏間國會解散行踪靡定更無消息每於更闌酒醒輒相

思不置一再奉書迄不得復心甚悵惘因拈小令以寄意

別後相思無處訴。豆寄雙紅還被洪喬誤。鴻雁不來秋又暮。夢魂繞遍江南路。殘菊縱橫扶不住。禁受飄零。幾陣風和雨。愁見去年分手處。柳枝瘦盡黃金縷。

附原作

(甲 85 分)

別後相思知幾許。豆寄雙紅爭奈關山阻。鴻雁不來搔首竚。夢魂遙遍江南路。殘菊縱橫扶不住。禁受飄零。幾陣風和雨。愁見去年分手處。柳枝瘦損黃金縷。

菩薩蠻(別情)

張一堃

原作前段第二句爲  
從誰訴

臨歧相對無言語。一腔心事何由訴。最恨剪刀風。吹分西與東。  
相思飛不到。腸斷長亭道。觸處盡離愁。問君知也不。

摸魚子（秋閨傷離）

於長捷

正無聊夜涼如水。光陰一霎都逝。庭柯落葉蕭蕭下。畫出淒涼秋意。  
鬢鏡裏。嗟老却當年。翩若驚鴻致。何堪往事。只臘有多情娟娟。  
明月留照。斷腸地。愁相繼。可奈纔休又繫眉尖。無計迴避。風姿  
原比黃花瘦。何況爲郎顚願。難熟寐。猶記得當初。曾說相逢易。如  
癡還醉。向寂寂深閨。漫漫長夜。消受漏聲細。

鳳凰臺上憶吹簫（與友人書之晤誌感）

於長捷

往事深思舊遊重。到空餘一片秋聲。痛韶華依舊。老了劉伶。寄語  
高陽酒友。身外事休問。枯榮聊相慰。他年弔客。尚有青蠅。堪憎。

右詞原作所改不  
多故不詳錄計0分

當年意氣也曾擬飛鴻。路正冥冥。算今番塵夢真個驚醒。底事江  
湖十載却悔落拓飄零。謳歌起睡壺擊碎枕臥空餅。

### 燭影搖紅

顧佛影

燭影搖紅。畫屏香裏扶頭睡。篆烟扶夢過橫塘。輕逐楊花墜。中有  
紅船一舸載春人。柔情似水。分明去歲錮約初圓琴樽相對。只  
是而今病魔銷盡眉山翠。綉衾閒煞玉璫忙。空把音書慰小倚珊。  
瑚寶枕却朦朧。當伊玉臂醒來無話。試卜燈花明朝歸未。

附原作

(甲95分)

婢字不穩

細字仄聲

一剪春寒茶爐影裏扶頭寐。玉鈎颶夢過橫塘。眼底雲天翠。多少鳩鶯飛處拂輕  
舸。柔波濺袂。分明去歲錮約初圓踏青時事。只是而今藥爐消得人憔悴。畫船  
間。煞綉衾忙睡也。偏難睡。兀把紅牋壓髻。朦朧當檀郎醉臂燈花還。卜細雨江南。

明宵歸未

綺羅香 新柳

顧佛影

媚眼窺青羞蛾展綠愁煞幾番烟雨過了花朝添得二分眉嫵羅衣薄輕染春雲舞裙短乍拖金縷最憐他弱不禁風亭亭小立聽鶯處西湖曾記艷約蘇小樓臺常共那人凝竚秀髮飄飄簾隙自調鸚鵡甚年時畫舫紅橋渾不見綺窗珠戶賸梢頭明月纖纖斷腸無奈汝

附原作

(甲 95 分)

上苑窺青長堤迓綠又是者番纖雨過却花朝添了十分眉嫵做弄出暝雨晨烟耽誤了鶯期燕侶最憐他嫩不成絲夕陽紅綰舊時塢西湖艷約艸艸曾照臨流顧影那人凝竚額髮珍珍宛向天吹舞悵年時紅板歸潮總未把畫船留住

空撓得應平仄平平

空携得斗酒雙柑聽鶲來就汝

蝶戀花 秋思

於長捷

庭院深深深幾許。咫尺天涯。却似關山路。夜夜西風兼冷雨。夢魂都被湘簾阻。往事思量無可語。錦樣年華愁病偏耽誤。貌似蓮花原不錯。儂心却比蓮心苦。

附原作

(甲70分)

失粘

庭院深深深幾許。咫尺天涯。夢繞關山路。大好光陰等閒度。夜闌獨聽秋宵雨。總無二字應平仄。

往事思量總無語。紅葉題詞只是將人誤。緩緩寒更心暗數。蓮心怎敵儂心苦。

金縷曲 送別贈秦君敬翔

於長捷

原正第六句哀音似訴臨岐泣七句黃葉似寒山如雨下後闋第八句想到家柳正開南國十句春消息餘

今夕知何夕。怪西風無端又要催人離別。灞岸銷魂攀柳處。聽徹陽關風笛似低訴。哀音如泣黃葉滿山和雨下。悔相逢更悔成相。

未戌卯 90 分

識天末。怨寄明月。光陰我亦悲虛擲。奈平生愧因人熱。自甘落魄。最是傷心君底事。偏學雪鴻蹤跡。問十載誰曾憐惜。今日乘風歸去也。想梅花開遍孤山側。須寄我好消息。

南浦月 次韻和寄滄落花詞之一

張默公

雨片風絲。一天釀得愁多少。春光將老。花事憑誰弔。後夜相思。畢竟難忘了。枝頭鳥聲聲低叫。錦幕須遮好。

筆致句近宜多讀詞  
曲易進步



文苑導游錄（第五種第五卷）

◎南北曲五

天虛我生潤文

強化誠

南正宮（題梅聘海棠圖）

凡者應仄○者應平  
者係觀字△不拘

（錦纏道）細平章韻自由花豆憑誰主張叶任意好從良叶換香  
巢豆居然做了鸞凰叶不須假天錢辦裝叶這翩翩仙袂飄颻叶  
堪匹紫羅裳叶莫辜負明窗紙帳叶燒高燭照紅妝叶多謝你天  
公原諒叶把小喬真個嫁周郎叶

（朱奴剔銀燈）醫可他西風斷腸叶成就你軟玉溫香叶便生不  
同時願也償叶只待向孤山山上叶徜徉叶祝羅浮夢長叶不枉  
了婦隨夫唱叶

（雁過聲）思量叶橫陳錦障叶夢魂中微聞暗香叶幾生修到相

餽傍叶。把冬郎叶配秋娘叶。是天然一對鴛鴦叶。雙雙叶莫相忘。  
叶蜂媒蝶使原非誑叶。向西府南檐開宴賞叶。

(小桃紅)許名友常來往。叶慰處士孤單況叶。標梅韻事今推廣。  
叶花開並蒂堪摹仿。叶畫圖留作人間樣。叶慶團圓地久天長叶。

附原作

(甲 80 分)

(錦纏道)細平章。自由花伊誰主張。任意好從良。儘無妨。繡成一對鸞皇喜不假。  
天錢辦裝。這翩翩仙袂飄飈。堪匹紫羅裳。莫辜負明窗紙帳。燒高燭照紅妝。差免。  
對孤山惆悵。把小喬真個嫁周郎。

(朱奴剔銀燈)休再飄宮眉壽陽。早收回淚點成行。料渴望於今一例償。依舊是。  
多嬌模樣思量記。當初斷腸今朝好事從天降。

末句應上三下四

第四句應上四下三  
或上二下五

(雁過聲)迷茫瑤臺羅幌聽。分明冬宵漏長算春來尙勞盼望。各時光未同鄉締。

句字應平

鸞交竟作鴛鴦。匆忙疾商量。蜂媒蝶使頻來往。早把個頃筐句齊唱。

(小桃紅)如玉貌神仙降。慰處士孤眠。况風流佳話多傳賞。花開並蒂堪摹仿。畫圖留作人間樣。慶團圓地久天長。

南正宮(除夕祭詩)

強化誠

(錦繩道)檢奚囊韻理花箋豆長篇短章叶羅列案中央叶俺今朝豆別開祀典堂皇叶且安排虔誠瓣香叶算終年索盡枯腸叶心血嘔淋浪叶合當與東厨配饗叶把美酒伴羔羊叶恍似薦椒花一樣叶頌吟安萬壽亦無疆叶

(朱奴別銀燈)(朱奴兒)這不是招魂鬼鄉叶又不是佞佛燒香叶  
△  
焚白紙黃錢數十張叶也爆竹三聲連放叶(剔銀燈)趨蹕叶把壺觴獻將叶儼對越豆神明在上叶

武揚云云不切浪仙  
身分

(雁過聲)思量叶粗夫莽撞叶有一時微勞武場叶也須廟食邀榮獎叶況詩狂叶姓名揚叶論勳勞汗馬相當叶榮光叶世無雙叶色絲黃絹爭傳賞叶這酌償區區當酌償叶

(小桃紅)記驢背揚鞭往叶逢京兆衝儀仗叶推敲一字遭魔障叶險些三禍水從天降叶今宵始得多儀享叶與新年一例光昌叶

附原作 (甲80分)

(錦纏道)檢奚囊理花箋長篇短章錦句燦琳琅置中堂別開祀典堂忙措備年糕數方道終年索盡枯腸心血嘔淋浪合當與東厨配饗三稽首捧壺觴恍似放逸處近於俚俗用典處近於文章是由少看詞曲之故

薦椒花一樣頌吟安萬壽亦無疆(餘未改)

南南呂(秋宵坐雨)

張默公

(臨江仙)夜漏聲聲魂杳韻小窗風雨無聊叶模糊燈影暗秋

宵叶薄寒欺病骨叶幽恨上眉梢叶

(梁州序)劃然長嘯叶酒杯閒倒叶塊壘胸中多少叶憂心悄悄句側身無處能逃叶含冤漫告句受辱難消句恩怨常相繞叶嘗辛茹苦終須報叶一劍橫空氣魄豪叶投袂起豆天將曉叶

(節節高)衣寬覺瘦腰叶損眉梢叶中年未到愁先到叶同心少叶知己遙叶誰相弔叶王郎研地凡夫笑叶嗣宗狂醉庸人誚叶血淚篇章總徒勞叶茫茫世界愁圈套叶

(尾聲)墳成一曲餘音遶叶淒涼家國太蕭條叶只剩得無限傷心淚似潮叶

附原作

(甲 85 分)

(臨江仙)夜漏聲聲魂夢杳小窓風雨無聊模糊燈影鬱難驕苦衷憑筆訴幽恨

平仄倒置

上眉梢。

(梁州序)劃然長嘯。悽然思悄。酒不澆愁愁倒。中心孔悼。側身無處能逃。含冤漫告。受辱難消。恩怨常相繞。茹苦嘗辛。終須報。一劍橫來氣魄豪。投袂起。天將曉。  
(節節高)衣寬覺瘦腰。損眉梢。中年未到愁先到。同心少。知己遙。誰相弔。王郎研地凡夫笑。嗣宗狂醉庸人誚。血淚篇章總徒勞。茫茫世界愁圈套。

(尾聲)填成一曲餘音遶。悽涼家國幾心焦。只剩得無限來潮續去潮。

南仙宮入雙調(題梅聘海棠圖)

陳翠娜

(步步嬌)誰記糲糊相思賬。韻一例都胡誑。叶憑撮合句。小鴛鴦。  
叶要把紅絲句打成情網叶。切莫做迷藏叶。且高燒銀燭雙枝絳。

叶

(醉扶歸)你從今不受無香謗。叶染得檀郎竟體芳。叶只怕是團。

圓月姊笑荒唐叶說凌波仙子娉婷樣叶怎化作青衫敷粉的小  
何郎叶便把這修來艷福今生享叶

(阜羅袍)一個是蜀郡名姝風範叶一個是翩翩玉樹句處士衣  
裝叶從今不用斷人腸叶銅瓶紙帳相偎傍叶竹籬茅舍句清溪。  
短牆叶石崇金屋句盧家玉堂叶是孟光接下了梁鴻案叶

(好姐姐)再思量叶你凌寒傲霜叶沒些些溫柔模樣叶恁寒酸  
本相叶況生成鐵石的腸叶休誇贊叶怕羅浮舊侶重來往叶對

影三人怎下場叶

(尾聲)迷離撲朔添惆悵叶只奈你是生不同時枉忖量叶倒教  
他蝶使蜂媒空望賞叶

文苑導游錄 南北曲五

八 戊午二月



# 文苑導游錄（第六種第五卷）

## ◎ 尺牘五

天虛我生著

### 答金問秋論小說

來函具悉。文苑社說目的在鍊習文字。不可羼入半句白話。故絕對不可讀白話小說。猶之習崑曲者不必先學皮黃也。說苑弁言則目的在鍊習小說。小說雖爲一種文字。但不重典雅詞采。只尚本色。迥與古文不同。不必文人始能操觚。故宜先學白話長篇。然後縮緊改爲文言短篇。此猶學戲劇者取其容易。先學皮黃。然皮黃不登大雅之堂。則必進而學爲崑曲。庶於道白音韵得書卷氣。既已進學崑曲。則必鄙棄皮黃爲不屑。唱矣。是猶作小說者既能文言亦必鄙棄白話爲不屑作矣。故文苑說法。卽對中人以上立言。猶對習崑曲者。謂萬不可羼入半句皮黃也。其間程度。本差一級。若銜接而論。則說苑所示。以白話小說爲初級。以文言小說爲二級。而文苑所示。則爲學習古文之。

初步已較文言小說更進一步。是猶第三級矣。不但此也。卽詩亦然。爲初學第一級說法。即萬不可用拗句。爲第二級說法。即當以拗句取勝。及作古詩。則又純重拗句。而以平仄順適者。爲劣。全然相反。固不可以相提並論。亦未可謂此說實相矛盾也。足下學詩。已在二級地位。一按此語。當必恍然。至於前撰小說。係白話短篇。故無能改蓋。白話只宜長篇。若作短篇。非有極大本領。不能爲文言短篇。而後進爲文言長篇。結構布局。絕緊。乃縮短爲白話短篇。方有濃郁之味。否則寥寥數語。以拖沓之白話演之。寧復有趣味之可尋耶。是不如以文言演爲筆記之爲得耳。卽頤近好弟栩頓首。

附金問秋來函

天虛我生先生鈞鑒。前期改卷及收條。均接到。閱說苑導游錄第一集。尊著『作小說法及其練習之程序』一篇。恍然知作小說之法。乃如是。惟中段云。練習小說。最初當由白話入手。又云。學小說第一部應讀紅樓夢。因是書爲白話小說之最佳者。此段按

之第一集文苑導游錄社說云。『讀小說者萬不可讀白話小說』又云。『常讀文言小說。則不通者可通。常讀白話小說。則通者可使不通。蓋一則爲引人入勝之具。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步入正軌。一則爲誘人放肆之魔。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墮入惡道。』一段意旨。與前說似相背謬。植於去冬。曾抄白話小說一篇。(題爲枯齋懺悔記)寄請改正。嗣得退稿。上批初學不宜爲白話小說。請改文言云云。亦與今說不符。未知適從。還乞先生解釋。俾啓疑竇。附奉問題數則。亦請示復。即頤道綏弟子金植之謹上。

答沈倩若問律詩及韵

手教奉悉。詩之稱律。猶法律也。一代有一代之韻書。垂爲法令。以之取士。故生於何代之人。即從何代之韻。乃爲正軌。此佩文詩韻。所以爲有清一代之儒者所恪守也。但非應制之詩。則用古韻亦無妨。即用方言爲叶。又誰得而干涉之。矧作者興到筆隨。必不屑翻檢韻書。一詩既成。雖明知其出韻。亦不肯強就範圍。以詞害義。有駁難之者。則可

引古爲例。人又何必斤斤難之。蓋非科場應制孰則有磨勘之權。此猶家庭間之行動。未必一一合於法律。譬如父兄責其子弟不犯傷害罪。子弟盜用財物不犯竊盜罪。如對家庭以外之人即不可以倖免矣。詩律亦然。自作自賞。即全不守律。亦無妨。若以示人。即不免遭指謫。雖有辨說之餘地。亦猶干犯法律之人而爲律師之辯護。縱使理由充足。亦終費一番唇舌。又何苦來。故僕之主張。旣作詩而稱之曰律。即以守律爲正當。若必謂其不可。則我非試官人。非考生。而所作之詩。又非五言八韻之試帖。又豈能以我說。一一繩之。而况已往之古人哉。至於一三五不論之說。栩本極端反對。如啼出斷腸三五聲之句。其病即在一三五字。而斷字用仄。尤爲拗戾。若易爲平。則第一字亦讀不響。勢必改爲仄仄平平平仄平。如二月黃鶴飛上林之例。然上四字旣順。而第五字用平。亦終讀不響。然則欲其妥適。勢必仍易第五字爲仄。而後已寧。非九九歸原。仍與正格無以異耶。故愚以爲此等七言拗句。宜於對偶。而上下句平仄相救。方不惹厭。若

用於首尾單句落句。終覺不妥。此在作者之審美觀念如何。又非可以概論者也。此復即頤近好。弟栩頓首。

附沈倩若來函

栩園夫子鈞鑒。前奉手書。并文苑第三集不悞。而函詢之件已發矣。祈恕之。敬詢者。曩讀訓言。知通韻之律。行於古。行於絕。而不行於律。謹問命矣。而歷讀諸家書。間有不盡然者。良夥。即夫子所最賞識者。如王次回。疑雨集。亦蹈此瑕。且尤數見不鮮。蕭豪庚青江陽通押。不一而足。然若江陽等。固不足異。所疑者。通於律耳。故謂爲絕對不能通於律也。或尙有說。抑亦夫子所謂創例不足循者乎。又二三五不論之說。爲夫子所力闢。若七言中第五字仄。則第六字應平。反是亦然。固無疑議。惟第一字用平。第三字必用仄。反是。則第一用仄。第三必用平。此說似不盡然。曷徵之。次回集中可矣。昔日改本中。有『啼出斷腸三五聲』。斷字以第一字之關係爲必要。遂用作仄。然試誦之。覺聲調不

六 戊午二月

其圓熟。如用第三字爲平。似較順。不知夫子以爲然否。知必有一番高論。開我茅塞也。  
爰上寸箋。籍陳一二。管蠡之見。不值高明一笑。專此謹佈區區。伏祈洞鑒。寒風非遠。敬  
候德音。虔請鈞安。生沈家楨頓首。

答方陶民

來函具悉。奉祠。即奉台州崇道觀之祠事。除字本漢書注。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  
也。呂本館職。因丁艱乃除本職歸。使奉冲祐觀之祠事。卽後文所謂除直秘閣。尋主管  
冲祐觀云云。冲祐觀即崇道觀也。文苑誤字。當於四集更正。校勘非無專人。並經三復。  
然終不免錯誤。殊無奈何事也。即足下校示於第三十二頁之五。老僧誤老僧。亦未校  
出。是知校書如掃落葉。非虛語矣。斯與此字。雖同一解。但用處亦有妥與不妥。譬如大  
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之謂自謙。此謂誠於中等。不勝枚舉。若易此爲斯。則皆  
失之軟弱矣。論語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吾斯之未能信。斯亦不足畏。

也已等。若易斯爲此，則又失之崛強。故作文下字，必取自然務使輕重適宜，乃覺不可移易。若專用代字而不審其當否，則皆不免爲語病也。游記容日改奉。先此復頌文社。

弟栩頓首。

附原函

栩園吾師座右。茲寄西湖游記，敬呈斧正。如以爲長，可作多次改寄。近查簡章第六節，有改本及批件，由本人錄出後，務即寄還，以便付刊等語。生意學者課作未必盡可付刊，倘不付刊，又何須寄還？須請吾師於課末註明，較爲妥便。又讀文苑第一冊古文講解，答朱復生問（五）父喪除奉祠，謂爲父喪解除館職，歸而奉其祠事，而東萊先生傳畧下句，則爲越三年除秘書郎。是除字似作授字解，而奉祠與秘書郎俱官名也。檢辭源奉祠註，亦言宋制設祠錄之官，不知吾師有何根據？倘蒙賜教，幸甚！文苑三集魯魚亥豕，比前更甚。如拙記三一之五，相識誤相淺，三二之八，燦爛誤爍爛，三二之十，雲巖。

中漏一石字。名勝上多一之字。山勢上多一其字。三三之一。足爲誤是爲三四之三。會不誤實。又原作本有曾不多時。已抵其側句。此則獨改本有之以後。當聘人專司校勘。不使有誤方可。未知吾師以爲如何。拙記皆足爲斯山之點綴句。斯字原可作此字用。斯山猶言此山也。而吾師批其未妥。豈以句法不佳耶。抑斯山二字不成語耶。以上種種。苟不以其多瀆。詳晰示明。無任銘感。肅此敬請撰安。生方陶民謹上。

束秋濤來函

敬啓者。澂鳩茲之鄙人也。年踰弱冠。然猶懵犁不識。甄蓋未知我思古人。曷勝慚恧。加以敝地鄙薄。苟有疑義。無從破析。而各地函授。多以金錢爲主旨。無所取益。讀文學指南。仰見貴社師生授受之樂。獲益之多。輒爲神往。極思加入。而去歲曾得手書。謂從遊者有八十人之多。已疲于應對。不復招生。爲之悵惘累日。且以魯拙之姿。何敢相瀆。然竊思古人設科。來者不拒。兩漢經師。弟子皆數千人。多者乃至數萬。鄭玄受經三年。不

見馬融之面。心力有限。固不妨使高足弟子代也。茲者惶惶如窮人無所歸。惟先生勿攢諸門牆之外。是幸此頑道安。後學東世徵謹上。

改張一塋致雉山諸同事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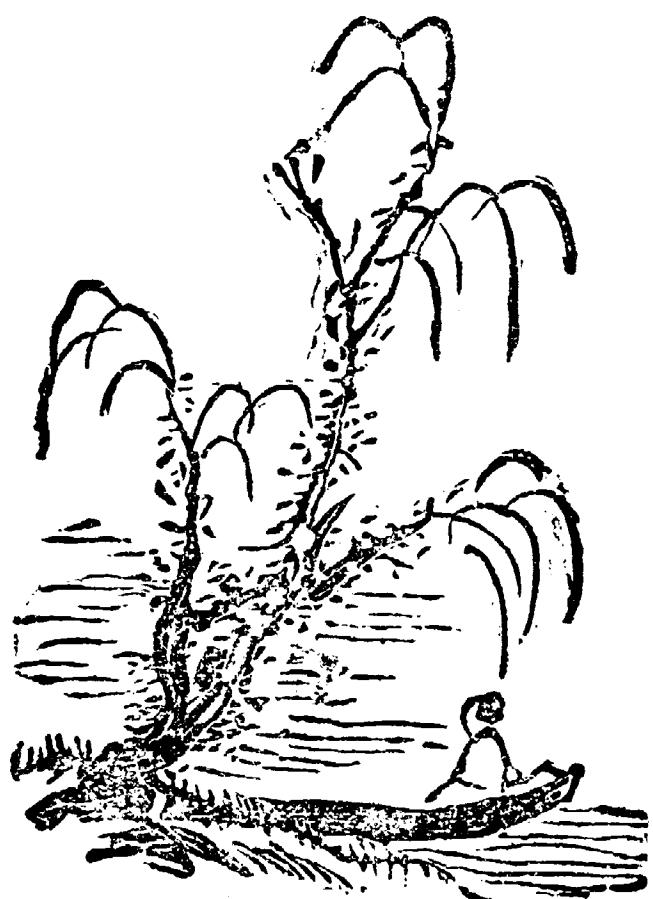
希公杏南鄂卿墓父鈍夫礪青潤生事先生。鑒九年同席。一旦分襟。嗟我勞人。能無鬱鬱臨歧。相對各自黯然。掩金觴而不御。橫玉柱而霑軾。固知銷魂者不獨我遠行人也。別後一肩行李。山色四圍。風笛離亭。幾番回首踏歌之聲。彷彿猶在耳邊。所恨歧言未申。離白先舉。雖神往形留。畢竟已隔天涯。角傷何如。之途次。幸告平安。惟多峻嶺。乘輿爲難。每至羊腸鳥道。則舍輿步行。極其巔迴。望青溪。輒爲悵悵。誦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之句。未嘗不禁愴然。而涕下也。兩日來崎嶇跋涉。疲憊不勝。今晚八時。始抵新都。一般舊雨。相見懽然。惟行縢乍卸。別緒猶縈。寤寐反側。心緒猶不自安耳。臨穎神往。不知所云。諸公閱竟。乞示諸生。以當晤對。北風凜冽。寒氣逼人。惟爲學珍重。弟一塋頓首。一

文苑導游錄 尺牘五

一〇

戊午二月

月十日。泐於梅城浙九中校。



文苑導游錄（第七種第五卷）

◎筆記五

天虛我生潤文

西湖游記

方陶民

丙辰游學滬上。值春假。同學星散去。余以道遠不獲歸。空齋岑寂。狀類寺僧。意至無聊。爰於二月二十九日。與同鄉方思藻君。作西湖之游。車抵杭州。寓同學陸君永坼家。時已過午。以憊不出游。翌日。乃與二君買舟往。湖水澄清若鏡。游魚往來可數。岸旁植桃花。雜以翠柳。紅嬌綠靚。各盡其妍。遙望雷峯塔。聳出萬綠之中。清幽絕倫。至如山色之秀麗。俱出天然。誠使人目不暇接。髡鬚置身在蓬壺中矣。舟抵小瀛洲。即三潭印月之後院也。泊舟岸旁。徒步往抵石橋。橋多曲折。亭榭參差。中有巨廈。昔爲彭剛直祠。民國以來。

改奉先賢。然游人尙指爲彭公祠也。其前有巨石矗立池心。形狀玲瓏。類九獅之相搏。故名九獅石。左有小亭。面水作三角形。右有橋亭。可通曲徑。月洞中修竹萬竿。別構精舍。則即彭公之退省庵也。庵前有武帝祠。僧人居之中。有水閣。極幽邃。其前卽放生池。凡三。而一葦可通。故名三潭。有純廟御碑亭在焉。亭後爲曲榭。作卍字形。人行其中。如入迷樓。亭前又通石橋。左右環繞而前。則達臨湖之門。門前一水接天。有三石塔立於水面。狀類酒罇。俗指此爲三潭印月。謂月夜篝火其中。則罇印入波。幻爲月影。其數凡十。蓋一罇各俱三穴。穴光映水如月。並水中之天然月影。乃成十數。亦奇觀也。惜未嘗一親睹之。維時吾舟已移棹俟於門次。卽乘之對渡。詣高莊。莊之隣爲花港觀魚。僅臘碑亭一角。積薪滿地。無容

足處。但供憑弔而已。高莊爲邑紳高氏所建。頗具林泉之勝。田田  
榭尤饒幽致。並有疊石之山上設危亭。下成石洞。洞中具石桌磴。  
夏時納涼於此。幾疑非人間。真南面王不易也。而南塘漁舍尤冠  
全園之勝。舍傍有湖樓一角。拓窻遠望。水態山容。備極明媚。芰荷  
可十數畝。漁舟出沒如畫中。湖上別墅甚多。最華美者僉稱劉莊。  
窓櫺藻飾。備極繁華。望山樓上。本爲劉氏諸姬之妝閣。鏡檻雲屏。  
餘香可挹。惜已無人居焉。劉氏爲粵產。即滬上滄州別墅之舊主。  
以負官家公歟。此莊遂爲浙督沒收。其旁所營生墳。一一具在。正  
不知留葬何人。不節若。則嗟若可勝嘆哉。繼至茅家埠一游宋莊。  
宋氏業絲綢。乃一市儈耳。顧建築殊不俗。曲徑廻欄。四通八達。中  
有荷池甚廣。惜來非其時。惟見殘枝二三而已。池沿有洞。洞之上

爲亭。過此即花圃。圃中遍植桃花。妍紅悅目。粉瓣落地。如鋪雲錦。殆亦今之桃花源歟。又次至岳王廟。則有多數婦女。祈禱其中。夫廟之建。原所以崇往哲而勵後人。豈求福之所耶。可笑孰甚。廟左爲岳王父子墓。前列鐵人四。皆縛跪於石欄之中。左爲秦檜及其妻王氏。右爲張俊。万俟卾。余見游人有讀万爲方者。我族何不幸。乃與賊姓彷彿乎。王氏之乳光可鑑。人蓋輕薄兒。常摩塗之。顧臭穢逼人。不可嚮邇。則游人輒遺溺其身。殆以實其遺臭萬年之名歟。游竟不復返舟。沿堤而往。則蘇小秋瑾及諸烈士墓俱在焉。因命舟子移舟公園以待。三人步而往。每至一處。流連久之。旣至公園。則曩時禁陛。已改磚砌之門。拾級登山。達廣亭。就石凳小憩焉。此時行路已多疲憊。不勝多此一坐。而足愈刺痛。是以未及遍游。

已同意言歸。途次天已入暮。水色如墨。岸旁燈火倒映湖心。呈黃金之色。而樓閣猶隱約可見。古稱海市者。其類似歟。明晨買舟復往。逕達茅家埠。行四里許。至飛來峯。峯不甚高。而秀麗絕天下。山側一洞。求福者絡繹不絕。洞上有孔。大僅逾碗。中有石佛。自下觀之。僅及其面。他不之見。蓋皆光綫所不及也。故稱爲一綫天。二君欲一近石佛。以探其究竟。卒無路可通。二君奇之。余曰。此必石匠刻成後。故絕其路。又何奇之有哉。靈隱寺距飛來峯纔數武。寺有佛。高可四丈。其側有羅漢殿。有飾帝皇像者。謂爲清高宗前身。蓋南巡時。親命匠製成者。今十全老人儼然爲瞿曇。與羅漢同其供奉矣。天竺寺有三。相距各一里。自靈隱往。才半里。是爲三天竺。蕭瑟殊甚。更行一里。爲中天竺。亦無足觀。上天竺則遠居山右。而獨

繁盛寺之規模亦大。寺旁有小池。埋石龍頭一具。引泉下注。迷信者擲錢於其口。擲入則大吉祥。然口殊小。擲輒落空。嘗見一人。已中矣。而以位置太出。尙非大福。再擲一錢。適中彼錢。因以俱墜。懊喪之色。現諸眉宇。殊可笑也。然僧人拾錢。日入亦頗不資耳。自茅家埠至上天竺。一路乞丐肩接。類皆瀕死之人。非洞胸則爛額。或折手。或斷足。若盲目癱瘋。猶症之小焉者也。余謂此地不啻病人之陳列所。世之研究醫學者。一至其處。勝讀十年書矣。然聞之土著。則謂若輩皆僞飾。本皆健全。且有家室。特以此爲一種營業耳。次日爲清明節。在理正堪暢游。而思藻君因有要事。急於返滬。乃與同歸。而學校仍未開課。長日無事。獨坐寡歡。因追往事。順序而爲之記。

附原作

(甲80分)

丙辰游學滬上。值春假。同學星散去。余以道遠不獲歸。空院岑寂。狀類寺僧。意至無聊。爰於二月二十九日。與同鄉方思藻君。作西湖之游。車抵杭州。寓陸君永圻家。時日已逾年。且憊於車。遂不出游。翌日。乃與二君鼓棹往。湖中水清若鏡。游魚往來可數。岸旁植桃花。雜以翠柳。紅倩綠嬌。各盡其妍。遙望雷峯塔。聳出萬綠之中。清幽絕倫。至如山色之秀麗。俱出天然。誠使人目迷心眩。鬢髮其身。如在蓬萊也。舟抵小瀛洲。三潭印月。其別名也。泊舟岸旁。徒步往。抵石橋。橋多曲折。左右十餘轉。方達大廈。自西而東。至三潭處。聞此湖能於月夜現奇麗之狀。故名。湖中游魚甚夥。蓋此處經地方官禁施網故也。游罷返舟。之高莊。中有石洞。桌椅咸備。夏時納涼其中。真南面王不易。但闢地不廣。而布置亦平常。別無他奇耳。莊之最華美者爲劉氏別墅。屋宇宏敞。陳設多貴重物。聞爲某候補道所築。後虧官欵。全莊

游紀叙景宜細宜真  
方不可移易別處

入公不節若。則嗟若可勝浩歎哉。宋莊雖亦不甚廣。而構造不落俗。曲徑廻欄。四通八達。中有荷池。周繞奇石。當夫赫風灼宇。炎氣燎房。而荷花正盛。開對酒於雲錦霞標之旁。樂何如者。惜來非其時。惟見殘枝三二而已。池沿有洞。洞之上爲亭。過此卽花園。園中遍植桃花。鮮紅悅目。粉瓣落地。如鋪朱錦。蓋亦今之桃花源歟。又次至岳王廟。則見多數婦女。祈禱其中。夫廟之建。原所以報功臣。豈求福之所耶。可笑孰甚。廟右爲岳公及子雲之墓。前列鐵人四。皆縛手跪足。左爲秦檜及妻子。彷彿乎。王氏之乳光可鑑人。過其側者。摸弄而後去。不知飽嘗人掌經幾何人也。游竟不復返舟。蓋過此則秋瑾蘇小及諸烈士墓俱在也。命舟子移舟公園以待三人步而往。每至一處。流連者久之。行行至公園。入磚砌之門。拾級登山。達廣亭。就石凳小憩焉。此時行路已多疲憊。甚矧多此一坐。而足愈刺痛。是以未及游。

已同意言歸。途次天已漸黑。水色如墨。岸旁燈火倒照湖心。呈黃金之色。而樓閣亦隱然可見。古稱海市者。其此之謂歟。明晨買舟復往。先至茅家埠。行四里許而至飛來峯。峯不甚高。而秀麗絕天下。山側一洞。求佑者絡繹不絕。洞上有孔。大僅逾碗。中有石佛。自下觀之。僅及其面。他不之見。蓋皆光綫所不及也。二君欲一近石佛。以探其究竟。卒無路可通。二君奇之。余曰。此必石匠刻成後。故絕其路。又何奇之有哉。靈隱寺距飛來峯纔數武。寺有佛。高可四丈。其側有羅漢殿。乾隆泥塑亦在此中。聞南游時親命匠製成者。今十全老人儼然爲瞿曇。與羅漢同其供奉矣。天竺寺有三。相距各一里。最近者距靈隱半里。名三天竺。然蕭瑟殊甚。再去爲中天竺。亦無足觀。上天竺遠居山右。而獨繁盛。寺之規模亦大。全湖貿易咸集於此。寺中有小池。側埋龍頭一具。引泉下注。迷信者擲錢於其口。擲入則大吉祥。然口殊小。擲輒落空。嘗見一人已中矣。而以位置太出。尙非大福。再擲一錢。適中彼

錢。因以俱墜。懊喪之色。現諸眉宇。殊可笑也。自茅家埠至上天竺。一路乞丐肩接。類皆死餘之人。非洞胸則爛額。或折手或斷足。若盲目癱瘓。猶症之小焉者也。余謂此地不啻病人陳列所。世之究醫學者。一至其處。勝讀十年書矣。時日將酉。沈乃從舊路而至公園。入正中亭。余謂友曰。勝地良伴。兩不易逢。今我儕至此。烏可不存紀念乎。乃題其牆曰。丙辰清明前一日。某某蒞止。復出亭。登高樓。放眼平眺。遠山近水。呈現眼簾。東望市塵。亦隱隱可見。試一俯首。則公園全景。如披畫幅。洵足樂也。園後爲孤山。放鶴亭在焉。然距園遠。但見衆石如獸。叢木因風搖拽。作搏人狀而已。流覽久之。不覺暮煙四合。知不可久留。乃相將下。比登舟。舵工午睡。猶未醒也。次日爲清明節。在理正堪暢游。而思藻君因有要事。急於返滬。乃與同歸。而學校仍未開課。長日無事。獨坐寡歡。因追往事順序而爲之記。

林剛

李博亭

西湖船皆無舵不應  
稱爲舵工

會稽林剛者。膂力過人。酷嗜技擊。家小康。幼時聘師講授文學。數年不成。乃棄學就商。又不成。奮然曰。丈夫當立功異域。何孜孜若是也。我病夫之國。人人皆如是者。無復自振之日矣。遂束資求師。跡徧大江南北。年餘無所得。一夜月白如晝。道經山林。遇一古刹。已局不得入。忽聞寺中有閃閃聲。自門隙中窺之。見一僧。貌癯而髯青。方箕踞坐。以雙劍擲空中。起落飄拂。風鳴鈎響。庭前樹葉瑟瑟而落。寒光萬道。不可逼視。乃欣然扣門。長揖而進。曰。上人劍術實爲上乘。願請業於門。僧不答。目視剛良久。乃笑曰。居士身俱俠骨。習劍良佳。遂止宿焉。僧固少林入室弟子。精劍善鏢。而拳術更無出其右者。剛日承僧教。五年盡得其傳。僧曰。汝技已成。可出山矣。剛唯唯。方出門。而一彈至。剛接以右手。又一彈至。接以左手。旣

又一鏢來。剛承以口師曰可矣。去休。剛遂銜鏢捧彈距躍下山。途經深林。遇盜數十人。來刦剛。剛恐利劍不足禦盜。乃撼路旁樹拔之。持樹挺擊。盜觸樹無不仆。遂紛紛如鳥獸散。而林剛之名。乃大振。時洪楊事起。剛投身入軍伍。每戰輒先登。殺清兵無算。及論功行賞。則反在人後。且與洪氏意見不合。遂辭歸。出謂友曰。洪氏不足以與謀。其友曰。何不投北軍効用。剛曰。洪氏雖不我用。然我何忍助滿人以攻漢人哉。後賣技江浙間。以餬口度日。清貧終老。名不傳焉。此咸豐間事也。故老爲我述之。

附原作

(甲 85 分)

會稽林剛者。生而雄偉。膂力過人。酷嗜技擊。家小康。幼時聘師講授文學。數年不成。乃棄學就商。又不成。剛奮然曰。大丈夫立功異域。何孜孜若是也。我病夫之國。

尙不悟耶。遂東資求師。跡徧大江南北。年餘無所得。一夜月白如晝。道經山林。遇一古刹。刹已局不得入。忽聞寺中有閃閃聲。剛自門隙中觀之。見一僧目瘤而髯青。方箕踞坐廟中。以雙劍擲空中。起落飄拂。風鳴鉤響。庭前樹葉瑟瑟而落。寒光萬道。不可逼視。剛欣然扣門。長揖而進曰。上人劍術實爲上乘。弟子願投上人習劍。僧不答。揖目視剛良久。乃笑曰。居士身俱俠骨。習劍良佳。僧固少林派之入室。精劍善鏢。而拳術更無出其右者。剛日承僧教。五年盡得其傳。僧乃曰。汝技已成。可出矣。林剛唯唯。方出門。而一彈至。剛接以右手。又一彈來。接以左手。旣又一鏢來。剛乃承以口。師曰可矣。去休。剛遂銜鏢捧彈。作老鴉飛撲勢。而出。途遠深林。遇盜數十人。來劫剛。剛恐利劍不足禦盜。乃撼路旁大樹。拔之。持樹挺擊。盜觸樹。莫不仆倒。盜知不敵。遂星散。林剛之名。乃大振。時洪楊事起。剛投入軍伍。每戰輒先登。殺清兵無算。及論功行賞。則反在人後。後與洪氏意見不合。遂辭歸。出謂友曰。

大樹何可拔。即拔亦不適用。

未尾不點明一句則  
人將疑爲抄襲

洪氏不足與謀。其友曰。何不投北軍効用。剛曰。洪氏雖不我用。然我何忍助滿人以攻漢人。後賣技江浙間。以糊口度日。清貧終老。名不傳焉。此咸豐間事也。

伍女珠還

盧望之

蘇有伍某。初業儒。後經商。家本不饒。一子二女。衣食已慮不給。又生一女。因棄之。育嬰所。未嘗不以爲憾也。後此女爲同邑周媼所得。媼亦寒微。以女紅度日。而子女悉夭亡。故撫如己出。少時教以針黹。悉稱意。及長。慕讀書。會附近有女校。費甚廉。思肄業焉。謀之媼。以貧辭。女曰。兒以女紅所得。爲學費。何如。媼不忍拂其意。遂許之。於是晨出晚歸。讀書頗勤奮。校中咸譽之。有教員伍女士。與女貌絕相似。他人見之。常疑爲姊妹。蓋伍女士。卽伍某次女也。以人言如此。歸告父。父疑焉。因囑女邀之至。問其生平。證以年歲。且詢

之周媼。知卽爲已棄女。大喜。繼之以悲。是時伍某經商頗得利。家已小康。遂留女。並恤周媼以終老焉。里中知其事者。皆嘖嘖稱善。盧生曰。蓋有天焉。不然。人之窮困。至不能育其子女者。比比皆是。若伍女之珠還也。則千不獲一。豈不可慨耶。

### 余氏婦

### 盧望之

婦出吳氏。貌不揚。嫁蘇城余某。某年初冠。書生也。以婦肥而黑。見輒走避。雖百般承奉。適足取憎。而婦行曾不稍懈。生常獨宿。未嘗一日近婦也。越半年。患天痘甚。劇。醫言恐不起。日晚間。生於昏惱中。見婦在庭前。具香案。唇翕翕動。叩首者再。叩畢。遂趨床下。抱生而睡。天明始去。生是時頭岑岑。氣息僅續。心竊怪之。不知其意。何居也。越數日。生病漸愈。而婦病矣。凡五日竟死。生然後知前日

文苑導游錄 筆記五

一六 戊午二月

有二篇原注所改不  
多故不贅列

婦之所爲。蓋欲代其死耳。由是感動。終身誓不復娶云。



文苑導游錄（第七種第五卷）

◎小說五

小俠情說 愛河鴛影（承前）

天虛我生潤文

劉介盦

第三章

嘉稻邨者去河樓可數十里。顧與褚生家頗近。時當秋收登場。褚生往收租賃。其佃戶卽戚森林也。旣抵戚家。見女母似相識。惟一時不能記憶。因詢戚曰。姆爲誰哉。戚曰。此余家數代之舊主人也。此屋卽予舊主所賜。愧無以報耳。因述母女避居之由。且云王已控於官。謂主母賴婚並控余爲掠誘。昨日法警已來余家。以賄緩然。終不免受鞫於公堂也。褚生忿然曰。有是哉。是真無國法矣。吾當爲汝延律師。無患其不直。戚曰。吾聞律師但識金錢。孰爲多財。

即孰勝。余家徒壁立。何能致聘其人。褚生曰。此不可以概論。同學丁君夢麟。即爲律師。吾爲汝請其代表。可無庸報酬。其母聞語。遂出。與生相見。議定。褚生卽往訪其同學。縷述其事。并及己與女之情懷。丁曰。然則君將藉此以益其感慕耶。顧何以報不穀。褚生曰。請以大白爲壽。丁笑曰。是豈余所欲哉。吾意訟而勝者。當分與我愛情一半。君能允否。褚生忿曰。謔浪笑傲。詎宜於此。唐突神聖。厥罪尤深。君果能爲力者。則律師訟費。固有定章。又豈能作意外之要求。丁笑曰。吾戲言耳。胡悻悻然。但此事殊非易。王氏子多財勢。汝當知之。而魯氏爲一女流。戚某爲一農夫。原控又爲婚事。君爲局外人。安有代理之權。故吾思之。必使君爲局中人。庶可挽回全局。其惟君聘雲姐乎。且一番情債。亦得從此了却。實天緣也。褚生

曰。是烏可哉。吾之爲此。實出於義憤。若乘人之急而要之。余豈忍爲。丁曰。然不如是。計實無出。余且往謁女母一商。君其待諸。

明日。丁生果謁女母。先述來意。謂辯訴已具。審期當可稍緩。惟此事王旣財勢兩盛。控姆賴婚。婚書証人。當然捏備。雖贗鼎而姆無反証。以明之。則其贗者亦可爲眞。控戚拐逃。則汝母女二人。又明在。其家中。証佐亦頗確鑿。而姆等控其強刦閨女。以何爲憑。若以村人証之。則誰敢。攖王怒而爲証耶。旣無可証。則眞實之事。反類於抵禦之策。而罪狀且加實。褚君爲局外人。雖欲爲助。亦所難能。惟愚見。苟以令媛與褚君聯姻。則褚君爲局中人矣。且可以抵制王某所控。姆果允者。則僕願任蹇修。女母固喜褚生。遂竟允之。丁生大喜。因起一稿。請女母自書婚帖。而已。則代褚生具帖。互易。

而還。

褚生來。丁即以所繕狀辭。授之讀。褚生閱竟。愕然曰。女母已允所請。而以愛女字我。既得婚書。而又控其賴婚。是何理耶。君誠惡作劇矣。丁笑曰。君惡知之。夫涉訟猶行軍也。出奇乃足以制勝。王氏多財。須知財可通天。世之爲官者。類皆利欲薰心。苟得賄賂。不難顛倒是非。淆亂黑白。王旣心懷鬼祟。其行賄賂也必矣。倘法官愛財。雖有充足之理由。亦無能濟。若不如是。君有婚書。能不令人疑君爲同謀耶。即不疑君。則君亦不過參加人之資格耳。未必能邀傳訊。君仍愛莫能助也。一訟女母。非特君爲當事人。且可避他人疑。君爲同謀。矧有此一訴。案情周折。予知法官好矜明察。因此一激。則法官欲顯己能。必墮我之術。中無疑。君特書生耳。又焉知此。

褚生聞語。乃始鼓掌曰。善夫。君誠能出奇以制勝者。吾服汝矣。  
訴狀進署。法官爲之愕然。因念一女而許兩家。其間果孰真而孰  
僞。此案情節奇幻。吾必有以破其隱。然而已受王賄。則又奈何。繼  
思。賄賂乃曖昧之行。明察實升官之基。况錢財已入吾手。王亦不  
能復來索。回能秉良心。以審此案。則名利兩得矣。遂傳諭三造。於  
某日聽審。屆期三造齊。蒞法庭。先傳王。問曰。汝控魯姓賴婚。渠控  
汝強刦伊女。不遂。因而誣控。汝果聘其女者。當有婚書可呈。閱王  
略依狀辭申說。且出僞造之婚書。加以媒證。法官令退。次傳褚生  
曰。汝既聘卿雲爲妻。渠母賴婚。則汝當有婚書可證。褚生曰。有。即  
呈女母所書之帖。法官以兩書相校。筆跡迥異。乃傳女母。問曰。汝  
女既字褚姓。復許王家。一女兩許。咎有應得。汝知之否。女母曰。小

女實未兩許。請法官詳察。法官曰。既未兩許。究許何家。女母曰。許褚瑩耳。法官曰。然則褚瑩又控汝賴婚。汝又何辭。女母愕然。自思既騙余婚書。復控余賴婚。得非惡賊之羽黨乎。顧褚生面貌仁愛可親。不類強暴。或者受律師之欺詐乎。則不妨與生對質。是非立辯。著者曰。此數語者。在女母心中。不過一轉念間耳。而吾書乃至繁冗若是。恨無雙管並下也。因對法官曰。余祇知吾女許褚。未嘗賴婚。亦未嘗許王姓。且褚生亦未嘗一來吾家。焉知余之賴婚。法官曰。汝率女而逃。非圖賴婚而何。褚瑩固無須證之汝語。而始知爲賴。女母亟曰。吾往戚家。實避王之凶暴。初非有他。況余果賴婚與否。可傳褚生對質。乃更傳褚生。生見女母愧怍無地。女母忿然曰。吾女許汝。余未婚賴。而汝竟控之於官。究有何意。生曰。旣許我

矣。而又許王。非賴婚乎。女母曰。汝亦謂我許王姓耶。生曰。不許則王。何以控汝。彼既控汝。我亦不得不控。女母曰。嗟夫。禱生誤矣。王之控余賴婚。正彼之妄耳。而汝亦如是云云。夫復何言。生因向法官曰。渠既於法庭中。聲明不賴余婚。應請堂上主持。法官不語。遂傳戚訊之曰。汝營何業。戚曰。農。曰。汝既爲農。當此秋收登場之際。不務正業。而拐逃人婦。亦知罪否。戚曰。農並不拐逃主母。法官叱曰。明明匿之汝家。猶云並不拐逃。尙欲狡賴。國法具在。豈容汝逞狡者。戚惶恐曰。枉哉。農因某日送租價至主母家。以天晚留宿。是夜。王率暴徒來刦女公子。農初不知。以爲盜也。自恃勇力過人。故敢出而抵禦。王以力不相敵而遁。主母謂不可久居。欲覓一地以避其鋒。農以女公子婚褚公子也。農實爲氷上人。女公子苟被刦。

農亦負有連帶之責任。因勸暫避農家。孰知王性凶悍。不遂所欲。竟遷怒而控農。嗟乎。人之無良。一至於是。尙有所謂法律耶。法官叱而止之。更傳証人錢某問曰。王姓聘魯女。汝爲媒証乎。錢曰。然。法官曰。魯姓謂並不許王姓。汝等以強刦不遂。因而控彼。何也。錢曰。此彼等之狡計耳。彼藉此以賴婚。而掩拐逃之罪。法官無語。更傳王曰。卿雲之母。謂其女祇許褚性。並未許汝。汝竟妄控。亦知罪否。王曰。渠不許我。則我婚書何來。法官曰。然則褚姓亦有婚書。則又何謂。王曰。褚姓僞造耳。褚生辯言曰。僞造與否。無庸多辨。但請法官一核筆跡。眞贗不難立辨。法官因向王曰。汝之婚書爲女母之親筆乎。王與錢咸曰。非也。明明書有代筆。法官曰。然則其押亦由代筆者所代歟。王等皆曰。否。是烏可代。氏之親筆也。法官轉向

褚生曰。若之婚書。亦人代爲之乎。褚答不知。女母曰。余自爲之。法官乃令女母任書數字核對。則褚者眞而王者僞。此時王等驚惶失措。法官令其自閱。王乃大窘。法官遂下判決處。王以妨害安全之罪。而科錢以僞証之處分。至褚所控。則魯母旣不賴婚。應母庸議。遂命兩造具結完案。而戚固無罪也。

生等出署後。女母責之曰。承君仗俠。出母女於水火。誠至感也。惟余旣以女妻君。而君反控余爲賴婚。似太不情矣。生肅然曰。願媿見恕。此豈余之本心。惟不若是。不足以制勝耳。并具告以丁言。女母曰。神哉丁君。何料事之神耶。歸村居後。遂命戚搬運河樓什物。移居生家。擇吉合巹。丁生走賀曰。天緣湊合。有情人竟成眷屬。其將何以報撮合山耶。生與女皆展笑。無以爲答。著者曰。是豈丁生。

所能居功須知河樓憑眺愛河中早有一雙鴛影詎自今日始哉

(完)

附原作

(甲 80 分)

某邨者去河樓數十里。去少年家不過數里耳。時當秋收登場。少年往某邨收租。其佃戶有戚森林者。即河樓拒王之佃者也。少年入戚家。見女母似頗相識。惟一時不能記憶。因詢佃戶曰。府中亦有貴客乎。戚曰然。此余家數代之舊主人也。余之此舍。即舊主人之所賜。恨無以爲報。并詡詡語其逃此之由。且云王已控於官。謂主母賴婚。且控余拐逃。昨日之日。法警已來余家。七日後行且聽審於公堂矣。吾儕鄉人。豈能受此驚浪耶。說得少年義憤冲天。奮然曰。有是哉。豈真無國法耶。吾當爲若求律師。以去小醜而安鄉里。汝意云何。戚曰。亦須酬勞否。余家四壁乾立。他無長物。將何以謝。少年曰。此則余當承之。女母聞少年語出而相見。謝其厚。說得云云。不類文言。

詡詡當作絮絮

意。少年歸。即以商之同學丁君夢麟。丁君者。登錄律師而執行於郡省法庭者也。少年縷述詳情。并及己與女之情愫。丁曰。然則君將藉此以益其感慕耶。顧何以報不穀。少年曰。請易退三舍。爲葡萄三杯。何如。丁曰。是棗棗者。非余所欲也。少年曰。請君自擇耳。丁曰。自擇乎。乞君分我愛情一半。君亦能允否。少年啐之曰。謔浪笑傲。非宜於此。母侵彼神聖。請草辨訴狀以緩審期。丁曰。然則必有報我。少年曰。黃金耳。丁不允。少年曰。然則餉汝飽享艷福如何。丁欣然就諾。凝眸沈思者良久。謂少年曰。此事本甚易易。惟王家多財勢。恐難爲敵。且此方一爲農夫。目不識丁。一爲女流。更不善供。而君則爲局外人。不能代作供辭。必使君爲局中人。庶可挽回全局。其惟君聘雲姐乎。且一番情債。亦得以從此了却。實天機也。少年曰。是烏可哉。吾之爲此。非欲求圓滿己之情意也。實出於義憤耳。若乘人之多事也。而擾之。余心何安。即余自不以爲覲。其如人言何。丁曰。非如是計。無從出。惟有聽王之。

所爲耳。君固爲仗義也。須知義須因此而成。君亦何必避嫌而強辭哉。况余非女母。亦不能預料彼果肯認君爲東床否也。但求君之一諾。則余可以直達女母。如其允也。則此事可操券矣。君母忽諸。少年聞語。赧然唯唯。

明日之日。少年與丁同往某村。見戚與女母寒暄既畢。丁謂之曰。辯訴已具。審期當可稍緩。惟此事王既財勢兩盛。控姆賴婚。婚書証人當然製成。雖爲贗鼎而姆無反証以明之。則其證者亦可爲真。控戚兄拐逃。則汝母女二人又明明在其家中。中其証佐確鑿。而姆等控其強劫閨女。以何爲憑。若以村人証之。則若者敢攖王怒而証是耶。旣無可証。則此理由雖至真實。反淪爲抵禦之狡計。罪且加實。褚君爲局外人。雖欲爲助。亦所難能。愚見惟以令愛聯姻。褚君爲局中人矣。且可以抵制王控賴婚之案也。姆如允也。則晚當任蹇修之責。其一可請戚兄任之。此時少年不若前次之侃侃而談。惟有低首弄其十指耳。女母欣然允諾。作婚書。

以授少年。遂各興辭而歸。

抵家後。丁卽繕狀以授少年。少年閱竟。愕然曰。是烏可哉。受其婚書而又控於官。以益其罪。情理兩虧。君胡惡作劇爲請速易之。無再鬧笑。丁曰。若誠君子人也。夫鬧笑二字立不住。

涉訟猶行軍也。乘人隙察己忽。乃能制勝。不明是者。不足以言行軍。今王多財。財可通天。世之爲官者。類皆利欲薰心。苟得賄賂。不難顛倒是非。紛亂黑白。王旣心懷鬼祟。其行賄賂也必矣。倘法官愛財。雖有周密之理由。亦可周內其罪。若不如是。君有婚書。能不令人疑君爲同謀耶。卽不疑君。則君亦無非參加人之資格耳。不妥。

未必能邀傳訊。君仍愛莫能助也。一訟女母。非特君爲當事人。且可避他人疑君爲同謀。矧有此一訴。案情周折。予知法官好矜明察。從此一激。則法官欲顯己能。

而不顧情面矣。庶可壓倒王之財勢。我非作劇。實欲出奇以制勝耳。君盍聽之。少年聞語。服其深謀。遂從而行之。

從此廢作因此

妾無婚約法官不應  
舉此為聞

一紙進署。法官手足無措。蓋王已通賄賂矣。法官自思。此案情跡奇幻。欲逞能也。正可藉此一案。然而已。受王賄。則又奈何。繼思。賄賂乃曖昧之行。明察實升官之基。况財已入吾手。王亦不能復求索回。若秉良心。以審此案。則名利兩得矣。兩利相權。取其重者。情面固當置諸末端。遂傳諭三造。於某日聽審。示諭法警。置郵傳命。旦夕可至。屆期。三造齊至。法官登堂。一一傳訊。先傳王問云。汝控魯姓賴婚渠控汝。強刦伊女。不遂。因而誣控。汝旣聘卿雲爲妾。當有婚書可繳。閱王略依狀辭申說。繳上婚書。法官令退。次傳褚生。因云。汝旣聘卿雲爲妻。渠母賴婚。則汝當有婚書爲証。褚生應而呈之。法官將婚書相校。筆跡迥異。一則娟秀可愛。一則草率從事。遂令生退。乃傳女母問云。汝女旣許褚姓爲妻。又許王姓爲妾。一女兩許。答有應得。汝知之否。女母曰。小女實未兩許。請法官詳察。法官曰。旣未兩許。究許何家。女母曰。許褚瑩耳。法官曰。然則褚瑩又控汝賴婚。則汝之隨戚森林而逃也已。

顧覩二字不應

明汝又何辭。女母愕然。自思既騙余婚書。復控予賴婚。得非惡賊之羽黨乎。今而後。余母女二人將無餘倖矣。顧覩。褚生面貌仁愛可親。諒非強暴而亦未必出此。或者受律師之欺乎。則不妨與生對質。是非立辯。著者曰。此百字者。在女母不過一轉念間耳。而吾書乃至冗繁若是。恨不能萬語齊寫也。因答法官曰。余祇知吾女許褚姓。未嘗賴婚。亦未嘗許王姓。且褚生亦未嘗一來吾家。焉知余之賴婚哉。法官曰。汝旣率女而逃。褚瑩固無須証之汝語。而始知爲賴也。女母曰。吾之往戚家。實避王之凶暴。非有他也。况余固賴婚與否。可傳褚生對質。乃更傳褚生。生見女母愧容盈盈。似深抱歉於女母者然。女母問生曰。吾女許汝。余未賴婚。而汝竟控之於官。究有何意。生曰。汝旣許我。而又許王。非賴婚乎。不控何爲。女母曰。汝亦知我許王姓乎。生曰。不許。則王何以控汝。彼旣控汝。我亦不得不控。女母曰。嗟夫褚生。汝誤矣。王之控余賴婚。正彼之妄耳。而汝亦如是云云。夫復何言。生因向法

老爺二字不應見於文言中

官曰渠既於法庭中云不賴余婚。則余亦無須控渠矣。法官不語。遂傳戚而訊之。曰汝營何業。戚曰農。復問曰汝既爲農。當此秋收登場之際。不務正業。而拐逃人婦。亦知罪否。戚曰農並不拐逃主母。法官叱曰明明匿汝之家。猶云並不拐逃。尙欲狡賴。國法具在。豈容汝逞狡乎。戚惶恐曰老爺冤枉哉。農實非拐逃。因某日送租價至主母家。以天晚留宿。是夜王率暴徒來刦女公子。農初不知情。以爲盜也。自恃勇力過人。故敢出而抵禦。王以力不相敵而遁。主母謂此非久居地。欲覓一地以避王凶。農以女公子之婚褚公子也。農實爲水人。則女公子之刦也。農亦負連帶之責任。因進計勸其暫避農家。孰知王性凶悍。不遂所欲。竟牽怒而控農拐逃。所供是實。老爺明亮。求老爺聲冤。法官領之。更傳郁有全問曰魯姓女許王爲妾。若爲証人乎。郁曰然。法官曰魯姓謂並不許王姓。汝等以強刦不遂。因而控彼。何也。郁曰此彼等之狡計也。欲藉此以賴婚。而掩拐逃之罪耳。法官無語。乃更傳

王曰。卿雲之母。謂其女祇許褚姓。並未妾汝。汝竟妄控。亦知罪否。王曰。渠不許我。則我婚書何來。法官曰。然則褚姓亦有婚書。則又何謂。王曰。褚姓僞造耳。褚生挿言曰。僞造與否。無庸多辨。但請法官一校筆跡。真贗立辨。法官因向王曰。汝之婚書。爲氏之親筆乎。王與郁咸曰。非也。明明書有代筆。法官曰。然則其押亦由代筆代者耶。王等皆曰。否。是烏可代。氏之親筆也。法官轉向褚生曰。若之婚書。亦人代爲之乎。褚答不知。戚接曰。主母親手所書。女母亦曰。余自爲之。非仗人也。法官乃令女母任書數字核對。則褚之婚書真。而王之婚書僞。此時王等驚惶失措。法官認字跡無須滴血。  
聖字不妥

母未必肯於大衆之前。袒胸刺割。欲以此語迫之耳。法官怒叱曰。彼既能字。而汝婚書中之押。察其筆跡。并執筆而未能。顯係鷹鼎。強刦閨女。誣控良民。罪有專條。並不犯罪。尙欲狡辭奪理耶。遂判女於生。王等發押候判而退。

通篇語多生澀虛字  
尤累鑿時語蓋運筆  
猶未能得心應手也

生等出署後女母責之曰承君義俠出母女於水火誠至感也惟余既以女妻君而君反控余爲賴婚似太不情矣生肅然曰願姆見恕此豈予之本心之所忍哉特不若是不足以制勝耳并具告以丁言女母曰神哉丁君何料事之神耶歸某村後遂命戚搬連河樓雜物移居生家擇吉合巹一雙鴛鴦飛舞甃上令人美妬然而此雙鴛鴦影實胚胎於愛河之畔即以名吾書曰愛河鴛影於義亦良稱也

(完)



# 文苑導游錄（第九種第五卷）

天虛我生著

## ◎古文講解五

### ▲答金問秋問詩

(一)問杜甫送路十六侍御入朝。頸聯有不分桃花紅勝景。生憎柳絮白于棉。二句乞解。分字應讀仄聲。作何解。(答)不分。猶不料也。分讀去聲。卽分量之分。俗云不量到文言。卽不分二字。此詩題目係送路六侍御。非路十六。而原句係紅似錦。非紅勝景。上句桃花比路侍御。謂不料其如是得意也。下句柳絮。杜老自比。時方往來梓閨之間。漂泊如絮。而白於綿者。則自傷其老耳。是聯乃比興。或作寫景解。實非。

### ▲答汪瞻華雜問

(一)問上下床之別。究是何典。(答)魏志陳登傳。劉備謂許汜曰。如小人欲臥百尺

樓臥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

(二)問隨園往往有耳食二字。此耳食何解。(答)耳食謂狃於所聞。猶之以耳代口而爲食也。語出史記六國年表。

(三)問明時七子何人。請一一舉其姓名籍貫事實爲幸。(答)七子者。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也。李王爲長。謝吳次之。梁徐宗又次之。略舉如左。

李字于麟。號滄溟。歷城人。嘉靖三年進士。歷任提學副使。轉河南按察使。遭母喪。以哀毀致疾。卒於隆慶四年。年五十七。

王字元美。號鳳洲。又稱弇洲山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以救楊忠愍見恨嚴嵩。出爲青州兵備使。父抒爲嚴嵩所害。世貞伏闈訟冤。追復父官。轉大名兵備副使。終刑部尚書。萬曆十八年。年六十五卒。

謝字茂秦。號四溟山人。臨清人。眇一目。喜游俠。既而忻節讀書。得交于麟善。善爲詩。七子中稱獨步。

吳字明卿。與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忤嚴嵩。出爲南康推官。棄官去。後嵩敗。起爲河南左參政。卒年八十餘。

梁字公實。順德人。爲刑部主事三年。以念母告歸。杜門不復出。宗字子相。揚州人。由刑部主事謝病歸。築室百花洲上。讀書不出。

徐字子輿。長興人。仕至江西左布政使。

▲答褚昌言問文苑

(一)沈家楨九日登記。若恐澆焉。澆字何音何解。(答)澆字係澆之誤音。每猶言若恐沾染也。

(二)乞餘取憎。何解。(答)見孟子齊人章。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取憎謂取人厭

也。

(三)批潘亞雲約友探梅啓。銖兩迥殊。何謂銖兩。(答)說文。二四銖爲兩。銖兩迥別。

謂輕重懸殊也。

(四)又原文將見策騫而來。按騫馬腹病也。不悉何本。(答)騫係蹇字之誤。蹇跛也。本張九齡詩。策蹇慙途遠。

(五)岑有常危巢記。敢不置諸韋絃之列。何謂韋絃。何本。(答)絃係弦字之誤。弓弦也。直而不曲。本劉子翬詩。韋弦亦規失。

▲答膝志新問括頸

(問)費聲豪酒戰篇。有『雖括頸相對不厭』。括頸二字何出。(答)語本北齊書。高季式傳。司馬消難因退食暇。尋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消難拜謝請出。不許。酒至不肯飲。季式命左右素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

# 文苑導游錄（第十種第五卷）

## ◎詩詞講解五

天虛我生著

### ▲答強化誠問詩

(一)潭影空人心。空字可讀作去聲否。(答)是爲仄起平收之三平格。與春興青溪長句同。空字仍作平聲。

(二)張一望冬日田園雜興。有雪裏青蘄映晚晴句。查蘄字係胡貢切。亦可作平聲否。(答)蘄係漢字之誤。雪裏漢應用漢字。惟油菜蘄則用蘄字係刊誤。

(三)又沈家楨一首。門字入十三元。得與九青韻通押否。(答)門字係汀字之誤。真文元通庚蒸。惟曲韻有之。且遭先儒駁斥於詩尤爲不宜。

(四)周思齊冬閨即事詩。葦幃二字。出自何典。(答)葦幃本穆天子傳。賜紫葦雲氣帳。紫葦即今之紫色羊毛絨也。

(五)又潘亞雲一首。海紅簾何典。(答)海紅簾本龔定庵詩。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氣怒如潮。海紅猶言大紅。以帛爲之。

(六)陳承祖浣溪沙。湘簾二字。詩中常有所見。未知何出。是否湘江多竹。因以爲簾。故謂湘簾。又虞集詩。有緗簾亂蘚斑句。抑緗簾之誤否。又讀師著惜紅精舍詩第二首。有映入湘匱總弗如句。匱與簾想二物不通用。(答)湘簾即湘竹之簾。與緗簾異。緗簾乃以帛爲之。非竹製者。湘簾古人多用之者。范成大詩。明陵錦帶湘簾斑。趙孟頫詩。湘簾疎織浪紋稀。緗簾則虞集詩綠瑣依松潤。緗簾亂蘚斑。此緗字乃言黃色之帛。故對綠字瑣則青瑣之瑣。乃門上雕刻之文。故以對簾字。至拙著湘區。則本宋詞銀匱寶鏡開湘水。謂鏡之明。如湘江之水也。匱與簾不通。

(七)尺牘中首論詞曲。所云中華圖書館有售之遏雲閣。係曲譜否。抑另有唱本。宜購閱否。(答)遏雲閣係唱本。並附工尺。如學傳奇。自宜購閱。

(八)答潘亞雲論襲定盦詩。次回乃小家派。次回何指。(答)次回係王次回名彥泓。金壇人。著有疑雨集。詩獨擅艷體。又著泥蓮集。未有刊本。市上所售疑雲集。乃書賈僞造。次回詩多寫性靈。但亦不免俚俗。與定盦較。猶天女與村姑耳。

(九)玉谿生無題索隱。護胸以詞。詞字誤否。(答)天寶宮詞。愛收花露消心渴。怕解金詞見爪痕。金詞即繡金之兜肚也。安祿山嘗以爪傷楊妃乳。妃作金詞以遮護之。

(十)吉倨與佶屈通否。查韓文刊本作佶屈。說苑導游錄弁言。亦刊吉倨。未知孰是。

(答)應作佶屈。係刊誤。但亦可作詰屈。柳宗元文離奇詰屈縮惡巘。即作詰屈。惟佶屈聱牙。則本韓文。宜作佶屈。

▲答汪瞻華問詞

(一)問桂枝香。白香詞譜作『瀟灑澄江似練』。詞律作『千里澄江似練』。究竟孰是。

(答)古人詩詞轉相傳刻字句多有參差故選本恒有兩改之例於句下注一作某字讀者但擇其善而從之正不必拘桂枝香第四句詞律及詞綜皆作千里自較瀟灑爲勝。

(二)問雨淋鈴。『多情自古傷離別。』詞律云。『飛帆過浙西封域。』白香乃上四下三。詞律則反之。孰是。(答)雨霖鈴後起作者皆用七字詩句唯黃裳一首作上三下四應從柳詞爲準萬氏乃取黃詞豈足爲人楷式。

(三)問綺羅香白香作。『爲回風起舞樽前。』詞律作上三下四。孰是。(答)綺羅香爲廻風句亦上三下四此等句法蓋則六字上加一豆故上一下六上三下四皆可不拘猶上四下五之九字句亦可作上三下七也。

(四)問過秦樓。『巷陌馬聲初斷。』馬字詞律作雨字孰誤。(答)他書皆作馬字且雨字與後闋苔雨複宜從詞譜。

(五)問古詩十九首是何詩爲何人之作。(答)古詩十九首爲魏晉逸詩。作者姓名久不可攷。

(六)問白香詞譜河傳一闋。係秦觀贈妓。秦觀是否即是少游。再此闋字句未免太艷。抑另有寓意。(答)秦詞多艷語。不獨此首爲然。小詞作纏狎語。是宋人故技。不足異也。少游名觀。

(七)有人取名用一鷁字。從寄從鳥。偏查字典辭源說文。均無此字。大約帖體是以不忝冒昧。請示何音何用。出于何處。(答)此字不見古書。大抵臆造取義。如武后名曌之例。以字義論。殆取莊子鷁鷁巢於深林。不過一枝之意。蓋螟蛉有子。果蠃負之。世稱爲寄生之蟲。布穀生子。鷁鷁養之。因名之爲寄生之鳥。於義亦通。其讀音。當與鷁字同。蓋寄鳥二字切音亦爲鷁也。

▲答褚昌言問文苑

布穀生子鷁鷁養之  
諸本詩義疏

六 戊午二月

(一)蘭幃薰透四和香。何謂四和香。(答)壺中雜錄以荔殼、蔗滓、柏葉、黃連、焚之香絕妙是爲四和。

(二)同心願結西陵柏。西陵柏何謂。(答)蘇小小詩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三)香匱詩句和冬郎。冬郎何解。(答)冬郎卽韓偓。唐人善香匱體詩。

(四)答祖耀世兄爾內云清世界句。蓋本東嘉先生梁州序中清世界幾人見也。不悉

嘉字是坡字之誤。抑另有其人。(答)東嘉姓高名則誠。明時人。



# 文苑導游錄（附刊之二）

## ◎全史宮詞一

栩園居士評註

是書爲咸豐間樂亭史香崖先生夢蘭所著選聲鍊字足爲詩學津梁而敍事紀要尤足以當史鑑觀方今學子每無暇讀史鑑即讀亦苦其直率無味不易印入腦筋以致儉腹無文握管苦無典實若以此爲讀本日誦一二首並默識其所註則不必一年驅使典實必已綽綽有餘誠換骨之金丹也所敍史事上自黃帝始下迄明末清初大都應有盡有引用書籍多至五百餘種凡經史子集及諸家雜記無不備採果能熟讀全編直不啻胸羅四庫其用之廣爲何如乎願我同社諸君一注意焉

## 黃帝

◎黃帝有熊氏。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國

於有熊故號有熊氏長於姬水故又以姬爲姓神農氏衰諸侯尊爲天子因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黃帝都涿鹿在位百年

涿鹿師旋息戰氛衣裳垂法煥人文廷前坐受羣官賀華蓋童童五色雲

冠冕堂皇絕不陳腐  
是好模範坐受二字  
尤見筆力

史記係司馬遷著

(史記五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 (路史黃帝紀)黃帝法乾坤以正衣裳絃纊贅旒以規視聽之逸 (古今注)涿鹿之戰常有五色雲氣止於帝上

古今注係崔豹著

有花葩之象故作華蓋

次句並非第三四句  
不無艱澀

水滴金壺漏箭催雲官花底散朝回賢人早感旁求意執弩驅羊入夢來

帝王世紀係皇甫謐著

(路史黃帝紀)浮箭爲泉。孔壺爲漏。(史記注)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緝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帝王世紀)黃帝閒居。夢大風吹去天下塵垢。又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悟風爲姓。垢去土爲后。千鈞異力。驅羊牧人也。其有姓風名后。姓力名牧者。於是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

後半聲調絕高  
黼黻文章五色濃。裨衣褕展繡重重。新絲半出西陵手。先爲君王製衰龍。

(路史黃帝紀)房觀翬翟。草木之花染爲文章。以明上下之表。裨衣褕展。以爲內服。故於是又有衰龍之頌。(又)命西陵氏勸蠶稼。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裨而躬桑。乃獻繭絲。

後半声韻絕處次句  
禮數詳三字贊屬

郊壇牲玉別蒼黃。致饗神示禮數詳。祀罷沈榆香未散。清煙濃繞。

七。登牀。

（路史黃帝紀）祀天圜邱。牲玉取蒼。祀地方澤。牲玉取黃。築壇除壝。設醪醴。制蘭蒲。列圭玉而薦之。七登之牀。十絕之帳。奏函夾之宮以致之。而祔禮乎壽宮。（拾遺記）軒皇使百辟。羣臣受教者。先列圭玉於蘭蒲席上。然沈榆之香。

拾遺記係王嘉著  
特髻入三字有聲病

新除形史掌坤儀。女節彤魚窈窕姿。治內咸遵嫫母教。挽成特髻入宮時。

（路史黃帝紀）立后三妃。以存靈憲。彤史小臣。以備內官。以教天下之內治。 彤

軒轅本紀係王欽若著

列女傳係劉向著

物原係羅頴著

活進凝重不迂第三句新二字尤見鬆動靈

魚女節。黃帝妃名詳（路史）（軒轅本紀）黃帝使嫫母訓宮人。而有淑德。奏上德之頌。（列女傳）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甚醜而最賢。（物原）嫫母作特髻。書劍巡遊徧六虛。昆臺悔過乍還輿。史臣新進盤盂戒。青纂班班注起居。

(路史黃帝紀)十有五年。帝喜天下之戴已。於是放萬幾。舍宮寢。而肆志於昆臺。  
方明執輿。昌寓參乘。張若。譖朋前馬。昆闐滑稽後車。風后柏常從負書劍。發軔紫  
宮之中。涉洹沙而屆陰浦。陟王屋而受丹經。登空桐而問廣成。封東山而奉中華。  
君策大面而禮甯生。入金谷而咨涓子。心訪太極于具茨。即神牧于相成。自是愛  
民而不戰。四帝共起而謀之。邊城日警。介冑不釋。帝乃焦然歎曰。朕之過淫矣。  
(又)命沮誦作雲書。孔甲爲史。執青纂。記言動惟實。(又)命史甲作戒。盤盂籩  
豆。匿鏡劍履。輿席巾杖。戶牖弓矛。一著銘詩。以彌縫其闕。

青鳥白澤記紛紜。玉版書成脈候分。鑾殿春深仙穀茁。一囊靈藥問桐君。

抱朴子係葛洪著

(路史黃帝紀)創盟。僂設鬱律。說青鳥。記白澤。以除民害。而民宜之。(抱朴子)  
精推步則訪稽牧。講占候則詢風后。窮神姦則記白澤。相地理則說青鳥。(路

後半有神仙富貴氣  
是宮詞中最出色處

史黃帝紀)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極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時。著之玉版。以藏靈闌之室。演倉穀。推賊曹。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謹候其時。則可萬全。命巫彭桐君。處方壘。飫漸滌刺治。而人得以盡年。(註)引道基經云。

倉穀者。名之穀仙。行之不休。可長久。王莽篡位。種五梁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云此黃帝穀仙之術。靈樞亦有說也。(又)作合宮。建鑾殿。以祀上帝。(註)引

黃帝經序云。帝見岐伯於鑾殿。

九州席上判華戎。萬國明堂拜舞同。覆釜山前符盡合。荆陽鼎鑄首山銅。

爲紀事所拘造句未  
免過拙

香案牘係陳繼儒著

(香案牘)軒轅帝列珪玉於蘭蒲席上。春雜寶爲屑。以沈榆之膠。和之爲泥。畫野分州。別尊卑。華戎之異。濟南人獻明堂圖。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路史黃帝紀)合符於釜山。以觀其會。采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荆山之陽。以象泰乙。

(註)釜山。覆釜山也。

### 五帝

◎少昊金天氏 帝姓己。名摯。黃帝之子元囂也。黃帝之世。降居江水邑於窮桑。故號窮桑氏。國於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都曲阜。在位八十四年。

夜靜璇宮罷織時。星流華渚夢回遲。盤靈井上簫聲合。倚瑟初成倡和詩。

風華流麗置之溫李  
集中亦幾不辨

(拾遺記)少昊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子。降乎水際。與皇娥謵戲。奏嫋娟之樂。游漾忘返。娥倚瑟歌云云。白帝子答歌云云。俗謂游樂之處爲桑中。(路史小昊紀)元爲紀

姓配于顓氏曰娥。居河之微。逆星流槎。奏便媚之樂。樂而忘歸。震而生質。白帝子也。既生其渚爲陵。(註)引休子云。少昊生于稚華之野。其渚一旦爲陵。(奚囊橘柚著者闕名)

橘柚)少昊母皇娥。璇宮之側有井曰盤靈。白帝之子與皇娥宴于宮。帝子命江妃歌沖景旋歸之曲。盤靈之神吹簫以和之。故至今號井神曰吹簫女子。

鳳水龍山仰帝麻。九淵仙樂沸層樓。鳥師拜舞天顏喜。身著旄人沸字可法。

翠羽裘。

(路史小昊紀)作十淵之樂。以譖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淵。龍山鳳水。日五色。雲從

龍之章也。

少昊以鳥紀官詳(左傳)(路史小昊紀)鞬鞬旄人獻其羽裘。

顓頊高陽氏

帝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

年十歲佐少昊。

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政。初國高陽。故號高

陽氏都帝邱。在位七十八年。

全首均板編

恭已元宮蒞九重。廷前卿寺拜新封。至尊造得渾儀法。萬國春元奉曆宗。

(路史高陽紀)處乎元宮。搏心揖志。不貪廣遠。(又)立九寺九卿。(又)乃注

新曆。十三月以爲元。是爲曆宗。(註)顓帝造渾儀。黃帝爲蓋天。

全首音節頗亮惟引  
領二字嫌屬

圭水歌殘鐘磬涼商邱。帝業遡幽房。鮒魚山下靈蛇守。引領西風漢水長。

(路史高陽紀)會八風之音。以爲圭水之曲。(拾遺記)顓頊有浮金之鐘。沈明

之磬。(路史高陽紀)年十五而佐少昊。封於高陽。都始孤棘。二十爰立。乃徙商

竹書紀年集證係陳  
逢衡著

山海經係郭璞註

邱。(竹書紀年集證)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已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曲水。(山海經)漢水出鮒魚之山。顓頊葬於陽。九犧葬於陰。四蛇衛之。

◎帝嚳高辛氏 帝姓姬。名發。少昊之孫。蟜極之子也。年十五。

佐顥帝受封於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爲天子。以其肇基於辛。故號高辛氏。都於亳。在位七十年。

聲如鳴玉字者編珠  
既不累墜亦復瀏亮

九招仙樂引鸞離。仳齒羣瞻聖表殊。萬里西戎誰獻捷。美人偏許嫁槃瓠。

元中記係郭氏著

(路史高辛紀)命咸黑典樂爲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鑿。(又)命柞卜作鼙鼓。制簮筦鑿箟。(又)帝嚳方頤寵覲珠庭。仳齒戴干。(元中記)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帝之狗名槃瓠。三月而殺犬戎之首來。帝以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而封之。(按)路史黃帝紀。白犬註云。白犬乃其名。若前世之朱虎熊羆熊髡龍圉。後代之史雞猪狗鳥麌犬子豹奴虎狥之類。非實犬也。槃瓠之說。蓋因乎此。

天妹舟梁起洛濱。風雲作合及良辰。八英狀貌皆岐嶷。不負陽烏

入夢頻。

(拾遺記) 帝譽之妃。鄒屠氏之女。常履風雲。遊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爲妃。妃常  
寒韻古通先但近體  
不宜學者當避  
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爲八神。亦謂八翌。八英。八力。  
冰上收回繡襁。寒姜嫄履武誕從天。深宮兒戲惟耕稼。國祚先開八百年。

(路史高辛紀) 上妃有駟氏曰姜嫄。居許而生棄。性敷而仁。戲惟稷黍。長研耕稼。  
(栩按) 此詩係本史記。高陽氏之妃姜嫄。見大人之跡。履之。欣然若感。而生后稷。

棄之寒冰之上。人收養之。爲周始祖。故首尾云云。原註未詳。

管絃聲下九成。臺駕返元邱。浴室開怡值春分。遺卵去玉筐。燕子肇高禩。

呂氏春秋係呂不韋著

(呂氏春秋) 有娀氏有二女。爲九成之臺。飲食必鼓。帝令燕往。二女搏之。覆以玉

筐。《列女傳》簡狄。帝饗次妃。浴於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而墜。吞之生契。《史記》。簡狄以春分祀於高禩。元鳥遺卵。吞之生契。《禮月令註》。高辛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祠焉。變媒言祿神之也。《物原》。高辛始造爲福。(按)福浴室也。

◎帝堯陶唐氏 帝祁姓。帝嚳之子。帝摯之弟也。育於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耆。故曰伊耆氏。年十二。佐帝摯封植。受封於陶。年十五。復封於唐。故又號陶唐氏。摯在位九年。以荒淫廢。諸侯尊堯爲天子。都平陽。在位七十三年。禪於舜。

搃宮日暖。御煙深。棟牖松雲鬱翠。陰製得神人。偕暢曲獮皮帳裏。正調琴。

金樓子係梁元帝著

(金樓子)得神獸若羊。名獬豸。堯乃織其皮以爲帳。(路史陶唐氏紀)立於靈

著琴曲譜錄係僧居月

屏雲生牖坐於華殿松生棟。（琴曲譜錄）堯有神人暢大周樂正之序。（路史陶唐氏紀）堯處搗宮。（又）制七絃徽。大唐之歌而民事得。

非虛語三字嫌弱

玉食朝朝供簋鉶。厨生楚蒲扇風清。華封祝壽非虛語。早有彭鏗進雉羹。

韓非子係韓非著  
說文係許慎著

莊子係莊周著

神仙傳係葛洪著

（韓非子）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說文）楚。瑞草也。堯時生於庖廚。扇暑而涼。𦇵一作脯。（莊子）堯觀乎華封。封人曰。願祝聖人。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神仙傳）彭鏗能調鼎。進雉羹於堯。食之壽考。

後半絕佳

咫尺天顏八采眉。九重藻火佩雙垂。甕中寶露甘於酒。岳牧承恩賜一卮。

（帝王世紀）堯眉有八采。（物原）堯爲玉佩。（拾遺記）黃帝碼腦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謂之寶露。以班賜羣臣。

末句見筆力

誨奕終難望啓明。觀型媯汭降皇英。貳宮頒出昭華玉。不賜丹侯賜館甥。

太平御覽係李昉等著

(帝王世紀)堯見舜於貳宮。賜以昭華之玉。(路史陶唐氏紀)帝取富宜氏曰皇生朱帝爲制奕棋。以閑其情。(按)帝繫人表作散宜氏。(太平御覽)尚書逸篇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金樓子)堯教丹朱棋。文桑爲局。犀象爲子。

◎帝舜有虞氏 帝姚姓。瞽瞍之子。黃帝八世孫也。帝堯登庸而禪以帝位。攝政二十有八載。堯崩喪畢。始踐天子之位。於蒲坂。在位五十年。禪於禹。

底字識字均見筆法 羣后來朝五瑞班。五明扇。底識龍顏。瑤池羽駕。從天降。異寶爭看。

白玉環。

(古今注)舜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作五明扇。(金樓子)舜攝政。王母使使。

第三四句舉重若輕  
而板滯之典實一經  
運用便如轉盤珠子

日月光華開景運。山川封濬啟宏謨。皇家自有丹青手。先寫中天瑞應圖。

(路史有虞氏紀)於是八風循通。卿雲叢叢。俊乂百工。咸和而歌。曰慶雲爛兮糾  
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晝塵)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舜妹媯始。客曰。

惜此神技。創自婦人。予曰。媯嘗脫舜於瞍象之害。則造化在手。堪作畫祖。(按)媯

一作顆首。一作顆手。舜時西母獻瑞應圖。

樂部新裁十管簫。鳳凰音韻叶箏韶。東宮歌舞由天性。不待和聲律始調。

音韻婉委亦似蕭韶  
術與蕭同說文虞舜樂曰箭韶尚書作簫  
謂

文獻通考係馬端臨  
著

(文獻通考)舜作十管簫。(路史有虞氏紀)義鈞封於商。是喜歌舞。(註)引朝  
鮮記云。舜有子八人。始歌舞。

從未得三字欠穩  
露壇月館尙人間。日暮蒼梧駕不還。愁絕二妃從。未得年年竹上。

淚痕班

江漢叢談係陳士元著  
(拾遺記)衡山有寶露壇。舜於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江漢叢談)唐高千里

詩云。當時珠淚知多少。直到於今竹尙斑。劉文房詩云。蒼梧在何處。斑竹自成林。蓋長沙郡縣多斑竹。乃自宇宙生竹以來。本有種類如此。而世傳舜崩。二妃攀竹悲哀。淚滴竹上成斑。故高劉詩意及之。三妃詳(禮記)



說苑導游錄校勘表

强化誠

說苑導游錄校勘表

強化誠

種別	正			誤		
	頁數	行數	正	頁數	行數	誤
弁言	三	六	佶屈誤吉餽	九	一〇	盡有誤墨有
第一種	七	四	仰首誤仰首	八	八	高準誤高隼
	二二	八	迭乘誤乘迭	一二	二	大西洋誤太西洋
	三〇	一〇	迭乘誤乘迭	三一	八	釋誤釋
第二種	五	一〇	縛誤縛	三八	三	剗刀誤刲刃
	一一	二		二八	一	事誤侔
	三七	二		二八	一〇	重上脫兩字
	三〇	一〇		一九	九	中之誤中之
	一四	八	不直誤不道	一九	九	中之誤中之
	一五	一〇	奈何誤柰何	一九	九	事誤侔
五	一八	七	隔誤隔	一九	二	事誤侔
	一九	一九		一二	一	鋼絲誤網絲
	一九	一六		一五	一〇	抵下脫制字
八	三	二	藹誤靄	一七	三	幽情誤幽倩
	八	三	生殖誤生植	一九	四	數逾誤數逾
	一九	一九		五	五	已超誤越超
一九	五	嗅誤臭				



文苑導游錄第四集勘誤表

強化誠

種別	正			誤		
	頁數	行數		頁數	行數	
社說	二	九	翠微誤翠薇	三	十七	但一誤旦一
社說	七	二	古終誤古終	五	註五	第六誤第一
文	五	一	逸誠誤逸誠。	六	九	青雲誤毒雲
文	七	批一	應對下第一行	七	四	和羹誤和羨
文	八	五	流傳誤流傳	二	六	涯涘誤涯埃
文	三	二	慘淡誤滲淡	二	三	近情誤情近
文	三五	八	伐奄誤代奄	二三	批二	恆誤恒

詩	二	一〇	淒楚誤淒楚	三	六	牖誤牖	八	八	涼誤涼
詩	八	八	入韓誤上衣	八	批四	拗誤拗	九	二	羈誤羈
詞	九	五	羈誤羈	九	五	搖誤遙	八	二	吹簫誤如簫
詞	二	八	拌誤拚	三	三	籠誤攏	三	批二	玉纖誤玉識
詞	三	批八	三下三誤三下二	三	批八	上三誤上二	三	批九	下二誤下三
曲	六	九	減誤減	八	二	同上	八	五	同上
曲	一	五	瀟洒誤瀟洒	二	四	莽誤莽	二	二	日呵誤日呵
曲	三	四	黛誤黛	五	九	差叶誤差韻	六	三	碧紗誤碧紗
曲	一〇	二	淨誤淨	一三	六	清談誤請談	一三	八	興來誤興來
曲	二三	九	紅顛誤紅顛						
尺牘	二	五	好藏誤好臧	五	六	著誤着	九	一	決誤決
尺牘	九	一	況誤況	二三	八	簡練誤簡揅	一五	五	致也誤致之

尺牘	一五	八	賦閒誤賦間	一六	二	定不誤定不	一七	二	餽口誤糊口
尺牘	一七	二	至誤致	一七	九	恆誤恒	一八	四	況誤況
筆記	三	八	從來誤從來	七	二	真無誤真無	一一	六	決誤決
筆記	一四	一	窈然誤窺然	一五	五	乎哉誤乎哉	一一	六	決誤決
小說	六	五	飧誤飧	三	七	炎涼誤炎涼	四	五	況誤況
小說	九	一〇	母誤母	八	三	媵誤嬪	九	八	儇誤儇
小說	一五	二	絕誤鬻	一一	五	搥門誤搥門	一一	一〇	子誤于
文解	八	六	昧麗誤映麗	一七	三	伶俐誤伶利	一九	一	決誤決
詩解	二	九	窗中誤室中	三	六	寒暄誤寒喧	一〇	四	徼倖誤徼倖
詩解	三	一〇	曼衍誤曼演	六	批一	鴻寶誤鴻實	六	批三	鴻寶誤鴻實

詩解

七 八

雹神誤盧神

八

一〇 打殺誤打敍

(附白)文苑第三集填詞三之蟹嶼雲收誤收爲浮又第四集文解九之三原文係(貞觀開元唐太宗玄宗年號均重文故云)顛倒漏誤應更正



# 文苑導游錄(附刊之二)

栩園編譯社編

## ◎苔岑錄四

王修字修之又號楊盦現年二十歲浙江長興人著有百漢硯碑考鄭樓金石目綏州金石志楊盦詩話通信處長興中西街鄭碑樓藏書處

張鸞祥字柏蓀別署小青現年十六歲江蘇丹徒人通信處鎮江小西門大盛家巷  
龔辰字一龍別署寡能現年二十二歲江蘇海門人通信處南通紡織專門學校

俞立勳現年十八歲浙江鎮海人通信處福州中洲晉亨木號

章澹字子恬浙江湖州人通信處湖州安吉縣遞鋪鎮陳泰來號  
王從周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江西景德鎮

孟廣森字勗哉一字重遠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北京兵部窪中街  
汪絜如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江西門外大盛綢緞莊

晏峴孫字直青現年二十二歲江蘇儀徵人通信處揚州東園門  
沈浩初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南匯黃家路

朱淳雷年齡未詳浙江鎮海人通信處上海大東門外沙場街廿七號

王道熙字一新現年二十四歲江西浮梁人通信處江西景德鎮小港嘴

束世澂字秋濤別署梅花瘦客現年二十二歲江蘇句容人通信處蕪湖西門內

胡松嵒號閑雲現年十六歲安徽歙縣人通訊處上海重慶路咸益里七百十六號  
鄭鵬飛年齡未詳江蘇常熟人通信處常熟東張市棋杆里

葛昌樞字斗辰年齡未詳浙江平湖人通信處平湖城內荷花池葛福綏堂

陳 言字卓立號東阜奉天海城縣人通信處奉天省城師範學校文科楊大光轉

杜 熙字怡庭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蘇州閻門外四十六標舊址步兵七團二營六連

吳 縱字鶴年現年二十五歲南通合興鎮和豐泰號

梁豹章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嘉興縣公署南縣南橋南

林荃友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上海七浦路東首養志里八十九號

潘肇封字建平年齡未詳江蘇寶山縣人通信處本埠愛文義路惠然軒轉

蘇增源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蘇州天賜莊東吳大學

孫九磋商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同上

陳廷俊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同上

吳本基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同上

葉春靄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金山呂巷鎮第三高等小學校轉

# 文苑導游錄（第一種第六卷）

## ◎社說六

### 填詞之要訣

天虛我生

學詩既成。平仄拗體。已無不辨。且無不能。則可進而學詞。惟詞中用字用筆。及其造句選聲。迥與詩有不同之處。是猶文章字面之不宜於詩也。故第一要件。仍在多讀多看。多讀則聲調自圓。多看則材料自富。因句法之長短。而生文情之轉折。仍不爲句法所困。必使不能加減一字。則得之矣。此固與作詩作文。同一理法。初不可以捉筆強湊者也。而辨句尤爲第一要義。予嘗爲中華編譯社。著函授填詞法。言之頗詳。惜其不能始終刊發。遂致中輒。滋可惜也。爰更自著攷正白香詞譜。刊行於世。以導後學。門人束世澂。嘗

爲校勘誤字。因而悟得辨句之訣。列爲一表。以就正於予。其所列之表。頗簡且明。洵足爲初學之南針。實填詞之要訣也。特爲刊錄於左。

學填詞而不明句法。則多聱牙佶屈。失腔落調之弊。顧各譜句字平仄。互有出入。罔所適從。徵因校勘白香詞譜。將各調各句句法。細爲尋繹。兼拾先生之緒論。有所悟入。列爲一表。以便檢查。

句 別種	別 類	別 平	仄
一字句	· · · · ·	· · · · ·	不可移易
二字句	(一) 平行 (二) 疊字	· · · · ·	皆不可易
三字句	(一) 上二下一 (二) 上一下二	· · · · ·	皆不可易

四字句	五字句	六字句
(一) 普通 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 第一字可不拘 一三字皆不拘	(一) 普通 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 第一字可不拘 一三字皆不拘	(一) 兩字平行 平平 第一字不拘 皆不可移易
(二) 特別 平平平仄 他種拗句 第一字不拘 皆不可移易	(二) 拗句 仄平平仄 同上 第一字皆不拘 拗字以下不可移易	(二) 上一下三 平平平仄 同上 第一字皆不拘 拗字以下不可移易
(二) 上一下三 平平平仄 同上 第一字可不拘 皆不可移易	(二) 詩句 仄平平仄 同上 第一字皆不拘 拗字以下不可移易	(一) 兩字平行 平平 第一字不拘 皆不可移易

七字句	
(一) 普通詩句	(一) 普通
	仄起平收
	一五不拘
	平起仄收
	一三不拘
	仄起仄收
	同上
(二) 勉句	拗字以下不可移易
(三) 上一下六	同上
(三) 上三下四	視下六字而定
	視下四字而定

右表之檢法。先就一句中察其文義。辨其爲何種句法。(上幾下幾)然後就表檢之。即知某字當平。某字當仄。某字平仄可通用也。舉例於後。

(一)如醉太平首句之『情高意真』爲兩字平行句法。但爲平平仄平。實與普通句法不合。則知屬於特別句法之他種拗句。試檢右表。即知其平仄皆不可易也。又如南歌子首句『鳳髻金泥帶』。

此說不妥宜改爲凡  
屬拗句平仄皆不可

次句『龍紋玉掌梳。』皆爲普通五言詩句。檢表知二句首字皆可易也。他皆準此。

(二)拗句自拗字以下。平仄不可易者。如摸魚子、結句。『莫放酒杯淺。』拗在第三字。故第一字平仄仍可通用。如長相思第四句。『月明人倚樓。』全體皆拗。則平仄皆不可易矣。他皆準此。

(三)凡分逗之句。可截爲兩句檢之。如換巢鸞鳳之『正愁橫斷塢。』爲上一下四之五字句。下四字爲平平仄仄。檢表則知第二第四字可平仄不拘也。又如瑣窗寒後闋第九句。『到歸時定有殘英。』爲上三下四之七字句。下四爲仄仄平平。檢表則知此句第四字平仄不拘。餘則不可易也。他皆準此。故本表不列入字以上之句。以其可析爲兩句檢之也。蓋八字句或爲四字兩句。或上

上三下四句法不可  
與上一下六相混  
上三字蓋  
平仄不可移易  
下六者則上三字  
二字可平仄不拘  
第一句

三下四。再加一逗。或上一下七。或上三下六。或上二下五。可析爲兩句檢之。九字句以上。例益繁多。檢法亦同。如醉花陰。『寶枕紗櫨。昨夜涼初透。』爲『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句法上四下五。析爲兩句檢之。則知第一五字平仄不拘也。但有不可不知者。如賀新郎。中仄起仄收之七言句。一三五皆不拘平仄。此爲例外。又水龍吟。結句本爲平起仄收之七言句。但於第四字下。加一襯字。遂成八字句。故其一三字仍不拘。亦爲例外。

賀新郎七言詩句其  
第五字平者亦須前後一律未可兩歧

(說明)綜長短句而成詞。調名雖別。而抑揚頓挫之節大率可通。故明乎此調之句法。施之彼調。無不準者。右表即本此旨。茲更細述如左。

一字二字之句。皆關於詞之定格。故平仄皆不可移易。

三字句。只上二下一及上一下二兩種。無異以一字一句及二字一句組成者。一二字之句既不可更易。故三字句之平仄亦不可易。憶江南謁金門之首句。第二字雖有用平者。非正體也。

四字句中平平仄仄之句爲七言平起仄收之句。截去下三字者。故一三字不拘平仄。若仄仄平平。則爲仄起平收七言句。截尾者。故只第一字平仄不拘平平平仄。一種爲五言仄句之截尾者。故第一字亦不拘。自餘惟五七言拗句中含之。故皆不可易。上一下三句法。因一字三字之句平仄均不可易。故其平仄亦不可易。五字句中上二下三者。即爲普通詩句。故首字平仄皆不拘。上三下二之句。皆可讀爲上一下四。賀聖朝之莫恩恩歸去。齊天樂之一聲聲更苦是也。故亦與上一下四者同例。上一下四之以下四

拗字以上平仄不可拘也。放酒未可確定如莫拘其說。莫字固可不拘而字莫拘也。杯淺樹在酒字莫拘也。

字定平仄者。其理亦與三字句同。大凡拗句皆關定格。故拗字以下均不可移易。惟以上之字固仍爲此句之具體也。則不妨仍照前例。惟通體皆拗者。則皆不可易。

六字句之兩字平行者。有平起平收一種。爲七言平起句之截尾者。故一三不拘其仄。起仄收一種。則爲仄起平收七言截尾者。又似仄起仄收七言句去其第五字者。故其一三五皆不拘。惟有相互之關係。不可不知。平起仄收。仄起平收兩種。則視上四字而定。蓋六字平行之句皆可讀爲上二下四。或上四下二。如訴衷情第三句。『都緣自有離恨。』上四字爲平平仄仄。則其一三字可易。齊天樂之『淒淒更聞私語。』上四爲平平仄平。則皆不可更易是也。又此二種句法。下一字惟拗句中含之。故凡拗句之例。與此亦通。

此外拗句。則皆關於定格。且爲七言拗句之截去一字者。故皆不可移易。上三下三者。因三字句平仄不可易。故皆一定不變。

七字句中之上二下五。及上四下三者。爲普通詩句。故仄起平收者。一五不拘。其餘則一二三不拘也。賀新郎七言收句。尾三字務作平仄平。此爲定格。故仄句之第五字不拘。實例外也。

右皆束子世澂所述。於填詞之要訣。實已概括無遺。試以白香詞譜。互相參証。則必豁然貫通。而無所惑矣。誠捷徑也。

文苑導游錄 社說六

一〇

戊午四月





文苑導游錄（第二種第六卷）

● 駢散文六

天虛我生潤文

踏青游記

張柏蓀

二月既望。春氣和融。晨曦初射。朝霧猶籠。乃招勝侶。信步迎風。曉  
小鳥之啁啾。覺愉快之無窮。步出南郊。折而向東。岸柳展綠。牆杏  
綻紅。盡脫繁華之氣。如入蓬萊之中。忽有青谿一曲。環繞於前。溝  
萍似蓋。蕩漾如前。更轉而西。茅舍連阡。寺鐘乍起。其聲鏗然。竹林  
深處。有古廟焉。菜花半畦。郁郁芊芊。亂石錯置。雜以流泉。載行載  
歌。飄飄欲仙。於是牽襟接裾。逕入中殿。佛燈一盞。禪關深鍵。老僧  
誦經。向人白眼。優曇花落。慈雲千片。寂靜之境。令人歎羨。余因謂  
予友曰。當今國家多故。世變紛乘。蓬蒿滿目。煩惱填膺。莽莽逐鹿。

營營鑽蠅離塵緣而絕俗。孰蕭閒而如僧。余友不答顧我而笑扣石作歌發爲長嘯。其詞曰：看世事之茫茫。窮日月而擾擾。悵天下之滔滔。恨光陰之草草。與木石而同居。托林泉以寄傲。吾與子爲深交。願遨游而終老。此中自有眞樂。又何必爲人道。

附原作

(甲 75 分)

二月旣望春氣和融。晨曦初射。朝霧蒙籠。乃引知己信步迎風。聽小鳥之啁啾。覺愉快之無窮。柳葉初放。杏蕊微紅。載行載歌。萬慮皆空。脫繁華之俗氣。如步蓬萊路。中忽綠水一泓。環繞於前。浮萍似蓋。蕩漾如錢。乃轉而西。茅舍連阡。寺鍾鏗鏘。牧童弄絃。已而竹林深處。古廟亭亭。菜花半畦。郁郁青青。亂石錯置。如猛獸之像形。於是牽襟接裾。逕入中庭。佛燈一盞。二僧誦經。窗外玉蘭將謝。餘芬尚馨。雖無斗酒。一柑黃鸝聲聽。遨游至此。亦足以魂夢爲醒。余乃告於友曰。當今國家多故。窗  
外雖無等字皆贊  
轉筆均嫌鵠突

豈可與上句不稱

語未能圓

彌漫戰雲。方憂國之不遑。豈可終日欣欣。莘莘學子。求學當勤。徒往來山水之間。有何益於國紛。余友不答。顧我而笑。乃扣石而歌曰。看世事之茫茫兮。思日月之悠悠。恨光陰之真快兮。轉瞬將悲白頭。滿腔心事未酬兮。歎吾生之行休。已矣乎。恨不駕鶴乘雲兮。天涯地角以遨遊。

### 消寒雅集圖序

溫情華

丁巳冬月。友人某君以消寒雅集圖見示。受而觀之。圖中點綴數人。圍爐而坐。梅花拳石外。一茶鐺。一篆鼎而已。何雅集之足云。友曰不然。民國以來。變革無常。破碎河山。兵戈遍地。草野人民。方如巢幕之燕。朝不保暮。尙何意緒作高會哉。然而憂患偶忘。朋儔乍集。相與圍爐。把盞一開。笑顏於風雪中者。此樂正不可以多得。吾惟慨夫人事滄桑。炎涼倏忽。不知明年此日。二三子者。其爲亂離。

之民歟。抑爲歡樂之人歟。故爲圖以記而子以爲無足觀者何也。予曰噫。子誠有心人也。夫生當亂世。傷心誰語。文字足以賈禍。哭歌無以動人。乃託圖畫以寓意而寄嘵嘆於無形。消寒云胡哉。特以消胸中之塊壘耳。予善其意。乃爲之序。

附原作

(甲89分)

丁巳冬月。友人某君。以消寒雅集圖。持示於予。予受而觀之。圖中點綴人則圍爐聚坐。絕無絲竹管絃之盛。景則梅花拳石以外。一茶鐳一香篆而已。何雅集之謂哉。友曰不然。民國以來。變革正殷。破碎河山。兵戈遍地。草野人民。方如幕巢之燕。刻不能安。尙何意緒置酒高會。追步前賢。朋儕小集。相與縱談。感風雲之時局。溯今古之興亡。或覓句抒懷。或狂歌寄慨。煮清茗而代酒。嚼梅花以當肴。閒情逸興。消遣世慮。此即所謂消寒之雅集矣。而况萬方多難。人事滄桑。雖一歲之將過。不

知明年今日又何如。吾故爲圖以記。而子猶以爲不足者。何也。予曰。噫嘻。吾知之矣。土生亂世。俯仰天地。皆足興懷。不能喻之於言。乃託之於圖。喬爲曠達。以舒結塞。而傷時之意。寓於無形。可以風矣。後之覽者。其亦有感於此乎。是爲序。

### 消寒圖序

晏峴孫

木落山空。北風獵獵。當此嚴寒。苦無慰藉。乃約二三知己。安排煖閣。作消寒之會。以寄興焉。維時獸炭方燃。重簾不捲。瓊筵旣設。舉杯盡歡。或聯句以白戰。或鬪飲以禦寒。其樂陶然。幾不知門外雪深三尺矣。客有善繪事者。抽毫呵凍。炙硯攤箋。爲圖以紀其勝。則覺梅香着紙。春色照人。良會縱散。而圖幅常存。歷千百年。亦將如一日也。同人各有詩咏。以補其白。予因爲之序。

### 元夜遊南山記

王道平

原作無可取故不錄  
計70分

孟春望日。夕陽在山。予與友人作南山之遊。由新洲渡小港。紆廻曲折。始達山椒。引領四顧。心曠神怡。時則一規圓月。已挂天空。遠望羣山起伏。狀若歡迎。近聞萬壑淜湃。聲如鼓鐘。怪石森立。形狀莫名。嘉卉甘泉。隨在皆有。此其所以爲南山也。友曰。際此元夜。金吾不禁。綵棚高架。華燈四張。新年盛典。咸樂觀瞻。而吾與子獨尋山林之樂。母乃與俗相違。予曰。子亦知夫樂乎。夫觀燈者俗樂也。遊山者雅樂也。所樂之境不同。卽其好尚之互異。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良有以也。矧燈綵之樂。衆所共有。而山林友朋之樂。惟吾與子所獨。亦足以自豪矣。且夫人生樂事。造物不輕。予人勝于榮名利祿。今吾與子受其賜。豈非幸耶。與俗相違。又何傷乎。友聞予言。笑而頷之。相與縱談風月。直至東方漸白。乃遵故道而同歸。

余性善忘。援筆記之以誌爪雪。

附原作

(甲 80 分)

夕陽欲下。鳥飛倦還。予乃偕友聯袂出遊。由新洲渡小港。曲轉紆廻。始達山椒。蓋南山巔也。引領四顧。心曠神怡。但見一丸明月。遙挂天空。遠望羣山起伏。狀若歎迎。近聞萬壑澎湃。聲如鼓鐘。怪石森然。草木行列。嘉葩甘泉。取用不盡。此其所以爲南山也。友曰。際此元夜。金吾不禁。綵棚高架。華燈懸張。新年盛典。咸樂觀瞻。而吾與子獨尋山林之樂。母乃與俗相違。予曰。子亦知夫樂乎。請與子言樂。夫觀燈。繁華樂也。遊山幽靜樂也。所之樂境。彼此互異。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矧燈綵之樂。衆所共有。山林朋友之樂。惟吾與子所獨。蓋是樂造物不輕。予人勝于榮名。利祿。今吾與子得受其賜。豈非幸耶。與俗相違。又何傷乎。友聞予言。笑而點首須臾。東方漸白。乃遵故道。偕而同歸。余性善忘。援筆亟記之。

遊禪師山記

王道熙

去南山六里許。有禪師山焉。高可數十仞。蜿蜒二三里。若龍蟠然。造其巔。可矚南山全景。爲吾鄉第一名勝。丁巳秋。曾偕友遊於此。惜時當肅殺。金風怒號。木葉簌簌落。巖花就萎。瀑布聲微。未免爲之減色。今歲春麗日濃。烘和風酣暢。心意頗適。於是遊興遄發。復偕友往。黎明而發。傍午而至。聯袂牽裾。偃蹇而上。未及半。即聞水聲潺湲。雜以松濤。若琴筑之相和者。更數十武。覺香風隱約。鳥語啁啾。余曰。盍速登。造其巔。當別有勝景也。顧友雖唯唯。而步履維艱。狼狽行半時許。始達山頂。有亭翼然。臨於泉上。修竹圍其前。蒼松篋其後。於是相將入。憑欄小立。眺望一周。則見夫雲蒸霞蔚。錦繡成叢者。桃林之花也。臨風搖曳。飄飄欲墜者。楊柳之絲也。奔騰

澎湃懸崖裂壁。一落千丈者。瀑布之聲也。側耳而聽。鳴聲上下。山鳥之各自呼名也。徘徊四顧。心爲之曠。神爲之怡。右軍蘭亭之會。蘇子赤壁之遊。當無逾於此矣。已而夕陽西下。暝色催人。遊興闌珊。悵然思歸。迨過南山。則已皓月高懸。晶瑩四徹。儼若琉璃世界矣。友人謂余曰。紅塵莽莽。擾攘何爲。倘得潔身遠引。避此喧囂。友麋鹿於深山。伴芝蘭於空谷。寧非一大快事耶。余曰。然。然而難能也。果爾人且疑爲孤僻矣。奚可哉。友莫對。辭而別。挑燈獨坐。目想神遊。爰泚筆而爲記。

附原作

(甲 85 分)

去南山六里許。有禪師山焉。高可數十仞。蜿蜒二三里。若蟠龍然。造其巔。可遙矚

南山全景。爲吾鄉第一名勝。丁巳秋。余曾偕友游於此。惜時當肅殺。金風怒號。木

二語頗簡峭

葉蔽蔽落巖花就萎瀑布聲微未免爲之減色今歲春曬日濃烘和風酣暢令人  
心意頗適於是游興勃發復偕友往黎明而發傍午而至聯袂牽裾僱僂而上未  
及半卽聞水聲潺湲雜以松聲若琴箏之相和然更數十武覺香風習習鳥語啁  
啾余曰盍速登嘗別有勝景可覓顧反雖唯唯而步履維艱狼狽行半時許始達  
山嶺則有一亭翼然臨於泉上修竹闌其前蒼松繞其後於是相將入憑欄立遊  
目一周則見夫紅光閃然落英繽紛者桃花之驟放也顛狂下上僂僂而舞者柳  
絮之隨風也奔騰澎湃懸崖裂壁一落千丈者瀑布之下川也攘來熙往行歌相  
答其樂陶陶者尋芳之遊人也五光十色無美不臻右軍蘭亭之會蘇子赤壁之  
遊當無逾於此矣已而夕陽西下游興闌珊乃遵故道而反迨過南山前則已皓  
月高懸晶瑩四徹儼若琉璃世界矣余友謂余曰紅塵莽莽中擾攘何爲倘得潔  
身遠引訂鷗盟於水上友麇鹿於山中者甯非一大快事耶余曰然然而難能也

中鵠嫌弱

果爾。人且疑爲孤僻矣。曷可哉。友莫對辭而別。余乃泚筆爲之記。

### 箇人學社散學記

李冷

吾師鑄三先生。顏其塾之額曰箇人學社。箇人者爲盡箇人之義云爾。即予小子等各箇人朝夕肄習之地也。茲值殘冬歲聿云暮。吾儕同人散有日矣。予于是愴然感惘然嗟。悽然泣涕而爲之記。回憶髫年每值課暇。嘗與少年諸同志。掎裳聯襪。哄然共聚于一室。相與博奕以歡。問字以難。飲酒誦詩以助嘻浪。當是時也。時世之滄桑不知也。天下之興廢不聞也。卽予等一身之得失榮辱亦不爲計。可謂極一時之樂矣。孰意十年而後。卽星零雲散。梗斷蓬飄。或浪跡他鄉。或蹇滯故國。或謀食異域。或問學殊方。或一歲一見。或數歲一見。或十數歲而不一見。欲求如前日者。邈若春夢矣。

嗚呼。日月邁矣。逝者不可復追。髫年之事。且無據論。卽予與今之同社諸人。程門立雪。馬帳授經。闡揚百氏。抗論古今。窮詩書之奧。究禮義之源。風晨月夕。酒坐琴言。前後相聚。纔幾日耳。而一曲廣陵。又將散矣。然海內無事之時。聚散之情。尙且如此。况今日者。龍蛇激戰。腥血未乾。來日如何。正不可以預知也。雖然。香火之因。鷗鷺之盟。何處喪有。當其時。恒視爲固然。及其境過時遷撫今追昔。始起而慨惜之。不亦晚乎。予自髫年從師。以及入是社而晤今之同人。于茲亦十年矣。境不知幾更。事不知幾遷。少時聚處之樂。往矣。壯歲切磋之事。又已矣。而今而後。離群索居之感。又不知伊于何底。予因而益感嘵。不自勝焉。故爲之記。

附原作

(甲 85 分)

(上同)况今龍蛇相戰之歲。流血未乾之日乎。甚矣。吾之不知少時聚處之樂也。及今始知之。知之而又不克強畱之。卒抵于散。良可悲也。嘗以爲香火之因。鷗鷺之盟。何處蔑有。世人惟當其時。視爲固然。無足惜也。及其勢過時遷。羽換宮移。始起而慨惜之。不亦晚乎。予自髫年從師。以及入是社而晤今之同人。于今約有十年矣。勢不知幾更。事不知幾遷。少時聚處之樂往矣。壯歲切磋之事又已矣。撫今追昔。而吾離羣索居之感。將由此而益甚矣。是以秉筆而爲之泣涕也。

### 悟我軒跋

李 冷

蒼蒼而無極者。非太虛也。茫茫而難窮者。非寰宇也。翱翔跳躍鬱蔥雜遝而不已者。非鳥獸鱗介昆蟲草木與人類也。於戲。天地如是其闊焉。萬物如是其繁焉。我寓乎中。渺滄海兮。一粟類九牛之一。毫日征月。邁流光。幾何竟軒冕之徒爭而錙銖之是較終身役。

語短心長耐人尋味  
計90分

役何其勞也。夫生我者無私。寄我者有素。舍利千尺。淨土皆臨。禪燈一點。是洞皆光。內虛寥以朕心。外因物以付物。循大化而不逆。証太乙而無累來也。何欣去也。何悲而我之爲我。于是悟矣。某君達士也。闢地半畝。新構一椽。而字之曰悟我。抑有意于斯耶。抑無意于斯耶。

書蘇子瞻韓文公廟碑後

陳言

姚牧庵曰。文章作者難。而知之尤難。余讀蘇子瞻韓文公廟碑而益信矣。古聖人之立言爲經。非使後人必遵其說。必稱爲經。乃其言足以包萬世而無餘。後人不能越其說。不得不稱爲經。信之也宜矣。諸子之言。雖不能盡合於世。然其獨抒己見。自成一家之言。從之可。非之亦可。要在各從其所好焉耳。非人好之有所偏。亦其

說之不能盡悅於人也。至於後世文人。非但不能如聖人之立言爲經。即自成一家言者。亦渺不可得。雖論辨書說之文。尙不免有違心之語。而况碑志之應酬者乎。夫文起八代之衰一語。在蘇子當日。不過稱頌退之而已。孰意後之士者。動曰文起八代之衰。視同經傳。遂爲千古之定評。然此非蘇子之妄。實後人之惑。余不敢不辨也。退之有言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是退之起八代之衰。而返之周秦兩漢矣。今取數代之文觀之。周秦之與漢魏六朝。其間相去之跡。不著。雖周秦不同乎齊梁。然自周秦次觀之。終未大異也。泰山之於陸也。高矣。然登者循其途。視之不見有一尺一丈之高也。數代之文章。亦若是而已。至退之出。始大變之。乃有跡可見。六朝之文。雖屬駢儷。尙是秦漢遺響。唐文之去秦漢。實無級

而絕遠矣。盛衰之說。起於退之倡古文之名。然退之之名古文。乃對當時應制之時文而言。非對六朝駢儷之文而言也。退之集中。班班可考。而後人不此之徵。獨信蘇子無意之言。其亦不知文與退之答崔立之書云。退自取所試讀之。迺類於俳優者之詞。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至於駢儷之文。非但不加誹薄。且以詞列三王之後。爲幸。此非退之惡時文而不惡駢文之明徵與。士君子爲散文。不爲駢文。可爲散文。而非駢文。則不可。惟退之能知此。故能成其文。而淺鄙之士。惑於八代之衰。一語尊散文而非駢文。是無怪文道之日狹。文士之日陋矣。且八代果衰乎。余尤不敢信也。見知見仁。在所見之人。不在所見之事。在散文以八代之衰。惟退之爲起之。在駢文以八代之盛。惟退之爲衰之。是非無定。紛爭不已。

袁隨園曰。人當有定見。不當有成見。末學之士。未有定見。先有成見。分門別派。互相傾軋。文章之道。弊文詞之士寡矣。然亦不敢強天下之人。舍蘇子之說。而從余也。願後之君子。勿相是非。余有幸焉。

附原作

(甲 99 分)

姚牧庵曰。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尤難。與余讀蘇子瞻韓文公廟碑而相信矣。古聖人之立言爲經。非使後人必遵其說。必稱爲經。其言足以包萬世而無餘。後人不能越其說。不得不稱爲經。信之也宜矣。諸子之言。雖不能盡合於世。然其獨抒已見。自成一家之言。從之可。非之亦可。要在各從其所好焉耳。非人好之。有所偏。亦其說之不能盡悅於人人也。至於後世文人。非但不能如聖人之立言爲經。即自成一家言者。亦渺不可得。乃自爲一篇之言矣。往往好奇驚異。夸耀文辭。

此篇是之。彼篇非之。論辨書說等作。雖稱自陳已意。尚且如此。而况碑志之爲應酬者乎。夫文起八代之衰一語。在蘇子當日。不過稱頌退之之文而已。孰意後之士者。動曰文起八代之衰。視同經傳。遂爲千古之定評。然此非蘇子之妄。實後人之惑。余不敢不辨也。退之有言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是退之起八代之衰。而返之周秦兩漢矣。今取數代之文觀之。周秦之與漢魏六朝。其間相去之跡不著。雖周秦不同乎齊梁。然目周秦次觀之。終未大異也。泰山之於陸也。高矣。然登者循其途。視之不見。有一尺一丈之高也。數代之文章。亦若是而已。至退之出。始大變之。乃有跡可見。六朝之文。雖屬駢儷。尚是秦漢遺響。唐文之去秦漢。實無級而絕遠矣。盛衰之說。起於退之倡古文之名。然退之之名古文。乃對當時應制之時文而言。非對六朝駢儷之文而言也。退之集中。班班可考。而後人不此之徵。獨信蘇子無意之言。其亦不知文與退之答崔立之書云。退自取所試讀之。迺類於

俳優者之詞。顏忸怩而心不甯者數月。至於駢儷之文。非但不加誹薄。且以詞列三王之後爲幸。此非退之惡時文而不惡駢文之明微與。士君子爲散文。不爲駢文。可爲散文。而非駢文。則不可。惟退之能知此。故能成其文。而淺鄙之士。惑於八代之衰一語。尊散文而非駢文。文道日狹。文士日陋。且八代果衰乎。余尤不敢信也。見知見仁。在所見之人。不在所見之事。在散文以八代之衰。惟退之爲起之。在駢文以八代之盛。惟退之爲衰之。是非無定。紛爭不已。袁隨園先生曰。人當有定見。不當有成見。末學之士。未有定見。先有成見。分門別派。互相傾軋。文章之道弊。文詞之士寡矣。然亦不敢強天下之人。舍蘇子之說。而從余也。願後之君子。勿相是非。余有幸焉。

### 楊子爲我論

陳尙煦

聖道衰而百子興。宋儒出而學說棼。數千年世道之盛衰。時運之

隆替。非研幾極深。參考得失。何足以要其歸斷其至哉。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古籍亦云。中國之學術。莫盛於戰國。戰國之學派。莫盛於楊墨。孟子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其學說之昌盛。勢力之雄偉。可想而知矣。夫楊子之道。爲我者也。人而至於爲我。則公德心慈愛心。將汨沒無存而不道德。不名譽。之暴行。著是直。覲。然。人。面。之。禽。獸。人。將。棄。絕。之。驅。逐。之。不。暇。何。至。反。歛。動。其。言。論。傳。演。其。學。說。哉。吾。以。是。而。決。其。爲。我。之。說。斷。不。如。孟。子。之。所。排。斥。後。人。之。所。譏。議。者。也。以。吾。之。私。意。推。測。之。當。與。莊。老。清。靜。無。爲。獨。善。其。躬。之。旨。相。表。裏。而。與。歐。人。自。由。之。理。論。殊。塗。而。同。歸。老。子。之。道。德。經。其。要。旨。不。外。使。人。各。守。其。道。各。修。其。德。彼。此。不。相。侵。害。而。返。於。太。古。之。無。事。莊。子。南。華。篇。即。使。人。自。適。其。適。自。樂。其。樂。勿。

役役於名利。而復歸於純樸之初。若此者。非爲我之極則乎。歐人之論自由曰。自由者。法律之自由也。我不可侵人之自由。人亦不可侵我之自由。即所謂各守其業。各安其居。彼此不相侵擾也。若此者。非爲我之極則乎。更申論之。蓋人自有生以來。爲我之心。即偕以俱來。有我之身。卽有爲我之心。凡物之有知覺運動者。莫不如是。人亦無容諱也。惟人靈於物。故爲我之心。大於物。而高出於物耳。懼敵之侵害。設城郭。製弓矢。以爲之恐。自相侵犯。定倫常。制禮儀。以爲之家族。爲我而成國體。爲我而立。凡聖君賢相之所建設。英才傑士之所施。爲無一非爲我之一念。基之楊子之爲我。當闡明斯旨。而參以自安自適之說。使世人無相傾軋。而各爲其我。冀少殺禍亂之機。此其旨雖有背聖人民胞物與之懷。繼往開來。

之念。而視當時捭闔縱橫之流。固有間矣。故能風靡一時。而與墨子齊驅並駕也。惜其學說不傳。不能一證吾言之確否。而天下之士。則徒據孟子片言卑鄙之而不究。殊不知孟子之論。乃極其流弊以言耳。夫天下之事。其末流。未有不弊者。自孔子沒。其弟子各演其傳。不相襲而實相附。不相能而實相成。此所以致一時之盛。而開百子之先河也。乃自宋以來。專尊孔孟。而孔孟之道。反致大壞。士子氣習。流於虛矯詐偽。微言日多。聖道日晦。夫聖人之道。匹夫匹婦所能知所能行者也。而至於今。則峨冠博帶。以儒自命者。且不知其他。無論矣。此所以禍亂相尋。而未有艾者。吾故曰。天下之事。其末流。未有不弊也。豈獨爲我之說然哉。

原序僅取數字故不  
錄計9分

岳忠武奉詔班師論

萬大本

世之論岳飛者。莫不太息曰忠哉岳少保。然班師則太拘矣。夫讒少保者秦檜也。信秦榛者高宗也。信一佞臣而忘戴天之讐。是高宗之庸。飛固知之稔矣。當其時。苟能爲抗命之臣。搗黃龍。迎二聖。斬奸賊。然後長跽以陳情。或者君心悔悟。肯赦微臣。亦不可知之事也。何必奉詔以全愚忠哉。飛於此舉。於臣節固無虧。然於國家天下。將何以謝之耶。雖然。吾有說焉。權奸之病國也。上有以蔽君父之明。下有以欺臣子之力。果不奉詔班師。而黃龍未搗。莫須有三字。且將證實。以爲岳家父子果叛出。雄師以自相殘殺。千載後。是非莫定。飛將何以自白。其心耶。兩害相權。取其輕與負叛名。而死不能自白於天下。毋寧盡忠而死。托公論於千古之爲得也。然則飛之盡忠。豈眞愚哉。豈眞愚哉。

文苑導游錄 駢散文六

附原作

(甲75分)

句俗

史論貴能體貼不可  
不俗情勢漫加武斷不可  
尤不可人云亦云

予嘗讀史至岳少保奉詔班師一節。未嘗不太息曰。忠哉岳少保。然班師則太拘矣。讒少保者秦檜也。信秦檜者高宗也。信一佞臣。將戴天之仇。置諸九霄雲外。岳少保知之稔矣。當其時。苟能爲抗命之臣。搗黃龍。迎二聖。斬奸賊。然後長跪以陳情。或者君心悔悟。肯赦微臣。亦不可知之事也。何必奉詔以全忠哉。奉詔以全忠。於心固無愧。於國家天下。將何以謝之耶。雖然。猶有說焉。權奸之病國也。上有以蔽君父之明。下有以欺臣子之力。故於發詔之際。多張羅網。以圓其說。多設利便。以售其奸。是以風波三字。亦少保意料所及。而莫可如何者也。純臣守節。成敗不知。後之爲臣者。毋守其成規也可。

海城公園記

陳言

海城東南隅。有他山焉。高塲雉堞。東爲孔廟。前清之他山書院在

焉。今改爲學校。其西則蓁莽叢生。蕪穢無狀。清光緒末。管公落笙來守是邦。擬爲遊觀之所。乃鳩工庀材。建設其間。植櫻桃松柳之屬。山上下皆徧焉。外環以墻。西其門。署曰海城公園。更結數椽於門北。以居園丁。由屋南行。左右皆花木。更東折。有級可登。蓋此山西面峭立。不可上下。故於此作階以通人。登過半。有亭於側。作六角形。飾以白堊。顏曰松心。而亭之中。則榜爲思錯。中有圓几。四圍皆座。每當春夏之交。晚餐既畢。夕陽西沈。閒坐此中。花香鳥語。娛人耳目。微風動簷前鐵馬。錚錚作聲。令人塵思頓空。出亭沿路。皆櫻妍紅淡。自遠近高下。不可勝數。行數武。抵山巔。路歧東南爲二。循東度橋。有樓三間。文昌閣是也。中祀梓潼君。登樓南望。沙河如帶。東南諸峯。環立若屏。洎夫秋高氣爽。農夫穫禾。車馬滿野。城內

外十數里景物一無遺匿。楹間有管公手書一聯云。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先天下憂。後天下樂。書法古致可愛。西南亦有一亭。四面皆窗。嵌以玻璃。管公曾於冬日召師範生賞雪於此。頗極文宴之樂。亦學生之勝遇也。山之廣袤不半里。皆巨石。少平地。石上可容數人。十數人不等。遊人四時不絕。而尤以春日飲酒其上者爲多。婦女往遊者亦不少。花顏人面。扇影衣香。氤氳莫辨。誠他邑中所罕有也。有一石刻厝石山三字。亦山之別名。後管公去海城。後至者不加整理。日就荒廢。花草不茂。玻窗漏風。亭中之座。亦頽圯無完。至郭公進修。始葺而新之。然限於經費。因陋就簡。登臨者不能無今昔之感焉。

附原作

(甲80分)

海城東南隅。有他山焉。高塹雉堞。東爲聖廟。前清他山書院在焉。今廢爲學校。而西面則蓁莽叢生。爲左近人溷圃及傾墳坂之所。清光緒末。管公落笙來守斯邦。顧可爲遊觀之所。乃鳩工庀材。芟蓁莽而存其佳者。又值櫻桃松柳之屬於山上。草木花果於山下。環以牆。西其門。署曰海城公園。結屋數椽於門北。以居園丁。由屋南行。左右皆花木。更東折。有級可登。蓋此山西面峭立。不可上下。故於此作階以通人。登過半。有亭於側。作六角形。飾以白色。顏松心亭於外。又顏思錯亭於內。懸楹聯二。中有圓几。周圍皆座。每當春餘夏初。晚餐既畢。紅日西沈。閒坐此中。花香鳥語。娛人耳目。微風動檐前鐵馬。鏘鏘作聲。令人塵思頓空。出亭沿路。皆櫻紅白濃淡。遠近高下。不數武。抵巔。路歧南東。爲二。循東路。越磚橋。有樓三間。文昌閣是也。中祀文昌帝君。登樓南望。沙河如帶。橫城南。東南諸峯環立。若列屏。洎夫秋高氣爽。農夫獲禾。車馬滿野。城內外十數里景物。一無遺匿。楹間有管公手書一

聯云。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先天下憂後天下樂。書法亦頗古致可愛。西南亦有一亭。四面皆窗。嵌以玻璃。管公曾於冬日召師範學生賞雪於此。頗極文宴之樂。亦學生之勝遇也。山上廣袤不及半里。皆巨石。少平地。石上可容數八十數人不等。遊人四時不絕。而尤以春日飲酒其上者爲多。婦女往遊者亦不少。花顏人面。環珮作響。衣香花香。氤氳莫辨。誠他城中所罕有也。有一石刻厝石山三字。亦山之別名也。後管公去海城。繼來者不加整理。日就荒廢。花草不茂。窗間玻璃無一存者。亭中之座亦復頽蹋。至郭公進修。始葺而新之。然限於經費。因陋就簡。登臨者不能無今昔之感焉。

說窮

俞立勳

人莫不樂富而苦窮。以爲富者甲第雲連。僕從雷應。以視蠟廬局促。牛衣涕泣者。苦樂有天淵之別也。不知誅茅牽蘿。足以庇身。何

富人觀比如聞晨鐘  
當恍然若失矣

必燠館涼臺而後安乎。春韭秋菘至堪適口。何必山珍海錯而後快乎。編草披髮可以護體何必夏葛冬裘而後適乎。安步足以當車不必出平原而連騎也。山水自有清音不必蓄美姬而酣歌也。代薪以蠟何異屢隨月讀書無須燈婢然則窮與富固無別也。且富者大半貪鄙吝嗇患得患失持籌握算日夜焦思其已身必不能享用一錢或至漫藏誨盜或身死而子孫不能有焉何如窮者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食其力無求於人之爲樂哉矧人有窮於身而不窮於心者雖窮於生前而不窮於後世者古之人窮莫窮於顏子之簞瓢富莫富於鄧氏之銅山然顏子之才學世人稱之至今而於鄧氏則鄙之賤之不屑挂齒頰間可知人之眞窮在彼不在此矣君子惟憂其心之窮若身之窮不窮非所計也居

詞能達意語多中肯  
一百句

嘗讀趙甌北既要工詩又怕窮之句未嘗不笑其陋也。

歲寒三友合傳

溫倩華

三友皆隱士也。不爲世用。不慕榮利。淡泊明志。而時復游戲人間。人但稱之爲蒼鬚叟。青居士。羅浮仙客。而於其家世姓氏。則皆不詳云。

叟古貌益然。髯多於蝟。兀傲有奇節。負棟梁材。而世無知之者。雖受秦封爲大夫。又以秦皇暴虐。不樂爲之用。遁迹山林。求神仙服食之術。以自隱。翛然有出塵之想。每當空山月明。壯心未已。迎風作長嘯。聞之者疑爲濤聲焉。貌雖偃蹇。而性好善。每出所藏茯苓琥珀之屬。以療人疾。生平莫逆。惟青居士。羅浮仙客。二子一重其節。一賞其清也。二子亦傾心相結。推爲盟首焉。

青居士者。本有佳士之號。氣度古逸。能化人俗。以是爲名流所重。有不可一日無此君之譽。一時名士如阮籍。李白諸君子皆喜與游。心虛而節勁。尤多藝才。嘗游解谷。佐伶倫製律呂。黃帝封伶倫而遺居士。居士不爲意。蕭然自若。繼而復出。緒餘製文簞以供清夏。近世風移俗易。而此製獨存者。不可謂非居士功也。其與叟契合。約當在阮李諸賢既往之後。更得羅浮仙客與共。於是歲寒之盟。始成。

客清姿高格。丰致若仙。具和羹才。東皇取士。得膺首選。然性耐冷。不憊趨炎。退而放浪山巔水涯。以孤高自賞。生平多神交。杜陵索笑之詩。林逋暗香之句。皆一時投贈之作。雖以宋廣平之鐵石心腸。猶爲傾倒焉。宜乎叟及居士引爲同調。蓋性情雖異。旨趣則一。

焉。

異史氏曰。畸哉三友。舉世皆濁。而我獨清。其斯之謂耶。懷濟世才而不求人知。有濟世功而不爲人敬。山中高臥。與世無聞。歷盡炎涼。曾不一變其貞操。世之二三其德。甚至以干戈取利祿者。觀此可以反矣。

附原作

(甲85分)

三友皆隱士也。不爲世用。不慕榮利。淡泊明志。而時復游戲人間。人但稱之爲蒼鬚。青居士。羅浮仙客。而於其家世姓氏。則皆不詳云。

叟古貌益然。鬚多於蝟。爲人兀傲有奇節。負棟梁材。而世無知之者。雖受秦封。爲大夫。又以秦皇暴虐。無意出仕。爰遁迹深山。求神仙服食之術。以自隱。翛然有出塵之思。每當空山月明。壯心未已。輒迎風作長嘯。聞之者爲之動容。其氣概可以

爲人二字可省且松本草人也

想見貌雖偃蹇性獨好善每出所藏茯苓琥珀之屬以療時人疾若生平莫逆惟青居士暨羅浮仙客二子一重其節一賞其清也二子亦傾心相結推叟爲盟首焉。

青居士本有佳士之號氣度古逸能化人俗以是爲名流所重有何可一日無此君之譽一時名士如阮藉李白諸君子皆喜與游其人心虛而節勁尤多藝才嘗游解谷佐伶倫製律呂黃帝封伶倫而遺居士居士不爲意蕭然自若如故繼而復出緒餘製文簞以供消夏近世異風易俗而此製獨存者不可謂非居士之功也考其與叟遇合當在阮李諸賢既往之後更得羅浮仙客與共於是歲寒之盟始成

客清姿高格丰致若仙具和羹才東皇取士得膺首選然性情冷不慣趨炎退而放浪山巔水涯以孤高自賞生平多神交杜陵索笑之詩林逋暗香之句皆一時

投贈之作絕迹於熱鬧場中。冰心鐵骨兼而有之。宜乎叟及居士引爲同道。蓋性雖異旨趣則一焉。

異氏曰。崎哉三友之行。舉世皆濁而我獨清。其斯之謂耶。懷濟世才而不求人知。有濟世功而不爲人敬。山中高臥。與世無聞。閱歷炎涼。曾不一變其貞操。世之三其德。甚至以干戈取利祿者。觀此可以反矣。

髯奴傳

費聲豪

髯奴者。毛遂之後裔也。生平。怵於女戎之禍。終身不近婦人。尤惡僧宦。避之惟恐不及。見少年則儼然作色。大有老氣橫秋之概。然少年亦深惡髯奴。見其來。輒操刀攻之。以爲是鬟鬟者。將以損其貌之美也。髯奴與于思君齊名。其貌既相似。而出處又相同。人不能辨。孰爲髯奴。孰爲于思君也。宋時寇準與丁謂會食都堂。髯奴

在席上。頤逐逐然。寇公憐之。餉以羹。方大嚼。忽爲丁謂奪去。寇公不悅。一人自此成隙矣。鬟奴雖深以女色自戒。然有時情不能禁。輒亦一破其戒。宣和中。鬟奴忽曠豐樂樓酒保妻。與之接吻。成不解緣。天下譁然以爲怪。後人有巾幘鬚眉一語。蓋指此也。一日鬟奴語其族人眉山氏曰。蘇老鬟文名滿天下。稱之者輒先汝。而後我。而不知其文之所以佳者。實我助之。設無我。爲之頗上添毫。則其文亦不免有穢氣也。眉山氏蹙額曰。汝以爲有功于主人乎。以我視之。則殊相反。吹火防燃。已勞主人之心。進羹恐汚。更煩主人之手。而咳唾涕泗。事事苦汝爲梗。汝不自慚其陋。而反自矜其功。恥孰甚矣。鬟奴乃嘿然而退。顏色灰敗。不復能振。蓋去死已不遠矣。

野史氏曰。鬚奴之於人。有之無所益。去之無所損。直廢物耳。夫廢物。猶自稱功。無怪乎今世有功者之衆也。

附原作

(甲 90 分)

鬚奴者。毛遂之後裔也。身蒙茸若蠅。生平恥於女戎之禍。終身不近婦人。尤惡僧。宦避之。惟恐不及。見少年則儼然作色。大有老氣橫秋之概。然少年亦深惡鬚奴。見其來。輒操刀攻之。以爲是鬚蠶者。將以損其貌之美也。鬚奴與于思君最稱莫逆。其貌既相似。而居處又相共。人不能辨孰爲鬚奴。孰爲于思君也。宋時寇準與丁謂會食中書。鬚奴在席上。顧逐逐然。寇公憐之。餉以羹。方大嚼。忽爲丁謂奪去。寇公不悅。二人自此成隙矣。鬚奴雖深以女色自戒。然有勝情不能禁。則亦遂貳其戒。北宋時鬚奴與酒家肆女子朱氏相悅。竟接其吻。以示其輕憐密愛之情。天下譁然以爲怪。後人有巾幘鬚眉一語。蓋指此事也。一日。鬚奴語其族人眉山氏。

曰。昔蘇老鬚文名滿天下。人皆稱之佳。而不知其文之所以佳者。皆我助之也。蓋蘇氏若不頰上添毫。則文思亦未由而進矣。且人之缺齒者。得我則其可掩其缺。陷。而免狗竇大開之謬。我之功詎不可稱乎。眉氏曰。汝以爲有功于人。以我視之。則殊相反。吹火防燃。已勞主人之心。適羹恐汚。更煩主人之手。而咳唾涕泗。事事苦汝爲梗。汝不自慚。轉貪天功。聊就甚。奴乃嘿然而退。自是不敢謂功。晚歲遍體斑白。蓋去死不遠矣。

太史公曰。鬚奴之於人。有之無所益。去之無所損。直廢物耳。夫廢物猶自稱功。無怪乎今世有功者之衆也。

### 哀張君有光文

龔辰

嗚呼。君死矣。君不死於呱呱墮地之時。而死於出就大學之日。不  
死於父母終養之後。而死於慈幃週忌之年。遇固可悲。而情尤可

憫也。聞君死之前一年而君母死。君哀毀過情。欲以身殉。特以椿蔭猶榮。未能盡情以赴。竊以爲鯉庭承訓。委曲求全。君當一則盡色養於生前。一則盡孝思於身後。得以兩全矣。詎爲至情所結。解脫無由。愁苦憂鬱之極。元氣凋傷。竟以是而病而死。夫士死曰不祿。短折亦曰不祿。若君者。兼而有之矣。不亦大可哀乎。憶予識君於己酉。訂交於辛亥。同肄業於甲寅。由疎而親。誼不啻孔懷兄弟也。課餘休沐。相對閒談。輒語予曰。吾輩受家庭庇蔭。得以求學。宜如何立品。如何勵學。勉爲完人。以圖報稱。君之言。固猶在耳也。不意學業未竟。而君家猝遭不幸。金萱忽萎。箭箚奔喪。從此真毀骨立。爲疾之媒。君自恃體健。不辭艱苦。七終之後。扶病返校。澤華藥石之投。元氣漸復。寒假回里。健步如常。君固自以爲無病人矣。詎

意今春抵校。舊患復發。淹滯床蓐。厥疾不瘳。溯三月四日。以校役侍病無方。移居紗廠。予與同學周君洪九等。臨視君病。君顫謂予曰。憶當年患瘧時。母嘗愁眉不展。食不暇飽。抱我於懷。爲我取暖。今則春寒料峭。衣冷如鐵。無人過問。曾幾何時。而育我愛我之慈母。夜臺長眠。不復相見。斷我愁腸。磨我病骨。我其何以堪乎。我父病足。不良於行。不識能假天之緣。一別於永訣否也。天乎天乎。吾將從此不起矣。一語一淚。慘不忍聞。然予猶以爲人情至疾痛慘怛之時。未有不呼父母者。無足異也。孰知君竟從此逝矣。嗚呼。與君相識。八載於茲。間字質難。匪伊朝夕。氣求聲應。無過於斯。今也他山崩潰。永無攻錯之資。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能不爲之肝腸痛裂乎。嗚呼。吾今以文哀君。讀於柩側。佐以清尊。君如有知。伏惟尙

饗。

附原作

(甲70分)

嗚呼。君死矣。君不死於呱呱墮地之時。而死於出就大學之日。不死於父母終養之後。而死於慈幃週忌之年。其遇固可悲。其情尤可憫也。聞君死之前一年而君母死。是時哀毀過情。欲以身殉。特以椿樹猶榮。未能盡情以赴。不得已苟全性命。以爲不得事於其母。而得以事於其父。爲人子者。固應爾也。詎料至情所迫。擺脫無由。愁苦憂鬱之極。元氣凋傷。竟以是而病而死矣。夫士死曰不祿。短折亦曰不祿。若君者。兼二者而有之。不亦大可哀乎。憶予與君相識於己酉。訂交於辛亥。至甲寅。又與君同肄業於紡織學校。此中比翼浮沉。不啻乘車戴笠。每值課餘休沐之暇。常相對以據懷。輒曰。吾輩受家庭之庇蔭。得以求學。宜如何立品。如何勵學。勉爲紡織界中堅人物。方足以報稱上人。觀其語。則其志可知矣。不意君學業未

比翼二字不稱

娘之稱不宜於文

成。而家庭之變故猝起。翌年遭母喪。匍匐奔赴。從此哀毀雜集。而疾也亦以是擗。唯君體質素強。不辭艱苦。七終之後。猶復帶病返校。含愁上課。未幾。藥石以投之。而元氣漸復。寒假回里。固猶康壯健步。不知其爲新病初愈者也。今春入校。厥疾又起。遂淹滯床褥。葯鎰無離。至三月四日。以校役之侍病無方也。移居紗廠。予與同學周君洪九等。嘗往探視。而君乃顫聲謂予曰。我猶憶當年患瘧時。母嘗愁眉不展。食不暇飽。抱我於懷。爲我取暖。今也春寒料峭。衣衾多日。其冷如鐵。無人過問。唉。嗟。嗟。曾幾何時。而愛我育我之慈母。遽乃夜台長眠。思斷我愁腸。磨穿我病骨。不復見我娘娘矣。阿爺病足。不利於行。不識能使得見歟。天乎天乎。吾將長此以終乎。一語一淚。慘不忍聞。然予猶以爲人情至於疾病慘怛之時。未有不呼父母。無足異也。豈知君自知其不久於人世。而作此永訣之辭乎。嗚呼。予與君相識。八載於茲。或晤同堂。或出入同行。今也不幸。他山崩潰。苦攻錯之無石。斯人斯

語多則贅

疾竟膏肓而難驅。思君志行。有不得不爲君痛哭者也。吾臥病五旬時。而哀聲呼母。母也不知時而哀聲呼父。父也不來。君弟在旁。觀此形容消瘦。歎歎不已。唯有相向而哭耳。今也亡之。然君父猶莫聞。知是君母黃泉相見之言已踐。而君父哭子喪明之痛無窮期也。君歿於紗廠而殮於土廟。殮君者唯君姑老舅及君弟景武君等而已。悽涼慘淡。聞者哀之。君入殮之次日。予與沈君雄才等親臨土廟。閑寂無人。但見殘灰籍地。枯木橫陳。燭光一點奄奄欲息。嗚呼。旅襯未歸。羈魂奚託。滂滂土廟。安足以妥英靈耶。哀哉尚饗。

豐山觀梅記

束世澂

朱竹垞梅豪亭碑。謂杜村去豐山五里。有宋時杜師雄手植白梅六株。皆大數圍。其四已枯。枝幹如鐵如石。其未枯者繁花生樹。如萬蝶飛舞。余讀而慕之。戊午正月。余有姥橋之行。姥橋者淮南子

所謂歷陽一夜化爲湖。而其老姥所居之地也。地去豐山可十里。余邀友訪之。皆不識途。躡躅萬狀。比抵其地。日已酉矣。求所謂如鐵如石。如萬蝶飛舞者。迄不可得。最後得一土壙。壙中一亭。額曰梅豪老梅。一株當其前。四幹互紐。大可盈抱。時春寒料峭。粉黛未敷。但隱約含苞。向人作半面妝而已。殆卽杜公所手植耶。而已逸其五矣。詢之故老。即此亦非其舊舊者。已盡于洪楊之刦。此則孫枝復生者。蓋已六十年于茲矣。噫可感也。夫世傳杜公過項羽廟。歎曰。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學如杜默。而不能及第。因痛哭失聲。庸詎知後人之見梅者。轉以思公於無窮焉。身後之名。固不繫乎人爵也。抑有言者。人生如鳥過隙。彼夫美人之艸。歷陽有虞姬所傳爲明府之魚。山丘華屋之推移。督苟斯彌之變化。固無論。

矣。卽淵明之菊。子猷之竹。孤山處士之梅。今皆湮絕無聞。獨此婆娑生意。慣閱興亡。絕而復續。歷千百年而不朽。豈真杜公精誠所憑依耶。抑艸木無情。固有幸有不幸耶。且夫物質一也。而所遇萬殊。同一木也。或充棟梁。或爲溝斷。同一馬也。或致千里。或負鹽車。則所遇異也。羅浮庾嶺。皆古產梅之區。今皆如牛山之兀者。豈非無其人哉。由是推之事之致遠。固必得人而益彰也。嗟乎。天地茫茫。向誰索笑。山間艷福。修到幾生。臨眺躊躇。有不勝其感慨者。爰記之如此。正月初八日東世徵。

附原作

(甲90分)

朱竹垞梅豪亭碑。謂杜村去豐山五里。有宋時杜師雄手植白梅六株。皆大數圍。其四已枯。枝幹如鐵如石。蜿蜒如蛇龍。其未枯者。繁花生樹。如萬蝶飛舞。余讀而

蓋字也字嫌着實

慕之。戊午正月。余有姥橋之行。姥橋者。淮南子所謂歷陽一夜化爲湖。而其老姥所居之地也。地去豐山可十里。余因邀友訪之。皆不識途。躡躅萬狀。比抵其地。日已酉矣。求所謂如鐵如石如萬蝶飛舞者。迄不可得。最後得一土垣垣中一亭亭之顏曰梅。豪而老。梅一株。當其前。四幹互紐。大可盈抱。於時春寒未退。敷粉未着。但吐紅綻萬個。向人作半面粧而已。蓋卽杜公所手植也。而已逾其五矣。詢之故老。卽此亦非其舊。舊者已盡於洪楊之刦。此則孫枝復生者。蓋已八十年于茲矣。噫。可感也。世傳杜公過項羽廟歎曰。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學如杜默。而不能及第。因痛哭失聲。不知後之人愛公之梅。且等子屋之烏。而莫之敢毀。身後之名。固不繫於人爵也。抑有言者。人生如鳥過隙。彼夫美人之艸。（歷陽有虞瀨斯。當是斯彌之誤。）明府之魚。山丘華屋之推移。簪笏瀰漫之變化。固無論矣。而夫黍稷禾油之感。斜陽菰米之思。銅駝銷歇。而玉局頻翻。尤捷于影響。卽

澠斯當是斯彌之誤

艸木頑靈而淵明之柳子猷之竹孤山處士之梅今皆湮絕無聞獨此婆娑生意  
憤閱興亡而絕而復續歷千百年而不朽豈真杜公精誠所憑依耶抑艸木無情  
固有幸有不幸耶且夫物質一也而所遇萬殊同一木也或充棟梁或爲溝斷同  
一馬也或致千里或負鹽車則所遇異也羅浮庾嶺皆古產梅之區也今皆如牛  
山之兀者豈非無其人哉山是推之事之致遠固必待青雲之士也嗟嗟天地雖  
刺向誰索笑山間艷福修到幾生臨眺踟蹰有不勝其情者故書其感觸如此正  
月初八日東世徵

約友賞牡丹啟

東世徵

在昔進賢好客列錦幄而純綺並陳無功欵賓卷珠簾而異香倏  
發豈必洛陽稱盛始競賞其繁華卽非姚魏專家亦足供其吟玩  
僕固有地三弓栽花數本植自祖考看到子孫夙愛惜於根荄更

防閑乎風日幾番穀雨已過露而凝香一度花風遂烘晴而展覽如張翠幙金粉方施似集紅裳芳華可挹則啟四香之閣正須行樂及時爲開九尺之筵真欲晏游以夜想諸君子踟蹰古意吟詠性情必能吐納煙露自成馨逸或有宿酒固可對之解醒倘遇老饕不妨製爲酥酪神存富貴挿鬢固宜臭若芝蘭燒香亦可惟是耀靈莫遏勝景無常倘有約而不來恐芳時之難再用是箋裁尺素安排金縷之杯酒釀中黃端整紫雲之席願冀高人名士皆聯袂而偕來毋令國色天香獨向隅而孤立則於花枝爲無負於主人爲有榮焉

附原作

(甲 80 分)

一起體裁數賦不宜  
於啓

光轉紫英盤粲金縷翠幙想雲紅粧凝露香流簾捲之初舞到裙翻之後似若有

四八 戊午四月

情實能傾國。縱然無語。已足銷魂。此固宜題殘彩筆。倚遍朱欄者矣。僕家有牡丹一株。植自祖考。看到子孫。先愛惜於根苗。更防閑於風日。艷艷舒顏。若駕言兮招飲。迷迷解語。似有待於題襟。想夫臨芳殿前。沈香亭畔。昔日千羣。舊時一捻。脂粉無痕。暮霞何處。悵仙夢兮無憑。欲香繞而焉取。嗟嗟。花猶如此。人何以堪。諸公蹣跚古意。吟詠性情。必能吐納烟霞。自成馨逸。或有宿酒。固可對之解醒。倘遇老饕。不妨遺以酥煎。若貪富貴。插鬢固能。倘拜如來。燒香亦可。嗚呼。耀靈莫遏。勝景無常。如此江山。者般身世。胡地胡天。淚欲盈千。有酒有花。拚將醉一。凡在相知。宜即命駕。莫待曉艷啼烟。殘陽泣雨。而後腸斷東風。神馳北勝也。

文苑導游錄（第三種第六卷）

◎古近體詩六

天虛我生潤文

丁巳除夕

龔存誠

三逢此夕未還家。拌向風塵老歲華。爲問綺憲前夜雪。可曾開遍蠟梅花。

萍踪歲歲殲江南。書劍無成轉自慚。又是明朝添一歲。痴獃難賣我何堪。

三百六旬同逝水。大千世界寄蜉蝣。英雄名士空今古。祇算輪迴又一周。

附原作

（甲90分）

三逢此夕未還家。爭向風塵鬪歲華。料得閨人應有感。鬢邊憔悴蠟梅花。

未句嫌弱

年年衣食磨人過。事業無成轉自慚。說道明朝又添歲。韶華如駛果何堪。

三百六旬同逝水。大千世界寄蜉蝣。英雄名士空今古。浪逐風塵又一周。

落花

陳承祖

綠肥紅瘦奈何天。墜溷飄茵總可憐。自是美人多薄命。不須古佛問情禪。墨池香盡徐崇嗣。詩籟聲悽沈石田。前度風流今夜夢。糲糊都付小遊仙。

柳絮

陳承祖

原作未改印(55分)  
原作第一首上半云  
隨春減到纖腰(畫橋隨  
人南浦遙餘未改)(  
甲55分)

香霧迷離黯畫橋。于今消瘦到纖腰。繩橋客去春無跡。南浦人歸路正遙。三月鶯花隨夢斷。六朝金粉殼魂銷。謝庭一咏傳千古。莫逐浮萍到處飄。  
天涯躑躅覺春遲。斜日江村任所之。有恨難禁風孟浪。無端錯認

雪迷離。輕黏繡幕悲殘夢。亂逐浮萍覓舊知。最是客中看不得。年

年草長燕飛時。

草

陳承祖

紅窗原作聞鶯

簾外東風草色匀。天涯無限物華新。紅窓釧韻鬪奇品。綠野歌聲踏早春。礙足慣教蹊曲折。濟人解作味甘辛。却憐原上成灰日。良莠如何總不分。

芳菲曾惹靈均淚。一曲離騷借品題。屐印遠通沽酒店。裙腰斜曳澣花溪。練塘細雨喧蛙鼓。繡陌輕塵襯馬蹄。轉眼秋螢成腐化。王孫歸路一何淒。

第三首首句原作剛  
隨野火爲爐末

剛隨野火成灰燼。又附春烟入畫中。採藥遠來風淡蕩。踏青歸去雨空濛。防成滋蔓除須早。偶借殘花得暫紅。我欲問他尋靜境。謝

咏物頗細饒有丰致  
甲一〇〇分

家幽夢正朦朧。

也曾到處逐芳菲。冰雪初消色漸肥。十步自然嘉種有一年無奈。  
盛時稀。池塘水綠蛙爭集。江館秋黃蝶亂飛。培植縱非人手力寸心畢竟負春暉。

清明感懷

陳承祖

歇浦飄萍又一年。每當佳節總蕭然。離懷脈脈春雲卷。鄉夢絲絲細繩牽。客邸無花春減色。小樓多雨夜遲眠。盈盈燭淚搖搖影。勾起詩情入素箋。

附原作

(甲90分)

萍泛春申過二年。每當佳節總蕭然。離懷脈脈愁難寄。鄉夢遙遙恨未寧。客邸無花春減色。小樓多雨夜遲眠。盈盈燭淚搖搖影。勾起詩情入素箋。

同首題原作一極目  
失粘甲9分

### 遊道場山

馮大舍

勝地已無坡老跡。山形猶自作龍蛇。蛾眉秋瘦廻峯碧。螺髻人蟠細逕斜半寺。夕陽三徑菊四圍。嵐翠滿林花。望湖亭上回頭望。渺渺烟波天一涯。

新年竹枝詞就故鄉所見綴成

沈家楨

爆竹喧傳第一聲。萬家香火趁春晴。老農未曉兵戈事。金鼓聲中說太平。

椒花美酒醉新年。吉語紛紛有萬千。不信村姑偏解事。做成粉餌亦團圓。俗習每屆新年以粉爲團熟而爲食號團圓。

簫鼓家家慶合歡。祖先拜罷拜天官。客來先向堂前坐。托出新鮮九子盤。盤有九格貯品各異。

羞向人前學拜年。兒童生性自天然。流星花爆須重買。新得高堂壓歲錢。

換得鮮衣各自誇。大年新禧賀家家。鞠躬禮節新規定。舊套還須蓋碗茶。

絕早抽身梳洗忙。西華菴裏去燒香。心香一炷成如意。願嫁劉郎

勝阮郎。西華菴香火頗盛

女伴相隨次第尋。求神底事最誠心。分明纔向張仙拜。更拜慈航觀世音。

時樣雙鬟裹錦綾。鄰家姊妹約觀燈。人叢散去無消息。喚煞哥哥總不應。

簫鼓家家善送迎。新年遊戲太紛爭。閒來消遣無他法。一片呼盧

喝雉聲。

銀燭光搖萬戶春。安排魚肉接財神。近來世道離陂甚。祇重黃金不重人。

斷腸吟

龔存誠

嬾將舊曲譜從前。記聘雲英已十年。弄玉樓臺空得月。崔徽圖畫已成烟。別來消息拈紅豆。夢裏依稀拾翠鉏。杜宇無聲花入刦。只今滄海未能填。

月缺花殘萬念休。夕陽西下水東流。原知情盡終成恨。生就眉端合。貯愁往事前。因都化淚大荒碧。落又經秋銀河咫尺。無舟渡。豈獨相思屬牛牛。

荏苒韶華逐逝波。一場春夢太婆娑。精禽泣血都成石。靈鵠填橋

不渡河。已分此。生竟漂泊。重前歲月。總蹉跎。行囊滿貯江郎淚。洒向天涯喚奈何。

夜迢迢更夢迢迢。苦憶揚州廿四橋。好夢驚回無賴月。寒蛩啼煞可憐宵。潘郎短鬢無端老。倩女歸魂沒處招。海上仙雲渺何處。鴛鴦瓦上雨蕭蕭。

附原作

(甲99分)

嬾將舊曲譜從前。記聘雲英已十年。魏國樓台空得月。昭陽殿闕總疑仙。相思端合憐紅豆。夢緒猶餘憶翠鉗。杜宇無聲花入劫。茫茫滄海倩誰填。

月缺花殘萬斛愁。夕陽西下水東流。原知情盡終成恨。溯到眉痕往事悠。梨果情緣今世証。大荒碧落幾經秋。低徊獨對銀缸畔。怕去牽帷問女牛。

荏苒韶華逐逝波。一場春夢太婆娑。精禽泣血惟情海。仙女投梭是愛河。已分此。

對句欠稱

思深語細大有進步

生竟漂泊重來歲月任蹉跎行囊盈得江郎淚洒向天涯喚奈何。

夜迢迢更夢迢迢斜月殘花影畫橋好夢易驚餘醒痛寒蛩空泣可憐宵潘郎有賦徒留恨倩女歸魂枉說招海上仙雲渺何處鴛鴦瓦上雨蕭蕭。

### 冬夜雜感

周鈍夫

中天皓月還如舊回首江山事已非塵世干戈何日了海天遼闊我安歸。

朔風連日打書幃又是殘年雨雪霏彈指韶光隨逝水依然故我與時違。

附原作

(甲90分)

中天皓月明如舊回首江山事已非塵世干戈爭不解海天遼闊我安歸。

冬風凜冽透書幃夜靜更深雨雪霏屈指年華幾卅載依然故我與時違。

漫成四絕

於長捷

參透浮名學閉關。出牆桃李任爛斑。自從醒却繁華夢。便放春風  
鎮日閒。

閑人天氣午風微。閒譜紅腔上玉徽。時把紗窗開半扇。看他蝴蝶  
一雙飛。

誰識封疆累卵危。只憑杯酒話襟期。春來更有傷心處。豈獨秋風  
宋玉悲。

一首詩成酒一卮。自家哀樂未曾知。清才亂世原無用。只譜新詞  
付雪兒。

附原作

參透浮名學閉關。柴門桃李任爛斑。自從醒却繁華夢。放得春風鎮日閒。

(甲 95 分)

困人天氣午風微。自譜新詞入玉徽。時把紗窗開半面。看他蝴蝶一雙飛。  
誰識封疆累卵危。只憑杯酒話襟期。春來更有傷心處。豈獨秋風宋玉悲。

一首詩成酒一卮。十年落拓總難知。清才今世成何用。只譜新詞付雪兒。

登新世界高樓獨酌感賦

林荃友

西風殘照下平蕪。獨倚高樓望眼孤。松菊笑人猿鶴老。江湖任爾馬牛呼繁華。此日原無價。割據當年尙有租。杯酒佯狂儘歌哭。漫將身世問榮枯。

附原作

(甲90分)

西風殘照入平蕪。地迥樓高望眼孤。松菊背開猿鶴笑。江湖浪走馬牛呼繁華。此日應無價。割據當年尙有租。杯酒佯狂歌復泣。問關身世更愁胡。

和洪荆山弱冠述懷韻即以書感

勞稼村

原作首句愁城攻破  
借心兵未旬夜闌變  
作亂蛩聲

愁城攻破仗心兵。敢向雷門布鼓鳴。  
歲歲傲霜憐菊婢。年年臥雪伴梅兄。  
依人王粲謀生計。賦恨江淹繫別情。  
滿腹牢騷無處洩。夜窗偏有亂蛩聲。

新詩遞到小窗前。使我塵懷一例捐。  
拔劍王郎同研地。正襟鄒衍善談天。  
締交海內皆良友。溷迹吳中愧昔賢。  
歌管樓臺花月夜。五更香夢冷於煙。

大局年來孰主張。補牢無奈已亡羊。  
請纓欲吐風雲氣。擋筆難爭日月光。  
醉飲甕蛆消塊壘。橫行湖蟹作鋒鏑。  
垂垂一掬傷心淚。荆棘銅鈔痛未忘。

原作第三句  
親空客橐第六句  
炬成灰淚始乾第七句  
怪底賈生長太息

世情變幻太無端。戰血玄黃壁上觀。  
五夜思親欹客枕。十年誤我戴儒冠。  
龍泉出冶鍊初發。蠟炬成灰淚不乾。  
莫怪賈生長太息。邇

原作第三句身多疾  
病容何瘦未句掌上明珠無故終平仄平殊不起調

來國步愈艱難。

潦倒江湖西復東。茫茫我欲問天公。身多疾病腰逾瘦。志到堅貞氣尚雄。縱有詩書情可寄。敢言玉石力難攻。年來更有童烏戚掌上明珠玩已終。

滌慮澄心且養軀。浮雲富貴只須臾。枕流漱石塵緣洗。漁水樵山俗累無。濁世茫茫同野馬。孤蹤落落亦沙鳧。神交千里聯文字。客裏聊將翰墨娛。

(此六詩頗條暢甲90分)

田園雜興

馮大舍

茅舍傍谿橋。冬青葉未凋。雲山秋入畫。風雨夜聽潮。三徑霜初白。一杯月可邀。閒居詩思冷。半逐夢魂銷。

英雄豈種菜。徒自嘆髀生。物外簾。瓢樂秋來風雨驚。隔籬人送酒。  
坐月客彈箏。吾足未曾濯。滄浪水不清。

殘棋才一局。眼底又滄桑。不盡雲成狗。無多菊傲霜。出門徧荆棘。  
當道有豺狼。兀兀孤燈夜。聞雞祇自傷。

附原作

(甲 85 分)

茅舍景偏饒。江村傍小橋。蓑砧秋落木。風雨夜聽潮。三徑霜初白。一杯月可邀。閒

居詩思冷。半遙夢魂銷。

英雄豈種菜。徒自嘆髀生。物外簾。瓢樂秋來風雨驚。隔籬欣送酒。掃經悅來朋。吾

足原非濁。滄浪水不清。

殘棋才一局。眼底幾滄桑。不盡雲成狗。無多菊傲霜。出門徧荆棘。當道有豺狼。兀

兀孤燈夜。聞雞祇自傷。

秋晚偶作

鄭北野

滿園秋色老梧桐。斜日山林葉盡紅。開遍東籬三徑菊，尙留殘蟋唱西風。

蕭條景物夕陽邊。衰草垂楊起暮烟。鄉信不來秋自老。一行雁字晚來天。

附原作

(甲85分)

依第一三四句景物言則此時木葉未盡落也次句不合

滿園秋色老梧桐。回首青山盡是空。開遍東籬三徑菊，猶留殘蟋唱西風。  
蕭條景物亦堪憐。葉墜初紅秋暮天。雁陣不將家信寫。滿懷愁思夕陽邊。

漫與二首

鄭北野

疎狂只合老林泉。有酒何妨且學仙。濁世已無乾淨土。任他滄海變桑田。

由來詩膽大於天。賒徧橋頭賣酒錢。醉臥醒來惟一笑。不知今日是何年。

附原作

(甲 85 分)

疎狂只合老林泉。人到窮時志益堅。濁世嘆無乾淨土。長吟詩卷亦神仙。  
生成詩膽大於天。只愛沉吟不計年。自古江湖落拓者。繁華富貴付雲烟。

春日雜詠

鄭北野

瀟瀟風雨掩重門。添得爐香一炷溫。連日春陰花事晚。滿園桃李悄無言。

淡雲微雨杏花天。山色湖光分外妍。九十韶華纔過半。惜春人已瘦於前。

細雨濛濛未肯停。一堤芳草望中青。殘紅祇分隨流水。不及楊花。

尙化萍。

端居歲月消彈指。小院春深綠漸肥。一樹緋桃半零落。只餘花片逐人飛。  
簌簌簷花做嫩寒。流鶯啼入碧闌干。關山隔斷東風路。便欲歸時總覺難。

附原作

(甲75分)

瀟瀟風雨掩重門。添得爐香一炷溫。連日春陰花怒放。數枝紅杏恰臨軒。  
淡雲微雨杏花天。山色湖光分外妍。九十韶華纔過半。江村風景足流連。  
細雨濛濛未肯停。平鋪嫩草雨中青。殘紅幾片隨流水。驚得游魚入綠萍。  
端居歲月疾如飛。小院春深綠正肥。千樹桃花紅漸減。舉看風景已全非。  
幾樹簷花未放乾。流鶯啼破雨聲寒。關山隔斷東風路。春意閑珊不忍看。

秋日書懷

金問秋

涼颼天末動遐思。又是梧桐葉落時。  
人到秋深容易老。月從雨後上來遲。  
愁聞永巷千家杵。淒絕高樓一笛吹。  
盼斷西風數歸雁。故鄉消息未曾知。

附原作

(甲70分)

涼颼天末動遐思。萬里梧桐葉落時。  
人到秋深容易老。詩成漏盡未爲遲。  
遺愁惟向杯中覓。閒恨還思月下吹。  
蠟炬已增丁。年累蹉跎馬齒有誰知。

回首

金問秋

一庭烟月破黃昏。深掩梨花院落門。  
怯膽易驚胡蝶夢。柔腸欲斷杜鵑魂。  
玉臺粉本添詩稿。畫檻香泥印屢痕。  
回首舊游渾似昨。只今心事與誰論。

則飄暴風也。既避風字必當見于別句。風字不如直用涼字。代之又拗句亦有別法。第七句第六句如五字既定字亦當易仄爲平。則第六句始可。

既在第七句出題則  
以上均應追寫當時  
景狀方與題稱  
如子失粘

附原作

(甲70分)

一庭涼月照黃昏。良夜迢迢悵玉門。憔悴東風成蝶夢。可堪近水逐花魂。天涯芳草迷幽徑。故榭梁泥印爪痕。回首舊游渾如夢。而今心事與誰論。

歲暮感懷

金問秋

風雪漫天歲又闌。半生遭際誤儒冠。光陰似水流。易世局如棋。着着難入夢江郎。才已盡傷時。杜老淚應乾。烟雲過眼都如此。拊髀空將劍鋒彈。

附原作

(甲75分)

草折風寒歲又闌。頻年壓線誤儒冠。驚心時序滄桑易。放眼湖山收拾難。綵筆未花才已盡。經書少讀憾無端。雲烟意氣今銷歇。拊髀空將劍鋒彈。

秋日書懷

勞稼軒

西風一夜候蟲鳴。客裏逢秋百感生。鴻雁未傳鄉信到。鱸魚誰共酒杯擎。愁懷鬱塞詩難寫。身世炎涼恨不平。翹首白雲頻悵望。天涯無限故園情。

附原作

(甲75分)

經年旅邸聽蟲鳴。作客逢秋百感生。鴻雁聲驚游子夢。鱸魚味淡故鄉情。愁多胸塞詩難寫。累重身輕氣不平。翹首白雲頻悵望。天涯何日賦歸旌。

歲暮書懷

俞立勳

心旌搖曳對寒燈。鄉夢依稀墮枕棱。愁裏詩懷多似債。客中況味冷於僧。藥籠收我牛溲賤。(謂近蒙栩園師收爲弟子)歲月催人馬齒增。不信宏才是天授。龍門雖峻亦須登。

附原作

(甲70分)

失粘

心旌一片搖寒燈。鄉夢難成墮枕棱。愁裡詩懷多似債。客中况味冷于僧。醫師收我牛溲賤。(謂近蒙栩園師收爲弟子)歲月催人馬齒增。不信宏才是天授。龍門雖峻亦須登。

歲暮感懷

鄭鵬飛

原作第一首云俯仰懷人一倚樓寄身天地等蜉蝣無窮春感兼秋感不盡新愁兼秋感沈浮不盡無窮春感天任舊愁逝水光陰隨去雁飄萍踪跡伴閒鷗朋儕詩債酬難了畢明儕詩債身世等閒未幸鷗有枯腸次第搜餘子甲85分)

俯仰懷人一倚樓。寄身天地等蜉蝣。無窮春感兼秋感。不盡新愁續舊愁。逝水光陰隨去雁。飄萍踪跡伴閒鷗。朋儕詩債酬難了畢竟林泉福未修。

苦雨寒雲冷不支。澆愁賴有酒。盈卮民風機詐翻稱巧。心地忠誠轉笑癡。每憶嚴親頻祝夢。偶懷知己只吟詩。不才自愧蹉跎老。輸與經霜耐雪姿。

歲暮書懷

滕若渠

寄身天地一蜉蝣。歲月駸駸去不留。祇被韶華催我老。成何事業。  
出人頭空言救國原無補。息影歸田亦有憂。十七年來試回顧。浮  
雲富貴果奚求。

頻年奔走尙如斯。顛沛流離只自知。世事滄桑無限感。家門零落  
不堪悲。銷磨壯志詩千首。潦倒歡場酒一卮。況是天涯逢臘盡。漫  
天風雪費人思。

附原作

(甲70分)

竭字失粘

寄身天地一蜉蝣。歲月駸駸不復留。此日何常竭我力。他年未必出人頭。  
空言憂國曾何補。息念還鄉亦壯游。事負頭顱年十七。浮雲富貴果奚求。

頻年奔走尙如斯。顛沛流離只自知。世事滄桑無限感。家門零落不堪悲。  
雄心未遂痛今日。壯志已休嘆昔時。却是恨人難洩恨。空令閒暇學吟詩。  
痛字已字均失粘

## 秋夜歲懷

汪國安

萬籟寂無聲。長空一雁征。繁霜連夜白。斜月入窗明。命運有通塞。  
人心多變更。世途難涉足。況我是孤行。

附原作

(甲90分)

萬籟寂無聲。長空鴻雁征。山高月光小。江闊水心清。命運有通塞。  
人心多變更。世途難涉足。况我是孤行。

## 歲暮偶感

強化誠

莫怨青絲暮色侵。花香和雪上華簪。催殘臘鼓添吟思。開到寒梅  
動客心。歲尙喜新常換舊。人胡泥古不通。今亂山風雪無人到。一  
盞屠蘇且自斟。

暮雲千里隔家門。客裏驚聞爆竹喧。舊職當辭從父志。來春擬從

春風早到感師恩。受業於栩園師已三月矣。檢書芸館紅燒燭。獻頌椒花綠滿斟。明歲家嚴正周甲。欲往津沽應計日。頒來新歷試先翻。

附原作

(甲90分)

次聯句法與頸聯犯  
複

莫怨青絲暮色侵。花香和雪上華簪。鼓催殘臘添吟思。春透寒梅動客心。歲尙喜新常換舊。人胡泥古不通。今亂山風雪伊誰到。惟有鄰家酒友尋。

暮雲千里隔家門。客裏驚聞爆竹喧。舊職當辭從父志。來春擬從父命辭差春風早到感師恩。受業於栩園師已三月矣。檢書芸館紅燒燭。獻頌椒花綠滿斟。明歲家嚴正周甲。欲往津沽先取日。頒來新歷不停翻。

元旦口占

強化誠

朝尙青絲暮白頭。人間萬事等浮沤。恥求南郭吹竽食。願學東坡載酒遊。日日風波生孽海。茫茫家國誤清流。昨非今是聊相祝。自

把屠蘇勸一甌。

附原作

(甲 80 分)

連環雙句最落下乘  
宜避若用於絕句中  
之單句則頗起調但  
亦不宜以第七字相但  
於第二第六字相但  
也

朝尚青絲暮白頭。信乎萬事盡浮濶。恥求南郭吹竽食。願學東坡載酒遊。官海已  
如成孽海。濁流每起陷清流。吟懷孰與比高潔。筆致超然迥不侔。

感賦

於長捷

炎涼世味感懷深。衆口何堪憒鑠金。痛哭唐衢豈孤憒。買山巢父有歸心。良辰辜負花間酒。知己誰憐爨後琴。舊事思量成一笑。廿年湖海久浮沈。

其二

漫勞醉眼望神州。愧上元龍百尺樓。春水何年始無恨。青山是處可埋愁。徘徊空效窮途泣。慷慨誰能借箸籌。我豈人間甘伏莽。命

宮其奈不相謀。

附原作

(甲 85 分)

炎涼世味感懷深。衆口堪憐可鑠金。痛哭唐衢豈孤憤。買山巢父果無心。飄零肯負龍泉劍。知己誰賡焦尾琴。舊事思量成一笑。廿年湖海有浮沉。

(第二首末句原作爲命宮沒奈不相謀餘未改)

送友人朱書之君之崇川中學

於長捷

無復名流競屐裙。年年灞岸感離羣。春風吹滿長亭路。分付飛花替送君。

陽關終古別離難。黯黯閒愁壓繡鞍。正是江南三月節。杏花春酒勸加餐。

附原作

(甲 89 分)

無復名流競屐裙。年年灞岸感離羣。春風吹滿長亭路。百種花開怨送君。  
多情休說別離難。應有新愁壓繡簾。又是江南春去也。子規啼瘦杏花殘。

雨窗憶舊

龔辰

一天風雨壓天平。如繭春愁疊。生祇畏旁人。多月日漫憑箋素寫幽情。

倩影依稀暮雨中。桃花嬌襯繡衣紅。因知萬物爲芻狗。獨我焚香盼遠鴻。

愁來每上酒家樓。楊柳春風滿陌頭。燕子不來花自落。行雲流水兩悠悠。

未解歡娛祇解愁。曉妝時節一登樓。料應每被春山笑。日日眉心總帶秋。

附原作

(甲75分)

一天風雨壓天平。萬種愁思如草生。祇畏旁人多月旦。敢因尺索懇幽情。  
倩影遙思烟雨中。胭脂輕染繡衣紅。因知萬物爲芻狗。我自焚香望遠鴻。  
愁來每上酒家樓。遙望仙宮楊柳頭。燕燕去來人不見。雲天雁影兩悠悠。  
不見嬌顏鎮日愁。重臨反怯翠翹樓。情深每到無言處。眉底平添一段愁。

杏花

周思齊

輕紅嫩綠滿村隈。一笑春風展玉顚。不共牡丹爭富貴。且隨董奉暫追陪。  
杜鵑啼遍枝頭血。新燕銜來石上苔。只是封姨心太妒。小樓微雨又相摧。

附原作

(甲70分)

紅葩嫩葉滿村開。若笑如狂映醉顛。不共牡丹爭富貴。偏隨董奉作瓊陪。  
杜鵑啼

摧殘二字不應顛倒  
硬用

逼枝頭血。新燕銜來石上苔。只是封姨心太妬。落花無語任殘摧。

### 旅舟偶成

周思齊

獨宿孤舟夢不成。雲天遐想百愁生。唯有中宵月。千里關山作伴行。

一聲汽笛夢初驚。兩岸峰巒接疊迎。只恨東風吹細雨。絲絲撩亂別離情。

附原作

(甲75分)

獨宿孤舟夢不成。仰空遐想百愁生。多情唯有中天月。相送依依萬里行。

一聲輪笛夢魂驚。兩岸峰巒接疊迎。可恨東風吹細雨。絲絲不斷牽離情。

### 初夏

王道平

老去春風挽住難。黃梅細雨釀新寒。楝花開後薔薇謝。只賸濃陰。

牽字失粘

壓滿欄

附原作

(甲89分)

去矣春光挽住難。黃梅雨近落紅殘。棟花開後薔薇謝。只臘濃陰壓滿欄。

消夏吟

朱潤生

折得荷花插膽瓶。滿林蟬唱隔簾聽。浮瓜沈李香如海。午睡醒時酒亦醒。

一沼荷香散滿園。畫欄深處浴雙鴛。誰家小女操蘭槧。却把文波密密圈。

附原作

(甲70分)

冰字出韻

折得荷花好插瓶。滿林蟬唱隔簾聽。佳瓜正剖良朋至。解渴消閒共飲冰。

一沼荷香散滿園。小亭獨立聽鶯言。夕陽初過憑欄處。水面沈浮一對鴛。

花朝

李博亭

嬾○娜○東○風○拾○翠○人○踏○青○鞋○子○踏○芳○塵○女○牆○嬌○杏○三○分○豔○綺○陌○垂○楊○一○例○新○紈○扇○伶○僕○撲○胡○蝶○繡○旛○端○整○畫○星○辰○癡○心○願○祝○花○長○壽○莫○悲○對○嬌○起○妬○嗔○

附原作

(甲70分)

二月鶯聲何得云老  
煙景頻催拾翠人。細聽二月老鶯聲。桂蓮籍內初爭艷。桃李門中又競新。燕影飛來尋故壘。馬蹄歸去蹴芳塵。誰家玉女工裁錦。戲作紅綾護汝身。

杏花

李博亭

孔壇栽植已千年。入坐春風拜聖賢。十里香塵隨去馬。一帘酒色襯飛鳶。小樓聽雨宵來事。上苑探花夢裏緣。輸與牧童饒艷福。山村來去亦神仙。

附原作

(甲70分)

孔壇裁處態爭妍。每值春風放萬千。十里幽香霏路側。一枝嬌艷潤牆邊。小樓夜半流輕粉。野店春深捲薄煙。悞認漁郎問津路。桃源不是此青天。

杏花

滕若渠

環村十里杏花紅。勞我尋芳西復東。隔岸酒帘春雨外。傍牆樓閣晚霞中。江南二月都如畫。仙島三元色最工。恰趁斜陽歸去後。一樽相對且吟風。

附原作

(甲70分)

環村十里杏花叢。勞我尋芳西復東。隔岸臨山濃霧艷。沿隄映水綠波紅。江南二月堪吟雨。河上三春得意風。恰趁斜陽歸去後。騷人間賦樂無窮。

秋蝶

王修

仙人有三元紫杏見  
南岳夫人傳

尋香來往尙匆匆。身在莊周斷夢中。  
瘦似黃花輕似葉。最難禁受是西風。

附原作

(甲80分)

尋香來往興猶濃。老綠疏紅穿萬叢。  
最後黃花三徑淡。兩般瘦影鬪秋容。

鍾伯荃丈呴璘圖先德荒江老屋圖見眎率題兩首

省識荒江老屋村。背山臨水絕塵喧。  
先生胸有桃源在。清福相傳到子孫。

欲成陶令歸來賦。先倩王維畫輞山。  
茅屋一椽書萬卷。嬌娘終古在人間。

附原作

(甲90分)

好是荒江老屋村。背山臨水絕塵塵。  
先生胸有桃源在。未許閒人擅門津。

欲成陶令歸來賦。先倩王維畫輞山。慢問荒江何處是。嬌嬈未必在人間。

初秋

陳翠娜

秋來容易損纖腰。小睡初醒酒未消。滿地月華涼似水。四山虫語落如潮。銀床冰簾清無夢。玉宇瓊樓夜有簫。捲起碧湘簾一幅。且邀花影伴岑寥。

附原作

(甲85分)

秋來容易損纖腰。睡起開窗酒未消。滿院月華涼似水。四山虫語落如潮。銀床冰簾清無夢。玉宇瓊樓夜有簫。捲起碧湘簾一幅。且邀花影伴岑寥。

文苑導游錄（第四種第六卷）

天虛我生潤文

◎ 填詞六

高陽臺

於長捷

絲柳籠烟緋桃泣雨。再來不見伊人百尺仙源枉教尋到劉晨雕欄十二香塵滿臘眉山猶學輕顰暗銷魂落盡棠梨一樹紛紛良辰美景同疇昔悵銀牆隔水巫峽封雲夢裏襄王者番誰與溫存新愁舊恨如纏繭悔無端坐誤因循况經旬書也無憑夢也無痕。

附原作

（甲 90 分）

第三句宜仄平平仄  
平平庶起調

春水臨妝桃花映面重來不見伊人百尺仙源空教尋到劉晨雕欄十二都依遍臘垂絲猶學輕顰暗銷魂倩影亭亭錯認橫陳良辰美景同疇昔只天台無路。

巫峽封雲夢裏。裏王今番不解溫存。新愁舊恨如纏繭。悔無端坐誤因循。淚雙痕已是傷情。更是傷春。

浣紗溪

於長捷

流水無情日向東。依欄人正泣。春風落花輸與淚。花紅密語自緘香。豆蔻夢痕重。檢碧芙蓉亂愁如雨上眉峰。

附原作

(甲85分)

燕支之燕與幽燕之  
燕同乃平聲

逝水無情日夜東。依欄人正泣。春風江天一抹燕支紅。無語淚侵香豆蔻。沉吟腸斷碧芙蓉。幾多愁思月明中。

燭影搖紅 寄省吾

於長捷

浪跡江湖照人肝膽峨眉月。何須落拓怨天公。正是愁時節。挫了建安風骨。論千秋有誰堪說。徉狂阮籍醉酒劉伶。庶乎明哲。君

試回頭。孤山一抹青如髮。繞廬萬樹玉梅花。又報南枝發。依舊冰心俱潔。且安排樽浮柏葉。遂初記賦。雲上閒情。寒江釣雪。

附原作

(甲90分)

浪跡江湖。淒涼都付峨眉月。何須落拓怨天公。但莫教磨涅挫了建安風骨。算千秋幾人稱屈。祥狂阮籍。醉酒劉伶。庶乎明哲。君試回頭。孤山一點青如髮。繞廬萬樹玉梅花。又報南枝發。依舊冰心俱潔。且消收樽浮柏葉。遂初記賦。雲上閒情。

寒江釣雪。

深院月 秋夜

龔存誠

風似剪。月如鉤。十一二欄干。十二樓。正是夜深人靜久。桂花風起滿庭秋。

附原作

(甲80分)

四 戊午四月

風似剪。月如鉤。十二欄干十二樓。正是夜深人靜久。梅花一曲滿庭秋。

浪淘沙 閨思

龔存誠

窗外月娟娟。千里關山銀燈挑盡漏聲殘。孤枕獨依鴛夢杳。翡翠衾寒。無語祇眉攢。心緒迴瀾悶來閒倚碧欄干。數徧落花春又去。不見人還。

附原作

(甲 80 分)

窗外月娟娟。千里關山銀燈挑盡漏聲殘。孤枕獨依鴛夢杳。翡翠衾寒。無語祇眉攢。心緒迴瀾悶來細碎數閑干。楊柳樓高春又了。不見人還。

綺羅香

姚奠邦

鴨鼎眠香蝦簾卷。夢睡起。靚妝宜面薄。薄羅衫。蘭麝細香難散瘦。幾許綠柳腰圍減。多少茜紗裙。禰恨宵來細雨輕寒。惜花心緒爲。

春亂。嬌鶯猶自百囀似替多情訴說幾番悽婉惜別魂銷又聽玉簫聲怨歎東西勞燕分飛債誰畫眉痕深淺夜迢迢剔瘦銀燈冷衾眠未慣

附原作

(甲90分)

篆鴨銷香珠簾捲夢睡。覩觀妝宜面薄薄羅衫。蘭麝細香難散瘦。幾許緣柳腰圍減。多少茜紗裙。惄恨春來細雨輕寒。惜花心緒爲花亂。嬌鶯雖瘦未倦還自多情。細訴愁懷清婉。惜別魂銷又聽玉簫工。怨歎東西勞燕分飛。債誰畫眉痕。深淺夜迢迢剔瘦銀燈冷。衾眠未慣。

### 憶江南

汪嗣伯

江南好。最好是寒宵。梅影橫窗香入夢。畫樓臨水月如潮。門外是紅橋。

附原作

(甲70分)

江南好。最好是寒宵。梅影橫窗香入夢。月華臨水彩侵橈。霞染小紅橋。

搗練子

汪嗣伯

帆影遠。夕陽紅。兩岸飛霞抹晚楓。我有好詩題不畫。御溝西去水流東。

附原作

(甲80分)

帆影遠。夕陽紅。兩岸殘霞染晚楓。碎錦鋪茵迷小徑。那堪仍作寄詩筒。

清平樂 新柳

李博亭

翠煙恨雨。學畫雙眉嫵。繡帶初飄金線縷。學舞畫樓深處。 紅橋  
啼破黃鸝。漢宮無復殘碑。莫唱陽關三折。春來甯願遲遲。

附原作

(甲70分)

含翠新柳。初放千行雨。嫩綠織成羅綺縷。畫舫暫停靜處。 紅橋啼破黃鸝。漢宮  
無復殘碑。莫唱陽關三折。春光隨那風馳。

文苑導游錄（第五種第六卷）

◎南北曲六

天虛我生潤文

姚奠邦

南仙呂入雙調

羅浮尋夢（生上）

○爲平  
●爲仄  
△爲襯字

（步步嬌）晴雪侵簾春波漾韻銀蒜丁璫響叶憎小夢句太荒唐  
叶一枕遽然句惱人惆悵叶悶坐悄思量叶算模糊多少的相思  
賬叶

舊時清夢渺如烟不美鴛鴦只美仙莫道蓬山天樣遠羅浮風景定如前小生趙師  
雄睢陽人也曩日偶經南海涉足羅浮得遇麗人在林間酒肆之中盤桓竟夕不道  
醒來却是一夢惹我惆悵到今我想既有前緣豈無後會值此春回嶺畔雪滿山中  
俺不免携酒過從或者得與相逢也未可知

(醉扶歸)看東風一路春無恙。叶冷雪寒梅鬪靚妝。叶只恐是前緣未了後緣長。叶把羅浮舊夢重尋訪。叶怕如今雲階月地冷柔鄉。叶便忘了銅屏紙帳溫存況。叶

呀來此已是羅浮山上待俺細尋夢境也。

(皂羅袍)那答是玉照堂。開清敞。叶這答是南簷東閣。叶依舊斜陽叶水邊籬落又昏黃。叶記曾縞袂相偎傍。叶依稀猶見句眉長。鬢長叶分明還有句衣香語香怪梅花也。把那人胡誑叶

俺想前日夢中那麗人情致纏綿好不動人情意也。

(好姐姐)再思量。叶殼消魂斷腸叶搔不着心頭奇痒。叶讓文園渴想叶怎生成鐵石的腸。叶還痴望叶良緣可償終須償句夢裏成雙醒亦雙叶

咳，只是到得如今。不但那素服美人，綠衣童子，杳無尋處。連那賣酒人家，也不知道遷向何處。你看已是月落參橫，平明時候，這南枝上的翠羽啾嘈，好似笑人岑寂也。

我呵。

(尾聲)甜鄉舊路都迷惘，叶只算是<sup>△△△△</sup>一夜恩情死未忘。<sup>△△△△</sup>叶早彀我日日眠思和夢想，叶

附原作

(甲99分)

(步步嬌)晴雪侵簾春波漾，銀蒜丁璫響憎小夢太荒唐。一枕蘧然惱人惆悵，悶坐悄思量，算模糊多少相思賬。

說白頰雋  
舊時清夢渺如烟，不羨鴛鴦只羨仙。莫道蓬山天樣遠，羅浮風景定如前。小生趙師雄，睢陽人也。襄日偶經南海，涉足羅浮，得遇麗人在林間酒肆之中盤桓竟夕。不道醒來却是一夢，惹我惆悵到今。我想既有前緣，豈無後會？值此春回嶺畔，雪

竊字失粘

滿山中俺不免携酒過從。或者得與相逢也未可知。

(醉扶歸)看東風一路春無恙。冷雪寒梅鬪觀妝。只恐是前緣未了後緣長。把羅浮舊夢重尋訪。俺想那凌波宛轉的小窈娘。怕不奈春心小困孤悽况。

呀來此已是羅浮。俺好細尋夢境也。

(皂羅袍)那答是玉砌瓊階清敞。這答是歌筵舞席。紙帳銀床。流觴醉酒坐何方。糲糊小睡誰偎傍。玉枝凝雪凌寒沁芳。却還凝做衣香酒香算梅花也。把那人胡誑

且住俺想前日夢中那麗人情致纏綿。好不動人春意也。

(好姐姐)再思量那魂兒就將軟綿綿輕搔心痒。愈文園渴想縱生成鐵石的腸。還難忘這伶偶宛轉嬌模樣似水柔情夢影雙。

夢到這好時節却被那翠羽驚醒。至今累俺尋來。不見一些蹤跡。好不多恨也。

(尾聲)摧殘夢境添惆悵。只奈俺是覓也無痕枉斷腸。却分作兩地相思千日想。

結構頗佳措辭亦隽 90 分

南仙呂入雙角（除夕祭詩雜劇）

陳翠娜

（生儒巾上）步步嬌。又是天涯愁時候。韻歲月空辜負。叶濃睡醒句倦凝眸。叶還把殘年句燈邊。廝守叶賣不了痴獃句却買到半騷萬斛詩千首。叶

一點青燈酒一卮。十年心事付吟詩。逃禪誤入紅塵裏。費盡推敲自笑痴。俺賈島字浪仙。范陽人也。本是浮屠。豈就利祿。只因推敲詩句。邂逅昌黎。被他邀入仕途。雖然得中進士。却與俺有何用處。可笑當今皇上。強作解人。索觀詩卷。被俺奚落了一番。因此忤了意旨。除授出來。做個長江主簿。思想起來。儘堪一笑。只有這些詩卷呵。算是俺一生成績。可奈爆竹連聲。又是一年將盡。我想呵。

（醉扶歸）說什麼玉人金屋。書中有叶依舊青氳擁敝裘。叶（持酒

(向詩介) 詩呵 你生來無福碧紗兜叶且和儂共飲杯中酒叶俺年來獨自作詩因叶算惟卿是我知心友叶

(皂羅袍) 倘不願才名留後叶也不願稱南面句不願封侯叶俺只待青萍殺盡佞人頭叶(作起勢介) 倘只待凌雲入海騎星斗叶廣寒宮裡句清歌細謳叶崑崙山上句狂呼浪游叶向青天試展我擎雲手叶

(白) 哈哈到那時呵 倘可不再籍詩吐氣 定要把那閻羅的帳 天公的薄 一齊扯个粉碎 纔消我胸中鬱悶呢(狂笑痛飲介 內作鷄鳴生驚介) 吓 又是一年過也 倘還在這裡說夢麼

(好姐姐) 休休叶任前生早修叶總逃不了人間窠臼 叶任凌雲志氣句怎敵他鬼計狐謀叶消磨穀叶問俺家犯了甚迷天罪叶

便把个鐵桶愁城活活囚叶

(作醉囁介)咳無端一語又兜起俺半天愁思。則索收了詩冊進去睡罷。

(尾聲吟成空有詩千首叶莫比做輕薄多才小魏收叶只把我心坎中間熱血囁

附原作

(甲85分)

(生儒巾上)(步步嬌)又是天涯愁時候。爆竹紗窓透。殘睡醒。倦凝眸。空有傷時淚珠千斗。買不到痴獸。偏買到牢騷。千斛詩千首。

一點青燈酒一卮。十年心事付吟詩。無端訴盡生平志。贏得旁人一字痴。俺賣島字浪仙。范陽人也。生性蕭疏。甘遭白眼。胸襟落拓。豈識黃金。若論清才狂縱。何殊雲表之飛鵬。可奈歲月蹉跎。猶作幕巢之秋燕。(指几上詩冊介)這些冊子呵。多是俺一生心血所在。却又有何人能向他正眼一瞧。咳。你聽爆竹連聲。又是一年

將過只是我呵

(醉扶歸)說什麼玉人金屋書中有。依舊青氈擁敝裘。(持酒向詩揖介)詩呵。你生來無福碧紗兜。且和儂共飲滴杯中酒。俺年來獨自作詩因。算惟卿是我知心友。

(皂羅袍)俺也不願才名留後。也不願稱南面。不願封侯。俺只待青萍殺盡黨人頭。

(作勢起介)俺只待凌雲入海。騎星斗廣寒宮殿。清歌細謳。崑崙山上狂呼浪游。一低頭吸盡那黃河水。

水字出韻

(狂笑介)恰恰快哉。到那時呵。俺可不再籍詩吐氣。定要把閻羅的帳。天公的簿。一齊扯个粉碎。纔消我胸中鬱悶呢。(狂笑痛飲介內作鷄鳴生驚介)吓。又是一年過也。俺還在這裏說夢話呢。

(好姐姐)休休甚聰明心性。總脫不了人間窠臼。任凌雲志氣怎敵他鬼計狐謀。消磨。穀問俺家犯了甚迷天罪。便把个鐵桶愁城活活囚。

性字漏叶

(作醉吐介)咳。無端一語。又兜起俺半天愁思。則索收了詩冊。進去睡罷。  
(尾聲)吟成莫道詩千首。比做那輕薄多才小魏收。要知我呵。禁不住熱血心頭拌。  
命囑。

### 南雙角調

黛玉葬花(旦淡妝荷花鋤上)

陳翠娜

(新水令)模糊舊夢隔雲屏。韻惜韶華豆祇。該愁病叶無聊依翠竹。句有恨訴銀鶯。叶自惜伶俜。叶踏碎夕陽影。

一春心事只花知。怕聽鶯哥讀舊詩。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何必笑儂痴。我林黛玉。幼失怙恃。終鮮兄弟。蒙舅母收養。視若親生。人非木石。怎不知感。只是……咳。這也講不得許多了。你看綠葉成陰。斜陽如夢。又是暮春時候。料想園中花片。定又飄零。俺爲此携着鋤囊。前往替他埋葬。免得伊墮溷隨萍。更增薄命也。(行介)

(駐馬聽)繞過朱檻。叶綠波吹皺。春人影。叶平橋畫艇。叶蛛絲零落沁芳亭。叶殘紅吹盡東風簷。叶俺只爲惺惺相惜。憐同病。叶荷鋤獨自行。叶莫錯認掃天花仙女來雲嶺。叶

(白)來此已是沁芳橋。你看一片飛花。揉紅搓粉。好不可憐人也。

(沈醉東風)早則是媚春風柳明花艷。叶多化作因。沈沈慘綠愁青。叶紅雨暗長亭。叶有多少倚樓人。病。叶任你是豆嬌姿傲性。叶一例的豆香消玉損。叶當日個寶鏡雲屏。叶消受了恩憐萬頃。叶到得个飛花落絮。句更誰來問。叶

(白)嘆你呵。

(雁兒落)落帶得勝令。本是个怯生生。生病影愁形。叶怎禁得惡狠狠。東風摧緊。叶這一現。曇花太瘦生。叶怕不是薄命的蛾眉影。叶空

賸。這護花幡拂護花鈴。叶兀是作句不平鳴。叶(作築塚介)香泥經宿雨。句濺上白蘋汀。叶淒清。叶雖不敵胭脂井。叶零仃。叶也勝如。

逐浪萍叶

(喬牌兒)喜佳城幽靜。叶有幾樹豆垂楊。映叶分明絕似女兒瑩。叶只少個豆泣三更。叶嗚嗚鬼語聲。叶

(坐石上掩面慟介)紫鵑上我紫鵑。正要請姑娘用藥。却不知又到那裏去了。教我好找。(見旦驚介)吓好端端的。又在此哭了。我且聽他講些什麼。(旦低吟介)儂

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唉。

(甜水令)底事紅顏薄命。叶猜他不透。句天公情性。叶有我替收成。叶也還算花兒叶比人僥倖。叶况有個吊芳墳的燕語鶯聲。叶(折桂令)止不住芳心悲梗。叶珠淚盈盈。叶打點着斷句零星。叶

俺只待誅芙蓉。剪紙招魂叶。聽簷鈴風緊。叶錯認做歸來。環佩斷腸聲叶。

(紫鵝進介)吓姑娘何苦這般傷感。(旦作驚回顧介)吓寶……是紫鵝也。紫鵝你看滿地殘紅。東風猶妬。怎不教人煩惱呢。(紫鵝)姑娘痴也。這花兒是無知的。值得這般憐惜。(旦)咳。連你也不知我的心裡。如此說來。俺則索一個兒憔悴死也。

一任我懨懨悶損叶。鎮相看語冷顏冰叶。俺則算心事難明叶。畫檻愁憑叶。除却銀鸚叶。沒個垂青叶。

(紫鵝)姑娘且休傷感。俺想這花兒。今日雖是飄零。到了明年。自然有個月圓花好的時候。(旦)咳。

(碧玉簫)縱有日月圓風靜叶。怕花開明歲句依然。薄命叶淚空零。句心早冷叶。愁似織句恨難平。叶誰把你鏡中來觀句掌中來。

擎叶只落得葬秋墳骨蝕胭脂冷叶

(拭淚介) (紫鵝) 姑娘何須如此。依紫鵝想來。盛絕必衰。本是一定的道理。這花因前此開的忒繁盛了。所以纔有零落。若要像姑娘院子裡的竹一般瀟灑出塵自甘。淡泊諒也。不致遭際如花了。(旦) 痴丫頭。又說痴話呢。(紫鵝) 紫鵝痴也。罷。姑娘痴也。罷。姑娘你看呵。

(鴛鴦煞) 一彎眉月窺人冷叶早羅衫添繡了垂楊影叶你瘦骨忒伶俜叶怎禁他句池塘畔句晚風輕叶(合)且收拾句鋤囊等叶莫辜負句沈香鼎叶(旦)葬盡了落絮殘英叶偏賸點句淚如冰叶心窩裏句終夜哽叶(同下)

附原作

(甲 85 分)

(新水令) 模糊舊夢隔雲屏。惜韶華。祇該愁病。閒愁拋玉笛。幽怨訴銀鸚。着甚思量。

踏瘦夕陽影。

十年心事有花知。怕聽鶲哥讀舊詩。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何必笑儂痴。我林黛玉幼失怙恃。長鮮弟兄。蒙舅母收養。待似親生。人非木石。怎不知感。只是……咳這不講不得許多了。這你看綠葉成陰。斜陽如夢。又是暮春時候。料想園中花片。定又飄零無數。俺爲此攜着鋤囊。前往替他埋葬。免得伊墮溷隨萍。更增薄命也。

(行介)

(駐馬聽)繞過朱楹。綠波吹皺。春人影。平橋畫艇。蛛絲冷落。沁芳亭。殘紅吹盡。東風窘。俺只爲惺惺相惜。憐同病。荷鋤獨自行。莫錯認掃天花仙女來雲嶺。

(沈醉東風)早則是媚春風柳明花艷。多化作困沈沈慘綠愁青。紅雨暗長亭。有多少倚樓人病。嘆者般靈心傲性。一例的香消玉損。當日個寶鏡雲屏。消受盡恩憐。萬頃到而今飛花落絮。更誰來問。

侵字應仄

(白)嘆你呵。

(雁兒落帶得勝令)怯生生病影愁形。怎禁得惡很東風斯侵。這一現曇花萎午庭。怕不是薄命的蛾眉影。呀空臘這護花幡拂護花鈴。兀是作不平鳴。(作築塚介)

香泥經宿雨。濺上白蘋汀。淒清雖不敵胭脂。并零仃也勝如逐浪萍。

(喬牌兒)喜佳城幽靜。有幾樹垂楊映。分明絕似女兒墮。只少個泣三更。嗚嗚鬼語聲。

(坐石上掩面慟介)(紫鵝上)我紫鵝正要請姑娘用藥。却不知姑娘到那兒去了。教我好找。(見旦驚介)吓好端端的怎又在此哭了。(撫旦肩介)姑娘快起來。

兜了風不當要的呢。(旦不聞低吟介)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以下句法多誤

(甜水令)不信紅顏底事。儘教薄命猜不透天公情性。一樣葬秋墳。花兒呵要算君

傲偉。猶得个吊芳墳的情女鶯聲。

(折桂令)芳心悲梗。兀無端珠淚盈盈。斷句零星。聊做个誄芙蓉剪紙招魂。聽簫館風緊。錯認做環佩空歸月夜聲。

(紫鵝)姑娘何苦這般傷感。(旦作驚回顧介)吓寶……是紫鵝也。紫鵝。你看滿地殘紅。東風猶在。怎不教人煩惱也。(紫鵝)姑娘痴也。這花兒是無知的。值得這般憐惜。(旦)咳。連你也不知我的心裏。如此說來。俺則索一個兒憔悴死也。

任懨懨黛螺顰。損鎮相看語冷顏冰。俺則算心事難明。畫櫺愁憑除。却銀鸚沒個垂青。

(紫鵝)姑娘何須傷感。俺想這花兒。今日雖是飄零。到了明年。自然有個月圓花好的時候。(旦)咳。

(碧玉簫)縱有日月圓風靜。怕花開後度。渾不是前朝倩影。意嬌柔。丰姿俊。少不得

鏡中覷。掌中擎。依舊惺惺相惜。依舊鬢同病。呀忘却了葬秋墳骨蝕胭脂冷。

(拭淚介) (紫鵝) 姑娘何須如此。依紫鵝想來。盛絕必衰。本是一定的道理。這花因前此開的忒繁盛了。所以纔有零落。若要像姑娘院子裏的竹一般瀟灑出塵。自甘淡泊。諒也不致遭際如花了。(旦) 痴丫頭。又說痴話呢。(紫鵝) 紫鵝痴也罷。姑娘痴也罷。姑娘你看呵。

(鶯鶯煞) 一彎眉月窺人冷。早羅衫添繡了垂楊影。你瘦骨忒伶俜。怎禁他池塘畔晚風輕。且收拾囊鉤等。莫辜負沈香鼎。(旦) 葬盡了落絮殘英。偏臉點淚如冰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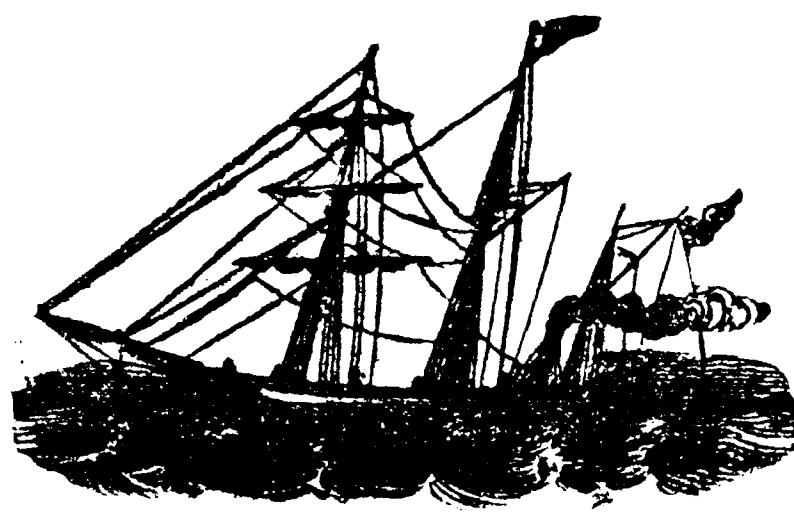
心頭終夜哽。(同下)

臘字應平頭字應仄

文苑導游錄 南北曲六

一八

戊午四月



文苑導游錄（第六種第六卷）

●尺牘六

天虛我生潤文

復廉南湖書

南湖先生鑒。頃接題家書四絕。讀之無限感慨。因次元韻四首用寄。傷時懷抱。云。東隣眉黛又重顰。藥石難醫九死身。眼見桑田變滄海。此心何暇更傷春。桑榆無望失之東。誤盡蒼生一字窮。細數年來家國事。興亡母乃太匆匆。漫天風雨一登樓。不盡烽烟徧五洲。世界已無乾淨土。未知何地可埋愁。人文劫運自天開。百級凌雲舊債台。羨汝桃花容小隱。祖龍未死莫歸來。先生以爲然乎。舍弟近日來書。備述銘篆之私。弟以君子施德不望報。故不以世俗銜結之辭。有污清聽。然人非木石。豈如鰲戴之不知重。而飲水知源。尤感高誼。故不禁於函便及之。歸國有日。願先示知。南湖萬柳。日日當樓。此中亦正有人凝盼也。一笑專頌道安。弟栩頓首。四月廿八日。

復楊默仲書

默仲先生有道。大稿痛快絕倫。竊謂國家政府之弊。其害吾民實類死疫。臺諫已廢。公道滅絕。能言者不敢言。欲言者不能言。其足以宣民意而明真是非者。舍報紙外。無復有一線之曙光矣。僕曩在政界。對於調查復部文件。嘗不避嫌怨。抉剔弊竇。不厭其詳。而知事憚於處分。每不敢上。惟民國三年間。僕適代理篆事。竟於改良征收方法意見書中。毅然以己名義上之財部。得批云。能言人所不敢言。亦是良吏。雖只十一字。亦僕生平一快事也。近因鑒於上海書肆。盛行黑幕。而切按其所託。則皆小說家嚮壁虛構之想。當然事。曾無一裨益於國家社會。堪作溫犀觀者。因慨種種積弊壅於上聞。特於報端關百弊叢談一欄。由小而及大。由近而及遠。竊謂信史不作。諛詞充棟。得此一種文字。以備秉政者之采擇。亦正言論界之天職也。不謂此中亦竟有大窒碍在。致足下所撰之書。賈之弊。僅見首而不見尾。蓋僕不過自由談之編輯。而復核之權。尚有總編。

輯者在。臨付印時。固猶有撤換改版之權。其意以爲尊稿或有利用。似僕亦不免有失察之弊。然而其中果否有弊。則著者選者與撤換者。必有一在不可自解之列。嗚呼。由此觀之。盈天下人。殆將盡如寒蟬仗馬。而後始可告無罪乎。僕因之而咄咄書空。爲之不怡者累日。覺吾儕直道之人。茫茫大地。直無一容身置喙之餘地。其惟有昏昏醉夢。隨衆俱化而已耳。然強項之習。猶未能以遽改。仍行吾素。以盡職志。而不意癡珠君所投食岸之弊。又復不容刊竟。兩失信用於讀者。不知者以爲詫怪。而知之者必且疑受運動而中止。殊不知其權限如此。夫以萬人寓目之報紙。營業信用關係之報章。代表民意主持公道之報館主筆。尙復爾爾。天下寧復有用文字處耶。尙何百弊叢譚之足云。故於本月起率性廢止。以免再有半途而廢之稿。使天下人搔首而疑也。爰有句云。斯世已無言路。在莫將聾啞怪天公。質之吾公以爲然乎。以公之才。傾慕實深。故一傾吐所鬱頃。讀諧文。益信才人之筆無所不可。僕本東方淳于之流。自今以往。仍當抱滑

稽諷諫之旨。爲漆城鹿觸之語。以博識與不識者之一笑也。然而中國無真文字矣。寧不悲哉。弟栩頓首。四月二十二日。

復張彥公書

來函均悉。汪倫自係倫字。殆筆誤爲淪。大隄二字古來用者甚多。如李白詩。花開大隄暖。孟浩然詩。大隄行樂處。車馬相馳突。不勝枚舉。蓋沿江之堤。通稱大堤。乃長堤之闊大者也。而襄陽沿江之堤。尤以大堤著稱。故宋時有大堤曲。見古今樂錄。襄陽樂中。至雪裏漢。字典集韵原作燕字。但依佩文韵府。則收東韵作雪裏漢。注屠本畯野菜箋。有雪裏漢詩。而燕字收入送韵。無作雪裏燕者。自當以前人曾用之典爲準。故從韵藻作漢。索寄詞譜三部。已囑記室照寄。其中亥豕魯魚。仍所不免。而韵則抄就卽印。並未送由柂校。誤處尤多。原擬登報聲明。因念書賣出書。其資本乃如性命。故惟能於再版校勘更正矣。如披閱時發見謬誤。尙乞示知。以匡不逮。卽頌近好。弟栩頓首。四月朔日。

附張彥公來函

夫子大人函丈。十七日收到改稿拜悉。寄來各件均於十九日如數受領不誤。茲謬奉詩文兩紙。希查收。惟桐江舟次詩第二首。汪倫改本作汪淪。不知是否通用。姑見書間均作倫。因從之。又大隄典何出。請示教。又文苑三集詩第九頁第四行。雪裏青蘿云云。前見四集後勘誤表。有青瀼誤青蘿。心即疑惑不已。今見五集詩解一。強化誠君問雪裏青蘿。查蘿字係胡貢切。亦可作平聲否。答蘿係瀼字之誤。雪裏瀼應用瀼字。更爲大惑不解。查康熙字典。蘿係胡貢切。辭源爲戶蘿切。可平與否。蘿亦不知。但此二書中。均註明蘿係菜名。雪裏蘿。瀼水草也。今夫子以雪裏蘿應用瀼字。不知何本。還請夫子明以教我。致正白香詞譜。乞再惠寄三部。肅此敬。敏崇安受業一堃叩稟。夏正三月二十日。

覆束秋濤書

承示詞句表。極簡且明。當採作六期社說之用。有俾同社學子。殊不淺也。校勘記容俟強化誠君校來。一併細核。其中平仄。有不能以通例繩者。則由音律上之關係。殊難以言語明之。蓋詞句求其精細合律。不但一句中一三五二四六互有關係。即下句與其上句。亦有陰清陽濁互相映帶之妙。惟此只可以審美的觀念。及賞音之雅俗而得。誠不能與初學者談玄也。再版審定時。當破此例以便學者。蓋講音律過細。使人愈入迷途。故不如不講之爲得。轉入乙凡一語。乙凡係變徵變宮。不誤。專復卽頌道安。弟栩頓首。三月二十八日。

王新吾君來函

栩園先生文席。前後疊奉榮雲。如親霽月。良朋千里。尙慳一面之緣。明月三生。先訂同心之契。所謂神交獨飛越於山屋水盪以遠者非耶。承寄文苑各編。抽暇展讀。甫終一冊。而全豹精神。躍然紙上。增刊小說一部。尤能發人忠義廉節之心。苦心孤詣。出自坏

治。想見門下無虛。不第爲後學津梁。且能超先賢矩矱。洵餉世之精飫也。佩服佩服。巾幘陽秋尙未到。報紙祇接到初四寄者。餘必郵途阻滯。仍望查照。按日速寄遂川。或用信壳揭櫈。而剪露兩角。或兩端俱出之。當不致有疑沮。吳蒼碩旣名海上。自爲篆籀高手。請代購雞血石一方。求刻陽文小印。無論蟲書爻體。總求入古爲妙。弟本署理人員。瓜代已及。行將回省。印章刻就。暫留尊處。俟弟到省函告住址。再寄。免誤署深潞而空報也。足下小影。瑰然英偉。望而愈思其人。弟不敏。到省當攝片寄附汝州之坐。拂沐春風。亦以寫我心曲耳。復頌文祺。無任拳拳。弟王新吾頓首。三月七日。

宋良潮來函

栩園先生著席。讀林琴南先生論文。云爲文必須以真性情出之。而後可以感人至深。及得先生編文苑導游錄首集社論。讀之。末段亦云善哉。文章家固有獨一之深得也。潮平日常抱此旨。以爲文者。所以載道。必具至性。然後發爲議論。則不特能感當時人。

於至深。亦將感千百世後人於至深矣。雖然。豈易遠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充天地溥日月。即文山之所謂正氣也。孟子得之。遂能載其道而感後世。固非一朝一夕所得而幾。今之侈談乎文者。類皆逞其才華。而惟考博之是眩。驟視之。非不典雅。譎輝煌而絢察之。不過如骨董之肆。多列奇古之物而已。庸有濟於世道耶。其無濟於世道。則此文者。作如不作。又何足傳。潮也不敏。竊有志於斯久矣。然鈍養魯質。難竟修養之功。先生固近世文豪。而又懷有振世之切。潮倘得先生而教之。則區區之負。或可舒展於什一。惟家道清寒。無以應入社之資。加之額滿限逾。恐見弗納。益局局不敢遽進。繼思先生社論中。頗有甚憫青年失學者之意。則潮雖一貧如洗。或亦所不拒也。謹致殷殷。伏維垂察。錄上文一篇詩數首。乞即斧正爲荷。受業宋良潮頓首。上六月四日。

於劍秋來函

栩園夫子著席。三月二十七日曾上明片。催寄文苑五集。迄今未見寄到。抑郵寄有誤。

與抑未暇及此。與祈先生轉詢收發處。示復是幸。四月六日。又上明片。申告近來蹤跡。并附白月課遲寄之原。固諒呈座右。兼荷鑒納矣。捷於八日赴南通。九日夕始抵。汗漫四五日。乃於十六日始回故鄉。南通風景。近爲內地冠。尤以五公園爲最。車水馬龍。鞭絲帽影。雅兼二難。盛極一時。惜捷不才。且不善詩。不能一繪其聲繪其影也。檢游草。得詩詞不過二十餘首。今錄寄其五。乞政是幸。舟次讀先生之詩詞曲稿。不勝傾倒。然心香一瓣。久祝南豐。固不必今日再作盛詞也。惟魯魚莫辨。豕亥多訛。足爲印刷之微瑕耳。爰就捷之能及知者。憑臆斷之。得若干。則茲列表寄奉。望示明以便更正。敬請著安。受業於長捷上。五月三十一日。

復於劍秋函

來翰均悉。文苑以零星訂閱者。至不齊。每出一期。檢查冊寄。頗費手續。記室僅兩人。不免時有遺漏。恨無千手眼。一一躬親之。誠憾事也。然查尊處所訂。則已付郵。無誤。月

課本不限制。遲固無妨。近且庶務輯集。日握寸管。裁答書函。竟致無片刻暇。每日自晨七時至下午四時。除用餐一頓筆外。惟旁晚假寐一時。而入暮以後。尙須赴館編輯日報。一日未可曠廢。至夜十二時返。則又獨置一樽。披閱來函。以酒濡墨。隨興所至。或批答。或修飾。尤或爲親朋勉償詩債。其勞瘁可想而知。而從游諸子。日見其多。不克峻拒。又其奈何。承校詩詞曲稿至感。現正再版。當列爲表。附刊於後。而封貢小影。癡肥可憎。殊不似廬山真面。蓋原係四寸全身。乃被放大如此。以致擁腫虛浮。似鼓氣之江豚。然今亦當以最近攝影換入矣。俟出版當奉一部。即頌近好。弟栩頓首。

梅花瘦客來函

栩園先生鑒。詞句表。不過肄業所及。取便檢查。賜書獎借。無任慚恧。讀文苑五集。先生答方陶民君書。竊有愚見。敢以質之先生。夫有意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字。聲由意而發。字因聲而作。大字之聲。大小字之聲。粗字之聲。細字之聲。細貓字之聲。如貓呼。

鴨字之聲如鴨鳴。自餘各物。訓詁罔不如是。聲之與義。未始相離也。推之字音之和緩者。其義亦必和緩。音之猛烈者。義亦必猛烈。故平聲之字大都溫柔敦厚。以其發音哀而安也。嚴厲之字多在仄聲。而繁促之音尤必在入聲。詩韵具在。不可誣也。文章一道。雖不如詩詞有一定之平仄。要亦有一定之聲調。選聲用字。尤必有一定之平仄。語意和緩者。則用字宜平。語意局促者。則用字宜仄。此定軌也。假令同義之字。皆可互用。則一部爾雅。盡可刪削。古人造字。又何必不憚重複。徒亂人意哉。斯之與此。一平一仄。語義不同。自不可互易。譬之初哉首基。始也。柳文『天有初乎』。若易爲『天有始乎』。即不如原文之意味深遠矣。論語『始吾於人也』。若易爲『初吾於人也』。即不如原文之挺拔矣。之適也。孟子『先生將何之』。若易爲『先生將何適』。即成儉父口吻矣。故知平仄之間。皆有定則。非可苟也。不特此也。同一聲也。字音清濁之間。猶復有雅鄭之分。余吾同一平聲。而余謙吾傲。(朱子說)則清濁之分也。蓋論其極。同歸一聲之字。猶不可互

易也。未識先生以爲何如。生於通韵之例，復有所不能已於言者，以不敢多瀆。容當續呈。此頤道安附呈課文一篇，乞正受業。東世澂上。四月朔日。

復梅花瘦客書

來函論文字聲音之道甚是。惟初以爲無論何種文字，但求其無一字不安。譬以亂石砌牆，圬者信手拈來，輒能融合成爲檳榔碎器之文。雅觀悅目，苟易其一石，則必枘鑿不容，在文章家已經造成之句，即猶圬者已經砌成之牆，不可更易一字。然使另造一句，則此一字安之別句，亦未始無用。是猶圬者所棄之石，拾而爲他種砌合之料，亦固無廢材也。此等處全在審美的觀念，初無繩墨可示。若必示以何種之石，應如何砌合，則任用幾何形學繪圖立說，亦無能窮。故於文字之運用，亦殊無譜可循。要之古人之文，卽其譜耳。神而明之，是在作者。若膠絃柱而使鼓曲，亦終不免貽審音者之笑。也是故聲音一道，亦祇可與知者言，而不可與不知者道。蓋與不知者言，適使走入魔道，終

身不復得出。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而已。總之。聲音之是否妥協。只取順口瀏亮。便得天然之妙。所以能得天然之妙者。即天籟耳。凡人有生以來。皆有天籟。故驚駭之辭。中西無別。哀泣之聲。人物無殊。以音註求之。轉失其真矣。足下穎悟過人。當不河漢斯言也。

弟栩頓首。

向友人借書啟（改賴光兆原作）

敬亭講舍。得識荊州。飫以清尊。寵以詩章。仰止數年。慰茲渴望。平生幸事。無以復如。乃追隨未久。台從言旋。別緒依依。溢於言表。尤令人欽佩不置。近維潭第。納福動定。咸佳。探仙洞之幽邃。攬鳳形之清朗。較太白樓頭風景。更勝一籌矣。弟株守衡門。舊游寥落。仰事俯蓄。殊周費章。然貧乃士之常。陋巷簞瓢。賢者固視爲樂境。所謂君子憂道不憂貧。正爲吾人策勵耳。前者叨陪雅會。備領清談。藉悉坐擁百城。雖天祿石渠。不足以過。艷羨之餘。竊爲怦怦心動。擬一假而瀏覽焉。今試將借書之旨趣爲足下陳之。夫一代

之隆替。一國之文野。恒視教育之盛衰爲準。然教育則又以書籍爲維持。較人心道德之關繫尤密切焉。今歐化東漸。國學陵夷。嗜奇驚新之士。見異思遷。每惑於西人物質之文明。倡爲悠謬之論。詼詭之談。朋從附會。恬不爲怪。遂不惜舉四千年來聖賢之精理名言。歷史之制度文物。悉摧毀而屏棄之。較秦政之焚書坑儒。猶加甚焉。此弟所引爲痛心疾首。急欲假足下之書。以研究而發明之。冀保國粹於將墜。亦聊盡吾心之所安而已。足下天姿卓越。夙具慧心。學識日隆。迥異流俗。當不以弟言爲迂腐而斥爲井底蛙也。曩者足下覩國學衰微。擬設圖書館爲之倡。會革命事起。不果。足見足下亦有志於斯文。且嘗思之。今日國家之患。不患學術不能新。而患學術不能舊。吾非好爲高論。以故違時賢。亦非食古不化。篤於守舊。誠有種種事實。足以證明新之未能勝舊也。不觀民國成立。倏計六年。立法行政。惟歐美是效。而國富兵強。仍渺如捕風。一切措施。可以類推。無他。根本未固。枝葉安附。苟長此不改。不僅亡國。猶恐滅種。蓋一國之立。必

有一國之國性。得則存。失則亡。有相依爲命不可須臾離者。是故法可百變而無碍。國性一變。則莫知所極。國性者。何貳而言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是也。載之於六經。垂之於史傳。昭如天地。炳若日星。玩索而有得焉。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今之謀國者。徒就一方面。着想不惜。削足就履。事事反背。卒造成一寡廉鮮恥之世界。賈誼復生其痛哭。當不知如何矣。此弟所以兢兢以人心道德爲慮者。良有以也。雖然。人心道德。非可託之空言。借書旨趣。蓋即欲於此尋其始基也。朔風珍重。卽請著安。

公民集資疏濬句溪稟請縣知事給示曉諭文（改賴光兆原作）

具呈公民某某等。爲自行籌款疏濬句溪。懇請給示曉諭。以弭水患而利農業。事竊以宣邑地勢。西南叢山環繞。地多而田少。東自雙溪以上爲高阜。雙溪以下爲平壤。北則較東南西爲低。故歙黟甯三縣之水。匯於句溪。一由油榨溝經沈村注入南湖。一由慈溪達於高淳。一由黃池分二道。東入當塗。由采石合於江西經清水河。合青弋江之水。

出蕪湖入大江。此水道大略也。往者萬頃湖未築隄時。上游之水悉以此湖爲尾閨。每值夏潦淫溢。上游水有所洩。故無泛濫冲决之灾。自築隄成後。十數年來。一經夏雨連綿。山洪暴發。百數十里之圍田。均岌岌可危。破圍報灾之案。層見疊出。夫湖藪陂池。水所由瀦。江河滄遂。水所由洩。豪強巨族。假實業之美名。因墾闢以獲此豐殖。官吏貪目前之利。得租稅之供。而使流行宣洩之地。化爲新闢創置之田。致上游圍田。歷當其害。因噎廢食。良用慨然。今勢已無可如何。惟有就上游壅淤之處。盡力疏濬。以順水性而禦暴流。雖非經久之計。亦抒一時之患。公民等抱切膚之痛。懷擗冠之義。用特邀集各圍紳董。公同籌議。均願按畝抽捐。以成厥事。謹將疏濬地點暨辦法。爲我知事縷晰呈之。按句溪自甯國縣流入宣境。由水東以達黃池。在宣境者延長約百六十餘里。中間由雙橋以上五十里。地形高聳。向無水溢之虞。自此而下。沿河節節皆圍。而其間爲泥沙所壅障者。計有三處。一治城北二里三叉河。三叉河者。合宛溪之水言之也。是爲三

水滙流之處。中梗沙石。約二百餘丈。一爲年淤灘。河身逼近敬亭山麓。歷年山上泥石。爲暴雨冲刷入河。河面幾成平陸。長約里許。一爲三里埂。該地河面雖闊。冬令水涸。一望平原。牧童樵子。恒行歌其上。幾忘其宛在水中央也。以上三處。其一其二。皆易於竣事。惟三里埂一帶。爲患最巨。費功較大。茲擬用機器以開浚之。庶收一勞永逸之效。爲此具呈知事鑒核。乞賜批准。給示曉諭。俾便早日開工。農業幸甚。地方幸甚。謹呈。

擬皖北某縣知事請兵剿匪文（改梁豹草原作）

呈爲匪勢猖獗。軍警力薄。乞派勁旅助剿。以期肅清。事竊職縣某鄉民風素悍。盜案迭出。前經知事嚴行躡緝。已漸斂跡。某月日訪有匪徒。由霍邱六壽等縣搶劫而來。竄入職縣吳山廟俵分贓物。知事立率營警前往掩捕。而就地土匪竟與聯絡。一氣勢成負嵎。聚衆達數千人。雖經六安防營。協同夾擊。迭獲勝利。奈匪勢方熾。號召甚大。且在霍邱迎河集等處。搶奪民團槍枝甚多。而其中尤有退伍兵士。爲其虎伥。現據偵探報告。

該匪計畫擬分支隊進薄城池。希圖大舉。伏念全縣軍警爲數無多。攻守兼施。難免顧此失彼。雖有六安防營協助。然衆寡懸殊。勢難撲滅。且恐遷延日久。匪勢日張。上年白狼之亂。可爲前車之鑒。爲此迫切。惟有懇祈鈞座。加派勁旅數營。前來剿辦。庶大軍一集。不難一鼓成擒。俾地方早日肅清。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不特職縣一方之幸。實爲大局之幸也。伏祈鈞鑒。俯賜撥隊下縣。指令施行。謹呈。

附原作

(甲 90 分)

呈爲匪勢猖獗。軍警力薄。懇乞加派勁旅進剿。以期肅清事竊查職縣某鄉。民風强悍。盜案迭出。前曾經知事嚴行躡緝。已漸斂跡。不意某月日突有大股匪徒。由大股匪徒羣集該縣而事前了無聞見必遭上峯呵斥。

槍枝若非由於搶取民剽而來便是軍警敗逃之證。

洞集等處。搶奪槍枝甚多。又聞匪衆多係退伍兵士。非當地土匪可比。現又據偵

探報告。該匪計畫分數支隊。擬佔據城池。希圖大舉等情。知事伏查全縣軍警有  
限。攻守兼施。難免顧此失彼。雖有六安防營協助。然終慮勢單。一時難遽盜平。且  
恐遷延日久。匪勢日熾。上年白狼之亂。可爲前車之鑒。思維至再。惟有懇祈鈞座  
加派勁旅數營。前來剿辦。大軍一集。不難一鼓而擒。俾地方早日肅清。人民得以  
安居樂業。不特職縣一方之幸。實爲大局之幸也。匪強力弱。情勢日迫。理合備文。  
伏祈鈞座鑒核。指令施行。謹呈。



文苑導游錄 尺牘六

二〇 戊午四月



文苑導游錄（第七種第六卷）

◎筆記六

天虛我生潤文

義丐

陳尙煦

余村有農夫。少時樵採於山之麓。有二小兒戲於山頂。偶觸巨石。石砰然下墜。適傷樵者之足。脛折而仆。他樵負之以歸。昏絕不省人事。久之始蘇。其父延數醫。均束手無策。晝夜呼號。慘痛不可言。狀有丐者過其門。曰。何聲之慘若是。其父具以告。曰。余試視之。或可救也。其父延之入。曰。骨雖斷而筋未傷。無害也。於籃中出刀圭少許。令服之。痛頓減。丐曰。今晨路遇一死孩。余埋之。其骨正可用。去移時。取一骨。至。令病者偃臥。醉以藥。去其斷骨。卽以所取之骨。嵌補於內。出藥數服。令且服且敷。數日當愈。請辭去。其父留之宿。

曰。余漂泊久。喜野處。勿苦我。遂去。去數日。復來省視。則病者已能扶杖行矣。其父感其德。具酒饌。邀村人欵之。籌金酬謝。酒酣。主人進酌。曰。非君高義。余子且不救。謹以區區爲謝。丐曰。是胡爲者。余淪落人。一籃一鉢。走食天涯。得此一無所用。君胡爲者。主人固請。固辭。主人曰。然則余奚爲報。丐曰。余視君一農家。措此大不易。且以此爲令郎養疴。甚善。苟以余德莫報。則待余填溝壑後。歲時伏臘。君家具一瓣香。吾當領之矣。村人高其義。叩其名。曰。余丐耳。上無補於國。下無補於家。辱父母。棄妻孥。漂泊天涯。流爲宇宙間贅物。名胡爲者。食畢。欲行。謂主人曰。余足跡遍天下。知義莫若君。君誠樸人。事事懇篤。天福善人。是以遇余。令郎之足。一月不可疾行。百日不可任重。過此即無妨。余別矣。主人留之不得。揮涕而送之。

莫知所終。

寫可者饒有神氣用筆亦挺(甲90分)原作未錄

宅異

盧望之

狐能爲祟。常聞於北方。今則江南亦時有之。每見各衙署及巨宅中。闢一空室。設神位曰大仙。朔望具香燭酒餅。供奉維謹。蓋恐其擾也。辛亥後。各衙署中。亦稍稍廢此例矣。而民間常有狐擾之事。城中某氏。有巨宅。素安謐。室雖多而不甚敞。光復時。宅主避往申江。遂閉其宅。無人居焉。後貰於俞氏。俞與我爲中表。表叔諱某。在時。一日傍晚。坐樓上觀書。瓦上有聲如撒沙。甚劇。方驚疑間。見玻璃窗外有一物。向內探望。似貓而大。因叱之。舉掌擊案。砰然有聲。家人羣集。並無所見。燭之亦無。惟屋頂沙石聲。斷續疾徐。至天明乃

止。又一日。其女郎以鋼籤織紵繩。籤墮地。遍覓不見。俄聞有聲擊玻璃。視之。則籤在窗外矣。此二事爲予表叔親見。然則狐之爲祟。亦信而有徵矣。故凡人居處。宜軒敞。使風日常達。庶厲氣無所鍾。且房屋亦宜人住。若久扃閉。則潮濕穢毒。鬱積而不得宣。妖厲可以容廁其間。是猶物腐而蟲生也。

附原作

(甲 80 分)

獨能爲祟。常聞於北方。今則江南亦時有之。每見各衙署及巨宅中。闢一空室。設神位曰大仙。朔望具香燭酒餅等物甚謹。蓋恐其出擾也。辛亥後。各衙署中。亦稍稍廢此例矣。而民間常有狐擾之事。城中某氏。有巨宅。向安謐。室雖多而不甚敞。光復時。宅主避難至申江。閉其宅。久不歸。後租與俞氏。俞與我爲中表。予表叔諱某。在時爲予言。忽患狐。因爲述之。一日傍晚。在樓上觀書。瓦上有聲如撒沙。甚劇。

方驚疑間。見玻璃窗外有一物。向內探望。似貓而大。因駭而叱之。舉掌擊。桌砰然有聲。家人羣集。並無所見。燭之亦無。惟屋頂沙石聲。斷續疾徐。至天明乃止。又一日。其女郎以鋼籤絨絰繩。籤墮地。遍尋不見。俄聞有聲擊玻璃。視之。則籤在窗外矣。此二事也。亦頗奇異。因見狐之爲祟。亦信而有徵。凡人居處。宜軒敞。使無暗隙。則風日常達。而厲氣無所鍾。且房屋亦宜人住。不宜久閉。否則潮濕穢毒。鬱積不得宣。而妖厲可以容廁。居家者可不鑒哉。

### 礦中僧

### 盧望之

某處開礦。得一龕。內坐一僧。固未死也。手足肌肉。能蠕蠕動。惟衣服已腐。捻之成灰。灌以湯。未能飲。但點首而已。其指爪甚長。繞身數匝。鄉人奇之。欲斷之去。以眩衆。不慎。傷其膚。僧淚潛然。自眶中出。撫之僵矣。聞之父老言。此僧猶蛇蟲之蟄伏。苟不使之見風。居

以暗室灌以米湯。便能醒。尤不可傷其肌膚毛髮云。

附原作

(甲 80 分)

某處開礦得一龕。內坐一僧。未死也。能蠕蠕動。衣服被身。捻之如灰。灌以湯。未能飲。但點首而已。其指甲甚長。繞身數匝。鄉人奇之。欲斷去以眩衆。不慎傷其膚。僧兩淚自眶中出。溘然而僵。盧生曰。聞之老父曰。此猶蛇蟲蟄伏。苟得之。不可驟見。風當居之暗室。灌以湯。便能醒。尤不可傷其肌膚并毛髮。若此僧者。以指之故而傷其身。亦可悲也。

張叔憲

盧望之

張度字叔憲。晚清書家也。浙江長興人。能金石山水。尤長於書。但有僻性。寓京師時。同鄉求書。必察其細行。甚至探及三代。以故得其書者。嘗以爲榮焉。李鴻章爲相時。求張書壽屏。不允。旁人曰。李

公當代顯赫也。張曰。何顯赫之有。恐五百年後人但知有張叔憲。不知有李鴻章矣。其狷介自負乃如此。然今之人頗重其遺墨片紙隻字。珍逾拱璧。可知張公當日所言。非誇也。

附原作

(甲 80 分)

張度。字叔憲。晚清書家也。浙江長興人。能金石山水。尤長於書。但有僻性。厲京師時。同鄉求書。必察其細行。甚至探及三代。以故得其書者。嘗以爲榮焉。李鴻章爲相時。求張書壽屏。不允。旁人讓之曰。李公當代顯赫也。張曰。何顯赫之有。恐五百年後人但知有張叔憲。不知有李鴻章耳。其狷介自負蓋如此。然今之人頗重其遺墨片紙隻字。均藏去。可知張公當日所言。非誇也。

王良常

莊祖蔭

金壇王良常先生。字若霖。工書法。聲名籍甚。吾邑後宅村莊氏。其

八 戊午四月

姑家也。某歲新正。往賀年。姑因聘爲西賓。以教其子弟。假日偶至溪南昌福寺遊。見寺僧蘸筆作擘窠書。筆力雄健。心賞無既。不禁嘖嘖。僧回顧曰。我安足道者。聞金壇王若霖先生。書法冠絕一時。若見之。寧不拜倒。今歲聞應鄰村莊某之聘。設帳吾鄉。異日當以一睹爲快也。先生聆其言。恥聲聞過情。不覺頰顏欲自秘。則他日僧必造訪。轉涉欺罔。因以姓名自白。僧大喜。備道渴仰。濡筆請先生書。先生自愧不若。顧不得已。允之。而相形之下。工拙判霄壤矣。僧莞爾曰。余於斯道僅達十之五。而先生則什一耳。先生大慚而出。恥且憤。遂辭教席。姑詢故以告。且謂誓雪此恥。姑應給紙筆如千數。強留之。於是杜門謝客。一意致力書法。足不出戶。庭者十年。紙筆積如山林。藝益精。人得先生片紙隻字。如獲至寶。海內幾莫。

不知有先生之名者。而先生不自知也。某歲赴鄉試。偶遊金陵市中。遇一屠夫。宰肉不以權。異而觀之。砉然一刀。無復增減。市者請益。則對曰。余之宰肉。王若霖先生之書法也。先生聞是言。始知其名之廣云。

附原作

(甲 85 分)

金壇王良常先生。字若霖。工書法。聲名籍甚。吾邑後宅村莊氏。其姑家也。某歲新正。往賀。年姑欲聘先生作西賓。與語諾之。偶至溪南昌福寺遊。見寺僧筆蘸作擘窠大書。栩栩如生。筆力雄健。心賞無既。不覺連呼嘖嘖。僧回顧曰。余安足道者。聞金壇王若霖先生。書法冠絕一時。若見之。寧不拜倒。今歲聞應鄰村莊某之聘。設帳吾鄉。異日當以一睹爲快也。先生聆其言。恥聲聞過情。不覺頰顏欲秘之。則他日僧必造訪。遂以姓名自薦。僧大喜。備道渴仰。濡筆請先生書。先生自愧不若。顧

不得已允之。相形之下。當作三舍避。而僧亦嗤之以鼻。莞爾曰。余於斯道僅達十之五。先生則僅十之一耳。先生大慚而去。恥且憤。固辭教席。姑詢故以告。且謂誓必雪恥。姑應給紙筆若干數。強留之。於是杜門謝客。一意致力書法。足不出戶庭者十年。紙筆積如山林。藝益精。人得先生片紙隻字。如獲至寶。海內幾莫不知。有先生之名者。而先生不知也。某歲赴鄉試。偶遊金陵市中。遇一屠夫。宰肉不以權。異而觀之。砉然一刀。無復增減。市者請益。則對曰。余之宰肉。王若霖先生之書法也。先生聞是言。始知其名之廣云。

朱某

周遲

朱某淳邑村人也。談者忘其名。世業農家。小康。年四十餘。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冢子已授室。家庭間融融洩洩。同里咸嘉嘆焉。戊午春。鄰人爲擲骰戲。呼盧喝雉。聲騰戶外。朱某聞而技癢。遂入局共

博屢戰屢北。懊喪而歸。顧負債已纍纍矣。不敢以告人。入室偃臥。  
悔亦無及。翌日晨餐甫畢。索債者已踵其門。其父大恚。視債主悉  
無賴子。求讓勢所不能。償還又必破產。徘徊無策。乃向債主緩賴。  
謂吾子必有以償汝也。更闌。乃起朱某於床。語之曰。汝祖數代勤  
儉。積此微產。今汝爲博徒所算。行將典質盡矣。奈何然汝年近五  
十。子亦授室。與其令父母妻子號寒啼飢。以圖生。無寧汝一人早  
死之爲愈。汝死則余有辭矣。吾祖產業。亦得保全無恙。汝其三思  
之。朱踴而泣。誓不復犯。父叱之曰。汝猶望生乎。是直速父母妻子  
死矣。速自裁。母多言。詈畢。憤然歸寢。朱察父意堅決。又自念債務  
急迫。如鳥之已入網羅。萬無生理。遂仰藥死。諸無賴子聞之。恐朱  
父以賭債逼命。告發亦不敢自至其家。事遂寢。里中人對于朱某

之死莫不交相責曰父也不仁然余推厥禍因實惟擲骰一戲耳可知博之害人也大矣記之以儆世之誤入迷途者

附原作

(甲 80 分)

頗裕二字與下文矛盾

朱某淳邑村人也。談者忘其名。世業農家。頗裕。年四十餘。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冢子已授室。家庭間融融洩洩。里中咸嘉歎焉。戊午春。(民國七年陰歷正月)鄰人爲擲骰戲。呼盧喝雉。聲騰戶外。朱某聞而技癢。亦欲得數貫錢。藉資揮霍。遂入局共博。豈知造化小兒。不肯作善。屢戰屢北。致使債臺高積。措償無着。願乖氣結。垂頭而歸。不敢告人。入室高臥。次日晨餐甫畢。索債者盈門矣。朱父聞知。不勝憤恚。視債主悉無賴子。求讓勢所不能。償還又必破產。徘徊無策。祇得勸渠暫去再作計較。乃於更闌人靜時。起朱某於床而語之曰。汝祖數代勤樸。積此微產。今汝爲博徒所算。行將典質盡矣。奈何奈何。然汝年近五十。子亦授室。與其令父母妻子。

號寒啼饑以圖生。無寧汝一人早死之爲愈也。汝死則余有辭矣。吾祖產業亦得保全無恙矣。汝其三思之。朱跪自投泣知悔。朱父又叱之曰。汝猶望生是必欲令父母妻子餐風而飲露也。速自裁。無多言。罵已。憤然歸寢。朱察父意堅決。又自念債務急迫。如鳥之已入羅網。萬無生理。遂仰藥而死。諸無賴子聞之。恐朱父以賭債逼命告發。亦不敢至朱家道及。遂寢其事。里中人對朱某之死。莫不交相責曰。父也不良。余推厥禍因。實惟擲骰一戲耳。可知博之害人也大矣。泚筆記之。以告世之誤入迷途而不返者。

### 燕京遊記

### 強化誠

燕京舊爲帝王之都。自遼迄清。類皆高築城郭。設樹險阻。遊人車馬。不得自由行走也。逮民國成立。城關宮禁漸漸弛放。勝蹟所在。但取遊資。以示制限。中外人士。得券者無不得與觀瞻。誠與民同

樂矣。戊午歲首。吾父由津郵示。將作都門之遊。余以鴨江局事羈身。不克即行。及職事辭去。而元夕已過。津門滯跡。閒却行裝。瞬又一月。至花朝後三日。吾父始得閒入都。余亦隨侍以行。此實生平壯遊之第一遭也。早乘京奉快車。行二百六十餘里。僅三小時耳。抵正陽門下車。以燕臺爲寓所。卽付行李於館役。乘人力車達西河沿。入寓小憩。午餐後。赴琉璃廠。所至多藏書畫之處。古玩文具。羅列各肆。亦可娛目。吾父好玩碑跡。遇有愛不忍釋者。出金易之。嘗語余曰。古人書帖。苟不得日日臨摹。暇出展玩。亦得觀摩之益。須知名家筆法。各不相同。有如其面。學書者不可不想像其人也。余有四癖。當以書癖爲尤甚。都門不少繁華所在。皆非我所欲往。得置身於翰墨之林。作十日遊觀。於願足矣。余謂京師爲人文薈

萃之區。園林寺觀必有碑碣聯額。惜以庚子之役。古物多毀於聯軍矣。津門置書恒不易得。惟於琉璃廠購得藏園九種及倚晴樓七種。兩家填曲運筆自然。正與笠翁十種異曲同工。並置案頭。互相參覽。樂可知已。北京墨盒素有盛名。卽付欵識於手民。囑置方圓數式。以爲郵贈親友之品。而黃銅加以電鍍。形式非不新異可觀。眞白銅者轉不可得。工作之精亦較舊時爲遜。工藝之好務外觀者。其弊往往如是。良可惜也。是晚又往第一勸業場。場以茶樓著稱。與觀音寺街之青雲閣同。實則萃賣商品。無美不備。飯莊球房以及照相館。所在多有。茶肆不過居其一部分。遊覽既周。意欲置景泰瓷以贈親友。嫌其質太華美。品類奢侈。不合家常日用所需。卒未過問。出勸業場東行。至正陽門大街。市塵繁盛。車馬絡繹。

堪稱都中最熱鬧之地矣。父曰。文物商品已得半日之遊覽。明日西行。當一觀農事試驗場。盍早歸休。以養遊神乎。余唯唯。隨侍歸寓。

十六日。天氣雖不晴朗。而風輕雲淡。亦春遊佳日也。早晨八時。雇車西往。所過僻巷閒街。丐徒充溢。婦孺居多數。尤有五六齡之幼兒。追逐行車。以索錢者。教育普及之難。於此見一斑矣。車出西直門。又二里許。始達農場。購券入門。東即動物園。園中動物。有爲清端方氏購自德國者。有爲近時名公出土產以寄贈者。而農場備資以添置者。居其半焉。考其產地。美洲產者。有狻猊。大豹。美利奴羊。火雞。豚鼠之屬。斐洲產者。有獅紋馬。鱷魚。戴冕鶴之類。歐洲產者。有箭豬。澳洲產者。有駝鳥。德意志產者。有麋。有葵花鳥。有紅藍。

藍黃桃紅雜色鸚鵡。印度產者有象。有梅花鹿。有羚羊。有鶲鶴。有綠丁香。紫丁香。五彩諸色鸚鵡。法蘭西產者有白豬。安南產者有孔雀。朝鮮產者有仙鶴。此皆來自遠國之動物也。他若蒙古之麅。西山之狼。吉林之熊。廣西之鯢。四川之錦雞。山西之野狸。滿洲之旱獺。西陵之黑鶴。廣東之相思鳥。吉林之梅花鹿。廣西之追風馬。北京之九斤雞。直隸之六腿豬。京兆之三足牛。江蘇之鸕鷀鴛鴦。東陵之松鶴栗鼠。則皆產自本國之動物也。農場成立於清光緒三十四年。俗有萬牲園之稱。殆指動物園言之。聞舊時所置。尙有鱗貌猿猴。蜴蜥鷺鷺等。均未之見。全場面積凡一千零六十二畝。東南一帶有水田。有旱田。則買民地以樹藝五穀者也。出動物園傍蓮花塘。標其地曰遊船處。於時牡丹未開。遊客寥落。故無舟楫。

繞塘而西。爲薈芳軒。即農產標本室也。室分兩間。門首各題匾額。穀製者曰大利在農。棉製者曰乃服衣裳。又有穀製耕牛與棉製美利奴羊。亦置當門。牛則繫以銘曰。樹藝五穀。穀熟民育。非牛之力。穀將焉出。粒粒血汗。因茲貴粟。毛利天下。誰不敬服。予讀其詞。不禁喟然曰。嗚呼。牛也。羊也。吾人衣食所自出也。食其力。被其毛。而飽暖思淫。不恤物力者。對此牛羊。能無愧乎。室之東。陳設多穀。物有以穀菽黏成教稼亭神農像者。取材本產。頗有巧思。入西間。則棉產之外。兼備藥物。菸葉。而聖墓蓍草。亦與列焉。出室覓徑。欲嚮北行。忽見崇碑高聳。墓門在望。遂改道而南。瞻謁墓碑。知爲楊禹昌黃之萌彭家珍張先培四烈士也。楊爲蜀之革命偉人。後以反對袁黨就義於京師。年僅二十七。黃彭張均其患難之義友。同

以身殉。國人哀之。收其俠骨。合葬於此。碑陰鐫楊烈士殉難記。爲蜀東秀山熊澤撰。語多未及卒讀。沿塘北行。至幽風堂。若茶室。若彈子房。皆虛有其座。而無止客。因亦信步過之。西入楠閣。見隔河有日本式木屋。即度橋而南。有室曰四宜軒。又一室題匾曰瀛嶠同春。蓋其地之周圍。荷池環繞。不啻小島也。又西爲果樹苗圃。舊有正字樓。其遺址尚存。北過棗園。循徑以西。達自在莊。有病蟲害科園藝科標本室。壁懸國恥鏡。全取害蟲排置。成紀念五月七日六字。使閱者存雪恥之心。如去害蟲之務。盡寓意深矣。過此以西。至植物園。花洞在北。菜圃在南。藏花溫室。築主字形。盆中花木。品類繁多。屬於仙人掌科者。結構超然。生有奇氣。若仙人指。仙人劍。仙人拳。白髮掌。猪耳掌。無刺仙人掌。皆是屬於百合科。取名清貴。

避去凶惡。若文竹。君子蘭。鳳尾草。吉祥草皆是。屬於大戟科者。枝幹杖枴狀類武具。若霸王鞭。阿憂利發是也。他如花作十字形者。有紫羅蘭。甘藍。阿利撒母等。則屬之十字科。葉可入藥飲者。有長命菊。蘄艾。馬多利喀利亞等。則屬之菊科。海棠一種。有虎耳。蝴蝶斑葉闊葉之別。松杉一科。有圓柏。刺柏。翠柏。米針松之分。余素未習農圃之學。對於植物。鮮有研究。羨彼園丁。日與花木相親。豈亦有前修之福哉。又涉混同果園以西。有室爲歐西式。陳列動物標本頗多。惜未能細覽。室之西側。即蓮花塘。與暢觀樓隔岸相對。衡宇可望。而來遠樓則又在其北矣。有酒樓名曰華春。爲遊客宴集之所。每屆盛夏。荷風送香。迨暑尤宜。相傳農場西偏。舊爲某貝子之家園。後歸文姓。以事沒於官。今尙有三貝子花園之稱者以此。

暢觀樓上。須出資購券。方得入。室中陳設。僉稱繁富。然亦不過畫幅磁器及景泰瓷與漆雕品數事而已。清光緒三十四年。兩宮曾先後臨幸。寒梅數幅。懸於中堂者。卽西太后手筆也。相國陸鳳石題詩二絕云。一枝風雪倍精神。圓嶠方壺淑景新。寫入形毫花不落。且隨鸞鶴作長春。瓊島樓臺近水宜。暗香疏影晚來時。彩毫先占春消息。寫出寒葩第一枝。字跡固佳。而詩則不脫試帖氣也。然余自入此園。深訝書畫楹聯之不可見。得此一寓目焉。差足慰已。登樓西望。則有西山之玉泉塔。金山之顧和園。隱隱可見。暢觀之名。殆爲不誣。樓前設獅像二。係古銅質。適當橫渠。聞於夏日。有泉水自獅口噴出。一上射一下注。頗足觀也。河東有亭。作八角式。曰八方亭。亭西爲桃園。又南有鬯春堂。假巖兀峙其前。巖外石柱峭

立。故農林總長宋公之紀念塔也。回至堂後。折向東行。過三座橋。一片平疇。如入郊原。桑麻之田。彌望皆是。循途東往。有新建之室。別其居曰照像館。曰蠶絲科。曰化驗科。曰氣象觀測所。曰物品萃賣處。曰農具陳列室。時因雨絲連綿而下。疾足過之。均未入覽。而收券處已在目前。則已徧覽全場矣。計場內之布置。爲亭者九。爲橋者二十四。果園十五。穀菽蔬菜種植之區。可三百畝。園遊之客。不惟水行可以乘舟。陸行亦有乘車者。吾父足力輕健。頗喜慢步。當車環遊一周。未嘗告疲。亦可喜也。出門後。小食於麵館。雇車入城。直達長安西街財政部訪友。時已傍晚。即於友人家晚餐焉。飯後圍棋兩枰。歸寓已二鼓矣。(未完)

# 文苑導游錄（第八種第六卷）

## ◎小說六

天虛我生潤文

### 社會蠶

原名 Social Gangster 著者 Arthur E. Reeve.

劉靜一

星報記者詹美生曰。一日下午予事既畢訪吾友甘南田於其化驗室。甘南田者科學兼偵探家也。譚未幾卽有女士曰璞萊德夫人者闖然入。夫人年鬢已逾四旬。而容顏秀媚猶似二十許麗妹。此種年老佳人近在紐約日見其衆。其以養生進步歟。抑得美容新術歟。固一疑問也。夫人顧甘南田曰。小女綠雅邇來舉動大異平時。吾深爲之惴惴。願先生有以教我。言時顰蹙而聲微顫。望而知其心中之焦急。而甘南田聞綠雅二字。精神倏爲一振。予因知此中情事必有耐人尋味者焉。夫人且自金絲囊中出告白一方。置諸案頭。予與甘南田共讀之。則其文曰。『上星期日。狼島某宅遺失項圈一事。

上綴鑽石七十一粒。如有人獲得。送往紐約第五街蘭珞珠寶公司者。贈金萬元。獲圈情形。必不根究。貯歎以待。決不食言。』德夫人且指之曰。外間以告白不具失主姓氏。及住址。噴有繁言。詫爲異事。而在狼島之獵狐會爲尤甚。今其會員相聚而談。殆無不以此爲資料。外子璞萊德。不幸適爲會長。初。蘭珞公司果允予請。嚴守秘密。未爲外人道。即警吏往詰。亦不以告。奈人心嗜奇者多。竟不恤犧牲精神財力。百計誘之以言。於是吾人之姓氏遂洩露。顧若輩猶未屢所欲。必欲一探失圈之真相。此即予所引爲至難堪者也。甘南田聽夫人語無倫次。覺事之端倪。一時無從捉摸。但一任夫人信口而言。不之阻。蓋知夫人此時方寸已亂。非如是不能罄所欲言也。夫人果續言曰。衆口悠悠。議論莫衷一是。有謂失圈乃作僞也。實欲利用此項告白。露頭角於報端。以誇訝其富裕耳。脫非作僞。曷不逕報警署。而轉登此無益之告白。有謂托言失圈。而意在圖得保險償銀者。則亦冤矣。吾家雖不足云富甲一鄉。然爲區區償銀。亦寧甘作此詐取之。

舉哉。尤可恨者。則謂項圈之不翼而飛。必與眷屬有密切關係。苟無以自白者。不有玷我之家聲乎。言至此少息。俄又歎歎言曰。嗟夫。咎由自取。夫復何怨。綠雅自呱呱墮地。予即委之於保姆之手。故情雖骨肉。實等路人。予以酬應。螬集。疲於奔命。且其年齒尙稚。天真未鑿。故於其出游也。亦漫不加禁。詎知九州大錯。即此鑄成乎。一昨予窺綠雅神色倉皇。舉止失措。心竊疑焉。調偵之。始知其嘗赴狼島之羅球游戲場也。羅球游戲場者。凡二。一在紐約。一在狼島。在狼島者。聲名狼藉。潔身自好之人。咸裹足不入。綠雅初赴紐約之會。予已覺其不妥。今乃竟入狼島之會。寧非失其身分。且先生亦知福康義乎。其人爲煮產。電影發明家也。曩與綠雅鶼鶼鰥鰥。大有願作鴛鴦之概。在予私願。亦望二人能成好事。而偕老白頭。無如綠雅少不更事。竟又與儇薄少年相往還。夫游戲場中人物。大抵遊手好閒之徒。顛倒黑白。搬弄是非。乃其慣技。今若推波助瀾。橫加蜚語。則綠雅之聲譽掃地盡矣。不幸而爲福康義所聞者。不將鄙棄之耶。柰何柰何。君

與福康義亦嘗有一面緣。知其爲何如人乎。甘南田曰。雖未識荆。然聞名亦頗耳熟。其爲人風流蘊藉。人咸稱之。至於科學知識。尤爲超軼羣倫。非尋常學子所可同日而語。嘗發明福氏電影新術。其宣言書曰。鄙人所發明之電影新術。無論有線無線。有光無光。發乎此則能達於彼。發乎彼則能達於此。其爲影也。維妙維肖。累黍不爽。其傳電也。瞬息千里。汪洋峻嶺。悉不爲梗。無聲無臭。鬼神莫察云云。假使其言果信。是誠足爲電學界放一異彩矣。夫人今詢其人。豈與項圈之失。亦有關係乎。夫人聞言。憬然大悟。嫣然笑曰。予昏憒哉。絮絮多時。乃猶未將來意告明。眞堪令人嘔嘔。予此來。其唯一目的。即欲乞君保全小女之名譽耳。項圈得失。非所計也。然由鄙意度之。則此項圈。非綠雅在游戲場中被人蠱惑而遭竊。即被人脅迫而強劫。是以予但登報懸賞。不追底蘊。恐一經研詰。轉招誣讟耳。孰料良果未見。惡聲驟來。予乃力勸綠雅杜門謝客。屏絕諸少。而綠雅竟充耳無聞。浪游如昔。吾誠無如何矣。甘南田曰。彼偕游之諸少年爲誰。夫

人能舉其名乎。璞萊德夫人曰。吾所知者凡四人。曰施密斯。大家子也。放浪形骸。揮金如土。父母見其如此。尅減其用度。顧仍不足馴其野性。曰勃朗。是否紈絰子。予尙未知。但觀其樗蒲之興。千金一擲。亦非所惜。則似豪於資者。曰杜馬。善跳舞。舞時活潑從容。如驚鴻游龍。以故聲譽鵠起。一般男女。皆樂與之游。曰麥瓣。嬾珠喉玉貌。跳舞會中之明星也。以舞藝優美。亦頗膾炙人口。甘南田曰。福氏亦與于此會乎。曰否。即綠雅之盲。從爲時亦未久也。予婉言勸之。不聽。嚴詞斥之。亦無效。是以束手無策。特來乞援於君。君能一加援手乎。甘南田曰。猥承夫人不棄。敢弗竭予棉薄。夫人乃感激涕零。雖平素矜貴自持。至此亦不禁脫口而稱謝。甘南田曰。然鄙人將於何處。一覩令媛之芳容耶。夫人曰。予當於翌日之晨。慇懃外子。携之往狼島郊外。作獵游一星期。甘南田曰。佳哉。予當於詰朝着手從事。夫人曰。君允予請。予胸中巨石去矣。此恩此德。永不相忘。言竟遂辭去。甘南田乃莞爾顧予曰。予其科學家歟。偵探家歟。抑精神學家歟。璞萊達夫人

之初來也。頽喪何似。今其去也。意態蕭閒。何其前後判若二人耶。予曰。此亦有故。以吾管見。則夫人必久耳君名。且深信無論若何光怪離奇之案。一經君手。莫不水落石出。惟於來時。未卜君之肯否擔任此事。故以爲慮。及君慨然允諾。乃始釋然。如卸千鈞仔肩。此蓋信君之誠。有以致之。質言之。即一種催眠術之力也。甘南田笑而領之。遂復蹀躞室中。蹙額而凝思。尋出時計閱之。曰。纔四點半耳。爲時尚早。僕美生君。亦願偕予往紐約之羅球遊戲場一行乎。予曰。予本無事。極願奉陪。甘南田遂偕予乘汽車向羅球遊戲場追風逐電而駛。時值中秋。清風拂面。媚日當空。至足樂也。經百老匯路隅。則見車水馬龍。絡繹於道。車中婦女。濃裝淡抹。各極其妍。修飾新奇。眩人心目。抵羅球遊戲場。則乘車者紛紛而下。魚貫入場。予與甘南田亦隨衆入。場所規模雄偉。建築精巧。曲徑通幽。引人入勝。甘南田目敏手捷。足甫入門。即探懷出金幣數枚。潛置侍者掌中。乃獲據樓上前面第一行座位。俯瞰廳間。一覽無遺。諺云。魔力之大。首推金錢。觀此益信。

廳之四壁。皆嵌以玻璃。電燈映之。光芒迸射。燭人眼簾。入其中。幾疑置身水晶宮裏。地下設有電流。爲聲浪所激。即流動成音。與聲浪相應。故凡嬉笑怒罵。無不悅耳怡心。廳後除尋常音樂隊外。另設土人音樂隊一。以奇器作怪聲。生面別開。游賓以婦女居多。燕瘦環肥。兼而有之。爲狀亦不一。或則櫻口銜菸。吞雲吐霧。或則支頤側耳。以聆奏樂。或則杯盤交錯。且飲且言。凡遇翩翩少年。則爭獻殷勤。似留其一盼。即增榮幸之概。予乃大疑。彼粥粥羣雌。何自而來。抑何若是之多也。且我聞之。近時婦女咸視遊戲場爲消遣不二之樂土。爲絕妙交際之機關。然則彼主持家政者。何恣其所爲。而置若罔聞。耶。亡何。甘南田指一妙齡女郎曰。噫。彼綠雅果在此也。我儕此行爲不虛矣。予問何以識之。則曰。予嘗見其小影故也。予諦視之。則明眸皓齒。妍媚無儔。玲瓏嬌小。可作掌上舞。所惜者芙蓉之靨。已微帶三分憔悴之色。斯蓋流連於遊戲場者之成績也。當予飽餐綠雅秀色之際。甘南田忽又引肘觸予。予回顧。則其敏銳之目光。正注射於廳隅一

少年。少年體格清癯。烏睛而黑髮。望而知爲歐洲南方產。予曰。此卽福康義乎。甘南田笑曰。君之眼力不弱。我儕即往謁之。何如。予曰。甚佳。遂前通刺。畢。甘南田曰。君之電影新術。可云巧奪天工。令人欽佩無既。福歎遙曰。謬蒙獎飾。愧不敢當。此種郭思博士。固已先予發明之矣。予不過見其手續繁重。不適應用。從而稍加改良耳。甘曰。近日進步復如何。福曰。予於南濱設一機關。今裝予之電影器者。已有海舶數艘。蓋備以攝取緊要之圖樣。及問諺之小像等用。言次。因出名刺一張。颶然書數字於上。以授甘南田曰。君欲參觀電影儀器。可持此以往。當無不歡迎也。時遊賓多相率登臺。作跳舞之戲。而女郎綠雅亦與焉。於是福康義之視線。亦隨之以轉移。臺上男子。衣著之緊窄。殆莫可以名狀。服時能不裂其縫。亦非易易也。雖然。衣著之於彼輩。猶賊具之於寇盜。爲取悅粉黛計。不得不如是耳。甘南田告予曰。若輩男子。近人名之曰社會蟲。而其資格。則有三可三不可之說。三可者。不拔一毛可也。不受教育可也。不識廉恥可也。三不可者。修

飾不可不講究。良心不可不泯滅。手段不可不很毒。予曰。此輩究係何等人之變相哉。甘曰。投機失敗之銀行家也。賦閒之優伶也。律師之介客也。與夫嫉學如讎之大學校學生也。莫不有之。然大抵皆阮囊羞澀。藉婦女以生活。至欺騙金錢之伎倆。則計變百出。不勝縷述。其最著者。則於秘密室內。授婦女以跳舞術也。此時僭綠雅跳舞者。爲一長身玉立之男子。福康義曰。此人卽杜馬也。甘南田曰。杜爲何等人耶。福笑曰。遊民耳。一種寄生之動物耳。語次。我儕三人之視線。同被一栗髮柳腰之女郎所吸。女郎駐足台前。舉其盈盈秋水。權衡各座來賓。少頃。拾座於一桌之側。與客略作數語。卽復舍而入於他座。如是者數回。則向之孤男單女。今已比翼而舞於臺上矣。予觀彼女撮合之手段。絕無絲毫牽強之態。故敢斷其必爲劇界中人。因詢福康義曰。此女殷殷爲人作嫁。胡其不憚煩哉。福康義晒曰。彼女姓麥。辦娘其名。卽本場所僱。專司介紹之職。予乃昨舌稱奇。竊謂文明世界。而有此傷風敗俗之淵藪。誠非意料所及。夫人情鬼蜮婦女。

。參測彼不墮奸人術中而被魚肉者。曾有幾人哉。方予默念時。則有蛋圓臉女郎一姍。姍入場。坐於舞臺之對面。麥瓣嬌見之。遂引一少年至其前。不圖甫交數言。二人卽廢然而返。咄咄怪事。彼撮合專家。此次乃倒綻嬰兒。何也。麥瓣嬌退後。忽凝睇以盼杜馬。及遇杜馬視線。則亟引之以向蛋臉女郎。杜馬一見此女。晳白之面上。如敷臘脂。因細語綠雅。狀似乞其罷舞。而綠雅舞興正酣。頗有難色。後經杜馬再三慇懃。始從焉。由是觀之。彼杜馬之魔力。尙足御綠雅也。我儕目擊此狀。預料彼等行將去而之他。故先行出場。待於暗陬。須臾。綠雅果偕數人出。然杜馬不與也。衆人登車去後。杜馬始與麥瓣嬌連袂出。杜馬微聲謂麥曰。承君關切。我心滋感。予思此行。彼儕先驅而予後往。實爲上策。君定今晚七時行乎。施密斯曾許君前來相伴乎。然則我儕當待二人同行。以免途中寂寞。彼處幽蒨。較此間爲妥。予聞言雖不全解。而施密斯之戀戀於麥瓣嬌。固已了了於胸。所謂彼處者。必指狼島而言。至於偕赴彼處目的。則非予局外人所能知。

矣。福康義與我儕臨別時復曰。君等得暇請至敝機關一遊。予與甘南田皆諾之。福去後。予謂甘南田曰。我儕其亦歸乎。甘南田曰。君亦知我任聽綠雅等飄然引去之意乎。予曰未也。曰。彼蛋圓臉之女郎君嘗寓目及之乎。予曰見之。曰。杜馬等皆引避此女郎。其中必有原因。我儕爲偵探者豈可忽乎。予之濡滯於此即欲一察其究爲何許人耳。於時蛋圓臉女郎適匆匆自場中出。我儕乃遙遙尾之於後。彼登車。我儕亦登。左旋亦左右轉亦右。及抵亨利旅館。女郎棄車入。我儕亦隨之進。甘南田待其上樓。即向管事者曰。頃間登樓之女子爲誰。管事檢閱客薄曰。杜馬夫人也。爲芝加哥人。甘南田顧予笑曰。不謂杜馬已有婦矣。然則彼婦目擊杜綠二人纏綿之情形而不興醋海風波者。胸中當別有成竹在也。以我察之。彼其之妹。乃在靜待時機以與杜馬離婚耳。設此言而中。則綠雅前途良可畏也。言次已至贊司寓所。贊司者。甘南田之助手。凡案中瑣事。甘悉委之以辦。甘南田謂之曰。君尙憶招尋鑽石項圈之告白乎。請爲我遍向各質鋪。

一問近有以鑽石求質者否。或得關於項圈消息。亦望見告。贊司唯唯。於是吾二人遂歸化驗室晚餐。既罷。則甘南田由電話中探悉綠雅等果偕往狼島矣。次晨乃以車偕予離塵囂徹天之紐約。而赴山明水秀之狼島。至獵狐會。璞萊德夫人載笑迎曰。君等來何早也。甚佳。甚佳。俟獵狐會會員行獵畢。當屈駕至此間之羅球游戲場一行。或者有失圈端倪可尋。亦未可料。夫人言時。予忽瞥見三人乘馬而至。二騎居前。並轡而馳。一騎尾後。緊緊相隨。二騎者。一作桃花色。綠雅雲鬟韙肩。側坐於上。微颺吹其裙角。狀態乃飄逸欲仙。其一坐一少年。爲予素昧生平。叩之夫人。始知即施特斯。亦即夫人今日央之防衛綠雅者也。後尾者爲福康義。狀似欲與綠雅密談。而不得隙者。俄而獵狐會會員亦陸續至。會長璞萊德與焉。會員人數可四十。裝束一致。金戴寬簷絲冠。跨修統革靴。猩紅短褂。携獵狐之契。坐騎則毛色互殊。青驥白駒。赤兔黃驥。五彩斑爛。目光爲眩。予乃不禁竊笑。蓋狼島之狐絕跡已久。而彼輩仍精神奕奕。鄭重將事。一若真

有狐者。豈非怪事。然而會員之意。不在狐在乎。誇耀鄉里也。逾時衆會員驅獒策馬。爭先而馳。蓋實行獵狐矣。施密斯、綠雅、福康義及璞萊德夫人皆隨之行。予與甘南田亦卽從之。行未六哩。則福康義、璞萊德夫人與綠雅已落後。不見衆人乃停轡以待。少頃則見璞萊德夫人策馬而來。喘聲呼曰。嗟乎。綠雅竟於中途失蹤矣。可奈何。衆人聞訊大愕。甘南田即率予馳赴羅球遊戲場。問其經理曰。密司綠雅與杜馬君。今晨曾否蒞此。答曰。密司綠雅未臨敝館。而杜馬君亦一至。卽行詢畢出場。適遇璞萊德夫人與施密斯二人於道。施密斯曰。頃一老農告我。謂曾見汽車一輛。中坐男女各一。越石橋而去。甘南田曰。旣爾。吾儕趨往一察。抵則橋畔輪痕隱約可見。然不數武。即模糊不辨。方向經石橋時。甘南田居先。拾得素巾一方。角上繡G字。一蓋綠雅二字之第一字母也。中染鮮血數滴。甘南田乃藏之懷中。由此觀之。則綠雅果逸矣。然所謂男子者。究何如人。且雙雙旣偕逸矣。何又爭執而致流血耶。已而獵狐會會員蠭集而至。議論紛紜。主

張不一。甘南田見人衆意岐不易措手。乃先分電就近各警署。請遠綠雅與杜馬諸人。然後偕予歸紐約。當晚。甘南田在化驗室中出一奇形儀器。化驗綠雅所遺之巾血。儀器內有玻璃管。管之一端浸於與人體熱度相等之水中。管內置鋼絲小鑷。一鑷兎腸一方。鑷尖繫以絕細之線。其尾接於細杆。杆端鑲有筆頭。可以寫字。而筆頭之下。又鋪格紙一方。甘南田曰。欲察血之爲甯靜爲激刺。觀此筆頭所書之線之曲直即可了。直者爲甯靜。曲者則激刺也。又曰。君聞哈佛大學醫學博士開拿亞所發明之人體感觸試驗法乎。予曰。其法如何。曰。人體腎臟之上。有腺曰腎上之腺。蓋用以排泄一種體質曰愛特里恩者。而此種體質無論多寡。皆足激刺神經。若神經適受外界之激刺。則腺必受其反感之應響。而愛特里恩即流入於血中。今試置綠雅之血於此儀器內。脫玻璃管內兎腸不受其激刺。則爲甯靜。血反是必激刺血也。顧血入未久。兎腸遂忽而膨脹。忽而收縮。無時或息。而收縮膨脹之際。筆頭亦隨之而移動。格紙上所書之線。

乃曲折可辨。甘南田曰。綠雅之血。激刺血也。由是卜之。彼之此行。非出自願。乃被脅於人耳。予曰。綠雅豈被人刲之去乎。曰。非此之謂。然其血內既含愛特里恩。則此行必受莫大之激刺。可無疑義。予曰。若非爭執。則血何從流出。甘曰。或爲鼻衄。言至此。電話架上之鈴鏘然而鳴。甘南田乃執筒聆之。聆畢。顧予曰。項圈上之鑽石。贊司告予。彼已得之於各質舖矣。各舖僉謂質石者。爲一妙齡女郎。所述狀貌。與綠雅相脗合。予瞿然曰。有是哉。然綠雅胡至出此下策。甘南田曰。是不難索解。蓋璞萊德夫人既不善綠雅所爲。則絕其用資。勢所不免。而綠雅無知。竟仍揮霍如昔。是欲其不作此舉。尙可得乎。至於綠雅之逸。頗似爲杜馬所迫。君不觀綠雅之儕服杜馬。與夫杜馬之避其妻乎。杜馬旣欲巧避其妻。則不得不他適。綠雅旣懼杜馬。則杜馬迫之以同行。不敢不從。然依法律而論。則綠雅……言至此。璞萊德夫人忽踉入。狀甚狼狽。甘南田詫曰。夫人何以如此。殆又得惡耗乎。夫人不答。但受以電報一紙。其文曰。『阿母弗急。兒乃赴歐充戰。

此景如畫

地看護婦也。餘情種種。容抵歐詳稟。」予不禁呼曰。休矣。休矣。使此電非爲掩飾其行踪計。則當此列強龍戰之秋。安從而覓之耶。夫人此時淚珠已續續下。哀聲求甘南田曰。甘君無論如何。必請覓我綠雅歸也。甘南田曰。夫人携有令媛小影在乎。曰有。但予不忍其須臾離也。嗟乎。影且如此。而况乎人。甘南田曰。據福康義云。今武裝之商輪。置其電影器者已有數艘。我儕姑往其機關。用以一探綠雅踪跡。何如。夫人曰。吾心如焚。茫無主宰。君欲若何。無所不從。於是甘南田偕予及璞萊德夫人同赴福康義之電影機關。機關臨海而建。當甘南田投福康義所贈之名刺入時。乎乘皎潔之月光。一覽海天景色。則目之所接。浩淼無涯。萬里一碧。明星舟燈燦然點綴其間。大類嵌珊瑚之珠。於翡翠屏中。奇彩煥發。不可逼視。移時。機關中有一少年出迎。甘南田問曰。福康義君在乎。少年曰。福君未至。鄙人乃爲其副。曰然。則電影器之功用。及其構造之大概。可得聞乎。曰傳光與傳音。其法初無大異。近世科學昌明。傳音術於以日進。而傳光之術。尙

付缺如。甯非憾事。但傳光固不難。而傳影則大難。蓋傳影需分光線之濃淡也。職是之故。福君特發明一種洒朱之屏。屏中洒朱分子極細。感觸極靈。以之置於傳光器前。則傳光之際。濃淡可得而分矣。至於傳光器之構造。則傳電阻電發電接電之零星物件。多於蝟毛。不勝詳述。甘南田曰。福君告予。謂今之海舶裝其電影器者。已有數艘。可否將此小影發往今日首途之舶上。言次出綠雅小影示之。少年曰可。甘南田遂另草數字。說明發影理由。并懇扣留貌類此影之女郎。書就。并綠雅小影以授少年。少年開機發之。影遂穿無形之空氣而去。此時璞萊德夫人宛如博物院中石像。斂聲屏息。以待此一絲之希望。而甘南田則復致電紐約警署。探問綠雅與杜馬夫婦等人曾否弋獲。答曰。綠雅與杜馬夫婦行踪詭秘。一時頗難得手。麥瓣嬪雖已就遠。然於綠雅之逸。一昧委爲不知。予因問甘南田曰。杜馬亦赴歐乎。甘南田正思答言。而電影器乃蚩蚩作響。少年曰。回電至矣。我儕環視接影之屏。則見屏上有鏡。鏡上又有絕細之鉛筆爲數

甚多。少年曰。此筆之端。皆與發影屏之酒朱一一相對也。俄而接影屏上。倏呈女郎之小影。一璣萊德夫人狂呼曰。噫。此綠雅也。何從而來哉。少年曰。夫人毋燥。尚有說明書。在後。剎那間。果見一書。並現於屏上。書曰。『項圈實劣。友脅兒取之。昨乃更有要求。正進退維谷間。卽被迫而至此。然兒於此行。今則滋覺其樂也。母乎。幸恕我儕。』夫人詫。曰。我儕二字。何指。甘南田指接影屏。曰。夫人視之。屏上又現一影矣。夫人大喜。曰。此乃福康義。彼載綠雅去乎。吾心慰矣。逾時。影褪。易以一書。書曰。『吾國頃已加入戰團。予亦國民之一份子。安忍放棄其天職。不爲祖國効力。顧與綠雅遼爾。重洋遠隔。亦非所願。乃不獲已。載之以去。然此一舉。亦爲保全綠雅名譽之唯一良法也。普通婚禮。已於昨日在紐約舉行。教禮則一抵羅馬。即當補行。僕僕風塵。征人無恙。忽此告慰。務希勿念。』(完)

# 文苑導游錄（第九種第六卷）

## ◎古文講解六

天虛我生潤文

### ▲答杜熙問古文

(一)獨坐軒記。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何解。(答)客升堂。主降階。是爲晉接送迎之禮。肅請也。謂無堂可升。無階可降。故不請賓客入內。

(二)又『日覺紛拏糾錯』。紛拏與糾錯。有無異同。(答)紛拏散亂貌。糾錯。轚轚貌。大同小異。

(三)本篇書後評語云『又不知夜坐校書時。亦有如太乙之燃藜以照否耶。』太乙之燃藜何解。(答)然藜本劉向別傳。向校書天祿閣。夜暗獨坐誦書。有老人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入。吹杖端烟然。(即燃)與向說古事。老人即太乙之精也。

(四)岳陽樓記。『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此璧字何解。(答)璧拱璧也。其形圓。故借喻

月之在水底者。謂爲沉璧。上句指波上之月光。下句指水底之月影。

(五)畫錦堂記題註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上醉春風。』此四句乞解。(答)悟今是而昨非。係陶潛歸去來辭中語。門前客即指門客。謂今昨之是非。莫去問。門下之食客。蓋門客惟盼公之富貴。故如問之。則是非亦無由定。得馬失馬。本淮南子塞上翁即塞翁。初失馬。人皆吊之。曰安知非福。後馬復引胡馬還。人皆賀之。曰安知非禍。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吊之。曰安知非福。後胡人入叛。壯丁死於戰。其子獨以跛免。謂公視功名得失。當如塞翁之於馬。無關於心也。時公已罷相。將奉命出鎮長安。故以此勸其勿往。謂宜將碧油之車。紅旆之蓋。一併引而去之。且向鄴城(即相州)歸隱之爲得也。

▲又答杜熙問古文

(一)超然台記因城以爲台者舊矣。何解。(答)前人但因城垣之舊制度爲台不高。

此爲反駁後文。起超然台一改舊觀之地步。

(二)又(台高而安)安字何解。(答)安穩而不危也。

(三)又(而其東則廬山)下註『即秦始皇遣廬生入海求羨門子高者』。羨門子高何解。(答)羨門猶言玄門。見天隱子神仙論。道有漸門。漸亦作羨子。高係人名。爲堯時諸侯。至禹即位而隱。見莊子。

(四)吳山圖記。先生答方爾端浮屠老子之宮下註『襄楷上書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此數語何解。(答)黃老卽黃帝老聃。道教奉之爲祖。浮屠卽浮圖。乃佛塔也。爲釋教之所崇。襄楷云。聞宮中奉祀釋道。(祠卽奉教意)但此一道。只以清淨無爲爲主。非帝王之所宜也。

(五)又『七十二峰沉浸其間』。是否謂太湖之內。有島嶼七十二也。(答)此沈浸二字。乃指山影。非真山在水中者。

(六)可樓記『極力營苑園游觀。止於歲時十二之託足耳。』下句乞解。(答)止不過也。謂極力建築亭觀。亦不過一歲十二月中。每逢良時令節之偶然涉足而已。

(七)杜甫詩『花亞欲移竹』句乞解。(答)亞空隙也。謂花的空隙地方。我想移竹以補之。

又答杜熙問古文

(一)快哉亭記『東西一舍』一舍何解。(答)三十里爲一舍。見左傳僖二十三年。晉楚治兵註。

(二)又(玉之言蓋有諷焉)此句意思不明乞解。(答)玉之言。即宋玉之言。蓋有諷焉。猶云實在是含有諷諫的意思。

(三)歸去來辭。『乃瞻衡宇』衡字何解。(答)衡門楣也。

(四)古唐詩合解。詠明妃村『獨留青塚向黃昏』下註邊地草白。昭君塚獨青。邊草既

白昭君之塚。何以能獨青。乞解。（答）相傳爲明妃精魄所鍾。故其塚上之草獨青。猶之岳墓之柏。枝枝南向。同爲奇異之徵。是蓋精誠所感。物理固有然者。

### ▲答杜熙問艤槎亭記

（問）原文『一旦若輕塵驚風』至『固亦危乎我矣』一節。反覆思維。未敢自信。乞吾師賜解。則不啻破夢警鐘。（答）其人乃一旦如輕塵之受風。傾敗於無形者。何耶。蓋其所居之位。而危則甚於海濤。所乘之勢。而險則甚於膠舟。（膠舟者。滯不能行也。）雖無風與水之相爭。而亦立刻失敗。然在彼等。尙且相安以爲無懼。殊不知其危險。實有更甚於我者矣。

### ▲答膝志新問文苑

（一）東世濱豐山觀梅記。原文有督芮瀨斯之變化。吾師改爲督芮斯彌。未審督芮云云作何解。（答）督芮本列子天瑞篇。督芮生於腐蠅。即孟子蠅蚋故啜之之蚋。

似蚊而小。埤雅作蟻。一名𧆸。芳斯彌本莊子。蝴蝶化而爲虫。其名曰鴟掇鴟掇。千日爲鳥。其名乾餘圖。乾餘圖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醢。

(二)又明府之魚。何本。(答)見述異記。和州歷陽淪爲湖。今湖中有明府魚。

▲答陳尙煦雜問

(問)花月痕說部有藥店飛龍。香桃骨損句。隨園詩話中亦曾見及。所謂藥店飛龍。出典用意均祈示知。(答)樂府讀曲歌。自從別郎後。臥宿頭不舉。飛龍落藥店。骨

出只爲汝。意謂瘦至露骨。如藥店之龍。蓋藥店中之龍。只有骨而無肉者也。

▲答褚昌言雜問

(問)踏青。人多以清明日之郊行。爲踏青之舉。閱詩韻集成。則花朝節有所謂拾翠踏青者。讀幼學瓊林。又有三月上踏青之鞋之句。不悉何者爲是。抑春日青草徧地。均可稱踏青節。(答)歲華紀麗譜。二月二日爲踏青節。係張公詠所創。後人效

之。以爲故事。當以二月二日爲確。

(問)花朝。是二月十五否。查閱各書。均多不詳。請示教之。(答)翰墨大全。洛陽以二月二爲花朝。誠齋詩話。東京以二月十二爲花朝。撲蝶會。風土記。謂浙湖風俗。以二月十五日爲花朝。蓋宋制也。近人所用。都指二月十五。蓋沿宋時舊習也。

▲答徐毅秋問古文

(一)『周公得禾以名其書。』請示。

(答)書唐叔得禾異穗同穎。獻之成王。周公領天子之命作嘉禾。

(二)『漢武得鼎以名其年。』何解。

(答)元狩六年。武帝得寶鼎於汾水。改元爲寶鼎元年。

(三)『叔孫勝狄以名其子。』請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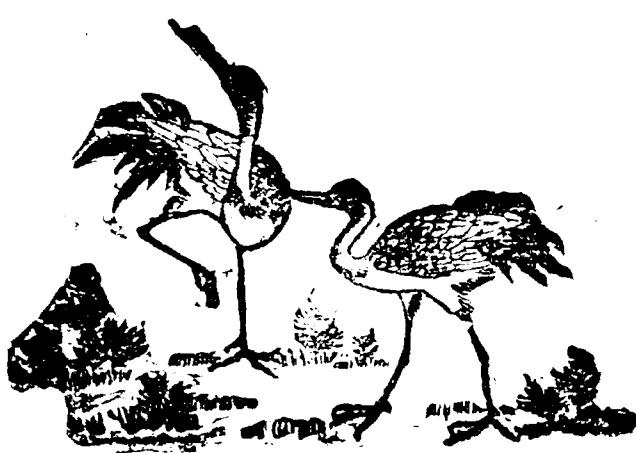
(答)左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於益。獲

三人。曰僑如。曰虺。曰豹。卽以僑如名其子。

文苑導游錄 古文講解六

八

戊午四月



# 文苑導游錄（第十種第六卷）

## ◎詩詞解講六

天虛我生著

### ▲答王譯問文苑

(一)文苑三集。汪退廬詠蟹詩。『三途鼎沸投機穿。』何謂三途鼎沸。(答)溫子昇大覺寺碑。極煩惱於三途。註三途釋氏所云三惡道也。南史三塗八難亦指此。本詩則本李嶠碑文。奔嗜騁欲。壓五濁而輪迴。躡穿投機。入三途而鼎沸。本不關於蟹。蓋死典活用。謂蟹之取死。有如此也。

(二)又王復初題五倫圖。如鳳鶴鴛鴦等。考五倫即五常。從未聞以此稱者。五鳥者。豈亦如松竹梅之稱歲寒三友乎。敢局所本。(答)五倫十客圖均本畫史。五倫以鳳凰爲君臣。鶴爲父子。鴛鴦爲夫婦。鵲鴿爲兄弟。鷺爲朋友。

(三)又張一堃冬日田園雜興。『借取短鋤種明月。』云云二句。但知其雋而不甚了解。

疑有所本。敢問。（答）自鋤明月種梅花係宋人詩句。

（四）文苑二期詩問潘亞雲冬閨卽事『閒生活水烹茶鼎』閒生二字何解。（答）閒中自生爐火以烹茶。別無解說。

（五）又潘亞雲冬閨卽事『呼鬟放下海紅簾』海紅簾何本。（答）『叱起海紅簾底月』是龔定庵句。海紅者猶言大紅也。

（六）又『點梅齊效漢宮粧』按梅花妝本宋壽陽宮主之事。茲獨云漢何也。（答）漢宮妝。本韓偓梅花詩『龍笛遠吹胡地月。燕鈔初試漢宮妝』至壽陽公主梅花點額。自係宋武帝時事。兩典合用。非一事也。

（七）又『華燈雁足伴薰篝』此句請解。（答）雁足燈係漢宣帝上林中燈。制度極佳。宋時士大夫多有之。見黃山谷與黨伯舟書。薰篝卽薰籠。

（八）又『飲餘一盞中黃酒。曲譜雙聲綴白裘』中黃酒綴白裘何解。（答）飲餘一盞

中黃酒係張憲成句下句爲坐聽鶴聲松上啼。中黃係仙人名號。見雲笈七籙。綏  
白裘係曲譜名。

▲答強化誠問文苑五集

(一)社說韓昌黎七古一首第十二第廿兩句固爲四仄起之三平格。第廿四句下有  
五平注與第一句同亦得稱之爲三平格否。(答)第廿四句第四字係險字誤  
刊爲陰。並非五平。

(二)又第廿九句明字本爲平。下注第五字可平誤否。(答)第五字係奈字。非明字。  
(三)文解答明時七子據辭源所載李夢陽、何景明、徐祺、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  
號前七子。李攀龍、李先芳、謝榛、吳維岳、王世貞、徐中行、吳國倫號後七子。見明史  
文苑傳云云考李攀龍事實。又云與王世貞、梁有譽號七才子。未知所證就是。  
(答)世稱嘉靖七子。卽李王輩也。在弘正七子之後。李攀龍官刑曹。與李先芳、謝

棟吳維岳倡詩社。棟爲主盟王世貞繼入社。明年先芳出爲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譽入社。是爲五子。（先芳吳維岳不與其列）後徐中行吳國倫亦入社。乃稱七子。互相標榜。視當世如無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而先芳吳維岳不與已。而棟亦被擯。攀龍爲之魁。攀龍死。世貞握其柄。其所與游者各有標目。以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宗臣爲前五子。以余曰德等爲後五子。以李先芳、吳維岳等爲廣五子。以王道行等爲續五子。以李維楨等爲末五子。審是。則所稱七子時代。先芳吳岳固不與其列矣。辭源未之考耳。

（四）全史宮詞五帝一首注拾遺記言奏嬪娟之樂。路史言奏便媚之樂。孰誤。（答）

嬪娟實應作便娟。拾遺路史各誤一字。楚辭、洛神、上林、吳都等賦均作便娟。

（五）高陽氏都地。一稱帝邱。再稱商邱。查帝邱在今直隸濮陽西南。商邱今屬河南開封道。決非一地。路史所稱商邱誤否。（答）高陽所都之地曰帝邱。亦後世所稱。

始見於春秋禧公三十一年。註爲濮陽。而稱商邱者。則本唐書許敬宗傳。帝次濮陽。問此謂帝邱何也。敬宗以顓頊始居於此。以王天下。故曰帝邱。而水經注云。顓頊之墟。號曰商邱。據此。則商邱二字。實由水經注來。今之河南商邱。在昔當是同一版圖。蓋直隸河南。本昆連也。商邱爲陶唐氏之火正闢伯所居。左傳注爲宋地。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冬。衛遷於帝邱。宋衛相近。殆猶今之隣省也。

(六)顓頊生地。一稱若水。未知孰是。抑卽曲水否。(答)若水在蜀西。又名青衣水。乃昌意降生之所。詳見蜀水攷及水經注。與曲水無干。

(七)帝嚳龕覲珠庭。龕覲一作龕覲。想通。仳齒戴干。何解。宜從庭字作句否。(答)洪武正韻以眉目之間爲覲。後人駁之。而用於此。頗當。蓋卽龐眉巨眼之貌。仳齒。謂齒豁貌。戴干者。干盾也。謂額前高出如盾。珠庭。則謂天庭光潤如珠。唐李絳所稱日角珠庭。日角係本陳書。珠庭即本此。宜於庭字斷句。覲音名。覲音缺。音義互異。

應從覲

(八)舜在位五十年。或作六十一年。孰是。(答)舜年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踐位。又三十九年崩。自攝帝事至崩。恰五十年。與尙書之言合。謂六十一年者。誤以踐位之年爲在位之年矣。

▲答汪瞻華雜問

(一)庾郎是否蟋蟀。(答)庾郎指庾信。信有哀江南賦。故取以比擬。

(二)銅鋪何解。(答)銅鋪即門上銜環之物。以銅爲之。陳植金馬門賦。磨瞳射影于銅鋪。鑄靉光浮于瓊戶。

(三)帳飲是帳飲之誤否。(答)餞行必設祖帳。謂設帳於道左。而餞之以酒也。故曰帳飲。非帳字之誤。

(四)蓮炬重芳人海。何解。(答)蓮炬指燈燭。人海。極言人之多也。重芳即再逢盛會。

以上皆白香詞譜

(五)聲度深幾許。及點破漫煩輕絮。二句何解。(答)聲度深幾許句。乃承上玉子敲  
枰。香綃落剪。兩句而來。蓋玉子敲枰。則有棋聲。香綃落剪。則有刀尺聲。不知此兩  
種聲音。能透入綠陰之中。幾許深也。度猶過渡之義。點破句。極言綠陰之濃厚。惟  
楊花飛過。則畧作白點。似綠陰遂爲點破。絮卽楊花。

(六)封姨是否卽風。(答)封家十八姨。乃風神也。本崔元徽事。

(七)三姑六婆何指。(答)尼姑。道姑。優姑。穩婆。媒婆。牙婆。賣花婆。虔婆。佛婆。

(九)玉台新咏。何人所作。(答)徐陵所序。乃漢魏六朝之詩。唐書藝文志。徐陵有玉

台新咏十卷。

此見白香詞譜

(十)風銷焰蠟。露浥烘爐。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此數句何解。(答)焰蠟。即然火之  
燭。烘爐。即熾炭之爐。因元夜供月。列香案於庭。故風銷其蠟。露滿其爐。花市。即言  
燈市。光相射。言其燈火之多也。桂華。卽桂魄之光華。流瓦。謂月光如水流注於瓦

隙間也。

▲答束世澂問

(一)白香詞譜更漏子後闋『惆悵謝家池閣』使何故事。(答)此與竹垞所指謝娘池閣同。謝名好好。爲杭州官伎。巧於應對。善歌舞。白樂天代好好答崖員外詩云。青蛾小謝娘。白髮老崔郎。漫愛胸前雪。其如頭上霜。別後曹家碑背上。思量好字斷君腸。其時妓家多在湖上。故以池閣稱。又白樂天詩花妬謝家妓。蘭偷荀令香。亦指好好。

(二)填詞中屬辭綴字。避就去取之道若何。(答)屬辭宜細膩。綴字宜凝鍊。避熟就生。去重濁而取輕清。

▲答劉介庵雜問

(一)凡罰酒盃數輒云罰以金谷二字何解。本於何處。(答)金谷殆指石

崇之金谷。本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翟灝通俗篇云。古者罰酒之數。多限以三。韓安國作儿賦不成。罰三杯。蘭亭之會。王子敬詩不成。罰三觥。景龍文作記序。人題四韻。後者罰三杯。李白晏桃李園序。罰依金谷酒數。亦是三斗。但亦臆斷之辭也。

(二)全史宮詞有熊氏第一首註。『經饑贅旒以規視聽之逸』。按荀子禮論絃續聽息之時。不知贅旒二字何解。(答)贅旒冠前之垂旒也。所以戒妄視。

(三)又第四首註。『秦函夾之宮』句何解。又『軒皇使百辟』。軒皇是否軒轅之誤。

(答)函鐘夾鐘。皆樂器名。宮即宮音也。軒皇卽軒轅。晉書刑法志。軒皇有轡野之師。高辛有觸山之務。而唐人詩中稱軒皇者。尤不勝舉。曹子建亦云。封者七十子。軒皇元獨靈。不誤。

(四)又第六首註。『方明執輿。昌寓參乘。張若諧朋前馬。昆闌滑稽後車。風后柏常。從負書劍』。方明昌寓。張若諧朋。昆闌滑稽。風后柏常等。是否人名。抑有別解。又自

『涉洹沙而屆陰浦』起。至『即神牧于相成』乞逐句詳解。（答）方明等均人名。所謂七聖者是也。洹沙陰浦俱地名。屆也。王屋山名。丹經道書也。空桐亦作崆峒。乃山名。廣成子爲神仙。即黃帝問道之師。中華君山神也。大面金谷具茨相成皆山名。甯生涓子太極神牧皆仙人名。

（五）又金天氏第一首註。媯娟便媚。是否均爲便娟之誤。（答）均應作便娟。路史拾遺。各誤一字。

（六）又第二首註。鞬鞬二字何解。是否鞬鞬之誤。（答）鞬弓囊也。鞬革履也。不誤。與周禮鞬鞬氏無涉。

（七）又高陽氏第一首。恭已二字何解。（答）語本論語。恭已正南面而立。謂持身以恭也。

（八）又第二首註。戴干二字何解。（答）干盾也。謂額前高聳如戴甲然。

(九)又第三首天妹舟梁四字何解。(答)天妹即鄒魯氏之女。舟梁即所乘之船。言天妹者。尊之如天之女弟也。語本毛詩。

▲答強化誠問詞

(一)白香詞譜中一剪梅所云秋娘泰娘何指。按秋娘泰娘均有二不知孰是。(答)蔣竹山一剪梅當是金陵道中所作。秋娘當與李太尉之謝秋娘無涉。係指杜秋娘無疑。蓋杜秋固金陵女也。泰娘當與韋尚書家秦娘無涉。北里志云劉泰娘北曲內小家女也。蔣詞當指秦淮歌妓。

(二)李白憶秦娥詞。據唐音發籤云。唐文宗時宮人阿翹善歌。嫁金吾衛長史秦誠。誠出使新羅。翹思念填小詞名憶秦郎。誠亦於是夜夢傳其曲拍歸日合之無異。後有憶秦娥。或即出此。按娥亦作嬪。好解。秦曰娥。猶宋魏之間謂之嬪。秦樓則據攬轡錄云。過相州市有秦樓、翠樓、康樂樓。月白風清。櫓皆旗亭也。此說不知然否。

(答)李白卒於寶應元年。肅宗即崩於是歲。故本傳云。代宗立。召白爲左拾遺。而已卒。文宗即位。距肅宗已六代。相隔六十餘年。豈有預知阿翹事而爲之詞者。詞苑叢談謂菩薩蠻及憶秦娥。皆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耳。杜陽雜編謂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鬟金冠。纓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歌菩薩蠻曲。北夢瑣言云。菩薩蠻詞爲令狐丞相假飛卿所撰。以進宣宗者。大中即宣宗年號。宣宗在文宗後二代。中間相隔僅六年。審是。則唐音癸籤之說。所謂後有憶秦娥者。此後字亦有所據矣。或引黃滔詩云。吹簫不是神仙曲。爭引秦娥下鳳臺。謂此秦娥即指弄玉。予按黃滔爲唐昭宗時乾甯進士。又在宣宗後三代。殊不足以引證此詞。矧弄玉與漢家陵闕。又何涉耶。秦樓當本秦羅敷歌。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以阿翹嫁秦氏。故稱秦娥。即謂其樓曰秦樓。其說固通。特不知唐音癸籤及杜陽雜編北夢瑣言等。又何所本而云然耳。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正

以盡信書不如無書。徒自耗費心思腦力。而其結果。反覺衆說紛紜。莫衷一是而已。故予以爲此詞即認太白被放後思君之作。以秦娥自比。而秦樓則比宮闈。如東坡之瓊樓玉宇解法。亦未始不可。而稱唐爲漢。則白居易之長恨歌即其一例也。



文苑導游錄

詩詞講解六

一四

戊午四月



# 文苑導游錄（附刊之二）

## ◎苔岑錄五

栩園編輯

范燧字木君號伯塞別署槐檀先覺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浙江淳安縣公署  
馮晉楚字子材現年二十三歲浙江上虞人前署鐘國民報編輯愛國社幹事通信處浙江黃巖縣教育會轉交

黃健安現年十六歲廣東佛岡人通信處上海東武昌路六百十二號樓上

徐梅生字冰吾號毅秋現年二十一歲安徽黟縣人通信處屯溪中街大道百號內  
劉政清字石溪現年廿九歲安徽合肥人通信處上海曹家渡恆裕機器榨油公司

李冷字臥雲號悔庵安徽壽縣人通信處安徽壽縣郝家巷井前

汪南窗現年二十二歲江蘇常熟人通信處常熟東唐市郵局轉交

莊祖蔭字國屏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常州西門外東市灣厚餘班船交欽風鄉公所

馬國英字玉如現年三十一歲江蘇吳縣人住本城雙桐國民學校教員通信處蘇州養育巷二百六十  
二號

陳廷一字兆昌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南匯王家路楊協昌號轉交

二 戊午四月

賴用賓原名光兆號灌青別署蜀隱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安徽宣城鎮錦街阜康磬坊轉交

顧松林字鈍生年齡未詳浙江紹興人住上海圓明園路慎昌洋行收支部通信處上海廈門路北德豐里八十八號

王繼鎮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湖州館驛巷

沈文俊字選千現年十九歲浙江嘉興人浙江省立第二師範講習所畢業通信處楓涇養正學校

倪書田號惺園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浙江吳興菁山久誠堂

張飄字一旒別署東廬現年二十四歲江蘇溧水人通信處河南鄭州京漢車務第二總段

宋良潮又名浩斌現年十八歲浙江嵊縣人縣立高等小學校專科教員通信浙江嵊縣成昌號

附白 楠因家庭工業會社事務日繁竟無片暇故不續收新生原有同社諸生學費亦毋庸續繳  
如以近作寄示得暇仍當改就直接付刊文苑恕不隨時答復以省手續

天生虛詩詞曲稿勘誤表

受業於長捷校

集別	頁數	欄別	行數	勘	誤	頁數	欄別	行數	勘	誤
詩	十六	上	十二	鬢齡誤髮齡		十七	下	八	西冷誤西冷	
詩	三七	上	一	八	漁網誤漁綱	三九	下	一一	料理誤料里	
詩	四一	上	二	芙蓉誤笑蓉		四三	上	一三	素纏誤索纏	
詩	四四	上	一〇	繞梁誤纏梁	五一	上	一二	西冷誤西冷		
詩	六二	上	五	依舊誤伊舊	六九	上	一〇	理行誤行理		
詩	七八	上	八	故枝誤故枚	七八	下	九	關河誤闢河		
詩	八〇	下	五	蓮花誤連花	八四	上	一〇	西冷誤西冷		
詩	八六	下	三	指僵誤指涼	一〇一	下	一一	鬢邊誤邊鬚		
詩	一〇三	上	二三	西冷誤西冷	一〇五	上	一二	西冷誤西冷		
詩	一〇五	下	八	愛閒誤受閒	一〇六	上	二	不肯誤不背		

詩	一〇八	下	一	未曾誤未會	一〇九	下	二	學吟誤吟學
詩	一二〇	下	五	賀燕誤燕賀	一二三	上	三	西冷誤西冷
詩	一二四	上	一	驛耀誤驟驛	一四九	上	五	憂誤夏
詩	一五三	下	三	堤柳誤提柳				
詞	三	下	一	鳴風誤鳴風。	三	下	一	咽黃誤咽黃。
詞	二	下	一	苦誤苦。	二	下	二	住誤柱
詞	二六	上	四	姻緣誤姻緣。	二六	上	二	化做誤化倣
詞	二九	上	千片誤千片					
詞	三三	下	八	珊瑚誤珊瑚	三四	上	二注	維持誤維特
詞	四一	上	三	西冷誤西冷	四四	上	八	文字誤文字
詞	四七	上	八	茶到誤茶剗	四六	上	一	沈醉誤枕醉
詞	四四	上	七	兔毫誤免毫	四七	下	六	相干誤相干
詞	四七	下	六	玉纖誤玉纖				

詞	詞	詞
五三	五一	五一
下	九	下
八	九	一〇
捲過誤推過	悄悄誤悄悄	五色誤五巴
		五一
	上	下
		一一
	一三	我輩誤我輩
	酒誤酒	





文苑導游錄（第一種第七卷）

◎社說七

學曲之捷徑

天虛我生

填詞能作長調。而揮灑自如。不爲句法韻脚所窘。則可進而學曲。曲固易於詞也。蓋詞律謹嚴。必依古人已開之例。一一按譜而填。不容增減一字。非若曲句之可加襯逗以自圓其說。然以正法論。曲固無異於詞。濫加襯逗。使歌者無能上口。亦與不合律之詞等。惟足供文人案上之觀。而不能使伶工樂者。應節成腔。則是徒作而已。又何足稱爲詞曲哉。填詞之必依譜者無他。蓋宋時樂府。多用詞以代歌。不獨優伶倡伎。無不傳唱南詞。即里巷小兒。亦都能誦短長之句。其盛行於世。蓋與今之小調同也。小調多五七字句。

若不諳其牌名工尺。使文人讀之。則固無異於詩歌也。而在歌者。則同一五七言句。腔調各因工尺而異。甚且同一曲牌。而句法前後互有不同。同一腔調。而字數之多寡。亦前後不同。試任舉一小調。以第一節與第二三節較。其不同之點。正不可以枚舉。例如剪剪花一調。甚有化七字句爲五字兩句。作雙曳頭體者。是蓋即詞中後闋過變。而在曲中則所謂前腔換頭者是也。即在皮黃亦然。西皮二黃之句法。大都以七字句爲正格。卽上二句皆二字。下一句乃三字。迨熟極生巧。乃變上二句爲三字。下一句爲四字者。亦甚多。其實腔調殊無大別。不過於抑揚頓挫。各調不同。其不同之點。則因文情而異。初非謂西皮句法定須七字。二黃句法定須十字也。試以二黃劇本。改唱西皮。西皮劇本。改唱二黃。甚或以正板

原板改唱搖板倒板二六數板亦無所不可。特是舊有之曲習聽於衆。忽以先帝爺唱作店主東。不免爲座客所哄堂耳。故在作者。不能不就範圍。若以先帝爺之句法而填爲曲。則必一一依其原句之範圍製成。而告樂師曰天水關正板。於是樂工操其絃索。依天水關之曲調而奏之。則即以自製新詞。按天水關而歌。自無不合拍者。若於此一段句法之中。忽而加入別種句法。則樂工勢必震駭。以爲轉入別調。方將改絃更張。而其下文又復歸入本調。則樂工將瞠目結舌。而無所適從。於是走板落腔。疵病百出。是之謂不入調。不入調者。即不合律也。故填詞家必依譜而填。無敢增損。其有增損者。必能自唱。方無碍於聲調。若以付之歌者。而歌者不譜。其虛實襯逗之處。勢必格格不能上口。故凡有所增損者。必自

另譜新聲。不復以舊譜爲準。於是同是一調。工譜互異。即同在一  
套之中。前腔往往與後闋不同。是蓋因文情而異。故其抑揚頓挫。  
遂亦不同。若必執一以繩。則一部九宮大成。直爲不可索解之書。  
矣。填者又將何所適從。故學填詞者。猶可以不解解之。依樣葫蘆。  
填成一闋。能歌與否。可不過問。但取風華流麗。字面可觀。即足以  
誇示於著作之林。若夫傳奇家。則不然。蓋有一字不安。即不能上  
口。苟不先學一二崑曲。稍稍明其行腔使調之法。率爾操觚。則其  
所成之曲。亦不過爲小說家之變調說白。文章家之特別體裁而已。  
斷不能使伶工依詞而唱。又何取乎。故學製曲。必先學一二支  
南北唱曲。使了悟於上去二聲之別。然後即依所習之曲。依其句  
法平仄。勿自增減一字。倚笛聲而歌之。吾知其入手之初。感覺困

難。必十百倍於填詞。然至習慣以後。則亦一旦豁然貫通。任綴一句。其聲調必出自然。不必辨其上去陰陽。而天然湊拍。必吻合於不自知覺。功夫至此。則無論其拗順。皆應手而成。可無待乎修飾。學者欲臻此一境。亦殊不難。但從學唱入手。除辨平上去入四聲而外。更須辨其五音。五音即宮商角徵羽。亦即樂工之所謂上尺工合四是也。若論宮商。則自宋以來。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反足引學者以入迷途。故不如論工尺之爲便。譬如先學一曲。爲長生殿小晏之北曲。引子粉蝶兒。其第一句爲天淡雲閒。亦旣熟讀其工尺矣。則試仿其平仄。照填一句歌之。是否妥順圓熟。能適合於吹笛之音。苟有一字生硬。則須改作。必至完全順口而後已。於是照填一闋。即用原譜工尺吹笛。而自歌所填之詞。覺有不協處。卽行

修改。但使字字順適。無聱牙佶屈之病。則已自然合拍。無待咀嚼。宮商蓋五音組合。本出天籟。初不賴矯揉造作而成。若謂某字屬宮。某字屬商。則從古無此規定。蓋所謂宮商者。即是工尺。單獨一字。不能成調。必須數字聯合。乃有宮商節奏之可言。故學唱者。絕不論及宮商。而其所謂之腔。無不合於工尺。既與工尺相合。則亦無不合於宮商。蓋工尺字樣。不過五音二變十二律呂之代名詞耳。與伶工談工尺。則世無不知。與學者論宮商。則世多岐說。舍易就難。棄明投暗。吾深憫夫抱殘守缺。一知半解之流。食古不化。終其身而不知宮商果爲何物者多也。故不願爲高深之論。以誤學者。若謂趨今廢古。則吾豈敢。蓋聲音之道。古今絕無二致。爲便取徑計。則教以工尺實爲便利。若必咀嚼宮商。則依左表一一對譯。

而改其字。又何難哉。特不便於誦讀耳。試列中西古今樂譜對照表如左。

古樂		今樂	
律	音	西樂	合
則夷	徵	5 • 6 •	四
射無	羽	1	上
鐘黃	宮	2	尺
簇太	商	3	工
洗姑	角	4	凡
賓蕤	徵變	5	六
鐘林	徵清	6	五
呂南	羽清	7 • 1	乙
鐘應	宮變	• 2	仕
呂大	宮清	• 3	促
鐘夾	商清		仁
呂仲	角清		

右表凡十二位。上列六位。均屬陽律。音重濁而下凝。此六位中。以凡字爲最奇特。其音程相差。只有半度。(譬如絲絃上按指之處。上字與尺。及尺字與工。皆爲一寸。而工字與凡。則僅半寸。)故在

正音之外。是爲變音。因其音近於徵。故非角之變音。而名之爲變徵。(變宮同例)二變不屬於五音正位。故除凡字以外。仍只五位。此五位之適中者。是爲中音。黃鐘位居中宮。故在今樂當以上字爲宮。(宋儒亦有主張以合字爲宮者。係以四字調爲主調。其實四字調之合字。即爲小工調之上字。並無二致。不過以四字調爲主調。殊未當耳。)下列六位均屬陰呂。音輕清而上浮。此六位中以乙字爲變音。不屬於五音正位。故就陰呂而論。居其中者實爲大呂。故大呂爲陰呂之中音。大凡陰呂。其音程皆一倍於陽律。清宮之與正宮。猶西樂之1與i。今樂之上與i。其理同也。古樂不取繁聲。製譜皆以一字一音爲原則。故姜白石於樂章則註黃大姑麌等字。於小詞。則仍注工尺字樣。豈得謂工尺非士大夫所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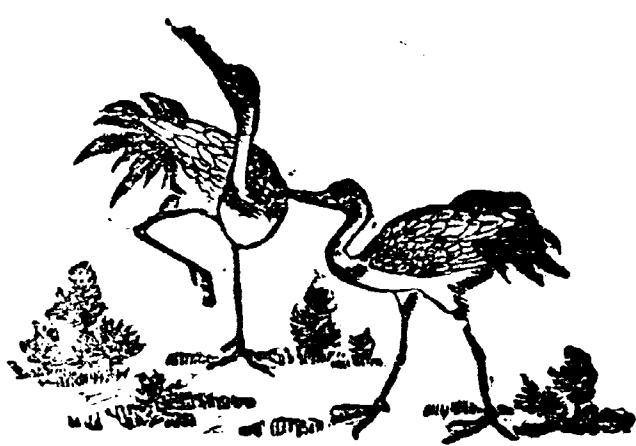
知哉。惟欲誇眩其博雅。必也尙論宮商。高談音律。則可按照右表。  
從心所欲。加以譯註。雖西樂亦猶可通。矧古樂哉。



文苑導游錄 社說七

一〇

戊午七月



文苑導游錄（第二種第七卷）

●駢散文七

天虛我生潤文

陳尙煦

祭落花文

惜芳軒主人送春歸之翌日呼僮掃徑拾聚百花落英效瀟湘妃子之故事葬之於浣花溪畔特具嘉肴窖酒招落花之靈而告之曰芳魂歸去莫嗟春雨無情香骨長埋且喜東園有主紅顏薄命千古如斯美女多愁百年若此憶彼綠珠絕命曾墜樓中息媿含愁屈幽宮裏倩女則魂離天涯文君則腸斷壚頭班姬之紈扇興悲芳心誰訴明妃之琵琶寄怨春夢何歸天道忌盈神仙有刲人猶不免花豈能逃在昔繁華總有消沈之恨從來金粉終歸闌寂之場亦何必惱殺東風自添愁恨也哉惟是瘦影堪憐餘芳足惜

數二十四番消息。轉瞬皆空。過一百六日清明。從頭莫記。香魂不返。珠墮淚以何多。蝶夢空長絲牽愁而無奈。綠陰如蓋。紫玉成煙。墮茵溷以何心。謝鉛華而莫御。結賞心之會。後約迢迢。傾婪尾之卮。殘春灑灑。江南塞北。觸目傷心。人孰無情。誰能遺此。況物皆一理。事有同然。似此飄零。應有虞兮之嘆。同茲落拓。誰招楚些之魂。觸景生情。能無撫衷抱恨耶。爰爲之歌曰。已矣哉。伊人去兮。高閣空雲。南北兮。水西東。春光兮。闇淡。夜月兮。朦朧。盈柯兮。結緣。滿徑兮。鋪紅。悵桃源兮。望斷恨天台兮。路窮落花落兮。花無奈。屬暮雨兮。屬朝風。又歌以慰之曰。色卽空兮。空即色。美人遲暮繁華歇。星霜屢易兮。白髮催年華。去兮不復來。落花雖落花莫哀。明年春至。花猶開。

附原作

(甲95分)

惜芳軒主人送春歸之翌日呼僮掃徑拾聚百花落英效瀟湘妃子之故事葬之於浣花溪畔特具嘉肴簪酒招落花之靈而告之曰芳魂歸去莫嗟春雨無情香骨長埋且喜東園有主紅顏薄命千古如斯美女多愁百年若此憶彼綠珠絕命悄墜樓中息媿含悲屈幽宮裏倩女則魂飛天壤文君則腸斷壘邊班姬之紈扇興悲芳心誰訴明妃之琵琶寄怨春夢何歸天道忌盈神仙有劫人猶不免花豈能逃在昔繁華總有烟消之恨從來艷質更多衰老之悲亦何必惱殺東風殘枝濺淚恨添曉雨敗蕊摧心也哉惟是瘦影堪憐餘芳足惜斷二十四番風信別意偏深數七十一品花身關情最切香魂不返珠墮淚以何多蝶夢空長絲牽愁而無奈綠陰如雨紫玉成烟任茵溷以何心謝鉛華而莫御結賞心之會後約迢迢傾婪尾之卮殘春灑灑江南塞北觸目傷心人孰無情誰能遺此花既飄零應有

虞兮之嘆。予真落拓。竟招楚些之魂。言已欲終。情還未盡。謹歌而予之曰。已矣哉。  
美人去兮。高閣空。雲南北兮。水西東。春光兮闇淡。夜月兮朦朧。盈柯兮結綠。滿徑  
兮鋪紅。悵桃源兮望斷。恨天台兮路窮。落花落兮花無奈。屬暮雨兮屬朝風。又歌  
以慰之曰。色卽空兮空卽色。美人遲暮繁華歇。人不汝知兮中心摧。年華去兮不  
復來。落花雖落花莫哀。明年春至花猶開。

携琴聽泉圖序

陳 言

人無賢不肖。必皆有其志。雖高下之萬殊。要在各適其適焉耳。賢  
如七十子。能棄尊榮而志沂舞雩者。曾點一人而已。今世人志之  
高卑。吾不敢知。然吾知如曾點者爲不多覩。彼世人志之與吾合  
者。吾與之相推移而共處。吾志不與世人合。則不待世人之棄吾。  
吾亦不能不尋清高之境以自適。空谷孤芳。風流自賞。已視富貴

如浮雲。雖畀以堯舜之尊。陶猗之富。不肯易也。余生十有九年。讀古人書。羨志之高。如曾點者爲可喜。未嘗不欲舍百事而從之遊。顧九原不作。附驥莫由。然亦不以古人不可從。遽改初心也。其後得蘭谿樵子。其志既難與世合。欲覓地以適志而未能。乃畫携琴聽泉圖以寄志。復令海內文士加墨。一時能辭章擅吟咏者。莫不欲署名紙尾以爲榮。卽不文如余。亦何嘗不欣然奮筆。特恐俚鄙之言。不足副君屬文之意。然余夙所求而不得者。一旦得之。又曷能無言。夫琴之爲物。造自神農。從來好之者。非聖賢之徒。卽高潔之士。不與凡響同聲調。世之醉心于絲竹者。亦不足以知琴。琴固不能以無知之者。而卑然世之不知琴者爲足鄙也。琴之高旣不可與俗音雜作。己志之高。亦不可與世强合。可以與琴及己志合。

者惟泉而已。泉之在山清潔自愛。琴得之而益幽。人之處其間者亦足陶冶心志。如琴之高如泉之潔人也。琴也。泉也。其形雖三。其清高自潔之性則一而已。君雖未得抱古琴坐泉下。然其志固無時不在琴泉間。況人志之高下與所居之處固無與也。彼武彝種茶之叟。洞庭樹橘之夫。能以其所處之高。即謂其志高邪。蓋身之所託者跡。心之所志者神。神固不可以跡求也。謝傅功高百辟。心存一邱。裴晉公身爲太師。志在綠野。然二公亦何嘗翛然遠引。君之志豈異二公哉。惜余相隔數千里。不知何日得到江南。一觀圖中所畫。而證志之所向。乃先爲之序。以示余向往之未遂。戊午五月一日海城陳言拜序。

(評)用意頗佳。惟用筆嫌崛強而不純。是由極力摹古。乃致爲古所泥。讀之終覺

費方不如原才篇之侃爽也

附原作

(甲90分)

人無賢不肖。皆有所志。志之中雖高下萬殊。要在各適其志焉耳。賢如七十子。能棄尊榮而志沂舞雩者。曾點一人而已。今世人志之高卑。吾不敢知。然吾知如曾點者爲不多覩。彼世人志之與吾合者。吾與之相推移而共處。吾志不與世人合。則不待世人之棄吾。吾亦不能不尋清高之境以自適。空谷孤芳。風流自賞。已視富貴如浮雲。雖畀以堯舜之尊。陶穀之富。不肯易也。余生十有九年。讀古人書。美志之高。如曾點者爲可喜。未嘗不欲舍百事而從之遊。顧九原不作。附驥莫由。亦不能以古人不可從遠改初心。更求之今世。邈不可得。其後得蘭谿樵子君之志。旣難與世合。欲覓地以適志而未能。乃畫携琴聽泉圖以寄志。復令海內文士加墨。一時能辭章擅吟咏者。誰不欲署名紙尾以爲榮。即不文如余者。亦何嘗不欣

然奮筆。特恐俚鄙之言。不足副君屬文之意。然余夙所求而不得者。一旦得之。又何能無言。琴之爲物。造自神農。從來好之者。非聖賢之徒。即高絜之士。不與凡響同其聲調。世之醉心于絲竹者。亦不足以知琴。琴固不能以無知之者。而卑然世之不知琴者爲足鄙也。琴之高既不可與俗音雜作。己志之高亦不可與世强合。可以與琴及己志合者。惟泉而已。泉之在山。清潔自愛。琴得之而益幽。人之處其間者。亦足陶冶心志。如琴之高。如泉之絜。人也。琴也。泉也。其形雖三。其清高自絜之性。則一而已。君雖未能抱古琴坐泉下。然其志固無時不在琴泉間。況人志之高下。與所居之處。固無與也。彼武夷藝梅之叟。洞庭樹橘之夫。能以其所處之高。即謂其志高邪。蓋身之所託者。跡心之所志者。神神固不可以跡求也。謝傅功高百辟。心存一邱。裴晉公身爲太師。志在綠野。然二公亦曷嘗翛然遠引。君之志豈異于二公哉。惜余相隔數千里。不知何日得到江南。一觀圖中所畫。而證志之所

向。乃先爲之序。以示余。尚往之未遂。戊午五月一日海城陳言拜序。

書曾滌生原才後

陳 言

曾文正公以進士起身。而大學士而總督。率湘鄉子弟。轉戰天下。蕩平羣逆。以政治武功出其門者。則有李文忠公鴻章。左文襄公宗棠等。以辭章出其門者。則有湘潭王闔運。武昌張裕釗等。類皆勳業文章。彪炳寰區。流風所被。至今未泯。薛福成記之尤詳。可謂盛矣。原才中所謂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斯之謂矣。此數子者。何幸得文正公之陶鑄。以成其才。彼世之類此數子者。夫豈少數。乃以未遇其人。不克成就。至與草木同朽腐。不亦大可悲哉。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然則文正公固豪傑之士矣。而其餘者。皆凡民耳。雖然。有豪傑之。

士興則凡民受其陶鑄亦可以爲豪傑。獨惜豪傑之士不世出。而凡民則盈天下皆是故以凡民終其身者又比比然也。嗚呼曾文正公不可復起。而有陶鑄人才之責者又不能如文正公。是以吾不憂今世人才之少。但憂陶鑄人才者不文正公若也。上以功利倡。下以功利趨。其所陶鑄之人才亦正如陶鑄人才之人而已。可勝嘆哉。

附原作

(甲 90 分)

曾文正公以進士起身。而大學士而總督。率湘鄉子弟轉戰天下。蕩平羣逆。以政治武功出其門者。則有李文忠公鴻章。左文襄公宗棠。若而人以辭章出其門者。則有湘潭王闔運。武昌張裕釗。若而人率皆勸業文章。彪炳寰區。流風所被。至今未泯。薛福成記之尤詳。嘻盛矣。原才中所謂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斯之

語多則贅

謗矣。數子者何幸得文正公之陶鑄以成其才。彼世之類數子者豈少也哉。乃未遇其人。不克成就。以至草亡木腐而已。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文正公固豪傑之士。其餘者。仍不得不謂之凡民也。有豪傑之士。興則凡民受其陶鑄。亦可爲豪傑。然豪傑之士不世出。而凡民則盈天下。皆是凡民不經陶鑄。不得爲豪傑。而以凡民終其身。有盜蹠。興則凡民亦可爲盜蹠。所謂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嗚呼。曾文正公不可復起。而有陶鑄人才之責者。又不能如文正公。是以吾不憂今世人才之少。但憂陶鑄人才者不文正公若也。上以功利倡。下以功利趨。未陶鑄人才反賊人才。比比然也。可勝嘆哉。

### 遊馬鞍山保國寺記

鄭煒光

慈之東有山焉。名驃騎。相傳漢張意爲驃騎將軍。其子齊方曾隱

於此故名亦名馬鞍山。山勢雄壯爲一邑冠。有寺踞於谷中者。保國寺也。戊午春仲予約友遊焉。琳宮紺壁頗極莊嚴。入寺門閑步。但見野田萬頃。遠山隱現。寺旁有微徑。北出乃至大谷。四山皆修竹。泉流之聲淙淙盈耳。予乃攝衣而上。履巖披草而登其巔。上多巨石。壁立十餘仞。或立或臥。或仰或俛。置身其間。令人有獨立之概。已而夕陽在山。暮鴉頻催。於是下山少憩。循路而歸。友忽悄然而悲。顧謂余曰。人之生也。寄浮漚於滄溟。棲輕塵於弱艸。歡樂無幾。憂戚相仍。銅台烟鎖。吳宮艸沒。昔日之歌舞樓台。今猶有存焉者乎。是以古人之遊必託之文詞以寄興。故右軍有蘭亭之記。東坡有赤壁之賦。今吾與子值干戈擾攘之餘。而得徘徊山水間。遊蘭若以適意。其較蘭亭赤壁之遊爲如何耶。是不可無文以記之。

余善其說。於是爲之記。

附原作

(印85分)

也字不~~得~~

慈之東有山也。厥名驃騎。亦名馬鞍。或別有所本。或取其形似。代遠年湮。不可得而考矣。層巒聳翠。古木蔽天。山勢雄壯。爲邑之冠。有寺虎踞於谷中。若保國寺也。戊午春仲。予約友遊焉。琳宮紺壁。頗極莊嚴。晨鼓暮鐘。殊堪點綴山景。寺門閑步。若夫四句不接。

但見野田萬頃。遠山隱現。若夫倦而藉艸。渴而飲泉。足以消遣世慮。滌蕩俗襟也。旁有艸徑甚微。北出乃至大谷。四山皆大竹。泉水之聲。淙淙盈耳。予乃攝衣而上。履巖披草。而登其巔。巔多巨石。壁立十餘仞。或立或跪。或仰或仆。置身其間。令人有獨立之觀念。已而夕陽在山。暮鴉頻催。於是下山少憩。循路而歸。忽友悄然而悲。顧謂余曰。人之生也。寄浮漚於滄溟。棲輕塵於弱艸。歡樂無幾。憂戚相仍。銅台煙鎖。吳宮艸沒。昔日之歌舞樓台。今猶有存焉者乎。是以古人之遊。非形之於筆。

墨必寄興於詞賦。故右軍蘭亭之會。作叙以形之。東坡赤壁之遊。作賦以寄之。今吾與子也。一介書生。三尺微命。值于戈擾攘之餘。爲共和自由之民。而得徘徊於山水之間。遊蘭若以適意。其較蘭亭之叙。赤壁之遊。爲何如耶。是不可無文以記之。否則安能流之來日後世。而使世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耶。余善其說。於是乎爲之記。

登雨花臺記

盧元濟

丁巳秋八月。余過江寧。慕雨花臺之名。約友數人。欲一至焉。晨餐後。策蹇而行。尋至城關。見譙樓聳然。垣牆鞏固者。聚寶門也。出郊數百步。則雨花臺兀然在望。抵山麓。循陂而上。登其顚。俯仰左右。不禁喟然歎曰。吁。此非龍蟠虎踞。東南之重鎮乎。於山有紫金獅子。清涼北極之高。於水有長江之險。且深。而雨花臺據於高岡峙。

於城南。遙瞰大江。俯臨城市。尤爲附城要隘之區。自古所必爭者也。辛亥之役。浙軍攻斯臺時。烽火蔽天。人馬倉皇。其景狀爲何如耶。今吾與二三子。乘興而來。得安然游於其間者。抑亦幸矣。惟是國家元氣。傷而未振。人民田廬。燬而未復。爭權攘利者。乃猶未有已時。登斯臺者。果有幾人。抱樂觀歟。嗟乎。攬風景之依然。曠河山之非舊。自今以往。能優游涵煦。而無風鶴之驚者。固吾人之所願也。余友笑曰。世事茫茫。固難預料。徒自嘵嘆。胡爲者。君不見沙中石子乎。五色燦爛。晶瑩如玉。取歸清供。可以解憂。又不見山下清泉乎。一甃澄碧。甘冽而芳。用以煮茗。可以滌煩。此吾與子所能致者。而不致。乃欲致不可。希冀之太平景象乎。予不禁破涕爲笑。拾石子一掬。飲清泉數升。相與行吟而歸。

附原作

(甲 85 分)

丁巳秋八月。余過江寧。慕雨花臺之名。約友數人。欲一至焉。晨餐而發。策蹇而行。尋至城見譙樓聳然。垣牆鞏固者。聚寶門也。出郊數百步。則雨花臺兀然在望。抵山麓。遂循陂而上。登其顛。俯仰左右。悠然遐想。不禁而歎曰。吁。此非龍蟠虎踞。東南之重鎮乎。於山有紫金獅子。清涼北極之高。於水有長江之險。且深。而雨花臺據於高岡。峙於城南。遙瞰大江。俯臨城市。尤爲附城要害之區。自古所必爭者也。

辛亥之役。浙軍攻斯臺。當時烽火蔽天。人馬倉皇。必有不忍睹者矣。今吾與二三友人乘興而來。得安然游於其間者。皆曩時盡義者之所賜歟。然而國家元氣傷而未振。人民田廬燬而未復。而爭權攘利者。又未有已時焉。嗟乎。睹此日之風景。想將來之山河。能永久安奠無風鶴之驚者。蓋吾人所願焉。何贖贖者之多也。余友聞而告曰。世事茫茫。固難預料。而窮極則泰。亦豈無因。且多難興邦。古有成例。此句無根。

句都未穩

痛哭流涕。徒自悲傷。君不見沙中石子乎。五色燦爛。瑩晶如玉。取歸清供。可以解憂。又不見山下清泉乎。一甃澄碧。甘冽而芳。用以煮茗。可以滌煩。憂解而煩滌。則心曠而神怡。今吾與子所能致。余喜而笑。拾石子一掬。飲清泉數升。而歸。

### 遊龍山飛仙閣記

黃菊樵

距吾鄉東北十里許。有龍山焉。聳然特立。形勢崇雄。南當羣山之會。北臨大海之濱。上有飛仙閣。觀日峰。最擅形勝。是以春秋佳日。騷人韻士。輒登陟其間。以爲寄興之所也。甲寅三月。予慕其勝。欲往游焉。適有友至。亦以此請。遂欣然從之。於是買棹以抵其境。舍舟登陸。由村落迤邐而達其麓。拾級登臨。初尙坦夷。繼由西折向北。漸入崎嶇。更上。則有高巖絕壁。橫阻於前。徑爲中斷。乃由巖下小徑。攀緣附葛。竭蹶前行。約時許。始躋其巔。然已力竭筋疲。喘如

吳牛矣。乃就樹陰暫憩。少頃復循徑向東北行。計二里許。突有一峰當前。高與雲齊。余友遙指曰。此即所謂日觀峰也。峰下有茂林一帶。林中隱然有屋宇者。卽所謂飛仙閣也。且言且行。漸入濃陰深處。不數武。已至峯前。仰而望之。絕壁千仞。形似筆管。回眸西顧。則所謂飛仙閣者。已在其後。閣前有池。名曰龍游。憑欄俯視。清澈如鑑。游魚可數。閣小而精雅。遂入內休息。闌窗四矚。南則石人諸山。蔚然在望。東則鳳凰。遙遙相峙。北則大海。茫無涯際。西則田舍。歷歷在目。洵偉觀也。顧而樂之。已而日漸西斜。雲將歸山。始遵原徑而返。途中余謂友曰。如此勝游。後會難再。君善於圖。何不繪之以存其勝。友曰諾。圖成。余爲之記。

附原作

(甲85分)

而字贊

距吾鄉東北十里許。有龍山焉。聳然特立。峰巒險拔。形勢雄秀。南當羣山之會。北臨大海之濱。上有飛仙閣。觀日峰諸景。最擅形勝。是以春秋佳日。騷人韻士。輒涉足其間。以爲寄興之所也。甲寅三月。予慕其勝。欲往游之。以滌塵俗。適有友至。亦以此請。遂欣然從之。於是買棹以抵其境。舍舟登陸。由村落迤邐而達其麓。拾級向上。初尚坦夷。繼由西折向北。漸入崎嶇。更上。則有高巖絕壁。橫阻於前。徑爲中斷。乃由巖下小徑攀緣扶葛。竭蹶前行。約時許。始登其巔。然而已。力竭筋疲。氣喘汗流矣。乃就樹陰下暫憩。以回復原有之力。然後循徑向東北行。計二里許。突有一峰當前。高幾齊雲。余友遙指曰。此即所謂觀日峰也。峰下有茂林一帶。林中隱然如屋宇者。卽所謂飛仙閣也。且言且行。漸入濃陰深處。不數武。已至峰前。仰而望之。絕壁千仞。形似筆管。向眸西顧。而所謂飛仙閣者。已在其後。閣前有池。名曰游龍。憑欄俯視。清澈如鑑。游魚可數。閣小而雅精。而潔。遂入內休息。闢窗四瞻。南

如字不妥

則石人諸山蔚然在望東則鳳凰遙遙相峙北則大海茫無涯際西則田舍歷歷在目閱竟予等皆顧而樂之已而日漸西斜雲將歸山始遵原徑而返途中余謂

友曰如此勝游後會難再君善於圖何不繪之以存其勝友曰諾然則請君作文以記之予無言以答爰泚筆而爲之記

月牙山移樹記

陳言

丙辰春余肄業撫順日語學堂某日先生幸勉(日人名)指庭中隙地顧余等曰是不可無花木近地有可移者乎有以千金山之櫻對者先生欣然曰諾施率余等令奚童荷鎔鉏往至其地見櫻樹成叢蓓蕾方盛將揠之山僧止勿許同人曰如此叢林而僅去其一二焉亦何損乃亦吝此區區而不余畀僧曰非吾吝也顧勿禁則人將一而十十而百而我山其濯濯矣余等無以應懊喪而歸

晚膳後。先生復聚余等而謀曰。彼雖吾止。然吾心慊焉。其他更有勝此者乎。又有以月牙山之櫻杏對者。曰但少遠。且隔河。殊難事也。先生曰有舟乎。曰有。曰然則明日試一往焉。翌日。早餐畢。復羣往西北行數里。及河。僅小舟一容不十人。兩岸尙有待渡者。余等因分爲二組。先後既濟。向西北又行二里許。至葛布拉街村。所謂月牙山者已在望矣。取徑村外。先生出金令奚童入村購餅餌。由東谷入。有古柳數株伏道側。如迓遊人者。循涂行。山半有寺在焉。山形彎。而寺隱彎中。命名月牙。肖其狀也。寺外有井。清冽可飲。因羣憩於此。並以移樹事請于僧。僧曰。他人移樹。必償以值。汝等學生也可毋庸。但勿攀折耳。余等稱謝出。白于先生。先生大喜。坐寺前石階以遲奚童。少頃。童携餅餌至。師生分啖之。啖畢。先生偕奚

本篇所寫人物皆一生動可作小說觀是傳記文之佳構也

童更上同人從之余獨與同學二三輩坐以待意謂移樹返必循舊路歸也俄而某君來致聲曰行將取道南下矣不得已相率登極巔半山櫻杏笑靨迎人似嗤予等之忙碌者於時衆方操其畚鍤得大小念餘株日且晡諸生請還先生猶以爲未足也同人曰恐不勝負荷之勞矣爰分持而歸抵校晚炊已熟飯畢相樹與地而盡植之是年夏余離校他適明年有同學友來瀋陽者問之曰已著花結實矣每當春日烘晴香風入座余等領畧其間誠不啻入芝蘭之室也余不禁悠然神往回憶當日之人手評量苦心培植殷勤倍至愛護殊深而竟未能一親芳澤得勿爲女夷所竊笑乎急書之以當臥遊並以誌念茲在茲云爾戊午三月八日海城

陳言追記

附原作

(甲95分)

丙辰春。余肄業撫順日語學堂。某日。先生幸勉。(日本人)指庭中隙地。顧余等而言。曰。是不可無花木。近地有可移者乎。有以千金山之櫻對者。先生欣焉。率余等令奚童荷鑿鉏而往。既到。見櫻樹叢叢。蓓蕾滿枝。將攢之。有山僧來止。余等曰。山中之櫻甚多。去此數株。不爲少。汝何吝此區區者而不余畀也。僧曰。吾非吝此。顧勿禁汝等。則山下之人。皆携鑿荷鉏而來。吾山其濯濯矣。其言頗成理。余等遂懊喪而歸。晚膳後。先生復聚余等而謀。曰。彼雖吾止。然吾志不可挫。此外更有勝此者乎。又有以月牙山之櫻杏對者。曰。但少遠。且隔河。先生曰。有舟乎。曰。然。則明日可往也。次日早。灑畢。仍與赴千金山。同西北行數里。抵河。僅一小舟。容不十人。兩岸尙有待渡者。余等雖十餘人。亦不能一舟而濟。遂分爲二組。旣濟。向西北又行二里許。至葛布拉街村。所謂月牙山在望矣。取徑村外。先生出金令。令奚童大

村購餅餌。由東谷入。有古柳數株伏道側。如迓遊人者。循涂而行。見山半尙有寺。蓋此山形彎。而寺隱彎中。始悟命名之由。寺外有井。汲之清冽可飲。以移樹事請于僧。僧曰。他人移樹。必償以值。汝學生也。可毋庸。但勿扳折耳。余等稱謝。出自於先生。先生大喜。坐寺前石階以遲奚童。少頃携餅餌至。師生分啖之。啖畢。先生偕奚童更上。同人亦從之。余獨與數君仍坐此間。曰必循來途歸。余等可免奔走。及抉揠之苦。俄而某君寄聲來曰。將取南道下矣。不得已登極巔。半山櫻杏。迎人欲笑。欲笑未笑。香彌濃而色彌艷。師生共作得小大念餘株。日且晡。諸生請還。先生猶以爲未足。余等曰。恐不勝負荷之勞矣。遂分持之而歸。抵校。晚炊已熟。飯畢。相樹與地而盡植之。是年夏余去其校。次年有同學友來瀋陽者。問以舊植花樹如何。曰已著花結實矣。當春夜月明。樹影滿窗。芬芳入室。朝夕誦讀。微風時送香至。余不禁想當日之苦心品量。親手培植。而竟未能身領其趣。徒供他人玩賞。亦當。

爲女夷所竊笑也。急書之以供臥遊。戊午三月八日海城陳言追記。

說窮

束世澂

月異句原作爲日新

東世澂曰。吾則窮矣。抑吾之所謂窮者。非人之所謂窮乎。天之生我。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固無以異于人也。而我之道德不能如程朱。政治不能如管商。訓詁不能如賈馬。考證不能如顧戴。義理不能如朱陸。文筆不能如班馬。泰西學術。月異日新。舉凡政治經濟之大。理化農工之細。吾尤不能窺其萬一。古人以眇眇之身。垂光簡策。照耀千古。我猶未免爲鄉人也。逝者如斯。白髮青絲。曾不一瞬。行將與草木同腐。吾固窮矣。吾固窮矣。然而身外之物。得之不足以爲榮。失之不足以爲辱者。又非吾之所謂窮也。古人有言曰。哀莫大于心死。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蓋人之生。受氣於

行將句原作言念西  
固字原作則然而作  
若大原作無又字蓋  
字南也字

原作無吾蓋句有誤  
字

陰陽受體於兩間。廉隅之士。膚髮之恩。必思有以報之。獨至於天地資生之德。而不知報。故君子立身行己。必求所以無愧於天地者。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無愧於天地之謂也。萬鍾於我何加。窮居於我何損。吾蓋亦云然爾。彼夫錦障繡裏。飴釜蠟薪。富厚極矣。而鑽核較籌之苦。病於夏畦。生存華屋。零落山丘。其形化而其心與之俱。平生較盡錙銖。亦且拱手而資之他族。孰與夫陋巷蓬門。短垣芸戶。以樂聖人之道。得寸。吾之寸也。得尺。吾之尺也。用之不竭。而取之無窮。菜根脫粟。食之有餘甘。葛練布裙。服之有餘樂。源晉者流遠。根沃者光華。有其實者。其名必稱焉。縱寂寞身後。不可必得。然仰不愧天。俯不怍地。身心之樂。南面王無以易也。卽不幸如顏回之短命。而心凝神全。其精靈自不可滅。是故窮通以德。

其精句原作其精靈  
自有不可泯滅者是

故原作且夫壽天句  
下原有故字

不以遇壽天以神不以形。論其失道。則齊景千駟窮也。論其違節。則夷齊餓死通也。論其心敝。則彭祖爲天。論其神全。則國殤爲壽。享於遇者不必備於德。豐於年者不必全於神。其間相去。蓋不可以道里計。古人所以重於心死者。蓋以此也。嗚呼。銅駝銷歇。金雁飄零。阿房巨麗。轉成焦土。建章崔嵬。剩有斜陽。南朝金粉。付之雲烟。絳干山頭。頻歌凍雀。誰存趙氏之肉。莫招萬壽之魂。雖以帝王之尊。猶不能庇厥世也。而何況乎常人。榮啟期曰。貧者士之分。死者人之常。士固有歷萬劫而不朽者。亦何畏乎窮哉。

說死

張默公

嗚呼。不幸哉而有天地也。更不幸而天地間有世界。而世界中有人類也。芸芸衆生。造物生之。渺渺游魂。造物死之。造物果何愛於

末句原作有而字

人而生之。何惡於人而死之也。既欲生之。則勿死之。既欲死之。則勿生之。旋生旋死。旋死旋生。母亦造物之弄人哉。夫樂生惡死。人類之恒情也。造物不以死而不生。人類不能生而不死。生之死之。造物主之樂之惡之人。類尋之。造物設此世界與生死。人類不能逃出此世界而破此生死也。以文武之王而死。孔氏之聖而死。孟子之賢而死。釋迦之慈而死。費育之勇而死。然則死固人類所不免焉。壽者不過數十寒暑。天者等于朝露。對於世界之事物。當呈客觀之狀態。不存主觀之作用。競爭利權。殘民以逞。果胡爲乎。擅引軍律。摧殘輿論。又胡爲乎。南興護法之師。北借外來之債。以數十萬之民命。暴露疆場。以無量數之金錢。耗諸戰役。又胡爲乎。他若苛征暴歛。選舉兒戲。訟獄繁興。盜賊滋熾。國無一歲之甯。民無。

語頗酣暢而凝鍊甲  
百分

一。日。之。安。究。其。極。非。國。亡。民。盡。不。止。也。曾。不。思。以。袁。氏。之。雄。才。大。  
畧。握。無。上。之。威。權。優。勝。之。兵。力。終。于。失。敗。者。爲。死。故。也。今。試。問。當。  
局。者。之。實。力。能。似。袁。氏。乎。能。不。似。袁。氏。之。死。乎。予。書。至。此。不。禁。展。  
然。笑。曰。幸。哉。人。類。之。所。以。有。死。也。造。物。之。所。以。賜。人。類。以。死。也。不。  
則。窮。爭。極。亂。甯。有。已。乎。吾。猶。患。其。死。之。不。速。耳。

澹衷詩叙

張默公

我國古稱文勝。革命以來。教化不修。風俗媿敗。文學荒廢盡矣。夫文章之道。繫乎人之性情。亦足覩國之盛衰。其情深者。其旨和以緩。其音純而正。其爲文也。必有傑出一世。不苟于俗者。曹子澹衷。子建後身。非特工于文。且深于情者也。曩主虞陽報。筆花墨雨。噴灑紙上。如江河之瀉。如奔湧之潮。怒如驚雷。迅似驟雨。撫時感事。

錢有氣錄甲九十五分

因境移情。豈徒迴腸盪氣。曼聲靡歌。以盡其情哉。其後教務忽迫。筆鋒遽歛。有所感憤。輒寄于詩。詩益多。其情益摯。深沈雄厚。妙萬物而爲之。悱惻其情。正則其形。斯爲情深而神化者耶。夫文之能盡人情。移人性者。莫若右韵之文。風首關雎。雅始鹿鳴。屈之騷。宋之賦。非憂思感懷。鬱于中而洩于外耶。其情爲天下人之情。亦非天下人所能盡之情。然昔之情。非今之所能盡。其情者。猶非今之所能盡。其情也。澹衷之情。深矣。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任幽思。愁嘆而使自鳴。其不幸耶。

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說

龔辰

茅謙曰。積其倍蓰千萬之數。飽食暖衣。無所用心。一遇災變。轉乎溝壑矣。又曰。技藝興則三誼立。養無業。興地利。杜草竊。是也。善乎。

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此語誠足以察世維俗也。雖然。財而曰  
積。必數之巨者。技而曰薄。必藝之微者。則是丘垤不足比擬於泰  
岱。明矣。顧乃反之。亦多見其不知量也。曰不然。技藝雖小。用之不  
盡。取之無竭。年產雖巨。千百億兆。爲數有限。譬諸今日取五。明日  
費十。則千萬之竭。年月間耳。苟其生子。不肖肆意揮霍。則指顧間。  
蕩產傾家。亦人事之常。無足異者。秦始皇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卒  
之勝廣揭竿。二世而亡。王承福術僅操漫竟。乃世世相承。芳名不  
朽。然則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之諺。誰歟可以間然者哉。不寧  
維是。再求聚斂附益。孔子非之。非非其聚斂之無方也。非其積之  
多禍之所由也。顏子簞瓢陋巷。孔子賢之。非賢其居食之儉也。賢  
其四壁徒立。猶不改其樂也。更有進者。牛耕田。馬輓車。人不忍食。

其肉。至於羊豕。則割而烹之矣。蠶吐絲。蜂釀蜜。人不忍滅其種。至於木中之蠹。書中之蟬。則殄而艾之矣。非謂牛馬不若羊豕之肥。甘適口也。非謂蠶蟬不若蠶蜂之澤美足觀也。亦以羊豕無耕輓之能。蠶蟬無吐絲釀蜜之薄技耳。嗟嗟。人之生於天地也。有氣血。則必有呼吸。有耳目。則必有視聽。有手足。則必有動作。有腦筋。則必有思想。有呼吸。有視聽。有動作。有思想。則風雨而棟宇也。寒暑而裘葛也。飢渴而水火也。疾病而醫藥也。非有薄技。將焉以就千萬之財。烏足恃哉。是故積財千萬。泡影也。終其極。無何。有耳薄技在身。利器也。畢身用之。有餘裕也。謂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之安逸也。不可謂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之可以持久也。誰曰不宣。

文苑導游錄（第三種第七卷）

◎古近體詩七

天虛我生潤文

草四首次同學陳子繩君韻

汪退廬

極目天涯綠乍勻。群鶯飛處客愁新。  
魂銷南浦剛三月，腸斷東風又一春。  
滋長果然亦容易，治平從此費艱辛。  
中原眼底萑苻滿，無奈薰蕕已不分。

吟鞭小駐短長隄。先向西堂認舊題。  
柳色綠迷楊子渡，桃花紅出武陵溪。  
六朝陳跡迷車轍，一路香菌襯馬蹄。  
獨奈繁華難耐久，西風曠野總清淒。

青旗影裏碧黏空。雅稱尋芳十步中。  
圖畫遠開烟漠漠，酒帘低捲雨濛濛。  
前程共喜天街闊，晚景堪娛夕照紅。  
綠到窗前渾不覺，池

塘幽夢正朦朧。

風來陌上總芳菲。雨後芳郊綠正肥。澑水至今疑陣在。湘江終古美人稀。每聞嘶馬當風過。怕見流螢貼地飛。獨有王孫歸未得。相思天末又斜暉。

附原作

(甲 95 分)

極目天涯綠乍勻。無端牽起客愁新。魂銷南浦剛三月。腸斷東風又一春。滋長果然亦容易。治平從此費艱辛。中原試看萑苻滿。何處能將淨土分。

吟鞭端待發前隄。先向西堂記舊題。拾翠伴逢紅杏雨。踏青人傍綠楊溪。數行遙道迷車轍。一路香茵襯馬蹄。獨奈繁華難耐久。西風曠野總清淒。青旗影裡碧黏空。春色無邊入望中。圖畫遠開烟漠漠。酒帘低捲雨濛濛。前程共喜天街闊。晚景堪娛夕照紅。綠到窓前渾不覺。一場春夢太朦朧。

叢深叢淺總芳菲。雨後香薰綠漸肥。灑水至今疑陣在。湘江終古美人稀。莽間得

氣蠻初化陌上追風馬似飛。只是不堪回首處。王孫天末又斜暉。

春日幽居

鄭鵬飛

幽齋恰受杏花風。幾許閒愁一掃空。物態盡收詩卷裏。雄心消滅酒杯中。日長高枕多奇夢。歲歎荒村少醉翁。獨有垂楊無管束。又吹飛絮入房櫳。

附原作

(甲 85 分)

幽齋日領杏花風。吹得閒愁一掃空。豪氣消磨黃卷內。雄心埋滅綠樽中。花濃野徑多狂蝶。歲歎荒村少醉翁。誰說楊花能解恨。任他飄蕩畫樓東。

春興

鄭鵬飛

江南又見物華新。芳草天涯已似茵。猶剩名心難脫俗。尙餘詩卷。

逼近劍閣

未全貧吟詩只覺春來好交友無如別後親紅是桃花綠楊柳一邊含笑一含顰

籬落柴門傍天涯收將春色到山家桃如得意迎人笑柳似垂青向客斜檢點殘書如訪舊搜尋新句勝裁花乾坤放眼誰知已別有傷心感歲華

二月春寒尙怯風披裘遮莫笑衰翁酒因量窄常虞醉榾爲心羸不易工草草鶯花成幻夢年年蹤跡悵飛蓬嗟余老病還如昨一笑浮生過眼空

附原作

(甲95分)

江南又見物華新極目天涯綠似茵猶剩名心難脫俗尙餘詩卷未全貧吟詩只覺春來好交友無如別後親紅是桃花綠楊柳一邊含笑一含顰

籬落柴門傍水涯。收將春色到山家。桃如得意迎人笑。柳似含愁向客斜。檢點殘書如訪舊。搜尋新句勝裁花。乾坤放眼誰知己。別有傷心感歲華。

二月春寒尙怯風。披裘遮莫笑衰翁。酒因量窄常防醉。棋爲心粗不易工。草草鶯花成幻夢。年年蹤跡悵飛蓬。嗟余歎老原無益。一笑浮生過眼空。

### 詠史

龔存誠

夕陽垓下徧聞歌。泣別虞姬喚奈何。知否八千佳子弟。閨中人亦淚滂沱。項羽

紛舞龍蛇大澤中。狐鳴篝火競爲雄。五年逐鹿亡秦祚。亭長歸來唱大風。漢高

秦亡楚覆宿仇酬。鳥盡弓藏事可憂。韓信誅夷彭越族。幾人能共赤松游。張良

反手功成滅楚秦。井陘被水戰如神。  
謾誇將卒多多善。將將無如尙有人。

附原作

(甲 95 分)

夕陽垓下偏聞歌。泣別虞姬喚奈何。  
子弟八千閨內婦。問誰淚不比虞多。  
紛舞龍蛇大澤中。狐鳴篝火競爲雄。  
五年逐鹿亡秦祚。亭長歸來唱大風。  
秦亡楚覆宿仇酬。烏盡弓藏事可憂。  
韓信誅夷彭越族。至今誰不羨留侯。

反手功成滅楚秦。井陘被水戰如神。

謾誇將卒多多善。將將無如尙有人。

過月影校書妝閣爲賦八絕

陳承祖

漫拈斑管寫章臺。恰是逢場第一回。  
自笑樽前多覲覲。惹人屏背悄相猜。

誤入天台豈有因。蠶絲怕縛自由身。  
年來心緒同灰木。爲底天涯。

遇。若。人。

強勸葡萄手自斟。殷勤留坐燭花深。書生積習紅顏命。一樣憐才  
感不禁。

在山泉水感芳華。密語酸心意總賒。我亦天涯淪落久。那堪江上  
聽琵琶。

傾心絮語儘纏綿。萍水相逢未偶然。尺幅鮫絹勞贈與。要儂留記  
者番緣。

更容入畫喚眞眞。蟬鬢蛾眉樣總新。他日天涯重識面。蕭郎應是  
路旁人。曾爲校書攝影一幀故云

珠箔飄燈隔。繡幃懶鐘聲裏送。人歸生平未慣揚州夢。辜負芳情  
願總違。

閒雲出岫本無心。交際何須論淺深。好剗魔根除綺障。風塵結個女知音。

附原作

(甲90分)

漫拈斑管寫章臺。却是逢場第一回。自笑樽前多覲覩。惹人屏背浪相猜。  
錯入天台便有因。肯教蠶縛自由身。年來早覺無閒緒。爲底天涯遇若人。  
強勸葡萄手自斟。殷勤留坐燭花深。書生積習紅顏命。一樣憐才感不禁。  
在山泉水感芳華。密語酸心意總賒。我亦天涯淪落久。那堪江上聽琵琶。  
傾心絮語儘纏綿。萍水相逢豈偶然。尺幅絞綃勞贍與。要儂留記者番緣。  
重容入畫喚真真。蟬鬢雲鬟樣總新。他日天涯留記念。橫波微笑想風神。  
珠箔飄燈隔繡幃。懶鐘聲裏送人歸。生平怕作揚州夢。辜負芳情願總違。  
閒雲出岫本無心。萍水感他意特深。好剗魔根除綺障。風塵結個女知音。

偶成

鄭北野

靜坐蕭齋有所思。閒愁如繭意如癡。酒因獨飲停杯早。詩爲孤吟得句遲。小院月明蟲語歇。東籬霜重菊花知。驚心白日蹉跎過。壯不如人祇自悲。

附原作

(甲 95 分)

靜坐書齋有所思。閒愁萬斛意如癡。酒因獨飲停杯早。詩爲孤吟得句遲。小院已荒人別後。東籬又見菊殘時。驚心白日蹉跎過。壯不如人祇自悲。

歲暮雜感

鄭鵬飛

漫天風雪又殘冬。似水流光去絕蹤。不爲窮愁詩思減。翻因怯冷酒懷濃。新題每向閒中得。舊雨時從夢裏逢。自哂年來貧到骨。更無豪氣似元龍。

(甲85分)

寒窗兀兀問如何。不是詩魔卽酒魔。身世誰憐魚在轍。門庭自笑雀堪羅。嘗來甘苦知音少。閱盡炎涼感慨多。除却閒吟了無事。一回起舞一悲歌。

暮春感賦

勞稼村

間關鶯語入窗圓。花事驚心又一年。酒膽每因知己壯。詩情都爲美人妍。羊腸世路悲前夢。鴻爪天涯悟夙緣。百五韶光彈指盡。楊花如雪柳如烟。

附原作

(甲90分)

鶯聲滴溜入窗圓。花事關心又一年。詩膽壯從高士論。客情豔比美人妍。羊腸世路愁前夢。鴻爪天涯悟夙緣。百五韶光春欲去。楊花如雪柳如烟。

時事感賦

勞稼村

警電紛傳海上頻。自全無術奈強鄰。  
求魚不信皆緣木。厝火何堪又積薪。  
又積薪鑄錯六州誰作俑。觀棋一局痛旁人。  
等閒莫問安危計。盡是城魚慕燕身。

附原作

(甲90分)

警電初傳海上頻。虎狼今日視強鄰。  
集辛畢竟須求蓼。厝火何堪又積薪。  
州寧鑄錯觀棋一局痛旁人。等閒莫讀專愚注。  
能繫安危將相身。

游鷹巖歸過陸光祖表弟書館承留飲以詩謝之

周鈍夫

閒步到書堂。相將醉一觴。酒傾新釀美。  
菜煮晚菘香。妙論追元白。清詩讀漢唐。  
頻來君莫厭。人事易滄桑。

獨步峴峯題逸老堂壁

徐炎培

末句原作文字共平  
章餘未改(甲85分)

碧湖千頃接長天。百尺危峰影倒懸。放眼直窮滄海外。置身疑在  
白雲邊。心無塵累宜成佛。身入林泉便是仙。獨立孤亭一回首。滿  
城斜日起炊烟。

附原作

(甲 85 分)

漫字收審韻末句平  
仄均誤

碧湖渺渺水漫漫。百尺危峯人影懸。放眼直窮幽壑外。置身疑在白雲邊。  
心無塵累何稱俗。身入雲山便是仙。獨立孤亭一回首。峭壁崢嶸上插天。

項王

姚奠邦

八千子弟起江東。轉戰河山一夢中。四面楚歌聽不得。美人能死  
亦英雄。

附原作

(甲 70 分)

射郎二不稱

八千子弟起江東。奪得河山終覺空。到死虞兮歌一曲。癡郎畢竟是英雄。

送春

晏直青

春到將歸惜已遲。客中又值送春時。吹來狂絮鶯將老。啣盡飛花燕不知。有酒且消今日悶。逢君須待隔年期。臨行贈別無他物。一

曲瑤琴一闋詞。

芳事成塵花信渺。落紅無語任東流。年來祇有窮愁分。春去難爲片刻留。兀坐每思前後事。登臨常寓古今愁。天涯倦旅無歸信。爲爾驪樽餞一甌。

秋日雜詩

勞稼村

隱隱青山起暮烟。寒江遠水正連天。清秋好景知何處。只在黃花黃葉邊。

蘆花淺港暮潮平。昨夜扁舟送客行。不見江州白。司馬琵琶空作。

詩漸益然漸入佳境  
甲85分

斷腸聲。

樓頭少婦倚欄斜。水遠山遙望眼賒。一笛臨風吹不斷。滿天秋思落梅花。

長堤曲曲水悠悠。隱約前灘起白鷗。村女不知秋月上。隔溪猶放採菱舟。

籬落荒涼小徑幽。疎林漠漠暮烟浮。誰家稚子雙丫髻。貪摘黃花插滿頭。

附原作

(甲 85 分)

隱隱青山橫暮烟。幾重寒碧遠連天。清秋好景知何處。只在黃花黃葉邊。  
蘆花淺港暮潮平。昨夜扁舟送客行。不見江州白司馬。琵琶誰作斷腸聲。  
樓頭思婦倚欄斜。水遠山遙望眼賐。流水小橋殘月夜。淒涼笛譜落梅花。

清江渺渺水悠悠。隱約前灘臥白鷗。村女不知秋月上。隔溪猶放採菱舟。

籬落荒涼小徑幽。疏林漠漠暮烟浮。誰家稚子雙丫髻。貪摘黃花插滿頭。

感懷 王修

寂寥江左賀方回。如水流光杜宇催。夜雨新添苔徑滑。曉風時揭竹簾開。閒中解悶惟書卷。客裏澆愁仗酒杯。賈誼少年悲墮馬。相逢空說濟川才。

附原作 (甲 80 分)

遺字失粘

寂寥江左賀方回。日日聽殘杜宇催。寒雨潛偷春暖去。曉風暗渡竹簾來。於今解悶惟書卷。長此遺愁剩酒杯。賈誼少年悲墮馬。相逢盛世枉奇才。

題帳簷畫竹

范燧

倦餘倚枕疑聽雨。睡起開簾當看山。絕似輞川深處宿。撲人濃翠。

有千竿。

附原作

(甲80分)

倦餘倚枕疑聽雨。睡起開簾當看山。竹葉青青新雨後。半分涼意透花顏。

舟中即景

范燧

篷窗風淅淅。曉起着重裘。舟在天心渡。山如水面浮。扣舷歌赤壁。擊楫覽瀛洲。夙有耽吟癖。衡湘絕勝游。

和汪瞻華見約元韻

應儉甫

最無聊賴是黃昏。落日微醺石尚溫。把卷擬邀天上月。臥遊難覓枕邊痕。滄桑世事何須問。有益詩書可以言。只是秣陵寥落客。未能聯席到吳門。

附原作

(甲80分)

漸漸原作入被第七句原正經筭羅胸富  
(甲80分)

無聊漫道是黃昏。却暑微風石不溫。把卷借光天上月。臥遊探索枕邊痕。滄桑世

事何須問。有益詩書可縷言。只是秣陵寥落客。未能聯席到吳門。

### 消夏吟

### 應儉甫

原作舊連驕陽小閣  
中丈窗六扇關空空  
纖塵滿案輕除却  
待涼面面風

水閣虛廊面面空。碧紗窗子拓玲瓏。重簾不許驕陽入。只放南來茉莉風。

此首未改

野徑深幽細草鋪。連朝風雨認模糊。夜來戲撲流螢火。惹得珍珠著滿襦。

第三句欲眠復起難  
留枕

鎮日無聊坐小齋。龍鬚八尺自安排。欲眠又起難安枕。閑煞桑田兩部蛙。

第三句長明月第四  
句坐到三更不自知

檢點吟詩得句遲。心潮漲落費尋思。疎襦透入如梳月。正是南窗獨坐時。

第四句原作滿清溪

最清涼是小橋西。料理漁竿手自攜。斜倚垂楊釣明月。獨留螢火照清溪。

此首未收

露濕瑤階草色新。晨興涼爽獨逡巡。清高最是芙蓉蕊。濯濯臨風不染塵。

藕花亭畔小徘徊。饒有清香拂面來。却怪滿池紅菡萏。如何偏向熟中開。

燥熱新涼小雨餘。綠芸窗下且幽居。門前一曲青溪水。時有故人雙鯉魚。

春日偶成

陳翠娜

簾幕無聲細雨斜。爐烟扶夢出窗紗。春陰幾日寒兼暖。老却一庭紅杏花。

第三句原作東風戀  
客不歸去

第三句原作斷續流  
聲伴讀書  
開四句商量莫直日中

幽居

陳翠娜

曲檻苔生新雨後。萬山叢裏易黃昏。竹陰滿院綠無暑。涼月一彎尋到門。小蓋荷珠清勝酒。石床花夢淡留痕。杜鵑究竟是無情緒。除却催歸無別言。

舟中風利喜占

范燧

亂石披苔髮。斜陽畫遠晴。雲低連樹色。風急起濤聲。打槳衝鷗夢。飛帆趁馬行。鄉關前路近。歸客不勝情。

附原作

(甲80分)

亂石疏落髮。波紋畫不成。雲陰籠樹色。風烈撼濤聲。打槳衝鷗夢。飛帆迅馬行。鄉關前路近。歸客不勝情。

題帳簷畫菊

范燧

不甘彭澤居籬下。曾附濂溪得隱名。高士榻前留粉本。捲簾人靜月三更。

池上觀蓮

范燧

微風淡淡透輕紗。一鏡波平映晚霞。向晚定知魚最樂。滿池涼月浸荷花。

時事雜感

龔辰

憑高一覽此山河。千古勳名竟若何。野老不知家國事。時驚北雁盡南過。

烽烟又報滿邊城。嶺表重飛百萬兵。入夜恍聞鬼神泣。寶刀時作老龍鳴。

附原作

(甲89分)

原作第三四句云濶  
上戲看魚戲樂新荷  
又放白蓮花

憑高一覽此山河。千古勳名竟若何。野老不知家國事。時驚北雁盡南過。  
烽烟又報滿邊城。嶺表重飛百萬兵。夜舞江干神鬼泣。寶刀時作老龍鳴。

晚眺

吳淵

鄉村落落幾人家。滿樹歸鴉噪晚霞。一曲青谿流不斷。橋頭開了白荷花。

附原作

(甲70分)

村莊樹後幾人家。鴉影續紛晚日斜。山小嶺低光漸散。門前人報落荷花。

消夏四首

顧青瑤

簾箔深圍鎖翠烟。春江消夏正如年。氤氳色相篆。香字瀰灑。情懷托錦箋。簫局填詞歌。白苧酒杯邀月學。青蓮薰風畢。竟還多事催到秋聲。一樹蟬。

自調冰簾滌塵襟。遇雨槐城轉綠陰。向晚雲峰皆入畫。出山泉水似鳴琴。曾無俗客停車到。已有秋蟲對月吟。記得前宵風露下。洞簫初住萬星沈。

藕花池畔亂鳴蛙。斜日樓臺映晚霞。四座清談笑揮麈。一天秋思聽曉鶴。人生幾見當頭月。涼意新添半臂紗。自送春歸無別事。藥爐茶竈作生涯。

紈扇招涼溽暑收。曝衣樓上又驚秋。未經畏日緣多病。無奈薰風不解憂。攬鏡自憐人似菊。開簾羞見月如鉤。夢中錯憶身非弱。直欲乘槎犯斗牛。

附原作

(甲 80 分)

簾箔深閨瑣翠烟。春江消夏正如年。氤氳色相篆。香字瀟灑情懷落。錦箋冷襲芙蓉。

作意尙佳造句嫌晦

蓉歌白石。興酣詩卷詠青蓮。却嫌解悵還多事。移入金波伴影仙。

未句字解  
碧筒注酒滌塵襟。雨後驕陽恰半陰。幻出烏雲宜讀畫。引來鷗露好彈琴。曾無俗客門常閉。牋有永詞月共吟。記得前宵佳景逸。洞簫初住萬星沈。

晶盤雪藕浸西瓜。夕照樓臺映絳霞。卽座微談笑揮麈。遙天散點看歸鴉。祇修慧業涼心地。每浴枯腸潤夢花。洗盡鉛華重惜墨。奇峰崿處是生涯。

筠簾湘紋燠慮悠。翛然獨酌謝同游。未經畏日幸常醉。偶倚薰風不勝適。攬鏡自憐清減絕。欹床漫覺暑炎留。夢中錯憶非身弱。熟道方銷世亦秋。

### 七夕

顧青瑤

幸字失粘勝字作平  
秋水雲衢一片幽。銀河誰泛木蘭舟。人間莫乞天孫巧。愚福須知不易修。

昨夜雲輶經雨洗。今宵銀燭報花開。癡兒不與雙星便。偏向瓜筵。

附原作

(甲80分)

萍踪浪跡逐浮鷗。芳艸斜陽映滿洲。閒向杏花村裏去。風塵春在酒家樓。  
風韻尚好聲調未圓。

青衫歲歲浣征塵。荏苒韶光最惱人。桃正芳菲櫻正熟。江南無處不芳春。  
月影迷離花影橫。碧欄干畔夢痕清。海棠如睡櫻如醉。淒絕人間太瘦生。  
萬頃烟波憶洛神。三千蓮界竟芳塵。乘槎未遂平生願。羞學揚州駕鶴人。

夏日睡起感賦四絕

沈文俊

一片湖光映繡屏。綠窗人靜睡初醒。日長似歲渾無事。自起調冰  
解宿醒。

憂時慣作不平鳴。身世茫茫百感生。二十韶華容易過。那堪書劍  
兩無成。

國事蜩螗已數年。操戈同室劇堪憐。功名富貴非吾願。差喜身無

俗累牽。

蠻觸紛爭意氣生。干戈徧地未能平。是非功罪紛呶甚。誰把春秋著定評。

附原作

(甲70分)

一片潮光映繡屏。綠窗人靜睡初醒。日長如歲渾無事。學製噙、瀉水數瓶。憂時憤作不平鳴。身世茫茫百感生。二十韶華容易過。學書學劍總無成。宇內鴟鵌已數年。操戈同室劇堪憐。功名富貴非吾願。差喜身無俗累牽。蠻觸紛爭意氣生。干戈徧地亦心驚。是非功罪紛呶甚。皮裏陽秋有定評。

弔杜工部墓

范燧

一現唐花帝業休。詩王名號獨長留。墓前芳草滋春雨。石上梅花咽暮流。猶有猿啼巫峽淚。更無人咏杜陵。秋首陽薇蕨。知多少。不

俗

盡傷時愛國愁。

附原作

(甲70分)

唐代江雨帝乘休。時王青深一杯留。湘中芳草滋春濃。石上海花咽暮流煙雨滴  
殘碑淚墮。風騷淘盡楚江秋。多情惟有天邊月。照徹乾坤萬古愁。



文苑導游錄（第四種第七卷）

填詞七

天虛我生潤文

蘇幕遮

姚奠邦

夢魂遙。烟雨阻。盼到歸期。却又偏生誤。最是無情憎杜宇。不喚人歸。只喚春歸去。篆烟噴香半炷。逗入雲屏化做愁憑據。芳草斜陽。天入暮。曲檻深廊。都是愁來處。

附原作

（甲 80 分）

別魂銷。烟雨阻。盼到歸期。偏又歸期誤。如沸啼聲憎杜宇。空解催春。却不催愁去。篆噴煙扶夢睡。細逐風飛。竟也無憑據。柳曳斜陽天欲暮。六曲欄干倚也無心緒。

紅情

姚奠邦

留春無計。正落紅飄盡。瘦人天氣絲柳驚風。牽惹多情別時意。記

詞語未闡

二 戊午七月

得離亭。握別依稀。是春衫初試。料今日翠袖單寒。猶染淚痕膩。  
簾底靚妝未想。剔爐銀燈欲眠還起。相思兩地。相憶柔情似猜謎。  
過了黃昏時節。祇覺得嫩寒如水。何況是擁翠被薰香孤睡。

附原作

(甲 80 分)

留春無計。已落紅瘦。損銷香天氣。小立闌干。勾起多情別時意。記得離亭握別。依  
稀是春衫初試。怪不得翠袖盈盈。盡是淚痕膩。簾底靚妝未也。剔起銀燈。煮相  
思味。人違兩地。相憶柔情似猜謎。過了黃昏夜遠。祇覺得嫩寒如水。不奈擁翠  
被薰香孤睡。

綠意

姚奠邦

懨懨睡起。覲陌頭綠柳。疎影清綺。輕鎖烟蕪。深綰柔情。迎風幾度牽曳。珠簾壓夢愁。無語奈寂寞。日長如歲。怎禁得悶坐。無聊往事。

一味字句句法不應上  
一下三

從頭空記。芳草天涯渺渺。欲尋消息去。魚雁誰寄。譜就新詞寫上鸞箋。又被淚痕沾毀。支顧倚枕。思量徧算。殼了相思滋味。想那處同是分離也似者邊愁未。

附原作

(甲85分)

懨懨睡起。覲陌頭綠柳。疎影清綺。輕鎖烟蕪。深綰柔情。迎風幾度牽曳。珠簾壓夢愁無語。奈寂寞日長如歲。怎禁得悶坐無聊。把往事心頭記。芳草天涯渺遠。爲尋消息在。攬得心碎。譜就新詞寫上鸞箋。又被淚痕凝毀。支顧倚枕。思量徧細嘗。徧相思滋味。想那處同是分離也似這邊愁未。

鳳凰臺上憶吹簫書感

於長捷

酒敵閒愁。詩成漫興。銷殘刻後春光。正陶琴撫罷。高臥南窗。早說浮名如夢。驚醒了一枕黃粱。休重問山窮水盡。地老天荒。思量。

末句不應作三字兩句應作兩字平行之六字句

年來蹤跡儘嘔血填詞搜盡枯腸任花開綺陌楓落吳江還向天涯飄泊有多少甘苦親嘗何時得山林棲息泉石膏肓

附原作

(甲85分)

酒敵閒愁吟成漫興。遣殘劫後春光更陶詩誦罷高臥南窗休說浮名如夢歌白苧且發天腔。何須美凌雲書扁傑賦長楊思量年來蹤跡儘嘔血填詞傳恨何嘗算飛觴金谷捉月吳江儘向人間游戲甚榮辱富貴難忘平生願山棲谷飲泉

石膏肓。

高陽臺

於長捷

蟾鏡涵春蝦簾捲雨惜花人意惺忪昨夜紅樓薄寒吹入房櫳夢痕依約無尋處怕靈犀一點難通恨重重纔下心頭又上眉峰廻腸九曲如蠶繭料妝成獨坐減了朱容密寫鸞箋天涯沒个征

鴻落花飛絮飄零恨倩流鶯哭向東風視夢夢知是啼痕知是殘紅。

附原作

(甲90分)

柳絮迷魂。蝦簾阻夢。醒來兀自惺忪。擁被沈吟。回身依舊吳儂。同心縱具靈犀角。恐深情也。則難通。恨重重。纔下心頭。又上眉峰。癡腸九曲。商量遍。奈妝羞鸞鏡。瘦損朱容。萬字回文。可憐郵寄無從。窗前一片傷心語。有流鶯正哭春風。視夢夢知是啼痕。知是殘紅。

雙雙燕本意

強化誠

杏花風過。正春到江南。豔晴時候。斜陽門巷。猶認玳梁如舊。拌與年年廝守。且同把香巢重構。呢喃小語。多時不怕紅襟。悵。知否。眞珠簾背。有臨鏡孤鸞。眼波斜溜。釵樣玲瓏。輸與一雙佳偶。獨

自掩門。儻懲。心底事。沒人猜。透難憑。細縷紅絲。將汝足根牢扣。

又

入秋容易。縱形影相依。怎禁風雨。井梧搖落。吹上梁塵如許。漫道離情別緒。更安穩雙棲何處。雕闌翠幕依然。何忍輕輕拋去。私語。喁喁爾汝。費多少思量。欲行還住。天涯歸路。分與攜離辛苦。祇怕綠窗朱戶。便嫁了。棠梨無主。再來覓。取香巢定有投懷兒女。

附原作

(用85分)

冷風信過。正春到江南。杏花時候。天涯芳草。千里影形難剖。綺閣尋來似舊商酌。香巢重構。翩然翠羽分開。各去銜泥穿柳。知否簾鈎尚鉏。有一(作平)不歸來。恐君拋偶。玉樓情重。每待晚妝過後。還惹雙蛾起皺。自顧影青春多負。纔當繫興。紅絲。嬾把鴛鴦鍼繡。

造句尙細惟語氣多  
婉不接

別秋社了。剩簾戶香泥。冷塵如許。韶華又換。賺得故交相聚。漫道離情別緒。且安穩雙棲何處。商量舊壘重新。只惜分飛多阻。休住斜陽欲暮。羨鴻鵠凌雲。奮飛遐舉。傷春歸路。不盡落花飄絮。聽得流鶯怨訴。怎忘了銜泥歸去。教他獨守空房。

夜夜夢魂無據。

雙雙燕本意

李博亭

畫簾開處。憶隔歲還來。玳梁聊住。去年情事。多在呢喃私語。繫足紅絲如舊。已不見。惜春吟侶。縱然影共形偎。無奈東風歸去。南浦。征程未阻。怕葉底鴛鴦也應偷妬。差池不定。兜上一襟紅雨。莫唱人間豔句。怕盼盼樓頭凝佇。有人攜手相看。惟願雙飛似汝。

綠意 踏青卽事

李博亭

長堤颺翠。喜綠茵鋪地。初霽煙雨。枝上黃鸝。着意聲聲。留得踏青

原作未錄計85分

人住香車油壁來。何處問陌上誰家游女。惜惺忪。鬢影衣香印徧  
屨痕南浦芳草王孫夢斷。偷窺村畔杏紅滿千樹。十里相思盡。  
繫垂楊。漫步懶吟詩句。回頭含笑渾無語。聽杜宇喚人歸去。待歸  
來。斜倚胡床。重整畫奩眉嫵。

燭影搖紅 除夕

俞立勳

燭卷花紅銀荷影裏流光換。鄰家今夜乍歸人。笑語瓊筵畔。獨我  
天涯無伴。更那堪燈昏孤館。欲尋好夢。夢又難成。夜長人遠。與  
影周旋。和梅索笑。今都倦。薰爐商陸火頻添。蓮漏剛剛轉。幸是飄  
零已慣。笑年年徘徊夜半。儘拌憔悴。難賣痴歎。幾曾如願。

附原作

(甲 80 分)

燭卷花紅。尊浮蟻綠。流年換。鄰家渾不管。征人笑語連還斷。攬起鄉心一片。更那

酒字失叶  
有字失粘

堪遊蹤已倦。欲尋好夢。夢又難成。不如飲酒。與影周旋。對梅索笑。有誰伴。爐中商陸火。頻添暗把年華算。幸是飄零已慣。笑。年年徘徊夜半。儘挑殘盃。燎難賣。痴。

獸幾曾如願。

綺羅香 悼趙俊生同學

俞立勳

竹雨瀟瀟。松風瑟瑟。愁緒織成千縷。獨坐芸窗。吟徧斷腸詞句。恨天公不解憐才。傷知己更和誰語。悵蓬萊永隔人間。滔滔濁世潔身去。硯池今已枯竭。猶見文壇當日。吟樽開處。冷月三更。空照屋梁。疑曙祇得見。夢裏幽魂。尙髡鬚生平。懽叙只醒來。血淚斑斑。問君知道否。

附原作

(甲 80 分)

忌字應平

庭雨瀟瀟。松風瑟瑟。憶友情絲千縷。獨守芸窗。吟那斷腸詞句。恨造物畢竟忌才。

蓬字應仄

傷知已更誰與語。蓬萊仙永隔人間。滔滔濁世潔身去。硯池今已枯竭。猶見文壇絕筆。君歸何處。魚躍三更。空照屋梁星曙。祇得見夢裏幽魂。尙髡鬚生平同侶。記醒來血淚斑斑。枕邊留憑據。

一剪梅

於長捷

南浦春波送畫橈。月滿今宵。酒滿今宵。水紆山曲路迢迢。燈影搖搖。帆影搖搖。多少春愁未易消。去也如潮。來也如潮。垂楊綠盡灞陵橋。欲不魂銷怎不魂銷。

附原作

(甲戌分)

綠水如油送畫橈。月滿今宵。君別今宵。青山夢裏路迢迢。燈影搖搖。幽恨搖搖。多少春愁未易消。去也如潮。來也如潮。更堪傷別灞陵橋。欲不魂銷怎不魂銷。

文苑導游錄（第五種第七卷）

◎南北曲七

天虛我生潤文

南仙呂入雙調題梅聘海棠圖

姚奠邦

仄●爲仄○爲平◎平  
仄不拘△爲襯逗

（步步嬌）誰把相思都清償。韻算盡模糊帳。叶憑匹配豆做鸞鳳。  
叶恰爲多情句。關心痛癢叶燭影照紅妝。叶做迷藏還把那銀屏。

障叶

原作不襯

（醉扶歸）看羅裳縞袂相偎傍叶一半兒溫存一半香叶怕從今芳名蜀郡要抛荒叶也年年開向羅浮上叶早安排堂開玉照把嬌藏叶醫可他孤山處士單思想叶

首句原作爲再休把  
次句爲須將那

（皂羅袍）休要恨不同時惆悵叶把芳肌揉細句麗質搏將叶春魂秋夢合成雙叶風寒雪冷常偎傍叶教難分辨句濃妝淡妝叶

二 戊午七月

還須深染句清香素香叶結良緣享盡了溫柔况叶

凌波姑射的妝原作  
凌波宛轉皆娘嬌  
字犯實

(好姐姐)想端詳叶你催妝賦章叶依稀似豆當年張敞叶奈娉婷態樣叶是凌波姑射的妝叶空凝想叶怕新婚燕爾難希望叶

伉儷情深却是誑叶

(尾聲)璇闔一樣多嬌樣叶你何故是偷把蜂媒蝶使央叶到做那一對夫妻名義上叶

南呂壽柳園夫子四十初度

張一堃

(臨江仙)自古江南文物好韻即今還似南朝叶柳園詩比曲園

豪叶年華纔四十句名似浙江潮叶

(梁州序)風流辭藻叶匡時懷抱叶笑我曾經窺豹叶仙才競說句前身李杜岑高叶屯田詞曲句白傅詩篇句孺婦皆知道叶等

身著作聲華噪叶河海元龍意氣高叶是同志豆都傾倒叶

(節節高)相逢縞紵交叶慰岑寥叶解衣推食非圖報叶吟和嘯叶

叶簾與瓢叶無煩惱叶孟嘗兩字新稱號叶神仙眷屬都修到叶

內史工書女中堯叶謝庭嬌女才逾妙叶

(尾聲)稱觴幾輩皆同調叶安排瓜果共相招叶把一瓣心香細

細燒叶

附原作

(甲70分)

(臨江仙)自古江南文物好地靈人傑堪誇惟吾夫子楚翹翹年華纔四十名似

浙江潮

(梁州序)清辭闡藻濟時懷抱著作等身惟妙珠璣咳唾前身李杜岑高詩中天子海內文宗有口皆知道向陽花木逢春早帳設申江究尺刀隻手挽狂瀾倒

(節節高)相逢盡素交。義彌高。孟嘗別號人人曉。琴彈了。吹玉簫。還長嘯。導游後學工夫巧。灌輸知識開人竅。內史工書女中堯芝蘭繞砌時相笑。

(尾聲)填成一曲稱觴稿。華封祝壽獻蟠桃。且喜後起阿龍更卓超。

南正宮 黛玉葬花

晏直青

(錦纏道)惜風光韻又只見豆飛花似狂。叶墜粉繞長廊。叶憶前朝。豆滿園燕舞鶯忙。叶不分明紅香軟香。叶祇覺得豆艷質芝芳。叶佳伴各徜徉。叶痛今日豆空亭閒傍。叶清淚洗新妝。叶更多少豆淒涼。情況叶把殘英檢點貯紗囊。叶

(朱奴剔銀燈)一霎裡輕風乍颺。叶一霎裡細雨如狂。叶春閨不信夢偏長。叶況添上許多魔障。叶思量。叶怕傷春斷腸。叶且將他和泥共葬。叶

平仄尚協造語欠細  
甲80分

(雁過聲)徜徉叶輕鬆土壤叶好教你魂歸大荒叶美人堪比花模樣叶甚淒涼叶對簣簷叶一春來花事匆忙叶風光叶斷人腸叶多情無福卿原枉叶怎怪癡癡縈夢想叶

(小桃紅)忽聽得空堦響叶恰到了心頭上叶那人未見神先往叶哀音足使心悽惄叶鸞儔鳳侶嬌模樣叶又誰知宿願難償叶

南商調 黛玉葬花用藏園空谷香懷香譜張默公

(逍遙樂)人比花先病韻春去春來總愁境叶瀟湘風雨暗心驚叶階前墮葉句枝上啼鶯叶怎不關情叶

(金絡索)衝寒破曉行叶片片飛花影叶幾度思量句滿目傷心景叶伊誰解此情叶嘆孤伶叶把花影儂身細品評叶落花無主憐同命叶一縷芳魂喚不應叶何堪聽叶東風又起惜飄零護花

鈴空繫春城 叶却猜不透東皇性 叶

(梧桐半折芙蓉花)空枝无限情 叶難續花兒命 叶有個愁人句  
兀把雕欄凭 叶且築豆佳城只恐魂難醒 叶輕劫無端墮一層 叶  
聽數聲啼字句也是苦傷情 叶相伴着芳魂喚醒 叶傾刻榮枯付  
杳冥叶而今後豆無影形 叶一任淒清叶早迷了歸途徑 叶

(梧桐五更)空留一片情 叶珍重殘花命 叶無限春愁 句只有儂  
心領叶半生幽怨三分病 叶緊鎖眉尖痛不勝 叶芳魂已歇難追

省叶殊淚紛紛句憐煞你紅顏薄命 叶

(梧桐樹)從今休說情 叶往事思量定 叶誤我聰明 叶冤業終歸  
盡叶將花比我須回省 叶哭向埋香塚上行 叶我亦飄萍句到底  
花猶幸叶還有我心香 一瓣將花敬 叶

(尾聲)瀟湘館內少人行。叶落花風定。淒清景。叶可憐我。何事傷心別後情。叶

附原作

(甲75分)

(逍遙樂)人比花先病。春去春來總愁境。瀟湘風雨暗。心驚階前墮葉。枝上啼鶯。怎不關情。

(金絡索)衝寒破曉行。片片飛花影。幾度思量。滿眼傷心景。誰人解我情。嘆孤伶。把花影儂身細品評。落花無主憐同命。一縷芳魂喚不應。何堪聽。東風又起惜飄零。護花無計恨難平。却猜不透東皇性。

(梧桐半折芙蓉花)空枝無限情。難續花兒命。有個愁人。把亂紅掃盡。且築佳城。只恐魂難醒。輕劫無端墮一層。聽數聲啼字。也是苦傷情。相伴着芳魂喚醒。傾刻枯榮付杳冥。而今後無影形。一任淒清絲絲雨迷歸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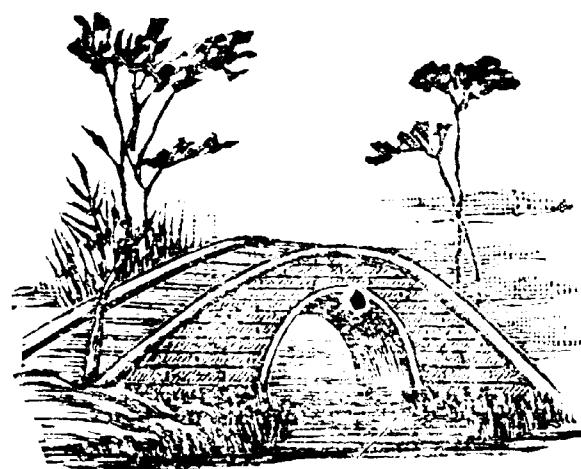
宋詞譜

未句譜

(梧桐五更)空留一片情。珍重殘花命。無限春愁。只有儂心領。半生幽怨三分病。  
緊鎖眉尖痛不勝。芳菲已歇難追省。珠淚紛紛紅顏薄命。

(梧桐樹)從今休說情。往事思量定。誤我聰明冤孽終歸盡。將花比我須回省。哭  
向埋香塚上行。我亦飄零到底花猶幸。還有薄命人將花敬。

(尾聲)瀟湘館內少人行。落花風定淒清景。可憐我何事傷心別後情。



文苑導游錄（第六種第七卷）

● 尺牘七

天虛我生著

復陶磊明

磊明先生鑒。前奉手教。卽經裁答。惟如何措語。則已忘之矣。頃來書。益見懇摯之忱。辱  
荷下問。敢不以直友自居。夫作詩。猶炊爨也。炊飯過熟。則焦爨。酒過熟。則酸。作詩亦有  
火候。其理正同。足下詩似即犯過火之病。大抵由多改而然。例如斷句云。詩成未改疑  
多病。改罷詩疑病更多。下句即過火。似不如（改後翻疑病更多）也。又如（別有腰肢  
憐我瘦）別有二字亦然。似不如（爲恐沈腰因汝瘦。書來宛轉勸加餐）又如（看  
飄一片朦朧月。道是搖搖漾水波）似不如（花陰一片朦朧月。襯出池塘激灔波）  
又各句中每有三五不論之弊。如（擁鼻微吟檠右多）之檠字。（豈敢片言怨阿郎）  
之片字。（隱約犬聲送到耳）之送字等。均是大病。而手不應心。辭不達意之處。亦觸

二 戊午七月

目皆是。如隔重膜。晦暗不透。大抵由於少讀多作之故。以致下字用筆。恒失之淡而無味。愚謬之見。如是。不識高明以爲然乎。若果認爲他山。願請以精心結撰之作見寄。每次至多三四首。庶得細加修飾。若以長篇見示。則惟望洋興歎而已。即頤道安弟栩頓首。

附原函

蝶僊先生大鑒。磊非詩人。偏喜弄詩。於是平日在古紙堆中尋生活。雖畧涉吟哦。而無人可引爲同調。每一成句。誰得爲之點鐵。不免自心浮而莫穩。爲是屢吟屢改。竟至半句而不成始罷。書此。憶得倉山居士有言曰。詩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則心浮。多改則機窒。而磊每一拈毫。嚙句往往有犯此病。詩情之窒。不待言矣。磊嘗有句云。詩成未改疑多病。改罷詩疑病更多。兼之先生惜墨如金。以致磊之詩日益澁。昨寄艸言。並附拙詩。亮登記室。今又有近作。再錄呈教。伏思詩得一字。

之師。如紅爐點雪。樂不可言。今而後先生仍不肯以指其端。則磊此生恐無言懽之一日矣。讀先祖篁村公泊鷗山房文集中。有言曰。磨鐵可以成針。磨磚不可以成針。抑亦先生以此意射磊明邪。大著黃金累讀罷。再擬五十六字。以供一笑。敬

頌文安門下。附磊明頓首。

覆盧望之

函悉。老杜今夜鄜州月之鄜字。集韻廣韻並作盧谷切。惟洪武正韻單作平。而佩文韻府。則虞屋沃均不收入。兒時陸連史先生授作入聲。殆必有所據。惜已無從質問。惟白傅嘗有主人今夜在鄜州之句。則作平聲較有顯據。認杜老此句爲全順固通也。當以尊函印入文苑。藉公同學。此頌近好。弟栩頓首。

附原函

栩園夫子大人尊前。謹稟者。文學指南二冊已收到。生近來塵俗紛繁。每思力學。

嘗與願達。自知已非其時。愧恨無已。但既得良師。豈可空負。稍有暇晷。仍當展卷誦讀。並冀得一拙稿。以供斧政也。文學指南第三冊。載杜詩今夜鄜州月之鄜字爲仄。今查字典。音孚。或音夫。芳無切。若誠如是。則此句乃平仄全順矣。質之吾師。未知是否。再者。生原名元璫。元濟乃法校考名也。茲已心厭政界。故於今歲始。仍用原名字。望之。通信處照舊。特此奉聞。尺牘類中。遇有隙地。能爲附載尤感。專肅敬請道安。學生盧元璫謹上。

王覺才來函

栩園先生賜鑒。大札（見文苑四集）及拙稿。已先後收到。勿念。此次憑空破費先生寶貴之光陰及郵資。中心抱歉無似。來函謂拙著重在與原文句句對照。與先生主張不合。故殊不敢贅一詞。此足見先生矜慎不苟之意。欽佩莫名。惜其中不無誤會。請得略伸鄙意。尙乞先生恕其憇直。進而教之。夫原文只一種而已。譯者取而譯之。以體

裁異。用筆異。故譯文之不同。則如其面焉。况西文聲調迥異。文法又殊絕。先生謂求其文似。則意境殊晦。鼎則謂意境儘晦。而欲求中文與西文之相似。是無異欲太平洋之與大西洋相合無縫也。何則。聲調之類。即不必講。試問讀此相似之譯文者。不畢業西文文法。何能索解。是故即如先生之所謂宜於英文教科之直譯文字。何嘗能與原文相似。而先生以爲不宜於普通小說者。其體裁用筆。自有異於普通小說耳。非關與原文似否也。大凡文字萬變。而理則初無二致。故一意可通乎萬國。而萬國之文字。除如歐美同出於希臘。而一源者外。則祇有工與不工之分。殊無似與不似之可言。蓋兩物並呈。必本身各有相同之質點。而後似與不似。始有比較。今相同之質點。且無比較之標準。安在此。非若寓言取譬之。可以隨意綴拾者。也是以所可對照者。對照原文之意而已。舍意外。又孰從而對照之。若謂以原文一字。對照漢文一字。則一篇文章。直一部英漢辭典而已。若謂以漢文一句。對照原文一句。即先生之所謂句句對照者。神乎。

其技亦不過至一部英文文法書而止。恐即如先生之所謂宜於英文教科之直譯文字。亦決不如是。貴社人才濟濟。英文健者當必勝鼎十倍。未知當日先生亦會將拙稿翻檢數頁。令與原文一爲比較。以審其果爲英漢辭典。或英文文法書否。不然。先生何至不敢贊一詞。先生豈謂拙稿句句對照。字字對照。改一字。將一字失其對照。改一句。將一句失其對照。所以云不贊一辭邪。抑拙稿之爲劣。竟一至於如英漢辭典。英文文法書。鈎。繩。格。碟。不可。卒。讀。欲。改。且。無。下。手。處。耶。此誠鼎百思不解者矣。先生曾亦見拙稿正文後。有備攷一欄否。凡譯文中。有蛇足之處。及爲譯文文勢起見。裁節原文之處。均註明欄內。所以便參觀原文者之稽考者也。鼎前函所云。堪與原文對照者。以此。當時未暇詳言。遂令先生誤會。過誠在我。實則文字有工與不工。而事意終歸一貫。即事意有增損處。但須於殺青後。取而分註之於欄內。依然朗若列眉。亦何碍於對照間。嘗論之。無論直譯也。意譯也。苟不齒莽從事。固莫不可以對照原文。不過對照之分量有

多少耳。而分量之多與少。則應視原文之疏與密。隨宜而施。初不必拘拘於直譯意譯。蓋直譯意譯兩名詞。並無一定之界限者也。鼎有數友。嘗告我。當初學看英文小說時。法取林譯之魯濱遜漂流記一部。與原文對照而觀。進步甚速。然謂林譯本爲直譯。比之於英文教科。先生或者不承認也。此無他。林氏譯文。儘有鎔治原文之處。然而其書所蓄之性情及宗旨。則一本乎原書之性情與宗旨。其不碍人之取而對觀之者。以此若如來函所云。各本性情各有宗旨。自是著作家之正軌。特非所語於譯事者耳。且莎氏劇本不可與彼中小說等量齊觀也。英文小說。支詞膚語。名家不免。且種種鋪叙。有時與吾國人心理不合。譯時不得不求其簡潔。則其可以對照之分量自少。鼎小說亦曾譯過。甘苦差知一二。實則譯小說而成文者。固已匪不知遵用此法。若夫莎文則鋪叙一空落筆成文。悉屬劇中人針鋒相對機牙錯應之口吻。而又一一翻諫出新千錘百鍊而出。一語直足抵人數十語。故一有疏漏。往後即成脫氣。不知所說爲何話矣。如

此雖欲於譯時減少對照之分量。不可得也。要之天下事不可一概而論。昔在閉關時代。有入主出奴之見。今則無所用之語云。目不能以自見。鼎有見於此。常恐自己作文之病。不克自行檢舉。且原文爲世界上文學之鴻寶。尤不敢潦草供獻社會。爲特就正於文壇。先生即不屑潤色。誠能抉摘其文中之病。而痛斥之。固鼎所日夜馨香禱祝者。且亦不卹金錢。樂購人贊我之短者也。今但以不贊一詞了之。先生雖明言爲主張極端相反。故小子昏昏自維生平。但求心之所安。絕未標何主張。存何成見。當時寄稿台端。竟未夢想及此。實則先生主張意譯。亦普通人之主張。未見與鼎有何不相容處。先生潤格。鼎雖未得拜讀。度亦未必有自認爲不合主張之件。一概謝絕之條文。然則先生真意果何在。得毋小子譯本。乃不先不後。適在先生擬譯時進耶。然吾聞莎氏一生著作。喜劇共有十六種。悲劇十種。歷史劇七種。先生擬譯。儘有游刃之餘地。區區一種。何殊太倉之一粟。自古文人習氣。正不必復見於今。不識此外尙別有原因否。所願先

生不怪責之乃幸。倘因此而鼎寸心漸漸能自知得失。則此次拜先生之賜。爲不少矣。

謹先肅函鳴謝。伏乞心照不莊。順請道安。晚王汝鼎謹啓。

復王覺才函

手教奉悉。弟對尊著並無他種意見。弟亦並不譯此。即譯亦無慮其複出。所謂譯文之不同。如其面焉。洵名言至理也。弟對尊著實覺所綴之文言。與弟筆致性格。迥然不近。即晦暗而不透明。艱澀而少趣味。此蓋由人之性情迂爽。及文字之根抵派別而然。故不能贊一辭。使弟爲之。勢必掩却全書。捉筆另自述之乃可。然由已譯之中文。從而紬譯。則又所謂取法乎中矣。故弟譯書。苟不能自了解其原文。則請精深於英文者口述一過。閉目凝思。靜聆其語。而想象其人。如觀活劇。如演登場之戲。以己身而代書中之人。一面則命小兒速記。以備復按。及旣演述一章。即運我之思想腦力。演而成文。是純然爲我意譯。惟事實則取諸原書而已。其原著有矛盾或疏略處。且以己意參入其間。

是否可與原文對照。弟不問也。尊著蓋非重新另撰不可。譬如畫畫已經着墨繪成一紙。則惟有優劣二字可評。雖聖手亦無能爲之潤飾耳。生平不擅阿諛。幸恕率直專頌道安。弟栩頓首。

奉天陳言來函

栩園夫子函文。前奉教言。內云。凡作一事。心無二用。學者終以專修一科爲是。待一科既成。搖筆即來。俯拾即是。然後再進一步。故凡同時請業兩科者。絕對不收。所論極是。祇應遵守。何敢冒瀆。第言意有小異于夫子者。不敢不白之左右。夫搖筆即來。俯拾即是。談何容易。文中七子四傑八家。詩中李杜。詞中三李二窗。曲中四家。其足當此語否。使再與諸公。以歲月。未必不更有進。是終無再進一步時。然諸公非守一長而終亦數者。兼修。及其成。有所偏長耳。世說載郭林宗與子許文生入市。文生見物必買。子許見物不買。或問林宗孰是。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言固文生流也。豈不知才力有所

不及。泛涉易于兩失哉。願有不得不然者。按社章規定。作文每月四次。無論作得優劣。即四題亦不易得。不知者豈不曰廿四史十三經。何處非題。豈夫題不難得。惱心爲難。不惱心則無佳思。無佳思則不得不敷衍。幾行陳陳相因之語。生湊幾句似是而非之題。面話頭試問如此。作去非但改者無味。即作者執筆時猶有趣否。可得行文之樂否。爲塞責計。誠得之矣。爲學文計。恐未然也。若闕而不作。不僅非求學所宜。亦有拂夫子數千里外殷殷教誨之意也。此事要非身歷者不知。且無論何種學問。不入門則不能深造。即以言論。自墮地以至今日。于韻文一途。從未研究。取古詩讀之。亦不知其所以好處。若必待古文搖筆卽來。俯拾即是。時再進而學詩。言知七子四傑八家。皆不可以企及。必如節女守貞嫁一夫而終身。爲可乎否邪。言以爲如能詩文並修。則每月或文三詩二。或詩四文二。無論多少。總不出四次之規定。既免尋題之難。且得兼進之益。茲就本月詩題。擬作兩首。並呈左右。如以孺子可教。即請賜之針砭。俾有遵循。若謂朽木

一三 戊午七月

難雕。則作廢亦可。倘蒙准予所請。卽乞將學詩之函。早日擲下。以便奉爲圭臬。同學中之兼數科者。大有人也。言無數君之才。思學數君之學。曷不量之甚也。竊恃栽培有素。故敢冒請。不識以雍之言然否。抑是故惡夫佞者歟。臨書不盡依馳。肅此恭叩。撰祺。伏希慈鑒。受業陳言。百拜。

臨城吳仲傑來函

栩園夫子大人文席。弟子上月因差事赴京。是以月課未能如期照寄。恕罪恕罪。茲奉上拙詩四首。并前次改文。仍希削正。弟子性本魯鈍。於詩學似非所宜。然性之所好。不敢中途易轍。致貽虎頭蛇尾之譏。况自傍門牆。獲益已非淺鮮。敢將心之所知。質之夫子。諒不以絮絮爲怪也。夫詩以言志。故一人有一人之詩。未可強而學也。少陵謫仙。同稱詩聖。而其風格迥乎不同者。性情互異故也。故學詩而好立門戶。必至矯揉造作。蓋以他人之性情。强合於吾之性情。其格格不相入者。宜也。况處境順逆際遇。不一苟或。

無病而呻必難自然至若用典寔爲至難蓋典故本非吾之所以用自不免牽强堆砌之病必也用典如己出方無痕跡然作家不能况詩之精神全在我心倘字字能真摯懇切自然流露出其神韻必勝於用典詩三百首初亦何曾用典其明證也其於文也亦然惟文之與詩體例各異蓋文中每有故作波瀾翻騰作勢或襯貼以明之或引申典實以證之詩中惟古詩爲然於律絕則否因律絕詩字句較少起承轉合外已無添足之餘地故必於字句間費推敲也弟子近日作詩頗避用典未知夫子以爲有當否伏希教正蕭此敬請撰安弟子吳仲傑拜啟

又

蝶仙吾師文席賜翰并改文均已收到弟子因有事於漢皋故稽奉覆道出鄭州遂小留數日有友人張君一航者好學不倦不以衣食奔走沮其志昨購得文苑導游錄一冊誦讀不釋手一夜而盡因與弟子論師道曰今之碩士鴻儒大抵皆高自位置或知

而不言。或言而不盡。其於國學之廢頽。漠然視之。後學既求學無從。於是不得不舍近而求遠。棄本而趨末。莘莘學子。侈談西文。故國學之不振。未始非若輩作之俑焉。昔昌黎文公倡爲師說。當時怪之。而斯文之不墮。其力獨多。今栩園先生之導游錄。其用心亦云苦矣。明星寶筏。人所景從。余安得立雪程門乎。弟子因敢爲之先容。而述張君之言如此。想夫子誨人不倦。必不使後學有向隅之歎也。况張君之學。百倍於弟子。苟以學額已滿。不便再收。則甯以弟子之額補張君。蓋良木朽材。造就難易。不可以道里計。竊願師讓賢之意。以玉其成。惟夫子鑒其誠焉。專頌道安。弟子吳仲傑頓首。

鄭州張一帆來函

栩園夫子大人函丈。飄幼年失學。未嘗刻意讀書。及長。又復奔走衣食。糊口四方。更不暇埋頭書案。是故根抵淺薄。識見陋隘。不能發明古人之微旨。暢述自己之意志。然心中固未嘗一日忘情於讀書也。無如才鈍如椎。雖每日服務之暇。亦稍瀏覽書籍。然終

渺進步。蓋索然獨居。未免孤陋寡聞耳。前者偶過書肆。見有先生編輯之文苑道游錄一冊。飄固耳。先生名久矣。仰慕左馬之才者。亦非一日於茲。遂急購以歸。逐篇誦之。尤覺珠玉纍纍。佳作不絕。而先生改筆周詳。更令人欽佩無已。誠點鐵成金手也。客中獲此。不啻窮兒暴富。喜何可言。然山川間阻。未由識荆爲帳。次夕舍親吳瀟廬君由漢來鄭。快晤之餘。即談是書之博雅。先生之天才絕世。並告以欲從請業之志焉。不意吳君固已早列門牆。曷勝艷羨。承允返臨城後。代爲紹介。以成其志。爲之喜而不寐者。經旬。昨日接到吳君手書。並附先生復示。知承不棄。許列帳前。雒誦之餘。曷勝雀躍。誨人不倦。其先生之謂乎。此後雖日居陋巷。不復憂無聞見矣。特奉束修。伏希莞納。並乞惠寄詳章一分。俾有遵守。文苑道游錄前五冊已有。此後即乞自第六冊寄起。爲感。欣幸之餘。不覺言之冗長。伏乞鑒其誠穎而教誨之。此書若有暇。並望刪正是。幸臨穎依戀。伏惟爲道珍重。弟子張飄再拜啓。

壽縣李冷來函

柂園先生有道。大名普布。如日光天。奈淮水申江。相阻千里。瞻望山斗。我勞何如。惟於報端雜說。稍窺言論。以親警咳。藉慰仰止而已。今歲敝鄉張君蔭南。自滬旋里。時時過從。云及先生文章道德。冠冕一時。四方之請益受業者。一經陶冶。便爲良材。嘵嘵獎許。若自口出。逖聽之餘。而嚮往之忱。乃尤甚焉。豈三生之緣。果有可徵。而一代之才。自應作合耶。第冷幼而失學。長而無成。魯魚未辨。亥豕常訛。更以窮居僻處。交游用稀。欲問鮮師。欲談寡友。若涉滄海。茫無津梁。自憐糞朽。敢忝門牆。伏維孔室三千。賢者七十。互鄉闕里。亦皆善誘循循。未聞攘棄。况先生誨人以不倦爲志。臨衆以汎愛具心乎。倘被春風。猶思造就不以猥陋。請辱教之。惜山河修阻。難得躬臨。敢乞入門簡章。賜下一覽。從此梅花驛使。定新傳遠道之春。而小草天涯。欣得沾時雨之化。則他日鼇戴三山。定知其重矣。肅此不悞。敬請道祉。後學李冷臥雲謹上。

又函

栩園夫子大人道履參也原魯無所取材而夫子不以簡菲猶許雕坊忝諸三千列于帳末足徵賢者誨人不倦束脩以上未嘗不得其教此固夫子之惠焉而亦小子之幸也感曷可言生幼既頑鈍無成舞勺以後烽火疊驚因致中途廢學年來欲爲道岸之登故戕折杞性而從事殘篇以裨桑隅然自知無源之流何可方舟無力之翼豈許負風惟奈治人者恒爲治矢人者恒爲矢春蠶不死心何自己此乃小子之隱苦諒亦夫子之所憐也嘗以古文之道言之不易言之非其人卽言之亦無去取而况生之寡學者乎當東漢以降古雅漸靡麗媚斯興歷八代而後有韓子障流崛起具百家之學本孔孟之術滌藻濯華務爲義理以溯漢上於是始有古文之名天下靡然向從奉爲圭臬莫敢言逾柳子李子卓然繼興然猶曰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夫以韓子之才言且如此其難亦可知矣其後數百年乃有歐曾諸子歐曾以後又數百年乃有歸

王歸王以後又數百年乃有方姚曾梅諸子由是觀之能古文者一代不過數人數人者必歷數百年始克有繼而望井者往往侈然曰吾能文吾能文不亦甚可笑乎此無他不登崑崙者未可以語山不觀滄海者未可以語水必也臨崑崙之巔見其峯巒嶒嶂嵯峨萬奇然後曰吾今始知山之所以爲山也必也涉滄海之淵見其波瀾濤漩蕩揚多端然後曰吾今始知水之所以爲水也若足未履崑崙之麓目未經滄海之涯竟以山水家自名難乎其信也生雖不學稍鑒于此氣既不足以充之才又不足以舉之故于是道絕不敢言非爲不敢言實乃不能言也然卒不惜搃管弄翰學爲咿唔者亦不過鶯鳩之搶枋榆得寸進寸得尺進尺聊爲自適而已何敢云他若夫子不鄙瓦礫以爲可教即乞著餘伏施鞭策他日向道有見皆夫子有以成之也不棄是幸四月賜題已收詩課奉上爲曲一道壽地廣陵散也久矣杳不有傳亦乞夫子示知若何以明宮商若何以符節奏俾有所循黃孝子一篇可收到肅此敬請著安學生李冷頓首

宣城彭季藹來函

栩園先生賜鑒。久欽山斗。未識荊州。瞻望吳山。益增葵向。藹自髫齡失學。稍長即入陸軍學校。而校中課藝繁雜。未克壹志於文學。然每遇一題。輒心手相忤。而無發揮之材料。資質魯鈍。未嘗不引以自咎也。光復後。學校停辦。終日伏處鄉閭。無師求教。無友問難。蹉跎至今。計時六稔。益悔其年少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也。他若詩詞一道。更勿論矣。今聞先生道重斗山。學兼經緯。下懷景仰。欽佩實深。故不揣謬陋。願列門牆。用特附陳郵票。乞寄詳章一分。俾資遵守。尙乞鑒其嚮學情真。俯賜裁成。則造就之德。倍於覆育矣。專此肅達。敬叩道安。後學彭季藹謹啟。

松江潘亞雲來函

蝶仙我師尊前。寄來書籍均收到。茲呈上擬作墓碣一首。祈政之。蓋以誌墓之文。亦爲古文之不可少。故借亡友事實。試擬一篇。雖不能刊石墓門。然置諸行篋。亦一紀念耳。

尙乞斧削爲要。鍔於填詞一道。曩爲隨園所誤。未曾涉獵。及從先生游。始一泛覽之。乃知詞之妙處。運思若游絲之晝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蠅翼。果非才大心細。未有能工是者。故雖讀而不敢作。一以先生格律精嚴。無善譜。恐悞填也。茲得校正白香譜。詠誦之餘。輒躍躍欲試。謹先將涉獵所得之蹊徑。並今春在里得諸鄉先輩之口述者。拉雜以陳。尙乞指其謬悞。庶免誤入歧途。則幸甚矣。謹錄於下。一謂四聲之宜辨也。鄉先輩之言曰。詩只辨平仄。然有時以聲調故。尙須研究上去入詞。則非從四聲。且有六聲焉。平之陰陽無論矣。而去亦有輕重之別。如凍則聲重。洞則聲輕。固同一去聲也。用不適當。則讀不響。故造句之字。陽聲多則沈頓。陰聲多則激昂。而韻上一字尤宜注意。上聲韻上應用仄者。去爲妙聲之輕重。宜注意去入韻。則上爲妙平。韻上宜仄者。去爲妙入次。之未知此說適當否。一用韻之宜辨也。東江韻寬平。支先韻細膩。魚歌韻纏綿。蕭尤韻老沈。各有聲響。不可浪用。未知此說適當否。如上所舉。請便中示知可否。以定從違。

凍輕清屬陰洞重濁  
屬陽原說適得其反論  
東支魚尤均沈重江  
歌先蕭均清輕未可江  
並論

庶不至有盲人瞎馬之誤也。專肅卽頌吟祺並請鈞安不一受業潘鍔謹啓。

吳縣顧青瑤女士來函

栩園先生著席企仰杏壇五年于茲自女子世界出版之初瑤得始讀先生詞章及所著各篇瑤當時景慕輒欲奉一書于左右冀聆教益顧以弱齡未敢冒昧然耿耿此心無時或釋今歲得讀文苑導游錄內示詩文各法發前人所未道啓後學之迷途如親承師範以佐修業奉爲寶笈即欲入遙從弟子列有願未遂茲閱第六集附白止不復收新生瑤恐此後先生庶務日繁遙從之例將停是瑤仍不得從師函丈用是不揣修簡干瀆深知先生誨人不倦必不使瑤一人向隅蓋瑤家庭自修見聞素陋徒以性耽文藝竊慕詩詞然學既不一時讀時輟所作詩亦不自知能合于例否今呈近作十一首倘蒙誨正萬幸何如耑肅敬請道安吳郡顧青瑤謹啓。

海陵張立儂來函

佳作頻瞻。寸丹久慕。荊州未識。尺素先投。遙維天虛我先生。學富五車。才空三酉。筆驚風雨。詩登李杜之壇。氣似江河。文造韓蘇之室。拓廣廈於海上。振木鐸於滬濱。常識集家庭。念切鹽梅之重。奇文徵薄海。心誠汲引之深。仰企雲天。曷勝泥首。僕才同襪線。敢弄斧於班門。學等羊皮。容溷身於狐白。然不衝輿蓋。何省推敲。敢貢暄芹。用資採摘。小詩數首。伏乞塗刪。常識幾條。尙希選剔。牛溲馬勃。幸韓子之兼收。木屑竹頭。惟陶公之見用。專呈郢正。藉頌文安。海陵後學張卓上言。



文苑導游錄（第七種第七卷）

◎筆記七

天虛我生潤文

翠娘

張柏蓀

翠娘者袁某之女也。年十八字陳竹山之子竹山皖人袁某之同胞其子秋蝶肄業於某專門學校著作甚富年長翠娘一歲結婚之後伉儷甚篤翁姑視之喜逐顏開嘗語人曰家庭和諧洵人生第一幸福也。某歲中秋竹山命僕置酒中庭藉以賞月翠娘亦與焉酒酣忽聞嗚咽之聲起自樹間合座大驚皆以爲鬼而秋蝶不之信逕起往視則有黑影掠樹而過秋蝶驚絕而仆翠娘俟久因起視之見秋蝶臥地上知爲鬼迷急呼其翁扶挾入室秋蝶已不省人其母呼之久始微嚙曰我李某也前爲秋蝶所害今乘此明

月下。特來訪之。言畢嗚咽不已。忽大呼曰母兒跌於園中者何以至此。問其前言。曰不知。急欲起。則頭重如鼈戴。翠娘睹狀。疑有冤孽。求之於廟。禱之於家。卒弗驗。而病且日重矣。窮鄉僻鎮。庸醫居多。所足道者。僅葉幼仙而已。然葉亦庸醫之流。不過較之他醫。差勝一籌耳。診之曰中寒。急以大熱之劑進。嗚呼。寒疾未愈。喉痙發矣。再延之診。則葉亦束手。躊躇久之。始署一方。顧亦弗驗。越一日。則咽喉已潰爛。微歎一聲。竟作長眠人矣。其父母僅一子。痛不欲生。翠娘昏絕。久之始甦。遙見蝶郎之棺。已置堂之右側。翠娘抱棺大哭。時其婢適掃庭前紙灰。見之急勸之曰。主母勿悲。汝姑已病矣。問何由病。則曰。汝姑見汝昏絕。疑已隨主人去。故焦灼而成病耳。

重幃深掩。藥竈之火光將滅。單衾獨抱。枕間之呻吟不已。此何室耶。東廂也。亦翠娘之姑臥病室也。蓋老邁之人。一夕數驚。病遂劇。醫診之曰無效。竟不能處方去。其翁以公冗。恆不歸。床緣之側。僅翠娘與一垂髫婢耳。翠娘睹此慘狀。時時啜泣。日不安食。夜不安眠。而可惡之病魔。偏與可憐人親。曾不數日。而翠娘之姑竟長逝矣。時九月九日也。

距姑死後二月。翠娘亦病。室中惟湘榻一張。琴書半架。積塵厚至半寸。轉輾反側。終日無人過問。惟一小婢。爲之調藥進湯耳。翠娘自知去鬼鄉不遠。乃強起作書以告其父。其詞曰。

兒自蝶郎卒後。終朝鬱鬱。清減已不自識。今竟病矣。久欲作書以告。奈暈眩不能起。卽書亦不能成隻字。幸其諒之。兒之

命薄如紙。自于歸以來。屢遭不幸。始哭蝶郎。繼哭阿姑。今則又將自哭矣。嗟夫。實命不猶。又何怨乎。父固愛兒。願許一面。否則須俟來生矣。十一月二十六日三鼓。不幸兒翠最後稟書竟。置之妝臺伴。叮囑小婢。明晨付郵。已則獨坐牀前。淚簌簌下。長歎不已。一燈熒然。更助其淒涼之景。無情風雨。敲窗作響。聲丁丁然。與歎聲相應和。此景此情。能不使人斷腸耶。某晨。翠娘病轉劇。點水不進。氣息奄奄。侍婢大驚。奔呼其翁。翁至。翠娘已不能聲。但以目視其翁。淚簌簌下。越一小時。竟棄其翁而去矣。袁某至。已在翠娘死後之翌日。入翠娘室。則竹山方揮老淚。見袁亦不暇道寒暄。即含淚告之。皆大悲。已而鐘鳴十二下。翠娘收殮時至矣。將易衣。胸前突出一箋。翁見之。納之懷中。事畢。出而讀之。則翠娘絕。

命時遺書也。竹山且讀且泣。不能成聲。旣畢。則擲諸案上。長噓不已。袁力解勸之。曰今隻身矣。將何所寄乎。袁使其暫將雙棺寄於寺中。竹山頗諱其言。乃寄之於法海禪林。而局其宅。已則寄身戚家。以度殘年。余嘗作七絕兩首以悼之曰。

人生榮晦本無常。寫到篇終暗自傷。嗟彼可憐衰老子。一燈孤坐斷迴腸。

沒情最是愛河波。好事從來挫折多。歡樂家庭今不見。空餘明月照殘荷。

附原作

(甲70分)

翠娘者。袁某之女也。袁某爲吾鄉士。富蓄有多資。翠娘年十八。字於陳竹山之子。

竹山者。安徽人。袁某之同袍。其子名秋蝶。肄業於某專門學校。著作甚富。年長翠

娘一歲。結婚之後。伉儷甚篤。其翁姑視之。喜逐顏開。嘗語人曰。家庭和諧。爲人生之第一幸福。而其心之樂。殆不堪問矣。某歲中秋。竹山囑其僕置酒於後院。藉以賞月。翠娘亦與焉。方酒酣燈紅之際。忽來嗚嗚咽咽之聲。起自樹間。合座大驚。皆以爲鬼。而秋蝶則不之信。逕起往視。乃有黑影掠樹而過。秋蝶由驚而絕。倒臥樹下。翠娘見久未回。起視之。見秋蝶臥地上。知爲鬼迷。急呼其翁。共抱之入室。而秋蝶則頭汗涔涔。口緊閉而不開。其母呼之久。乃微啟其口。作夢囈曰。我李某也。前爲秋蝶所害。今乘此明月下。特來相訪。言畢。嗚咽不已。忽大呼曰。母兒跌於園中者。何以至此。問之前言。曰不知。急欲起。則頭重而四肢乏力。翠娘睹此狀。疑有冤孽。求之於廟。禱之於家。卒弗驗。而蝶郎之病。且日重矣。合家乏術。惟束手視之。翠娘日夜不眠。爲之作看護婦。久之病仍不起。翠娘謀之於翁。請延醫診之。蓋初猶以爲爲冤孽也。今則知其因驚而病矣。顧窮鄉僻鎮。庸醫居多。所可道者。僅葉幼。

仙而已。葉亦庸醫之一流。不過較之他醫稍勝一籌耳。診之曰中寒。急以大熱之劑進。嗚呼。寒疾未愈。喉痧發矣。再延之診。則葉亦束手。躊躇久之。始署一方。顧亦弗驗。越一日。則咽喉已爛破。微噉一聲。竟作長眠人矣。其父母僅一子。痛不欲生。翠娘昏絕。倒榻不省人事。久之始甦。遙見蝶郎之棺。已亭亭置於堂之右側矣。翠娘見之。不啻無數花針。直刺心肺。乃出而抱棺大哭。時其婢適掃庭前紙灰。見之。急勸之曰。主人勿悲。汝姑已病矣。問其何由病者。則曰。汝姑見汝昏絕。疑汝隨小主人去。故焦灼而成病耳。

重幃深掩。藥灶之火光將滅。單衾獨抱。枕間之呻吟不已。此何室耶。東廂也。亦翠娘之姑臥病室也。蓋老邁之人。豈受得一夕數驚。病遂劇。延醫診之。曰無效。不能出一方。其翁以公冗。恒不得歸。床緣之側。僅翠娘與一垂髫之婢而已。翠娘睹此慘狀。時時啜泣。日不安食。夜不安眠。而可惡之病魔。偏與可憐人親。日益重。不數

日翠娘之姑竟逝矣。時九月九日也。

籬下黃菊。花葉欲謝。石邊寒梅。含笑迎風。此何時耶。距翠娘之姑死後已隔二月矣。昔日花前月下。常徘徊於其間。并肩立於其地。談今論古。喜笑盈盈者。有二人焉。今則影踪杳然矣。溯翠娘自蝶郎逝後。索索無歡。終日惟對鏡自慚。日見其容之枯槁。時時長嘵而已。加之侍姑病者。又有雙旬。如此纖纖弱質。何能當此狂風暴雨之吹殘哉。嗚呼。翠娘竟病矣。

門庭衰落。何快若斯。昔日可愛之家庭。今則變爲可畏之古廟。東廂之西。有斗室焉。翠娘所居之地也。庭中古松。受霜雪之後。越顯青葱可愛。似騎此室中人者。室中病榻一張。琴書半架。積塵厚至半寸。翠娘欹臥病榻。流連枕間。終日無人過問。惟有情之小婢。尙時時送水進湯耳。翠娘一病經旬。骨成一把。自知去鬼鄉不遠。乃強起作書以告其父。其詞曰。

兒自蝶郎卒後。終朝鬱鬱。清減已不堪目睹。惟我心但求病魔之遠。至以導  
我會蝶郎。故亦置之不問。今竟病矣。久欲作書以告。奈頭眩不能起。即書亦  
不能成隻字。幸其諒之。兒之命薄如紙。自適陳以來。屢遭不幸。始哭蝶郎。繼  
哭阿姑。今則又將自哭矣。嗟夫。實命不猶。又何怨乎。父固愛兒。願許一面。否  
則來生可耳。北風多厲。諸維珍攝。十一月二十六日三鼓。不幸兒翠娘最後

稟。

書竟。置之妝臺畔。叮嚀小婢。明晨付郵。已則獨坐牀前。淚簌簌下。長嘆不已。一燈  
熒然。更助其淒涼之景。無情風雨。敲窗作響。聲丁丁然。與歎聲相應。和斯景斯情。  
能不使人斷腸耶。未幾。金雞高唱。漏聲已殘。一線之曙光。透玻窗而入。與室中人  
道早安矣。翠娘畏曉風之寒。乃抱衾假寐。俄而履聲橐橐。自遠而近。則竹山已延  
醫至。診之曰是心疾也。非藥石所能奏功。必使之開拓胸襟。則勿藥可愈。翁喜之。

應用此字之處而用  
斯字代之最使人厭

使婢爲之下榻於後院書齋。此室非他。卽秋蝶受病處。而中秋賞月地也。風景依然。人物已非。噫。翠娘睹之。病既不能愈。反增一層愁障耳。

翠娘至後院。忽又經一週矣。病未見瘳。轉增痰喘之症。日必數次。面色乃如紙白。陰雨霏霏。遙聞樹下。嗚咽不已。此何物耶。非李某又來乎。抑蝶郎知翠娘來後院。特來探歟。翠娘聞此聲。始則毛髮悚戴。繼乃大喜曰。蝶郎君來。亦知汝最愛之人。臥病居此乎。盍偕我同登樂境也。顧亦弗應。但聞嗚咽之聲。若遠若近。忽斷忽續。讀者諸君。非疑我言乎。陳家後院。何多鬼哭哉。則我當補述之矣。

陳爲皖江宦家。財產萬貫。年知命。卽告老退職。建新宅一所於某村。以娛晚景。後院之前。本多野冢。陳以家無花園。爲遊息之所。乃築短牆於其側。而建亭榭於其中。春夏之時。花木茂盛。陳常居其地。以逭暑焉。往往鬼哭。天陰則聞。此陳家後院。所以有嗚咽聲也。翠娘居後。常聞此聲。亦無所憚。蓋伊以爲蝶郎必隨嗚咽聲以

至。非但不畏。且歡迎之。某晨。翠娘病轉劇。點水不進。氣息奄奄。侍婢大驚。奔呼其翁。翁至。翠娘急索盆曰。欲嘔。翁龍鍾之人。睹此狀。不覺涕淚滂沱。乃以盆進。則數瓣血花。隨聲噴出。腥氣滿室。嗚乎。翠娘竟棄其翁而去矣。

形雲蔽天。陰風繞地。汽笛一聲。袁某至矣。此何日耶。翠娘死後之翌日也。遙見紙灰四飛。知有異。詢之門前小婢。曰翠娘死矣。袁某痛不可忍。奔至廳堂。闌然無人。入翠娘室。則竹山方揮老淚。見袁畧道寒暄。卽含淚告之。皆大悲。已而鐘鳴十二下。翠娘收殮時至矣。將易衣。胸前突出白箋。一翁見之。納之懷中。事畢。出而讀之。則翠娘絕命時遺書也。竹山且讀且泣。不能成聲。旣畢。則擲諸案上。長嘯不已。袁力解勸之。曰。今隻身矣。將何所寄乎。袁使其暫將棺寄於寺中。竹山頗諱其言。乃寄之於法海禪林。而局其宅。已則寄身戚家。以度殘年。余書至此。中心惻然。乃擗筆而大哭。悲其一家之骨肉。盡短命而亡。獨餘一可憐之老叟。而寄養戚家。哭畢。

成七絕兩首以悼之。詩曰。

人生榮晦本無常。寫到篇終暗自傷。  
嗟彼可憐龍鍾老。一燈孤坐也斷腸。

困人最是愛河波。好事從來魔折多。  
歡樂家庭今何在。空餘明月照殘荷。

鐘字失粘  
斷字失粘

何字失粘

燕京遊記（續）

強化誠

十七日早雲氣低壓。天未放晴。遂罷遊頤和園。改向近城散步。習聞香廠爲明代官家之廢園。警廳新築市場。當有可觀。乃由正陽門大街西南行。至則所見市塵並不繁多。新築之新世界。尙不得買券入。問門者以何時啟閉。曰最早在十一鐘三十分。如取熱鬧。須待下午。方有電影及戲劇可觀。余曰。予喜閑靜。故破曉來遊。曷售遊券。容入一覽乎。門者曰。此時場內闕無一人。實不足觀。余因悟今之所謂新世界者。多以劇幕爲點綴。衆人耳目之所屬。無非

以人戲人。則吾所遊新世界。若無錫。若上海。閱人多矣。何必是。遂  
忽然去之。行過某胡同。見名牌耀目。盡爲北里之門。香廠得名。疑  
即爲此。出陝西巷。忽念定製墨盒。尙未取回。乃折向西北行。繞道  
琉璃廠。迨書畫入目。而考古之心。益戀戀不能去。返寓時已過午。  
飯後作書二通。復侍父遊中央公園。路過郵筒。投函入之。車至長  
安街。紅牆一帶。闔闔洞闢。卽前代所稱皇城也。車塵馬足。無間內  
外。入國始可無問其禁矣。公園地址。在天安門內西偏。當門有石  
柱亭。每柱刊古聖賢格言。有引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文人不  
愛錢。武人不惜死等句。竊謂舍生取義。死固足榮。不必深諱。但願  
內政外交。治安無事。我國民當圖萬全之策。勿爭一死之義也。亭  
後數十步。有來今雨軒。雖茶客無多。遊人逐隊成羣。接踵而至。已

非昨日之農場可比。北行又過兩亭。一成十字形。一作六角式。均不名一字。吾以其建式記之曰十字亭六角亭而已。圍牆闢一門。西達廣場。北爲圖書閱覽室。西卽衛生陳列所。及三善分局。高出平地者。偏植壯丹。標曰國華臺。又有菜畦芍藥圃丁香林。各占一區。因花信尙遲。殊無所觀。又西有鹿園。門內古柏森森。恰宜鹿羣休蔭。但不見隻鹿。疑方逐於中原也。後行數步。乃得鹿舍。籬柵當前。內畜鹿子數十頭。惟不得壯鹿。一察其毛色。而別其爲麋鹿及梅花鹿也。西北一路。可往西華門。達古物陳列所。但已出園。非復購券不得入。時以園中勝景所在。尙未周覽。仍返故道而東折行向南。果得未至之地。有球會。有行健會。練習弓矢者。以紅心白地作旭日圖爲的射之。善射者發皆中的。可知事無大小。熟則巧。

生惜乎古代利器。僅供今人爲遊戲具耳。過此以西。池亭花木。靡不可樂。則已漸入佳境矣。池東古木一株。立柱八方。網鐵絲爲亭。鳥雀飛噪其間。不得自由出入。同是園林棲止。仍與深閉樊籠者無異。他網蓄一鷹。目如電。爪如鋒。待食於人。猶憤憤作勁氣。怪此天生羽族。必以不仁鷺鳥而搏噬之者。豈嚴霜之誅。不得免耶。抑弱肉強食。勢有然耶。池上鴛鴦。戢翼雙棲。未嘗相離。古人詠以交頸。千年尚爲少。信不爲過。亦有鵝鴨隨波上下。殊無足取。而吾父所最愛者曰鶴。謂其舉止不苟。立身甚高。不惟引吭而鳴者可聽。舒翼而舞者可觀也。余曰。鶴能一舉千里。而止此園池。甘與雞鷺爭粒。食人亦任其游行。不加羅網。何也。父曰。鶴非鶉鸚之網所能羅。亦不肯爲人耳目之近玩。但其遠舉。必盤旋而上。非窄小苑囿。

所能試其健翮。苟得其所。亦不輕去。放之必將自歸。詎得謂無獨立之操也。旋入花室。因昨已博覽農場。但覺是園所植無多。惟不分科誌名。仍多不識。爲何草。何花耳。室內鑿池引泉。中畜金魚。假山之頂。有噴泉上射。晶瑩如珠。頗可悅目。又有室似禪龕。中懸鸚鵡數籠。神像不可得見。問居者以何廟。奈何荒涼若是。則答曰。是供花神。今其像已遷地。言之若甚悽惋者。園西南隅。積土成山。高可丈餘。山下一亭。設石座。時爲東國婦孺所占。言笑宴宴。恣食狂飲。以取樂。殘食狼藉。殊可憎厭。土山之東。有水榭。高臨荷池中央。畫檐朱檻。非不華美奪目。惟地宜消暑。品茶之人。尙鮮有至者。各界人士。如遇讌集。則出資假座焉。繞山而北。有繪影樓。可以照像。樓前碑立亭中。上刊清高宗題蘭亭八柱及圓明園風景詩。語皆

平淡無奇。故勿錄。又北有亞惟一之簾竹器。有正書局之書畫。雖係賣品。亦雅俗所共賞。至上林春。春明館等。均爲飲食之肆。可以留賓。小坐茶居。出袖藏日記。補誌數聯。頗有可誦者。爰備述之。徐東海題春明館茶室云。春雨杏花江上客。明湖楊柳晚來詩。項嵌館名。巧合無縫。魏鐵珊亦題水榭云。小園新展西南角。明月平分上下池。則與地點亦合。至花爲女侍者。樹是古先生。集字蘭亭序得句。竹因臨水情斯暢。蘭以當風氣亦和。二聯均未記誰氏手筆。又云。沽酒獨教陶令醉。吟詩還喜士龍能。則左文襄遺墨也。有署名一二樵者云。月明含水際。松古見雲端。懸之花室。尙嫌未稱。纔出園門。忽又遇雨。返寓車資。較晴日倍多。晚因雨點不止。約棋未果。卒得電話。改期明午聚餐。并同遊宮殿。一覽古物。問何以得暇。友

告鹽務辦公。每屆星期六日。得半天休假云。

十八日天晴。因友有他約。頤和園仍未往。午前亦不思遠出。但赴近市購置雜物。登青雲閣。見銅具鋪內。有長方木匣。中設盃盤箸匙刀叉。飯具頗全。銅質鍍以白金。亦精潔適用。遂購其二具以歸。吾父鐫字匣面。集成句二。曰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并詔余曰。汝願自食其力。然食人治人。尤當加勉。子刊食德飲和四字以誌。每飯不忘何如。余曰。唯。午鐘未發。電話又來。呼車疾馳。徑赴友約。友謂文華武英兩殿。一藏墨寶。一置古珍。東殿未必長開。宜從西華門入。車抵門下。購入門券及遊覽券。先入東偏之凝道殿。內置銅地各色瓷具。屬景泰窑。惟歷年未遠。多乾隆時所製。余出袖本記錄。巡士指參覽規則勸阻。入殿多時。竟未留意規則。

頗自笑鹵莽。至武英殿。分類羅列。皆歷代珍藏。余念當時。如得記錄。恐亦不勝其繁。但今日追憶其名稱年代質地式樣等。均已模糊。不能備述。但知原藏地點。爲熱河行宮及盛京清宮。年代最遠之物。當推商周之銅器。瓷則以宋爲古。以嘉慶爲近。若金銀鏤錯之五供八寶。珠寶扳紮之瑤草琪花。玉刻之佛像。漆雕之寶座。瑛絡之宮衣。絲繡之坐墊。以及彎弓直矢。長劍短刀。毛筆石硯。烟墨。經文。紫檀几。白貂皮。景泰瓷。宜興窑等。皆清代物也。亦以乾隆爲多。高宗所製詠物之詩。去其甜熟。亦有可誦者。古人墨蹟。懸於屏戾。僅得六幅。書則爲張旭與文徵明遺筆。世俗可寶之物。如珊瑚。瑪瑙。水晶。象牙。翡翠。金星玻璃等。亦燦然畢收。匏器竹具。雖非美質。皆製自巧工。至以人首骨爲酒器。殊太不仁矣。同殿遊客。後至

者已見退。惟東國士女。目灼灼。口曉曉。尙有駢肩至者。吾輩就坐小憩。復入西側之煥章殿。則有彝鼎尊爵爐簋等。無一非遠代之銅器。稍北卽浴德堂。入室奧處。壁置放水鐵管一。相傳爲清高宗爲回妃所設之浴室。其建式仿土耳其。西有井亭。鑿石爲槽。槽承以鍋。煮水使熱。則注入牆之鐵管云云。徐步出門。抵收券處。有宮殿風景畫冊。及古物影像片等出售。余始恍然於參覽規則。遊客不得在殿紀錄及攝影者。非爲珍其古物之內容。而秘不示人。特爲專其出賣畫片之利耳。嗚呼。歷代精華。一旦顯露。以帝姓相傳之寶物。盡供世人之觀覽。吾不知閱者心理。將作何感想。果能敝屣一切否耶。下階而東。行經太和及文華殿前。又過清史館。寥寥寂寂。滿目荒涼。不知湘綺辭世。史事又何如。吾因是有感於近古。

之左文右武。已遞變而爲尙右之風也。出東華門。車達宮城東門外。東安市場。場內各商分攤設肆。品物至夥。戲園飯館茶社球房。坐客亦甚擁擠。或謂京師市場推此爲首。良非誣說。吾輩擇座茶樓。俯見樓下拳客演藝。舞刀盤檳。膂力頗強。竊念今日學風注重體育。拳術已爲教練之兼科。倘得此有力者爲學校教師。當亦能一振尙武之精神乎。時見劇場已散去。客如雲。吾輩亦各駕車以歸。至友寓。室燈電斷無光。即燒燭對弈。以償隔夕之負約。局竟夜闌。友欲留行。卒以明早返津別之。翌晨八時許。隨侍乘京奉車行抵津之夕。遊興未盡。猶夢向長安市上買醉也。（完）

文苑導游錄 筆記七

一一一

戊午七月



文苑導游錄（第八種第七卷）

◎小說七

鴛鴦帕傳奇第一齣賞月

天虛我生潤文

汪瞻華

（小生上）

（綿纏道。夜悠悠。韻正良宵。豆清光滿樓。叶不用獨悲秋。叶寄人籬。豆萬般都只低頭。叶我生平剛強不柔。叶到如今難覓封侯。叶我愧煞沙鷗。叶學散淡江河把酒。叶看歲月似東流。叶偏是盡我風塵依舊。叶算男兒無賴只工愁。叶

小生周錦才。幼失怙恃。飄零異地。來依姑丈。已近半年。奈姑丈膝下無兒。只有二位表妹。長乃姑母所生。名喚蓮影。有貌無才。時來纏擾。惹厭得緊。二妹乃是庶出。名喚鴻影。才貌雙

全却冷若冰霜。從不與我多說一言半語。數月以來。只以詩詞酬和。但終不涉兒女私情。今日侍姑丈賞月下來。聞鴻妹在花園中游玩。俺且去找他閒話。則個正是月華明似鏡。照盡世間愁。(下)

(小旦上)

(朱奴剔銀燈)可不是嬌顏鏡羞。叶早難道。樣樣風流。叶我生不逢時。不用愁。叶可憐我腰圍消瘦。叶休休。叶到今朝冷秋。叶只把一个閒愁廝守。叶

奴秦蓮影自錦哥來後。便鍾情于他。誰知却淡淡的對我近來同鴻丫頭分外親熱。看他又訪鴻丫頭去了。待我跟着聽。他說些什麼。(虛下)

(小生上)進得園來。好一派清秋景象也。

(雁過聲)涼收葉聽來玉漏葉影重重花遮翠樓月華如水明  
於畫葉(內作簫聲介)(白)呀好一縷簫聲也。(唱)也溫柔葉也悲秋  
葉是吹來一曲閒愁葉風流葉又何求葉茫茫濁世風塵走葉這  
萬種情根都識透葉

(相見介)(生)呀妹妹吹得好簫也。(貼旦上)呀我道是誰原來  
是……(生笑介)我在遠處聽得簫聲便知是你曲調雖好只是過於衰頹我想簫之爲物本是清淒故子房吹簫而楚兵  
思家我勸妹妹以不學爲宜。(旦)一人在園中無事就借這  
个消遣以後遵命不吹便了。(生)今夜席間滿擬暢叙只奈  
你姊姊一雙冷眼只看着我們。(旦)他這人不懷好意。(生搖

手介)輕些兒。莫被他聽見了。(旦作慍介)呀。天也不早了。哥哥請去安息罷。(旦)

(小桃紅)藥爐伴腰圍瘦。叶歸去後人依舊。叶難捱清夜蓮花漏。叶簫聲却被砧聲逗。叶燈前獨把鴛鴦綉。叶看今宵月潔天秋。叶

(旦下)(生)呀纔得相逢。又輕拋別。不知道須得幾時方得與他一傾情愫也。(小旦暗上)好呀。你二人還奚落得我不彀嗎。你且說來。什麼叫做冷眼。什麼叫做熟眼。(生驚介)呀呀。原來已被他聽見了。這却如何是好。不如迴避過了。(避下)(小旦笑介)正是莫道無人窺秘密。須知有耳屬垣牆。鴻影呀鴻影。你須仔細着呢。(冷笑下)

附原作

(甲 80 分)

(綿纏道)一生愁。對月華清光滿樓。不用獨悲秋。寄人籬。萬般都只低頭。我生平剛強不柔。到如今難覓封侯。吾愧煞沙鷗。學散淡江河把酒。看波濤竟長流。洗盡我塵心依舊。算男兒方不是兜牟。

小生周錦才。幼失怙恃。飄零異地。來依姑丈。已近半載。奈姑丈膝下無兒。只有二位表妹。大妹妹乃姑母所生。名喚蓮影。有貌無才。時來纏擾。惹厭得緊。二妹妹乃是庶出。名喚鴻影。才貌雙全。却冷若冰霜。從不與我多說一句話。兒數月之後。方得詩詞酬和。然終不談及兒女私情。今日侍姑丈賞月下來。聞鴻妹妹在花園中游玩。不妨去找他閒話則個。(下)

(小旦上)

(朱奴剔銀燈)可不是嬌顏鏡羞。早難道樣樣風流。我生不逢時不用愁。可憐我腰圍消瘦。休休。到今朝冷秋。只把个閒愁廝守。

奴秦蓮影自錦哥來後便鍾情于他。誰知他却淡淡的對我近來同鴻丫頭更加親熱。看他又去訪鴻丫頭去了。待我跟着聽他說些什麼。(虛下)

(小生上)進得園來。好一派清秋景象也。

(雁過聲)涼收聽來玉漏影重重花遮翠樓月華如水照蘇州。(內作簫聲介白)呀好一縷簫聲也。(唱)也情柔也非秋是吹來一曲閒愁風流又何求茫茫俗世塵依舊這萬種情根都識透。

(相見介)(生)好妹妹吹得好簫也。(旦)只不過偶然學習便加謬讚。(生)好是好極了只不過衰頹些况簫之爲物本是清淒故子房吹簫而楚兵思家我勸妹妹以不學爲宜。(旦)一人在園中無事就拈着他以後遵命不吹便了。(生)今夜席間滿擬暢叙只奈憐妹妹一雙眼睛只看着我們。(旦)他這人不懷好意。(生搖手介)輕些兒莫被他聽見了。(旦作慍介)呀天也

次句誤

不早了。哥哥請安息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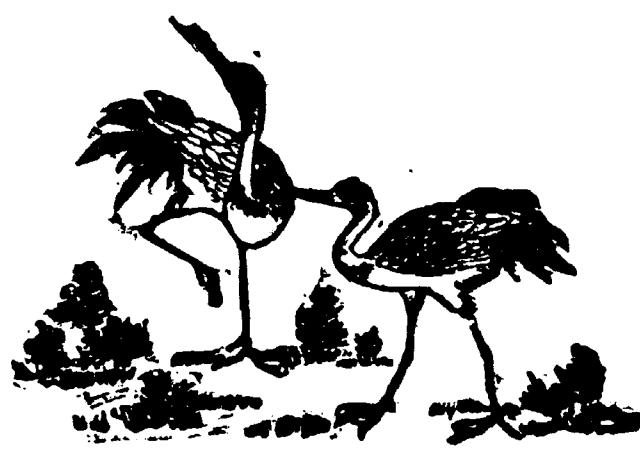
(小桃紅)藥爐伴腰圍瘦。掃去愁人依舊難捱。清夜蓮花漏。簫聲曲曲寒砧透。燈前獨鴛鴦繡。看今宵月潔天秋。(全下)



文苑導游錄 小說七

八

戊午七月



# 文苑導游錄（第九種第七卷）

## ◎古文講解七

天虛我生著

### ▲答杜熙問古文

(一)漢關夫子春秋樓記。(無徒咏漢陽芳草)夫芳草處處有之。此獨指漢陽何解。

(答)此係用崔顥詩句。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二)纏槎亭記。(舟師候洋)候洋是否阻滯不進意。(答)舟人候風以俟潮水進退。謂之候洋。

(三)又(不亦有不水死者衆乎)乞解。(答)不亦有不死於水者衆乎。意謂如果照你說來。今我之身仍然未死於水。豈非天下之人不致於溺死水中者不可勝數耶。

(四)又(終不逢不若宜也)乞解。(答)不遇不順之事。亦其所宜耳。語出左傳

▲答萬大本雜問

(二)請問羊燈之典出於何書。 (答)李尤金有羊燈銘。又庾信七夕賦。兔月先上羊。

燈次安。

(三)世毀黃鐘。直道見棄。黃鐘是否人名。其履歷及其身世。敢請吾師示知。 (答)黃鐘爲十二律呂之首。其聲最宏。今人不用直道而喜曲。猶棄宏正之音。而喜柔靡之曲也。

(三)勒燕然何解。其典出於何書。 (答)後漢書竇憲傳。竇憲征匈奴歸。令班固作銘。勒燕然山。

(四)三老無所舉。縣次不以擇。何解。 (答)里中鄉老既無所薦舉。縣次用人亦不加選擇。此言君子退匿。小人雜進。

(五)蓐炊絕往。何解。 (答)因亭長妻晨炊蓐食。怒絕而去。見史記淮陰侯列傳。蓐食。

飯食也。謂絕早而炊，在牀而食，不與信食，故信怒極，決絕竟去。

(六)獨坐軒記。有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何解。(答)即不謂之獨，天下亦無與予同好者，則仍是獨耳。

(七)丁巳六月十五日申報自由談詩囊選青述懷有『晚近論才須狗尾。高情愛土累猪肝』一聯。請問狗尾猪肝二典出於何書。(答)平原君食客三千人，珠履貂冠，時人爲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謂貂無如許之多，只得以狗尾代之。後漢書周黃傳，太原閔仲敬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不與。安邑令聞之，令吏日給與焉。

(八)古文筆法桃花源記有欣然親往一句。而南北朝文評註讀本(文明書局出版)作欣然規往。且有細註云(規謀也。別本作親誤)生意親往規往均可。但不知用何字爲妥。敢請吾師示正。(答)因下文有未果二字，則以規字爲妥。蓋旣親往

矣。則何又有未果可云。

▲答王澤問文苑

(一)金蔚雲無腸公子傳。『漁人以奉蔡謨。謨食之委頓幾死。』此數句典出何書。蔡謨爲何如人。(答)蔡謨晉時人。字明道。食蟛蜞吐下委頓。方知非蟹。

(二)費聲豪無腸公子傳。『馮夷惡其有涎疾。罷去之。』此數語係運用何種典實。(答)馮音平。水神也。蟹善吐涎。故曰有涎疾。費意以馮夷指今馮河間。

(三)文苑四集強化誠歲寒三友傳。『子黃香。善屬文。不同嚼蠟。尤通易理。得邵康節梅花小數之真傳。』黃香是何種植物。乃爲梅之子。及何謂梅花小數。請將此處運用之處與細細說明之。(答)楊萬里詠蠟梅詩來從真蠟國。自號小黃香。邵康節作梅花神數。嚼蠟二字。本楞嚴經橫陳如嚼蠟。蠟即蜂蜜之渣蜜。有甜味。而蠟則無味。不耐咀嚼。

(四)強化誠夢遊文苑記。『書帶抽鄭家之草。』何解。又『陸厨則千箱縹碧。』陸厨爲何

人藏書之厨。(答)鄭玄教授處。山下生草如薤葉。長尺餘。柔級異常。土人名爲

康成書帶草。南史齊陸博覽。王儉曰。陸公書厨也。謂腹中藏書甚多。有類書厨

▲徐毅秋問喜雨亭記

(一)『始治官舍。』四字請解。(答)謂方才修葺其衙署。

(二)『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全句請解。(答)築亭於堂北。鑿池於堂之南。即指其所治之官舍也。

(三)『歲且薦飢。訟獄繁興。』此二句何解。(答)薦至也。飢穀不熟也。謂荒年且至。則盜賊蠭起。而訟獄必多。

(四)『今天不遺斯民。』遺斯民三字請示。(答)遺棄也。斯即此也。謂今天不遺棄此地百姓。故始旱而即賜之雨。

六 戊午七月

(五)『繄誰之力。』繄誰二字請示。(答)繄。亦可作伊。誰。即那一个。

(六)『吾亭適成。』適字何解。(答)適。猶云。謂剛巧也。

(七)『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冥冥何解。(答)冥冥。虛渺狀。太空即天。謂天既虛渺。無能名之。故還以名吾亭。



# 文苑導游錄（第十種第七卷）

## ◎詩詞講解七

天虛我生著

### ▲答東世澂問文苑

(問)全史宮詞詠舜詩。有『羣后來朝五瑞班』之句。按周禮典瑞掌五瑞之法。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則五瑞係五等諸侯。舜時不聞有五等之制。是否誤用。抑別有所本。(答)本尙書舜典輯五瑞。與周禮無涉。周禮典瑞。係掌玉瑞。非原句所本。

### ▲答王澤問文苑

(一)溫倩華新闡辭。『浮瓜沈李嫌多事。』浮瓜沈李四字。查詞源雖明其來源。而不明其講解。請以白話解明之。(答)本魏文帝與吳質書。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瓜空其中。入水故浮。李外無毛。入水故沈。夏日喜涼。故以瓜李浸水中而後

食之。

(二)陳承祖登黃鶴樓詩。『詩誰題壁蘚笛正落江梅。』二句不甚了解。敢問。(答)上句謂崔顥題黃鶴樓詩。下句用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典。落梅乃曲名。

▲答滕志新雜問

(一)詩詞中恒用銅荷二字。以代燈燭。乞示何本。(答)宋史律曆志。璣衡之制爲司晨壽星。連十二時所至時刻。以手指之。又爲燭龍。承以銅荷。時至吐珠振荷。循環自運。庾信對燭賦。銅荷承淚蠟。鐵鋏染浮烟。銅荷即燭臺盤也。今錫製燈台燭台。尙多用之。

(二)龔定庵游仙詩。只在魚龍曼演中。或作曼美。或作曼演。不識此四字究何所本。並作何解。乞示。(答)漢書西域傳贊。作曼衍。魚龍角牴之戲以觀視之。注魚龍者

謂舍利獸先戲於庭。及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化成黃龍八丈。遨戲於庭。炫燿日光。據此則作曼衍爲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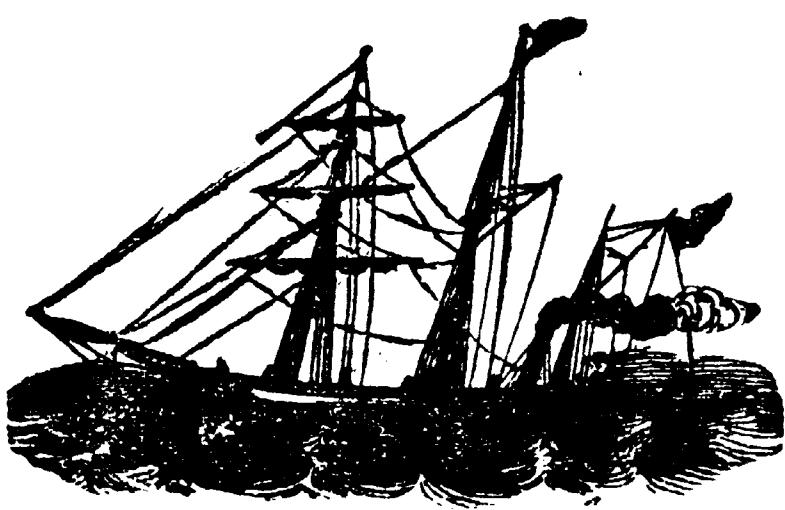
(三)東坡水調歌頭。前半云。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後半云。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向別時圓。前後兩岐。究應何從。(答)本調應照前半上六下五爲是。東坡豪放。不羈。填詞每每不依格律。但取一氣呵成。如念奴嬌後云。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亦其例也。

(四)鶯啼序第二段。『十載西湖傍柳繫馬。趁嬌塵軟霧』云云。傍柳繫馬句。例用四仄。欲其穩妥。殊不可得。即夢窗別作。『快展曠眼』。黃在軒作。『一葦萬頃』。亦均生硬。不識紅友斷句。果有誤否。(答)此等句法。全賴巧力。但以上二字連貫於上句。以下二字屬之下句。而仍可以截爲四字句者。便覺圓熟。例如。『曾記當年洗盞晏賞。在花光香霧』。則作上六下七亦可。截作三句亦無不可也。

文苑導游錄 詩詞講解七

四

戊午七月



文苑導游錄（附刊之二）

◎全史宮詞二

栩園居士評註

三代

○夏 大禹姒姓。崇伯鯀之子。黃帝之元孫也。受舜禪。踐天子之位於安邑。在位八年崩。子啟立。九年崩。子太康立。十九年爲羿所拒。遂都陽夏。二十九年崩。羿立其弟仲康。十三年崩。子相立。爲羿所逐。居商邱。八年寒浞殺羿而代之。二十八年弑王於商邱。四十年夏遺臣靡討浞誅之。奉相子少康踐位。歸故都。二十一年崩。子杼立。十七年崩。子槐立。二十六年崩。子芒立。十八年崩。子泄立。十六年崩。子不降立。五十九年崩。弟局立。二十一年崩。子厔立。二十一年崩。

不降之子孔甲立。三十一年崩。子皋立。十一年崩。子發立。  
十九年崩。子癸立。五十一年爲湯所放。國亡。十七王凡四  
百三十九年。

貢成化暨九州遙。陰教初開付女嬌。猶憶塗山朝。會夕風雷金甲  
抹紅綃。

造語奇麗

吳越春秋係韻著

(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制度。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  
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  
綏綏白狐。九尾瘞瘞。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傑。於斯則  
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按)路史嬌作趨。(中華古今注)昔禹王集  
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有甲步卒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  
甲者。以紅綃抹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抹額。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爲衛從。

中華古今注係馬縕著

乃是海神來朝也。(按)紅絹一作紅綃帕。

辛壬癸甲記良辰。一代南音託候人。遠望鄉關添別恨。青臺紅淚溼羅巾。

(路史夏后氏紀)初來南塗山之女。作歌以候其伯姬曰。候人兮猗而南言。自此始至周之君臣取風焉。實爲周南召南。(竹書紀年集證)安邑今陝之夏縣有夏宮。夏故城。夏禹臺。臺在縣西北。(十三州志)云塗山氏思本國築以望之。基猶在夏城南。俗謂青臺。上有禹祠。

鈞臺饗罷筮亭閒。雲蓋翩翩秉翳環。何處譜成天帝樂。二嬪新竊九歌還。

水經注孫酈道元著

(竹書紀年)啟大饗諸侯於鈞臺。(水經穎水注)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啟筮亭。啟享神於大陵之上。即鈞臺也。(山海經)大樂之野。啟於此舞九伐馬乘

兩龍雲蓋三層。左手秉翳。右手操環。（又）上三犧於天。得九辨九歌以下。

紅藥翻階御苑深。雲和桐樹碧成陰。外廷幾日停封奏。聖聽方移韻獨絕諷刺無痕。

條谷琴

古琴疏。帝相元年。條谷貢桐芍藥。帝命羿植桐於雲和。命武羅伯植芍藥於後

苑。武羅伯諫帝不從。于是作誼諫。羿伐桐爲琴以進。帝善之。名曰條谷。帝移於晉樂不聽。事爲羿所逐。居於商邱。援琴作源水歌。

一旅中興逆焰消。賓門樂舞媲簫韶。嫦娥避羿偏奔月。不及君王有二姚。

二姚事詳左傳。（後漢書）自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及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舞樂。

黃輦歸鞍帶錦綺。東音戛緩變新聲。御龍曾學豢龍術。潛醢之而

末句俚鄙

## 奉鼎烹。

(路史夏后氏紀)膚甲之立。好方術鬼神事淫亂。游畋黃賀之頽。天風晦冥。遇神  
襪而迷。急趨民舍。主人方乳。皆曰。后來不勝。句之必殃。帝取子撫之曰。其誰敢殃。  
及長。暮動撩析而中厥足。帝曰。有命。遂以守取禪緩之聲。以爲破斧之歌。始爲東  
音。而民邪僻之心生矣。得二龍。不能飲食。有劉累者。學擾龍於豢龍氏。以服事之。  
賜氏曰。御龍。旣一雌死。累潛醢以奉甲。己而求之。懼而之魯。(註)縫黃賀山之神。  
能動天地。(按)膚甲左傳作孔甲。

牛飲三千赴酒池。深宮長夜少醒時。裂縉聲引元妃笑。更脫金簪  
貫玉螭。

新序係劉向著  
尚史係李贊著

(新序)桀作瑤臺。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尚史)妹  
喜好聞裂縉之聲。爲發縉裂之。以順適其意。(路史註)董謁云。桀媚妹喜。常加

於膝。以金簪貫玉螭媚之。

璿臺瑤室引人車。琬剗承恩貌似花。三萬俳倡空奏伎。芳名誰許刻苕華。

金樓子係梁元帝著

(竹書紀年)十三年初作輦。(註)人引車曰輦。桀溺妹喜駕人車以奉之。(金

樓子)夏桀作爲璿臺瑤室。

(管子)桀女樂三萬人。無不服文繡衣裳者。(竹

書紀年)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註)癸命扁伐山民。山民進女於桀。一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氏。(按)此則桀寵琬琰。非妹喜。獨異諸說。

●有窮后羿羿窮國之侯。逐相自立八年。寒浞殺而代之。

屋角團團粉作丸。呼名幾度望雲端。當時應悔求靈藥。祇送嫦娥入廣寒。

(後漢書天文志註)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是爲蟾蜍。(三餘帖)嫦娥奔月之後。羿晝夜思維成疾。正月十五夜。忽有童子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懷思。無從得降。明日乃月圓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團團如月。置室西北方。呼夫人名。三夕可降。如期果降。復爲夫婦如初。今言月中有嫦娥大謬。蓋月中自有主者。乃結璘。非嫦娥也。

◎寒浞浞。猗姓。伯明氏之讒子弟也。殺羿代立。四十三年。爲伯靡所殺。

純狐。狐媚早顚房。澆羶分封寵倍長。誰使女歧同館宿。纖纖縫就小郎裳。

(路史)浞烝取羿室純狐。(楚詞天問)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註)女歧澆嫂也。澆無義淫佚。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女歧爲之縫裳。於是共舍宿止。澆羶詳左傳。

○商 成湯。子姓名履。主癸之子。契之裔孫也。放夏桀。代有天下。

國號商。定都毫。在位十三年崩。太子太丁早卒。次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丁子太甲踐位。三十三年崩。廟號太宗。子沃丁立。二十九年崩。弟太庚立。二十五年崩。子小甲立。十七年崩。弟雍己立。十二年崩。弟太戊立。七十五年崩。廟號中宗。子仲丁立。遷都囂。十三年崩。弟外壬立。十五年崩。弟河亶甲立。徙都相。九年崩。子祖乙立。徙都耿。十九年崩。子祖辛立。十六年崩。弟沃甲立。二十五年崩。祖辛之子祖丁立。三十二年崩。沃甲之子南庚立。二十五年崩。祖丁之子陽甲立。七年崩。弟盤庚立。遷都殷。改國號曰殷。二十八年崩。弟小辛立。二十一年崩。弟小乙立。二十八年崩。子八年崩。弟小辛立。二十一年崩。弟小乙立。二十八年崩。子

武丁立五十九年崩。廟號高宗。子祖庚立七年崩。弟祖甲立三十三年崩。子廩辛立六年崩。弟庚丁立二十一年崩。子武乙立遷都河北四年暴雷震死。子太丁立三年崩。子帝乙立三十七年崩。子辛立三十一年爲周所伐國亡。二十八王凡六百四十四年。

端拱鑣宮瑞日明。三變寶玉告功成。媵臣已應君王夢。負鼎親調鵠鳥羹。

呂氏春秋系呂不韋著

讀伯史記作義伯

湯有鑣宮見墨子。湯所受命之宮。(呂氏春秋)桀敗于有娀之虛奔于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叟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帝王世紀)湯夢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豈有爲我宰者哉。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遂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楚詞天問)緣鵠飾玉后帝是饗。

聲調卓絕

(註)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

總街庭下五雲深。黑鳥黃魚瑞應臨。宮掖漫矜魚貫籠。已將女謁禱桑林。

(管子)湯有總街之庭。(水經注)殷湯東觀於洛。習禮堯壇。沈璧黃魚雙躍。黑鳥隨上。(竹書紀年)二十年大旱。焚弦歌舞。(尚史)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邪。言未已而天大雨。(帝王

世紀)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社。

三載居憂聖德彰。桐宮重著袞衣裳。迎鑾粧束裁長袖。共拂輕塵拜嗣王。

(物原)伊尹始制婦人大袖。

宮門轆轤走寅車。桑穀摧枯聖德加。執御偏能邀上籠。穠華飛入費侯家。

(竹書紀年)太戊三十五年作寅車。(註)寅車即桑根車也。一曰金根車。(尚史)太戊立伊陟爲相。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王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竹書紀年)太戊三十一年命費侯仲衍爲車正。(史記秦本紀)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大廉元孫曰孟戲。仲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

鼎耳何緣野雉來。翟衣焜耀扇初開。三年胥靡曾通夢。不救東宮孝已回。

(古今注)高宗時有雛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又)高宗有雛雉之祥。故有雉

戊午七月

尾扇。〔竹書紀年〕武丁二十五年王子孝已卒於野。〔帝王世紀〕孝已者武丁之賢子也。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傅說嘗爲胥靡。築於傅險。

詳史記

鹿臺千尺望雲煙。十里沙邱殿閣連宮市。夜深行酒炙。車聲驚起玉牀眠。

流走自如

(新序)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烟。(論衡)紂沈湎於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長夜之飲。忘其甲子。(帝王世紀)紂宮九市。(史記)紂益廣沙邱苑臺。多取野獸鷹鳥置其中。紂爲

玉床。見尚史註。

夢醒深宮玉虎涼。朝朝絲縕侍天王。紅藍染作桃花色。競抹臙脂。

翻  
豎  
粧

綺麗玲瓏不露堆砌  
痕方是宮詞本色

炎轂子係王叔著  
新書係賈誼著

(拾遺記)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下有篆書字云。帝辛之枕。帝與妲己同枕之。

是殷時遺寶也。(炎轂子)夏商以菲絲爲屨。宮中妃嬪皆着。(新書)紂自謂

天王。(中華古今注)臘脂起於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臘脂。塗之作桃花粧。南海薑兼西海菁。玉杯象箸製彌精。師延新進迷魂曲。漫奏清商滌角聲。

(戶子)桀紂縱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拾遺記)紂拘師延於陰室。師延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紂曰。此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修夜之娛。乃得免。

●周武王。姬姓名發。文王之子。后稷之裔孫也。伐商紂。代有天下。國號周。都鎬。在位七年崩。子成王誦立。三十七年崩。子康王釤立。二十六年崩。子昭王瑕立。五十一年崩。子穆

王滿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繫扈立。十二年崩。子懿王囏立。徙都槐里。二十五年崩。共王之弟孝王辟方立。十五年崩。懿王之子夷王燮立。十六年崩。子厲王胡立。五十一年崩。子宣王靖立。四十六年崩。子幽王涇立。十一年爲犬戎所弑。晉衛秦以兵來救。與鄭世子掘突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遷於東都洛邑。五十一年崩。孫桓王林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佗立。十五年崩。子釐王胡齊立。五年崩。子惠王闔立。二十五年崩。子襄王鄭立。三十三年崩。子頃王壬臣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六年崩。弟定王瑜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十四年崩。子靈王泄心立。二十七年崩。子景王貴立。二十五年崩。子悼王猛立。是年冬。猛卒。弟敬

王匄立。四十四年崩。子元王仁立。七年崩。子貞定王介立。二十八年崩。子哀王去疾立。弟叔弑王自立。是爲思王。是年秋。王子嵬殺叔自立。是爲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初。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班於鞶。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威烈王在位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七年崩。弟顯王扁立。四十八年崩。子慎靚王定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時東西周分治。赧王徙都西周。在位五十九年。秦攻西周。赧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周之民東亡。秦取其實器。遷西周君於懸狐聚。後七年。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遂

不祀三十七王。凡八百七十三年。

毋野回鑾曲蓋陳。蒿宮宏敞綠槐新。呂姜素稔丹書訓。內治修明壓九臣。

(中華古今注)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制曲蓋焉。(大戴禮)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爲宮柱。名曰蒿宮。(太公金匱)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神來甚衆。恐有試者。何以待之。太公請樹槐於王門內。有益者入。無益者距之。(帝王世紀)邑姜修教於內。(又)武王召尙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尙父曰。在

丹書。

莽莽蓂階夾碧桐。紫庭琴靜鳳聲雖。翦珪偶作家庭戲。太史殷勤請賜封。

(尚書大傳)周公輔成王。不矜功。則蓂莢生。

(蔡邕琴操)周成王時。鳳凰來舞。

於庭。乃援琴作歌曰。鳳凰來翔於紫庭。(史記)成王與虞叔戲翦桐葉爲珪。以與虞叔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虞叔。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虞叔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玉手纖纖織錦工。因祗佳麗冠深宮。修裾長袖嬌無力。祕結羅襟怯曉風。

(拾遺記)成王五年。有因祗之國。獻女工一人。體貌清潔。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飄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

樂譜詩章付管絃。豐宮玉帛共朝天。內廷晏起鳴璫寂。聽奏關雎第一篇。

(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又)康王元年。諸侯朝於豐宮。(後漢書)康

王晚朝。關雎作諷。又曰。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瑣。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

玉輅遙臨。羽蓋分扇。搖丹鵠。納南薰。陪鑾喜得東甌。女詔織交龍。翻鳳裙。

(拾遺記)昭王二十四年。塗修國獻青鳳丹鵠。聚鵠翅以爲扇。緝鳳羽以飾車蓋。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冷然自涼。(女紅餘志)周昭王延娟以奇錦爲裙。畫看成鳳。夜看成龍。名交龍鬪鳳裙。

重璧臺成貯盛姬。中天嫋曼翻妖姿。誰教傀儡當場舞。惹得君王怒偃師。

(竹書紀年)穆王十五年。作重璧臺。(按)穆傳曰。姬姓也。盛姬之子也。天子賜之。

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是曰重璧之臺。鄭環曰。盛成通。亦作鄜。鄜叔之後。柏伯同。鄜叔爲王高叔祖。周道百世不通婚姻。故魯昭尙諱姬爲子。此乃賜之上姬之長。而爲作臺以著之。宜其謚爲繆也。史記作繆。後作穆。(列子)周穆

王時。西極有化人來。穆王爲之築臺。號曰中天臺。簡鄭衛處子娥姌靡曼者以滿之。(又)穆王巡守。有獻工人名偃師。所造能倡者。趨步俯仰。信人也。鎮其顧。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與盛姬內御並觀之。伎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欲誅偃師。

笛聲吹斷雨濛濛。八駿馳回萬里風。黃竹白雲春夢幻。瑤池仙母下昭宮。

述異記係任昉著

(述異記)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王乃吹笛。雨遂止。(穆天子傳)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驥(驥)驥而左綠耳。右驥赤驥(驥)而左白驥(驥)。次車之乘。右服

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又）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

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際（古陵字）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竹書紀年）穆王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集證）穆王宿於黃竹。夢

羿射於塗山。至是因合諸侯而會之。（又）十七年。西王母來朝賓於昭宮。

庭燎輝煌。夢未醒。脫簪永巷。立婷婷。嚮風重奏瑤琴曲。須記先王舊刻銘。

婉約可喜

（列女傳）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古琴疏）宣王有琴曰嚮風。

背銘云。牆有耳。伏寇在是。武王之遺器也。宣王每朝。姜后輒以此銘援琴奏之。王於是益兢兢不忘。

槩弧箕服應童謠。露被菅茅恨未銷。拚郤傾城邀一笑。諸侯烽火盡來朝。

(史記)宣王之時。童女謠曰。麋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向者後宮童妾所棄女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嘵。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是爲褒姒。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爲烽燧。大致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

修築宮城。壅酈川。空聞王子諫書。傳綠山早醒繁華夢。騎鶴吹笙上碧天。

(國語)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防酈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王卒壅之。(列子)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山。後喬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綠山頭。

文苑導游錄 全史宮詞二

一三一

戊午七月



文苑導游錄第五集校勘表

張一望

詩	一〇	三	窗誤窓	一〇	八	窗誤窓	一一	六	況誤況
詩	一一	〇	熱血誤熟血	一二	五	窗誤窓	一三	一〇	羹誤羹
詩	一四	五	減誤減	一五	四	鬢誤鬟	一六	三	絳紗誤絳紗
詩	二〇	九	西冷誤西冷	二四	四 <small>(上)</small>	漏批無字出韻	二四	九	絳紗誤絳紗
詩	二四	九	祇恐誤祇恐	二七	一	攜誤携	二七	五	茵誤菌
詩	三〇	二	況味誤况味	三〇	三	无私誤无私	三二	三	相見誤桓見
詩	三三	五	涼誤涼	三四	二	曰占誤四占	三四	四	恩恩誤匆匆
詩	三五	五	太常誤太宗	三五	五	絳紗誤絳紗	三五	八	布帆誤布帆
詩	三五	九	注固誤注日						
詞	一	三	箏樓誤箏樓	一	四	淒誤淒	一	四	箏誤箏
詞	一	九	箏誤箏	二	五	淚溼誤淚清	三	三	難描誤難插
詞	五	三	自夏誤白夏	八	六	窗誤窓	八	二	穠穠誤穆

曲	一	九	羅○浮○夢●長○叶	二	三	標梅誤標梅	三	一	恩忙誤匆忙
曲	四	四	傳○賞●誤傳●賞	四	三	醉償誤醉償(下同)	四	四	儀仗誤儀仗
曲	四	二	模糊誤糊糊	四	二	秋誤秋	五	一	骨句誤骨叶
曲	五	六	笑誤笑	五	九	潮誤潮	五	二	小窗誤小窓
曲	五	二	模誤模	六	六	淒涼誤淒涼	六	八	模誤模
曲	六	八	帳誤賬	六	九	絳誤縗	七	一	傅粉誤敷粉
曲	七	七	況誤況	一	五	練習誤鍊習	四		
尺牘	一	四	練習誤鍊習	一	五	練習誤鍊習	四		
尺牘	四	七	況誤況	四	九	黃鸝誤黃鶴	五	四	指摘誤指鐫
尺牘	五	五	間有誤間有	六	九	黃鸝誤黃鶴	五	五	聞命誤問命
尺牘	九	四	諸先誤事先	六	六	冲祐誤冲祐	八	五	詳晰誤詳晰
筆記	三	四	窗誤窓	三	六	窗誤窓	七	四	逾午誤逾年



宮詞 一三 六 涼誤涼 二三 九 危誤危 一五 批二極板滯之典

宮詞 一五 批五 簿誤蕭 二六 二 斑誤班 強化誠

文苑導游錄第六集校勘表 強化誠

校

種別	頁數	行數	正	誤	頁數	行數	正	誤	頁數	行數	正	誤
社說	三	上八	下三誤下五	六	一	上二下六	誤	六	一	上三下五	誤	
文	三	批一	豈可句誤豈可勺	三	一一	炎涼誤炎涼	四	三	乎哉誤胡哉			
文	七	八	樂之誤之樂	一〇	批二	中幅誤巾幅	一二	一	對誤對			
文	一九	五	衰誤衰	一九	六	盛誤盛	一九	八	而從誤而從			
文	三三	二	秦檜誤秦榛	三九	六	謾藏誤漫藏	三二	一〇	鐵誤鐵			
文	三三	七	移風誤異風	三五	七	蹙額誤蹙額	四一	一〇	相識誤相識			
文	四二	一	君臥誤吾臥	四四	八	濶誤徵	四五	四	互紐誤互紐			
文	四六	二	不朽誤不朽	四六	七	濶誤徵	四七	四	烟霞誤烟露			

文	四七	六	箋裁誤箋栽	四七	批一	類賦誤數賦	四八	四	香燒誤香繞
詩	一	四	窗誤窓	一	二	鬢誤鬟	二	五	模誤模
詩	二	批四	隋誤隋	三	四	窗誤窓	五	批一	回頭誤回首
詩	五	八	醉誤酌	六	三	新喜誤新禧	七	二	祇誤祇
詩	八	五	瀟瀟誤蕭蕭	八	一〇	證誤証	九	三	瀟瀟誤蕭蕭
詩	一〇	八	卮誤卮	一一	三	卮誤卮	一四	二	箏誤箏
詩	一四	四	豺狼誤豺狼	一四	一〇	豺狼誤狼	一四	二	祇誤祇
詩	一五	二	殘蟬誤殘蟬	一五	九	漫興誤漫興	一六	二	祇誤祇
詩	一八	三	悽絕誤淒絕	一八	批五	拗句誤拗句	一九	四	歲暮誤歲暮
詩	一九	九	儒冠誤懦冠	二二	一	況味誤況味	二二	八	卮誤卮
詩	三三	一	祇誤祇	二二	五	卮誤卮	二二	五	況誤況
詩	三三	二	已休誤已休	三三	批二	已誤己	三三	一	感懷誤歲懷

詩	二三	五	況我誤况我	二四	二	樽誤斟	二四	七	樽誤斟
詩	二五	三	宦海誤官海	二七	四	祇誤祇	二七	七	盼誤盼
詩	二七	一〇	祇誤祇	二八	二	祇誤祇	二八	二	尺素誤尺索
詩	三〇	三	棟花誤棟花	三〇	五	浮瓜誤浮爪	三〇	二	栽誤裁
詩	三四	一〇	閒賦誤間賦	三四	一	恩恩誤匆匆	三四	三	蟲語誤虫語
詞	一	七	況誤況	三四	七	蟲語誤虫語	三四	二	蟲語誤虫語
詞	四	四	祇誤祇	五	一	佯狂誤佯狂	五	五	佯狂誤佯狂
詞	五	五	綠柳誤緣柳	六	一	悽惋誤悽婉	六	二	倩誰誤債誰
曲	二	一	模誤模	七	帳誤賬(下同)	七	三	五	佯狂誤佯狂
曲	三	五	閣句誤閣叶	一	家也誤家也。	一	五	二	倩誰誤債誰
曲	八	模誤模							
曲	四	三	況誤況						
曲	三	一	家也誤家也。						
曲	四	三	況誤況						
曲	五	二	時候誤時候						

曲	五	六	卮誤卮		五	二	裘誤裘	
曲	六	七	藉誤籍		六	七	薄誤簿	
曲	七	六	窗誤窓		七	八	卮誤卮	
曲	九	九	模誤模		九	六	祇誤祇	
曲	九	七	影誤影		九	一〇	候誤侯	
曲	二	六	攜誤携		一〇	二	催緊誤摧緊	
曲	二	二	懶誤懶		一	三	淒誤淒	
曲	二	一	難平誤難平		二	二	覲誤覲	
曲	三	一	心窩裏誤心窩裏		三	一〇	冰誤氷	
曲	一四	四	這也誤這不		一四	五	搆誤搆	
曲	一五	四	淒誤淒		一四	四	脂井誤脂井	
曲	一六	二	珠淚誤珠琅		一七	一	覲誤覲	

尺牘	一	六	恩恩誤匆匆	一	七	劫誤劫	二	二	竊誤竊
尺牘	二	二	廢誤廢	二	九	九	九	九	廢誤廢
尺牘	四	四	均誤均	六	一	有裨誤有俾	六	一	勘表誤勘記
尺牘	六	一〇	山屋水屋誤	七	二	祇接誤祇接	七	三	揭檠誤揭檠
尺牘	七	一〇	末段誤末段	八	二	祇接誤祇接	八	三	弗見誤見弗
尺牘	八	七	局促誤局局	一〇	二	薄誤簿	一〇	七	弦柱誤絃柱
尺牘	三	二	祇可誤祇可	一三	六	復加誤復如	一二	一〇	矜誤矜
尺牘	五	二	淳誤淳	一六	二	沖決誤沖決	一五	一	礙誤碍
尺牘	七	九	贓誤贓	一八	九	搶劫誤搶劫	一八	八	搶劫誤搶劫
筆記	一	九	減誤減	二	二	酬謝誤酬謝	二	三	進酌誤進酌
筆記	三	二	丐者誤丐者	三	一〇	窗誤窓	四	一	覓誤覓
筆記	五	一	叱誤叱	五	一〇	滑然誤潛然	八	一	暇日誤假日

筆記	九	二	素然誤碧然	九	七	蘸筆誤筆蘸	一	五	奈何誤奈何
筆記	二	九	決誤決	二	一〇	羅網誤網羅	二	九	祇誤祇
筆記	三	二	得券誤得券	四	五	臺下脫館字	六	七	券誤券
筆記	七	九	蜥蜴誤蜴蜥	一〇	五	刺柏誤刺柏	二	一	券誤券
筆記	三	五	券誤券						
小說	二	二	決誤決	三	二	奈何誤柰何	四	九	劫誤劫
小說	五	二	萊德誤萊達	七	一	壁誤壁	九	一	耀誤燭
小說	七	七	何恣誤何恣	九	一	手段誤手段	九	九	劫誤劫
小說	九	二	昨舌誤昨舌	一	五	忽忽誤匆匆	一	七	薄誤簿
小說	一四	九	影響誤應響	一五	二	劫誤劫	一五	一〇	蹠誤蹠
小說	一六	三	覓誤覓	一六	二	傳音術誤傳音術	一八	九	此誤此
文解	一	六	擎誤擎(下同)	二	二	旆誤旆(下同)	二	二	臺誤台(下同)

文解	四	三	空隙誤空鎰	五	二	姑嘬誤故啜	六	一	蟲誤虫
文解	六	二	餘骨誤餘圖	六	二	食醯誤食醢	六	五	藥店誤藥店
詩解	七	六	得禾誤得禾	七	一〇	勝狄誤勝狹			
詩解	一	二	講解誤解講	一	三	王澤誤王譯	一	八	稱此誤稱者
詩解	二	九	敢問誤敢局	二	二	二集誤二期	二	二	活火誤活水
詩解	四	一	盟主誤主盟	四	五	日誤曰	四	二	決誤決
詩解	六	七	影射誤射影	七	九	焰蠟誤焰蠟	八	三	係何誤使何
詩解	八	五	髮誤髡	八	五	崔誤佳	八	六	白樂天誤白樂大
詩解	九	三	宴誤晏	九	四	息誤息	一〇	七	鞞誤鞬
詩解	一〇	九	恭已誤恭已	一〇	二	戴盾誤戴甲	一二	一〇	隅誤隅
詩解	一三	二	詞誤詞						
詩解	一三	三	歌誤歌						



# 文苑導游錄（第一種第八卷）

◎社說八（本欄歡迎投稿）

## 詞之源流及沿革

陳 邊

詞始於唐。盛於宋。一語可以破的。初無煩贅言也。若必溯其原始。則聲音之道。本爲天籟。未有人類以先。兩間之物。已無不有。自然之聲音。即以人類論。則未有文字以先。一啟口間。已無不有。自然之歌哭。迨有文字。以寄其聲。以達其意。於是乃有有韻之文。就古籍之足考者。僂指以數。則唐堯時已有康衢之謠。擊壤之歌。虞舜時有卿雲之歌。南薰之操。夏禹時有鑄鼎之繇。玉牒之辭。豈必自商周之世。始見於三百篇哉。故予以爲有韻之文。其名稱雖不一。而究其原。實由一本。夫文字之進化。由於人類之思想。上古之世。

思想簡單。故其字不多。取用既乏。則句語自不能顯。篇章亦不能長。其歌謠多不過四句者。職是故耳。卽論虞書舜典、夏后之書。以及商銘周頌。亦復要言不繁。寥寥數語。未有如屈子離騷。一發數千言者。故論文章之變。當以楚騷爲祖。屈原九歌。句法長短。至不一律。是蓋已由歌謠而進於詞賦。文字奔湊於腕下。牢騷悉發於胸中。盡情傾吐。取材無窮。已撤四言韻語之藩籬。而開詞曲之先聲矣。然其取法。尙不外乎三百篇詩。故哀痛處近於小弁。悽怨處則近衛風。特其篇幅旣長。文字不敷所用。故意義猶多晦暗。而不明。迨至嬴秦變法。盡毀古書。悉去束縛。而文字乃革命。蓋不復屑爲有韻之文矣。幸其祚短。二世卽亡。去古未遠。乃有漢儒起而復古。雖以無韻之文爲多。而有韻之文。尙復不絕如縷。判詩文爲兩

途當自漢始也。蓋秦以前可謂有詩而無文。何言之其文大率爲韻言也。楊慎古音畧例考之最詳。悉舉周易毛詩禮記楚辭老莊荀管諸子有韻之詞。一一標爲略例。而顧炎武江永諸人亦多有所考證。是明徵也。自漢以來。詩歌迭作。高帝大風之歌。直追上古歌謠。以鳴天籟。而韋孟諷諫之詩。則皆句法歷落。脫胎息於九歌楚。此是當認爲詞章之中興。而文學界之光復時也。自漢以降。作者雲興類尙精覈。直有意而爲詩。非復得之偶然。如魏武帝之龜雖壽。魏文帝之善哉行。短歌行。曹植之朔風詩。箜篌引。王粲之贈蔡睦詩。陳琳之飲馬長城窟行。皆其最著者也。前有蘇武李陵。後有建安七子。詞章之學。夐乎尙矣。然可被之管絃者。實寥寥也。其時雅樂之存。不過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章。李延年輩。又輒改易。

音節。非復舊觀。魏平荊州。得漢雅樂四章。其足徵者。蓋不過鹿鳴一曲耳。其他樂曲。存於三國時者。亦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將進酒等二十二曲。晉興以後。又盡改之。存者惟玄雲釣竿二曲。故言文章至漢魏爲興。若言樂章。則已日益退化。於是。有文無聲之篇什。乃愈出而愈多。名之曰詩歌。聊以別於文耳。爲詩爲文。但在有韻無韻之間。非必以詩被之樂也。其可合於樂者。則別稱之曰樂府。夫樂府即詞曲之祖也。自晉以來。古樂既亡。新聲遂創。六朝製曲頗衆。其可得而舉者。於宋則有少帝新製三十六曲。齊太祖謂之中朝曲者是也。齊則如謝眺之隨王鼓吹曲。蓋作於荊州道中。曲凡十疊。一曰元會。二曰郊祀。三曰鈞天。四曰入朝。五曰出藩。六曰校獵。七曰從戎。八曰送遠。九曰登山。十曰溪水。於梁。

則有武帝之江南七弄。自江南龍笛，採蓮鳳笙，採菱游女，朝雲。又有上雲七曲。曰鳳台梧桐，方丈方諸，玉龜金丹，金陵而沈約亦有鳳瑟曲。秦箏曲，陽春曲，朝雲曲，夜夜曲，携手曲，陳則如後主之玉樹，後庭花。隋則如煬帝之夜飲，朝眠曲。王令言之安公子曲，王徽之迎神送神歌，而白晝巴渝，白苧子夜，團扇懊儂，莫愁，烏夜啼等。亦復盛傳於當世。故言詞者必溯六朝，蓋詞之濫觴實由於此。然而周秦漢晉之間亦未嘗無聞其最著者如周之房中曲見於舊唐書音樂志，秦之築城曲見於樂府詩集，漢之春波曲見於洞冥記，饒歌十八曲見於小學紺珠，魏之游俠曲見於樂府詩集，晉之橫吹曲見於晉書音樂志，第皆有名存而實亡，故不足爲據耳。然六朝詞曲仍不過爲五七言之古詩，初無極短極長之句。唐人樂府擬

惟此一段爲前人所  
未道詞曲之異於詩  
及詞曲之同調異譜  
胥在於此一種原因

古者亦皆借題抒意。有文無聲。蓋六朝曲律失傳久矣。故新製樂府。皆因其詞句而配新聲。初無一定之譜。其詞句有定。能被以一定之聲律。而無人人差異者。則惟七言絕句。卽清平調是也。舊唐書云。平調清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是其淵源亦殊遠矣。大凡樂譜之作。初不過一字一聲。所謂大音希聲。是胥由鐘磬而定。初不賴於管絃。迨以管絃和之。則餘音裏空。自然應響。乃成繁聲。樂工奏之既熟。則和聲出於不覺。於是而一字有數聲矣。學士大夫審音既熟。則文思如流。因而於和聲中實以文字。於是句法遂變。乃不限於五七言矣。李白清平調其始猶七絕也。迨作菩薩蠻。始以七言作起。變其餘爲五言。作憶秦娥。以七言而雜三四言。於是遂開詞曲之端。而五七言之樊籬盡撤。觀其所製樂。

府。如蜀道難。將進酒。等。且有八言。九言。十言。十一言。之長句。一字。二字。三字。之短句。羼入其中。可謂極其變幻。故予以爲李白者。詩中之革命軍。而詞中之開山祖也。世之論者。第以憶秦娥。菩薩蠻。爲填詞之祖。則舍樂府而言小曲矣。意當時樂府第爲歌詩。去詞尙遠。所謂詞者。實爲五七言絕詩之變。相取其短簡而靡曼。於是靡然風從競。尙一時是猶今之陂黃。盛行於里巷間。崑腔大曲。反不足以傳誦。於時其事勢正相同也。故全唐詞所載長調。極鮮僅杜牧之八六子。一首。凡九十二字。後唐莊宗之歌頭。一首。凡百十六字。蜀尹鶻之金浮圖。一首。凡九十六字。無名氏之魚游春水。一首。凡九十一字。呂巖雖有沁園春。滿庭芳。醉江月。水龍吟。雨中花。捉拍滿路花。漢宮春。等長調。然多後人假托之詞。不足據也。當李

唐之世。實以詩歌取士。其時作者。不過出餘緒而爲詞。但付梨園。不著國家功令。西蜀南唐而後。作者始日盛。君臣士夫轉相矜讓。如王衍、孟詠、李璟、李煜諸主。和凝、韋莊、薛昭蘊輩。詞名噴噴。千古洵極盛矣。趙崇祚輯《花間集》所收。乃至五百餘首。足見當時作者亦已。如林然其詞皆纖麗淫靡。悱惻怨慕。爲多黃叔暘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及趙宋肇興。名流輩出。鄱陽美成。各繼五代諸家。而起一掃其浮靡之習。由鍛鍊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踵接其後。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張炎效之於後。他若銅琶鐵板蘇子瞻。有大江東去之詞。殘月曉風柳三變。擅小拍紅牙之曲。秦七黃九。或以芋綿見勝。或以覈刻見長。而姜白石、馮艾子諸人。則且安排簫管。自製新腔。卽寇準、韓琦。

司馬光歐陽修岳飛諸公功名勳業彪炳一時者亦莫不善爲小詞極清新俊逸之致故言詞者莫不稱有宋一代爲極盛時也比至金元入主變詞爲曲而詞學乃漸衰然詞曲本爲一體能曲者即無不能詞故金章宗之蝶戀花詠墨見於詞苑世宗之減字木蘭花見於法苑春秋而吳彥高蔡伯堅尤爲當世推重稱爲吳蔡體餘則如元好問折元禮趙孟頫張埜張翥薩都刺鮮于樞前後凡八十餘家詞人之多初不亞於有宋特爲曲所掩乃不見其長耳朱明一代以迄讓清詞學在廢興之間作者雖衆散佚居多然有明兩祖列宗皆好學不倦染翰俱工如仁宗之鳳樓梧賦九月海棠宣宗有醉太平賜學士沈度具載蘭皋集中周憲王遭世隆平奉藩多暇留心翰墨尤精詞曲有誠齋樂府若干種音律諧美

流傳內府。劉伯溫。英偉奇才。而小詞皆靡靡可誦。宋金華以大手筆。開一代風氣。而亦時有麗語。他若楊孟載。高季迪。楊廉夫。瞿宗吉。聶大年。楊用修。唐子畏輩。莫不新詞競唱。傳一代之風華。至清初。入關之際。如吳梅村。錢牧齋諸人。以明末遺老作開國勳臣。各以風流文采。互相提倡。故詞章之盛。亦不減於元明。特是科舉方興。人皆留心帖括。所爲詩莫非五言八韻。無復性靈天趣。間有作者。不過數人。朱竹垞。厲樊榭。蔣心餘。納蘭容若。龔定盦等諸人而已。外餘子碌碌。皆不足數。詞學之衰。於茲蓋已百餘年矣。乾嘉而後。雖有一二風雅之士。自鳴得意。欲以詞章鳴於世。如郭麌之蘅夢樓詞。張惠言之茗柯詞。姚燮之疏影樓詞。顧梁汾之彈指詞。承齡之冰蠶詞。邊浴禮之空青詞。陳維崧之烏絲詞。曹貞吉之珂雪詞。

家之通病

宋浣花之浣花詞。秦膚雨之伏鸞堂詞。張嘯山之剪錦詞。皆欲自儕於宋六十一家之列。然其胎息已薄。學稼軒者每流於放恣。學白石者輒淡而無味。學夢窗者則堆砌而纍墜譬之病者已入膏肓。雖有薦蒼不能救矣。至於光宣之世。作者尤鮮。大江南北寥寥。如晨星之可數。然而未及蓋棺。尙無論定。予不敢以一己之愛憎。評隲其人與言也。



文苑導游錄　社說八

一三

巳未二月



文苑導游錄（第二種第八卷）

●駢散文八

天虛我生潤文

草堂春宴序

強化誠

昔李白於春夜與諸兄弟有桃園之晏。觀其銜觴賦詩吟風弄月。不流連而忘返。惟行樂之及時。所以置酒高會暢敍天倫。非世之玩物喪志。浪遊無度者比也。士君子超乎世俗。別具襟懷。對於親屬。有密切之愛情。對於時序。有留戀之感想。詎肯以有用之精神。爲無謂之酬應者。晚近人心不古。風俗日偷。一遊讌。輒費數月之薪金。一集會。動棄兼旬之職業。席豐履厚。自恃祖有遺金。鼎食鐘鳴。不顧野有餓莩。豈知天地寄身。生同朝露。繁華過眼。幻若浮雲。亟發憤以忘食。猶慮沒世之無名。況從欲以嬉遊。安見潤身之有。

德所謂狂瀾既倒已滔滔者皆是也。正路不由將張張乎其何之。原其故亦惟舊染之習不可湔除耳。余與某某交有素矣。平日遇從既密。彼家風範自詳。儉以養廉。仰事則盡歡於菽水。貧能樂道。中饋則洗手作羹湯。母子之樂也融融。夫婦之情也穆穆。朋友切切。孫子繩繩。和氣萃於一門。洪範備乎五福。己未上元之節。余以情關葭附。誼切梓依。幸獲寵招。趨列宴席。是日也。親朋畢至。少長咸集。無絲竹之亂耳。有杯酒以聯歡。雖肴饌之不豐。實口體之所適。簪花入室。萊子舞五彩之衣。侑爵揚言。封人獻三多之祝。宴酣之樂。非爲肉食遊戲之具。不尙樗蒲。或聯句以成詩。或圍棋以爭勝。歌者奏琴。射者投壺。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歡也。頹然而高臥者。主人醉也。已而明月上升。遠客先散。余感良朋之難聚。勝會之不

惟此四句聲調尙近  
駢文餘均類乎帖括書稟

常才非子安。願贈言於臨別。詩工束哲。喜唱和之成篇。是日與宴者凡若干人。得詩若干首。因宴集之所爲草堂。故屬余爲草堂春宴序。

(評)尙無疵病。惟駢語欠有古意。(甲九〇分)

### 草堂春晏序

賴用賓

夫人側身於天地間。使其中有不自足。雖極宮室臺池燕游之樂。又何取焉。迨其門衰勢落。豪華盡去。求一窮閭漏屋。以棲其身。而不可得者。蓋比比也。吾因是。甘終老於灌青草堂矣。余僑宣有年。鬱鬱茲土。觸目有河山之感。甲寅秋。釋館歸田。從事實業。卜築於宣南之周村。屋三幢。均覆以茅。面南而倚山。岡陵起伏。則涇之華陽。甯之北極。若斷若續。蜿蜒如常山之蛇。而吾草堂適踞其首焉。

說者謂大山之脉龍氣盤旋必有磊落英奇之士挺生其間然余徵之文獻詢諸長者率皆卑鄙齷齪貪佞嗜利之夫覺先聖所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殆不足以語吾邑也豈山川靈氣果別有所鍾乎而予爲農爲圃忽忽已五更寒暑今者歲序更新擬以斗酒自勞雖羈異地乏親朋不能極觥籌交錯之歡而萱幃無恙家人婦子羅列酒漿陶然自適亦有眞趣似莊生之逍遙尙子之清曠亦無以逾此矣昔諸葛武侯值漢室之末羣雄競逐隱居南陽不求聞達迨劉先主三顧草廬而後應命武侯豈薄夫草廬而效馳情富貴者汲汲裂荷衣而抗塵容哉誠以悲天憫人舍我其誰其才與學足以當之余誠不敢妄擬古人而中心怦怦竊欲取淡泊明志一言以終老吾身於灌青草堂焉爰自序其梗概如此

附原作

(甲95分)

欄應作闌

人側身於天地間。使其中不自足。雖極宮室臺榭苑池燕息游觀之業。而其侈心不已。必思更有所營作謀畫。以窮其欲而逞其情。迨至門衰勞落。豪華盡去。求一窮欄卑宇。以棲其身。有不可得者。斯吾灌青草堂之作。有若終老於其間焉。余僑宣有年矣。鬱鬱茲土。觸目有河山之感。甲寅秋。釋館歸田。從事實業。卜築於宣南之周。村屋三幢。均覆以茅。面南而倚山岡。陵起伏。與涇之華陽甯之北極。若斷若續。蜿蜒如常山之蛇。而吾草堂適殿其首焉。說者謂大山之脉。龍氣盤旋。必有磊落英俊之士挺生其間。余不才。默揣數十年徵之文献。訪諸長老。卑鄙齷齪。貪佞嗜利之夫。踵趾相接。卽先聖所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等諸鳳毛麟角。渺乎不可得矣。詎山川靈氣亦有時而終乎。今者歲序更新。爲農爲圃。忽忽五更寒暑矣。田家作苦。斗酒自勞。雖羈異地。乏親朋。不能極觥籌交錯之歡。而萱幃無恙。家人

六 己未二月

婦子羅列酒漿。藉慰陽春。覺此中陶然自適。灑然自得。雖莊生之道遙。尚子之清曠。當無以逾此樂者矣。昔諸葛武侯值漢室之末。羣雄競逐。隱居南陽。不求聞達。迨劉先主三顧草廬。而後應命焉。武侯豈薄夫草廬。而效馳情富貴者。汲汲裂荷衣。而抗塵容哉。誠以悲天憫人。舍我其誰。而其才與學。足以當之耳。余固不敢妄擬古人。而中心怦怦。竊欲取淡泊明志一言。以終老吾身於灌青草堂焉。

(評)用筆頗矯健可喜

答友人賀新年書

郭祖堯

辱賜書。殷殷以新道德學問爲規賀。且斥世俗恭諛之非。吾兄誠侃爽過人哉。僕不敏。敢不奉爲座右銘。然亦有說焉。夫冬往春來。本有除舊布新之意。故一歲之末日爲除夕。一歲之始日爲元旦。是吾人之道德學問。當與年以俱進。固如兄所言矣。然吾聞湯盤

之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則當與日以俱進。其庶幾乎。蓋學問之道無止境。而人壽幾。何徒使馬齒增長。老之將至。亦大可悲也。又何足賀。世有以模倣歐風。崇尚西學爲新者。僕竊未敢贊同。歐洲文明。非不可法。然吾國素有之道德。亦何嘗不可貴。乃驚新之士。往往以吾國素有者爲陳舊。直名之曰舊道德。抑何喜新之甚哉。而於是桑間濮上之行。則美其名曰。文明結婚矣。子女逆其父母。弟子背其師訓。則曰吾自由耳。一切踰閑蕩檢。寡廉鮮恥。之事。皆籍新名。而無所不爲。母亦貽守舊者。以口實歟。夫民德之敗壞。由於國之不治。今觀夫治人者之德範。又何如乎。自功利之說。深中人心。貪官污吏。直不可僂指而數。甚有不惜賣國寶以自肥。陷邦家於死地。而一二武夫。又挾其兵力。跋扈飛揚。不知政府爲

何物。彼猶曰。吾爲新法之保障。吾爲國民之代表。嗚呼。吾不知其道德果何存也。至若歐西文字。固吾人不可不知。然國文未通。徒拾繙繹名詞。以矜新異。又何益哉。使操外國之語言文字。以語我國人。我國人能盡解乎。則我雖有新學理新發明。何能宣告大眾。補益於社會國家。故吾以爲國學未通。未可以言西學。乃有維新之士。挾其一得。視國學如弁髦。同是中國人也。亦必操外國語。以相語。服外國服。以相炫。且號於人曰。吾明西學。吾維新也。吾適見其浮淺卑鄙而已。又何足貴哉。然則所謂新道德。新學問者。直異端耳。道德與學問古今中外無不一致。又何所謂新與舊哉。足下以爲何如。辱附契末。敢以直友自居。惟足下進而教之。

辱蒙賜書。殷殷以新道德學問爲規。賀且復痛斥世俗恭諛之非。精理名言。絡繹紙上。非吾兄之盛德。其孰能言之。僕雖不敏。敢不銘諸座右。然尚有不可不辨者。蓋冬往春來。東除舊布新之意。故一歲之末稱爲除夕。一歲之始日稱爲元旦。是吾人之道德學問。當與年以俱進。固如兄所言矣。然豈特當與年以俱進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又當與日以俱進矣。誠以天下學問無止境。而人壽至有限。故以孔子之聖。猶有假我數年之歎。况吾曹乎。此僕所以以之致賀。而願相與策勵者也。至若以模倣歐風。崇尚西學爲新貴。則僕有不敢贊同者。蓋歐風非不可法。然本國素有之道德。亦何嘗不可貴。乃驚新之士。往往以吾國素有者爲陳舊。而名之曰舊道德。因名歐風爲新道德。一若非模倣歐風。即不足以驚駭世俗。嗚呼陋矣。且彼尙歐風者。果能如其法式乎。桑間濮上美其名曰文明結婚。子女逆其父母。弟子背其師訓。曰吾自由耳。於是一切蕩檢踰閑寡廉鮮。

恥之事。皆藉自由之名。而無所不爲矣。夫自由自有眞諦。彼乃不喻其義。反恃爲護符。肆意妄行。有以禮義誠之者。曰此舊道德耳。何足貴。噫。彼實惡禮義之害己耳。曷嘗有志勵行新道德哉。民德之敗壞。至於斯極。不大可憂乎。雖然。愚氓不足責。試返觀治人者之德範。又何如。自功利之說。深中人心。貪官污吏。遂書不勝書。甚有不惜賣國賣以自肥。陷邦家於死地。而一二武夫。又挾其兵力土地財用。跋扈飛揚。不知政府爲何物。然彼猶曰。吾服從中央命令。吾愛吾國家也。嗚呼。以視歐美。果有若是者乎。若乃學習西文。吾人固不可少。然國學未通。反足致害。何則。各國之語言文字。彼此不同。故英不能通諸法。法不能通諸中國。是知操外國之語言文字。以語彼國人。必不能盡通。是則我雖有新學理新發明。何能宣告大衆。補益於國家乎。故國學未通。不可以言西學。乃有維新之士。挾其私得。視國學若弁髦。同是中國人也。亦必操外國語以相語。衣外國服以相炫。且號於人曰吾明。

西學吾明西學。俗人不察。驚以爲新奇也。亦相率效尤。舉世滔滔。而國粹有淪亡之虞矣。國粹亡而國亦隨之矣。可不痛哉。然則以新德新學相尙之害。不已烈耶。此僕所以兢兢自守。而不敢贊同也。辱在知己。敢布微悃。倘以爲然。敬候明教。不宣。

(評)用意亦頗酣暢。用筆尙欠老當

答友人賀年書

強化誠

流光如駛。景物移人。千里客居。一年將盡。坐此風雪之宵。擬償筆墨之債。苦思未集。而剝啄先驚。方謂催詩之客至矣。開門延內。則驛使傳來。一枝梅萼。故人情重。滋可感也。足下際此。樂敍天倫。圍爐煖酒。其愉快爲何如。弟以憂患餘生。徒增馬齒。方惜光陰之易逝。流年之不再。又何賀之足云。敬具誠意。對使再拜。爲足下祝幸。

福無量。隅成歲暮感懷詩若干首。錄供酒邊一粲。願進而教之。戊午除夕。光治頓首。

附原作

(甲70分)

流光如駛。景物移人。千里客居。一年將盡。孤燈短榻之間。真覺萬感填心矣。終歲吟哦。未了筆墨之償。案牘山積。依然每聞戶外剝啄。綦履冒風雪而來。則憚焉心驚。大懼催吟之客接踵而至。不意春風遠到。惠我好音。乃故人遣使賀年也。開緘展覽。覺爍爛筆花。直欲共梅柳爭占春色。想足下際此迎新送舊。舉家杯酒稱慶。著作餘馨。又添得如許新唱。在趨庭學詩禮時矣。龍門在望。尺鯉未投。迺承柏葉椒花。先致銘頌。昨非今是。忽報春聲。感知可也。弟近丁外艱。先人尙未安窓穸。苦次餘生。未敢冒昧躬詣尊府。上獻宜春之雅頌。茲乘鴻便。敬答雙魚。亦聊取鄙鄙人獻鳩之故智耳。伏祈藻鑑。不盡縷縷。同社某兄歲暮感懷詩若干首。擬待來春。

作和矣。晤時乞代致意。戊午除夕。制弟光治頓首。

(評)語多生澀。了無情趣。

### 泣紅生墓碣

潘亞雲

原作無故真二字嫌不接

沈君諱炳。字耀東。蘇之江甯人。泣紅生其別字也。父遜齋先生。沒三月而君始生。小同紹鄭。忻孺子之生男。當戶得陵。幸若敖之未餒。故其母胡安人。深愛憐之。以爲天厄趙孤。理昌畢後。否極而泰。事之常也。君生有宿慧。幼挺奇姿。賦高軒於竹馬之年。擬荷戟於銅車之歲。嵇山獨步。江夏無雙。祖小梅孝廉。顧而樂之。嘗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少長令從舅氏某公受學焉。張禹讀經。如父稱其才智。孝綽成學。舅氏讓以文章。而雛鸞之聲。清于老鳳。跨寵之馬。欲渡驛鰅。於是稱寶田者。聲滿一堂。譽宅相者。喧騰衆口矣。成童肄

原作趨朝市者咸驚  
室內之燈光賦宵征者更訝書聲之震耳

業於中學。試輒冠其曹。遂以最優等卒業。脩名冉冉。獨冠同門。多士莘莘。羣推第一。君固謙退未遑。未以爲足也。雖上智目成。而脩學日力。覩烹微之月影。則抱卷而興。聽沈寂之鐘聲。尙焚膏未已。每值夜漏已盡。荒雞旣鳴。趨朝市者猶見映雪於窗前。賦宵征者輒訝燎麻於廡下。君則低吟曼哦。左鉛右槧。不自覺也。校長鄒鄧某公愛后來之王粲。重三復之南容。欲配參軍。托以弱息。時君年十九矣。河飭飾詠堂。雁脩儀羨嬌客之乘龍。欣使君之得婦。夫人王女士者。圓儀替月。麗藻揚華。每當樂奏房中。詩賡燕爾。雙聲讀曲。十索名題。儻佳偶之雙雙。誦香囊之叩叩。雖畫眉京兆。遙此濃情。縱射雉珠。皋無茲笑。口孰知好景不常。爲歡有限。藥鑪茶竈方驚西子之含顰。彈雨硝雲。忽訝櫓槍之突至。無情鼙鼓金陵之陵。

原作吟紅叢夫人小字也

谷驚遷。有限因緣。莫愁之愁。雲頓起。琴絲忽哀。乎乎別鵠。風鶴更痛。乎無家時。民國某年某月也。君以是時來吾鄉。作寓公焉。宛童寄生。不盡粉榆之感。蔓楚無室。尤深錦瑟之悲。乃自署曰泣紅生。蓋吟紅爲夫人小字也。烏乎潘安仁悼亡興賦。尙得閑居杜少陵寥落。田園猶吟闔月。若君者則並此而無之前塵影事。贖涕淚之頻揮。半世浮生徒嫌冥而已。此則傾愛河之水。莫喻窮愁。揚情海之波。難方熱淚也已。予與君水石素投。聲氣斯應。以弦韋爲幽贊。陳悃愞以無嫌。時或友朋嘉會。山水勝游。君輒停觴以思淒淚。忽墮固知子荆改服。難抑深悲。奉倩傷神。將終畢世矣。一日君被酒夜歸。室冷無寐。虫鳴以悽鑑。薄影於秋雲。弔浮生於宵露。且哭且歌。成詩若干首。發哀絃於雁柱。迸淚聲聲。理斷錦於龍梭。織愁字。

原作年才廿有六

原作並淡而無

原作或<sub>犯複</sub>谷之易遷

字。未幾竟以瘵疾。嘔血而卒。年才二十有六。傷已。蒙弘之血化碧。  
死未忘愁。苟偃之目。不含沒而猶視。况中郎身后。並女而無伯道。  
生前惟兒是乏。鬼伯不仁。天道難信。烏乎哀哉。予悲君之遇。感君  
之誼。寢門之哭。既已三號。宿草之痛。更憐尺土。懼滄桑之倏變。或  
坏土之難尋。爰爲立石於墓。以誌厥壙。烏乎丁令歸來。五夜化哀。  
鳴之鶴。賈生不祿。千秋留墮淚之碑。松耶柏耶。哀哉痛哉。

(評)胎息濃厚是駢文正軌。惟首段夾敘處不免露斧鑿痕(甲九五分)

梅邨雅集圖記

康祖繩

南城故多名勝。自放鷓亭知止菴圮。遊觀之所。已付闕如。香光樓  
僻處城隅。非當荷芰開時。亦鮮點綴。故足以供觴詠者。惟梅邨而  
已。邨爲吾師顧匱侯先生別墅。童時負笈南城。讀書之暇。時輒登

覽。俯仰山林。頗饒勝致。老梅百本。修竹千竿。茅屋。枳籬。時有幽花。野草。媚。弄姿其旁。則小溪環繞。水聲淙淙。雨雪之朝。風月之夕。先生蒼顏白髮。婆娑其中。憑窗讀易。臨流鼓琴。天趣盎然。見者以爲神仙中人也。辛亥秋。城陷於匪。縣校被焚。闔城鼎沸。匪因嫉學校而兼嫉先生。邨亦幾遭池魚之殃。而余亦以是歸。自此足跡不至梅邨者。忽忽幾十年矣。去年春。先生偕南州名士十餘人。攝影於此。題曰梅邨雅集圖。時方梅花盛開。幽香習習。仙袂飄飄。或對花而行吟。或巡簷而索笑。或焚香品茗。或倚石觀書。僉謂梅邨以名士而長傳。名士因梅邨而益著。其信然也。惟予自念。潦倒十年。學業罔進。感舊夢之依然。問新吾之何在。披此圖也。又不禁感慨係之。爰爲之記。并繫二律。

前塵影事記從頭。彈指流年已十秋。離落花光猶彷彿。畫圖風景足清幽。琉璃世界留陳跡。桃李門牆認舊遊。羨煞亭林高士福。一觴一詠了無愁。

山村處處種梅花。結伴行吟樂事奢。驛路詩函應不絕。蘭亭禊事漫相誇。生絹尺幅春長在。清夢三更月正斜。庾嶺孤山何足羨。雅人深致數南沙。

讀莊子

李冷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余嘗讀之疑焉。今乃反覆究之。始恍然曰。微哉言乎。何其隱也。夫生于天地之間。受一氣而成其形。與衆類以俱來者。皆是也。有人乎哉。有物乎哉。是故日月星辰之精。風雲雷雨之

吾有深旨語經鍊錄

原非以故雖其爲周  
不知其爲周也

變。山川之界。草木之繁。以及獸之彊。蟲之細。羽之翱翔。鱗之浮沉。形形色色。萬紛不一。之具。莫不循機以化育。隨體以生存。自造物者視之。宜無町畦于其間。而我處之。更何有差異之可言。於是內省于己。外應于物。物不能者。吾能以理之。吾不足者。物足以濟之。無侵。無累。各安所職。以相期于終始。物不我歧。我不物分。上下八荒。各盡其誠。故周。不知其爲周也。惟其不知爲周。始能與萬物同化。所謂栩栩然。適志者。非有生之初人物。各得之至治。與及其後也。人心非古道不宗。一喜怒哀樂愛惡之心。生強弱遠近醇薄之勢。立於是乃有賢愚不肖之殊。忠貞辯猾之異。傾奪遜讓之別。孰知其名愈多。而其事愈紛繩。之益嚴。而遺之益易。機心萬代。日興不已。遠而邦國。近而閭里。及其極也。有父子兄弟之間不可思議。

孰知四句閱歷甚深  
輓近世變實踰斯弊

原正而人類之不齊  
天下之趨一乎  
也亦已久矣更何望

者。而天下滔滔長逝不返。雖有聖人復興。亦不能爲之理矣。若然者。非周之所喻爲醒。而人物之界所由分乎。人物之界分。自利之私。起理固然也。世人不自咎其醒之失。而反自斥其夢之爲僞。又何怪乎。萬物紛紜。不得其齊焉。惟人類之不齊也。更何望乎。天下之趨一焉。吾是以讀莊氏書而益其悲也。

(評)辭意凝重而不晦滯得力於子史入佳境矣(甲一〇〇分)

悔厂記

李冷

長淮之間。有臥雲先生者。貧病士也。久之。勢益甚。至無以自居。乃於三界之外靈臺之間。結室而居焉。字之曰悔厂。客有過而訝之。曰。吾子口不道人之善惡。意不衡時之是非。行有期于古。事不墮于今。怵惕愴愴。惟恐遺墜。將何悔也。昔尤子晚年。未能完節。故以

原然則一  
悔果何在也  
人聞歎嘗以爲天之可得而所  
於世也原以無心人之生而所  
也則將何以自

是名痛誌前非。今吾子之悔。得非尤子之悔乎。曰。士各有志。何强同也。夫尤子與湯生之流。夙以志士自許。當中原鼎沸。異族南來。君臣流離。宗社灰燼。於是時也。縱不能有所表建。則宜老守山澤。廉閑自礪。以與徐俟齋沈壽民先後相耀。何事哭途嗟貧。改節易操。內愧於己。外怍於友。余將鄙棄之。不暇其從而方之者。與然則吾子之所悔。果何在也。先生喟然曰。天之生人也。其始亦本無心。人之於世也。其將何以自處。夫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九十年百年者鮮矣。此數十年間。不啻風馳雨驟。馬逸鳥驚。幼時不再壯。步難留。將老。則暮氣近矣。求生人。俄頃之安。竟日之娛。其不失於愁憤。哀傷。抑鬱憂怨。勞瘁痛苦之間者。何可多得。終生業。莫知所已。賢智不肖。同歸于盡。不亦大可悲乎。蘧伯玉行年五

原作且余閱世于今  
二十三年矣向思廿  
餘年前

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余之閱世雖僅二十三年。然思廿餘年前。  
耳之所聞。目之所見。鼻之所臭。口之所言。手之所指。足之所蹈。心  
之所觸。意之所眷。事事物物。無一不足與余之悔者。青燈古劍。長  
夜悠然。舊事歷歷。恍落夢寐。充是心也。至于動植可悔也。河嶽可  
悔也。日月可悔也。卽天覆之仁。地載之慈。亦無不可悔也。余豈自  
悔其悔也。客乃正襟危坐。作色而歎曰。嗚呼噫嘻。吾子之悔也大  
矣。吾子之所悔者。乃欲無其悔也。無其悔而卒不能斬其悔。仍陷  
於悔。則吾子之悔當無已時也。

(讀子有得筆意深  
甲一〇〇分)

醉鄉記

晏直青

酣飲之樂。一舉十觴。昔劉阮之徒。造飲輒醉。吾不知其何樂也。吾  
之契友某。素效劉阮之所爲。不慕榮利。終日惟抱甕暢飲。然家窶。

叶韻處饒有古意

不能常得典衣行沽亦所不恤以爲浮生若夢合住糟邱一斗亦醉一石亦醉金尊屢倒玉山常頽任日月之推遷與聖賢而爲偶此非醉鄉之樂事耶夫鄉以醉名是何異里名勝母邑號朝歌吾遂思之古人造酒供祭祀烹調之用非使人酣飲也孔子有云惟酒無量不及亂誠哉斯言而沈緬於醉鄉者方且笑人之不得其門而入以爲愚且固也是將率天下之人醉生夢死而不知所可也又何可哉特記此語以示酒徒

(評)簡淨(甲九五分)

送李于二君入都升大學序

陳言

奉省僻處東陲從無文人學士出于其間蓋先進之倡導未宏無怪後世之繼起亦寡然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何至終處以自

隘乎。今之大學。古之成均也。萃海內之名宿。授受一堂。修學記禮。而天下之文章聚焉。我輩既從事斯途。舍此而安之。二君之行。知所向矣。昔太史公與燕趙豪俊交遊。卒能成爲疎蕩奇氣之文。蘇穎濱少至京師。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園囿之富。且大見歐陽公之議論宏辯。容貌秀偉。而文亦益壯。今燕趙猶是宮闕依然。雖無歐陽公及其門人賢士大夫。而大學中之鴻儒碩彥。風采文章。詎少讓乎。見知見仁。豈獨史公穎濱爲然哉。有爲者亦若是也。二君勉乎哉。四年來歸。遠東後進之英。微二君其誰與歸。余以愚魯之資。疏懶之性。未知何日得遂執鞭願也。執手一去。從此別矣。明年杏子熟時。吾當置尊以待。爲二君浣其車塵焉。

附原作

(甲90分)

我奉省僻處東陲。從無文人學士出于此間。先進之倡導不宏。無怪後世之繼起亦寡。然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安可。終處此間。以自隘乎。今之大學古之成均也。萃海內之老師宿儒。莘莘學子。授受一堂。以修學記禮。而天下之文章聚焉。我輩既從事斯途。舍此而安之。二君知所向矣。昔太史公與燕趙間豪俊交遊。以成其疎蕩奇氣之文。蘇穎濱少至京師。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園囿之富。且大見歐陽公之議論宏辯。容貌秀偉。而文亦益壯。今燕趙猶是。宮闕亦依然俱存。雖無歐陽公及其門人賢士大夫。而大學中之鴻儒碩彥。風采文章。詎少讓乎。見知見仁。豈獨史公穎濱爲然哉。有爲者亦若是也。二君勉乎哉。前途珍重。四年來歸。遼東後進之英微。二君其誰與歸。余以愚魯之資。復賦疏懶之性。未知何日得遂執鞭之願。執手一去。從此別矣。明年杏子黃時。或可相見也。

(評)措詞亦頗蒼老。惟結處收煞不住。

讀書養氣說

吳 胥

天地納緼。萬物化生。故春則萌茁而怒發。夏則綠縟而爭茂。洎乎秋颺乍起。則肅殺摧敗。冬寒方生。則凋殘零落。其所以循環周流。無時或息者。氣使之然也。因陳遞嬗。凝聚團結。由是而山川鍾毓。閱數百年。乃有崛起。其間者。亦天地所必循之軌也。然則氣之宜養也明矣。孟子善養浩然之氣。故其爲文也。寬厚宏博。塞乎兩間。太史公周游天下名山大川。故其爲文也。疏蕩奇肆。爲百世宗。是二子者。盍嘗以意爲之哉。亦感於物而發於情鬱乎中而形乎外。不期然而然耳。蓋讀書本以養氣。氣盛則文自豪。固無須濡毫潤墨。以求自鳴。否則卽有可觀。亦類努末而不能穿魯縞。昌黎所以有氣盛。則言之長短高下。皆宜之說焉。夫文猶兵也。必先簡師。

蒐乘養精蓄銳。然後出而臨陳。乃克一往直前。所向無敵。苟輕率躁進。鮮有不見其敗者。故曹勣論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雖大不足畏。雖強亦能禦。是以氣之固宜養也。嗟乎。吾觀賓王討武之檄。信國正氣之歌。雖兵敗塗地。而其文撼山嶽。亘窮不變。古之文人學士。其至理名言。足以震鑠無極。永垂不朽者。亦由其氣包養含蓄之深。有以致之耳。余生也晚。未得入堂窺奧。僅以其所知者。作養氣說。世有君子。亦目笑而存之乎。

(評)莊重不迂是小論本色(甲九〇分)

### 遊煙雨樓補記

唐景蘭

南湖爲吾邑名勝地。在城東隅。通運河。舊多鷺鷥。故亦稱鷺湖云。湖之中有嶼。嶼有樓。名曰煙雨。爲宋時建。清高宗嘗臨幸其地。嶼

四面臨湖。外繞隄岸。亭台布置。各適其宜。故風景甲於全城。城居之人。歲必往焉。余於今秋偕舊同學三三輩。買小艇往遊。烟波一櫂。頗饒逸興。既至。輾轉入荷塘。繫舟柳陰下而登焉。門有碑誌曰。煙雨樓筆墨飛舞。惜磨滅不復辨。題者姓氏矣。旣登。入湖旁小亭。促坐納涼。競爲高談。或登樓遠眺。窮河山之目。或步行探古。竭搜索之興。遊畢言旋。天色云暮。數聲聲歎。乃已抵里門。艤舟登陸。同游者屬余記之。夫記所以記事。斯遊亦何足記焉。彼北登泰山。南遊江淮者。或以記形勢之勝也。探險二極。周行五洲者。或以記遊歷之遠也。今也所寓目者不過一湖一嶼。一樓之景物耳。又何足記爲。然而當日同人。今皆異地。歎聚散之靡常。感勝遊之難再。昔日之視爲不足記者。今皆足以感慨而流連。故爲補記如此。

附原作

(甲75分)

南湖爲吾邑名勝地。在城東隅。通運河。舊多鴛鴦。人亦稱鴛湖云。湖之中有嶼。嶼有樓曰煙雨。爲宋時建。清高宗嘗臨幸也。嶼四面臨湖。外繞隄岸。亭臺佈置各適其宜。故風景甲於全城。家邑中者歲必往焉。余於今秋偕舊同學二三輩棹小艇往遊也。輕敲畫槳。頗饒逸興。旣至輾轉入荷塘。繫舟柳下而登焉。門有碑誌曰煙雨樓。筆飛舞。惜磨滅不復稔其姓氏矣。旣登入湖旁小亭。促坐納涼。競爲高談。繼登樓遠眺。窮河山之目。或步行探古。竭搜索之興。遊畢言旋。天色云暮。一聲欸乃。已抵里門。艤舟登陸。偕游者五人。衣白衣者金友也。促余作記。夫記以記事。而斯遊蓋無足記也。北登泰山。南遊江海。斯者足以記矣。或探險於二極。周行夫五洲。斯者可以記矣。小之則尋勝於奧僻之鄉。避世於清涼之地。斯亦可以爲記。而今則不然。踵世俗之遊。入紅塵之境。又何足記。然而當日同遊。今皆異地。歎離聚

之靡常感勝遊之難。再余之所以不足記而補記之也。亦以存雪泥鴻爪之感云爾。又曷足云記。

先府君行狀

強化誠

府君諱汝錫。字觀三。生有異稟。聰慧過人。幼從先大父學。肆力經史百子之書。旁及文辭書數雜藝。無不深造。故先大父有課兒誌喜詩云。慣吟左傳高低叶。學作文章反正清。年未冠。應童子試。一舉而捷。掇芹之後。益自奮勵。篤志青雲。力學不忘。遇科歲試。輒冠羣英。以數奇未舉於鄉。而被薦舉則屢矣。歲壬午。撤棘後房考官程序東太史來書勉策。頗以第一人屬望於府君。鄉前輩蘇子韓徐子霖諸先生。亦嘗謂曰。他日主盟騷壇。非子而誰。其負盛望如此。惟吾家自經庚申之變。田畝就荒。屋舍垂圯。賃屋以居。歷有數

載。因是生計窘迫。輒舉債以度日。府君乃設館授徒。冀分先大父  
仔肩之任。士大夫爭羅致之。府君以不欲遠離膝下。但就聘於同  
邑之家。以便不時省親。歲戊寅。如臯張孝廉以亭教諭吾邑。府君  
從之間業。孝廉甚器重之。繼奉遷調鎮江。欲請隨任以教其子。亦  
辭不往焉。同邑孫太史叔益。嘗延聘爲西席。教授勤懇。爲孫氏所  
敬佩。先大父期望心切。慮其學養之功夫。消磨於教讀。就聘周年。  
又命辭去。嗣後與先季父同館於鄉。時不孝亦已束髮受四子書  
矣。甲午歲。先大父棄養。府君以一身綜理家政。參與地方公舉。善  
述先志。勇於任事。好義急公。凡鄰里戚族。有所請求。無不盡心力  
而爲之。嘗集合同人設立長生會。迄今殆二十年。未之或替。族人  
有入會而無力出資者。則解囊以助其成。府君之樂於爲善。實足

以表率吾鄉。惟素性清介。待人以誠。和而不流。羣而不黨。夙抱疾惡如讐之見。凡邊幅不修之輩。則避之若恐浼焉。而遇有緩急爲人排解。則鋤強扶弱。勞怨不辭。故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設帳所在。一時負笈從遊者。輒不遠千里而來。及門遊泮。殆無虛歲。惟於己。則殊無意功名。親友或以捐貲助餉。勸入仕途。府君謝曰。小子自束髮受書。先君若何培育。若何期望。今已九度秋闈。鶚薦凡五。而終老一衿。正途既已無分。又何取於終南之徑哉。癸卯科。親友又以應試相勸。府君杜門謝客。以蒔菊爲辭。猶憶戊戌之變。新政未行。府君喟然曰。朱明始以八比銷磨人士之英氣。其害直與焚坑等。然新政不行則已。行則必廢帖括而取策論。但科場之弊。年甚一年。亦不可爲取士之正道。停止考試之期。當不遠矣。於是

教授後生。自訂新章。不拘成法。未及數年。科舉果廢。學校迭興。即命不孝光治入學。初習普通科。繼則專攻英文。均以學無恆志。未卒所業。旋即濫竽教席。分任府君教育之勞。而府君奔走鄉學。兼課數校。日行十餘里。不以爲苦。吾鄉學風。賴以稍振。庚戌冬。武進錢觀察紹雲。由津馳函致聘。請往課其少子與長孫。時府君悼先慈之亡。家居正多悲感。遂奉先大母命。移硯津門。未及一年。先大母又見背。府君星夜奔臨。已不及親視含殮。又值民軍起義。風鶴頻驚。草草舉殯。悲增風木。流涕幾無盡時。是年冬。遽發背疽。急投藥石刀圭。幸獲速效。翌年春正。仍隨錢觀察赴任至安東。府君以東關地僻。塞外苦寒。水土不服。時抱腹症。屢欲辭歸。觀察挽留再四。嘗謂府君品學邁衆。教法又善啓迪。學生不求學則已。求學非

留府君不可。是年張上將今頗督瀋陽。觀察與有瓜葛。親嘗攜府君改課以呈。將軍閱之。擊節稱賞。贈詩具片。遠達敬意。府君作詩謝之。乙卯夏中日交涉關東戒嚴。府君託故告歸。籌備纂修家乘。不避炎暑。躬詣遠地採訪。而譜局遂以成立。暑後學校開課。無錫縣立第六校。上海培立等校。又以國文一席相敦請。授課未久。而舊居停以時難弭平。疊函催往。情不容辭。遂復訂期北行。去鄉之日。父老子弟。遮道相送。有流涕者。翌歲丙辰。東邊道屬。舉行學績考試。錢觀察蒞場主考。以府君爲閱卷官。兩場試卷數幾盈千。評定次第。咸得其平。無遺珠之憾。頗饜士望。是年不孝宗漢光治同事滬江。擔任聖約翰青年會學校教習。府君亦有意歸滬。爲一家團敍。計卒以堅鉗館事。又未免不情。期期未能爲語。錢觀察知其

所戀無非爲憐愛不孝等耳。遂函召不孝光治往東派充鴨綠江  
漂木整理局會計主任。局所去府君寓舍不過五六里。不孝光治。  
朝出夕返。頗遂定省之私。丁巳十月。錢觀察因病辭職。府君遂與  
同返津門。不孝光治亦隨侍焉。晨昏共處。無異家居。因不忍遠違。  
辭長者命而不遽就職者數矣。閱四月。始奉命往就晉北鹽務收  
稅局員職。駐石家莊以查驗蘆鹽。石莊去津雖亦千里。然車行一  
日可達。書郵往來。則早發而夕至也。故違侍凡兩月餘。而往來郵  
件。各得五十號之多。不孝宗漢以校閭繁冗。稟問稍疏。府君輒先  
以手詔至。函首必問近狀。而於已病。則緘默不言。間或及之。則謂  
腹疾爲人生所常有。飲食雖減。猶能起牀作書。出門就醫。決非不  
治之症也。中元節前數日。郵函忽絕。不孝光治正疑慮間。忽得錢

三六

己未二月

公子函。述府君病狀略而不詳。不孝光治知有所諱。亟乘車往。則見府君病容灰敗。語已失音。猶強作笑言曰。汝竟來耶。汝不待假准而來耶。近來得無恙乎。又繼之以涕。顫聲曰。疇昔之夜。絞腸作痛。昏厥不省人事。幾不及面汝矣。不孝光治粗知精神療病學說。以爲病起於心理者多。侍疾宜以慰藉爲第一要義。乃強自鎮定。藏淚而以好事相告。府君又轉喜色。謂我病今已稍瘥。惟好睡。而睡去之時。仍氣喘不止。實則病已深入腠理矣。側聞天津醫院某醫生治病輒奏奇效。即隨侍移宿該校就醫。不意病日加劇。醫生診視。但以聽動靜脉施注射法爲敷衍。屬纘之際。氣息奄奄。針不見血。猶着胸針。嗚呼痛已。府君平日體質素強。眼光雖花。而燈下猶能端楷。鬚髮雖白。而齒未動搖。慢步當車。日行可數十里。即臨

終之日。猶起牀歎粥。祇以不孝侍奉無狀。莫獲親心。故氣阻胸膈。  
醫藥罔效。病未兼旬。竟於夏曆七月十九日棄不孝而長逝。嗚呼。  
痛哉。伏念府君坐守寒氳。舌耕筆耨。歷四十載。瘡口苦心。未嘗倦  
怠。痛恨儕輩之戶居教席。而虛受歲脩。以誤人子弟。嘗於講學之  
時。注重人之立身。人之修行。務使學者讀一書。卽得一書之益。學  
一日。即獲一日之功。以是受業於府君者。無不卓然自立。出身社  
會。以擔任教育事業者。占多數。授課之餘。尤喜博覽羣書。晚益好  
學。晨起必臨摹唐碑晉帖。市有古搨。不惜重金購之。以是書法日  
進。而求書者接踵至。東國人士。亦聞名函湧。爭得一紙以爲寶。府  
君嘗謂今日字學凌夷已極。欲起當代之衰。非設社函授不可。社  
章纔訂。而天不永年。齋志以歿。抑何字學之不幸也。府君平時。又

三八 己未二月

習醫卜星命堪輿之學。心之所得。無不筆之於書。惟不求人知。不肯出其著述。刊行於世。客有以國是理亂人物臧否爲談論者。府君輒目笑存之。而不置可否。三十述懷詩有云。心歸達境疑無我。性愛名山悔不僧。是知浮雲富貴。在壯年亦已然矣。不孝奔走利祿。有時以得失爲懷。府君嘗曰。勤儉生富貴。果能自立。何慮衣食之不給。且後步寬矣。何地不可以容身。多少巾車。輒嗟鞅掌。宦遊之樂。畢竟遜窮居多也。府君於彌留之際。猶以自愛身體爲囑。棄養而逝。心滋痛焉。哀毀之餘。語無倫次。倘蒙海內文豪。錫以銘誄。俾世世子孫。得所觀摹。則存歿均感焉。

文苑導游錄（第三種第八卷）

●古近體詩八

天虛我生潤文

清宮

費聲豪

九淵仙樂徹雲霄。萬壽宮前舞袖飄。鼉鼓忽聞傳草檄。龍池無復見蘭橈。夢回顚后河邊樂。淒絕盤靈井上簫。一百餘年重吊古。十  
三陵畔雨簫簫。

原作第四句韻空  
改本則上指本朝下  
指珍妃

附原作

（甲80分）

九淵仙樂徹雲霄。萬壽深宮舞袖飄。翠嶺影中來玉輦。碧波水上盪蘭橈。縱無顚后河邊樂。應有盤靈井上簫。誰料一朝歸腐敗。皇陵惟見雨簫簫。

無題四首

費聲豪

金風颯颯夜迢迢。咽盡銅龍寶炬銷。樓上花枝愁獨睡。客中萍梗。

恨常飄。疑雲。疑雨。無非夢。驚鬼。驚神。却是梟。爲問蓬山山外客。可知瘦損小蠻腰。

附原作

(甲85分)

走字失粘

金風颯颯。夜迢迢。咽盡銅寵寶炬。銷樓上。花枝愁獨睡。客中萍跡恨常飄。疑雲疑雨。無非夢。驚鬼驚神。却是梟。爲問天涯走馬客。可知瘦損小蠻腰。

刻翠屏深。香似霧海。紅簾捲月。如潮團圓。桂魄秋來。損憔悴。花容雨後。彫不信長門能買賦。可憐隣院尚吹簫。邯鄲望斷。挑燈坐。自把心香細細燒。

附原作

(甲85分)

名花月魄欠工

雲母屏邊風弄燭。海紅簾外月如潮。扇裁月魄秋來。損色比名花。雨後彫惆悵。長

道杳挑三字連用有聲病

門誰作賦。淒涼隔院夜吹簫。邯鄲道杳挑燈坐。自把心香細細燒。

寂寞空房玉漏遲。碧紗窗外露滋滋。經年絕塞無消息。終日深閨有怨咨。誰把錦鱗投遠客。獨憑紅豆寄相思。可憐少婦傷心日。正是章臺走馬時。

附原作

(甲90分)

寂寞空房玉漏遲。碧紗窗外露滋滋。經年絕塞無消息。終日深閨有怨咨。誰把錦鱗投遠客。卻憑紅豆寄相思。可憐少婦傷心日。正是長歡走馬時。

無端忽到莫愁堂。白玉茶杯蟹眼湯。簾內驚鴻留倩影。掌中飛燕想輕狂。菱枝苦被風波虐。松柏還期晚節香。只是鴦鴦偏獨宿。夜深難禁九迴腸。

附原作

(甲90分)

無端忽到莫愁堂。白玉茶杯蟹眼湯。簾內驚鴻頻露影。閨中寶鏡不持光。風波儘

原作四詩聲調氣息  
頗佳惟平仄未審對  
仗不工耳更加多讀  
之功自臻佳境

歎字失粘

把菱枝。欺松柏。還期晚節香。只是鴛鴦殘闕社。夜遙莫禁九迴腸。

燈詞

金問秋

繁絃急管滿春城。共慶今年罷甲兵。照眼明燈珠一串。當中兩字是和平。

兩行琪樹放銀花。絳蠟條條映碧紗。都說今宵詩謎好。春燈燕子射琵琶。

夜香人語春如海。月色燈光艷似花。若把中秋比元夜。清幽終不敵繁華。

千門如畫月高懸。珠箔飄燈色更妍。巷陌歌聲吹不斷。紅樓十里盡開筵。

附原作

(甲 80 分)

家家歌舞樂春聲。齊說今年洗甲兵。最是燈光炫眼處。和平兩字透空明。

幾番絃管又匏笙。十里銀花放滿城。今夜燈謎難索解。累儂苦思到天明。

簫聲人語沸天街。正是城南燈綵排。舞罷霓裳歸去也。踏歌聲裏訴情懷。

十門如晝月高懸。燈綵玲瓏色更妍。巷陌歌聲吹不斷。梨園正是拂清絃。

燈詞

強化誠

畫簷燈影炤紅梅。東閣紗櫳一例開。牆外馬蹄聲不斷。香車人盡看燈來。

海上鰲山未可登。珠光刺眼欲生稜。電光石火雖奇巧。不及明蟾照上層。

客裏曾逢兩度春。白衣悵臥負良辰。車窗夢影分明在。去年正月由  
到安東辭職赴津省親。苦憶高堂白髮親。

銅龍漏盡未曾知。開遍銀花十萬枝。  
料取紅閨人一個背燈無語。  
數歸期。

附原作

(甲 80 分)

陽和消息滯寒梅。一夜銀花遍地開。  
九陌香塵隨馬去。滿城春意鬧樓臺。  
買得吳綾製綵燈。剪裁花樣巧何曾。  
紗籠絳蠟知多少。不及圓蟾照上層。

一別鄉關兩度春。客居多感是良辰。  
去年正月十四日由安東辭職赴津省親到津已過去年元夜車中過。

元夜今見燈光倍憶親。

詩句均窮

誰家攜手看燈兒。數遍香籠報母知。  
負約衾裯怨遙夜。月圓花好誤佳期。

燈詞

馬竹書

十分春色上眉彎。喜把紅梅挿翠鬟。  
別有慧心猜謎語。不隨人去看鰲山。

絳蠟光搖玉照。堂臨風一笑口脂香。今宵踏月應防冷。勸飲屠蘇更滿觴。

衣香鬢影滿迴廊。小隊霓裳正上場。絕似廣陵燈市夜。彩雲高處見明皇。

附原作

(甲70分)

首句不切惱字失粘

多情怕讀是關關。微雨惱人蹙一彎。獸炭頻添爲底事。今宵難詠最燈山。

艷步歡場

闌夜光

熬山染得口脂香。今宵卜盡燈花術。影裏分明是箇郎。

夜香鬢影透虛窗。照罷千行復萬行。往事思量堪不得。向儂流淚說甯王。

冬閨即事

馬竹書

小立簾前捉雪花。篆香輕逗碧窗紗。漫添爐火自溫酒。索詠新詩學謝家。

夜吟孤坐對銀燈。寒月當窗吐半棱。硯落瓶梅香入字。一冬詩味淡於僧。

密幕重帷擁玉貂。不知風雪打芭蕉。慣依阿母嬌痴說。冷到今宵勝昨宵。

寒梅依舊發虬柯。消息江南近若何。小婢關心偏細數。今年花比去年多。

晚來微醉暈雙渦。春色無端上翠蛾。喜向瑤階踏晴雪。未妨冰透。

小蠻韁

附原作

(甲70分)

小立簾邊捉雪花。篆香輕透碧蟬紗。漫添半臂且溫酒。賣眼寒梅誦八叉。

毛詩輕誦對銀燈。窗外寒光吐半稜。硯落瓶梅香入字。一冬花事有誰憑。

醉不達意

昨夜羅帷煖玉猶。漫天風雪打重譙。慣啼阿母嬌痴甚。可是今宵冷昨宵。

調字失粘

寒姿依舊發虬柯。蹙損翠眉調黛螺。底事阿儂愁絕處。雪花輸與淚花多。

萬字夫粘

爐邊薄醉暈微渦。心事萬千子夜歌。最是欲言言不得。親前趺損小蠻鞞。

### 燈詞

李博亭

畫樓圓月晚來明。喧煞隣家鼓樂聲。阿母年高偏喜靜。佛前趺坐到三更。

試燈風裏試華筵。兒女嬌憨喜並肩。燭影搖紅人醉後。自家誇作並頭蓮。

斬新歌劇斗牛宮。簇簇花燈映面紅。却笑離鬟工學步。自敲鑼鼓舞雲童。

六街燈影走香車。一路齊開火樹花。我願春城真不夜。看燈人盡

莫還家。

附原作

(甲70分)

末句強滌

樓臺月色晚來明。照徧新春設宴聲。老母年高無興緒。倚他鏡架束紅巾。  
奇樣燈花串串連。華堂四面一齊懸。女兒邀伴來觀賞。鬢影翩躚立並肩。

廣字應平  
銀字失粘  
笙歌吹徹斗牛宮。鬢鬢廣寒萬頃中。無數小鬟忙不了。調箏勸酒應酬工。  
繞門百隊是香車。簾幙珍珠著銀花。漏轉五更人影散。紅燈扶醉到家家。

和南屏歲莫雜感元韻

鄭北野

廿一年華此夕過。榮枯變幻似南柯。交游肯與年俱減。豪興偏從酒後多。放眼乾坤惟痛哭。驚心歲月總蹉跎。牢愁欲覓消除法。未有神方足養疴。

朔風吹雪正嚴寒。愁緒千般上筆端。涉世慣看寒暑變。見人始信。

笑。啼。難。辭。年。小。酌。梅。同。醉。對。燭。閒。吟。墨。未。乾。詩。卷。還。須。收。拾。好。編。  
排。聊。以。證。前。歡。

附原作

(甲 90 分)

廿一年華此夕過。榮枯變幻是南柯。吟詩肯與年俱減。豪興偏從酒後多。放眼乾

坤惟痛哭。驚心歲月易蹉跎。牢愁欲覓消除法。可有神方好養疴。

朔風大雪正嚴寒。愁緒千般上筆端。涉世怕逢寒暑變。見人始信笑啼難。辭年小  
酌梅同醉。對燭閒吟墨未乾。詩卷還須收拾好。編排聊以證前歡。

再用寒字韻

鄭北野

燒殘梧柂未消寒。節序乘除感百端。歲月漸知垂暮易。卅途<sub>三十</sub>年。遂年難重提。往事心逾苦。幾度思親淚未乾。借酒降愁拚一醉。人前聊復強爲歡。

貧骨與逐年不對  
感鴻同音

附原作

(甲 90 分)

爐燒榦榦自消寒。節序乘除感萬端。仙藥不將貧骨換。世途祇覺逐年難。重提往事心逾苦。幾度思親淚未乾。酒果降愁拚一醉。堂前含笑強爲歡。

歲暮書感

張默公

墮劫塵寰廿二年。思量往事一悽然。三更燈火尋鄉夢。半世生涯仗硯田。到死未能償孽債。此生無復讀書緣。茫茫天地難容我。甯受悽涼不受憐。

人情險巇似山川。莫問庸愚與智賢。事不經心多笑拙。生無媚骨始成顛。利名圈內休爲累。著作林中未敢傳。泉水在山自清潔。任他鷄犬去登仙。

世界浮雲幻大千。甘居廬後不王前。安居自在心常靜。緣木於今

志尙堅。細數恩仇甯惜死。空譚國事愧無權。問誰果有回天力。潦

倒風塵只自憐。

爆竹聲喧到耳邊。驚心物候又經年。殘編斷簡容收拾。後果前因漸了然。文字無靈成獨嘆。米鹽常自累。雙肩澆愁賴有千杯酒。來日光陰且聽天。

附原作

(甲) 分

墮劫塵寰廿二年。思量往事一愴然。三更燈火傷親夢。半世生涯在硯田。到死未能償孽債。此生無復了邪緣。茫茫天地難容我。甯受淒涼不受憐。

人情鬼蜮險山川。何問庸愚與智賢。事不經心多笑拙。生無媚骨始成顛。利各圈內休爲累。著作林中未敢傳。泉水在山清且潔。任他鷄犬去登仙。

世界浮雲幻大千。甘居廬後不王前。讀書自在心常靜。緣木于今志尙堅。細數恩

第四首未改故不錄

仇甯惜死空談國事愧無權誰人筆有回天力潦倒風塵只自憐。

題傅耜穎聞波居小隱圖

傅君菰城人住聞波兜內精醫能詩工書善隸喜藏書醫籍尤富

倪書田

一灣碧水繞前溪。漱艷波光撲檻低。此是幽人棲隱處。潮音渡北

月河西。

霜紅龕已荒涼久。新葺城南舊隱居。坐擁嫋嫋千萬卷。標題多半活人書。

蕉窗息影慣臨池。鎮日摩挲漢魏碑。寫罷黃庭無個事。一爐香滿

細敲詩。

滄桑世事何須問。泉石躬耕亦壯圖。從此得償偕隱願。應知吾道

未全孤。君爲余題耕隱圖有願效樊遲耕稼荷鋤朝夕得追陪之句

對月有感

倪書田

平生對月慣吟哦。月不長圓可奈何。顧影成三人。憶李化身爲百願。同坡珠簾掩。映無妨捲寶鏡。空明未用磨。欲把一杯邀共飲。只愁迢遞隔星河。

附原作

(甲75分)

平生爲月輒吟哦。詩興偏於此夜多。對影徘徊人憶李。流光窈窕句思坡。珠簾掩映何妨捲。寶鏡圓明不用磨。欲把一杯邀共飲。只愁迢遞隔星河。

無題

倪書田

年來綺思怕重論。祇爲纏綿有宿根。杜牧傷春雖覺夢。江郎賦別總銷魂。卽今紅豆愁新種。疇昔青衫認舊痕。盡日閑情消未得。那堪孤坐又黃昏。

認舊痕原作感舊痕  
末句原作到黃昏

客中清明

陳承祖

東風吹醒草芊芊。又是江南二月天。  
雙屐人沽紅杏雨。一犁鳩喚綠楊烟。  
引錐空自陳蘇篋。攬轡何從着祖鞭。  
心緒茫茫言不得。昨宵鄉夢記重圓。

未句原作吹碧  
與未闌作酒綠燈紅

原上風光縱目寬。異鄉佳節感無端。  
鵝兒酒暖尋春夢。杏子衫輕怯曉寒。  
巢燕不歸簾寂寂。驛鴻傳去路漫漫。  
離情怕叙鄉關話。且把金樽取次乾。

舟行憶別

陳承祖

瀟瀟細雨五更寒。有客思鄉淚未乾。  
昨日朱樓天樣遠。曉篷殘夢怯衣單。

橫江風雨旅愁多。獨客情懷感逝波。  
兩岸青山應舊識。年年看我

幾回過

十里空江漾荻花。布帆一幅向天涯。分明風物皆如舊。比到歸途興便差。

東風愁曳柳千條。柔艣無聲過野橋。莫道蕭郎慣爲客。旅魂今已不禁銷。

附原作

(甲90分)

瀟瀟細雨五更寒。有客思鄉淚未乾。昨日朱樓天樣遠。曉蓬殘夢怯衣單。

橫江風雨旅愁多。征客情懷感逝波。兩岸青山應舊識。年年看我幾回過。

十里空江漾荻花。布帆一幅向天涯。分明風物還如舊。不是歸來看便賒。

東風愁曳一帆遙。迢遞荒亭壓野橋。莫道蕭郎游客慣。頻年够得旅魂消。

送舍弟赴申學業因得與家兄一叙賦此留別 孫宗武

天涯寥落飛鴻影。會合匆匆又一回。有限年華同聚首。無多昆季各銜杯。故鄉邱壑些些記。異地風光事事哀。知否倚闌慈母在。白雲停處盍歸來。家兄數年不歸

原作未改(甲90分)

布帆無恙水無塵。送汝平安直到申。衣履莫忘慈母綫繁華。休誤少年春。身雖貧賤終須惜。學到溫和自可親。惆悵江干從此別。高堂惟我省昏晨。

西湖紀游

勞稼村

錢塘門外水連天。不共游人喚畫船。行盡段家橋畔路。春衫染透綠楊烟。

殘紅幾片冒游絲。指引孤山處士祠。疎影暗香詩句在。梅花非復舊時枝。

十里沙隄泊畫舟。春風絃管盪中流。西湖如此佳山水。却被僧家一例收。

西泠橋跨兩湖濱。橋畔依然碾畫輪。松柏青青人不見。落花啼鳥替傷春。

吳儂休唱竹枝詞。舊事淒涼不可思。南渡宮庭無覓處。行人猶拜岳王祠。

信是西湖景不同。樓臺點綴綠陰中。一鞭斜照歸來晚。塔影波光又幾重。

附原作  
(甲85分)

錢塘門外水連天。不共游人喚畫船。行盡段家橋畔路。綠楊春暖一隄烟。  
殘紅幾片屬游絲。指引孤山和靖祠。疎影暗香詩句在。梅開無復舊花枝。

十里沙堤泊畫舟。春風絃管沸中流。西湖如此佳山水。收拾僧家第一樓。  
西冷橋跨兩湖濱。橋畔依然碾畫輪。松柏青青人不見。落花啼鳥替傷春。

吳儂休唱竹枝詞。舊事淒涼不可思。宋室樓臺何處是。行人猶拜岳王祠。  
信是西湖景不同。樓臺點綴綠陰中。一鞭斜照歸來晚。塔影波光又幾重。

消夏詞

潘亞雲

鴨爐香燼恰停棋。驟雨敲窗又送詩。偶趁午涼新睡足。夕陽紅透綠玻璃。  
滿院槐陰蔽綠雲。如錢日影漏紛紛。晝長吟罷渾無事。畫扇題詩屬細君。

靜捲湘簾待月移。風來故把篆烟欺。四廂花影如潮至。涼透羅衣竟未知。

向晚蓮塘自泛船。閒中詩思近於禪。荷香月色評量久。耽誤涼宵一夜眠。

附原作

(甲 95 分)

疏簾香燼乍停。驟雨敲窗又送詩。偶趁午涼清睡足。夕陽薰透綠玻璃。  
滿院槐陰蔽綠雲如錢。日影透紛紛。畫長吟罷渾無事。試鬥新茶壓細君。  
靜捲湘簾待月移。晚風偏把篆烟欺。眼看花影如潮至。浸到窗前竟未知。  
晚向蓮塘自泛船。輕橈擊碎水中天。荷香滿沼籠明月。損我深宵一夜眠。

秋夜

張一堃

露下空庭夜氣涼。高梧落葉滿迴廊。秋聲急似嚴灘水。不許離人不斷腸。

附原作

(甲 75 分)

第三四句似對非對  
非宜

瑟瑟西風夜氣涼梧桐葉落滿長廊。一天星斗無邊月四壁虫聲斷客腸。

江樓病起

林荃友

病起逢春興未灰。望江樓上一銜杯。柳邊斜日明還暗。沙際羣鷗去復回。歷歷林巒摩詰畫疏疏。村落子陵臺。人間無地容高隱。會向桃源買棹來。

附原作

(甲75分)

病起逢春興未灰。江樓斜照對銜杯。柳邊鶯友啼相喚。沙際鷗羣去又回。歷歷林巒明水畫疏疏。邨舍淨塵埃。太平何日容高隱。長狎煙波占釣臺。

和建生先生懷舊一律

吳淵

浮生暫博一枝安。不厭傾杯坐夜寒。轉眼春風歸去早。同心知己得來難。黃粱未熟人皆醉。白髮相催淚已乾。風雨無情萍梗散。何

時剪燭話前歡。

附原作

(甲 5 分)

卷字次點

浮生能得一枝安。不厭貪杯夜半闌。酒後狂生空目憒。茶餘知己剖心難。黃梁一枕人皆醉。素籍千卷我獨歡。白水無情千里去。何時剪燭續前歡。

重九日登西山

吳淵

佳節匆匆又客中。滿林黃葉正驚風。長江似帶拖寒玉。斜日如輪映碧空。窮巷詩歌今有幾。登高感慨古來同。蒼煙宿草西山路。豈是終南一徑通。

層崖高亞列諸峯。石級如雲鬼斧工。烽火連年江水赤。鄉關萬里夕陽紅。羊腸世路尋常是。鷄肋人間到處同。輸與順風南去雁。不堪回首感飄蓬。

附原作

(甲85分)

佳節匆匆在客中。蕭蕭落葉舞秋風。遠山似帶迷黃色。斜日如輪映碧空。窮巷詩歌今有幾。登高感慨古來同。蒼煙宿草疑無路。白石峋嶙一徑通。

次首頌佳大有進境  
層崖阻路上中峯。石級如雲鬼斧工。烽火連年江水赤。鄉關萬里夕陽紅。羊腸世上尋常是鷄肋。人間到處却看蕭蕭南去雁。不堪回首舊飄蓬。

夜坐

費警塵

歷憶年來是與非。宵深篝火坐書幃。祇求明月長相照。一任孤燈影漸微。

輕寒逼袖已三更。獨坐沉吟慣例成。接近禪關心地靜。風來常帶木魚聲。

附原作

(甲75分)

俗

歷憶年來是與非。宵深寂寞冷書幃。祇求明月盈窗隙。那怕孤燈火漸微。  
輕寒幅袖已三更。獨坐沉吟慣例成。接近禪關心地靜。風來常帶木魚聲。

秋夜雜感

汪退廬

井梧搖落月黃昏。瑟瑟西風又到門。家遠寒衣合催寄。夜涼斗帳漸無溫。牢愁滿腹皆詩債。小病兼旬負酒尊。況被候蟲催客思。五更啼徹鶻銷魂。

閱盡繁華夢已闌。悲秋心事亦闌珊。人情似水成冰易。世局如棋下子難。作客生涯多落寞。依人況味本辛酸。挑燈悵觸無窮感。蠟淚相看兩未乾。

附原作

(甲99分)

第一首未改故不錄

閱盡繁華夢已闌。悲秋心事亦闌珊。珊瑚梁間落月懷人切。劫後敲棋下子難。久客情

懷多落寞。依人況味本辛酸。挑燈頓觸無窮感。蠟炬成灰淚不乾。

感賦

李博亭

廿度韶光幻夢中。桑田滄海感何窮。無情最是中秋月。有志當乘  
萬里風。客裏炎涼皆足鑑。愁來詩句亦難工。請纓未遂悲遲暮。莫  
與唐衢一樣同。

鞠育辛勤祇四年。欲圖反哺隔人天。親朋雲雨常翻覆。骨肉然萁。  
自苦煎未報。仇讐輸厲鬼。任憑訕笑學頑仙。蒼穹不解孤兒恨。地  
下先靈未妥眠。

家貧親老不勝愁。轉瞬青年已白頭。濁酒一杯澆塊壘。平安兩字  
付書郵。堂兄在杭醫校肄業，音書常通。丹青漫學勞深夜，予喜學畫，嘗畢業於上  
衣鉢親傳趁早秋。弟子亦報名入學，開收遙從。世事茫茫原渺誕，不如。

部

還向武陵游。

痛哭文壇絕筆詞。同學趙俊生君得咯血症病故冰心一片少人知。九峯泣別歸。  
帆遠。徐文淵同學居小崑山自修悵難晤面三泖聯吟出句奇。松校同學諸君吟詩多出新意風味尊鱸山海遠。客燈形影夢魂歧。平生壯志今銷盡。潦倒天涯寄一枝。

附原作

(甲85分)

廿度韶光如夢中。滄桑歲歲感何窮。無情最是新圓月。有志甘爲舊帙蟲。客裏炎涼翻覺恨。愁來詩句總難工。請纓未遂悲遲暮。莫與唐衢一樣同。

鞠育辛勤十六年。未容反哺已遊天。親朋雲雨常翻覆。骨肉然萁自苦煎。未報夙仇輸厲鬼。任人罵我若頑仙。蒼穹不解孤兒恨。夢裏驚魂總不眠。

家貧親老不勝愁。轉瞬青年已白頭。壚酒一杯澆塊壘。平安二字付書郵。堂兄在杭醫校

壚酒示姪

書常通 丹青漫學勞深夜。予喜畫學嘗畢業於上海。圖畫美術學校函授部。衣鉢親傳趁早秋。子開收  
遙從弟子亦人事茫茫原渺幻不如還向武陵游。

痛哭文壇絕筆詞。同學趙俊生君得咯血症病故冰心一片少人知。九峰泣別歸帆遠。徐文淵同學居小崑山自修悵難晤面三泖吟聲稿出奇。松校同學諸君吟詩多出新意風味轉鱸山海鬱客燈影形夢魂馳。

生平壯志消磨盡。惆悵情懷託俚詞。

### 四時閨咏

願青瑤

玻窗晴日拓玲瓏。低捲湘簾罷女紅。花影一廊香。四面倚欄消受綠槐風。

枕簟冰紋午夢迴。水晶簾外有輕雷。晚來似聽鳴蟬。說十萬荷花雨。後開。

秋情惟有候蟲知。金井梧桐葉落遲。祇覺新愁消不盡。挑燈起讀

阮亭詩

綠蠟紅爐向晚天。薰籠新炷辟寒烟。書窗雪夜明于晝。貪看梅花不忍眠。

附原作

(甲 80 分)

晴窗簾捲日玲瓏。黑色和烟繡女紅。花影如潮飛不起。四圍消受綠槐風。  
枕簟冰紋午夢迴。水晶簾外有輕雷。襟懷絕妙清涼散。十萬荷花雨後開。

秋情涼到候虫知。清夜銀簫選律吹。祇是儂懷消不盡。侍兒捧上玉溪詩。

綠蠟紅爐醉欲眠。薰籠香擁辟寒烟。書窗却訝明于月。自捧瑤花煮雪泉。

愛儼園卽景次翠妹韵兼呈蔚雲姊      温倩華

夾道清陰翠惹塵。繁花如錦草如茵。我來爲作尋幽客。消受名園半日春。

雲影波光罨面池亭榭屐痕稀忘機鷗鳥閒無事不避生人立釣磯

小徑羊腸曲曲通花香如海膩春風綠天深處闌干亞漏出珊瑚一抹紅

一溪軟水漾晴霞垂柳垂楊四面遮偏是好春藏不住畫橋流出紫藤花

玻璃鏡檻太玲瓏珠閣瓊樓似畫中坐久忽聞天外響半空鈴語自丁東

一重臺榭一重春拂柳分花笑語頻女伴同遊皆絕俗不妨盡作畫中人

均原作未改甲九十  
分

偶成

陳翠娜

簾捲西風罷晚妝。綠鬢人影恰憑欄。四圍山色烟催暝。千樹梅花月正黃。小閣局寒燈語倦。故園飛夢笛聲長。滿天詩思無人管。啼過瀟湘雁一行。

附原作

(甲 95 分)

簾捲西風罷晚妝。綠鬟人影恰憑廊。四圍山色烟催暝。千樹梅花月正黃。小閣寒侵燈語倦。故園夢斷笛聲長。滿天詩思無人管。啼過瀟湘雁一行。

病中書懷

陳翠娜

一簾絲雨織春寒。悄倚爐烟怯袖單。修到梅花魂亦瘦。咽來清淚骨俱酸。明知世事原如夢。欲脫愁魔總覺難。鸚鵡不知人意緒。却和鶯燕說春殘。

簾櫳宵寒細細。生薄幃單枕睡難成。燈花煮夢顫。幽碧落葉打窗。

十年  
前事憶難清原  
作滿腔紛思憶難清  
余未改甲95分

疑雨聲。一縷柔魂吹欲斷。十年前事憶難清。風簾不障愁來路。丸月窺人故故明。

病稍愈強起登倚樓口占一絕

沈吟月

畫樓一角夕陽天。人倚欄干思悄然。花木經秋憔悴甚。獨留寒日。日照晴川。

附原作

(甲90分)

畫樓一角夕陽天。人倚欄干思悄然。花木經秋憔悴甚。獨留寒日。日照晴川。



文苑導游錄（第四種第八卷）

◎填詞八

天虛我生潤文

東風第一枝 咏梅

勞稼村

一夜東風滿窗晴。雪寒香已透。羅幙昨宵夢到孤山華筵。正開東閣。零脂碎粉生恐。被笛聲吹落向雲階。月地徘徊。料取縞衣嫌薄。尋不見亭邊老鶴。樓不定梢頭凍雀。舊時月色依然。今春笑容誰索。江南消息怕驛使。傳來非確更禁得。幾個黃昏指顧緣陰成幄。

附原作

（甲70分）

爲字應仄

疏影橫窗羅浮入夢。東風豈負芳約。美人本自清癯。空山願甘寂寞。冬心獨抱。不共那桃花輕薄。况芬芳數點傳來。消息一枝遙託。誰爲伴山中老鶴。樓不定梢

二 己未二月

春字應仄興平應平

和字應仄

頭凍雀。春光早到南枝。逸興又飛東閣。陰晴時節記玉笛江城吹落。最堪美一點冰心好和雪花貪嚼。

(評)咏物宜有感嘅寄托。方有意味。否則堆砌成章。直與事類賦無異矣。

東風第一枝咏梅

強化誠

月字係入聲作平  
瘦玉枝橫鏤冰花小。天工畢竟奇巧。淡雲一片籠紗。斜月半鈎侵曉。江南信春多勞汝。青禽傳到向簷前。索句難成。應被美人偷笑老。  
窺半面淺妝玉照。訝艷禍幾生修到。不嫌紙帳清寒。應教錦衾同抱。羅浮夢醒怕生惹許多煩惱。莫教他吹笛江城。祇恐紅顏愁老。

附原作

(甲70分)

梅字應仄

玉骨橫斜冰肌瘦。損羅浮尋梅人杳。小春一夜東風紅日半窗晴。曉芳心暗動還

未許青禽飛到。看放了無數珠苞。依舊倚松奇矯。窺半面淺妝玉照。歎幾度醉容微笑。寄書芳訊空傳。負約錦衾獨抱。年年花事。總惹起無情煩惱。甚時得春到

江南。玉笛譜來雙調。

疎簾淡月 夏夜即景

李博亭

斜陽匿了正野樹枝頭。蟬聲停噪。池上芙蕖開偏。畫欄低繞垂楊搖曳。薰風裏有蛾眉月痕偷照。採蓮兒女納涼。何處暗聞歡笑。淡河漢微雲縹渺。映十里波光。渾疑天曉。夢裏簫聲吹醒。餘音猶嫋。流螢無數飄飄墮。訝今年西風來。早夜涼。獨自憑廊祇。恐鬢絲吹老。

附原作

(甲 85 分)

斜陽匿了正野樹枝頭。吟蟬停噪。碧玉欄杆迴曲。偏池纏繞。芙蕖搖曳。橫塘面晚。

風來暗香吹。到採蓮兒女納涼船裏。背人偷笑。淡河漢。微雲縹渺。更月透疎簾。  
渾疑天曉夢裏簫聲吹。醒餘音猶嫋。流螢無數飄飄墮似飛入疏林密草。水波如  
鏡。臨流鑑影衰顏吹老。

虞美人 雪夜

李博亭

北風冽冽銀沙作。花底啾啾雀夢回。疑是月華生。不怪寒鷄錯認是天明。開窗祇見彤雲黑。兩岸青山白。梅花開了不多時。且向圍爐暖酒賦新詩。

附原作

(甲70分)

思字應仄

殘字驚字應仄  
末句不稱

北風冽冽銀沙作。花底啾啾雀夢回。疑是月華生。獨思天明垂釣向江行。寒窗

燭影搖紅失。兩岸青山白。漏聲轉。殘驚鴻時可奈無人橫槊賦新詩。

疏簾淡月 夏夜即景

潘亞雲

乘涼席地。正月上空階。螢火星墜。鬢髮漁燈。三五綠波柔膩。壓身  
花影。渾忘重展羅雲。碧天如洗。是誰多事。清溪放棹。采菱歌起。  
最難忘銀塘十里。共翠袖憑闌。深夜忘睡。領畧清涼滋味。絡珠簾  
底夢魂。倘識天涯路。向花間畫欄同倚。祇防鸚鵡無端饒舌。說人  
心事。

附原作

(甲 80 分)

乘涼月坐。看荇藻階疏。螢火星墜。旁鬢漁燈三五。耀波秋水。壓身花影。渾忘重臥。  
西風碧天如洗。是誰多事。清溪放棹。把鴛鷺起。此日銀塘十里。有翠袖憑闌。漏  
深難睡。怕見蓮房心苦。露珠荷淚。夢痕和月。迷離去苦。相尋花間簾底。夜涼頻警。  
羅衫漸濕。峭寒侵臂。

燭影搖紅 記艷

姚奠邦

笑靨微紅。背人偷把星眸睇。幾回欲說却無言。盡在嬌羞裏愛煞玉奴情致。比初時還增秀媚。幾回得見。殼我魂消如痴還醉。聚少離多。又教消受相思味。夢中偏復影成雙。熨貼香雲膩。無奈薄羅翠被。不會留甜情密意。醒來惆悵覓也無痕。憑誰相慰。

附原作

(甲 30 分)

笑靨微紅。背人偷把星眸睇。心頭無限體微情。盡在嬌羞內愛煞玉奴情致。比初時還增秀媚。幾回得見。殼我魂消如痴還醉。聚少離多。又教消受相思味。夢中偏復影成雙。瓦抱香酥膩。無奈薄羅翠被。不會留甜情密意。醒來惆悵覓也無痕。憑誰相慰。

無俗念詠鴨

束世澂

春江水暖有烟波。千頃供伊湯沐。牋齒橋邊殘照裏。添出幾重新。

緣翠褥。張來紅裙裏。去慣向江頭宿。韓康應託。幾生修到清福。  
猶憶夕換爐薰書裁。錦罷閒倚雕闌曲。翻被金籠鸚鵡笑。短夢如  
何能續。菱葉秋凋孤蒲雨。戰幽恨空相逐。臨池覓句好詩輸與羣  
玉。

附原作

(甲 85 分)

春濃潭水儘桃花。深處饒伊薰沐。千里江湖殘照裏。添出幾重新。綠翠褥張茵斑。  
衣銜藻。閒領菰蒲牧。烟霞幽興韓康無此清福。猶憶寶鼎噴香紅裙卸了。天氣  
曉。字曉平。  
牧韻不粘。  
正穩金丸袖裏休逐。  
袖字應平。

高陽臺

於長捷

吾鄉蔡子樵先生以錢塘包者香夫人所寄夫婿朱芙蓉明府染雪盦遺稿見示

囑爲題詞賦此奉題

染雪。生香。堆霞。成錦。斷編。留得淒馨。萬字珠璣。廣陵才調堪矜。鷄  
林聲價千秋在。更何須憑仗山靈。有知音脫草。新詞題徧鴟青。樵子  
先生曾以所非青玉  
案題詞見示故云

雙棲終吝鴛鴦福。悵金鳩飛逝。玉樹飄零。  
細雨妝樓淚痕。應滿吳綾。泉塘江上春潮急。料吟魂重到西冷。最  
傷情涼月天邊。依舊孤明。

滿庭霜落葉

強化誠

雨滴疎桐。風敲脆竹。客中容易驚秋。嚴霜昨夜。花事已全休。苦憶  
溪山好景。而今是搖落松楸。空相憶。題紅翦翠。贏得是新愁。  
萍蹤傷斷梗。枝棲未穩。蔭庇難留。況悲深風木。約負衾裯。縱有江楓。  
岸荻終不似芳草。汀洲天涯遠。鄉心閨夢。端賴寄書郵。

原作首三句爲閣著  
可襲芳馨遺染雪斷編  
五旬爲血痕應滿吳十  
林事幾千秋在換頭  
綫均未改甲八  
十

附原作

(甲 80 分)

四字句以對偶爲宜  
合歸思之思係仄聲不

雨滴孤桐。烟迷疎柳。又是客裏驚秋。風霜淒緊。花事已全休。苦憶溪山好景。回首是木落江流。空相憶。題紅翦翠。春意滿妝樓。萍蹤傷斷梗。枝棲未穩。慘不成遊。況啼猿聲急。傍客行舟。縱有江楓岸荻。終不似芳草汀洲。歸思遠。征鴻目送。心事託書郵。

南浦 代書寄張醉紅

強化誠

醉紅足下。想如今眠食定如前。自笑嵇生懶慢。無夢到君邊。屈指幾年睽隔。更何堪歲月正如今。憶聯牀夜話。溪山同硯。回首等雲烟。惆悵客程寥遠。但殷勤魚雁寄吟箋。我是天涯倦客。情味淡于禪。今夜葭蒼露白。正相思顏色苦。纏綿盼文鱗卅六。莫遲裁答。慰懸懸。

第四句俗第五句誤

附原作

(甲70分)

醉哥惠鑒記裁箋疎候匝蟾圓。試問相思何若。望眼得無穿。三年兩年睽隔恨。年  
年促膝少良緣。憶聯牀夜語。溪山同硯鄉。夢渺如烟。惆悵客程寥遠更何從心。  
曲譜君前旅舍淒涼況味。燈火夜同禪。風聲雨聲蕭瑟。怕游鱗消息久沈淵。寫燕  
詞寄意。統希回示慰懸懸。

摸魚兒

強化誠

八月中旬因葉敦五紹介爲其同事查丕生隔地催眠矯夢囁癖不數日病果全  
愈不生贍記以爲報書此答之

算人間茫茫恨海。情魔原易相擾。邯鄲一枕黃梁。夢富貴幾曾長。  
保回首早莫囁語。無端自做愁圈。套催眠醒覺。悟枕上遊仙門中。  
擲玉幻境是心造。君容貌我且未親玉照。凡隔地催眠病者理宜寄閱照片聞

名先已傾倒。屋梁月落思顏色。彷彿舊交儀表。時自笑。竟隔地通  
神。病癬都痊了。揚名賜草。原稿於後愧面壁功虧神鍼度淺夫豈望

君報。

附原作

(甲70分)

離天二字立不住

歎人間離天愁海。情魔原易相擾。純陽一枕黃粱夢。富貴幾曾長保。回首早者逆  
旅無情。眞箇愁圈套。催眠醒覺。悟枕上遊仙門中擲玉。幻境是心造。君容貌我  
且未親玉照。聞名先已傾倒。屋梁月落思顏色。彷彿舊交儀表。時自笑。竟隔地神  
通。病癬全治了。揚名賜草。愧面壁功虧神鍼度淺。那敢受人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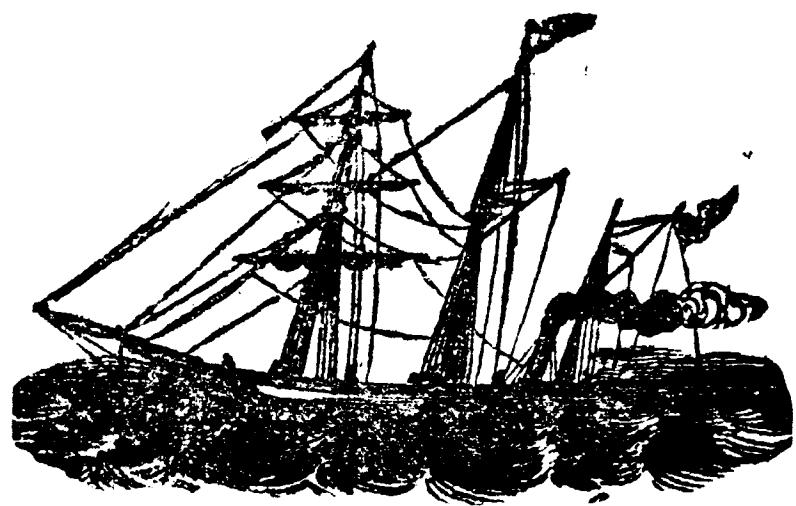
治字宜平

附查丕生謝強化誠隔地催眠記

鄙人自弱冠病癩語。初患時殊不劇。逮就室後。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山荆不堪其  
擾。景升豚犬共臥榻。膽小如鼷。又往往釀成驚悸疾。致令佳匹頓成怨偶。絮絮叨

叨頻聒耳鼓厥勢萬難一朝居無已避河東悍獅就山西祥鸞覓得鷁鷀一枝棲局中同事共四人不覺蹶病復大作每當夜闌人靜之候萬籟寂然忽狂叫忽鼾呼或呻吟或轉輾時而喃喃若語時而嗚嗚如怨種種幻境令人可驚可愕以此又不見悅於同事欲下逐客令至再三宇宙雖寬略無側身所徒喚奈何而已八月上旬葉敦五君因公到石述予病於化誠強先生先生毅然以爲予療治自任夫療治亦醫家常事耳按病脈詢病源開方服藥不外此數大端勢必就醫石莊而後可否則必敦請先生來陽泉診視而後可乃皆不然鱗生從未覩強公之儀容強公亦未見鱗生之病狀迢迢二百餘里僅據葉公依稀髣髴之談竟能隔地催眠大施法力俾十餘年不可醫療之痼疾瓦解冰消霍然於一旦其技術之神乎其神不獨晚近庸醫望而却步恐盧醫扁鵲亦不能擅專家於前矣黑甜穩臥伊誰之力歸之強先生先生不自以爲功贈之以金錢先生清而廉酬之以匾額

先生又痛惡此鋪張揚厲之舉動，然則欲先生大名永垂不朽，舍作記直無以爲報。戊午九月初一日不生查慎興。



文苑導游錄 填詞九

一四 己未二月



文苑導游錄（第五種第八卷）

◎南北曲八

南仙呂入雙調

天虛我生潤文  
張默公

雙星會（小生扮牛郎上）

（步步嬌）辛苦人天秋來到。韻一水盈盈繞叶魂。夢杳句淚珠拋。  
叶盼得相逢句却猶嫌早。叶幾度暗魂銷。叶相思歲歲難分曉。叶  
豈是神僊喜別離。一年一度慰相思。碧空雲斷新秋夜。銀漢蒼  
茫感昔時。我河鼓星是也。自與天孫配合。未免纏綿私情。以致  
有荒耕織。上天降罰。却是應當。只奈一年一度離合恩恩。教人  
難耐。今夕幸值佳期。你看天孫已冉冉來也。（小旦扮織女上）兩  
地相思一樣同。銀河隔斷路西東。豈無誠意酬靈鵠。那有離情

托斷鴻。我天孫是也。錦機翻花樣之新。流水有東西之隔。今當七夕佳期。且到河邊等候。呀。仙郎已先在此。(烏鵲作墳橋介) 鴟兒呵。多謝你。

(醉扶歸)飛來飛去還相繞。叶頃刻連成鵠尾橋。叶金風玉露又秋宵。叶便教索得嫣然笑。叶神仙眷屬且相招。叶相思兩字須拋掉。叶

(作握手相見介)(小生)渺渺情懷難忘舊意。(小旦)盈盈別淚盼

煞新秋。(小生)

(皂羅袍)到底爲情顛倒。叶恁淚波雙照。句心事如潮。叶年年腸斷。夜迢迢。叶婚姻挫折從來道。叶離懷別緒。句柔魂易銷。叶新愁。舊恨。句銀河寂寥。叶數恩情只有我夫妻好。叶(小旦)

(好姐姐)良宵叶有風飄水遙叶剩多少離情難告叶論婚姻天上句結同心淚暗拋叶何堪道叶神仙不及凡人巧叶美滿恩情歲一遭叶

(小生)良宵易過銀漢已斜縱極綢繆倍增惆悵。(小旦)年年此夜勝人間頃刻夫妻歲歲相逢笑兒女暫時結合則索別過一邊波。

(尾聲)小旦相逢一夜難周到叶難把柔魂細細銷叶(小旦)  
祇怕呵此後相思多懊惱叶(同下)(鵲飛散下)

附原作

(甲80分)

(步步嬌)辛苦人天秋來到一水盈盈繞魂夢杳淚珠拋盼得相逢却猶嫌早幾度暗魂銷相思歲歲難分晚

豈是神僊喜別離。一年一度慰相思。碧空雲斷新秋夜。銀漢蒼茫感昔時。我河鼓星是也。自與天孫配合。未免繾綣私情。以致稍遲織錦。上天降罰。一年一度時逢七夕。循例渡河。你看天孫已冉冉來也。(小旦扮織女上)兩地相思一樣例。盈盈流水路西東。能無誠意酬靈鵠。不盡離情秋夜風。我天孫織女是也。錦機翻花樣之新。流水有東西之隔。今當七夕佳期。且到河邊等候。呀。仙郎已先相候也。(烏鵲作填橋介)

(醉扶歸)飛來飛去還相繞。頃刻連成鵠尾橋。金風玉露又秋宵。便教索得嫣然笑。神仙眷屬欲魂銷。相思兩字今休了。

(作握手相見介)(小生)渺渺情懷難忘舊意。(小旦)盈盈別淚盼煞新秋。

(小生)

(皂羅袍)到底爲情顛倒。淚波雙照。心事如潮。年年腸斷夜迢迢。婚姻挫折從來

道離懷別緒柔魂易銷新愁舊恨銀河寂寥數恩情只有我夫妻好

(好姐姐)良宵有風飄水遙剩多少離情難告論婚姻天上結同心淚滴珠拋何  
堪道神仙不及凡人巧美滿恩情歲一遭

(小生)良宵易過金雞將鳴縱極綢繆倍增惆悵(小旦)年年一度勝人間頃  
刻夫妻歲歲相逢笑兒女暫時結合

(尾聲)(小生)相逢一夜難周到把這柔魂細細銷(小旦)此後相思多懊惱

(同下)(鵲飛散下)

南正宮

姚奠邦

夢遊月宮曲

(錦纏道)生上倣新晴韻捲珠簾豆秋光似晶叶閒把曲欄憑  
叶愛黃昏豆一輪蟾魄初生叶照分明銀橈畫屏叶聽誰家玉笛

飛聲。叶霜重。嫩寒輕。叶看疊疊重。重花影。叶笑。<sup>△</sup>魂夢忒伶悶。叶似省識龐兒嬌婧。叶向步虛聲裏覓飛瓊。叶

桂花搖影落。當筵秋入。詩心句倍妍。把酒擬將明月問。爲誰今夜十分圓。小生姚夢鴛。久匿烟蘿。耽吟風月。縱情詩酒。借遣愁魔。值此月色當天。秋光滿地。俺想那瓊樓玉宇。定勝人間。只看呵。

(朱奴剔銀燈)卷秋雲。銀河水盈。叶似壺中一片冰清。叶有落落疎疎幾點星。叶正與那蟾宮相映。叶清輕。叶是霓裳曲聲。叶與塵世管絃相應。叶

只是我獨坐蕭齋。醉餘無伴。怎生消遣情懷。俺不如假寐片時。或者能夢到廣寒宮裏也未可知。(隱儿介)(旦仙妝上)爲偷靈藥

離人世。自誤聰明守月宮。小仙月裏姮娥是也。適聞姚夢鴛臨風懷想。對月痴吟。想他本是瓊宮仙吏。偶然小謫塵寰。俺不免使寒簷召他魂夢。來此一遊。或可因此醒悟。(旦下)(小旦淡妝上)傳將月殿招遊令。來引塵寰入夢人。小仙月裏寒簷是也。奉月主之命。招引夢鴛。來此已是夢鴛夢鴛。你且醒醒波。(生驚醒介)呀。何處仙姬辱蒙光顧。

(前腔)這不是香閨繡襦叶也不是妝閣園亭叶你錯向書生喚  
小名叶俺怎敢模糊答應叶先生叶俺生平正經叶你畢竟將何  
來命叶

(小旦笑介)適才月主聞汝癡吟。特着我來邀請。(生喜介)原來如此。我想月宮仙境。非仙不至。今既月主有命。不妨隨緣一往。煩

你引導者（同行介）

（雁過聲）堪驚。叶書生微倖。叶驀然間相逢。玉清。叶乘風直上清虛境。叶看分明。叶是瑤京。叶重重玉宇雕楹。叶香清。叶木樨橫。叶穹門恰似團圓鏡。叶有大地山河留倒影。

（生）妙吓。畢竟此間勝却人間無數也。（小旦）汝且暫立待俺稟明。再請相見。（小旦下）

（前調）晶瑩。叶雙眸試凝。叶一處處瓊瑤綴成。叶玄霜抹徧闌干。冷叶杵聲輕。叶響丁丁。叶（內起笙歌生凝聽介）想姮娥環珮瓏玲。叶歡迎。叶謝多情。叶今番竟許蟾宮近。叶莫不是仙緣前已定。

（生作遐想不覺驚醒介）

（小桃紅）猛可地驚魂醒。叶依舊是空庭靜。叶一輪清瘦寒蟾影。

叶分明更比蓬山迥。叶夢遊一霎何其迅。叶算將來誤我癡情。叶

附原作

(甲80分)

(錦纏道)(生上)敝新晴。捲珠簾。秋光似晶閒。把曲欄憑愛黃昏。一輪明月盈盈。照分明銀櫳畫屏。聽誰家玉笛飛聲。霜重嫩寒輕。看疊疊重重花影。笑魂夢太忒。伶傳便畫出眉痕嬌婧。看中庭容易又三更。

蟲聲化影繞階前。秋入詩心句倍妍。花盡羅雲天玉潔。姮娥著意鬪蟬娟。小生  
姚夢鴛。愛匿烟蘿。藉吟風月。耽情詩酒。借遣愁魔。值此秋光滿地。月色當天。俺  
想那玉宇瓊樓。定勝人間無數。不看呵。

(朱奴剔銀燈)卷秋雲。銀河水盈倒瀉着玉潔水清。看疎密星光點綴靈正與那蟾宮相映。清輕是霓裳曲聲。想姮娥天香妝靚。

只是長夜無聊。開尊獨酌也難消遣愁懷。俺不如假寐片時。暫消閒悶也波。(

隱凡介(旦靚妝上)爲偷靈藥離人世。自誤聰明守月宮。小仙月裏姮娥是也。適聞夢鴛臨風懷想對月痴吟。想他前身本是散仙。祇因小謫塵寰化作男身。聆他詩意雖已清高超俗。只是一點痴心尚未深悟。俺不免使寒簧召他魂夢來此一遊。或可乘機點醒。(旦下)小旦淡妝上傳將月殿招遊令來引塵寰入夢人。小仙月裏寒簧是也。奉月主之命招引夢鴛來此已是夢鴛夢鴛。你且醒醒波。(生驚醒介)吓何處仙姬辱蒙光顧。

倩輕二字不適  
深字出韻

(前腔)俺不是璇闕倩輕。俺不是渴病書生。你何故將人夢喚醒。蓋地裏驚魂難定。難明。你情深意深。你究竟將誰來請。

伊字誤用

(小旦笑介)適才月主聞汝痴吟。特着伊來。(生邀請)原來如此。我想月宮仙境非仙不至。今既月主有命。不妨隨緣一往。(同行介)

次句調序上三下一  
雲字出韻

(雁過聲)輕盈驚鴻樣迅。一片浮雲送迎。翩然已上蓬萊境。綵飛雲爍明星綴重

霜字漏叶

重玉宇雕楹。香清木樨橫。雙扉半闔清虛迴。祇覺得交輝金碧映。

(生)妙吓貝闕琳宮果勝人間無數也。(小旦)汝且暫立待俺稟明再請相見。

(小旦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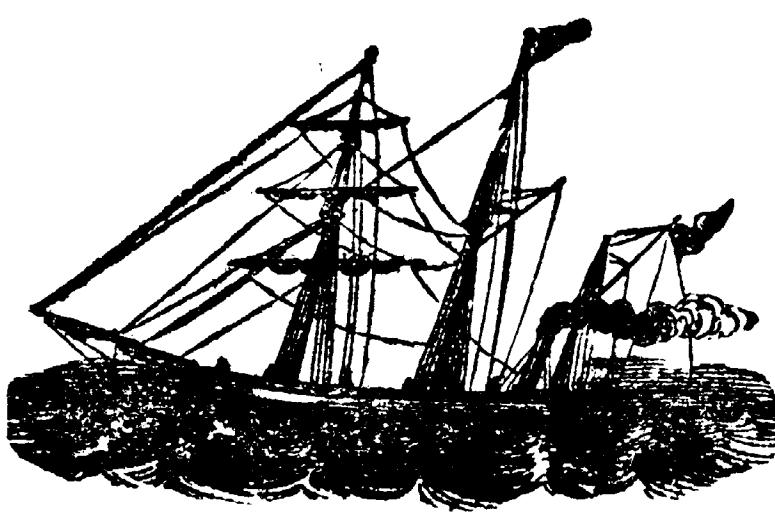
(前調)幽清雙眸爽凝。一處處瓊瑤綴成九華隔住神仙影。搗元霜杵聲輕。(內起笙歌生凝聽介)聽分眞玉笛飛音。幽清倚仙聲。(俺今番呵)霓裳羽曲真偷聽。莫不是仙緣前已定。(生涉遐想不覺驚醒介)

(小桃紅)歷盡了清虛境。依舊是空庭靜。一輪清瘦寒蟾影。分明更比桃源迥。夢魂一斂何其迅。真與幻原是痴情。

排場結攏完全與初集所刊翠娜之作相切同是直依樣葫蘆不貽效颦之謂

文苑導游錄 南北曲八

一三 己未二月



文苑導游錄（第六種第八卷）

◎尺牘八

天虛我生著

復潘亞雲書

亞雲兄鑒。來稿容細閱再行寄奉。囑更正一集尺牘欄內大稿所誤。容於附表及之。杜老平生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其聲調固絕類劍南也。數典忘祖。吾儕誠不能免焉。龔定庵詩多費解處。前注吞刀吐火。因西京賦亦未註明。故引晉書。實則秦漢時本有吞刀履索吐火激水等。爲百戲之一。晉書引此。以述女巫章丹陳珠二人。幻師當引波羅蜜經。與西京賦無涉。東黃祝爲東海黃公。赤刀禹步。以越人祝法音呪。是越祝二字。當本史記封禪書。今越屋宥二韻。惟文選註赤刀禹步。以越人祝法音呪。是越祝二字。當本史記封禪書。今越巫之越祝祠。安台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云云。是則祝爲巫祝之祝。越爲吳越之越。其作粵祝者。惟一見于平子賦中。未嘗見于他書。注爲越人祝法。是知所本即爲史記。

二 己未二月

蓋越祝者。但以鷄卜而不用犧牲也。惟龔詩云。尙方倘有東黃祝。先乞靈符制雹神。則其引用祝字。當爲祝版之祝。蓋尙方爲少府之官。主作禁器物者。故予以爲東海黃公之越人祝法。斷非尙方所有。疑其別本劉禹錫詩意也。足下謂龔詩全用西京賦句。具見會心。至深欽佩。惟東海黃公竟截去首尾二字。不曰黃公。而曰東黃。未免使讀者轉入迷途耳。弟栩頓首。

附潘亞雲原函

敬啓者。茲附上課作四首。請於暇時便爲斧正。文苑七集。即請寄下一冊。又第一集尺牘中。第四頁三行。有『陸放翁云。語不驚人死不休。』陸放翁是杜工部之誤。將來八集刊時。請付更正。又第四集。詩詞講解中。龔定菴游仙索隱。『吐火吞刀訣果真』一首。鍔小有攷證。謹以就正尊前。未知是否。鍔按此詩典實。大半出於西京賦。起句吞刀吐火。直錄西京全句。次句雲中幻師。則用西京雲霧杳冥之意。三句東黃祝。祝當讀同呪。

則用西京『東海黃公赤刀粵祝』二句之典。蓋西京賦曰。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讀同呪)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此即定公之所本也。又讀李善文選註。引西京雜記曰。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幻。能立雲霧。又曰。東海有能赤刀禹步。以越人祝法厭虎者。號曰黃公。則與定公之詩更相吻合。不識我師以爲如何。誤會之處。尙乞教正。至所盼禱。又越人祝之越字。未知是粵。或是越。因原本有越。而漢時南粵與越。皆有此地名。不能斷定。乞示專肅。即請教安。受業潘鐸再拜。

致顧青瑤函

青瑤女士吟。重九詩先行改奉。四時閨咏。容日續上。唐人詩派甚多。就女士筆意所近。當學義山。惟律詩全仗對句。必先從七絕入手。乃易得佳趣。竊謂宜不拘一家。熟讀唐人萬首絕句。選則聲調自圓。有宋以下。明清人詩佳者極多。透達反在唐宋以上。豈

四 己未二月

能一例抹煞。迂偏之說不可信也。漁洋定庵純是天韻。實足醫板滯不化之病。惟定公詩不易學耳。七期文苑。因俗究久延容出版。寄奉不誤。或向先施公司購取亦可。律詩本唐人應制之作。有清以五律取士。以佩文詩韻限人。蓋沿南宋聲韻。近人都宗洪武正韻。其實與佩文無大出入。似宜從衆。近體詩用通韻。實非正軌。前人偶有失檢。以方音爲協。遂開後世通轉之端。要之學古取長。若護其短而效之。則適以取憎於人。又何足貴。轔轔等體。皆穿鑿附會。惟才力不足。藉以取巧者爲之耳。出韻重韻。亦皆疵病。勿可從也。尊意謂古人自創一格。其實不然。蓋亦偶爾失檢。後人以醉心傾倒。以爲古人必不我欺。乃思援引以證其是。而不知古人且竊笑於九京下也。聰穎明達如女士。當不以吾言爲河漢矣。至於通韻轉韻之例。前函未詳。茲更申言之。例如律詩一首。凡五韻。初押東韻無妨。惟必取其聲首相同。例如開口音。旣已變爲閉口。即不宜再押開口之音。即同在一韻之中。亦有分別。譬如支韻。先押詩時等。而後已押誰爲。則即不宜再

押支知。又如灰韻既押回雷。其後已押臺來。不應再押灰堆。明于此。則通轉皆妥。轉韻亦然。紙韻轉賄。不宜再押尾齊。其例一也。是爲聲韻關係。而不關於詩格。蓋天籟本出自然。初不必懸一格而斤斤求之也。凡音同者。大抵無不可以通轉出入。惟已轉韻。不宜再復。是宜三注意焉。至拗句亦有定例。說見文苑。至東冬江陽庚青魚虞可通。則宋韻已然。故於近體無妨。柂白。

潘亞雲又函

柂園夫子函丈。敬啓者。亞雲近一月來。俗務蠟集。東西南北。奔走靡已。昨自滬返。始知文苑導游錄已蒙寄到。小說十種。亦早寄來。而此月學費。已逾期數日。糊塗之咎。實無可諉。願先生恕之。茲並附上文課兩篇。係未出門時所作。而未贍真呈政者。諧文一首。已成明日黃花。倘不可用。但求批示謬處足矣。近購李長吉歌詩讀之。覺其用字深刻。匪夷所思。洵能嘔出心肝。足攻吾錯。惜近體太少。亦一憾事。曩讀龔定盦七絕。愛其行

間璀璨。造句有奇氣。其言情之作。不亞次回。而較疑雨集爲落落大方。心竊以爲佳。未知於讀長吉歌詩外。亦可兼讀其絕句否。至其古體。則竊謂其才太橫。未敢效法。恐一放蕩。將來難就繩墨。未知是否。亞雲於詩。純屬門外。且學校文課。素不重詩。偶授課。及此。在教員則敷衍塞責。摘集詩家許多門面語。大書黑板。演說至數句鐘之久。實則紛如亂絲。毫無頭緒可理。即出題作詩。一歲中難得一二。故亞雲雖曾廁身中學。實則於詩尙無初小之程度也。近年雖少爲之。然純由己意。並無師傳。自從先生游方知詩之下筆用字句調。均有一定規則。不可任意而爲。始悟古人之分唐界宋。各立門戶。宗派者。實有一定不移之理。在而知前者所用之眼光。所下之工夫。自以爲能者。均屬誤用。得先生一日之教。勝讀十年書矣。至於爲文。亞雲雖愛稚威。並崇拜鄉先生戴東原之好書古字。然奉先生教。已改向文從字明一途。至於小說。決將先生之十種短篇。讀畢後。再試操觚。但不知能如願否耳。此請教安。受業潘鍔頓首。

致汪絜如書

函悉。胡傳改奉字典類書爲讀書人所不可少。足下宜仿胡君行之也。蓋一一舉以問人。無論何人。必不勝其煩。即栩幼從師傅。亦未嘗不令自行翻檢。必至檢查不得。師乃指示其翻檢之法。而斥其不肯用心。蓋不經刻苦艱難。必無成也。足下每有一疑義。即不假思索。馳函詢僕。實從古無此教授之法。夫質疑問難。必自舉其疑而不決之點。以取決於人。所謂難者。則必無法索解。乃覺爲難。而舉以爲問。今君所舉。類皆可以自檢。乃爲便利計。曾不一假思索。其奈之何。答問之事。當面固一言可解。而以筆代舌。則必歷舉全文。俾知來歷。而數典忘祖。實爲千古文人所不免。則不能不檢查原書。錄以奉覽。是直學生課師。而非師課學生。甯不失笑。故予來問多命子姪查答。由栩鑑定其是否而已。蓋栩不暇爲鈔胥也。今來數問。容暇自答。以酬雅意。即頤近好。弟栩頓首。

復沈南雅函

八 己未二月

太侔先生久違。每晤都中人。輒詢起居。知豪興如昨。以俗冗未通一信。睽違且十年矣。一旦得獲手示。欣慰可知。兒子小蝶。已二十一歲。我輩宜乎垂垂老矣。然公猶饗鑠如龍。可羨可賀。白素忱事。誠爲傳奇資料。惜弟心緒棼亂。筆墨債多如山積。終身無償了之期。近來文字。均立于被動地位。不過爲療飢之具。非復有寄性寫情之趣。擬謀二頃田。歸隱西冷。嘯傲爲樂。以享後半世清福。顧終未可得也。拙著已刊書。雖得四十餘種。然無甚當意。惟黃金票一種。自謂多悟澈語。傳奇則兒時所作。多失律處。擬重修改。迄不得暇。且書賈不願刊此冷僻之書。故惟彈詞兩種。盛銷于市。茲檢呈『自由花』一冊。『瀟湘影』一冊。『黃金票』三冊。『十種短篇』一匣。『詩詞曲稿』二冊。『柳暗花明錄』一冊。均另封付郵。大署鶯啼席容得閒拜和。因自錫山歸才一日。諸事方輯集。也著作林弟亦只臘一部。板燬于蛟門之火。市肆亦鮮流傳。極擬將詩詞曲選重刊單本。而苦無資。吾儕所抱缺憾。殆有同情。蘭老住昆明路明德里四號。非白克路。去年六十誕辰。同

人集讌之日頗歡。近亦少晤。因居處相隔。不啻天涯。今夏弟四十初度。嘗與之會于新世界。并承其姪人繪紈扇見贈。至可佩感。拙詩四章。和者甚盛。已刊百有八家。題爲栩園倡和集。容裝訂寄供吟玩。尙謀續刊。倘有佳興。雪和藉誌。十年舊好。貽之子孫。亦足爲家珍。永寶也。卽頌道安。弟栩頓首。

按白伶現已適人東風有主。已不煩局外置。續詞故此曲遂不復當入曲欄。得間當判續所成兩鵠。得間當

再者。昨夜書成未發。乘酒邊清興。已爲白素忱譜成傳奇一鵠。有半以窗紙透明。曉寒侵骨。指僵不復成書。且晨間尙須赴友人約。乃輟筆而睡。自視頗得意。擬以八鵠用新佈景而歌崑曲。白伶可現身說法也。容俟脫藁。錄呈正拍。先以奉慰。弟栩又白。

附沈南雅來函

蝶仙社兄文。凡國變以來。人事乖迕。音訊久疏。近維起居時泰。著述日富。頌頌。弟自辛亥以還。未入政界。賣文爲活。窮況依然。幸興致尙豪。精神亦好。大兒緒詒。春初失差。迄今賦閒。癸丑四女生。去夏次兒生。均第三妾陳茝纓出也。屢於報端讀世兄小蝶大作。

一家詞賦繼起。有人可爲君賀。并見玉照。丰度猶昔。弟則老態龍鍾。鬚長數寸。居然一翁矣。京中有奇冤慘烈之一人曰白素忱者。其父與足下同署。其身世所歷。可作傳奇好材料。君亦有意乎。袁瞿園現住武昌王臣街九號。渠以道尹官鄂數年。鬱鬱不得志。感受濕氣。近年多病。詩詞未廢。已不能製曲矣。弟乙卯避帝制熱。挈小眷客遊荆沙武漢間。拙稿爲友人假閱。承其選刻人境孤喧集一卷。塞上雪痕集一卷。附以繁霜詞。容另郵呈教正。此函遞到。乞賜復音。此後擬常通尺一也。聞大箸已刻詩詞傳奇筆記十數種之多。可否惠寄。又著作林弟處祇少第六期。尊處尙有存本否。草此代面蘭史在申住白克路剪淞閣。常見否。即頤箸安。小弟沈宗琦頓首。

附白伶事畧

白素忱字季俠。京籍。原籍察哈爾正紅旗人。父德山。以太常寺正補陝西神木廳同知。民國元年解組。寄住省城。母那拉氏(與慈禧太后同族)。生素忱及弟雲亭。二年張鳳

翻入長安。匪首張某。挾種族之仇。假張督名義。囚素忱全家于臥龍寺。逼其父爲僧。母仰藥死。素忱念父老弟幼。忍死委身于匪。旣而張匪以事繫軍獄。素忱始得奉父挈弟扶母柩回京。以髫年曾習陂黃。抵京後生計奇窘。不得已入伶界。素忱貌秀麗。好馳馬。能畫蝶。曾入小學。亦工書。現住北京高井胡同。年二十四。矢不再嫁。奇女亦孝女也。如荷代徵以小傳詩文詞曲。請寄北京前青廠番禺新館敝寓。

附鶯啼序一首贈小慧芬。卽題周大荒玉梅花詩卷。袁瞿園張孟劬均有和作乞公賜和勿却。

揚州懺餘夢影。耐燕蘭怨語。帝闈遠誰縛。鴛雛玉兒窮巷。良苦夜深聽慈鳥叫。月涼生枕簾紅。冰汎望寥天。新雁成行。自憐孤露。煞費鸞腸。鬪草興減。按寧琶舊譜。靄霞靄初上。氍毹引喉珠唾圓。聚映瓊題衫青扇綠。怨歌疊朱脣。吹雨玉梅花聲。價登龍。問年十五。嬌步隨轉媚。逐身迴破禪。延惱汝。忍記省秦腔。高抗震耳雷。彩影事鑿天。幾回

延佇周郎佚宕。沈郎衰病。聞歌都抱無涯感。恍分崩願。借柔鄉住。滄桑換。划關心法曲。  
覓裳那堪再聽鼙鼓。燕南趙北礪石中間置我曹底處。正恰好江山金粉未盡銷磨。  
殘照當樓。萬花酣舞襟痕恨。淺鞭絲愁重。相逢休管憔悴損。任雙鬟笑索旗亭句。憑君  
細寫新詞例作哀鴻斷腸付與。

附錄周大荒君來柬

小慧芬。保定束鹿縣人。年十五歲。姿質明秀。習梆子青衫。歌吭圓潤。少孤。倚母無兄。  
弟姊妹。身世艱難。聞之酸鼻。昨告樊山先生。許爲長調。當再告實甫先生。作長歌以  
振之。遍請四大菩薩。保護此熒熒孤女。仁人君子。諒有同心。承惠佳章。不拘詩文詞。  
請寄北京草廠十條湖南館周大荒收。他日彙刻成冊。當寄贈以酬雅意。

東秋濤來函

柵園夫子函丈。茲者歲月催人。一年又去。想先生植謝家之玉樹。對白傅之金鸞。酌新

醕之酒。彈焦尾之琴。攜問天之句。躍擲地之聲。不復知年事之有代謝也。生索居閒處。  
當此天寒歲盡之日。荆榛載道。風雨一廬。每想高風。輒爲神往。況復馬齒加長。蛾術仍  
疏。愧對門牆。良堪自咎。近日誦摺白香詞譜。於練句選聲。似有小悟。輒復舞弄筆墨。試  
作邯鄲初步。未知墜入岐途否耳。錄請先生正之。此間前輩。淺嘗者只有阿訣。高明者  
又鄙爲不屑教誨。年來困苦深矣。又懇者。生思研求佛理。以養心性。苦於元言無盡。自  
法難窮。不免望洋之歎。我師以陸地之神仙。通淨天之梵法。孟子以兼善爲心。佛法以  
攝衆爲用。伏祈於八萬四千法門中。示一門徑。作般若之慈航。作迷川之寶筏。庶論捨  
馬鳴。總百萬言而能貫。慧非龍樹。誦九日而略通。當頂禮吾師於無旣矣。文苑七集。  
聞已出版。請即寄下一冊。爲殘冬之贊友。專此祇叩年喜。并頌道安。家姪父滄海一粟。  
生命筆問好。受業束世激謹肅。

吳仲傑來函

栩園夫子大人尊前。敬稟者。文苑七集已收到。弟子近於詩學。多讀少作。蓋儉腹枯腸。頗費搜索。間或造句。非詰屈聱牙。即俚俗龐率。猶商賈之肆。存儲無幾。花樣無多。難應顧客之種種需求也。讀詩亦一本性靈。其琅琅易於上口。筆意暢達。而領悟非難者。即反覆熟玩。不問其爲何人之詩也。近購得歷代詩評註讀本。取材尙富。故選擇非難。現在惟讀七五律絕而已。茲得讀七言近體詩之法。敢爲夫子陳之。其有當與否。仍請有以教正。七言讀法。分爲二種。一曰上二下五。一曰上四下三。其上二下五讀法。大抵爲平起仄收。平起平收句。上四下三。則爲仄起平收。仄起仄收句。而其讀音之頓挫。則皆在平聲字上。因律詩中第二第四字不能易平爲仄。或易仄爲平也。按此讀法。非但易於辨字之爲平爲仄。且可以熟粘反之法。律詩之常格。二四六及第七字均有定律。即一三五亦未必可以不論。故一句詩中。祇須辨其第二字之爲平爲仄。即可知其餘字矣。若第二字爲平。則不外兩種句法。卽平收仄收耳。然仄收往往爲單句。故凡單句惟

所述甚是。柳撰中華  
講義亦如是云。

平平仄仄平平仄。而雙句則平平仄仄仄平平而已。其第二字仄者亦然。則於一切普通句法。均思過半矣。律絕中之粘反。亦有定律。既辨句之爲上二下五。或上四下三。則一承一反。亦易明瞭。例如第一句爲上二下五。第二句必上四下三。第三句(粘)上四下三。則第四句(反)上二下五。餘類推。倘有讀之不順口者。即爲拗句。蓋惟平聲緩而曼苟換以仄聲。必覺拗口矣。千慮之愚。不值一笑。伏懇夫子詳以教之。幸甚幸甚。弟子吳淵拜啓。

顧佛影來函

栩園夫子尊鑒。所寄文苑導游錄。已收到。後此賜示。乞標明滬甯鐵路安亭鎮。以免誤遞至震澤縣也。遇雲閣曲譜。祇有曲文及工尺。而不載平仄。且襯字亦不標出。不審填時須字字按其平仄歟。抑亦有可通者。而襯字又如何。又此外亦有祇載平仄。不載工尺之譜否。蓋此書似便於唱而不便於填也。便時務懇示知爲禱。附洞仙歌四闋。肅此

一六 己未二月

敬請著安。并頌闔第年禧。受業顧憲融叩上。

復顧佛影函

手函悉。安亭有二致郵誤。殊歉。遏雲閣原係劇本。爲學曲之必需。惟填詞者多用納書檻。因其不載說白。收納較多。其實不辨生旦口吻。從之者往往貽讎伶笑也。註襯逗者。惟九宮大成譜有之。實則按譜照填。卽不可增損隻字。欲知某爲襯。逗某爲正文。但取同牌之曲。一較便知。平仄大都與詩詞同例。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是爲總訣。惟例用拗句處。須注意耳。如嬌畫眉起句。皂羅袍之四字平收兩句。皆不可擅易。取數曲相比較。卽知之矣。羽頓首。

文苑導游錄（第七種第八卷）

◎筆記八

天虛我生潤文

書劉孝女事

陳言

海城有孝女姓劉氏。年十七。適同邑李尊三之長子。劉固世家。父某。曾于前清爲吉林某縣令。現任吉林省電報局長。孝女天性純篤。雖未嘗學問。而于稗史逸事。多能言之。聞節孝行。輒稱道不絕于口。旣歸李。操作循整。博尊章懽。事夫子敬而有禮。李亦名族。其父以任北洋陸軍軍需之職。駐防直隸保定。遂家焉。後又隨營徙湖南。故六七年來。未嘗歸甯。去冬。以母病。聞。孝女急奔來。而湖南去奉天數千里。及抵家。則母已不省人事。孝女憂甚。日侍湯藥。不去側。一夜。母忽囁語曰。欲起余疴。非食人肉不能也。孝女聞之。率婢

跪佛前。焚香祝禱。解衣出臂。令以刀挖之。婢弗忍。竊避去。孝女乃自引剪剪臂。墜巨肉。血涔涔下。裹以布。猶殷然透重衣。忍痛煮以奉母。時母不食已數日。僅嚥湯數匙。亦罔效。竟以翌日卒。年五十。孝女年纔二十三。閏三月。創始愈。時民國六年十月三日事也。陳言曰。聖人于孝。特著一經。以教後世。所以正人倫維世道也。乃至輓近。禮教日衰。信義且失。遑論夫孝。而孝女以一弱女子。身能盡其孝。足以媿天下矣。或謂其舉近迂。然余則以爲達也。蓋挖肉一丸。身不至隕。母病果可獲痊。又何卹此須臾之痛苦邪。況人肉能起羸疾。曾載本草拾遺。設母不食人肉而死。孝女能不悽情于心。悔當時不以人肉奉之。或可甦也。至於天不永命。藥劑罔效。又豈孝女所及料。然孝女之心。固可無憾于終身矣。彼世有父母既沒。

而猶戕生以殉者。是真以迂爲孝。孝女不爲也。且其聞母索肉。不驚不躁。不謀于家人。獨從容以剪之。又從容以煮之。卒爲母食。其果斷毅定。即讀書養氣之君子。不是過也。此固劉氏之家教有方。抑亦孝女之天性使然與。然孝女固不知書也。方今女學昌明。遠邁前代。湛深詩書之女子。大有人在其。其涵養操持。亦有如孝女者乎。吾知必以孝女爲迂。方且斥爲迷信者流矣。嗚呼。

附原作

(甲) 分

筆記爲私家撰述。非以示之本人者。故不稱君。

海城有孝女姓劉氏。年十七。嫁同邑李尊三君之長子爲室。劉固世家。父某君。會于前清宰吉林某縣。現任吉林省電報局長。孝女性端和慈孝。工鍼黹。雖未嘗學問。而于稗史逸事。多能言之。聞節孝行。輒懽躍欲試。稱道不絕于口。既歸李。操作循整。博尊章懽事夫子。敬而有禮。牀第間雅相篤也。李亦名族。尊三君歷充北洋陸

軍軍需長官駐防直隸保定。遂家焉。後又隨營徙湖南。故六七年來未嘗歸甯去冬。以母病聞。孝女急奔來。而湖南去奉天數千里。及抵家。則母已不省人事。孝女憂甚。日侍秩膳不去側。亦不少休。一夜。母忽譖語曰。欲起余疴。非食人肉不能也。孝女聞之。欣焉偕婢跪菩薩前。焚香祝禱。覓剪刀授婢。解衣出臂。令挖之。婢弗忍去。孝女乃自引剪刀剪臂。墜巨肉。血涔涔下。裹以布。猶殷重衣盡透。忍痛煮其肉。以奉母。時母不食已數日。僅饜湯數匙。亦罔效。竟以翌日卒。年五十。孝女年纔二十三。閱三餘月臂創愈。時民國六年十月三日事也。

陳言曰。聖人于孝特著一經。以教後世。孝之一字。詎可忽乎哉。乃世風日降。禮教陵遲。以孝稱者蓋寡。而孝女獨能以一弱女子身。自趨于孝。其舉雖近迂。其志誠難能也。然孝女固非迂者可比。剪臂一塊肉。身不至隕。而母可以獲痊。何樂而不爲邪。况人肉能起羸疾。曾載之本草。捨遺設母不食人肉而死。孝女能不憤懣乎。

心悔當時不以人肉奉之。或可甦也。奈天不永命人肉罔效。又豈孝女所及料哉。然孝女固可釋憾于終身矣。彼世有父母既沒而猶戕生以殉者。真以迂爲孝。孝女不爲也。且其聞母索肉。不驚不躁。不謀于家人。獨從容以剪之。又從容以煮之。卒爲母食。其果斷決定。即讀書養氣之君子。不是過也。此固劉氏之家教有方。抑亦孝女之天性使然。與然孝女固不知書也。方今文學昌明。遠邁前代。湛深詩書之女子。大有人在其。涵養操持。亦有如孝女者乎。

### 張孝女傳

汪嗣伯

孝女馬張氏。邦江人也。家貧。無以爲生。李母以女紅所得。供菽水之養。其父母由是得溫飽焉。及少長。字同里馬氏子。先是孝女矢志不嫁。願養親繡佛以終其身。旣有所聞。則涕泣不從。後其母以大義勉之。則不敢違親命。然終不樂。而于事親之道益慎。蓋以爲

前此養親之日方長。今則不克盡其志矣。今年十月間。其父病劇。孝女聞之歸省。見家徒四壁。無力醫藥。雖勢將不起。亦無奈何。哀痛莫自爲計。繼念小說中有割肝療親之說。因決計割肝以療其親。詎料腹破而肝不可得。誤曳其腸。痛極而仆。家人聞聲往救。則已奄奄一息。移時而死。孝女固已妊娠數月。而嬰兒亦死腹中焉。聞者哀其死而斥其愚。然其孝思不匱。父病已竟占勿藥云。殆有天相之歟。

附原作

(甲70分)

孝女馬張氏者。邗江人也。素以孝行聞於鄉里。家甚貧。無以爲生。孝女以女紅所得。而供菽水之養。老親由是溫飽焉。及少長。字同里馬氏子。先是。孝女矢志不嫁。願養親繡佛以終其身。既有所聞。則涕泣不從。後其母以大義勉之。方從。然終不

樂。而於事親之道益。慎蓋以爲前此養親之日方長。今則不克盡其志矣。今年十月間。其父病劇。孝女聞之歸省。見家徒四壁。無力診治。雖勢將不起。亦無可奈何。其哀痛不可言喻。常聞人云。割肝可以起親之死。其時孝女已懷孕數月。于是痛不惜身。決然剖腹割肝以療其親。詎料腹雖破而肝不可得。誤將腸拉出。痛極而暈。跌地上。殆家人聞聲往救。已奄奄一息。無法再生。嗚呼死矣。

### 胡慎修傳

汪絜如

君字慎修。別號漪村。皖之黟縣人也。生有壯志。顧家赤貧。不獲就傅。讀年十幾。卽習賈於潯陽。然君固不以此而改其志。每當行有餘力。輒手把一篇。潛思默索。以求其義蘊。弗得弗措。嘗篝燈至更深。詰朝。又能凌晨而起。無曠厥職。孳孳屹屹。歷寒暑無間也。然以冲齡失學之人。縱使聰明善悟。而讀奧衍古籍。奚能迎刃以解。則

八 己未二月

不免時有疑難之義。君既乏師友可質。乃悉索之於字典類書。至無一字之不安而後已。君自謂類書字典。卽吾之師。故君之學問。蒸蒸而上。如旭日之升。使天假以年。所造甯有旣耶。君又謂吾人不幸。生此五濁世界。呱呱墮地。即塵鞅束縛。解脫無由。故人世間者。乃吾人煩惱之區。非安樂之境也。頗欲遁入空門。顧有老母在。去年且授室。慮無以慰先人期望。遂不果。君性剛直。朋儕有過失。輒犯顏直諫。盡其言責。人雖不無怨讐。然終視之爲益友也。君囊有咯血症。久而未愈。今秋益以他病。致不起。時年二十有五。君又嘗以學問所心得者。著爲篇章。顧秘不示人。以謂老泉廿七。猶焚棄其舊有之稿。吾年不相及。而學識又庸下。吾文縱出以示人。人卽不笑其譏劣。亦將謂之弋譽也。奚可哉。今君長逝。不知其遺稿。

何在。抑以病入膏肓。知不可救。而預爲自焚。終守其秘也耶。豈不惜哉。

絜如曰。吾與君爲故交。學問之事。頗資爲他山之助。今君往矣。余甯無悲。若君之學問。誠艱苦所得。今竟長謝斯世。致所學未奮於用。然君之病。率刻苦所致。故余今歲旋梓。乃以節勞勉君。君雖體吾言。然病根之伏已久。蓋非數月將養。所可獲瘳。今竟一瞑而逝。嗣後匡余者何人。余其後顧茫茫矣。噫。以好學骨鯁如君者。而竟不永其年。豈造物忌才。固有然耶。

文苑導游錄 筆記八

一〇

己未二月



文苑導游錄（第八種第八卷）

◎小說八

鴛鴦帖傳奇 第二齣勸進

汪瞻華

第一齣旦誤作貼旦

（旦上）

（臨江仙）滴盡銅龍驚午夢 韻文窗寒透西風 叶菱花不照未裝容 叶貪吟情自懶 句庭院海棠紅 叶

奴秦鴻影酷嗜吟詩惜無師友幸蒙錦哥引爲知己借重他山只可惜他昂藏七尺之軀鬱鬱居此終非長策今日無事不免請來勸他上進已命梅兒去請如何還不見來

（生上）

（梁州序）世情如夢叶休嫌鸞鳳 叶自古英雄情種叶春心不定

句秋風不比東風。叶昂藏七尺。句滿腹愁腸。句只把個窮文送。叶頭顱如有千斤重。叶送與知音邀戰功。叶成就這豆英雄種。叶

哈哈我看塵世茫茫。誰爲知己。只有鴻妹妹倒是一個閨中益友。今日梅兒特來請我前去。不知何事。來此已是不免進

見。吓妹妹喚我到來。有何見教。(旦)這個麼。我的意思是。

(節節高)願你乘長江萬里風。叶氣如虹。叶英雄不問浮羅夢。叶多情種。叶秋夜蟲。叶聲聲弄。叶催君去食朝廷。俸班超投筆男兒。勇叶博得疆場把侯封。叶昂藏不愧人中鳳。

(生)妹妹見教極是。敢不遵依。

(尾聲)多君勸効疆場用。叶此番定唱大江東。叶只奈你寂寞孤燈。凍不紅叶。(全下)

附原作

(每80分)

(旦上)

(臨江仙)滴盡銅龍驚午夢。文窗寒透秋風。菱花不照未裝容。貢吟情自懨。庭院海棠紅。

奴秦鴻影。幼讀詩詞。閒愛吟哦。蒙錦哥哥引爲知已。時常酬和。他昂藏七尺之軀。抱負不凡。但久居此地。終非了局。今日無事。不免請來勸他上進爲是。梅兒去請周公子來。

(小生上)

(梁州序)世情如夢。休嫌鸞鳳。自古英雄情種。春心不定。秋風不比東風。昂藏七尺。滿腹愁腸。只把個窮文送頭顱。如有千斤重。送與知音邀戰功。成就這英雄冢。哈哈。我看茫茫塵世。誰爲知已。只有鴻妹妹。倒是一個閨中膩友。今日晴窗

無事。且將所作之詩吟咏一番。（貼上）領得佳人命來邀公子身。公子。我家小姐請公子去。（生）呀。鴻妹妹邀我所爲何來。且隨他去看其究竟。（相見介）（生）妹妹今日遣人叫我有何見教。（旦唱）

（節節高）你願乘長江萬里風。氣如虹。英雄不問浮羅夢。多情種。秋夜蟲聲聲弄。催君去食朝廷俸。班超投筆男兒勇。博得疆場把侯封。昂藏不愧人中鳳。（生）妹妹見教極是。敢不遵依。

（尾聲）多君勸効疆場用。此番定唱大江東。只留得寂寞孤燈一點紅。

鴛鴦帕傳奇第三齣計陷

黃瞻華

（小生上）

（臨江仙）一路斜陽無興賞。韻立都游女。衣香葉架花顏色。漫誚量。叶不如羅帕。上句五彩綉鴛鴦。叶

小生周錦才。今日往玄都觀中游玩。不意在三清殿上拾得  
綉帕一方。不知是誰失落。俺且藏在抽屜之中。向花園裏訪  
鴻妹妹去。待將一幅較絹帕贈與幽閨拭淚痕。（下）

貼旦第一齣誤作小

（貼旦上）

〔一枝花〕難收情緒。蕩韻居處尙無郎。叶相思一寸寸心頭長。叶  
只怪西風。句吹漾芙蓉帳。叶柳稍新月上。叶一個昏黃叶禁得許。  
多惆悵叶

奴蓮影。前日中秋。在園中聽得鴻丫頭說我不懷好意。難道  
他卿卿我我。倒懷着什麼好意不成。今日無事。且去找錦哥  
哥去。呀房門虛掩。又出去了。我想近來數日。他們雁去鴻來。  
不知講些什麼。且待我搜尋一回。（開屜見帕驚介）呀。這方手

帕是鴻丫頭的。怎麼在此。

(梁州序)珠簾風颺韻。怕人來往。叶笑我胆兒非壯。叶他將綉帕。句檢來獨贈周郎。叶是儂懵懂。句算你清狂。叶妄學矜嚴狀。叶此番情面須難讓。叶携取鴛鴦帕一方。叶且去稟句高堂上。叶

(蓬上)蓬門坐守愛吟哦。(副淨上)常叙天倫樂事多。(淨)

老夫秦懋功。年將知命。致仕歸來。但伯道無兒。難免若教之歎。幸膝下尙有兩女。慰情聊勝于無。誰知今年來了一個內姪。名叫錦才。他自以爲是風流才子。我看他却是個無賴狂奴。不到幾月。竟與次女鴻影有些瓜葛。適才蓮影在錦才書履之中。搜出鴛鴦綉帕。却是鴻兒所贈。(回問副淨介)呀夫人。你看此事如何發付。(副淨)依妾身愚見。不若把兩個孩子

叫來教訓一番。立時趕了出去的乾淨。（淨）也說得是來，把二小姐同周少爺叫來。（雜內應介）（小生上）惱恨秋風只管催。（旦上）多愁懶自倚妝台。（進見介）（淨）咄畜生幹得好事來。

（前腔）裝模作樣韻者般放浪。叶此次難逃家杖。叶（旦白）女兒不知何故爹爹這等動怒。（唱）閨門謹守句不知半點輕狂。叶思量何事句得罪高堂。叶恐受他人誑。叶向蒙恩重嬌生養。叶射影含沙却未防。叶好着我一句難猜想。叶

（淨）小丫頭還要嘴硬。你且看這勞什子是誰的。（擲帕介）

（旦拾帕介）（小生）吓。這手帕是姪兒在玄都觀中拾得的。（淨）

吓。這帕既是你拾得的鴻兒。你的手帕在那裏。（旦）阿吓。

難道說我的綉帕。生了雙翅不成。待女兒自去看來。（下）

（取帕復上）（呈與淨淨回顧副淨介）呀夫人這却是何緣故。（副淨）這也奇了。且待我看個明白。吓相公我看此帕所綉鴛鴦顏色花紋一般無別。只怕是一個稿子無疑。（旦）夫人說的正是。這稿子原是王老夫人的。我母親爲侍兒時暗中描了下來。焉知此帕不是他家所遺。

（節節高休疑帕一方韻縱荒唐叶女兒自幼閨中長叶雖無狀叶原未狂叶休冤枉叶是誰敢把門楣喪叶雙親且把慈懷放叶

（小生接唱）試向鄉鄰問端詳叶自然明白了糊塗帳叶

（淨）吓你還多嘴。小廝們把他打出去。（雜應介）（小生唱）

（前腔）雷霆怒未降叶沒商量叶瓜田李下遭虛謗叶（副淨）你

姑丈正在動氣。你也毋須分辯。不如快快離了此地。（小生嘆介）真恐慌。叶添惆悵。叶從今拜別高堂上。叶收拾琴書走他鄉。（揖別介）姓名且看黃金榜。叶

（旦）這才是男兒志氣。我本勸你早圖上進。（淨）還待多講。小廝們把他兩個分頭趕下。（雜應介）（小生）神仙眷屬還須別。（旦）山水深盟莫便忘。（分頭下）（淨）你看他兩個。這般無恥。可不氣死我也。

（尾聲）痴兒。獸女。空思想。韻（副淨）未妨惆悵是清狂。叶（合口）只怕旁人說短長。叶（全下）

附原作

（甲70分）

（臨江仙）一路斜陽無興賞。玄都游女衣香。一般情緒付他鄉。留情情不管。帕上

綉鴛鴦

小生周錦才。今日往玄都觀中游玩。誰知在三清殿上。拾得綉帕一方。上綉一對鴛鴦。生香活色。好不動人。展玩一番。放在抽屜中。去訪鴻妹妹去。(下)

(貼旦上)

(一枝花)難收情緒蕩。居處本無郎。相思一寸寸心頭長。最是深秋吹懶芙蓉帳。夜來月色朗。寶鴨香殘。夢裏芳心空想。

奴蓮影。前日中秋。在園中被鴻丫頭。背地裏說我不懷好意。難道他卿卿我我。倒懷着什麼好意來。今日無事。且去找錦哥哥去。呀房門虛掩。又出去了。  
(坐介)近來數日。他們詩詞來往。且開抽屜看。可有什麼。(開屜見帕驚介)  
呀這方手帕。是鴻丫頭的。怎麼在此。

(梁州序)簾前風蕩。驚心神往。夜久秋深惆悵。鴛鴦綉帕。檢來暗贈周郎。笑爾閨

女。不念家聲。妄作矜嚴狀。此番情面須難讓。且去稟高堂上。（下）

（淨上）蓬門坐守愛吟哦。（副淨上）常叙天倫樂事多。（淨）老夫秦懋功年將知命。致仕歸來。但伯道無兒。難免若教之歎。幸膝下尚有兩女。差強人意。誰知今年來了一個內姪。名叫錦才。他自以爲風流才子。我看他却是個無賴狂。且不到幾月。竟與次女鴻影酬唱起來。不料今兒蓮影到錦才書廝之中。搜出鴛鴦綉帕。却是鴻兒所贈。（回問副淨介）呵。夫人。你看此事如何辦法。（副淨）依妾身愚見。不若把兩個孩子叫來。敎訓一番。把他趕了出去的乾淨。（淨）也說得是。來把二小姐同周少爺叫來。（內應介）（小生上）惱恨秋風只管催。（旦上）多愁懶自倚粧台。（進見介）（淨）嗟。畜生幹得好事來。（前腔）不羞人謗。門楣多喪。此次難逃家杖。（旦白）女兒不知何故得罪爹爹。但女兒是。（唱）閨門謹守。不知半點輕狂。未明何故得罪高堂。想受他人誑。向蒙恩

重嬌生養。怪我無端意不良。好使我難猜想。

(淨)小丫頭還要嘴硬。你且看此帕是誰的。(擲帕介)拾帕介小生窺介

(白)這手帕是姪兒在玄都觀中拾得的。(淨)哼哼。這帕既是你拾得的。鴻兒。你的手帕在那裏。(旦下取帕呈與淨淨回顧副淨介)呀夫人。我錯怪了他也。(副淨)相公有所不知。但看此帕所綉鴛鴦。一樣大小。是一個稿子無疑。(旦白)這稿子是王老夫人的。我母親爲侍兒時。暗中描了下來。焉知此帕不是他家所遺。

(節節高)休疑帕一方。總荒唐。女兒自幼閨中長。雖痴想。愁損腸。增惆悵。也知不敢把門楣喪。今朝不把嬌兒放。兩地人分怨斜陽。行看弱女泉臺上。

(淨)小廝們把他打出去。今天不准住在此地。(雜應介)(小生唱)

(尾聲)可憐却受他人誑。從今兒所向何方。料是他鄉作故鄉。(同下)

# 文苑導游錄（第九種第八卷）

## ◎古文講解八

天虛我生著

### ▲答萬大本問

(問)讀情史鄭婉娥篇。有或欲舉爲孝廉。或欲保爲生員。旁午紛紜。殊無甯日數句。請將旁午二字典故示知。(答)漢書霍光傳。受重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注。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縱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按即文書亂疊之貌。極形容其多也。

### ▲答陸增琦問

(問)初選左氏博議序中『蟾鳥之逕。訂於寸圭。』何解。(答)蟾指月。鳥指日。古者以土圭測日景。見周禮。逕度也。日景。日影也。寸圭。猶今所製者方寸之日圭。言日月經天之度。而乃訂正於方寸之圭。其物雖小。而用實大。

(問)又『呂氏之牙曠。多士之羲龢。何解。』

(答)易牙師曠係二人名。見孟子。羲龢

亦二人名。本尙書方命羲叔。方命龢仲。龢與和同。李賀詩。羲和鞭日玻璃聲。

▲答汪絜如問文苑

(一)祭落花文。紫玉成煙一典。乞詳出處。

(答)錄異傳。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悅童子韓重。許爲之妻。王怒不與。玉結氣而死。後王忽見玉。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煙

然。紫玉歌爲玉死後所歌。詳見古唐詩合解。

(二)澹衷詩叙。廻腸蕩氣。何解。

(答)哀感動人之意。本宋玉高唐神女賦。蕩應作傷。

今人沿用之誤。

(三)沈家楨九日登高記。插樊川之兩鬢。持吏部之雙螯。祈示所本。

(答)塵世難逢

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杜牧之詩也。杜牧有樊川集二十卷。故世稱爲杜樊川。

畢吏部卓嘗曰。得酒滿百斛。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矣。見世說。

(四)又狂歌當哭。莫擇南山。祈解莫擇南山。(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詩也。意謂不能覓得南山。以寄雅興。故曰莫擇。

▲答金問秋問

(一)莊子齊物論。瞿鵩子問子長梧子一段。中有『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弔詭二字。何解。(答)釋文弔音的至也。詭異也。言衆人聞此言。以爲至異。然遇大聖人。則知其解矣。

(二)鶡冠獸炭之典出于何處。(答)左傳鄭子臧好聚鶡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有焉。晉朝雜記。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琇驕奢。乃擣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邵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炎勢既盛猛。獸張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三)今人往往用河漢斯言之句。河漢二字本于何書。(答)本莊子逍遙遊。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四)噴飯出于何書。(答)本池北偶談。係東坡所說。

(五)莊子逍遙游中有『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數句。何解。(

答)許由意謂天下已治。正無庸我代汝而治。我而代汝。我豈博虛名耶。夫名者。不過實之賓耳。其實。凡人當務實而勿務虛。吾豈可務其虛哉。

▲答陸增琦問

(一)柳子厚梓人傳云。『畫宮于堵。盈尺而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畫宮于堵。是否即今之打圖樣。又『無進退』三字。是否作不少差解。(答)今匠人恒畫墨線于牆上。以示衆工。迨至結構成屋。無所不合。即無進退之謂。進謂太過。退謂不及。

(二)古文辭類纂詳注。例言中有云。『古文假借之字甚多。如向作鄉。呵作何之類。不

可勝數。本書一一詳該。讀者可免伏獵金銀之誤。』伏獵金銀四字。何解。乞示。

(答)韓昌黎之子性闇劣。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乃以爲誤。悉改爲銀字。又蕭吳李林甫所引不知書。與嚴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爲伏獵。見唐書。

(三)顧棹所編之高小國文讀本第二冊。有復戴東原書。云『則瞿相之圃。匱有存焉矣。』瞿相之圃。何解。(答)禮記。孔子射於瞿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屢少也。與僅同。

▲答汪絜如問

(一)鄒迪一。瘞古誌石文云。誌以志之。銘以名之。庶幾隣谷變遷。隣字是否陵字。又『美門潛闥玉匣珠襦』何解。(答)美音延。墓道也。見史記衛世家註。潛闥暗門也。漢時送葬皆用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匣上皆鏤以蛟龍。隣應作陵。

▲答陳翠娜雜問

(一)乾矢橛穢物也。何以可用爲禪語。(答)釋寄禪。冒雪往參岐山恒志和尚。志公命司行堂。兼執飼犬役。如是數年。一無所得。一日飼犬食未盡而去。志公適至。恐師見譴。乃取其餘食之。俄見犬自廁出。因思嚮食犬餘遺。必雜遺其中。心中作惡。嘔吐不止。既念一切世間物。原無垢淨。亦無好惡。取舍皆由業識。妄生分別。乃決計與之交戰。竊入廁中。參乾矢橛。一動念間。便覺膈臆欲裂。愈信經論所云。皆實。遂悟入心地法門。

(二)高柔玩婦出于何書。(答)書記洞詮。晉有高柔。孫統序其集曰。柔字世遠。樂安人。婚泰山胡母氏。姿色清惠。柔旣罷安。固令營宅于伏川。愛玩賢妻。便有終焉之志。

(三)書函恒用曹邱生。何出。(答)史記季布傳。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答龔辰問文苑

(一)小飲呼來何解。(答)陸游詩偶思小飲報花開。

(二)廿四番花信。檢查類書都不詳載。乞舉示其名。(答)花信風。自小寒起至穀雨合八氣得四個月。每氣管十五日。每五日一候。故得二十四番。小寒爲梅。山茶。水仙。大寒爲瑞香。蘭。山礬。立春爲迎春。櫻桃。望春。雨水爲菜。杏。李。驚蟄爲桃。棣棠。薔薇。春分爲海棠。梨。木蘭。清明爲桐。麥。柳。穀雨爲牡丹。荼。蘼。楝。待楝花風起。則立夏矣。

(三)池館之分栽。簾櫳之絕艷。何解。(答)池館本羅鄴牡丹詩。買栽池館恐無地。絕艷。本皮日休詩。競誇天下無雙艷。簾櫳本羣芳譜王簡卿嘗赴張無功牡丹會。卷簾則異香自內出。

(四)洛陽之品。瑤島之香。何指。(答)群芳譜。唐宋時洛陽之花。爲天下冠。故牡丹竟名爲洛陽花。如臯志。淳熙中言孝里莊園有紫牡丹一本。無種而生。有觀察見之。

欲移分一株。掘土尺許。見一石題曰。此花瓊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

(五)樂譜三章。三章何名。藉約題紅。題紅何義。(答)天寶遺事。禁中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花盛開。上乘夜與太真以步輦從。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工將歌上。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命龜年持金花牋賜李白。詔進清平調三章。唐僖宗時。于祐於御溝拾一紅葉。上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題一葉。復置溝中。流入宮裏。韓夫人拾之後。放宮女。韓夫人竟得歸于祐焉。亦良緣也。

(六)四香閣。百寶闌。何本。(答)開元遺事。沉香亭前木芍藥一枝兩頭。朝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間。香艷各異。帝曰。此花木之妖也。賜楊國忠。國忠以百寶爲欄。又楊國忠爲四香閣。每於春時牡丹盛開。聚賓朋就閣以賞。

# 文苑導游錄（第七種第八卷）

## ◎詩詞講解八

天虛我生潤文

### ▲顧青瑤問栩園詩集中句

(一)重九後一日聯句云。隣花殷七七。舞袖燕輕輕。殷七七三字何解。(答)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全。嘗自稱七七。不知何所人。遊行天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每日醉歌道上。此句係借取面白醉歌。以形容鄰船歌妓之醜態耳。

(二)景迂著作謫登科一句請示。(答)晁說之少慕司馬溫公之爲人。自號景迂。未三十。東坡以著述科薦之。謂非正式登科。徒負虛名而已。

(三)厄運每成龜觸網。奇才數見虎嚙藩。二句請示出典。(答)龜觸網。本杜工部詩。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語出龜筴傳。使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謂龜本無人網。以自投羅網。乃爲漁人所得。晦運之人。其遭際似之下句黃魯直宿舒州大湖觀音。

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麌。藩麌字當抵觸意。莫究所出。容齋隨筆云。杜工部課伐木詩序。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搪突麌人屋壁。杜公時在麌府作詩。所謂麌人者。述其土人耳。本無觸之義。魯直蓋誤用。余借此以譏世人之好用僻字以欺人者。而其實皆誤用也。

(四)後列四字弟子未能讀準。乞示最近之音。因各書反切多不相同。即辭源所音。覺于吳音讀之。不甚協。讀弟子讀鏗如輕。迥如居勇切。未知然否。(答)隘諧字之去聲。同塗隘。罅虛訝切。與嚇同。似北人之讀下夏。鏗全慳。即懇字之平聲。迥屬字之上聲。與衣錦尙絅之絅字同。

(五)吾師稿中有鹿盧。與轆轤通用否。籃輿及藍輿當俱用。又留園感懷詩。有劉家園子壓姑蘇。弟子知園初爲錢姓。後屬於盛氏。未知有誤否。均乞示明。(答)漢書雋不疑傳注。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晉唐等書。均作鹿盧。昭明太子詩始用

銀牀繫轆轤。唐李賀詩。井上轆轤牀上轉。均加車旁。其實卽今車線店所賣之活筍頭。亦即儀器館重學上所用之滑車也。藍本應作籃。蓋筍輿也。以竹爲之。其形似籃。今上江衢縣以上。猶多用之。俗稱過山龍。惟杭人在前清時。多用藍呢飾輿。西湖竹枝詞有烏油轎子兩肩扶之句。蓋因舊式肩輿。多用黑色油紙糊成。故予別爲藍輿。與翠輿彩輿等同例。留園本劉氏所有。盛氏得之而留其名。謂不忘舊也。俞曲園嘗作文記之。

▲答陸增琦問詩

(一)前曾以落梅詩中『背城花塢得春遲。凍雀銜殘尙未知』二句請解。先生謂純是意境。有何解法。誠然。但可否乞示其大意。(答)背城花塢。謂城牆陰裏種花之處。春風被城所阻。致花開較遲。其地蓋陰寒也。故梅花猶未謝落。只被凍雀銜去。因而殘落。然花自己猶未知其落也。

(二)清舒位月夜出西太湖作。第二首末句『青山飛過太湖來』應如何解。(答)月未出。不見對湖之山。待月出後。烟霧盡散。似乎對岸之山。突然飛到面前。

(三)頃見報章載有海上新竹枝詞中有一首。『未到敬兒全體熱。捲心病態學時髦。藥香更比花香雅。贏得檀郎問幾遭。』首句乞解。(答)南史張敬兒傳。妻尙氏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是夢體熱者實爲敬兒之妻。與敬兒無涉。

▲答萬大本問詩

(一)文苑五集古近體詩欄。於長捷春日漫興。有南皮樂事欣傳盞。一句請解。並請將南皮之典示知。(答)魏文帝與吳質書。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按吳質字季重。嘗與魏文帝爲南皮游。行則連輿。出則接席。酒酣耳熱。輒仰面賦詩。南皮爲渤海郡縣名。

▲答唐景蘭問

(一)文苑五集改張一望函。岐言未申。離白先舉。岐言是否分歧之言。離白當作何解。  
乞示。(答)岐言乃臨岐欲說之語。未申謂猶未申說也。離白之白乃酒器。卽浮  
一大白之白字。謂離樽已設。且先舉杯勸飲也。語本任昉詩。

(二)王次回羞向琵琶問吉凶。出何典。(答)異苑曰。南平國兵在姑孰。有鬼附之。每  
占吉凶。輒先索琵琶而言。有驗。或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按今瞽者用三絃談  
休咎。卽仿此。

(三)又元相句。取次花叢嬾回顧。取次二字何解。(答)取次乃唐宋人習用之口頭  
語。猶云無意中也。即今人所謂隨便。白居易詩。醉把花枝取次吟。花蕊夫人云。取  
次飛花入建章。梅堯臣云。更約偷閒取次來。范成大云。仙山頓隔銀屏影。不似當  
年取次看。蘇東坡上神宗書。若陛下多方含容。則人材取次可用。等多不勝舉。

六

己未二月

(四)文苑。陳承祖落花。墨池香奩徐崇嗣。何解。(答)徐崇嗣乃徐熙之孫。善畫花鳥。綽有祖風。又創新意。不用描寫。但以丹粉染點而成。號沒骨畫。謂花落硯池。絕似沒骨畫也。



# 文苑導游錄

## ◎十修吟稿一

天虛我生潤文

應子儉甫發起文學研究會與同社諸子約月各以所作詩詞互相就正例得指摘修改以收切磋之效復錄諸子所評并其原稿屬予審定予乃爲之改削原稿並加評語復就諸子所評加以眉批以定是非除作者與予外凡經十人之手故名之曰十修吟稿附刊於文苑之後復以示諸子覽改本與原作果何如栩園識

文學研究會成立上諸同志

應儉甫

庚信燕射歌辭涇渭  
同流清濁異能  
非辭解佩纓以結言  
兮吾令蹇修以爲理  
註塞修伏羲時人名

本來涇渭亦同流翰墨因緣托蹇修馬帳久聞誇涿郡龍門深願識荊州仁山知水非殊好入室升堂乞導游倘有奇文邀共賞天

涯珍重寄書郵

附原作

(甲 80 分)

爲媒以通辭理也。後漢書馬融傳云：「常有千數徒，皆吳郡人，受植業於馬融，融左右皆植徒也。」列美姬子幹，涿郡人也。植字幹，涿郡人也。植，鄭玄之弟子，融，張良之弟子，講數年多受之。

韶華似水去難留。涉獵書城志未休。一載雖同承馬帳。三生尙乏識荊州。騷壇學圃求知已。藝苑深林乞導游。莫謂才庸如襪線。蓬山不碍致書郵。

栩園加評：起句嫌泛。次句未圓。頸聯虛字未妥。均嫌軟弱。腹聯嫌堆砌。欠瀏亮。末二句不接氣。改本起結均重聲調呼應。宜加玩味。便知作法。仁山知水。入室升堂。字面與原本彷彿。而用意則成雙扇。非合掌亦是一法。可知宜忌。

王復初云：承字似尙未洽。

朱紫蓋云：乏字似未洽。

王朱二說均是。

沈拜梅云：（尙乏）擬易爲（恨未）。又（乞）易爲（有）字。末句改（詩筒聊附寄書且與游字較原爲遙非宜。）（志未休）易（願未酬）。第三句（雖同承馬帳）擬改（志能同絳帳）。

致字易寄使讀響

植物動物相對未免穿鑿

勞稼村云。末句致書二字。似讀不響。沈君改作極是。

此詞字易得好惟文苑不如藝苑較響

林)

姚易句頌佳惟諸君固未嘗相識與事實不合

沈說頗有思地

潘亞雲云。沈君改乞爲有。與鄙意吻合。惟易馬帳爲絳帳。似不如仍用馬帳爲佳。蓋絳爲顏色。以對荆似欠工。而馬對荆。以動物對植物。較適當也。且馬帳與絳帳司一典實。似可不必改。其餘所改。皆有深心。第六句(藝苑深林)擬易爲(文苑

姚奠邦云。頸聯擬易一載藏修同馬帳。三生契合識荊州。

沈軼劉云。沈君易乞爲有。亞雲從而贊許之。僕不敢和也。鄙意擬易喜字較爲完善。又改三句爲(志能同絳帳)志能二字。殊不謂然。

金問秋云。奠邦所易頸聯似較原作爲純。而亞雲所易文苑詞林亦較妥適。

束世澂云。措詞未凝練。復嫌枯窘。驪壇一聯出語重疊。轉類餽飭。尤爲一篇之累。  
束說雖是然亦不免過泥死典活用亦正詩詞中通例

冕脰之歎。初不能如柂師所謂一字不可移易耳。

強說擬易。乏爲符較。他說勝。強。誠爲聲床。騷壇學圃。易句類舊。票亦非詩。之本色也。

強化誠云。沈君易（志未休）爲（願未酬）。與起句較合。第三句（雖同承）三字擬易（遙從懷）。乏字易。待腹聯既用騷壇。又接學圃。嫌贅。擬易騷壇。聯步多知己。文苑輩聲半舊遊。

禰衡詠

勞稼村

禰衡豈狂士。甘與鼓吏伍。懷刺無所用。遭逢況遲暮。世莫知公者。公乃與世忤。大兒孔文舉。投以飼豹虎。殺身類益成。何必罪黃祖。三撻漁陽操。一篇鸚鵡賦。論君生平事。惟此足千古。假令居隆中。未必無人顧。出處皆惲然。進退無可否。命運雖有之。毋亦公自取。

附原作

禰衡真狂士。甘與鼓吏伍。落筆追飛星。胸中貫今古。違忤以喪生。區區比鸚鵡。奈

（甲70分）

何蹈前轍。禍至徒自苦。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才高侮謾人。終觸黃祖怒。亂世無知幾。微軀飼豺虎。聖賢貴韜光。大智如愚魯。今我憶先生。早爲泉下士。請君勿怨。人慘毒君。自取。

五古貴凝鍊誠然惟當視題而作此題貴惟論斷尤貴氣魄原作措詞多不接氣尤以意味第三句爲無至第八句爲無

沈家禎曰。禎於五七古客無門徑。未敢妄加臆斷。然聞諸夫子。句宜凝鍊渾厚。斯爲貴。此作造意自佳。若聖賢數句。亦詞意並美。而才高侮謾人二句。及請君勿怨人等句。似失之疲庸矣。

朋友所貴切達虛譽  
殊屬無謂

鄭鵬飛曰。用意高深。措辭雅潔。盤誦一過。拜倒下風。

鄭北埜曰。警句絡繹。再求氣魄。則更上一層樓矣。

姚奠邦曰。識見不凡。筆致超渾。

潘亞雲曰。山海經云。山膏如豚。厥性好罵。彌正平實犯此病。讀慘毒君自取句。不啻爲名士痛下鐵砭。而聖賢貴韜光等句。尤徵卓識。

六 己未二月

題明妃出塞圖

勞稼村

黃金不買畫。圖真翻使和親作。俑身底事琵琶遮。半面只因羞見。沼吳人。

附原作

(甲 80 分)

黃金不費畫難真。遂使紅顏染塞塵。一曲琵琶千古恨。傷心豈獨墜樓人。

沈家禎曰。自來詠明妃者夥矣。精警者都爲古人道破。遂使後人不能着一語。初學更無論矣。此作三句亦猶人耳。而以結句之運化。遂不落古人窠臼。一字之師。不禁三拜倒也。

鄭北埜曰。此作工穩有餘。聲調亦高。

潘亞雲曰。昔陸魯望稱張承吉著題目金境不可刊置別處。此作詠明妃而用文姬綠珠等典。實以美人陪襯美人。足徵下筆不苟。

明妃與綠珠身世迥然不同。未可比擬。

# 文苑導游錄

## ○苔岑錄六

徐寶琦字奇玉號慕韓又號句章醉農浙江慈谿縣人現肄業于寧波西門效實中學校通信處慈谿東河頭市徐惠吉堂三房

孫宗武年歲籍貫未詳通信處餘姚天元市孫源和號

郭祖堯字欽甫現年二十四歲江蘇青浦縣人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卒業現任青浦縣立乙種商業學校教員通信處青浦縣大西門內豆司橋西塊

吳 騰字更生別字憨僧現年二十歲江西吉安縣人通信處吉安花巷口協昌祥布號轉交

王雪農字惜儂現年十八歲江蘇句容縣人句容縣立第一高小卒業通信處句容大南門街

謝國澤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武昌國立商業專門學校

李德裕字德玉字益之別署碧蔭村農江蘇江都縣人現年二十歲通信處江蘇泰縣北門外五巷

唐景蘭別署痴蘭浙江嘉興人現年二十歲通信處嘉興景蘭醫院

康祖繩字蔭軒江蘇南匯人現年二十二歲通信處浦東新場鎮康同昇木行

孫永康字壽泉別署梅影現年二十二歲安徽休甯縣人通信處如臯大寺巷

顧青瑤女士年齡籍貫未詳

文苑導游錄 岑苦錄六

二 己未二月

沈吟月女士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桐鄉培德女校

陸增琦字士方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真義鎮中市

宋鴻鎮字偉青現年二十一歲通信處江西建昌府瀘溪縣郵務局

潘鉏農年齡未詳安徽歙縣人通信處本埠大東門外鼎裕布店

蔣貞權字仲衡別署病呵浙江鄞縣人通信處揚州稽核分所

馬竹書字竹虛現年十九歲浙江紹興人通信處紹興吳融太史第

鄭永詒字翼謀年齡未詳江蘇上海縣人通信處瑞安縣公署

王道悲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泰縣塘灣白馬廟

程正芳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江西景德鎮陳家街

金耐厂浙江蕭山縣人通信處龜山鎮第一國民學校

沙寶源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上海天津路五百廿一號大豐洋布莊

俞漱石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平湖分經弄

廖奏言字少雲年現年二十一歲浙江雲和人省立第十一中學卒業通信處雲和縣城內小學校

張 泰字石彬現年二十四歲江蘇南通人通信處上海江西路滙業銀行

朱纘堂字穰丞通信處上海派克路七二五號

金樸臣字鼎奎現年三十四歲嘉善人浙江法政學堂卒業通信處松江章練塘鎮東市公泰當棧本宅

陳堯培字遜民現年二十歲廣東碣石人高等小學卒業現在汕頭中學四年級通信處汕頭中學校

蒙聖華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廣西梧州省立第一師範

鄭開勝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麥根路車袋角鴻裕紗廠

洪子瑜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蘇州閶門內古市巷福興和號

王佛生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上海四川路青年會中學

郁瘦梅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上海虹口梧州路慶雲里二百八十號

馬頌魯現年二十歲安徽懷甯人通信處安慶城內天后宮街本宅

徐頤姚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吳江黎里市同興醃貨號轉葫蘆兜第五國民學校

瞿鴻猷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奉賢南四團朱正和號

吳家振號聲伯現年二十三歲江蘇吳縣人通信處蘇州馬濟巷十號

程如愚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姚邑五車堰周恒盛號

胡愚鉢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蘭谿龍泰行

陶磊明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南京南門鑊子巷口王鍊百虧內

王登桂年齡籍貫未詳通信處山東省城縣西巷北首七十號

文苑導游錄 言外錄六

己未二月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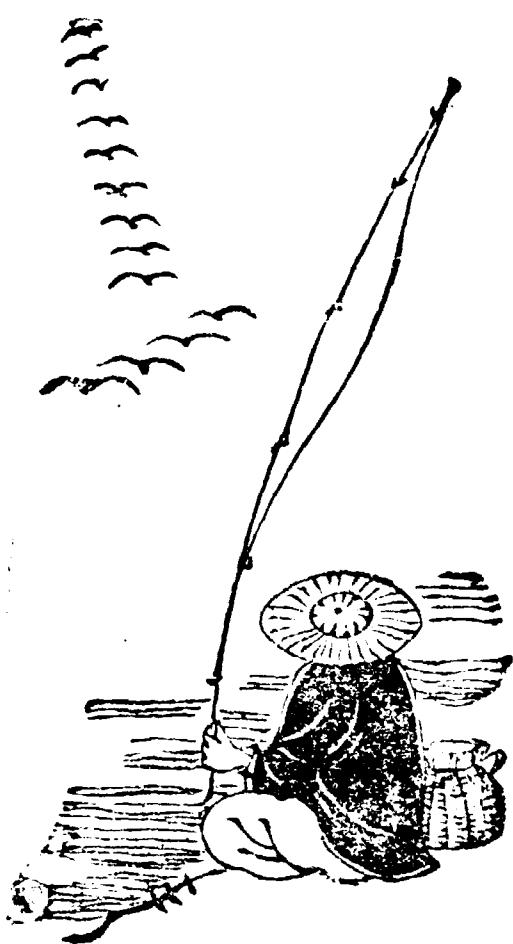
余文葵字晦儒號勁秋又號晦廬別署觀陽館主又署小愚現年十九歲江蘇南通縣人通信處崇明橋鎮

大生分廠分銷處

強化誠更正通信處直隸枕頭石家莊蘆鹽查驗處處長

張一堃更正通信處浙江嚴州第九中學教員

鄭煒光更正通信處上海靜安寺路寰球學生會



文苑導游錄第七集校勘表

張一堃校

種別	頁數	行數	正	誤	頁數	行數	正	誤	頁數	行數	正	誤
			頁數	行數			頁數	行數			頁數	行數
社說	一	六	減誤減		三	一〇	礙誤碍		三	二二	凡誤凡	(下同)
文	一	九	劫誤劫	(下同)	二	四	卮誤卮	(下同)	二	四	況誤況	(下同)
文	四	六	攜誤携	(下同)	五	八	徒誤徒		一六	五	涼誤涼	
文	一七	七	輒誤輒	(下同)	一七	九	折誤拆		一九	三	其間誤其間	
文	一九	一〇	筆管誤筆管		一二	二	攜誤携	(下同)	二三	四	晡誤哺	
文	二四	三	于誤于		二八	七	況誤況		二八	八	劫誤劫	
文	三〇	五	鬱誤鬱		三二	八	寧誤寧		九	四	祇誤祇	
詩	一	八	茵誤茵		四	四	栽誤裁		一六	九	痕誤痕	(下同)
詩	一〇	五	閒誤間		一二	九	亦英誤亦英		一〇	七	河千古誤河千古	
詩	一八	一	攜誤攜		一八	五	苜誤苜		一〇	七	河千古誤河千古	

詩	二三	七	涼誤涼	三	冰誤冰	四	祇誤祇				
詩	二六	四	痕誤痕	二三	三	冰誤冰	二三	四	祇誤祇		
詞	二七	八	定評誤定許	二六	四	曇花誤唐花	二六	七	冰誤冰		
詞	一九	九	覓誤覓	二一	一	痕誤痕（原作同）	二二	二	底誤底（原作同）		
詞	二三	三	況誤況	二	一〇	劫誤劫	二一〇	觀誤觀（原作同）	九	八	嚙祇誤嚙祇
詞	一〇	二	祇誤祇	七	一〇	攜誤攜	九	八	嚙祇誤嚙祇		
曲	一七	七	偎誤偎	一一	一二	難分 <sup>◎</sup> 辨誤難分辨	二一	一	須誤須		
曲	二一	一	況誤況	二三	三	凝誤凝	三三	三	兩字誤兩字		
曲	四八	八	況誤況	五二	一	飄零下脫叶字	六四	頃誤傾（原作同）	珠淚誤殊淚		
曲	六五	五	無影形誤無影形	五六	五	淒誤淒	六八	珠淚誤殊淚	珠淚誤殊淚		
曲	七一	一	淒誤淒								

尺牘	六	二	決誤決	六	一〇	碍誤碍	九	六	根抵誤根抵
尺牘	一〇	五	函丈誤函文	一〇	七	冒誤冒	二	二	且夫誤豈夫
尺牘	一二	三	冒誤冒	二〇	六	只辨誤只辨			
筆記	二	一	者。何誤者。何。	三	三	冗誤冗	一四	九	券誤券。(下同)
筆記	一八	二	頤誤頤	二〇	一	已見誤已見			
小說	二	一	覓誤覓	一	七	把酒誤把酒			
小說	四	四	冰誤冰	二	六	我生誤我生。 <sup>▲◎</sup>			
小說	四	四	繡誤綉	六	四	涼誤涼	三	三	畫誤畫
小說	六	八	況誤況	六	一〇	蓮妹誤憐妹	六	五	悲秋誤非秋
文解	一	九	今我誤人我						
詩解	三	四	別字下多向別	三	五	呵成誤呵成			
宮詞	五	三	縫誤縫	五	六	縫誤縫	五	七	天地漏一氣字

補六集勘誤表

唐景蘭校



宮詞	六	二	琬琰誤琬劄	六	一	祇誤祇	七	一	藥誤藥	
宮詞	九	一	批四	三	二	誼誤誼	三	二	涼誤涼	
宮詞	三	三	九	一	六	二	宏敞誤宏敝	一	八	涼誤涼
宮詞	一	九	二	二	七	所記誤所託	三	二	撤換誤撤換	
尺牘	二	七	所記誤所託	三	二	撒換誤撒換	一	一	一	

# 文苑導游錄

## ◎古今文選序

天虛我生

輓近子弟失學者多及至壯年與世酬酢不得不有文字上之交際始恨未讀十年書乃覺枵腹枯腸往往辭不達意此其精神上所感受之苦痛爲何如乎即使發奮自好補讀舊書然光陰有限典籍無窮已苦不能專心一致況記憶力不如童年求其事半而功倍者其惟采取前人選本以求捷徑乎然而選家通病唯恐旁人笑其淺陋務必上求古奧遠取高深但顧表彰自己之識力不問讀者之能否了解而箋註家之通病則又不問其文意如何但取一二實字附會穿鑿強引古人成句以爲作者所本於是一篇之書碎如破衲不第不可解者依然不解即可解者一經箋注亦

反不解其本意。是直使人徒拋心力。浪擲光陰而已。無怪維新之士。直欲推翻一切。逕以白話代文字矣。夫以白話代文字者。取其不必用典。可以隨心所欲。引筆直書。誠快意事也。然終不登於大雅之堂。非俟千百年後。文化退滅淨盡。則其所爲白話詩文。必不能見重於時。則今之學者。亦徒學矣。與學白話詩文而卒不能使天下人公認其爲詩文。則毋甯學正式之詩文爲較愈哉。正式之詩文。初不必賴典實。上古歌謠。下逮周秦漢魏之文。類取口頭間語。演爲文章。要皆戛戛獨造。未嘗必取前人唾餘。用爲詞藻。蓋文章本抒寫性靈。其最古之一人。亦不過以有形之文字。替無形之語言。未嘗必取前人之語言。文字爲典實也。故愚以爲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不必苦費鑽研。但使性靈觸發。情致淋漓。則得心

應手。亦無不成爲絕妙之文。今此選本。卽本是意。文則純取意境。詩則純取風韻。詞則純取清真。尺牘則純取暢達。凡此四者。皆可學而能。不賴典實。不尙怪僻。偶讀一篇。卽覺醇醇之味。蓋於胸中。讀不十篇。卽覺文思洋溢。不可自遏。彷而行之。靡不易肖。無東施效顰之醜。有離形得似之趣。不必讀十年書。可以擅六朝文。豈不快哉。惟予鮮暇。躬親註釋。實不勝繁。爰先自註青山莊訪古圖記一篇。以作榜樣。餘則分倩同社諸子任之。集千腋而成一裘。知必有可觀者焉。願諸子有以贊助其成。

文苑導游錄 古今文選序

四 己未五月



# 文苑導游錄（第一種第九卷）

古今文選一

天虛我生評選

## 青山莊訪古圖記

清洪亮吉

余以丙申之歲奉母家居衡門授徒

毛詩傳云。衡門。衡木爲門。言淺陋也。

往往多暇

時則孫子伯淵以婦病就醫里舍與相譚謙

與宴同。

時時出游典架

上之書

俗稱押當。市檜中之醕。市猶沽也。醕。醕爲美酒之名。

鄉間憎其跌蕩

跌蕩。所。猶江

謂不檢禮節之貌。隣里目爲狂生有佳城庵焉爲北郭叢葬之所

叢葬之所。猶江

塚地也王生秉玉吳生公珍讀書其中亮吉樂此清幽頻與過從

過從。猶往還也。老圃相就譚皆無稽。老圃謂種園之老叟。無稽之談。即荒謬不經之言。謂鄉老所談故事。皆無稽可稽。殤鬼出游客同不速。殤鬼猶諺所謂小鬼也。短命死者謂之殤。不速之客。謂來客非由邀請而至。俗原名三殤地。青山莊。一日者秋雨初霽晴陽不驕忽憶故侯之莊爰求

凡用拗句之處均鍊  
四六書者胥在於此

衲假猶借也。百  
衲卽寸寸補

漁父之楫于野謀食無須兼珍從僧假衣不避百衲

僧綴衣

祇有基地已無

故謂之址

老鶴既蛻青蓑亦僵

蛻音稅

凡人戶皆謂之解

在已死故青松亦就枯萎

謂老鶴

潛鱗已殲溝水盡黑

鱗爲魚類之總稱

在已死故青松亦就枯萎

謂老鶴

潛鱗已殲溝水盡黑

水曰潛殲則死盡之

用妍媚之筆寫肅殺  
之景足使讀者不厭

花過樹鳥亦裴徘徊。煙雨壓簾魚曾睥睨。此一境也。

裴徊謂留戀而不忍去。睥睨爲

無得意傲視之狀。言當其盛時雖得知魚鳥亦且自得其樂如此。

既而秋蛇緣樹台已漸傾。野獺瞰

梁池皆半涸。

既而猶言後來緣與沿同傾倒坍也。瞰目灼灼而窺伺之狀。涸水乾露底之狀。

分香故姬展

夜台之鏡織屬遺僕。晞冬日之陽。

舊時姬妾夜臺謂泉下也。上句分香用曹操故事詳後。故姬謂

日於冬言其姬妾已死。下句言其僕從已散歸即草鞋。晞冬日之陽謂曝

林鴟有聲梁燕無影。此又一境也。

鴟卽俗稱貓頭鷹者是也。屋宇

飛燕不至皆言衰敗以後之景象。舊本以鴟作鷂誤。

百牛銜索連此奇峯。十斧臨門摧茲怪。

上二句言折毀其假山。下二句言採伐其樹木。

以鴛鴦之碎瓦墳魚鼈之空池。劈山榴

樹。

上二句言折毀其假山。下二句言採伐其樹木。

以代薪析海桐而作櫬。

薪爲斂爨之柴草。櫬爲斂戶之棺木。

傷游客之心。裏漁樵之足。此又一境也。

林木已摧。魚鼈盡殲。故漁樵絕跡。使天山戍客

尙夢橫塘。

成客後詳。謂人遠謫邊塞之人。天山在西城。橫塘在吳郡。均海詳

時曾夢蘭亭舊友。欲模曲水。蘭亭在會稽。爲王羲之等修禊之所。嘗於曲水流觸。傳爲盛事。故一般舊

友。頗欲於青山莊仿蘭亭故事。

平泉草木盡作勞薪。南皮主賓半爲異物。

(原註)

時王君及菴僧均已物故。此又悽愴傷心之一境矣。

平泉爲唐李德裕之山莊。勞薪本晉書荀勗傳。係用

敗車之脚以代薪。南皮爲渤海郡名。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南皮之游。誠不可忘。異物謂人死而爲鬼也。

此段說到自己對於青山之

感慨。孫君攄懷舊之念。作訪古之圖。千里寄書囑爲之記。嗟乎。園成百歲。毀祇片時。揆厥所由。誰職其咎。聞向生之笛。慘不成聲。聆雍門之琴。泣何能已。

揆厥所由。猶云推原其故。誰職其咎。猶云是誰之過。向生之笛。本晉書向秀傳。秀經山陽

舊廬。聞隣人有吹笛者。因作感舊賦。雍門之琴。本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周引琴而鼓之。孟

嘗君爲之歎嘵泣下。今之援筆誌此者。亦以誌前游難再。去日苦多。病叟出橘已迷。滄桑仙人爛柯難詳。塵劫云爾。

橘叟爛柯。並詳後註。謂己

滄海中已經桑田。凡經幾度。又如爛柯山之遇仙人。並不能詳述。其

全篇音節鏗鏘足以  
醫俗

無終極。按隋書經籍志。佛經所說天地外。四維上下。有更天地。亦之災。一切除。去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樸。謂之小刼。每一小刼。一佛出世。

### 分香

陵。又云象魏略。太祖顧命曰。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

### 天山

在西域去長安八千餘里。卽祁連山也。

### 橫塘

迹。吳大

### 筠

帝時。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

### 平泉

劇談錄。李德裕

### 洛城

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遠方之人多以異物奉

### 之

晉書荀勗傳。勗嘗在帝座進飯。謂在座人曰。此是勞薪

### 所

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

### 橘叟

### 二叟

鬚眉皓然。相對奕戲。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一叟曰。

### 餓虛

矣。須龍根哺食之。卽出一草根。削食之。隨

### 滄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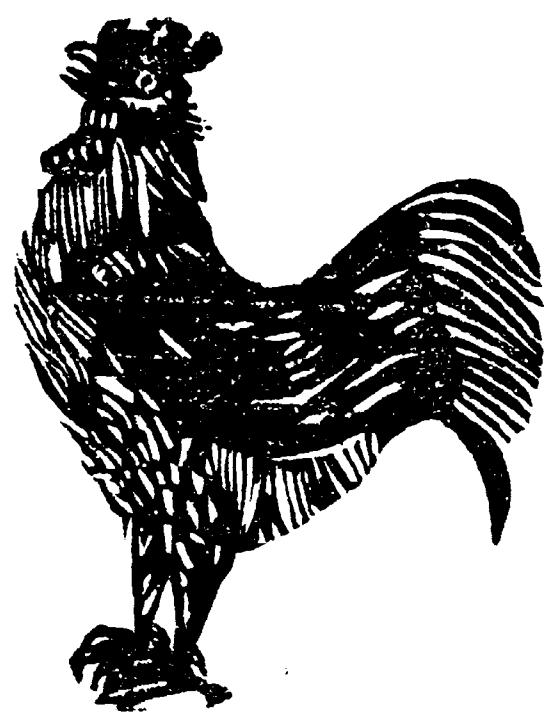
神仙傳

也。雲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豈將復爲陵陸乎。王方平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

文苑導游錄 古今文選一

六 己未五月

(附記)右文一篇係天虛我生註



# 龍泉寺記

清劉嗣綱

去宣武坊南一里。有龍泉寺焉。其地爲下窪子。離市較遠。灌莽叢雜。

灌謂小樹。  
莽謂亂草。

竹影補屋。槐陰借天。寺門動開。

動輒也。言寺門常開也。

一綠無

地。辛酉首夏。

首夏四月也。

周子倬雲讀書其中。時湘巖木天浣香諸子。

亦移榻焉。

移榻卽移宿其地。

余好野行。時一往過癯僧。應門面若枯樹。古

佛臥壁。身餘壞苔。

壞與彫同。瘦也。應門因人叩門出而應之。面若枯樹。極言僧形容之枯槁。古佛謂歷年久遠之。

佛像。臥壁則坐立已失其常所。身餘壞苔。謂佛像無復金裝。

祇有枯苔滿身耳。以上敍初入寺門之所見。

歷院數重。

始達寢室。

周子等所寄居之地。

鳥圍夢於幽棟。蟲選言於古牆。

鳥宿必縮項如團。故曰團。

夢蟲鳴輒斷續。如有所擇而發言者。故曰選言。

草蝶時繭黃於野人之衣。風蟬上枝綠成。

秋士之鬢。

凡蝶蛾類經過蛹期。皆能作繭。

爲其外部之保護物。野人之衣。謂田夫之服也。田夫草服多作黃色。禮云。黃

土之遲暮。不遇者。此二語均以物比人。自爲渲染。

老杏一株。實可

練句是聯文點睛處  
學者宜注意及此

造句如神工鬼斧精妙絕倫

升斗就樹解渴。便忘朝饑。杏實既可解渴。亦可充飢。故忘却朝食。以上言寓舍附近之景物。數子輶讀清談乃集。數子指周子等。排棄世務。專談空理。謂之清談。說劍動魄。吟詩悅魂。片石之硯能留白雲。小園之茶可代明月。凡茶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又有研膏爲餅。形如團月。

自晨入夕。如夏成秋。

夏日早熱晚涼。入夕之後。氣候已似涼秋也。

二語領起下文。以下卽敍晚景。英英

風露逼人蕭寒。離離星辰穿樹瑣碎。

英英。狀風露之蕭寒。離離。言星辰之瑣碎。

清磬偶

發尋聲出門。

鉢盂。擊以發聲者。門院門也。門外古冢。累累百數。冢

蕭颯之景如畫。然畫工不能達其意。

通作塚。古塚遠代之墳墓也。累與槩同。累累各箇相連綴之貌。妖鳥咒客山魈窺人。妖鳥。怪異之精如人。一足。食山蟹。山

白楊背風。如助吟嘯。白楊俗呼爲大葉楊。人多植之墳墓。葉圓

而闊大。有鈍鋸齒。面青背白。葉柄長。易動搖。雖遇微風。亦蕭蕭有聲。

以上言風景。以

趙遙其間。晞髮散步。

陽之阿。逍遙一作逍遙。徜徉自適也。楚辭晞汝髮兮。蓋至零露沐首。

始就歸寢也。

時至露下。潤澤其首。則夜深矣。六月徂夏。積雨尋丈。徂往也。謂夏至六月。雨水最多。

蓋至二句弱

積水之多。有及八尺或一丈者。諸子別餽他舍。寺爲空焉。即從空字着手。以下

郭重過其地。

應上文時一往過。

廢井空碧頽垣亂青。

荒井無人取水。則見其水色像綠壞垣倒

地生苔則見其苔痕疊翠。二句言寺宇荒涼之景。馳車徑返歸路惶恐驚鴉影之墮地。目見所悲馬鳴之向天耳。之聞蓋如舊識者。冢中之人可對語者。道旁之石而已。

情之所感。以言落寞之景象。嗟乎。傳舍落落。誰爲吾廬。禪林蕭蕭。幾

見彼岸。傳舍客舍也。落落衰敗之狀。禪林即叢林。謂僧徒聚居之處。蕭蕭蕭條也。彼岸佛家語。不脫煩惱。迷於人間。爲此岸。俗以設喻諸佛地。謂之彼岸。

(心經注)乃蜉蝣出穴方閱夫朝暮。蠛蜎在戶已慟夫山邱。蜉蝣蠛蜎名。生數小時即死。故有朝生暮死之說。曹植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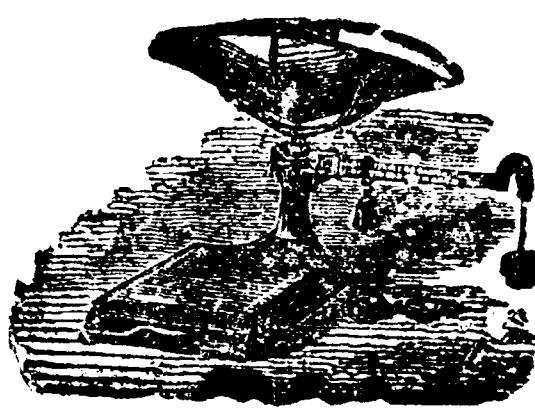
日月幾何雲烟頓杳。然則我輩身世之感。豈獨灑淚平泉傷心梓澤哉。爰爲記而志之云爾。

平泉唐李德裕別墅。註見青山莊訪圖記。

結處有鼓衰力竭之狀。殊欠精警。

梓澤石崇別館名。在河陽之金谷。(王勃文)梓澤邱墟。結處欺人事之無定。勝景之不常。

(附記)右文一篇係強化誠註



文苑導游錄（第二種第九卷）

◎駢散文九

天虛我生潤文

草堂春宴序

顧青瑤

吾家吳郡。有草堂曰玉山。先大父雲壺公所建也。藝花示徑。編茅爲屋。左臨清池。右帶修竹。籬落春晴。抱以梅萼。每逢令節。家人宴樂于此。歲以爲常。己未元夜。明月初升。華燈四綴。綺席交橫。父老伯叔。及我弟昆。相次列座。酌彼兕觥。雖山蔬野簌。不敵珍錯之美。而旨酒良辰。足敍天倫之樂。詢家庭間韻事也。飲半酣。諸季各有所獻。以博長者歡。或弄管絃。起效萊舞。或進詞賦。用代椒銘。或誦太白春宴之序。或和草窗元夜之詞。歡忭笑語。極盛會于一時。家大人顧而笑曰。草堂之中。無辱無榮。草堂之宴。惟安惟適。試回顧。

七年以來變遷萬端。百歲之中安樂幾時。有酒盡醉無詩必罰。固其宜也。在昔安仁作賦有負。閒居金谷。張筵轉眼陳迹。得琴書不墜。慈母黃耆融融怡怡詠歌承懽。歷三代而如一日者其惟吾家草堂乎。况夫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巢父安枝。自得澹泊之懷。爲巧與拙。爲春與秋。吾不知也。吾惟知夫全其天耳。於是闔席揚鱗。爲主人壽。羣從俊逸。無愧機雲。余居末座。有慚道韞。觴咏既集。不可無序。乃承嚴命爲誌。大言。

附原作

(甲 95 分)

第四五字均未穩

叶韻處饒有風致

歲在己未孟春之望。宴於吳郡家之玉山草堂。堂先大父雲壺公時所建也。藝花示徑。采茅爲屋。左臨清池。右帶修竹。籬間春晴。抱以梅蘚。蓋逢嘉時。令節家庭。每宴集于是堂。歲以爲常焉。於時明月初升。華燈四綴。綺席交橫。父伯昆從相次入。

四句頌鵠

席雖山蔬野蔽。足奪珍廚之美。旨酒良辰。用敍天倫之樂。致足歡也。飲酒半酣。逸興遄飛。或弄管絃。或論金石。或徵觀燈于往史。或誦太白之遺文。攬草堂之明月。喜烟景之宜春。皆欣然忘醉。高談以暢。家大人顧而笑曰。草堂之中無辱無榮。草堂之宴。惟安惟適。試回顧七年以來。變遷萬端。曾無假于須臾。亦可慨矣。在昔安仁。作賦有負。閒居金谷。張筵轉眼。陳迹得琴書。不墜茲母。黃耆融融。怡怡詠歌。承懽。及三代而不改一日者。其惟草堂乎。况夫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巢父安枝。自得澹泊之懷。固不知其爲巧與拙也。亦不問其爲春與秋也。則俯仰今古。故有足多者矣。然蘭亭修禊。有文斯傳。桃李序園。無詩非雅。屬茲春晏。曷各賦四韵。吾將覽焉。於是闔席稱觴。捧杯上壽。羣從俊逸。無愧機雲。余居末座。有慚道體。謹誌爲序。以疏小引云爾。

〔評〕駢語具有根柢。不同凡響。

遊白雲山記

唐一鶚

一鶚有致

余自有生以來。好作近游。每當春秋佳日。時放浪於山巔水湄。未嘗不流連忘歸。舉凡浮邱越秀。荔枝香浦。亦嘗一再探討。窮其幽窅。以爲羊城佳山水在此而已。而未知白雲之奇勝也。今年四月五日。有事於達雲鄉之白鶴村。路經山麓。望其顛。始以爲異。然猶未識其爲白雲也。詢之黃子。始知之。遂約同行。約百數十武。有聳然在望者。白雲山也。相與攀援而登。石階千級。夾道松柏參天。雜花競放。更上則樓臺宮宇。櫛比如雲。墨客騷人。多有題詠。其東則一水如帶。若萬里龍蛇。蜿蜒起伏。南則越秀山。打狗嶺。如在膝下。千里插禾。彌望無際。薰風微動。漾若雲波。則其西也。北則余道之所從來。林木深邃。萬綠如幄。四望不一其景。而皆有奇偉之觀。然

後知此山之奇勝。洋洋乎嘆觀止矣。山僧揖客出伊蒲飯相與共飽。歡然快語。因念未涉江海者。固不可與語水。而未履泰華者。間不足與言山。所謂坐井而觀天。所見蓋已小矣。始吾之游以爲山無逾浮邱。越秀水無逾香浦。荔枝者今觀於白雲。然後知吾見之小。而前此之遊皆虛也。故感而爲文以記之。

附原作

(甲 90 分)

余自有生以來。性恆好游其隙也。日與其徒游山顛水湄。流連忘歸。舉凡浮邱越秀荔枝香浦。莫不日攜酒肴。施施然漫漫然窮其奇勝。以爲羊城佳山水在此而已。而未知白雲之奇勝也。今年四月五日。探親達雲鄉之白鶴村。路經其山麓。望其顚。始以爲異。然猶未識其爲白雲也。詢之黃子。始知之。遂與越陌阡。涉淺溪。約百數十武。有聳然有望者。白雲山也。相與攀援而登石階千級。夾道松柏參天。雜

於字贊

花競放。再上則樓臺宮宇。櫛此如雲。墨客騷人。題詠琳琅。修真之士。咸居於此。其東則一水如帶。若萬里龍蛇。蜿蜒起伏。其南則越秀山。打狗嶺。如在膝下。千里插禾。彌望無際。薰風微動。漾若雲波。則其西也。其化則余道之所從來。林木深邃。如千軍萬馬。自遠而至。不知其所旣極。四望不一。其景而皆有奇偉之觀。然後知此山之奇勝。洋洋乎嘆觀止矣。遂命山僧備素食。呈旨酒。相與引觴滿酌。歡然快語。因念未涉江海者。固不可與語水。而未履泰華者。固不足與語山。蓋坐井而觀天。所見固已小矣。始吾之游。以爲山無逾浮邱。越秀於水。無逾香浦荔枝者。今觀於白雲。然後知吾見之小。而前此之遊。蓋虛遊也。而人豈可故步自封哉。故感而爲文以記之。

(評)饒有佳句用筆行文頗得力於蘇鬱惜多贅語

荔枝灣遊記

唐一鶲

城西有溪曰荔枝灣。粵人逭暑之勝地也。其北通韶州之曲江南。則達於珠海。長可十里。廣可五尋。兩岸植荔枝。約五六里而長。或高矗凌風。或低傍流水。遠望荔實纍纍。如螢火夜明。鶯桃春爛。又如火齊。一樹露華滿天。俯則水平如砥。清可數魚。仰則樹密成林。時啼宿鳥。中流一葦彷彿在蓬壺中也。於時金伏火見。溽暑酷蒸。招涼奧區。此灣爲最。故當日影啞山皓月西上。游人若織。士女如雲。余以暇日招邀勝侶。循曲隄。買輕舫。於此灣而止。幽討共聆。雅謳間作。輕飈徐送。炎歎已消。或則對酒當歌。或則流觴泛水。言笑宴宴。極一時之樂也。昔杜工部游丈八溝。公子調冰。佳人雪藕。千載下猶想見其流風遺韻。今日之游。或亦未遑多讓乎。夫羊城素稱殷富。繁華奢侈。甲於東南。世人皆日在囂塵熙來攘往。消磨。

有用之精神。於聲色狗馬之中。爲日不足。秉燭以繼。以爲此間樂。不思蜀。而不知吾之所樂。第在山水之間耳。所謂同游而異趣者。非歟。旣而遊人漸稀。興亦闌珊。遂相將返棹白鶴潭。顧見澄江如練。素月流天。回首望之。則荔枝景色。猶恍然在目也。歸而濡筆記之。

附原作

(甲90分)

城西有溪焉。曰荔枝灣者。粵人逭暑之勝地也。其北通韶州之曲江。南則達於珠海。長約可十里。寬可四丈。兩岸列植荔枝。可五六里而長。或高矗凌風。或俯掃流。水。遠望荔實纍纍如熒火。外明星星在望。又如樹上綴瑤。穿插成彩。水平如砥。清可數魚。樹影逆波。天光照水。一葦杭之。雖海上神山。不過是也。時則金伏火。見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暑。當夫日影啞山。皓月西上。於是游人如織。士女

若雲遂與二三同志買小舟手蘭橈以游以泳或則引流穿林命席當水或則折花弄流啞杯歌笑得茲勝遊真洗去俗塵五斗矣夫羊城素稱殷富繁華奢侈甲於東南世人皆日在囂塵熙來攘往消磨有用之精神於聲色狗馬之中爲日不足以爲此中樂不思蜀矣雖欲勸之樂吾之樂其不掩耳而走者幾希然彼又安知江湖山藪之眞樂哉因感爲同侶言之乃相與慨嘆不已旣而遊人漸稀興亦闌珊遂相將返棹白鶴潭顧見澄江如練素月流天回首望之則荔枝景色猶恍然在目也歸而濡筆以記之

(評)敍景頗眞惟夾議處猶嫌鶻實(以上二篇均龐病紅君代改)

### 手抄孫文定公南遊記跋

陳言

曩讀小倉山房文集孫文定公神道碑並有毛詩折衷易傳彖爻心欽遲之後蕭師煥章屢稱其南遊一記聆之而已未介于心也

評論得當

適陳師栩園。令學古文。謂宜先學記。遂思一閱南遊記以爲法。顧徧覓書肆無得。乃假諸蕭師。及雒誦之。似穠豔不如叔皮。簡峭不如子厚。然以萬二千九百餘言。觀全國之山水于紙上。使讀者如身臨其境。可當一幅全國風景圖。觀亦非湛深翰墨者莫辦。始知文定公非不屑爲文辭。蕭師之稱道。非虛譽矣。至其慙直之性。剛勁之節。蓋亦得江山之助也。歟。微蕭師。余不知其能文也。微陳師。雖知其能文。亦未必能讀也。迺知之矣。欲讀之矣。又無從市。書蒼蒼者似又從而阨之。而實與之也。使買之歸。必曰此我物也。姑置之。以俟異日觀。是雖有書。不過爲插架之需。未必肯讀一過也。今假之於人。必懼其追索而急讀之。既讀之。尤恐不得常相觀摩。則不得不手抄而永存之。袁簡齋曰。書非借不讀也。余于斯記。髣髴

仰之矣。其中敘孔子不以遇之窮而少輟志。蓋其自待厚而所見有大焉者矣等語。實文定公之自述也。毛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文定公之謂乎。余比年來。有遇皆乖。無憂不至。花朝月夕。對此銷憂。舉凡中國之佳山水。皆來眼底。幾忘所披者之爲記。恍如從文定公共作南遊也。則不待駕言出遊。或亦可寫我憂與。若謂否于今而亨于後。他日者如文定公之勳業文章。俱垂不朽。則余豈敢既有張菊溪之原序于前。復道余之所以抄此記者于汪跋之後。並以神道碑增錄卷耑。以免讀其文不知其人云。戊午三月十五日海城後學陳言謹跋。

(評)筆頗曲折毫無凝滯(甲95分)

讀平原君列傳

沈文俊

原作（亦不得已耳）  
句上有（其喜賓客）  
也）一句無（亦）字

說者謂平原君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嗚呼。平原君豈喜賓客哉。亦不得已耳。當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皆厚食賓客。蓋數千人。信陵之得存趙國。賓客也。春申之得封於吳。賓客也。孟嘗之得脫于秦。得復其位。亦賓客也。推之當時國家之安危。幾惟賓客是賴。夫趙據天下之中。當函谷之衝。趙之安危。天下之安危也。則平原君之食客。豈得已哉。然而非其所喜。也是故美人笑璧者。願得美人頭。而不之斬。及歲餘。門下舍人引去者過半。乃不得已。而殺之。夫門下豈美人比哉。張巡守睢陽。烹愛妾以饗士。殺之者有矣。使平原君而喜客也。則斬笑璧者。美人頭。豈待歲餘。又豈待門下引去者過半哉。吾知門下引何者。苟僅一二。而不過半。平原君必不斬美人頭矣。且以毛公薛公之賢。魏信陵君尙聞而

豈待歲餘二句原作  
爲下引者過半哉一門作  
苟僅一二句原作爲  
半也二平原君必  
斬美人頭矣一句原不  
作美人頭矣三字上

(笑聲者)三字

與游。而平原君猶鄙之曰博徒賣漿者。夫齊桓起寧戚于飯牛。秦穆舉百里於乞食。周文王相呂尚于渭濱。殷高宗師傅說於版築。明主之于賢人也。賢其賢而已矣。何礙乎賤役。使平原君而喜客也。茅廬三顧之不暇。奚暇鄙其爲博徒賣漿者哉。更奚暇待諸信陵君哉。不然。毛遂按劍定從趙之曹昧也。乃處其門下三年。而未有所聞。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又豈喜賓客者所爲哉。雖然。孟嘗君聞馮驩焚債券怒而責之。見門下背去者欲唾其面。信陵君枉車。侯生執轡。故恭以小人侯生而博其名。春申君弱李固而不用朱英之言。喜賓客者果如是耶。亦不得已爾。豈獨平原君哉。

(焚)字原作爲(燒)

(評)老練肯切語非泛設(甲90分)

### 玉腰奴傳

強光治

奴名鳳子。服務於花國。以傳播花種有功。賜以玉帶圍腰。故又名玉腰奴。開元中明皇春宴。妃嬪各插鬱花。以冀上寵。上命奴爲導。引選國色以進。無不中上意。楊妃既獲專房。感奴之惠。因名其侍婢曰念奴。所以誌不忘也。奴與教坊中人。無不相稔。輒自持檀板。教人舞。有名楚蓮香者。國色也。奴與曖焉出入。必相隨見。者嘗擬爲韓憑夫婦云。奴生平無他長舉。止輕薄如魏收。初無足傳。惟忠於國事。一生忙碌而無所求。餐風宿露。以致顏色銷損。腰肢瘦減。亦不改其初衷。是亦足以多也。溫庭筠斥爲花賊。吾不禁爲奴冤矣。豈以長袖善舞。而輕之耶。然奴未嘗竊國。何謂爲賊。詎從葛洪游老而不死。遂宜有此稱歟。

附原作

(甲75分)

語述不經

奴姓花氏。名鳳子。人以其體態輕盈。腰肢膩粉似玉。故又名玉腰奴。生長花國。好逐豔。嘗結隊作南園遊。開元中。明皇春宴。使妃嬪各插豔花。以迎鳳子。鳳子翩翩入。則選國色以進。無不爲上所愛悅者。迨後楊妃專寵。三千粉黛。盡遭屏斥。而禁苑之中。遂不復有鳳子蹤跡。時都中有名妓曰楚蓮香者。國色也。鳳子愛之甚。慣與宿花房時。又有細腰奴。見而大忌。卒無如之何。後釋齊已有爭先不避之說者。以此翌年。鳳子以鬚嗅物。感異香而與蓮香交。生子春駒。丰姿韶秀。姣好如女子。惟其體質虛弱。如不勝衣。怯露驚風。足不出花房者。凡數閱月。及長春風一第。便作探花郎。惟偷香韓壽。輕薄之名已盛傳洛下。人或謂是真花賊玉腰奴之子云。

### 金衣公子傳

汪絜如

有衣黃衣。顧盼自豪。逍遙於山林之間者。人稱之爲金衣公子焉。公子嘗出幽谷。而遷於喬木。覺身高而可危。遂復隱與木石居。與

鹿豕遊。自謂老死巖阿。亦無怨。然其踪跡亦未嘗不至人間也。每當春日。輒攜柑載酒。行吟於六橋三竺之間。顯者慕其聲譽。欲羅致左右。或曰。公子本繁華中人。當入上林。善鼓如簧之舌。以惑上聽。致犯衆怒。欲以彈丸餉之。遂逃去。若復出世。將使熠耀其羽黨。安得有好音哉。顯者曰。否。吾但籠絡之。爲我用。使一飲一啄胥賴於我。我直可弄之股掌間矣。於是宛轉營緣。求與公子爲友。公子知之。喟然歎曰。吾嘗擢於紫闈。超乎天庭。凡所置喙。亦惟盡我天職。第能爲衆人之鍼砭。不能爲私人之鼓吹也。敬辭不敏。乃入深山。韜聲匿跡而去。終歲不復見焉。詩人善其行。故多美稱之外史氏曰。夫山林之士。平素自鳴其高。一旦爲人籠絡。遂致口腹爲累。不復自由。一言一動。悉惟主人之意。是承者世正不知。凡幾觀於。

公子甯無愧色出處之重顧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附原作

(甲 70 分)

有衣黃衣。顧盼自豪。逍遙於林木之間者。人皆稱之爲金衣公子焉。公子嘗自謂耽林泉乃其素性。故甯謝絕塵寰。與木石居。共鹿豕遊。而不厭獨嘯。傲於巖阿之間。清高自守。泊如也。有知之者曰。觀於公子之一邱一壑。一似真無求於世者。不知其熱中正熾。彼其蓋欲假此爲終南捷徑也。謂予不信。盍試之事爲貴顯者所聞。欲引之於左右。以自附於好賢之名。及一羅致。而公子遂翩然戾止。自是乃入其彀中矣。公子旣入貴顯者之幕。而患失之見。乃油然而生。於是多方以固寵。乃運其如簧之舌。巧語綿蠻。以熒貴顯者之聽。故貴顯者亦頗顧而樂之。嘗與相隨不令離其左右。公子顧沾沾自喜。然於僕役。輒傲睨以向之。不稍降以辭色。而僕役終以憚於貴顯者。乃不得不曲致殷勤。下至公子所遺之矢。亦必親爲浣滌。蓋

稗氣

恐其媒蘖彼之短也。公子至是愈驕肆大有目空一世之慨。不知嫉之者方且日伺其隙而欲中傷之也。後因貴顯若有遼西之行。其夫人適在酣睡。而公子竟大聲疾呼。矇無所覺。致夫人之綺夢爲之驚醒。乃切齒銜之。拔闌而出。以棒擊之。公子雖驚避。然雙瞳猶屢迴。有欲召予之想。顧夫人之心匪席。公子乃喟然長嘆。翛然他適。自此貴顯者之家。而公子之迹遂絕。諸僕皆抵掌相慶焉。絮如曰。夫公子之山林自隱。豈知乃爲其終南之徑。信乎論人者不徒以形迹求之也。及其入貴顯者之幕。又萌鄙夫患失之見。一旦得寵。又復驕傲自滿。其品何卑也。願終不免於見逐。吾觀今之人類於公子者。正復不少。又何責於公子哉。然觀於公子之末路。可以鑑矣。

(評)通篇拉雜不倫。不可謂爲之文。

### 祭同學瞿佑之文

余文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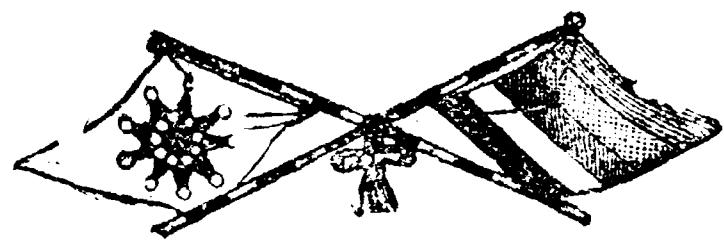
維民國八年四月十三日同學弟余文葵謹以清酌蔬羞致祭於瞿君佑之之靈曰惟君宅心仁慈稟性醇篤學比班揚才兼潘陸名滿羣倫聲聞里族堂有椿萱以顧以復庭有棠棣以敷以睦負笈來遊朝諷暮讀雅負令譽儔輩驚服時挹清淡醫我塵俗文藝切磋性情陶淑詞苑追陪儒林消逐胡天不仁施爾荼毒酒莫齡延湯難命續造物忌才若是其酷三字勒銘一棺瘞玉淒淒南川同聲淚落矧我交深心逾踳踳言念人琴啼痕斑駁檢點遺箋傷懷觸目小別經年尙憐孤索况當永訣能無悲蹙遙企琅峯盡情一哭哀哉尙饗

附原作

(甲75分)

民國八年四月十三日同學弟余文葵謹以清酌蔬羞之儀致祭於瞿君佑之之

靈曰。惟君仁慈。稟性醇篤。學比班楊。才兼陸潘。名滿金沙。聲高塞谷。椿萱愛憐。棠棣敦睦。負笈來遊。克苦好學。雅負令譽。儔輩驚服。時挹清塵。漸移陋俗。文藝切磋。道行砥勗。詞苑追陪。藝林爭逐。顧我翹翹。遭人荼毒。惟君煦煦。乃登鬼錄。天之生才。若是其酷。三字勒銘。一棺珠玉。淒淒南川。黯然誰燭。忍痛述哀。語言斷續。怛忉陳詞。淚痕斑駁。昔致箋章。豪情難復。小別經年。尙覺孤獨。況當永訣。能不悲蹙。遙瞻琅峯。盡情一哭。哀哉尙饒。



# 文苑導游錄（第三種第九卷）

## ◎古近體詩九

天虛我生潤文

### 白桃花

本草云玉桃服之長生不老  
杜甫詩桃花細逐楊花瀟

豈是長生不老枝。武陵人已鬢如絲。雪泥髡鬚天台跡。月色迷離露井詩落共楊花。渾莫辨。啣來燕子未曾知。紅顏薄命休相擬。本色天然絕世姿。

### 金問秋

#### 附原作

（甲75分）

淡淡粧成綽約姿。武陵村裏費猜疑。文君中酒當壘日。虢國朝天御馬時。燕子誤將梨院繞。漁人錯認雪風吹。怪他不是紅顏命。一樣飄零不自持。

### 白桃花

余文葵

繁華夢醒了無痕。鎮日臨風淡不言。薄命花原縞袂好。避秦人是

文君虢國均與桃花無涉

未句原作緣何大雪  
滿前村餘未改

白衣尊色空悟徹元都觀。脂粉消殘金谷園。前度劉郎渾不解。如  
何晴雪滿山村。

白桃花

費聲豪

洗却燕支換素妝。文君新寡想容光。豈無畫筆爲調色。別有風情。  
不在香露井。月明三月雪。桃源人老滿頭霜。梨花柳絮休相擬。傅  
粉應憐醜面郎。

附原作

(甲 80 分)

洗却燕支換素妝。文君新寡想容光。自多韻態無關色。別有風情。不在香露井。墮  
英渾似雪。清溪落瓣欲疑霜。灑成石上還嫌墨。慘澹安期費酌量。

雲

非烟非霧自迷離。神女陽臺事可疑。若比人情還未薄。倘論世態

正無奇魚龍忽作蒼溟戲風雨常驚黑幕垂不信上清真樂地滄桑也有變遷時

附原作

(甲95分)

非烟非霧自迷離。洛水神仙事可疑。若比人情還未薄。如論世態正無奇。  
魚龍忽作天空戲。風雨常如人影隨。不信上清真樂地。滄桑也有變遷時。

白桃花

張石彬

肯隨穠李鬥鉛華。省識江東是妾家。輕薄豈容圭有玷。瓊瑤宜報玉無瑕。  
淡妝猶見天天態。豔句休吟灼灼花。幸是杜鵑啼血盡。不曾染作赤城霞。

附原作

(甲80分)

起二句踏空

滿隄春色暮雲遮。斜日江樓意興賒。半點不容走。有玷十重惟見玉無瑕。輕風亂

拂天天態細雨斜侵灼灼花。幸喜杜鵑愁血泪。未曾灑到白桃花。

新柳

顧青瑤

東風吹醒起春眠。小蹙眉彎顧影憐。翠袖新沾三月雨。舞裙猶染六朝烟。吹來玉笛於中好。襯出桃花分外妍。吩咐行人休便折。女兒纔是未成年。

碧玉韶華十五齡。蘇娘家本住西泠。春衫試着腰偏細。陌路相逢眼獨青。細雨斜陽人不見。曉風殘月酒初醒。自從謫向歌塵裏。一疊陽關已慣聽。

細葉長條拂御河。嫩黃輕綠蘸烟波。春來殿脚帆千片。月上梢頭玉一梭。金谷園中攀折少。曲河亭畔管絃多。何須重憶新城句。寒食清明節未過。

昨夜青門雪盡消。酒旗歌扇又相招。綠鬟解舞雙垂手。翠帶驚迴一。揜腰碧玉裝成猶待字。黃金鑄就欲藏嬌。萍踪絮果如相問。只

在揚州廿四橋。

附原作

(甲 80 分)

淹字平聲

東風吹醒起春眠。嫩綠絲絲不穀憐。瀟洒時飄三點雨。風流長鎖六朝烟。分來芳草偏應妬。襯出桃花別樣妍。祇有眉痕難得展。消魂江淹復年年。

纔到人天記弱齡。依依風色雨西冷。舞成垂手腰逾細。畫出長眉眼更青。落日斜陽籠隱約。傍宵明月下娉婷。憐他真個垂髫影。扶上秋千索未停。

細葉長條正帶河。新聲怕聽折枝歌。凝情灞水頻牽碧。繫恨隋堤獨染螺。此日春魂烟雨足。誰家明月管絃多。橫波却顧愁深淺。柳浪如風吹又過。

剪出黃金縷萬條。酒旗歌扇又相招。樓中玉笛初翻曲。天半風箏乍起調。一樣詩

情歸草夢。無邊烟景入江潮。綠鬢影裏如尋問。不似當年舊板橋。

新柳

金問秋

萬縷千絲惹恨長。更番烟雨盼橫塘。描成螺子三分黛。比到鵝兒一例黃。愁倚樓頭憐少婦。春來殿脚憶隋皇。臨歧已覺迴腸斷。莫唱陽關第二章。

東風如剪雨如絲。漫向長亭折嫩枝。拋擲玉梭濛燕子。安排金屋貯鶯兒。纔添紅板橋頭水。已入章台馬上詩。十五女兒腰本瘦。莫言生小善相思。

附原作

(甲75分)

春到金城別恨長。綠烟裊裊拂橫塘。描來螺子新添黛。看到蛾兒乍破黃蕊入妝  
樓愁少婦風飄舞袖憶張郎。千絲宛轉情何限。惹起征人夢故鄉。

三分春色破絲絲。催我重溫白傅詞。  
青眼有情垂客舍。纖腰無力拜歸期。  
軟拖紅

板橋頭水細到青樓鏡裏眉寄語東風須護惜。  
漫將貪門損金枝。

新柳

陳言

纏綿性致未能蠲。總把離情別緒牽。  
公子歌來聲宛轉。佳人舞到影翩躚。  
敢隨金縷爭顏色。除却青帘莫比肩。  
獨倚黃昏無氣力。因風梳碎夕陽煙。

輕盈絕似女兒腰。曳雪牽雲態自嬌。  
細雨斜陽偏有致。曉風殘月倍無聊。  
送行客唱詩三疊。拾翠人攜酒一瓢。  
似此春光須領略。聽鶯先把比隣邀。

柔條裊裊繫相思。怕聽人歌六代詩。  
斜倚秋千作憨態。低憑妝閣逞嬌姿。  
春風處處爲梳髮。細雨朝朝畫眉。  
幾度欲休休不得。年年

年忙煞送行時。

千條萬縷綠浮隄。恰似垂髫漸及笄。學舞有時腰宛轉。隨風無力影。東西黃鸝坐久煙將散。青鳥歸來路欲迷。獨恨藏嬌難遂意。雙鴉猶未穩枝棲。

附原作

(甲90分)

共字去聲

纏綿性致未能蠲。欲把離人個個牽。公子乍歌聲宛轉。佳人初舞影翩躚。敢共金纓爭顏色。除却青帘莫比肩。舞到黃昏無氣力。因風梳碎夕陽煙。

輕盈絕似女兒腰。曳雪牽雲態自嬌。細雨斜陽偏有致。曉風殘月倍無聊。送行客唱詩三疊。拾翠人持酒一瓢。似此春光須領略。聽春先把比隣邀。

柔條裊裊繫相思。怕聽人歌六代詩。斜倚秋千作憨態。低憑妝閣逞嬌姿。來風處處爲梳髮。細雨朝朝替畫眉。幾度欲休休不得。曉風催罷暮鴉飛。

燕字仄聲如作平用  
乃地名也

千條萬縷綠浮隄。恰似妓兒髮乍笄。學舞有時腰上下。隨風無力影東西。紫燕穿處煙將散。青鳥歸來路欲迷。獨恨藏嬌難遂意。夜中尙未隱鴉棲。

柳枝詞

鄭北野

雨過隋隄綠正齊。酒旗風裏亂鶯啼。當時殿脚無尋處。只有桃花開酒蹊。

金縷繆繆拂板橋。黃鸝百囀也魂消。如何十里垂楊岸。不見三千舊舞腰。

附原作

(甲75分)

一雨龍池綠正齊。酒旗風裏亂鶯啼。千門九陌長如線。半入欄干半拂隄。

金縷繆繆拂板橋。黃鸝百囀也魂消。如何青瑣斜陽岸。不瑣離人慰寂寥。

春雨遣興次南屏韻却寄

鄭北野

已有新詩一卷成。江城景物幾番更。梅花落後春無恙。芳草生時夢有聲。昨夜小樓思對榻。近時游侶想傾城。南屏風景應如昔。白衣紅船太瘦生。

細雨湖山長綠苔。青驄時向六橋來。有情楊柳黏天綠。無數桃花匝地開。越女浣紗懷舊蹟。吳姬壓酒試新醅。襟痕倘許重相認。定向壚頭賭百杯。

附原作

(甲 80 分)

題四句硬湊兩字犯

已有新詩一卷成。江城景物幾番更。梅花落後春無恙。芳草生時聽得作雨。好花欣看欲傾城。池塘一夜東風暖。贏得園林綠漸生。

細雨霏微長蘚苔。幽篁穿徑過牆來。窮居嘗慣田園住。靜坐時將書卷開。紅杏飛花濃粉壓翠條。初發爛金醅。竹爐活火煎茶快。欲醉還斟酒百杯。

暗韻艱澀  
通篇與題意無關

春游即景

陸增琦

側身天地奈愁何。暫借郊原唱踏莎。  
池水漸溫魚夢熟。竹林初霽鳥聲多。  
沿隄芳草飛黃蝶。隔岸春山擁黛螺。  
偶向杏花村畔過。一樽聊取醉顏酡。

附原作

(甲70分)

麥飛均失粘  
不論之誤也  
一三五

側身天地位沙鷗似。借得平原去踏莎。  
池水澄清魚可數。竹林雨霽鳥無多。  
數枝楊柳迎風舞。萬頃麥田飛燕過。  
走遍隴頭始歸去。杏花風裏解愁魔。

送春

王繼鎮

九十春光隨逝水。今年花事又成塵。  
祇憐明日天涯遠。爲勸將離酒一巡。

附原作

(甲70分)

宋句俗

九十春光如逝水。一年花事又成塵。今朝好向樽前醉。明日東皇是別人。

送春詞

洪子瑜

夜來風雨夢魂驚。委地殘紅動別情。餞汝一杯婪尾酒。驪歌三疊是鶯聲。

春去匆匆不可留。光陰如水向東流。明年遲汝孤山上。晴雪梅花酒一甌。

附原作

(甲70分)

春歸時卽夢魂驚。委地餘芳動別情。碎綠殘紅何處覓。林頭啼斷老鶯聲。

春去匆匆不可留。落紅無語任東流。借宴青君句陌頭餞別歸來後。惟見殘楊繞畫樓。

送春詞

沈倩若

樓臺十二暮。烟中金粉繁華轉瞬空。試向郊原一憑弔。鶯花都作。

可憐紅

東風吹起碧天愁。姹紫嫣紅一例收。同是飄零春不管。桃花偏逐水東流。

年年花謝又花開。恨事今朝取次來。已是薄魂銷不起。那堪爲勸上行杯。

楊花飛盡柳枝輕。一曲陽關客已行。料是東君留不住。天涯都是杜鵑聲。

綠慘紅愁此一時。惜春心事爲花痴。無情却恨雙飛燕。唧盡飛花不自知。

附原作

(甲 80 分)

樓臺十二暮烟中。金粉繁華瞬已空。試向郊原一憑弔。鶯花都作可憐紅。

東風吹起碧天愁。姹紫嫣紅一例收。同是飄零春不管。桃花偏自解隨流。  
年年花謝又花開。恨事今朝取次來。也識薄魂銷不起。自邀飛絮入樓臺。  
雨過空階鶯不啼。紅愁綠怨又重提。可憐薄命無人問。自看飛花入污泥。  
桃花無賴柳花輕。細雨荒烟鎖客程。能釋東風無限恨。最難堪處是多情。  
慘綠愁紅釀恨時。惜花心事爲花痴。灞橋客去春無跡。瘦盡飛花燕不知。

春閨詞

鄭北野

珍珠簾幕暗生塵。惟有流鶯解惜春。坐對白桃花。一樹風流彷彿。  
畫眉人。

輕寒料峭雨霏微。燕子歸來客未歸。鎮日綠窗理針線。寒衣縫寄。  
又春衣。

杏花風裏困人天。長日深閨倦欲眠。落絮飛花偷相識。乞攜幽夢。

到君邊

棗花簾外日遲遲。瘦盡腰圍不自知。痴問階前紅芍藥。如何偏喜號將離。

附原作

(甲70分)

珠簾半捲試妝新。坐聽流鶯解惜春。折取碧桃花一朵。案頭權當意中人。  
輕寒料峭雨霏微。擬繡鴛鴦比翼飛。記得玉樓相伴讀。泥郎同詠嫁時衣。  
首句均泛與次句不  
黏  
二句意佳惜詞句近  
但

杏花風細柳如烟。小坐紅樓倦欲眠。屈指踏青時節近。最消魂是落花天。  
棗花簾捲燕來時。閒與檀奴一賭。募取次春光看不了。算來紅豆最相思。

歲暮雜感

鄭鵬飛

電影年光轉瞬過。人生到處似南柯。身因善病腰圍減。詩爲書懷感慨多。劫後河山憐破碎。愁中歲日惜蹉跎。藥爐茶竈安排定。從

此關門好養疴。

當檐風雪逼人寒。往事回頭感百端。有限光陰催老易。無聊心緒著書難。一燈對影詩重就。五夜思親夢不安。况是病魔驅未得。人生何以強爲歡。

附原作

(甲90分)

眼底殘年疾電過。人生到處是南柯。身因善病腰圍減。詩爲書懷感慨多。病後鬢絲都損改。愁中歲月惜蹉跎。藥爐茶竈安排定。從此關門好養疴。

當檐風雪逼人寒。往事回頭感百端。有限光陰催老易。無聊心緒著書難。詩因寫

怨吟都苦淚。爲思親酒不乾。況是病魔驅未得。人生到此更何歡。

白疊前韻

人世繁華瞥眼過。何年殘夢醒南柯。酒因禦冷常嫌少。詩貴能傳。

不在多。莫向風塵嗟潦倒。休從老大悔蹉跎。病魔何事勞相顧。可有良醫起宿疴。

坐看時局總心寒。莫把糊塗笑呂端。結客黃金銷去易。驚人奇句得來難。梅花知己推何遙。絲竹消閒學謝安。莫問興亡家國事。且邀良友共追歡。

附原作

(甲 85 分)

第一首第四句傳字  
原作週字餘未改

坐看時局總心寒。莫把糊塗突呂端。筆底文章驚世易。毫端生意出人難。修來清福天應姤。哭到窮途淚不乾。莫問興亡家國事。且邀良友共追歡。

感懷

陸增琦

窮愁兀兀緣何事。世變空知學醉歌。意氣漸因交際減。生涯半在病中過。昔年故舊垂垂盡。近日新知泛泛多似綺。年華心已冷。一

樽聊自說春婆。

附原作

(甲 85 分)

窮愁兀兀緣何事。世變空知學醉歌。意氣都消閒裏去。生涯半在病中過。昔年故舊摧殘盡。近日新知負義多。似綺年華心已冷。此身端合逐湘波。

呈栩園師

吳淵

原作未改(甲 85 分)

弱冠光陰誤筆耕。年來只合坐書城。三生覲面緣何淺。一載從師學未成。立雪慚稱詩弟子。傳經喜拜馬先生。雲門企仰關河遠。自笑荒莊志獨誠。

秋日感懷

強化誠

一天涼雨獨登樓。落葉蕭蕭無際秋。遠地寄書憑去雁。隔河消息盼牽牛。病餘身比黃花瘦。夢裏時從赤壁遊。檢點寒衣嫌絮薄。深

閨應亦憶高柔。

附原作

(甲 80 分)

第三字仄則第五字當平方成拗體否則殊碍聲調

一天涼雨怯登樓。又是蕭蕭落葉秋。惟度鄉書多恨字。蛩吟韻事盡風流。劇憐身比黃花瘦。閒愛夢從赤壁遊。檢笥寒衣嫌絮薄。料應閨裏也添愁。

戊午除夕

張一堃

容易流光卅一年。思量往事劇堪憐。萱花謝後知甘苦。荆樹分餘食。硯田游必有方。因父老家能爲累。仗妻賢痴獃不賣依然我。得慰親心合謝天。

樺燭高燒酒滿筵。合家歡坐正團圓。分錢壓歲調兒女。畫像薰香拜祖先。爆竹今宵除舊贓。寒雞半夜報新年。長恩祭罷詩潮湧。自寫宜春帖一聯。

附原作

(甲 75 分)

容易流光卅一年。思量往事劇堪憐。靈萱花萎茹藜蕨。荆樹枝分食硯田。游歷有  
方因父老。理家多術是妻賢。痴默不賣依然我。康健平生快樂天。

意境逼真借句法近俚

樺燭高燒酒滿筵。合家歡樂坐來圓。要錢壓歲分兒女。認像懸圖拜祖先。爆竹聲  
聲除舊曆。雄雞喔喔報新年。祭詩賈子今何在。醉寫魚龍落彩箋。

破曉冒雪赴鴨鵠營 四首

吳淵

滿地梨花一夜春。平明曙色白於銀。眼前歧路皆如此。指點廬山辨不眞。冷暖難忘身外事。奔波自愧熱中人。長途絕似藍關道。撲起襟邊十斛塵。

漠漠輕煙四野生。亂飛蝴蝶似春城。平林一帶花齊發。茅店三更月倍明。何處羊裘來獨釣。幾人鶴氅笑相迎。平生幸是心腸熱。無

礙衝風冒雪行

落葉漫天舞朔風。家家簷鐵響丁東。梅花隱約谿橋外。旅客淒涼道路中。我似青山頭漸白。人因綠蠟頰增紅。天寒地凍無消息。驛使相逢語未通。

征車歇處斷冰聲。野店茶湯用雪烹。寒士冰心成獨傲。美人玉骨是天生。思家未免憐兒女。誅絮應教笑伯兄。能飲一局聊復爾。壁間題句暫留名。

附原作

(甲 80 分)

末句生硬

滿院梨花一夜春。五更曉色倍精神。人間嶺巘多埋沒。世上親疎盡不真。僵臥誰除門外雪。奔波我是俗中人。憐他柳絮因風起。不覺愴情困土塵。

漠漠微煙照眼明。亂飛蛺蝶最多情。怪他一夜花如許。記得三更被陡輕。何處羊

裘來獨釣。幾人鶴氅去相迎。平生不是心腸熱。底事當從雪裏行。

落葉無聊惱。朔風畫簷處處響。丁東寒梅隱。約珠簾多旅客。淒涼道路中。對我寄

山皆髮白。憐他綠樹幾春紅。蒼茫苦覓雲霞路。金屋茅菴一樣空。

征車過處斷冰聲。撲面飛花慣送迎。寒士冰心成獨傲。美人玉骨是天生。憐貧有意。供茶水詠絮無才。笑伯兄。極目飛鴻雲際去。東西爪印太營營。

### 四時閨咏

顧青瑤

九十韶華轉瞬中。春來憔悴怨春風。劇憐柳色傷心碧。偏有桃花得意紅。不盡纏綿惟燕子。無端晴雨怪天公。清明寒食匆匆過。綠到槐陰地半弓。

畫簾垂處覺清涼。消受南來菡萏香。一蝶夢回天欲黑。萬蟬聲歇月初黃。誰家水閣燈先上。隣院歌筵笛乍揚。境地似仙天似水。不

妨夏夜十分長。

澄輝曉凝綠。玻璃秋意蕭然到柳堤。殘暑已隨歸燕去。微涼先有。一候蟲啼金風拂到琴音爽。銀漢橫來笛韵低。畢竟畫屏秋自好。一奩眉月下窗西。

等是冬圍起。每遲曉妝慵。理凍胭脂水。仙花種玻瓈。盞雲母屏遮。翡翠帷湘管呵寒新。試筆宣爐送煖細敲詩。貂圍忘却風前立。笑折梅花雪一枝。

附原作

(甲 80 分)

九十韶華桃柳中。女兒樂意更誰同。書樓香履蘭心紫。繡閣妝迴瓣結紅。如剪雙飛看燕學。挑針萬疊有犀通。拈草不問尋常事。柳底鶯聲正倚風。

重簾畫室手添香。侍女調冰進雪甌。電扇紗裳風怯冷。藤床竹簟雨生涼。敲來棋

局忘時逸。倚到蕭聲願。夜長最愛碧。天真似水流。

星萬點。浸蓮塘。

澄輝曉凝綠。玻璃秋意清明雅。韻齊殘暑偏收歸燕過。微涼先有候。蟲啼金風拂。

到琴音曲銀漢橫來笛奏迷。待畫良宵鉤菊影。一奩眉月下窗西。

拈字應仄  
擗字應平

等是冬閨記。每遲繡緘不拈凍胭脂。梅花窗外玻璃格。明月樓中琥珀卮。翠管呵。  
寒新試筆紅爐送煖細敲詩。紫貂圍頸禦來慣。笑說彤雲賞雪時。

題中國官場新寫眞說部

金問秋

妙手曾誇吳道子。寫眞應不及文詞。秦銅禹鼎銷磨後。獨贅春秋筆一枝。

絕相窮形善揣摹。書生習氣未能無。官場本是如兒戲。直筆何妨學董狐。

附原作

(甲07分)

語多不接且不切題

珍重吳郎筆一枝。好將妖魅寫新詞。漫云世亂文章賤。此是名山自不疑。

吐盡胸中十斛珠。書生習氣可能無。神州留得新編在。不負男兒七尺軀。

香

百合初燔寶鴨紅。重簾深掩曲房櫺。荀郎坐後剛三日。魏武分來滿六宮。芍藥亭台春靄靄。桂花庭院月濛濛。蘭湯浴罷薰衣透。疑臥延涼水閣中。

費聲豪

附原作

(甲 80 分)

百合初燔玉鴨紅。重簾掩住不教通。荀郎坐後剛三日。魏武分時滿六宮。添得綺愁春黯黯。飄來桂子月融融。銷魂最是流蘇帳。縈繞高唐十二峯。

劍

費聲豪

寒光如水識豐城。兩字恩仇賴汝明。三尺不知千乘貴。一鳴能使

末二句踏空

萬夫驚楊修。死後成追憶。季札歸來表志誠。學縱不成堪作佩。引  
杯聊自慰生平。

附原作

(甲 70 分)

龔字多作仄。惟東方朔七諫修註古以行恩對比干之邱。龔與下同叶是借叶也。

寒光如水識豐城。兩子恩冤記最清。三尺不知千乘貴。一鳴頓使萬夫驚。美人流  
血緣師敗。良友懸壠見志誠。百戰歸來休棄日。閒來一按感生平。

游寒山寺

一角紅牆裏。幽幽幾樹松。山茶人解渴。筠酒店開封。遲日馬嘶樹。  
夕陽僧打鐘。飛鴻暫留跡。何日再相逢。

游留園

江山經數易。此地亦滄桑。池水臘寒碧。晚花猶豔妝。文魚唼人影。  
胡蝶爲誰忙。景物雖無改。興衰夢幾場。

頸聯原作山茶烹活  
改火村酒愛醕•餘未

閨字宜仄  
潛字平聲  
饅字平聲  
均誤

江山經數易。此園亦滄桑。寒水襲幽懷。綠枝爭豔妝。魚因避人潛。蝶爲採花忙。景

物殊無改。盛衰夢幾場。

西湖

鄭蟭光

適與常覺游西子湖  
三日未得一句鄭子湖  
以詩屬改覺其過泛  
遂以己意易之

于今西子改西裝。新築湖莊盡異常。拆去城垣開馬路。我來處處感滄桑。

三潭印月小瀛州。無復彭公姓氏留。一席湖山誰占領。采蓴兒女獨無愁。

西泠橋畔是孤山。高塚危亭盡一般。南宋迄今經五代。却從何處別忠姦。

杜鵑花發映山紅。葛嶺新開石徑通。擬向朝陽臺上立。要憑雲氣盪心胸。

白隄柳色一行齊。芳草如茵襯馬啼。一自公園開放後。游人不到斷橋西。

斷橋左近之張公祠平湖秋月等處今游船已不復往

附原作

(甲 75 分)

錢塘門外泛輕航。斜對雷峯是宋莊。我愛湖山山愛我。盡收佳景入詩囊。  
次句拗且與事實不合

三潭印月小瀛洲。此地謝公曾遨遊。春盡冰壺輕冷漿。南屏山色壓船頭。  
梅花林裏小孤山。一杵鐘聲出石間。舟過湖心憑遠望。新妝西子露雲鬟。  
烟光雲色曉空濛。杜宇遍山灑淚紅。曳杖行過葛仙嶺。獨吟緩緩翠微中。

次句又拗是爲一三  
五不論所說

湖濱垂柳帶烟低。艸綠長堤襯馬蹄。一棹扁舟湖畔泊。桃花樹上曉鶯啼。

文苑導遊錄（第四種第九卷）

◎填詞九

天虛我生潤文

東風第一枝 梅咏

金樸臣

十月先開一陽來。復幽香暗逗簾幙。綺窗六扇空明。南枝好花齊著。春風昨夜疏影動簷。脣牆角近黃昏。月地雲階休被笛聲吹落。惺。生就是粉裝玉琢。禁不起風揉雪搦。豔詞慢譜紅羅小名。許呼綠萼海棠。聘後向寒夜伴人離索。怕江南消息傳來。已是綠陰成幄。

附原作

（甲75分）

十月先開小陽獨占。却從庾嶺探約。今朝不信春遲。常年已含花著。英皇半露疎影。動佳人高格。乃洛溪繁榮宿枮。名士醉仙評諾。鉛粉退着霜漸薄。寒澈骨帶

冰折落。携來供插金瓶。暗香惟推綠萼。奇葩五出。真情品美人珠箔。惜無從遠道與人把酒賞游東閣。

(評)填詞有特種資料須多讀乃得未可以文章字面勉強湊成

東風第一枝 啼梅

沈倩若

月落參橫。風微雲淡。相逢半是惆悵。定知縞袂丰神。空留綠華色。相。江南。消息。纔見。見說故人無恙。祇斷橋殘雪。猶存疎影。暗香誰賞。懷艷約海棠記謗。尋好夢梨花共往。最憐老圃斜陽。待看畫簷紙帳。騎驢倚笛。數韻事。一時無兩。問何年再過西湖。記取舊時模樣。

原作未改(甲09分)

念奴嬌 述懷用坡公韻

朱纘豐

放情狂逸。任憑他世俗笑儂痴物。起舞龍泉舒一嘯。興到揮毫題。

壁。生就柔腸。偏擰俠骨。意氣凌霜雪。平生只拜酒豪詩伯文傑。  
常自痛讀離騷。無端歌哭難遏。牢愁發底。事遭逢長不偶。險把雄  
心銷滅。顧影空憐。呼天欲問。翹首頻搔髮。此懷誰說。黃昏獨對明  
月。

附原作

(甲 95 分)

得心應手大有進境

放情狂逸。任憑他世俗笑儂痴物。起舞龍泉舒一嘯。興到舉毫題壁。更具柔腸。偏  
擰俠骨。意氣凌霜雪。平生祇拜酒豪詩伯文傑。常自痛讀離騷。無端歌哭難遏  
牢愁。發底事遭逢長不偶。險把雄心銷滅。顧影空憐。呼天欲問。翹首頻搔髮。此懷  
誰說。黃昏獨對明月。

誤佳期 春病

朱纘豐

簾內鴨爐煙靜。小煮碧螺春茗。惱他楊柳自青青。人自懨懨病。

肥了牡丹花瘦了春人影亂愁纔下小眉端夕向心頭顰。

附原作

(甲 80 分)

簾內鴨爐煙靜。小煮碧螺春茗。惱他楊柳忒青青。可奈懨懨病。肥是小桃花瘦。是春人影新愁無賴上眉端。舊恨心頭顰。

清平樂

朱纘豐

梨棠花落寒重。品簾薄倚檻。無人春寂寞。愁入夢魂依約。爭知

愁夢無憑。覺來一晌曹騰。聽得杜鵑啼了。曉鐘聲裏天明。

附原作

(甲 80 分)

月明花落寒道品簾薄倚檻無人春寂寞。愁入夢魂依約。爭知愁夢無憑。覺來一晌曹騰。聽得杜鵑啼了。自懷何事關情。

鳳凰臺上憶吹簫用漱玉體

余文葵

弱小玲瓏。風流宛約。個儂未解春愁。記藏鈎綺席。擲笛高樓。容易  
繁華夢醒。分襟去楚尾。吳頭空相望。巫雲渺渺。湘水悠悠。  
休休。天涯地角。便驛使梅花寄也。無由算繭絲先斷。臘淚難收。鎮日相  
思誰解。惟有是託付吟謳。香奩句挑燈自吟。莫解煩憂。

附原作

(甲75分)

弱小玲瓏。風流婉約。嬌憨未解春愁。看花光簾外。柳色樓頭。燕子雙雙飛過。逗引  
一段新愁。愁無奈。花鉗嬾整。放下簾鉤。休休。落花有意。豈流水無情。情好無由。  
且繭絲先斷。蠟淚強收。鎮日相思誰解。唯有那湘水常流。香奩句挑燈讀罷。空自  
煩憂。

瀟湘夜雨 柳絮

強化誠

斜舞腰輕低垂眉細。日長纔展愁容。韶華到眼去。忽忽梨霧散飄。  
起三句似咏新柳

愁字韻重押逕應字  
應平

勉強之強乃仄聲  
既從激玉則平仄應  
依共例罷字宜平

六 己未五月

殘片白桃雨亂摧盡霏紅偏奇處清秋未過雪滿晴空  
青絲朝  
豔白頭暮見無奈飛蓬怎知他春意吹入簾櫳攀折盡分離不管  
愁緒織眠起多慵空惆悵青娥易老飄泊任東風

附原作

(甲90分)

咏柳多而咏絮少不  
甚切題

斜舞腰輕低垂眉細日長纔展愁容韶華到眼去忽忽梨霧散飄殘片白桃雨亂  
摧盡霏紅偏奇處清秋未到雪清遙空  
青絲朝  
豔白頭暮見無奈飛蓬怎知他  
春意早罷簾櫳攀折盡分離不管愁緒織眠起多慵空惆悵青娥易老飄泊任東  
風。

滿江紅春暮

強化誠

九十風光醞釀做愁紅慘碧空惆悵華年如水暗中催迫晝靜無  
聊新燕語春歸有路游蜂識問殘花飛絮徧天涯誰憐惜尋舊

夢。空相憶。懷故國。音塵隔。但迷離芳草。滯人行色。蝴蝶不知鄉夢。  
送杜鵑偏也歸心急。恨年年秋去在人先。無消息。

附原作

(甲 80 分)

滿江紅七言句終以  
對偶爲勝

九十風光。花開也愁紅慘碧。空惆悵華年如水。暗中催迫。迎社早來新燕子。銜花  
也把殘芳惜。黯銷魂風雨過清明。羈行客。尋舊夢。空相憶。懷故國。音塵隔。但述  
離芳草。滯人行色。幾度闌干私倚處。不堪杜宇催歸急。恨年年春去在人先。能消  
息。

### 金縷曲

鄭煒光

落葉無人掃。正西風催人鬢髮等閒愁。老折柳陽關。前度客去也。  
忽忽太早。空望斷黏天衰草。幾點歸鴉。寒食外。算殘山賸水依然  
好。閒獨立。鄉長嘯。舊游陳跡重憑吊。歎年年書城坐守。痴騃堪

笑莽莽神州烽火裏。那有扁舟堪棹。祇幾輩鷄蟲粉擾。且把金樽盛滿酒。拚終年醉倒無煩惱。塵世味已嘗飽。

附原作

(甲 80 分)

落葉無僮掃。正西風催人鬢髮等閒愁。老折柳陽關。前度客去也。忽忽太早。祇剩有殘花衰艸。極目天涯雲霞裏。有歸鴉飛舞喧斜照。閒獨立。發長嘯。無端白髮催人老。歎年年青氈坐守。自思堪笑。莽莽神州烽烟遍。一棹知何處。好夜聞籟憂懷縈繞。街柝聲聲眠難穩。忒多情終被無情惱。尋綺夢竟然杳。

瑣窗寒 旅夜有懷內子

勞稼村

帳影欺燈衾痕避夢可憐。羈旅鄉關烟樹隔。斷綺窗朱戶。鎮淒涼閒愁自生。籌燈聽盡廉纖雨。記那時別後。年光忽忽又將端午。遠阻天涯路。嘆數約歸期。偏生都誤。微吟擁髻。細數虬更催五料。

無眠同是斷腸。相思兩地今更苦。問何時買棹歸來。重畫新眉嬾。

附原作

(甲 85 分)

帳影欺燈。衾痕避夢。可憐羈旅。寒燈閃閃。人在綺窗朱戶。隔窗紗閒愁自生。黃梅日做廉纖雨。記蘭閨別後。畫欄獨倦。又將端午。遠阻天涯路。嘆數約歸期。偏生都誤。低憑繡枕。數盡虬更催五。料那邊同是斷腸。近來眠食無恙否。問何如一棹歸來。握手重相聚。

洞仙歌

余文葵

天姿國色。自風流瀟灑。小立花前恰如畫。更低鬟淺笑。掩口迴眸。風過處。彷彿似聞蘭麝。含情剛欲語。見面還羞笑。指鴛鴦曲欄下。借問意如何。惆悵芳心祇悔不相逢。未嫁但願取惺惺惜惺惺。想來世姻緣。倘能天假。

末句原作想這世姻緣總無憑藉餘宋改

一〇

己未五月

洞仙歌

姚尊邦

薄幃如紙怕宵來。酌翠被生寒。朔風冷。把銀屏護影。繡幕遮燈。  
莫將那好夢羅浮驚醒。燭華紅欲淚。一寸還多移向妝臺傍。鴛  
鏡小坐已更深。拚取孤零便坐到天明也。肯且閒倚薰籠暫朦朧。  
早親手安排半杯香茗。

附原作

(甲 85 分)

薄幃如紙怕海棠睡穩。偷放些兒露華冷。把銀屏護影。紅袖遮燈。將領略眉月一  
顰嬌靚。燭華紅欲淚。一寸還多移向妝臺傍。鴛鏡小坐已宵深。錦被重重算辜  
負雲眠夢醒。更倚枕支頤自溫存。又不道拋將沉香金鼎。

蝶戀花 春閨

姚尊邦

六幅簾波花似繡。夢入銀屏恍惚春雲皺。牽曳愁情憎翠柳。俏頭。

新月如人瘦。燕足紅絲還似舊。偏是歸期誤。到清明後。寂寂深宵聞夜漏。銀釘慣結相思豆。

附原作

(甲75分)

春漾簾旌波似繡。夢人雲屏認做雲痕綺。牽曳愁情憎翠柳。無端陌上春將透。掠水差池憐燕瘦。銜盡殘紅還把東風咒。小婢不應偷掩口。泥人偏進櫻桃酒。

前調 閨病

姚奠邦

眉月窺人人未寐。病態惺忪。羞見雙鴛被。幾度欲眠還又起。梨雲夢影模糊裏。小朵燈花憔悴死。荳蔻剛薰。怎地香無味。按譜尋聲心忒細。新詞寫就蠶眠字。

附作原

(甲75分)

眉月窺人人未寐。病態惺忪。不奈輕羅被。幾度欲眠還又起。自尋夢影模糊裏。

小朵燈花憔悴死。荳蔻剛薰。怎地香無味。數譜尋聲心忒細。新詞寫就蠶眠字。

蝶戀花 本意

王登桂

小夢蘧蘧還栩栩。却替東風來作羣芳主。不怕鶯嗔和燕妬。醉鄉日日勾留住。綠草南園春欲暮。耐得怱忙繞遍花間路。却笑蜂兒無意緒。紛紛偷向隣家去。

附原作

(甲70分)

費解

門草競紅春色布。鳳子輕盈酣醉多喚舞。一味芬芳關不住。紛紛牆過偷香處。

簾外徘徊將日暮。慣宿花房莊老黃梁悟。綠草南園來復去。粉脂都惹隨蓮楚。  
楚蓮香係人名豈可  
斷取義顛倒姓名

洞仙歌 春雨

王登桂

雨絲煙柳做春陰。一片簾幕無聲鎖歸燕。問桃花潭水芳草池塘。新添得幾尺綠波清淺。迎梅流礎潤嵐氣。山光四面迴環碧于。

離。昨夜。小樓聽夢裏。江南似曾在。梨花深院向賣杏聲中譜新詞。  
料明日當晴。一鳩先喚。

附原作

(甲 60 分)

濟字應仄第四句應  
上三下二

字面晦暗滿紙堆砌  
不成文理宜讀柳晉

其病  
秦淮海等作以救

煙絲添柳。瞰葱茸雨剪如膏無聲。一犁滿禊潭漲幾尺。桃浪跳珠。天上坐帆挂緣  
波清淺。迎梅流礎潤。環靄遙嵐衣濕。紛紛路魂斷。竊聽草堂春風捲疎簾。鴉歸  
樹蝶眠花幔。正雲雍深庭杏埋紅。那簷外枝頭鵠飛頻喚。

洞仙歌 閨情

張石杉

雨絲風片。正三春過半。絮語撩人畫梁燕。怪當樓春柳未解人愁。  
又添個枝上流鶯千轉。閒庭空寂寂。倚偏闌干咫尺天涯已腸  
斷。何況別經年。小病惺忪早知道玉容清減。却夢裏周旋更叮嚀。  
道寒食清明歸來重見。

附原作

(甲 70 分)

第四句誤都這是三  
字不通

柔字應仄數字應仄  
多少係上二下一應  
中上一下二  
問郎句亦應上一下

風絲雨片。正三春過半。絮語嗔人畫梁燕。更憐隋岸柳。未解人愁。都這是春去春來不倦。院深空寂寂。斜倚雕欄咫尺天涯柔腸斷。誰教唱陽關。一別難逢。多少恨玉容清減。却鬢髮當時語叮嚀。問郎幾時歸。陌頭重見。

蝶蠻花 白桃花

瞿鴻猷

晉代華林留異種。屑玉飛瓊。錯認梨雲夢。素練玉容原出來。空山明月饒清供。崔護重來尋舊寵。鬢髮谿邊縞袂臨風動。畫裏胭脂無所用。白頭人倚桃源洞。

附原作

(甲 70 分)

句語不類詞章  
台洞不安  
前後不宜換韻  
動字宜平

同在園庭如碧玉。獨具芳姿。不與繁華屬雅素。清新離陋俗。未明台洞精神足。  
花自無言春自好。作伴蒼松綠竹知依抱。寄語東風休作劇。莫教零落動人惱。

賀新郎（應同學汪瞻華新婚徵詩）

張墨公

天公原作枕邊餘未改

美滿神仙眷。喜今朝華堂簫鼓。璇房春暖。寶帳月圓花欲笑。翠繞珠圍一片。有多少柔情繙縵。鸞帶籠春佯不解。態嬌然羞對嬌無限。蓮漏轉未容緩。天公鑄就鴛鴦券。最憐他桃花暈頰。黛痕深淺。豔想濃思知幾許。付與鸞箋彩管。畫眉賦妝台新卷。吹氣如蘭人似玉。任流鶯窗外聲聲喚。雙影並兩心願。

綺羅香

強光治

蝶夢如塵。鶯啼似泣。兜起傷春情緒。昨夜無眠。忍聽幾番風雨。小樓外。餒冷邱簫。畫橋畔。絮飄芳樹。怎禁他。豔劫華鬟。天涯綠徧。斷腸路。芳期心共天遠。過眼流光似水。客中偷度。小病經旬。又是落花春暮。苦繁縟。繞客思鄉懷。減多少酒腸詩句。便安排酒盞難澆。

一六 己未五月

亂愁心上在。

附原作

(甲 80 分)

慘綠連雲霏紅遍地。脈脈傷春情緒。催老鶯花忍聽夜深風雨。小樓外鷗冷鶴簫  
畫橋畔鶯啼深樹。可憐他燕子歸巢。一雙飛度斷腸路。無情天地逆旅。過眼韶  
華似水。客中偷度。小病經旬。又是落花春暮。苦繁縟客思鄉懷。減多少酒腸詩句。  
怨楊花飛入簾櫳。亂愁心上住。

喝火令別恨

強光治

淚眼盈秋水。顰眉簇遠山。柳絲何處繫雕鞍。只自短長亭外。無夢  
到鄉關。昨夜臨岐話。今朝惜別難。怎忘前語勸加餐。只自多愁。  
只自憶餘歡。只自天涯人遠。只自倚干闌。

附原作

(甲 80 分)

淚眼盈盈水。翠眉簇簇山。柳絲何處繫雕鞍。還願枕邊魂奏到鄉關。昨夜臨歧話。今朝惜別難。怎忘前語勸加餐。只自多愁。只自憶餘歡。只自天涯人遠。只自倚

闌干。

綺羅香 西湖夜櫂

張石杉

世里明湖三潭皓月。此地迥非塵俗。一櫂扁舟。繞過南屏山角。破黃昏一杵鐘聲。似喚起美人芳躅。向蘇隄盡處探幽。攜筇擬赴上天竺。人生原似朝露。只看湖邊祠宇。也同棋局。意興飄零。舊夢于今難續。羨行雲出岫無心。感往事漫嗟榮辱。向中流擊楫。何人伴儂歌一曲。

附原作

(甲 75 分)

一帶橫隄。三潭皓月。遠樹參差濛綠。獨駕輕舟。放棹六樹三竺。飄飄乎羽化登仙。

如字廳

渺渺兮美人芬躅。水如晶風送微波。天然畫出好圖幅。人生何如朝露。休問青山舊客。停樽敲筑。意興飄零。招鶴共醺佳釀。愛閒雲出岫無心。感往事漫嗟榮辱。看星星明滅漁燈。夜深天池肅。

洞仙歌

陳翠娜

春山鏡裏。共雙蛾顰皺。綠遍樓前萬絲柳。鎮房櫳悶雨簾幕。局寒平白地。過了踏青時候。晚燈初上了。窗隙窺人。新月纖纖爲誰瘦。一夜故園心。小夢依稀還只在。曲屏風後記絡索。秋千海棠陰。問采伴鸚哥。盼儂來否。

清平樂

陳翠娜

鶯愁怨。捱過三春半。湖院綠陰簾不捲。人比斜陽還嬾。消魂時節清明。一番微雨初晴。睡起憑欄無語。隔牆吹過簫聲。

綺羅香

陳翠娜

露葉擎珠螢燈照夢秋到藕花深處小倚迴欄涼氣襲人如霧漸吹殘水閣簫聲剛睡靜玉階鸚鵡牕纖纖新月如眉含顰相對兩無語羅雲千里似絮待借輕舟泛遍綠濤紅樹立足崑崙高唱大江東去只娉婷人似秋花怕旋被罡風吹墮趁餘醺拔劍聞鶴夜深和影舞

和影原作空起

處美人夾竹桃

陳翠娜

劉晨去後原作美人消息東風原作遙憐玲瓏心只原作料伊悄立湘娥啼盡相思淚小點脂胭碎劉晨去後可平安日暮東風翠袖怯輕寒蓬萊明月涼于水綠鬟人初醉玲瓏心只憶崔郎偷寫個人兩字遍雲窗

文苑導游錄 墳詞九

二〇 己未五月



文苑導游錄（第五種第九卷）

◎南北曲九

天虛我生潤文

南仙呂入雙調（記艷）

姚奠邦

（步步嬌）招惹相思添魔障韻一例都迷惘叶心底事句卜銀缸  
叶要把離情句做成病况叶切莫笑荒唐叶可憐人逗入情絲網

叶

（醉扶歸）喜今朝再見嬌模樣叶渴病情懷一例償叶只奈你輕盈宛轉倚新妝叶似凌波仙子從天降叶我比那心痴膽大的小韓郎叶便把這偷香手段重模倣叶

（皂羅袍）可憐那弱不禁風腰樣叶可憎那瓏玲寶髻叶巧挽成雙叶明眸善睐水汪汪叶輕顰淺笑盛存况叶分明猶是句珠娘

宵娘 叶模糊還當句仙鄉  
夢鄉 叶是柔情易嵌入心窩上叶  
(好姐姐)買宵長 叶把明珠儘量  
叶應聘得寒簧天上叶奈儒生  
境况句苦生涯筆墨忙 叶休還想  
叶算無雙<sub>豔福</sub>今生享叶地老  
天荒總不忘叶

(尾聲)依依欲別還回望 叶早殼<sub>△△△△</sub>我是消盡柔魂斷盡腸  
叶怕從<sub>△△△△</sub>今依舊眠思和夢想叶

原作未錄



# 文苑導游錄

## ◎ 尺牘九

天龐我生著

致顧青瑤函

青瑤女士吟凡。尊論清和二字。本不指定何月甚是。但旣引爲時令。自當以最初一人爲準。所謂數典不忘其祖也。謝靈運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實本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四句而來。故曰猶。曰亦。正謂其氣候之遲也。卽謝朓麥候始清和。着一始字。其意亦同。後人以謝詩係指四月。遂有四月清和雨乍晴等句。不可謂非數典忘祖也。至歲時記爲一方之風俗。不可以今變古。例如花朝月夕。初不過爲泛言。而洛陽風俗。以二月二日爲花朝。宋制則以二月十五爲花朝。而高麗則以是日爲上元。今人若用花朝上元。固不能以二月十五爲上元。二月十二日爲花朝也。(吳俗以二月十二爲花朝見提要錄)又如陽曆歲首元旦。竟無定日。而用之

詩文。斷不能以今時陽曆爲典。而陽曆五月五日。必在立夏前一日。然用端陽之典。斷不能如拙著滿庭芳之所謂。昨日端陽。今朝立夏。竟以昨日端陽爲立夏之典也。明乎此。則於隨園之說。當無間然矣。新柳第四首腹聯。頃重按爲碧玉裝成猶待字。黃金鑄就欲藏嬌二句。就詩論詩。似此二語。實不脫不黏。足爲四律之冠。如有勝於此二句者。不妨改易。但請示知。女士以詞害義。雅不欲取。則仍其舊。毋庸改作。蓋迂腐之士。本不可與言詩。好在文苑刊例。仍原原作。若此二句。本非廬山真面。且得女士來函聲明。又何足怪。若以爲嫌。則取用典實類此。正多將使詩詞一道。竟無閨秀才媛著筆處矣。女士以爲然乎。卽頌侍安。弟栩頓首。

附顧青瑤來函

栩園先生函丈。昨日奉到改卷。點鐵成金。由拙生巧。瑤拜讀之餘。鐫佩五內。惟以二月爲清和節。弟子猶抱蒙昧。在隨園因謝靈運詩。而引平子歸田賦。時和氣清作證。然謝

詩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依下句之景。固不能斷言其指二月之氣候。而用歸田賦句。且蘭亭序。亦有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則謂其引三月景亦可矣。弟子見古人之用清和。係隨大氣而言。初不指定二月與四月爲節。逮謝宣城詩。麥候始清和。涼雨消炎燠。楊萬里三月廿七日詩。只餘三日便清和。儘放春歸莫恨他。歲時記竟以四月朔爲清和節。則用于四月後人爲多。弟子竊謂隨園之依據實有不足。未知吾師以爲然否。再者。前新柳七律第四首內嬌字韻。近日詩課釐清之下。覺有不妥。吾師鍊聲琢句意在求工。而瑤循義研詞。慮或涉嫌。况書經刊錄。即足傳世。生恐爲迂儒斷章指摘之地。初卽欲求更以思之。數四懼有曉瀆。今敢請先生撥冗爲更一聯。並盼示覆數字。至感。原卷已見錄存。故未附上。耑此敬請教安。女弟子青瑤謹言。四月二日。

### 題楊純玉函

函悉。琴譜與笛譜迥異。不相謀合。琴係絲屬。高低隨人而定。非若笛孔之有一定音程。

(笛亦枝枝不同)故以簫笛配琴。概須隨時翻調。或小工、或尺字、或六字、均無定。且笛祇能配箏。惟簫乃可配琴。以其音程不同也。曲譜所示仙呂、大呂、均指曲言。在笛爲調。在琴爲均。均與調其排列亦不同。而吹笛之人。亦並不泥定何曲必吹何宮。譬如小調。但一老八板。亦可吹六字、尺字。無不可通。非必定須吹小工也。總之樂音以配人聲。歌喉有高下之殊。卽換調無定例。不過始創者實用小工而已。足下旣能吹笛。當知換調翻宮之訣。而考論樂典。則衆說紛歧。轉入迷途。墮入五里霧中矣。樂典所謂黃鐘商。卽以小工調之。凡字作工而已。如琴絃定高定低。則凡字調亦配不上。須換別調配之矣。總之音樂一道。非面授不可。任費若干紙筆。萬說不明。轉致愈說愈迷。其最要之一着。卽在教授讀譜行腔。試問於紙上何能表示。故從古無函授法也。四字調係以小工之四字作工字。而以上字領首。(卽小工之凡字)其合字卽小工之上字。小工上字本居宮位。故稱正宮。(以小工爲正調論故稱正宮)此皆學士文人之故高其說。其實

樂工只知四字調而已。卽不吹四字調。而吹小工。亦未嘗不可。不過譜中所有工尺等。  
低音變爲高音。須高吹低唱。方始合拍耳。栩園體誌。並未出版。六七期文苑。及紗幃雁  
影錄蝶歸樓等。已飭收發處照寄來郵。千分已令收入冊。學曲第一事卽板眼。板眼非  
口授不可。徒有曲譜。冥索無益。宜自覓一能幌曲者。從之學一二齣南北曲。如長生殿  
之驚變。西樓記之樓會。牡丹亭之游園。然後於可舉一反三。曲譜印格。現已無存。卽頌  
近好。弟栩頓首。

復李庸俠函

示悉。具見趣向實業之誠。惟栩以爲函授一事。於文字尙有所不能。况乎手工。諺有之。  
無師傳授。枉勞心誠哉。言也。至於書籍。只可供已有長徑之參考。不可盡信其言。蓋試  
驗結果。往往有相反者。非必謂書籍欺人。蓋其原因甚多。僕嘗譬之炊飯。同一手法。而  
或竟不能下嚥。卽其例也。某君學問固多。然喜引伸旁涉。遂無一當。不可從也。從之十

年亦必一事無成。廢物造棉。不過爲科學的一種研究。不切實用。種菰則土宜各異。天氣不同。失敗多人矣。卽所謂無專門家爲之佈置耳。譬如種稻。鄉人固優爲之。若作吾儕自爲。則將顆粒無收。若僱人爲之。則歲入之租。與歲出之傭值較。直相差甚微。矧無鄉人爲之佃哉。故爲家庭生活中少數人之工作計。則不如針黹爲宜。或取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確有經驗把握。而無求於人者。集若干資本。而專營其一事。如織毛巾。絲襪等。或不愁無去路。但非萬金不辦。否則終致擱淺。無形銷滅而止。吾國通病。在不合羣。欲藉一家之人。一人之財。而爲實業。其事大難。所足恃者。惟蠶桑一端而已。因其繭有去路。並不認定何家所產也。特不審長沙情形。何如耳。卽頌道安。弟栩頓首。再尊處既以魚行爲業。必與漁人相稔。或闢蕩而養魚。或招工而造漁具。吾意必萬分可恃。瞰爲他種渺茫之實業多矣。未可以其小而忽之。庶事萬冗。幸恕草草。

朱續豐來函

栩園夫子函丈。累接批改課卷。謹讀之餘。誠覺有點鐵成金之妙。不啻傾弟子心中所欲言者。而盡達之於詞。喜何可言。感何可言。前二月份。第三四課七律數首。本係強和人韻。自覺不堪誦。乃不自量。逕以呈政。竟遭紅勒。今將不通之處。重行改過。再以上瀆。不知堪入目否。有實無力能自改者。只得仍之。尙請夫子痛加斧斤爲幸。再弟子一身。時少事多。每晨練習武術。日則從事商業。晚又以英文課他人。雖欲力於文學。奈不得暇晷。何近又加入文學研究會。函札往來。更形忙碌。故此次所繳。猶是三月份之課卷。四月份者。尙不名一字也。擬自告退。則心實不能捨。若強湊塞責。則徒費夫子改削之勞。而於弟子則實無益。前晤沈君軼。劉談及於此。因告弟子有減半之例。沈君且將於是月實行焉。弟子聆之。不覺大慰。請亦照沈君辦法。可否尙待尊命以定行止。書外附沈君書一紙。旣改課卷四紙。未改者二紙。另紙錄附東世徵評語一紙。於詞曲學之質疑數則。請詳賜解。想寸莛叩鐘。當不以其輕而不鳴也。專此敬頌台安。弟子朱纘豐謹。

上重五日。

附朱纘豐質疑三則

讀文苑導游錄尺牘三。與顧佛影論詞曲書中云。『曲中陰陽清濁之辨。純然出於天籟。不待苦辨。但自讀之。而琅琅上口。無齧牙結舌之病。卽無不合於宮商。』又讀女子世界落花夢傳奇第一齣。後自記云。『原書成於少時。曲中每有不協工譜之處。但可讀而不可歌。』心竊疑之。蓋二說似相矛盾也。乞賜詳解至。

作詞用沈約韻。似不可恃。嘗讀宋人詞。覺『似』『是』等字。每作去聲。用紅友詞律亦云。然未知係宋人借上聲作去聲。抑係沈約誤收。而檢增訂晚翠軒詞韻。固亦收入上聲。豈本吳人讀『是』字。固作上聲。讀『似』字。又作去聲。因之不能自決。此說惟先生判之。前蒙改多麗一首。咏春柳後闋第四句。已有紅板橋邊邊字韻。而前闋改本中。又有笛聲吹到愁邊之句。未識詞中前後闋複韻。於體例無妨否。又改洞仙歌二首。第一首原

作用色逼等韻。(按曲韻此種入聲韻叶入支微齊等韻中)而改本中押入幅泊二韻。幅字收屋韻。(曲韻中叶入魚虞韻中)泊字收藥韻。(曲韻中叶入蕭豪或歌羅韻中)遍檢詞韻並不相通。第二首原用點染韻係閉口音。後改本中有片見二韻係抵齶音。詞韻亦不相通。想或古人已有其例。請明示之。則豐不致爲見者所難矣。此數詞之課。

卷二紙附上備查。

詞中換頭。每用二字叶韻。鄙意以爲古人每不於二字斷句。輒連下數字作一句。如木蘭花慢之第六句亦然。未知此說是否。豐前作滿庭霜。後起作溫存禁不起。雖有存字叶韻。而似於起字斷句也。又東君世徵見豐此詞曾有評論一篇。囑豐附稿呈閱。惟此稿久已改過且經錄出。故不贅錄。東君詎中誤以山谷體爲後起二字叶韻。豐已去書釋之。然後論換頭之說甚合下懷。今依東君囑附呈台閱。請全下次課卷寄下可也。

附東君世徵論詞一則

滿庭霜用山谷體固屬不差。實則白香詞譜所載一首。正同山谷（惟酒空金榼句平仄反然古有此例）特栩師未曾拈出耳。穰兄猶未細考也。激近將各調細細考究一番。頗疑栩師所攷正之白香詞譜亦有精神不到處。湖庭霜闌亦其所疑之一。激意白香詞譜所載少游一首。後闌首句應于情字斷句。（情字叶韻）行樂處三字。則爲下二句之逗。且多情行樂處五字。若認爲一句。揆之文法。亦費轉折。不指于情字斷句。乃與下豆蔻梢頭句呼應有神。詞綜載少游他作。後闌首句作「消魂」。魂字亦叶。米芾作「嬌鬟」。鬟字亦叶。周美成作「年年」。年字亦叶。晁端禮作「風流」。流字亦叶。蔡伸作「城東」。東字亦叶。且按之各調中偷聲減字加襯換頭之例。（此例弟近亦小有悟處）前闌四字兩句六字一句。後闌無易爲五字一句四字兩句者。（他人雖有作五字詩句者當爲筆誤）故鄙意斷爲當於情字斷句也。此乃與翠樓吟「月魄荒唐……」後闌作「日暮叶漸……」鳳凰台上憶吹簫「香冷金闌……」後叶作「休休叶道回去也……」其例正同。不過各句字數稍有出入。實則各句字數之不同者。由于加襯之多寡。貌不同而實同也。若此類者。弟將筆之于書。名爲質疑錄。呈請栩師誨正。弟激注。

# 文苑導游錄（第七種第九卷）

## ◎筆記九

天虛我生潤文

### 鄰女月英傳

顧青瑤

起頗簡淨用筆亦峭  
健可喜

月英湖南長沙人家。故業農。自諱其姓。幼失恃怙。以諸兄好博家遂落。年十一被鬻於滬上。甬人某爲養女。某與余家比鄰。予故知女甚詳。女白皙而頤長。性亢爽。喜任事。勞怨不避。尤精女紅。總明強記。授以書。一過輒不忘。弟妹入學。有勿能成誦者。每教之。然亦未見其讀也。又善諧謔。每至余家。則笑語恆不輟。女亦非余不懼也。然在家常終日不言笑。故不得於所後之親明察。不受人欺。僕婦多怨焉。余常誠之。弗能改。且曰。我處境異。若隨俗俯仰。如脂如韋。懼吾身將非吾有也。余然其言。其撫弟妹友愛甚。致悉賴其保。

抱以長。常積勞成疾。其父母弗爲醫藥。且強使任事。瀕危者屢。卒以疹發而愈。蓋有天焉。余母謂之曰。使不醫而不愈。將奈何。曰。母甯爲厲鬼耳。余笑曰。人死則魂魄亦散。胡能爲厲。女立笑曰。子作無鬼論者。我當爲鬼以徵君信。因俱失笑。後徙去。不獲與余近。益悒鬱。其母以其年長。將嫁爲人妾。女勿從。間嘗過余。亦勿言其事。一夕。以細故被譴責。越日遽吞阿芙蓉以殞。殞前一日。過余。猶嬉笑如平時也。嗚呼。余爲之隣也五六年。其生平無他友。皆謂其冷若冰雪。可畏人也。然余獨見其和易。女之死。余知已晚。又素不至其家。初亦莫詳其由。嗣於其幼妹傭婦得聞梗概。悲夫。惟其志不隨流俗。剛不可犯。而義不受辱。故得全其身而死也。卒年十八。時在戊午九月之晦。其母卒以其棺別字某姓殤子。同歸葬于某里。

結語穎妙

謂從甬之俗也。予因歎曰。士以節行。女以貞立人之常守也。自世風澆薄。知恥者寡。女爲近家產。初非秉承詩禮者。而獨以身殉志。豈得謂之死耶。

附原作

(甲 80 分)

月英湖南長沙人家故業農。幼失怙恃。諸兄好博。家以落。年十一。爲賣與漚上甬人某姓爲養。女某姓與余家比鄰。故時過從。余爲人白皙而頤長。性亢爽。喜任事。勞怨不避。尤精女紅。總明強記。授以書。一過輒不忘。弟妹入學。有弗能成誦者。每教之。然亦未見其讀也。又善諧謔。至余家。笑語恆不輟。女亦非余不能懽也。然在家。常終日不言笑。故不得於所後之親。且明察不受人欺。僕婦多怨焉。余常諷之。弗能改。且曰。我處境異。若隨俗俯仰。如脂如韋。懼吾身將非吾有也。余然其言。其撫諸弟妹。友愛甚。悉賴其攜抱以長。常積勞成疾。其父母弗爲醫藥。且強使任

事瀕危者屢。卒以體強發疹愈。余母謂之曰。使不醫而不愈將奈何。曰。毋甯爲厲鬼耳。又笑曰。人死則魂魄亦死。又胡能爲厲焉。女亦笑曰。子作無鬼論者。我當爲鬼以實之。因此爲笑。後徙去。遂與余離。益悒鬱。其母以其年長。將嫁爲人妾。並冀易其志。女勿從。月或數過。余亦勿言其事。一夕。以細故被譴責。越日。遽吞阿芙蓉。以殞。生前二日。猶見余嬉笑如平時也。嗚呼。余與之爲鄰也五六。其生平無他友。皆謂其冷若冰雪。可畏人也。然余獨見其和易。女之死。余知已晚。又素不至其家。故莫得詳悉。僅就其幼妹傭婦言得之。悲夫。惟其志不隨流俗。剛不可犯。而義不受辱。知必無愧于輕生也。雖然。微予又孰爲之傳。其卒年十八歲。戊午九月之晦日也。生未字。死乃陰配某氏。將同歸葬于某里。謂從甬之風俗也。贊曰。夫士以節行。女以貞立。人之常守也。自世風澆薄。知恥者益寡。今女農家產。非秉承詩教者。而獨以身殉。風末也。得謂之死邪。

文苑導游錄（第八種第九卷）

◎小說九

天虛我生潤文

鴛鴦帕傳奇第四齣旅病

汪瞻華

（正旦上）

（步步嬌）苦雨酸風。拌消受。韵人比黃花瘦。叶窮到底豆一生愁。  
叶從此飄零。句料難聚首。叶事本沒來由。叶那雷霆餘怒。難寬宥。

叶

妾身蕭氏。自入秦門。單生一女。名喚鴻影。自謂一生有靠。誰知因周公子酬唱詩詞。遂犯瓜田李下之嫌。家主夫人。同時震怒。將我母女一齊趕出。到得杭州。尋兄不遇。因此流落臨安。兼且病魔纏擾。阮囊羞澀。好叫我進退兩難。想當初在秦

府時呵。

(醉扶歸) 飲的是濃香。豔色。葡萄酒。韻穿的是蜀錦齊紈。稱體柔。  
叶鴻影是詩詞滿腹。信風流。叶況伊丰度翩翩秀。叶到而今天涯落拓似沙鷗。叶追想這繁華景況。難回首。叶

這兩天妾身的病日重一日。鴻兒又買藥去了。直恁時候還不見他回來。不免假寐片時。聊尋鄉夢也。

(旦淡粧持藥盞上)

(皂羅袍) 一個是旅館病魔消受。韻一個是征途廝守。句風雨添愁。叶人前問藥不知羞。叶多因老母容顏瘦。叶阮囊羞澀。句淒涼。楚囚叶雪飄風冷。句寒江咽流。叶向天涯望。斷了長亭柳。叶

(正旦醒介) 呀我兒回來了。(旦白) 正是母親身體可好些麼。

(正旦)還是這般麼樣。咳想我們雖在這裏。但不知周公子到了什麼地方。我想他是。

(好姐姐)逞風流韻向天涯浪游叶早忘了豆綠窗吟友叶(旦)想他則甚且請服藥(進藥介)(正旦唱)算女兒忠厚叶他生來未解愁叶拌廝守叶這風塵骯髒消磨穀叶求藥空勞徧十洲叶

鴻兒我此時困倦得緊你且扶我去安睡一會(旦扶正旦行介)(尾聲)(旦)淒涼况味都嘗透韻(正旦)惹你侍藥調湯淚暗流叶兄奈我覆翼情深難撇手叶(全下)

附原作

(甲75分)

(步步嬌)苦雨酸風拌消受人比黃花瘦窮到底一生愁從此飄零料難聚首事本沒來由那雷霆餘怒難寬宥。

妾身蕭民。嫁與秦民爲妾。單生一女。名喚鴻影。自謂一生有靠。誰知來了一個周公子。忽與鴻兒詩詞酬唱。瓜田李下。事涉嫌疑。老爺把我等一齊趕出。我與鴻兒到得杭州。尋兄不遇。况兼病魔纏擾。阮囊羞澀。好叫我進退兩難。想當初在秦府時呵。

(醉扶歸) 飲的是狀元紅。自製黃花酒。穿的是蜀錦齊。紈着體柔。鴻影是詩詞滿腹。信風流。果然丰度翩翩秀。到而今扶來小病也堪愛。追想這繁華景況難回首。這兩天妾身的病日重一日。鴻兒又抓藥去了。怎麼這時候還不見回來。

(旦淡粧持藥盞上)

(皂羅袍) 一個是旅館病魔消受。一個是征途廝守。風雨添愁。人前問藥不知羞。多因老母童顏瘦。阮囊羞澀。窮如楚囚。雪飄風冷。寒江咽流。是天涯望斷了長亭柳。

奴秦鴻影。無端受謗。被父親趕出生母。征途臥病。總是不孝之罪。(相見介)

(旦) 呵母親。今日可好些麼。(正旦) 還是這樣。你怎麼這時候纔回來。想我們雖在這裏。但不知周公子到了什麼地方。我想他是。

(好姐姐) 性風流似汀洲野鷗。你與他是天生佳偶。把相思消受到西湖浪逐扁舟。三冬後重來崔護花依舊。不辨新愁與舊愁。

呵鴻兒。我此是困倦得狠。你且扶我去睡一會。(旦扶正旦行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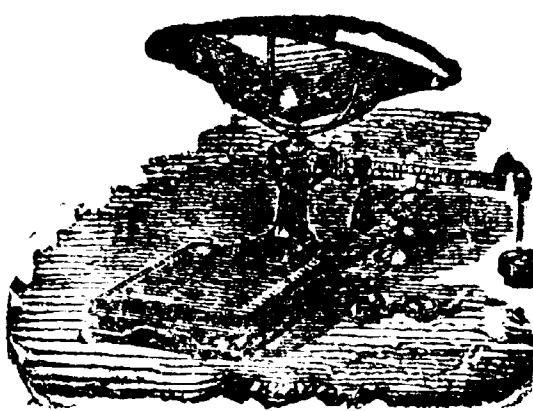
(尾聲)(旦) 淒涼况味都嘗透。(正旦) 最不堪長夜迢迢竟日愁。(旦) 早教我旅

店三更聽玉漏。(全下)

文苑導游錄 小說九

六

己未五月



# 文苑導游錄（第九種第九卷）

## ◎古文講解九

天虛我生潤文

### ▲答程如愚問古文

(一)明唐順之信陵君救趙論末有『春秋書葬原仲翬帥師』此二句何解乞教之。

(答)原仲。係陳大夫。原氏之仲子也。魯莊公子季友赴陳。送其葬。實爲私交。不合於禮。故春秋書之。翬。係魯隱公子。魯之大夫也。諸侯伐鄭。乞師於魯。公勿許。而翬固請以行。故春秋不書公子帥師。而獨書翬。惡其強君以不義也。帥。音率。帥師者領兵也。

(二)韓愈進學解『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卑。』及末句『欲進其豨苓也』何解。(答)商。斤斤較量也。財。金錢也。賄。布帛也。亡。與無同。班。官職也。資。資格也。崇高大貌。卑低小貌。豨苓。卽猪苓。係藥名。主瀉。上旬昌陽亦藥名。卽菖蒲。服之延

年。謂人欲延年而怪醫士之用菖蒲。而反甘服猪苓以洩。則自速其死矣。

▲答金問秋問莊子

(一)莊子在宥篇第七段。『雖賤而不可不用者。物也。雖卑而不可不用者。民也。雖逃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雖粗俗之事。而不可不條陳者。法也。雖遠而不可不以自居者。義也。』數句請明白解釋。(答)物雖賤。若不用則不可以爲。民雖卑。若不用則不可以爲。國事雖繁。若置不理。則事且愈多。法律雖於瑣屑之事。亦必一舉出。乃始周密。仁義雖似迂拘之徒。亦必時時自守。乃無逾閑。

(二)又齊物篇第三段。『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我知則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一段請詳細繹解。(答)凡物無不有彼。亦無不各有其是。原文無非二字。卽作無不有三字解。由彼而視

此。彼必無自見之明。惟有自以爲是。自以爲非而已。蓋其所知者。不過自身而已。故言實由於彼耳。蓋因彼以爲是。而始生出兩方面之意見也。然此意見亦無定。忽生忽滅。忽滅忽生。忽以爲可。忽以爲不可。忽以爲可。原文諸方字。均作方才之方字解。亦可作兩方面之方字解。是則因彼自以爲是。而遂以我爲非。因我之爲非。而我亦因而自以爲是。此豈真是非哉。故聖人不因人而定其是非。惟以天道爲鑑。而無是非之心。

(三)又外物篇第十段『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於詖。知出乎爭。柴坐乎守。』數語。希逐字解釋。(答)修德者。其德之美。實由乎顧重其名也。享盛名者。因人之表揚。而逾自顧重其名。故其德與名乃益美滿。多謀者。於急事亦必慎。多智者。必因爭競而出其智。能獨立者。必能守。柴猶獨立也。

(四)又外物第八段『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四句

不明意義。卽請示我。（答）且得與豈得同解。

（五）又列禦寇篇『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請解答。（答）之天之人之之字作爲字解。天而不人。

請效法於天。而不效法於人。

（六）又『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惟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一段請解釋。（答）以不平之法。而雖制其民。以爲是平天下也。則其所謂平者。仍是不平。

以不足徵者爲徵。則其所徵。仍是無徵。自以爲明察者。不過爲事物之驅使耳。惟神而明之者。乃得應其徵。休夫明察者。猶不及乎神而明之之人。乃愚者自恃其一得之見。專功於人爲之事。其用功力之處。不在內省而在外務。實可憐也。

（七）又天下篇末段『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平中。厯物之意。曰至大。

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請解。（答）方方術也。五車謂其著論多也。舛乖誤也。駁龐雜也。中中肯也。厯物厯指其事物。大一小一謂唯一之大。其大無二。唯一之小。其小無二。均舉惠施之說。以見其舛駁。

▲答金問秋雜問

(一)昌黎元和聖德詩有『駕龍十二魚魚雅雅』之句。魚魚雅雅。若無解釋。（答）魚必銜尾而行。不止一魚。鴉必結隊而飛。不止一雅。疊用之所以狀其侍從之多。(二)古稱秀才曰措大。謂其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曰相公。見柳南隨筆。何以今日往往稱窮書生爲措大。是否謬誤。請解釋。（答）措大謂能舉措大事。本李濟翁資暇錄所說。其實不然。全唐詩話云。宣宗謂侍臣曰。崔鉉真貴人。裴休真措大。按裴休自奉至儉。居恒素貧賤。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啖肉。後何以繼。世人以裴休爲寒士。故以此稱窮。

酸。其實乃蹉跎之同音。猶落拓也。若謂宣宗稱其能舉大事。則與上文貴人二字。殊不稱矣。而宣宗之稱裴休爲措大亦有所本。五代史東漢世家。王得中叩馬而諫。劉畏怒曰。老措大毋妄阻吾軍。又九域志。晉王宗錄授司戶參軍。笑曰。若要頭便斬去。何能作措大官耶。是措大二字皆指窮酸言也。李商隱雜纂云。窮措大喚妓女必不來。又云。雅似措大。饑寒則吟。宋史杜衍傳。衍食於家。惟一麵一飯。曰某本一措大耳。又事文類聚及海錄碎事。載宋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亦均以措大爲窮酸。並無舉措事義。濟翁之說。卽因宋太祖稱維翰而誤會耳。按其上文稱可與謀。而下文措大實謂其本屬寒酸。雖愛錢。而所欲亦不大也。

(三)莊子達生篇。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痁僂者承蜩。猶掇之也。數句請解釋。

(答)

痴僂者。卽俗稱曲背之老人也。承蜩謂以黏竿捕蟬。掇猶拾也。謂此曲背之老人。以竿黏蟬爲事。極易如俯而拾之然。

(四)元微之詩『隔是車如夢。頻來不爲客。』隔是何解。(答)是疑係昨字之譌。蓋題爲日高睡。若從說文以是爲古夏字解作隔夏似與題不近。

(五)又詩家多用遮莫二字。如杜詩『遮莫鄰雞下五更。』究竟遮莫二字何解。(答)遮莫猶言任爾也。卽今諺云。隨你怎樣四字。疾呼之卽遮莫二字。或作儘教解亦同。搜神記云。燕惠王墓上有狐狸已經千年。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狐狸化爲一少年書生。持刺謁華。華引入談論。三日不屈。華甚疑之。此必妖也。呼獵犬試之。竟無憚笑。曰。我之才智。天地產之。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爲患乎。杜老詩。『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均作任爾解。又有作切莫解者。卽今諺云。再不要三字。疾呼之亦成遮莫二字。加岑參詩云。『別君止有相思夢。遮莫千山與萬山。』

▲答陸士方雜問

(一) 梁任公記事詩二十四首其一云『人天去住兩無期。啼鵝年芳每自疑。多少壯懷償未了。又添遺憾到蛾眉。』啼鵝年芳四字何解。(答)李商隱詩『不辭鵝鵠年芳。』應作鶴(音題)鵝(音決)卽子規鳥也。年芳妙年也。

(二) 閱某雜誌中有『不知兩途並驚。一事無成不論何國。斷無此絳樹兩歌。黃華二牘之政筆也。云云』黃華二牘四字何解又何本。(答)『瑯嬛記』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如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

▲答廖奏言雜問

(問)有以佺期二字稱人壽考者。係何出典。(答)佺期二字。本與壽考無連屬意。惟堯時有仙人名偓佺。又漢書郊祀志。李少君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亦仙人。唐時有人名沈佺期者。殆卽取義於偓佺安期二仙之意。

# 文苑導游錄（第十種第九卷）

## ◎詩詞講解

天虛我生著

### ▲答朱纘豐雜問

(一)唐宋人詩詞。每用王昌二字。如十五王昌莫負王等。近人用之尤多。讀詩詞曲稿。亦有劉晨薄倖王昌莽之句。不識王昌爲何人。(答)王昌究爲何人。自來無考。予嘗於申報自由談中懸賞列問。亦無答者。問嘗考之載籍。惟王晦叔碧鷄漫志。嘗論及之。然亦未能確指爲何人。但引古樂府云。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綬。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謂東家王卽王昌也。故李義山經句云。東來銀漢是紅牆。隔得盧家白玉堂。誰與王昌報消息。盡知。

三十六鴛鴦。按上述樂府爲梁元帝作。王晦叔謂莫愁有兩。一爲石城女子。一爲梁元帝所咏。然按樂府古題要解云。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故石城樂和中。有莫愁聲。其詞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武元衡詩。滿堂誰是知音者。不惜千金與莫愁。李義山云。當關不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據此則莫愁實爲歌伎而入侯門。王昌殆其所歡也。故梁元帝云。恨不早嫁東家王。謂莫愁雖富貴。而不滿于心者。恨不早嫁王昌耳。崔顥云。十五嫁王昌。卽本此意。謂莫愁十五早嫁王昌。則不致爲盧家所奪矣。其意實含諷刺。故李當叱爲無禮。蓋莫愁因爲盧家少婦。不應及其私也。然唐人言王昌者。亦不止此。如上官儀云。南國自然勝掌上。東家復是憶王昌。韓偓云。何必苦勞魂與夢。王昌只在此牆東。義山又云。王昌且在牆東住。未必金堂得免嫌。由此觀之。則指王昌爲莫愁所歡。實無疑義。然余讀後漢書。則光武時實有名王昌者。卽成都卜者王郎。詐爲

成帝子。子輿立爲天子。都邯鄲。梁元帝樂府本意。殆謂莫愁富貴已極。獨恨不嫁。爲天子婦耳。蓋莫愁爲歌伎。猶邯鄲娼耳。而王昌以成都卜者爲邯鄲天子。其身分固相等也。樂府之作。本多寓意。與小說等。不但並無其事。亦且並無其人。玩其詞意。實刺富貴之人。驕其妻妾。而不知其妻妾猶以爲未滿意也。在梁元帝不過爲寓言。故盧家究爲何人。莫愁究爲何姓。亦未嘗有出處可考。唐人卽引梁元帝歌。用爲典實。是猶宋玉之言神女。後世用爲典實。不能更問宋玉所謂神女果何本也。莫愁歌或以爲梁武帝作。非也。

(二)咏梅花每有翠羽之典。不知何出。(答)龍城錄云。隋開皇中。趙師雄游羅浮。日暮於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妝素服。出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與之叩酒家共飲。一綠衣童子歌舞於側。師雄醉臥久之。東方既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三)梅溪詞。如挑菜東城。怕鳳韁桃菜歸來。學禮之詞。明日踏青挑菜。挑菜二字不知何典。(答)月令廣義。三月挑野菜。尋常用挑菜二字都指此。惟乾淳歲時紀二月二日宦中排辦挑菜御晏。先是預備朱錄花斛。下以羅帛作小卷。書品目於上。

繫以紅絲。上植生菜。薺花諸品。俟晏酬樂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籠挑之。按挑菜卽採菜。並非以肩挑之。挑蓋挑剔取之義。薺菜葉皆貼地。故必挑之使起。始可採取。秦中歲時記二月二日曲江採菜。士女遊觀甚盛云。

(四)湔裙二字。古人用者甚多。玩其意似爲清明之景事。未識是否。(答)玉燭寶典。

元日至晦日。士女湔裙於水湄以度厄。然與清明無涉。用作三月典者。實本李商隱詩。濯錦挑菜水。湔裙杜若洲。按曲水湔裙爲三月初二日事。拔除不祥之意也。與清明無涉。

(五)張泌詩。別夢依依到謝家。溫庭筠詞。惆悵謝家池閣。謝家何典。又有用謝娘者。不

知是否二而一。(答)詳文苑六集詩詞講解第八頁答東世澈問之一。謝名好  
好。唐時杭州官妓也。謝娘謝家均指好好。由白樂天而得名。

(六)先生曲稿中。有餉鸞鳳荳蔻盈囊。香分荳蔻囊。荳蔻囊何典。又杜牧詩。荳蔻梢頭  
二月初。不知何義。(答)荳蔻。係一種花草。其苗如蘆。其葉如薑。其花作穗。嫩葉  
卷之。而生花微紅。穗頭深色。葉漸舒。花漸出。食之破氣消痰。進酒增倍。見南方草  
本狀。今藥肆中有售。味勝檳榔。南人多喜食之。婦女盛以紗囊。置懷中以備解醒。  
唐宋時歌伎多含此以取口香。韓偓詩。著詞暫見櫻桃破。飛殘遙聞荳蔻香。至杜  
牧之荳蔻稍頭。則因荳蔻花初開極嫩。謂其人之嬌嫩。如荳蔻花也。

(七)王昌齡詩。昨夜風開露井桃。後云平陽歌新承寵。露井平陽乞解。(答)古樂府  
云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旁。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露井卽露天中之花台。其  
狀有如井欄者。今人家庭院中猶多見之。平陽歌舞係借用衛子夫事。漢書外戚

傳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卽位數年無子。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還過平陽。主見所侍美人。帝不悅。旣飲謳者進。帝獨悅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裳軒中得幸。還座歡甚。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卽貴願無相忘。按漢書地理志。平陽爲河東郡縣。應劭注堯都也在平河之陽。

▲答洪子瑜問文苑

(一)文苑第一期後夜心香細細燒。心香何典。(答)後夜卽後半夜。東坡詩。後夜龍作雨。天明雪填渠。又楊萬生詩。長亭莫放金荷淺。後夜誰同璧月圓。則後夜卽此後之夜。與後日之義同也。心香卽心字香。盤作心字。與今之壽字香略同。梁簡文帝相宮寺碑銘。窗舒意蕊。室度心香。

(二)又愛河終古有風波。愛河何典。(答)愛河出楞嚴經。古今文人都用之禪語。猶

言擊海也。

(三)又玉繩低轉夜無聲。何謂玉繩。(答)玉衡北兩星爲玉繩。見春秋元命苞。以星光相射。其狀乃如繩也。

(四)文苑第二期。韓魂未化身先瘦。請解其典。(答)山堂肆考。謂俗傳大蝶必成雙。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云。韓憑夫婦之魂。皆不可曉。

(五)又擊楫輸他中夜夢。請解其典。(答)晉祖逖渡江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渡者。有如大江。又逖與劉琨共寢。中夜聞荒雞鳴。逖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並見晉書。

▲答唐景蘭問

(一)竹垞詞正陰雲籠日。難尋野馬。未知於咏游絲有何關係。爲何典故。(答)野馬卽光中之塵埃。每見晴窗漏日。中有塵埃飛動。卽是野馬。故韓偓詩有云。窗裏日

光飛野馬。而予亦有厯亂春心飛野馬之句。按庶物異名疏。野馬日光。一曰游絲。水氣也。龍樹大士曰。日光着飛塵。風吹之野中。轉名爲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莊子曰。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故丘遲詩云。向夕秋風起。野馬雜塵埃。

▲答陸增琦問

(一)詩題中恆有郤寄二字。不知何義。乞示。(答)郤寄。猶言因而寄與也。郤字有因字之義。張籍詩。因逢過江使。郤寄在家衣。按正韻。郤字從谷。從邑。爲其虐切。可作間隙解。與從谷從口之郤形似而義不同。禮曲禮諸侯相見於郤地。莊子知北遜若白駒之過郤。皆從郤而非郤。然則郤寄當爲郤寄之沿訛。謂詩旣成。俟得間隙而寄與也。卽張籍詩句。作此解移亦通。謂因逢過江之使。得此間隙。而寄家中之衣也。

▲答束世澂詩詞雜問

(一)詞中各調大都二闋。其前後闋若何佈置。如何着筆。前後宜如何聯絡。又長調有三四闋者。則其佈置落墨聯絡又當如何。(答)前闋寫眼前事。則後闋宜追溯已往。或感想將來。前寫自己一面。則後寫對面。方有情致。否則如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三四疊者。亦不外此法。首寫眼前。次溯往事。三述別後。四則感想將來。或憑吊。又法前闋言淺近易見之景。而後闋推進一層。言深邃難顯之情。前闋言日間事。或眼前景。而後闋言夜間事。或將來情景均可。

(二)生在甯時。程太姻長卽滄海一粟。長生之封翁。囑學律詩。先從溫李入手。且宜讀瀛奎律髓。始能知詩中之弊病。五律宜讀吳梅村。七言古風敍事亦然。究竟可從否。(答)七律詩宜讀杜甫。庶有骨。七絕詩宜讀樊川。庶有風韻。七古宜長慶。長吉。五古宜杜。五律宜王摩詰。學詩次序。先七絕。次七律。次長慶歌行。又次長吉古風。又次五古。又

次五律。最後縮長爲短。取調於古。而作五絕。不拘一家。

(三)詠物詩。生讀之往往不得其解。如漁洋山人秋柳詩次首。『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云云。生諷誦再三。茫然不知何謂。請將此首命意用筆所在。逐句示知。此詩中所用典。以例其餘。(答)漁洋秋柳四首。並非咏物詩。不過藉此以爲比興。自傷身世。有如秋柳。故以秋柳自比。第一首只就眼前論。次聯卽以明意。謂他日縱復得意。而目下無奈淒涼。次首溯近事。謂當初入秋時。尙復茂盛。而不自知其將傷敗。次聯謂不如青荷黃竹之尙復有用。語並不切秋柳。不過借作陪襯。以見秋柳之無能。見重於人。又次則言徒令興物是人非之感。觀繁華之易銷歇。末言惟我尙復戀舊。尙使重到舊地。我必不忘舊情。一問其近來消息也。第三首溯遠事。首句謂亂離之際。次謂亂後。次聯謂朋從離散。又次謂遺老相逢。惟有涕泣。又一次謂不願如夜飛之鳥。再圖出世。末謂從前志願。至今已付虛想。第四

首謂同人空復相憐。而大地已無插足之處。次聯謂縱使眼前時局亦復可觀。下謂殷勤致意於己。加以勸進之辭。然而亡國之悲。未能自己。疇昔知道。卽今未忘。未謂早時卽嘗有隱志。願守歲寒之盟。以娛晚景。何況於今。

(四)白香詞譜暗香一闋。生自『記得南中舊事』至『先向綠窗飼鸚鵡』皆不知其使何故事。請詳示之。(答)此詞純用意境形容。並不句句用紅豆之典。故南中以上。均狀其形色。南中以下。則想象其摘採之時。謂紅豆生於南國。而南國多佳人。因想佳人採紅豆於雨後之景。而記得云云。則竟謂自己親見嶺南舊事。粵女着屐攜伴侶而往。相爲笑語。(蠻語切南國)見兩岸相思子樹下。均是盈盈妙年之女。各以素手摘取其子。摘罷後。猶徘徊不去。而日已暮。樹陰有如碧雲。只恐墮地之粒。與紅裙一色。絕無尋處。及至歸去。則女伴多隨意唱歌。因出門。籠日籠鳥受飢。以紅豆飼之。

(五)用典貴陶鑄。陶鑄之法。究有若干類。請各舉其例。以便仿效。庶免食古不化。

答)陶鑄之法。不外收斂及運化二法。收斂卽縮小。譬如紫玉成烟四字。卽將一大段故事。連一篇紫玉歌。亦縮入四字之中。運化卽放大。譬如竹垞紅豆詞。卽以紅豆生南國五字。放成一段意境。演爲事實。自南中至尾。只本此一句詩。而演成一段情事者也。其他如借用、反用、均佳。最忌直用。並引人名。致成點鬼錄。或與事類賦一般。



# 文苑導游錄

## ●十修吟稿二

天虛我生潤文

文學研究會成立上諸同志

周思齊

廿載韶華付逝波。書空咄咄悔蹉跎。連年踪跡如蓬轉。去日光陰  
被墨磨。百丈游絲心緒亂。十分滋愧醉顏酡。於今倅附仙班後。直  
諒原知益友多。

野彥應嗤作暮歌。方誇游夏與同科。交情白水休嫌淡。攻錯他山  
不厭苛。學海無邊勞指引。文章有價足觀摩。一堂千里尋常事。音  
問何嘗隔絳河。

附原作

(甲80分)

遠沒字對千鈞相去甚

廿載韶華付逝波。書空咄咄悔蹉跎。碑成沒字貽方笑。筆重千鈞被墨磨。開卷從

泥磚二字土而且俗  
尤與玉珂無涉

玉河係地名與蓬山  
無涉

無神會處。舉杯只有醉顏酡。而今倖附仙班後。且把泥磚引玉珂。

麗澤聲通萬谷歌。陽春風細白雲多。嚶求益友何嫌遠。攻錯他山不厭苛。學海無邊同競渡。藝林是處足觀摩。神交千里堪誇古。莫道蓬山隔玉河。

秋濤云貽方笑三字實觀不妥。蓋莊子貽笑於大方之家。猶言貽笑於大道之家也。世人每云貽笑大方。已覺不妥。今更削去大字。殊覺費解。

默公云束君之論極有見地。

北壘云前論極是。第二首神交句嫌晦。似與第三句意複。

鵬飛云堪誇古三字似屬聲病。

亞雲云嚶求益友一聯絕佳。餘於下字處。尙須注意。

拜梅云貽方笑一聯對亦不工。第二作押歌字苛字河字均不妥。

復初云珂河二韻連典欠當。苛歌韻掇堪誇古三字。不甚連貫。

栩園評右識均中肯。亞雲尤有真識。苛韻極穩。拜梅復初未能領略。惟上句對仗

欠工耳。

### 新柳

周思齊

東風吹綠到楊枝。正是魂鎖陌上時。初拂河橋鶯占早。似垂簾幕燕來遲。半春心緒歌金縷。二月風光漾碧絲。生小不知離別感。永豐坊裏唱新詞。

崔首融詩露燃煙機  
一索春薛能詩晴垂  
芳態叶芽新

垂髫年紀解相思。十五盈盈碧玉姿。一索春風開睡眼。二分新月學顰眉翠樓初見凝妝候客舍。難忘勸酒時。寄語離人休便折送迎。情事未曾知。

附原作

(甲 80 分)

蠻腰嫋嫋軟如絲。又是春風得意時。翠袖輕舒鶯不占。蛾眉纔展燕先知。臺城烟

雨籠新月。遠岸蒼茫隱淑姬。最是離人難自遣。漫吹梅笛對青枝。

白門翠柳繫游絲。青眼頻輸弗自持。俯仰臨風魂欲斷。輕盈向客意想隨。慣籠烟雨藏羞態。不染鉛華露碧姿。畢竟天桃難脫俗。輸君清逸惹人思。

軼劉云首律頸聯佳絕。第六句疲極。『隱淑姬』易『寄遐思』。第七句『人』易『懷』字。均較挺拔。次律第四句『意相隨』易『意如痴』。

秋濤云造句嫌嫩。首作第三四句費解。第五六句泛。次律頸聯『魂欲斷』。『意相隨』。抑韻太借。領聯亦嫌套。

化誠云詩題新字尙少發揮。次作詞句較爲妥洽。首作上六句改爲（薄寒輕緩最相宜。剛到春風得意時。翠袖招鶯傳綺唱。畫眉待燕弄妍姿。臺城宿霧籠新月。庭院疏煙漾碧絲。）次作首二句改爲（白門細雨染青絲。耐過春寒強自持。）

第五句『烟雨』易『煙霧』

化誠所易絲韻一聯  
甚好餘嫌軟湊

蘭花和童唱秋

沈家楨

玉池金陛匪夷思。窮谷幽林且自持。竟體芬芳原可佩。同心臭味最相知。願爲君子憐香件。比作佳人絕代姿。挾策當門徒賈禍。何須惆悵不逢時。

附原作

(甲 80 分)

斷腸人去惹相思。欲覓同心替護持。竟體芬芳勞自惜。一身輕重借誰知。豈甘幽谷埋奇質。無奈秋風妬秀姿。挾策當門徒賈禍。不須惆悵不逢時。

東坡叢曰。詠物如詠人。詢稱佳構。

薔薇和鄭留隱

沈家楨

紅雲翠霧雨霏霏。不卷晶簾畫掩扉。縱使無金能買笑。未妨懷刺學牽衣。前塵彷彿鶯棲早。後約衣稀蝶影稀。勻展畫屏題短句。錦

袍誰賜蜀中機。

附原作

(甲 80 分)

江南三月雨霏霏。後約難期綠鎖扉。愧我無金能買笑。如君多刺慣牽衣。翠拋碎  
錦書來早。紅掩深枝蝶過稀。昨夜春風屏自展。嫁衣端整乍停機。

金問秋曰。二作清新流利。是咏物體之上乘。拜讀一過。齒頰芬芳。用贅數語。以誌  
傾倒。

周思齊曰。詠物入化。且富寄託。非徒作也。佩甚佩甚。

汪瞻華曰。兩作佩佩。而牽衣一聯尤爲切當。

王復初曰。兩作非老手不辨。拜倒之至。

朱紫金曰。風韻處令人想見。而字體尤佳。甚佩。

費警塵曰。兩詩均富有寄託。而牽衣一聯。實足以諷世。令人讀之不禁叫絕。

沈拜梅曰。妙有寄託。不落尋常窠臼。

潘亞雲曰。兩詩均佳。惟薔薇腹聯。造句過於著意。似不如蘭花之全體渾成。

姚奠邦曰。丰神綺膩。寄托深遠。

鄭鵬飛曰。奇託遙深。自是老手。

張墨公曰。咏物詩貴有寄託。方稱佳構。二詩深得此旨。沈君于詩學已三折肱矣。首詩頸聯勞字。擬易空字。不過用字輕重。無他短長也。

栩園曰。斷腸雖指蘭葉。然與海棠相混。輕重謂香則速。謂一身輕重。則似柳絮。幽谷句似咏鶯。秋風句似咏菊。雖咏蘭。而掩去題目。提出斷句。使人猜想。必致誤會。別題。卽非咏物上乘。

又曰。江南三月不切薔薇。祿鎖扉三字硬湊。牽衣句與上句欠呼應。且本句亦立不穩。翠抛句不成片段。嫌有試帖氣。嫁衣與本題不關。咏物詩本是細工。譬如刺

繡一針繡壞。便須完全拆去。重行代做。非若寫景詩。改本易與作者本意相近。夫至改作者與本意無關。直是代作一首而已。頗不耐煩。若社生人人如是。直是每月課我數百篇詩文耳。豈得謂爲改卷哉。又和韻詩。係爲作者與人酬應之作。亦止能指其不妥之處。使作者知之。若必代爲造句。勉就範圍。又不啻強我和人詩矣。

東風第一枝

束世徵

月影橫斜。雲痕淡薄。暗香飛上。吟句。昨宵夢到孤山。鬢鬚縞衣。延佇千巖。積雪渾不辨。春來何處。祇怪他翠羽啁啾。催送詠花人去。  
重過訪野橋舊路。待折取一枝寄汝。只愁玉笛江城。變作斷腸曲譜。銅瓶紙帳。怕好夢被風吹阻。怎能殼修到仙緣。便向九疑同住。

附原作

(甲8) 分

月落參橫參是星名  
未可化作參差參  
尋到句用拗句方合  
爲順強生所易亦改拗  
孤字幽字年字簷字皆應仄

月影參橫。雲痕淡薄。騷人待覓吟句。却從九里茅廬。尋到孤山煙語。千巖積雪。潭  
不辨花開何處。轉濫疑料峭春寒。狂蝶何來飛舞。人悄也。冶姿孤露。風細也暗  
香凝注。幽棲只許禽眠。高潔更無蜂侶。百花頭上。最羨汝獨饒真趣。待何年修到  
仙緣。笑向簷前證取。

(評)通體海滯。辭不達意。似是而非。最爲填詞家所忌。

強化誠云。第四五句擬易且將健步輕移。尋到孤山小住。第八句濫疑不妥。何  
字平。則狂字宜仄。擬易莫相疑。料峭春寒。蝶何來飛舞。後闋首句。擬易冷雲  
籠護。第四句無字宜仄。無勞易不須。尾句證取。擬易(索取)借入作平。不知可  
否。

洞仙歌 戲贈某君

束世澂

薄寒輕暖是困人天氣。拚向風流醉鄉死。把貂裘換酒。鴛帕題詩。  
消受這旖旎溫柔滋味。畫堂春夜永。素手相攜。一刻千金付彈彈。  
指別臨每丁甯。軟語殷勤還低問。明朝來未怕驚覺。揚州杜司勳。  
有幾度思量更番追悔。

附原作

(甲 75 分)

嫩寒禁暖正困人天氣。金粉南朝此番醉算飽嘗櫻顆乍剝雞頭享受那旖旎溫  
香滋味。畫堂春夜永。素手殷勤尺幅鮫綃特相界。軟語細丁甯。幸毋相窻還低  
問明朝來未。這一段銷魂好因緣。我約略聞之爲君刺記。

強化誠云後闋「毋」字應平。擬易「勿」字刺字應平。擬易爲『戲爲君記』

沈軼劉云特字生硬不宜于詩詞。擬易『特相界』爲『情相與』第八句不顧詞  
句擬易『待夢裏偷聽』

禁字不妥

毋字宜仄

沁園春 和勞稼村三十初度述懷 原韻 沈家楨

把酒論文脫帽看詩我輩一流笑書生結習琴歌自得窮途知己  
芥珀能投大白浮來小紅唱去消盡春風無限愁吾惟恨恨未修  
清福不住杭州空羞莫展先籌間末路誰人知馬周把胸中塊  
壘填成孤憤眼前風月村與閒謳落拓天涯飄零塵海身世而今  
遲去留君還有有煙波畫舫緩帶輕裘

附原作

(甲 80 分)

渺渺前程依舊蹉跎歲月若流愧書生結習未除癖好窮途知己猶見心投兒女  
柔情英雄俠骨白首相看一例愁吾何恨恨紛紛麋鹿莽莽神州空羞往事重  
籌問末路誰人知馬周本書生詩酒聊澆塊磊一湖風月且寄閒謳落拓天涯飄  
零塵海身世而今遲去留君還有有煙波畫舫緩帶輕裘

金問秋曰。無詩酒澆愁。寄生風月。一生之願亦足矣。

王復初曰。洵是達觀之作。磊字宜用壘字。緩字誤寫火傍。

沈拜梅曰。磊緩二字誤寫。誠如王君所云。末世誰人知馬周。竟將一腔心事托出。全作甚佳。惟書生句稍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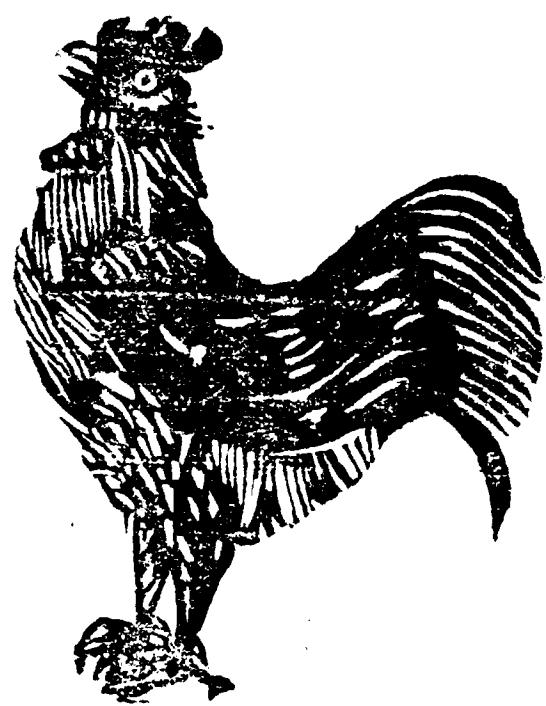
潘亞雲曰。滿腹牢騷。盡情傾吐。其爽快處。宜浮一大白。謹錄副以藏。用誌欽佩。又拜梅認書生句稍泛。不知何所指。僕讀之。但覺其貼切吾人生分也。又前闋第三句第三字。未知是如字。抑是若字。按此字當作仄聲。以免與上二句相混。倘係如字。似宜易一仄爲妙。又第十句(前闋)末三字。宜作平仄平。不宜作仄仄平。蓋此句與後闋第三句及第十句同一平仄故也。

姚奠邦曰。爽快絕倫。雋妙無匹。

鄭北野曰。清新可喜。

張墨公曰。聲調自然。無疵可摘。

栩園曰。一字可以入作平。無碍聲韻。惟歲月若流。終嫌崛強。起處不從對面下筆。卽就自己一方面寫來。不似和人之作。改本起處係雙方並寫。前結處亦然。原作自兒女至神州。皆泛語也。



文苑導游錄

十修吟稿二

一四 己未五月



文苑導遊錄（附刊之一）

全史宮詞三

○周末列國

武公仲子續良姻。繼美元妃壓衆嬪。兩姓眞從天作合。手文早定魯夫人。

魯惠公事詳《左傳》按元妃孟子亦宋女也。左傳注元妃言始適天人也。

春風簾茀走彭彭。魯道由歸美孟姜。舉子恰逢丁卯日。命名先共美清揚。

魯桓公事詳《左傳》《詩經》

高臺百尺俯城闈。割臂盟公血尙新。逆女空教宗婦覲。夫人已黨家人。

魯莊公事詳（左傳）

內寵夫人外嬖。貂淄澑味藉易牙。調賢妃恐惹諸侯笑。獨聽雞鳴。勸早朝。

（左傳）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荐羞於公。亦有寵。栩按雍巫卽易牙巫。其名易牙兩字也。（呂氏春秋）淄澑之會者。易牙嘗而知之。（孟子疏）引（左傳）云。淄澑二水爲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呂氏春秋）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于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公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公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是以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詩傳）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雞鳴。

轆轤車聲使館開。內人鬪客上重臺。詎知索質鞍山下。祇爲房中一笑來。

齊頃公事見（公羊穀梁左氏傳）

誰使齊卿廁魯卿。國高媒蘖罪初成。君王遠色宮幃寂。乘輦蒙衣夜入闥。

說苑係劉向著

（說苑）齊頃公歸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之聲。遠婦人之色。出會與盟卑下

諸侯。餘詳（左傳）

歌舞消除路寢愁。擊竽操瑟樂梁邱。牛山隕涕緣何事。折齒還爲孺子牛。

（說苑）景公飲酒。梁邱據左操瑟。右擊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

（晏子春秋）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而流涕。路寢孺子牛。俱詳（左傳）

嘉耦爲妃怨耦仇。命名早兆子孫憂。素衣朱祿歸桓叔。舉國誰憐小子侯。

晉武公事詳（左傳）（詩經）

君寵潛移大小戎。靈龜早已告攘公。偏衣金玦蕭牆禍。盡出優施教泣中。

晉獻公事詳（左傳）（國語）

宮雲低壓九層臺。孫息琴聲入耳哀。牆外忽聞人笑話。君王方看辟丸來。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金千億。（又）孫息學悲歌。引琴作鄭衛之音。靈

公大惑。辟丸詳（左傳）

堤下爲端得麗姿。蛾眉謠誣入宮時。夫人位號難輕假。寶錦名駒

賂左師。

宋平公事詳（左傳）

奪將白馬太情癡。嬖幸君臣各若迷。珠玉已隨東國去。閉門猶作數行啼。

宋景公事詳（左傳）

雀弗來朝夙退時。蛾眉螓首碩人頑。絡緹無奈秋風早。自寫愁懷賦綠衣。

衛莊公事詳（詩經）

侍坐深宮夜向晨。車聲過闕聽轔轔。緜帷更向中庭設。環珮璆然拜聖人。

（列女傳）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必

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驟行。吾聞伯玉君子也。以是知之。問之果伯玉。（史記）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辭謝者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繩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在繩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重華臺上擁嫋嫋。善諫曾聞仲叔敖。郤恨君王煬蔽甚。又分因心寵到餘桃。

（王孫子）衡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君內寵無乃太盛。與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于是出宮女數百人。見尙史註。（戰國策）癰疽與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僨謂公曰。昔者臣夢見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公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竈則不然。前人之燭。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是以夢

見嬖君。公曰善。于是廢嬖。立彌子瑕。而立司空狗。(說苑)彌子瑕愛於衛君。衛法竊駕君車。罪別。瑕之母疾。夜往告之。瑕駕君車而出。君聞之曰。存哉。爲母犯別。

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並見韓非子。

漫道東門色似皎。雞皮三少最妖嬈。乘駒夜返株林路。衣袒裝襠戲外朝。

陳靈公事詳(左傳)(詩經)。夏姬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皆通焉。或衣袒衣。或裝其襠。以戲於朝。襠膝衣也。(又)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嫋婉舟姬割愛曾。息媯偏聽蔡侯繩。無言暗滴二年淚。雨溼桃花憾不勝。

(說苑)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鎔之縉。畋于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期年不聽

朝保申諫王。乃變行。殺如黃之狗。折箇鎔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按)呂覽舟作丹。息媯事詳(左傳)杜牧有題桃花夫人廟詩。夫人蓋息媯也。

美人鐘鼓樂忘疲。纓絕燈昏酒醉時。誰識虞邱辭相後。一朝霸業出樊姬。

(史記)楚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說苑)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婦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羣臣皆絕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列女傳)莊王好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于政事。王聽朝罷。晏姬下堂而迎之曰。何晏也。王曰。與賢人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請賢者何也。曰虞邱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姬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至鄭衛求美人進于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寵哉。不能以私蔽公。虞邱子相楚十

餘年。未嘗進賢退不肖。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以告虞邱子。虞邱子避舍使迎孫

叔敖而進之。叔敖治楚三年。莊王以霸。

豹寫皮冠氣象驕。諫臣空爲誦祈招。章華客散停歌舞。猶說君王愛細腰。

(墨子)楚靈王好細腰。其臣皆一飯爲節。餘詳(左傳)

園開雲夢草如煙。附社臺高象萬千。生死但期同此樂。蔡姬爭及越姬賢。

列女傳係劉向著

(列女傳)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園。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請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爲君王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

勤于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豈可得乎。

王宮班處莫誰何。永巷倉皇夜枕戈。亂定不忘鍾建負。天教兵裏締絲蘿。

(列女傳)伯嬴者。楚平王夫人。昭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闔廬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拒之。吳王慚退。舍伯嬴與保阿閑永巷。不釋兵三旬。季芊字畀我。昭王妹也。(按)世新譜。以季芊畀我皆平王女。事詳(左傳)。

縹渺相逢夢澤濱。行雲行雨幾經春。深宮鄭袖方專寵。可似高唐薦枕人。

(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上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

高邱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史記張儀傳)斬尙得事。

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

晝游且食樂。無窮胥母門前九曲通。最是古城春色麗。美人多住

### 木蘭宮

(吳越春秋)闔廬立夫差爲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秋冬治城中。

春夏治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組山。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于游臺。(按)越絕書。

蘇臺作胥母。(越絕書)胥門外九曲路。以游姑胥之臺。以望大湖中。觀百姓者也。

(又)古城者。所置美人離城也。(述異記)木蘭洲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吳

王闔閭植用構宮殿。

兩行紅袖下朱樓。戰鼓頻催笑未休。不教君王傷將指。空教斷送  
美人頭。

越絕書。孫貢。康著。

(史記)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對曰可。于是出宮中美女百八十人。武分爲二隊。以王寵姬二人爲隊長。既布。乃設鉄鋤。卽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婦人大笑。武遂斬隊長二人以徇。將指詳。(左傳)

環姬飲恨隕殘紅。一縷魄飄鶴市風。獨有相思消未盡。長留珠玉待韓童。

錄異記  
保杜光庭著

(錄異記)吳王夫差小女曰玉。與韓重交私許爲妻。重學于齊魯。父母求婚於王。王怒不與。玉結氣而死。葬閭門。重歸哭涕往弔。見玉暮側贈明珠。重見王說之。王怒其發冢盜珠。重脫走塞所訴。玉因梳粧見王。王驚愕悲喜。夫人闥之。出而抱之。玉如凊然。(吳越春秋)閩閭女勝玉自殺。閩閭葬于閭門外。舞白鶴於市。令民隨觀。因發機掩之。(按)二書所載不同。姑蘇有瓊姬墓。夫差女也。

館娃宮裏綺羅春。屢響迴廊夢醒頻。勸得君王長夜醉。不知旁有

臥薪人。

(江南通志)館娃吳宮名。(又)響屨廊在蘇州靈岩山。吳王建廊而虛其下。令

西施與宮人步屨繞之則響故名。

(御定歷代題畫詩)元真桂芳有題吳王夜

宴圖詩。(山堂肆考)越勾踐臥薪嘗膽欲以報吳。

集羽繁塵舞袖拖。荃蕪香散動輕歌。黃金臺上千金駿。持較佳人未足多。

(拾遺記)燕昭王卽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璇娟。一名提謨。其舞一名繁塵。次曰集羽。末曲曰旋懷。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

馬上彎弓插鵠翻。君王雄武憚羣僚。苦榮早赴三生約。夢裏熒熒見孟姚。

著山堂肆考係彭大翼

(史記趙世家)初簡子夢之帝所。帝曰。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至武靈王卽位。夢見處女鼓瑟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吳廣聞之。因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于王。是爲惠后。(又)武靈王胡服招騎射。(淮南子)武靈王貞帶鷄。翻而朝。趙國化之。

叢臺逐日競笙歌。雪洞天橋策馬過。樓上美人爭笑指。桓桓武士錦衣多。

(畿輔通志)叢臺在邯鄲東北隅。趙武靈王所築。上有雪洞天橋諸景。(史記鄒陽傳)全趙之時。武力鼎士。炫服叢臺之下者日成市。

大梁城闕枕河瀆。保障全憑晉鄙軍。何事如姬專寵日。盜符祇爲信陵君。

(通義)魏都大梁。在大河東。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爲河內。(史記信陵君傳)侯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郤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兵符與公子。

夾林葱鬱接蘭臺。右擁闇須左白台帳底。依稀鸞鳳舞。百花香逗美人來。

(戰國策)魯君舉觴于梁惠王。曰。左白台而右闇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白台闇須。惠王美人名。(女紅餘志)梁惠王爲闇娶。製鸞鳳帳。焚百花香于內。則鸞鳳皆起舞。古老云。鸞鳳乃仙蜂血所染。

前魚每以後魚忘。釣得金鱗泣數行。從此六宮無粉黛。長留繡被

女紅餘志係龍輪著

覆龍陽。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何謂也。曰。臣之始得魚也。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前之所得矣。以臣之凶惡。而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美人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前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能無涕出乎。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曰。敢言美  
人者族。

漸臺花柳各穠纖。望幸朝朝掩畫簾。漫道君王真好色。中宮昨日拜無鹽。

(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也。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無雙。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于是拭拂短褐。自謁宣王。願備後宮。宣王納之爲后。漸臺重。亦列女傳中鍾離春對宣王語。

睦鄰講信濟時艱。智略羣推母后嫻。廷上殷勤謝秦使。引椎妙解玉連環。

(戰國策)君王后者。莒太史敫之女也。襄王薨。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遺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文苑導游錄 全史宮詞三

一八 己未五月



# 文苑導游錄

## ◎古今文選

### 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陳沈炯

天虛我生評選

通天臺。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甘泉山。漢武帝元封二年築。陳書。

○沈炯傳。荊州陽。炯爲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炯以老母在東。

恒思歸國。嘗獨行經漢武帝通天台。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

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充等並獲東歸。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通靈豐谷。漢道既登。神僊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于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枕。遂出人間。凌雲故基。與原田而膾膾。別風餘趾。帶陵阜而芒芒。欝旅縲臣。

二 乙丑二月

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台之弔。空愴魏君。雍邱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烟霞。伏增悽戀。

橋山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崩。葬橋山。又封禪書。北巡朔還。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僂。上帝天冢。

其衣冠

原葬鼎湖。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

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

者七十餘人。龍乃上。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鬚。龍鬚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鬚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

胡。祠龜

史記。封禪書。小君上言曰。祠龜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化爲

胡。黃金。黃金成以爲飲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

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于是天子始親祠龜。

大庭

左傳。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猗蘭

洞冥記。漢武帝未誕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入芳闌閣。帝覺而坐于闌上。果見赤氣如烟霧。來蔽戶牖。上有丹

闌殿。後王夫人誕武帝于此殿。豐谷

濱虎嘯豐谷。豐縣名。屬江蘇

淮海濱爲高祖故居。之罘

本記。乃並海以東。過黃睡。窮成山。登之罘。立石

乎成山。射乎之罘。觀乎。秦德焉。子虛賦觀。泰山有三峯。東日中觀。鷗鳴時見日出。

曰觀

尸子。泰山有三峯。東日中觀。鷗鳴時見日出。

風辭。泛樓

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物素波。柏梁。漢書。武帝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上僊。莊子。千歲晏。上仙。晏駕

天子崩。甲帳。漢書。西域傳。贊。孝武之世。廣開上林。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台。興造甲乙之帳。珠簾

晉書。苻堅載記。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茂陵。武帝陵。帝玉玺。殉葬之路。

物赤眉爲亂。掘漢諸陵。遂飄流人間。凌雲。盤名。武帝作之。承甘露者。在建章宮內。神明台上。騰騰。詩。大雅。周原膴膴。

別風。三輔故事。建章宮東。有折風之隙。燒一炬。則別風之隙。燒一炬。則別風之隙。燒一炬。則別風之隙。芒芒。詩。商頌。毛詩。大雅。周原膴膴。承明

漢書。嚴助傳。賜嚴助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駟馬。漢司馬相如傳。上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

以下郊迎。蜀人以爲寵。黍稷非馨。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雀臺。魏志。建安十五年冬。陳留風俗記。雉邱縣有雀臺。

太祖乃于鄆作銅雀台。雍邱。後漢書。鄆國志。陳留郡。本杞國。夏后。陳留風俗記。雉邱縣有夏后。中。有神井。能興雲霧。

文苑導游錄 古今文選

四 乙丑二月

文苑導游錄（第二種第十卷）

◎駢散文十

天虛我生潤文

聚奎夫子五十壽言

張一堃

聚奎夫子爲予從叔祖。而予又嘗受業于其門。故知夫子也深。而鄉黨之人。固皆目爲純峯之名宿。識時之俊傑也。讀書破萬卷。飲酒可一斗。胸無城府。豪邁有奇氣。蓋其天性然也。當未冠時。每試輒列前茅。同人莫不贊歎。旣游泮水。聲譽益隆。乃設絳帳。以啓迪後學。爲職志。四方之人。負笈而從者。踵相接焉。予與哲嗣範文。並在趨庭之列。問一得三。往往而有。予蓋窺于夫子之牆。愧未入其室。也有清末葉。科舉垂廢。吾邑始設台鼎學校。遂命範文與予移席。往受其教。當時耆老。莫不非怪。然吾夫子。則已深知時會之變。

二 乙丑二月

遷。非習科學。不足以自立也。清鼎既革。鄉人胥謀自治。以吾夫子修齊平治之道。寢饋有素。乃公舉爲本區自治會正議長。由是闡其陽明之學。秉良知能。爲地方造幸福。舉凡自治應爲之事。靡不舉矣。且于依仁據德之餘。復以遊藝自遣。小而至于星命堪輿諸術。亦無不與易學同參。衆有難事。紛議莫決。則請卜以決疑。言必有中。以故人皆敬而信之。範文既傳家學。綽有令名。歷任淳之賦溪邑之水南等教席。循循善誘。有父風焉。充本區森林總董。久今其手植苗木。已成蔭矣。樹人樹木。可謂得兼。且能醫于金匱。蘭室無所不窺。一歲之中。活人無算。惟仁者壽。吾夫子蓋食其報矣。令孫二人。亦已崢嶸露頭角。惟予愧爲不雕之木。以祖孫而師弟。坐春風中。亦既有年。徒以衣食奔走。睽隔聲歎。忽忽已十餘歲。今年

壬戌。且執鞭于千里之外。樸被入皖。覲然而爲師範教席。度吾夫子于知天學易之暇。必且笑予爲人之患焉。夫揚禪奉觴。自有繞膝承歡者。在供頓聲樂。又非弟子所能。守青氈之世業。倣黃卷之新聲。則惟述我祖德。以樂嘉賓。倘亦歸震川所謂。感今懷昔之意歟。意吾夫子必浮一白。莞爾而笑曰。孺子猶可教也。則凡親朋歌頌之章。卽以予言爲序可乎。

附原作

吾堂叔祖業師聚奎夫子。純峯之名宿。識時務之俊傑也。少聰穎好讀書。喜杯中物。豪邁有奇氣。鄉鄰皆器重之。未冠應童子試。輒列前茅。入庠後。聲譽益隆。設帳傳經。四方負笈相從者。接踵而至。鷄鳴風雨。儼如馬鄭之堂。樂融融也。未幾。歐化東漸。時勢變遷。學校興科舉廢。我邑台鼎學校。創始之初。卽命主器範。

文與予同入學焉。當時一般酸寒腐儒莫不詫異。吾夫子已深知制藝不足。恃科學之當興也。迨民國成立。政治改革。復親率範文研究自治。以應時需。旋被舉爲本區自治會正議長。改進社會。造福地方。種種善舉。僂指難數。精究星命堪輿之術。言無不中。神乎其技。是以人皆敬而信之。至若急公好義。排難解紛。口碑載道。毋庸望述。令郎範文。兩次卒業。歷任淳之賦溪邑之水南等處教席。循循善誘。饒有父風。現充本區森林總董。有年熱心籌畫。樹已成蔭。樹人樹木。二者得兼。且學爲醫。深窺仲景祕著。手成春。遐邇知名。誠少年英雋也。令孫應龍應海。又皆崢嶸露頭角矣。私心時爲吾夫子慶。塋下愚不可雕朽。曩者忝列門牆。以祖孫而師弟。近水樓臺。向陽花木。得沾春風化雨者。獨多祇以迫于衣食。餉口他鄉。歲月如流。不獲時親教益者。忽忽已十餘年矣。壬戌之春。掌教皖之萬安。第二師範學校。聞吾夫子舉五十觴。其有祝三多。備五福。歌九如。張

馬頭。匱。以取媚酒肉計者。謹謝之。勿與通也。竊思吾夫子大有自壽者在。更安用筮言爲。矧曹公有言。五十之年。未名爲老。禮曰。五十曰艾。蓋以視耄耋而老者。猶未艾也。夫惟今日壽域宏開。諸同人僉謀。所以壽之。筮雖不敏。情誼較重。禮先晉爵。致詞以表尊師重道之義。爲取聞見所及者。略陳之。循首迄尾。求所爲越巫之祝。不得也。以世眼觀。或有咥其笑者矣。質之夫子。其亦掀髯爲我試浮一大白否乎。

鏡賦

陳翠娜

向曉鴉啼金谷春。石龍鱗甲鎖輕塵。房中柳色遙疑畫。鏡裏花光  
豔過人。開銀屏於小玉下。飛燕之蘭宮。玉鈞半起。烟斜霧濃。流星  
細落。缸綴金虫。髻重疑霧。腰輕倚風。隔花自語。仙影芙蓉。呵烟雲  
於止水。畫金雀於屏風。映日則凌壁。生波照影而水湊生膩。釧疊

連環釵鐫鳳字。銀絲繫月側。映鬟尾脂重。甲煎膏凝香細。庾信賦而自愁。樂昌碎而難棄。孤鸞欲舞。駢花媚春。炙翠染眉黛。穿珠貼領巾。妝成未去。豔極自疑。繫殘絨於鳳履。拭烟痕於春衣。輕紗障月。妬甘后之玉人。粉蝶撲影。訝離魂於倩女。阿房之宮九重。漢殿之花七出。莫不含光耀。豔晶雪比潔。青女捧冰來。鮫人抱珠泣。鏡何代而無人。人何鏡而留痕。華年一去不如飛塵。況復陳宮弱質。左思嬌女抱靈修。之信芳畫蛾眉。以自異。懷恍惚。兮若傷。忽掩抑。而橫涕。秋風起於堂下。秋草生兮。鏡裏已矣哉。月可奔兮。袂可絕。閒愁。源源不能竭。池台黯綠。生暮涼。秋水寒。光澹顏色。

西谿歸隱圖記

陳翠娜

嘗聞靈筠歿。怨伯牙絕絃竊以爲惑焉。夫古之君子修身養德爲

己。非。爲。人。也。惟。有。遺。世。之。行。乃。蘊。殊。俗。之。美。使。人。知。之。何。補。靈。修。  
人。不。我。知。且。修。盛。德。此。所。以。淵。明。閉。戶。雖。貧。勿。顧。子。陵。釣。江。至。死。  
不。悔。者。也。吾。杭。有。西。谿。者。其。猶。古。之。隱。君。子。乎。武。陵。名。勝。以。西。湖。  
着。西。谿。地。處。鄉。僻。景。獨。幽。蒨。里。人。不。知。遊。旅。客。不。知。名。焉。而。谿。亦。  
以。是。保。其。幽。當。夫。立。鳥。既。來。春。波。始。綠。胡。蝶。上。林。新。筍。抽。竹。三。里。  
四。里。時。見。畫。橋。一。間。兩。間。偶。露。茅。屋。漁。舟。盪。萍。尋。幽。人。獨。映。文。波。  
夸。素。衣。訪。美。人。于。空。谷。雖。淵。明。之。桃。源。猶。將。判。其。塵。俗。若。乃。炎。帝。  
施。令。午。峯。蒸。翠。溪。雲。忽。陰。涼。颶。徐。起。紅。藕。作。花。近。在。舵。尾。汀。洲。既。  
晚。明。月。如。洗。銀。雲。織。天。鐵。笛。在。水。蘆。荻。數。叢。先。秋。作。響。一。虫。吟。愁。  
宵。深。不。已。雖。子。瞻。之。赤。壁。或。亦。遜。其。幽。僻。又。或。商。風。戒。律。玉。露。始。  
零。水。村。蘆。花。浩。如。白。雲。漁。舟。釣。雪。飛。絮。滿。身。鷺。鷺。飛。來。杳。然。無。痕。

恍夢醒乎羅浮。有水鳥之啾鳴。及乎霜風漸凝。苦水生稜。孤舟鄰笛。一聲兩聲。古寺寒鐘。將鳴未鳴。寒山羈客。對此傷情。嘵百卉。零落感孤松之獨青。殘雪壓瓦。夢墮層冰。風過窗響。寒逼燈青。乃掉短艇放乎山陰。梅花開未暗香可尋。慨塵海之洄洑。願寄命乎孤船。幽矣隱矣。無得稱焉。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小舟一葉。殘書半檻。可以讀畫。可以窮經。他日塵網可越。浮生既間。鷁鷀求一枝之托。勞魚得蹄涔之安。舍此吾將安歸。乃自作小圖。以言素志。硯有餘墨。遂爲之記。

碧雲仙館遺橐序

陳翠娜

嘵自渥蘭飲水。旣絕響于藝林。漱玉斷腸。孰追踪夫詞苑。蓋生爲女子。力學殊艱。身類樊禽。高談何易。縱天才賦于嫋嫋。而識見囿

乎鄉里。況議惟酒食。職僅頻繁。而欲其爲超今逸古之思。作邁俗  
空前之論。不亦難哉。是亦鮮矣。吾邑山廻吳峯之奇。水浥西湖之  
綠。靈秀所鍾。乃生才俊。筠仙女士者。以草窗名媛。爲竹垞詩裔。咀  
嚼古芬。博鬯今鬱。清談霏玉。能施道蘊之屏。逸思雕華。欲奪機雲  
之席。捲花作饌。吹息皆蘭。鏤月成心。唾談屑玉。詩凡二卷。命曰碧  
雲。眇意匿芬。迴秀邁俗。意境所趨。文情獨茂。吹春雲而作絮。搗冰  
麝以成塵。白鷗江上之帆。芳草橫塘之路。緣楊臨水。紅樓有人。水  
漣照屏。落花來媚。金懸屈戍。捉蟾月以代燈。繡展氍毹。釀鴟花而  
爲酒。莫不飲詩醉魄。說劍動魂。是堪發綺以媚豪。流哀而淒魄者  
矣。然而簪花顰鏡。眉有斷蛾。揩淚驗裙。腰同病燕。秋聲一室。簷溜  
作花。人影隔燈。青虫網戶。春魂苦短。眉態何長。想見其腸如綰帶。

時復繁廻，心似流波。每聞嗚咽，嗟夫，何茹而吐，何蘊而宣。乃使人  
盪氣廻腸，不能自己也。夫人惟不幸，始生長於閨闥，事至無聊，乃  
移情於筆墨。離騷費解，中含屈子之魂。漆室哀吟，誰識魯姬之淚。  
比美人于香草，豈其初心得盛名于文章，尤非素志。宜乎嘔心促  
壽。玉樓之召不回，作賦自傷，鶗鳥之祥如此。嗟乎惜哉，是可傷矣。  
予也識方于身後，徒企慕之已遲。夢班惠之生平，恍婉變兮可  
見。况復梅花病榻，臥復經旬。風瀟瀟兮入室，雨淅淅而夜寒。殘燭  
無影，危樓有霜。當是時也，手此一卷，又安得不感慨交集，涕淚兼  
之。爰誌數語於卷端，非敢自許爲弁言也。

文苑導游錄（第三種第十卷）

◎古近體詩十

天虛我生潤文

歲暮感懷

宋鴻鎮

萬物盡枯槁。驚心忽一年。但添遊子感。難慰老親憐。夢識還家路。書聯異地緣。莫因在漂泊。頻自獨淒然。

世局竟如此。世情安可論。交因貧漸絕。愁與病俱存。性似浮雲嬾。人隨品地尊。讀書兼養氣。何似隱衡門。

伏蟄願難遂。頻年負此身。飄飄雲外鶴。踽踽客中人。有酒堪排悶。無方可療貧。年來詩興長。所得是天真。

歲月已云暮。昂頭感不勝。名心淡如水。客況冷於冰。讀畫眠欹枕。攤書坐曲肱。阿連情話好。聊與伴青燈。

有懷

劉明璞

未能樂道也安貧。一點靈犀不染塵。天性疎狂非福相。頭銜清貴是詩人。興來升酒堪消受。老去三生在隱淪。四十年中真恨事。深

恩莫報九原親。

璞生六月先母終天而先父謝世至今亦已十七年矣生前未曾享璞一滴且均葬在自

門年來祭掃久虛尤痛心者先祖一棺至今浮厝此璞今年清明寫心吟中有所謂如我兒孫底事生也悲夫

歲暮感賦寄暢園兄弟

張一堃

風塵僕僕又經年。絕少收成出硯田。不易周旋初客地。最難消受早寒天。停雲落月勞相憶。飛絮游絲總可憐。羨煞暢園兄弟樂。三竿紅日尙高眠。

附原作

風塵僕僕一年年。筆作耕兮硯作田。不易周旋初客地。最難消受大寒天。停雲

字原作少字

落月徒增歎。飛絮游絲總可憐。羨煞暢園兄弟樂。三竿日上得高眠。

## 二十初度感賦四律

楊純玉

度海飄零二十年。著鞭甘讓祖生先。豺狼當道皆爲患。狐鼠成羣盡掌權。濁已無乾淨土。澄清惟有在山泉。鍾期死後知音渺。悼

王治 一度思量一惘然。

不堪往事憶從前。椿樹萱花共日捐。

予生未及一載。先君忽患咯血症。七日而沒。先妣願以身

替。娶。不驗。先君既易簀。先妣竟自刎以殉悲哉。一載劬勞終莫報。半生幽憤未能宣。滄

桑歷劫驚塵夢。潦草依人負盛年。遺憾至今消不得。慈容況已渺

如煙。先君遺像尚復模糊。可認而先妣則未留遺像。今儀容已不能記憶矣。

傷時扼腕淚滂沱。生不逢辰可奈何。管鮑交情今有幾。予對朋友均披肝胆相向。他人以得朋友者對予殊渺不可。劉樊眷屬贍無多。春暉寸草心常痛。秋

水青萍手自摩。國運已如強弩末。劇憐同室尙操戈。

凌雲壯志已全消。濁酒聊將塊壘澆。賈誼上書空痛哭。馮驩彈鋏太無聊。身多傲骨難諳俗。詩有閒情自解嘲。他日若能酬素願。五湖烟水伴漁樵。

感時

楊純玉

烽烟遍地客心驚。刦後登臨萬感生。衛國我無誅。佞劍匡時誰是出羣英。十年時局驚三變。千古河山亂一枰。同室操戈猶未已中原何日見昇平。

登高

楊純玉

蒼茫塵霧亂雙眸。沙鳥帆檣過眼收。瑟瑟西風欺短鬢。蕭蕭落木撼深秋。十年飄泊悲萍梗。千里離家悔遠游。極目故園渺何處。江

南庾信不勝愁。

寄小蝶

周拜花

半窗燈火夜沉沉。帳觸閒愁萬種深。十步難尋芳草色。三年終負美人心。鳴鳩聲裏春將老。飛燕來時綠有陰。欲檢琴書重作客。幾回搔首費沉吟。

春殘

周拜花

愁來雙鬢漸成潘。淚酒襟痕兩未乾。祇見衣冠成傀儡。從知塵海有波瀾。一籌未展青春去。萬刦曾遭白戰難。眼看韶華過卅六。荼蘼開處又春殘。

和醉靈主人

周拜花

好倩菩提證淨因。洗清明鏡滌微塵。捐除洛女當時佩。珍重文園

六 乙丑二月

病裏身已是緣陰成陌路可堪流水尙迷津百年事業皆平淡夢裏悲歡莫當真

甲子秋感

周拜花

江南有客獨登樓。四顧蒼茫起暮愁。買舶不來柴米貴。窮居無復稻。染謀南中故舊晨星散。日下江河逝水流。聽慣商聲忘歲月。爲吟夔府又驚秋。

東南東北正窮兵。一局殘棋六國爭。大錯已成何用說。小民從此不聊生。黃華落後秋無色。白雁來時月有聲。莫笑染鴻居廡下。一竿甯與野鷗盟。

南宋故宮

陳小蝶

東南烟樹背斜暉。日落無人見翠微。一徑牛羊踏翁仲。亂山無主

暮鴉飛

故宮衰柳夾漁莊敗苑牆深半樹黃曾是當年教歌舞玉津荒草葬斜陽

叢山何地瘞諸陵刲後河山寸寸金莫怨朝廷甘薄倖小臣冠劍亦朱墳

廢台荒榭十三層鬼妾尋烟月有棱猶似淳咸全盛日流鶯小隊作宮燈

草間零露下迷離咽住秋蟬不肯嘶地底笙娥應有憾月明偷弄玉參差

胡笳一夜向南吹將帥何人應鼓鼙十二金牌追不起岳侯墳上草離離

精魂終古虛南向。風雨千年尙北來。自有憂時千載淚。此行不爲看潮回。

秋柳

陳小蝶

不分能銷客子魂。江湖無酒亦黃昏。登樓更自多風雨。如此秋光畫掩門。

小蠻嫁去纔三月。白傅詩腸不似初。一自禪心搖落後。蕭條病髮不勝梳。

本來此樹號消魂。何況寒潮日到門。送爾龍山更西去。一枝獨自曳黃昏。

飛來社燕如秋客。此別真成莫奈何。珍重明年寒食夢。定知先我度黃河。

年來心事寄蕭疏。能似籠狂賀老無辜負。垂楊三十里。此生猶未住西湖。

雜詩

陳小蝶

尋常愛說江南好。纔到江南已斷魂。最是怕過寒食節。滿城飛絮入黃昏。

年時小病似維摩。楚國天寒感易多。一寸禪心蠶繭甚。鬢絲燈影待如何。

溫文儒雅亦吾師。笑酒登坛酒一卮。更有千花陪入座。馬融經帳是蛾眉。

著意風懷笑爾迂。師生習結未能除。黃河英氣朝來盡。羞對樓中舊鏡奴。

淮陰老死未登坛。拂拭吳鉤淚不乾。欲上西山看兵氣。漫天星斗不深寒。

深感多情陳臥子。爲尋詩夢過前川。江南三尺桃花雨。送到龍山書畫船。

事業名山非我有。百年誰可定。吾辭書生家。產無多大莫去風懷。

兩首詩

陋室

陳小翠

陋室秋何早。莓苔遍處生。日長嫌事少。寒重覺衣輕。欲雨地先濕。將風窗自鳴。敗垣如老女。皺粉自縱橫。

雨昏深巷一燈明。人坐危樓第幾。更鄰院蕭聲。悽子夜。故鄉詩思愴。今生小時綺語。都成悔。來日光陰大可驚。原是瑤台舊仙史。更

何人識董雙成。

長記定公矜一語。不將此骨媚公卿。數間老屋。擰風雨。萬卷殘書。共死生。自覺心空來。妙想翻因病。久得身輕寒。虫心事無人識。何必逢秋訴不平。

憶平昌道中

陳小翠

莫到平昌去。平昌多墓田。天隨朔風老。山枕大江眠。冷雨三城戍。鄉心萬里船。從來雁飛處。只在洛陽邊。  
西風不識路。芳草自然黃。幼客無秋思。高原多夕陽。深潭聚落葉。古堡下牛羊。行過橫山下。偶聞清磬長。

遊仙詞

陳小翠

宮女如花盡羽衣。淮南輦道御香微。神雞獨解西來意。不着天衣。

獨自飛

銅花籜柱細于塵殿角繁星妬玉人一曲雲和天欲笑新聲錯譜愛之神

駕虎來遊兜率宮三生塵夢有無中桃花絕似胭脂淚點上銖衣格外紅

山裏無人洞簫響碧天如水夜雲輕月娥不預蟠桃宴自挽銀弓射遠星

罡風

陳小翠

罡風力大起春寒滿眼狂花未忍看塵海飄搖雙鬢短天涯風雨  
祿衣單身能殉國談何易骨未成灰死亦難無限牢騷一杯酒更無餘語祝平安

不寐

陳小翠

不因鳥鵠感無依。亂世頭顱我不奇。萬戶鷄聲半檣月。一天秋色。  
幾年詩童心未退。常爭勝好句。能來不礙遲。藻荇滿階松柏影。此時清景菊花知。

鳥夜啼

陳小翠

城上。有。烏。鳴。鳴。其。離。離。則。何。知。受。恩。孔。多。露。下。中。夜。月。色。流。波。山  
阿。有。鬼。披。風。帶。蘿。采。彼。蘭。芷。霜。涕。成。珠。豈。不。爾。思。思。當。奈。何。

雪

陳小翠

曉。起。出。蓬。戶。雪。花。飛。不。歇。風。重。氣。候。寒。瞬。息。高。數。尺。街。深。車。轍。多。  
泥。痕。滿。輪。鐵。傷。此。瑩。素。姿。乃。被。塵。滓。積。東。去。有。孤。山。梅。花。皓。如。雪。  
月。明。洞。簫。響。山。深。少。人。跡。胡。爲。來。塵。市。飄。零。不。自。惜。有。客。驚。素。絲。

對此長歎息。

題畫

顧青瑤

應愛春光好。登樓望欲迷。薄雲抱紅樹。遠岫隔清溪。烟歛城初出。  
潮生岸忽低。宵來一陣雨。芳草自然齊。

有懷故里

顧青瑤

涼風忽吹客。天末起高秋。紅葉晚燒寺。青山暝入樓。故鄉無隻字。  
遠岸有歸舟。遙憶南園菊。黃花正及秋。

感懷

林承箕

上達而今付子虛。生成愚鈍惑難除。善忘祇爲多煩惱。不敏皆緣少。讀書負笈願隨名士後。閉門殊與俗人疎。晏安酇毒明知誤。可恨年來我獨居。

一日常懷百日憂。韶華似水逝難留。論交固貴親人善。處事還期責己周。性拙何曾誇自足。才庸難望出人頭。也知無術終貽笑。好把吾身勉力修。

外患頻仍喚奈何。中原還起不平波。合羣拒敵心知少。同室操戈恨已多。起舞難追琨逖志。從軍空唱木蘭歌。愧無才藝常垂淚。拔劍躊躇且自磨。

觀戲感賦

楊伯平

從來萬事皆如戲。一曲堪爲醒世觀。粉飾縱非眞面目。裝成猶是古衣冠。昔年槐國情原幻。自古梨園樂易闌。寄語當場爾賓客。榮枯得失細心看。

感賦

吳虹若

爾賓客原作諸友輩

漫天鼙鼓震山河。從此中原入劫魔。  
千里烽烟侵夜月。萬家離亂泣干戈。  
荒城蔓草秋風冷。游子征衫戰血多。  
杜老憂時空洒淚。回天無術奈他何。

附原作

聲聲鼙鼓震山河。從此中原遭刦魔。  
千里烽烟侵夜月。萬民道路泣干戈。  
荒城蔓草秋風冷。白骨橫山碧血波。  
杜老憂時空酒淚。奈他殘忍弄兵何。

詠簾

袁訥齋

紋波細縠漾東風。賈女衣香息息通。  
一桁低垂誤歸燕。四廂高卷現驚鴻。  
透明玉殿花爲幕。搖曳銀鈎月似弓。  
聽政當年傳異事。從將女禍說唐宮。

附原作

遺宜仄因中字從字  
均平聲故讀不響

歸係平聲仄韻異解  
蓬山之蓬未可單用  
一字

附原作

紋波幅幅漾隨風。透視驚鴻影一叢。萬縷青絲堪細擬。數行紅綫未深縫。光通玉殿非垂幙。暗閉金闥似隔蓬。聽政當年傳異事。從將女禍說唐宮。

檀香扇

雅稱香君掌上擎。也留撲蝶與流螢。回風不敢氤氳氣。截月還裁摺疊形。只恐秋來悲篋笥。每從花底見娉婷。檀奴小字勞鐫識。冷煖炎涼夢易醒。

附原作

尋屬侵韻侵奇古無  
通叶

短小香君掌上擎。流螢去蝶會追尋。回風不敢氤氳氣。截月還裁摺疊形。只恐秋來悲篋笥。漫誇夏至托娉婷。招涼不惜檀雲重。冷煖人情慣自經。

莫謂

莫謂蕭郎陌路中。兩情還與舊時同。斷無消息風中柳。猶有知音  
爨後桐。名士襟懷原守白。美人顏色可憐紅。淒涼一十年間事。門  
巷桃花夢已空。

附原作

莫謂遭逢陌路中。相看不與舊時同。韶顏暗催明鏡。巨眼甯知失爨桐。我未成  
名無奈老。卿誠薄命可憐紅。淒涼一十年間事。今日門前空更空。

箇人

簾裏春人豔似花。相逢祇隔一重紗。綠珠底事生金谷。碧玉何緣  
總山家。却怪身輕難似燕。莫嫌恩寵不如鴉。何當月下裁瓊佩。更  
向安期覓棗瓜。

附原作

暗下脫一字對伏欠  
工紅字無根

出落豐神豔。花相逢祇隔一重霞。綠珠底事生金谷。碧玉何緣總小家。  
却怪身輕難似燕。莫嫌恩寵不如鴉。當能月下裁瓊佩。更向安期覓棗瓜。

人間

人間何處覓神仙。偏許劉郎入洞天。已是相逢還避面。絡蘇簾隙  
一俄延。

附原作

人間何處去尋仙。豈是劉郎入洞天。月姊嬌羞佯避面。流蘇帳下玉台前。

形雲

形雲漠漠雪飄飄。驢背尋詩到六橋。妬煞孤山林處士。萬梅花裏

夢藏嬌

附原作

形雲靄靄雪飄飄。驢背吟詩到六橋。間過孤山林處士。飛霜白盡萬梅梢。

惆悵

惆悵西風昨夜霜。卷簾人對菊花黃。東籬寂寞南山晚。不見王弘饋酒漿。

附原作

惆悵西風未肯狂。東籬花信菊初黃。悠然坐對南山暮。不見王弘饋酒漿。

和張韻秋感懷韻

袁訥齋

難滌胸中萬斛塵。偶來海上寄閒身。飄流骨肉多新思。冷落鄉村少舊親。野哭聲從鴻雁斷。酸吟味共柱蠶辛。枯魚有恨終無索。細雨梅花黯旅魂。

附原作

難盪胸中萬斛塵。偶來海上寄閒身。閨闥一片成魚土。村落千家少舊親。野哭  
聲從鴻雁斷。酸吟味共桂薑辛。枯魚有恨終唧索。細雨梅花黯旅魂。

淒涼身世嘆依劉。作客天涯況暮秋。未必蛾眉難仗劍。但憑赤手誓沉舟。愁中歲月題絞綯。海上風雲幻蜃樓。爲報彎弓酬固極。此心誰是鳳鸞儔。

附原作

淒涼身世嘆依劉。客天涯。畏及秋。未必蛾眉難仗劍。但憑赤手誓沉舟。鏡臺  
豈少溫家玉。鳳管應連蕭史樓。爲報彎弓酬固極。重開東閣治鸞儔。

落花

落花時節又黃昏。草長苔深恰閉門。千樹綠陰胡蝶夢。一枝紅雨杜鵑魂。芳心易識烟雲幻。薄命難酬雨露恩。底事曇華惟一現。由

來萍踪總無根。

附原作

落花時節近黃昏。草長苔深合閉門。樹下翩翩蝴蝶影。枝頭瘦損蜀鵞魂。芳心易逐烟塵隊。豔質難忘雨露恩。底事春華同落葉。沾泥惜爾又辭根。

和徐哲東十年韻

莽莽風雲徧九州。中原逐鹿幾曾休。吳鉤入握揮清淚。楚鐵橫江鎖濁流。俯仰風塵空有願。運籌帷幄竟無謀。十年悔不從我去。屢夢槎浮八月秋。

柳眼

陌路誰憐阮眼青。天涯客舍又重經。春愁欲借重簾織。曉夢憑吹一笛醒。臨別聞歌三四疊。替人彈淚短長亭。秋風轉瞬悲寥落。落絮

# 果蘭因已化萍。

附原作

咏物貴不卽不離失之迂拘則乏味矣

不種秦庭與漢庭。隋隄春到阮瞳青。三眼弱態猶銜夢。一種嬌姿別喚醒。怕看

征衫新舊迹。偷彈離淚短長亭。樓頭日日天涯望。盼得人歸已化萍。

柳眉

逐句上二下五均不  
連綴

交影長門蹙黛長。敢將歛恨怨昭陽。雙蛾君得東君顧。八字纔親碧玉妝。雨洗

臉痕初染綠。風描巧樣淡匀黃。芙蓉不借蓬山翠。那得深宮沐寵光。

柳腰

阿那卽婀娜均作仄  
一或均作平未可一仄

楚宮慣舞阿那枝。每到階前不自支。淡蕩風來齊拾翠。徇儂雨後洗凝脂。輕盈

趙女堪摹態。綽約變姬合競姿。囑咐東皇長護惜。生來嬌小是難持。

柳線

盼字仄聲

千絲萬縷掛晴暉。不織迴文功容歸。  
夜有春衫取寄。何無素手弄依依。鶯梭  
枉擲流黃錦。燕剪空裁縷碧衣。可奈征軌牽不住。輸將離恨到朱扉。

甲子歲暮雜感

張傑

自憐墮劫入塵寰。逝水韶華去復還。  
賀歲方逢新甲子。撫時又過舊年關。  
西風落葉勞人怨。涼月窺窗少婦閒。  
悵念家邦增涕淚。閑牆隨在見瘡痕。

違時何處足容身。幾度滄桑志未伸。  
浪說交情同水乳。誰從離亂識風塵。  
前程已苦如冬短。世事還誇逐日新。  
斯世料無知我者。潛龍何處露金鱗。

寒拆聲聲旅夜長。前塵影事耐思量。  
萱花萎後雙肩重。梅樹開時衆態香。  
始信黃金能作祟。可憐幻夢半思鄉。  
人情參透痴呆慣。冷

煖由他我自狂。

大錯曾聞鑄九州。那堪滄海復橫流。蒼松獨有凌雲志。野馬甯無識路謀。竹以虛心方耐冷。菊因傲骨始經秋。熱腸未共寒霜化。猶爲同人抱杞憂。

附原作

憂仄聲其作平者乃陽韻義同音別非押作音不宜用難關之難仄聲

自憐墮劫入塵寰。逝水年華去復還。賀歲方慶新甲子。撫時又覺舊難關。西風舞葉勞人怨。涼月窺窗少婦潛。悵念家邦增涕淚。閱牆甯計血腥斑。

那堪之那雖有作平但多作仄

違時何處足容身。幾度滄桑志未伸。浪說交情同水乳。誰從離亂識風塵。前程已苦如冬短。世事那堪逐日新。斯世料無知我在。莫求雲雨露金鱗。

第三首未改

大錯誰憐鑄九州。那堪滄海復橫流。蒼松空挹凌雲志。野馬甯禁識路謀。勁節能操方耐冷。孤高拔俗始經秋。熱腸莫共寒霜化。世自沉迷杞自憂。

(套用成句。最好翻進一層。若只依樣葫蘆。終非得當。如萱花等句。均爲套用語。固亦佳。惜不免落窠臼耳。)

偶成

自落形骸不自持。擾人世網亂千絲。全家骨肉如雲散。近水樓台得月遲。手把書函惟貯淚。身經滄海已拚痴。偶成詩句皆無賴。一樣牢騷屈宋詞。

附原作

自落形骸道不持。擾人世網亂千絲。全家骨肉如雲散。個裏情懷祇夢知。淚滴書函難辨字。身經滄海化爲痴。無聊賴有詩鳴意。沒奈愁腸盡屈詞。

秋夜雜感

張傑

念家大人

孤憤如今沒處伸。祇餘熱血報尊親。烏私難遂心常恨。蝶夢初尋認未真。話到家庭惟灑淚。數來恩怨欲忘身。平生未解因人熱。范

釜新添尺許塵。

上栩園師

何緣彈鋏得相知。文字通靈信有之。末路書生悲一飯。及門教訓悟三思。軟紅未絕黃衫俠。建白欣隨絳帳師。莫嘆才難天不用。過江名士正多時。

寄內

一事無成莫笑予。祇因世亂不歌魚。曾經劫變離情淡。難得平安素志舒。秋後無衣歸典庫。客中唯淚附家書。前塵夢境分明在。貧賤糟糠未肯疎。

心字出韻

對句未工不典

附原作

孤憤如今沒處伸。祇餘熱血報尊親。烏私未遂心常恨。蝶夢初尋態不真。話到家庭頻灑淚。詩關骨肉劇酸心。候虫底事悲難語。豈爲儂身嘆不辰。

何曾彈鋏識陳思。文字通靈信有之。末路書生悲一飯。前塵墨迹記清詞。軟紅未絕黃衫俠。建白欣隨絳帳師。莫嘆才難天不用。過江名士亂于絲。

事業無成莫笑予。祇因世亂不歌魚。曾經劫變離情淡。難得平安素志舒。行篋無衣驚落葉。旅居有淚滴家書。前塵夢境稀依在。貧賤糟糠未肯疎。

(聲調尚佳。帷對仗終欠工穩。造句亦欠警策。)

奉陪鎬山先生遊清涼寺

金子長

巾履飄然澹世情。且來蕭寺話無生。秋林影薄峯巒近。黃葉聲乾澗水鳴。安石文章誤天下。杜陵身世厭詩名。雲居雪竇如相憶。願

以善提證妙明。

附原作

巾履飄然澹世情。且來蕭寺話無生。秋林影薄有猿嘯。黃葉聲乾聞鹿行。照眼  
干戈紓國計。低眉身世厭詩名。何當共結蓮華社。彌勒同龕證妙明。

呈栩園夫子

漫將風骨比袁絲。時難年荒數亦奇。不共名流爭國是。翻因末枝  
受人知。江湖歲晚驚華髮。閨閣才多列絳帷。我是公門新弟子。降  
階新受五篇詩。

附原作

語多平泛宜取警拔

人間爭說似袁照。瀟洒情懷更絕奇。不共名流紓國計。翻從實業創家基。  
湖山獨占宜青史。閨閣多才列絳帷。我是公門新弟子。傾葵何似且呈詩。

雨夜病中偶成

宋鴻鎮

一病十餘日。心神喜尙清。頭昏愁近酒。胆怯厭聞更。小雨斷還滴。  
殘燈暗復明。擁衾苦不寐。時起故鄉情。

桃李花盛開喜賦一絕卽呈

栩園夫子

幾株桃李屬誰家。皎若冰霜豔若霞。不是公門善培植。只今猶恐未開花。

辛酉除夕

用馮舍人  
廷槐韻

汪炳麟石青

聲聲爆竹送黃昏。畫燭燒殘見跋痕。有鶴有梅堪卒歲。或歌或泣乍停尊。幾番花信才輪指。一葉桃符貼到門。消受團圓親骨肉。燈前笑語十分溫。

夢入蓬山未訂緣。一杯濁酒寄狂顛。韶華迎送悲流水。家國扶持愧薄綿壯志。未甘隨歲盡寒灰。何日向人然不平。空託詩文訴檢點。奚囊剩幾篇。

照人肝膽有清風。彈鋏高歌氣若虹。欲把心情師漫叟。難將詞賦獻文翁。半生託跡人如舊。四海論交眼敢空。學劍學書真一夢。算來贏得是飄蓬。

勸畫蛾眉笑謝之。此生遭際本難期。擁來文史三冬足。譜盡牢騷一笛知。縱使人情能揣測。不堪世路太嶮崎。梅盆臘炬馨香裏。守到殘年有所思。

當庭筵爲祭詩開。比戶人將饋遺來。蜿蜒已看蛇赴壑。茫茫難問客憐才。願將淨土三弓地。直築糟邱百尺臺。明日亦知春意好。只

愁鶗鵠易相催。

愁城淚海是駢鄰。俯仰乾坤一粟身。求富漫言能執御。送窮未免只欺人。三閭昔有行吟客。王殿今無備牋臣。一掬美人香艸淚。更從何處弔沈淪。

聲華遠近只虛名。至竟年來作麼生。自是浮軀同夢幻。空將瘦骨負崢嶸。時方多難休言志。事到求人未易行。極目江南思作賦。蕭條身世庾蘭成。

二十初度感賦二律

汪雲儔

虛度韶光二十春。愧無能慰遇年親。終應振作趨前路。詎可蹉跎誤此身。萁豆相煎情太忍。雞蟲互競智何神。靈椿謝早心傷甚。偶一思量淚滿巾。

浪迹江湖又一春。欲歸無計劇酸辛。耽情翰墨譏訕衆。滿路荆蕪嘵嘆頻。不與濁流爲伴侶。惟同黃巷結交親。何時得遂冲年願。幽處深山遠俗塵。

春野卽景

鄒柳儂

桃李花開柳葉齊。營巢燕子正啣泥。無情最是催春鳥。不管人愁只管嚦。

附原作

嶺上梅開春色迷。翩躚歸燕覓新栖。聲聲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嚦。

前題

吳秋云

柳外人家一半遮。杏花隙裏補桑麻。扁舟來去無須問。不是桃源定若耶。

附原作

綠水迢迢碧柳遮。杏花影裏小舟斜。雲天深處迷烟翠。笑指桃源路不遐。

春野卽景

譚秋筠

郊原綠遍短長隄。芳草黏天望欲迷。樹杪青帘招客飲。枝頭黃鳥向人啼。縱無詩思橫牛背。儘有香塵逐馬蹄。橋柱不妨題斷句。重來認取爪痕泥。

附原作

郊原綠遍短長隄。烟水蒼茫望欲迷。樹杪酒簾招飲客。村邊釣艇待漁嬉。  
林深隱約遮樵影。麥浪翻翻露馬蹄。無奈暮鴉催晚景。倦遊留作舊巢泥。

春野卽景

包慧珠

平原芳草自萋萋。花映柴門柳映隄。却趁夜來春雨足。秧針千畝

綠初齊。

附原作

平原遠望草萋萋。一片風光柳映隄。出水秧針千畝綠。田翁叱犢自耕犁。

前題

楊炎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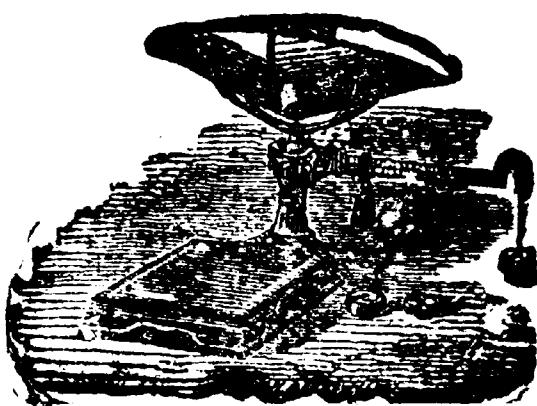
大好光陰作臥遊。儘將詩景畫中收。桃花流水無尋處。斜日分紅上釣舟。

附原作

大好光陰盡日遊。湖邊清景畫中收。桃花片片隨流去。歸到斜陽紅到舟。

文苑導游錄 古近體詩十

三六 乙丑二月



# 文苑導遊錄

## 填詞十

天虛我生潤文

### 菩薩蠻 四闋

汪石清

翠翹垂暎釵頭鳳側梳寶髻雲鬟重攬鏡愛新妝風吹衣袂香  
容華愁易歇學打同心結不是媚芳春任他鶯笑人

雕闌十二迴環碧春波穩戲雙鷓鴣幾樹白山梔繁花開滿枝  
菖蒲才展綠楊柳凋零速莫道不消魂西風秋氣昏

寶琴彈冷纖纖玉惺惺自惜春蛾綠惆悵到如今淒涼遲暮心  
薰籠閒倚久無奈梅花瘦隔歲任芳春鏡中非舊人

亦知難得春長駐從今不管春來去冰雪足怡情花前調素箏  
愁痕都疊起付與悠悠水不做嫁衣裳年年金線忙

二 乙丑二月

喜遷鶯 爲范烟橋題鷓鴣釀酒圖

陳小蝶

先生休矣。算辜負龍門史。遷一記佐越推功沼。吳留恨。曾見兩家興。廢老去皮囊。猶在銷盡胸中兵。氣隨范蠡烟波一舸化爲酒器。滑稽又何似。曼倩詼諧與世沉浮裏。湘水三閭長沙一傳。此物獨堪知己。叱取乾坤如斗。釀盡長江春水。公且醉。恁白虹四野是何天地。

臨江仙

陳小蝶

涼入銀床冰簾冷。雨絲斜上簾櫳。枕邊依約茉莉風。寶燈憎眼纈。綃枕襯腮紅。坐起竟忘收玉鉗。星眸一向惺忪。夢兒吹散尙朦朧。並肩疑軟玉。偷影視芙蓉。

明月引

陳小蝶

明簾花影月流黃。茜紗幢。藕紗窗。夢入瀟湘。秋雨正琅琅。宿酒乍醒更漸定。枕函小貯新涼。嫌夜長。夜長夜長怯虛房。鏡屏光做迷藏。漾也漾也漾不定。六柱銅床茉莉籠燈。四壁掛瑩囊。心上奇馨。眉上繭化做了。一重重迷迭香。

高陽台 遊仙（消寒雅集拈題得此）

陳翠娜

海角霞荒雲邊月老情天。幾度秋風螢火星星近來飛入璇宮夢魂祇識銀河路。怕淒涼又到雲中鎮。忽忽舞破霓裳。環佩無蹤淚珠凝露。銅仙老縱桃花無恙也減微紅豔刼難消相思冷化美芙蓉倩魂夜抱枯禪泣是闌干都被苔封。漫惺忪消息人天一點歸鴻。

浣谿紗

陳翠娜

月殿虛開窈窕雲。銀河私語靜中聞。滿天詩思化星辰。紅藕花  
香簾外雨銀床涼逼。夢中人起來秋氣潤苔痕。

蝶戀花

陳翠娜

遠山撲滿玻璃鏡。六曲紅欄背立。春人影。花外斜陽樓上暝。柳絲  
烟雨清明近。愁到眉山低。一寸病也無聊起。也無人問。指上螺  
紋。心上印舊情。是夢都難醒。

慶春澤 紅梅

陳翠娜

翠羽餐霞凝妝照水。陳宮豔曲吹殘。絳淚彈潮相思飛。上闌干。東  
風不識江南路。被桃花賺入孤山水雲邊。莫逐幽香流到人間。  
海天龍背湘神影。甚絳衣春小。環佩珊瑚一笑人。天冷紅先破。春  
慳。空山昨夜羣仙醉。點蒼苔蠟淚汎瀾。認斑斑。月地雲階湘竹千

竿。

蝶戀花

邵于慶

悵臥層樓懷舊雨。緣萼開時已亂人心緒。不識何時重得睹。靈和殿裏風流樹。紫騎游輶今寄旅。別了多時。切記西窗語。不信夢魂飛得度。山程水驛江南路。

浪淘沙（春游）

邵于慶

辜負好韶光。綠盡垂楊碧。桃開謝菜花黃。粉蝶翩翩來又去。都爲春忙。小艇慣悠揚。恰似琴長。春人載入水雲鄉。還怪東風吹。不散鬢影衣香。

虞美人

邵于慶

臉波眉語思量徧。咫尺天涯遠。綠窗問字記當年。只有前塵影事

證因緣。搴蘭抱月都虛度。忍說奎橋路。情懷我已亂如絲。不怪垂楊凋謝勝當時。

蝶戀花

吳虹若

寂寞紅樓燈影瘦。愁煞西風。又自窗櫺透。吹冷羅幃千疊。皺思潮起落鶯啼後。重記依依南浦柳。徹夜迴腸。淚濕征衫袖。幾度言歸終未就。勞人纏鎖天涯逗。

附原作

小字宜平  
隨湧發粗突  
謀利嫌俗

寂寞小樓燈影瘦。愁煞西風。又自窗櫺透。吹冷羅幃千疊。皺思潮陡湧鶯啼後。重記依依南浦柳。徹夜迴腸。淚濕征衫袖。幾度言歸終未就。只因謀利天涯逗。

滿庭芳

金子長

疊雪衫輕垂雲髮細。鏡台曾拜紅妝。十年前事回首豔滄桑。恰趁

落花風裏闌干亞。戲捉迷藏都說是青梅竹馬。玉雪兩無雙。年時重見處。教停針繡低語。晴窗只如蘭香澤。消受王昌最愛深顰。淺醉玉釵墮。燈影幢幢誰知道屏山咫尺便以似銀牆。

附原作

記堂下應作平平仄

疊雪衫輕盤雲髮細。鏡台曾拜紅妝。十年前事回首。豔滄桑。恰是落花時節。記堂下戲捉迷藏。珠簾外青梅竹馬。玉雪兩無雙。多情攜手處。教停針繡低語。晴窗只如蘭香澤。消受王昌最愛深顰。淺醉玉釵墮。燈影幢幢堪惆悵。屏山咫尺爭奈隔紅牆。

文苑導游錄 填詞十

八  
乙  
丑  
二  
月

# 文苑導游錄

◎筆記

琴盲傳 林琴南先生改本

陳小鰐

琴南先生性情中至人也。予嘗以文就正。今年秋先生患脾濕甚劇。病中猶爲予強起刪削此篇。旬日遽歸道山。悵望京華。德音遽杳。每一懷想。輒悲惻不能息。謹刊此篇。以誌不忘。先生四公子季椿嘗來書告予。先生自改此篇後。卽不復能爲書。僅彌留時手寄高子益一函。及書遺囑而已。則此一篇亦可視爲先生之絕業矣。

雍門生抱絕技而游於上都。十年無所見知。歎曰。世偷矣。盈虧之道。彼惡知之。歸乎歸乎。吾琴其終不用乎。去絃留軫。藏琴而遁於有窮。經年不歸。妻死。遺一子曰保奴。臨命告之曰。若父國工也。挾

琴以游江湖。因下壁間琴曰。若父之所手弄也。持是足以見父矣。保奴既葬其母。負琴出門。茫然不知所屆。顧頻年無所遇。因弄琴市中。乞食以求活。一日有跛丐聞琴聲。僵僂側聽。不覺移晷。歎曰。何琴聲之永也。寶奴疑爲其父。顧以盲也。不敢突與之語。則踞地而鼓琴。盲翁曰。孺子之琴未善也。師我而從我歸。琴技且大進。對曰。小人有父。將往尋求。不敢拜丈人之惠。盲翁曰。吾固目盲。能以心聽子琴音。調鬯叩南角以召黃鐘。主骨肉離而將復合也。留此待之。勿他適。保奴大悅。負琴從盲翁者。雍門生之師也。雍門生旣南游。鬱鬱不自適。客曰。越人操不龜手藥。而不免於洴澼絖者。以不善用時也。今子泥古而迂。大音希聲。以求合於當世。所謂資章甫而適越。誠爲宋人也。已不改。且餒死。雍門生遽然曰。吾向見西

國有奇器。似阮咸而腴。銅絃操縵。其音變徵。盪人肺肝。豈卽今世之樂與。吾欲用爲夏聲。取而代之。則何如。客曰。昔者夫子感諸夏之變。思欲用夷。後世作述。其在子矣。爲之卜曰。旣濟吉。用於鬼方。三年克之。雍門生旣造新器。一時耳聽。悉移注于雍門生。而雍門生終不適。曰。悲夫。琴用至廣也。吾嘗觀吾師之鼓琴。危坐歛神。六脉靜息。然後一吟揉綽。注間而清風自生。萬物胥洽。今吾器何爲耶。將愧謝其師。乃不知其師方與保奴同行乞也。他日乞于市。聞雍門之琴。曰。異哉。非吾徒歟。何其聲之似也。和而淳。吾知其爲琴。清以越。吾知其爲瑟。今也。非絲。非竹。當春。叩商。草木淒涼。夫神明散乎。內妖之徵也。氣血動乎。中亂之萌也。亡無日矣。使人問之。果雍門生也。歎曰。非吾徒矣。其聲不似我矣。歸告保奴曰。君子守道。

四 乙丑二月

甯窮勿濫戒其門母納雍門生。雍門生聞之大懼。造門自投盲翁謝之曰。吾惟守約不欲隨世沉浮故行年六十而丐也。爾貴爲國工。何見而至此。使保奴鼓琴已握固而聽之曰如吾曩所授雍門生者使之聞之。保奴鼓琴心動不復成聲。雍門生亦悽然而悲。不竟曲而出。盲翁曰。雍門生豈而父乎。林鐘應異利見大人故角絃雖淒而實和。吾聆之融融然如歌大隧之中也。保奴大驚欲追雍門生。盲翁曰。毋然。果而父也。其人必返。雍門生果返曰。吾之出也若有所失。及于中途。乃盤散不能自進。意何祥也。盲翁顧保奴曰。眞而父矣。出遺琴爲信。遂互抱而泣。保奴取琴而歌。雍門生聞琴而慟曰。吾誠負其師。乃碎其器。終身不復鼓琴。後五十年有瞽叟抱琴而過市。語人曰。琴也。則皆笑曰。常琴不如是也。使鼓之。其聲。

靜細不可跡象。皆掩口曰：甚矣叟之欺我也。指動而不聞聲樂部之琴，乃不如是叟不直于衆。抱琴哭而去。識者以爲必保奴也。後二十年而有庚子之變。妖徵亂萌，果如盲翁之言。

文苑導游錄 筆記十

六 乙丑二月

# 文苑導游錄

## ◎小說

### 鴛鴦塚傳奇

弋虛我生錄存

汪石青

鴛鴦塚傳奇爲汪生石青所著。采焦仲卿妻詩意演繹而成。於三年前就予正拍。以事冗未暇一一校讎。但其詞句頗順。妙造自然。雖有數處不盡合於譜法。然以元人曲本論。則信筆所之。大都先有文辭。而後施以工尺。學士優人。正不預爲謀合。依詞作譜。自有伶工曲承其旨。不必如李日華之削足就履。強作南西廂以就範圍。例如玉茗牡丹。其冥判中之混江龍一闋。直可謂之完全不合。而王夢樓以文章氣魄。無可損益。特與家伶依聲作譜以就之。此正不可與按譜尋聲者同日語也。爰仍其舊。不加竄易。錄存如左。吾知汪生果於音律。復有研求之處。恐其所著轉多束縛。反不如此稿之現成矣。卽予曩著桃花夢傳奇亦然。後以自視不當。

特加修正。而詞氣轉爲所沮。蓋亦同一造境使然也。

乙丑三月天虛我生識於香雪草堂

### 第一折 閨嘆

(旦上)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嫁爲吏人婦。中心常苦悲。願爲雙鴛鴦。比翼長不違。奴家劉氏。小字蘭芝。十年侍字。嫁在焦門。夫婿仲卿。現當本府一名小吏。雖則職卑事煩。曾少離多。倒也蘊藉多情。溫存不俗。只是堂上婆婆。……咳。這也說不得許多了。方才伺候婆婆睡過。不免又來從事夜工。且把機杼整頓。將這半匹布帛續織起來。正是笛裏關山無賴。月闌中機杼可憐宵。(織介)

〔過商曲〕

(梧桐樹犯) 機絲寂寞。人影蕭條。况冷冷清清照壁燈明亮。鏡帷孤掩。人何往。軋軋機聲。夜正長。一天風露凝眸。望只

有多情的月子彎彎。來窺見深閨情狀。

(內一更介)(旦)

【呂南】(東甌令)機聲響。漏聲長。我一度停梭自忖量。

想我朝暮投梭。不遑懈怠。大抵三兩日織成五匹。雖不算十分靈快。只是高堂尚嫌遲慢呢。咳……(淚介)

何須仔細從頭想。算是我生來身世多魔障。怪不得無端舉動易招殃。不由不暗悲傷。洒盡了淚千行。

(內二更介)(旦)我想呵

【呂仙】(皂羅袍)歲月暗中消長。兀的九張機上全爲人忙。總則是離多會少守空房。說什麼孟光結了鴻梁案。攀蘭襲芷。歲邁自傷。春花秋月。星星恨長。歎流年却也似投梭樣。

歎介）咳奴家有好些苦處。總說不了呀。

〔呂南〕（大聖樂）幾多幽怨訴誰行。撇不開眉頭心上。

（內三更介）（旦）呀有時候了

鼙鼙報到三更上。可正是夜中央。人兒未返空思想。不忍先眠理繡床。淒迷一向。再凝眸細望。依舊是烟水茫茫。

我想如此良宵。畢竟有好些人消受也呵。

〔呂仙〕（解三醒）有的是軟譚譚歡諾錦帳。有的是鬧烘烘杯泛霞觴。有的是宵深猶把銀箏按。風露下嬌憨模樣。有的是經營旦暮多勞攘。一枕華胥睡味長。徘徊想誰似我深閨思婦。獨自恓惶。

（貼小姑上）半柄珠簾燈一豆。滿庭明月夜三更。（相見介）（旦）姑娘爲

何夜深未睡。（貼）嫂嫂你呢。想是候哥哥回來麼。也差不多要來了。你看呵。

(前腔)冷悠悠簾波垂漾暗騰騰爇斷爐香。花陰低轉深宵。上有什麼公文鞅掌。料來部署都停當。早向歸途這壁廂。(旦)整羅帳。你儘先安睡。我自候檀郎。

(雜上)爲遞閨中語。來敲月下門。(喚介)開門。開門。(旦)誰呀。(貼)想是哥哥回來了。(旦)待我看來。(開門介)那一個。(雜)焦先生着我來說。署中有事。今夜不能回家。叫不要候他。(旦)不回來麼。(雜)是的。(下)

(貼)哥哥不回來麼。(旦)是呢。(貼)這等我們收拾睡波。(旦)睡麼……也是要睡了。咳

(前腔)猛聽得鼓門聲響。怎歸來不是蕭郎。迢迢良夜輕拋浪。閨子裏無端惆悵。含情愁結流蘇帳。咫尺蓬山惹夢長。停機紡。有多少臨風神往。顧影彷彿。

(尾聲) (貼) 一簾花影宵無恙。 (旦) 怎教我獨自含愁向睡鄉。(合) 候到深宵真是枉。

第二折 怒 遣

(副淨焦母雜侍兒同上) (副淨)

(字字雙) 生來嚴厲。敝親娘倔強。幾年辛苦養兒郎。莽蠻娶來兒媳。不馴良無狀。試將手段整婆綱。誰抗。

考身焦門吳氏。早年守寡。只有一子。名叫仲卿。府中爲吏。將就度日。只是媳婦劉氏柔弱無能。不會做事。不但折薪耕種。非其所長。而且遇事遲慢。區區十四布帛。總要整整六天。才得成工。這樣廢物。留着何用。丫鬟(雜)有(副淨)喚劉氏出來。

(雜向內介) 少奶奶有請。(旦淡妝上)

(新水令) 十年閨裏守容光。悔無端嫁非張敞。畫眉無彩筆。攬鏡

惜新妝。還恐要半路相忘。誰解我白頭唱。

(見介)婆婆萬福。(副淨)哎。賤婢。(旦失色介)

(步步嬌)我生小原來。嬌模樣美滿無他。想溫柔意自長。似這般惡詈申申。誰曾見慣少不得再拜啓高堂。(向前介)有何言語和奴講。

(副淨拍桌介)賤婢好惱人也。(旦)咳……

(折桂令)驚心頭細自思量。婦道無愆。怎地招殃。我待向前頭。問個端詳。怎當他搥床撫案。怒氣方張。我犯了甚迷天孽障。直得要恁地摧戕。待則卸下珠璫。脫了羅裳。做一個死囚兒。候決倉皇。算今朝哀劇。登場。

婆婆有何吩咐。(副淨)你本生長小家。不會做事。只道嫁與我兒。待我細細教導。

(厲聲介) 賤丫頭。不堪誨訓。如今留你無用。待我爲孩子另娶賢婦便了。你的嫁資妝奩。一概不要。速速收拾。不許遲延一刻。你去罷丫鬟。(雜)有(副淨)伺候我養息去。(雜應同副淨去)(旦)哎呀。這是那裏說起也。(淚介)

(雁兒落帶得勝令) 俏紅顏。命不良。苦心頭。難言狀。閃的小鹿兒驚然撞。淚珠兒涔涔淌。呀我也會十四學裁裳。十六把詩書講。到今來沒用場。不堪再回頭。想悲傷。平白地焦雷響。恓惶煎熬熬。九轉腸。

(大慟倒介)(生上)

(僥僥令) 暫辦文牘案。來到鬱金堂。伉儷多情歡娛廣。白髮慈親杖履康。

俺仲卿。幾日不曾回家。今日放衙無事。暫且回來養息。(入介)呀。這是劉氏。爲何

哭倒在此。賢妻醒醒。賢妻醒醒。波（旦）醒生扶起立介。（旦）咳。你來了。（哽咽介）

婆婆。（慟介）（生）怎的。（旦）婆婆將奴休了……

（收江南）呀。記當時歲初陽。換羅衣配鸞鳳。盟心地久與天長。何期中路遭魔障。任心良性良。任心良性良。到頭來將人驅逐混青黃。

（生失色介）爲何好好平白休你。（旦）咳（淚介）

（園林好）說什麼明珠翠璫。說什麼文鴛彩鴦。原不到紅顏命相。贏得是慘收場。贏得是慘收場。

（生哽咽介）賢妻不必傷心。待我向母親說去。情到不堪回首處。一齊吩咐與東風。（急下）（旦）咳。這是那裏說起也。

（江兒水）折殘花閃爍。擲碎玉鏗鏘。算迷離多少的糊塗賬。

(貼上)明珠藏匣。日泉水在山時。(相見介)嫂嫂方才何事。觸怒母親。(旦)呀。姑娘我那裏敢有疏虞。致干譴怒呢。命之如此。夫復何言。我……

小心事母非無狀。治長羅織真冤枉。從此閨中分判停繡添香。殼把前情思想。

姑娘呵

(活美酒帶太平令)記當初到壻鄉。記當初到壻鄉。你小小年紀始扶床。不承望今日分離一樣長。時日太匆忙。判雲泥黯然傷。你後日是喜融融春花醞釀。我今日是忒楞楞秋葉飄揚。慘悠悠離情惆悵。一揮手人間天上。你呵展箱籠脂涼粉涼。卷簾櫳花黃月黃。呀認遺踪莫把我故人相忘。

(貼)嫂嫂我和你一同去見母親。或者看在哥哥分上。有個挽回呢。

(尾聲)無情莫恨驚鴛棒。待試回天拜綠章。(旦)只怕充耳天闔終不諒。(同下)

### 第三折 密誓

(生上)哽咽不能語。淚落連珠子。愁思出門啼。徘徊空爾爾。俺仲卿向母親面前再三進勸。無奈大怒不止。硬將劉氏休掉。俺不敢助婦違母。沒奈何令其暫且回家。候堂上怒平心轉之後。再圖璧合珠還。且在這裏候劉氏經過。把心事和他表

述一番。(悲介)咳。堂堂七尺。不能庇一婦人。俺好生自恨也。呵。

(新水令)長旛十丈繫金鉢。護不得糊糊梨影。綠章難拜訴。紅雨太飄零。待倩你百轉流鶯。向風前喚春醒。

(駐馬聽)玉闕陳情。帝座沈沈天不應。蓮台拜請伽藍。寂寂佛無靈。足銀河瀉起了風濤迅。是計都觸犯了紅顏。命恓惶獨自行。向

這邊兒長板橋頭等。

(沈醉東風)這一番花殘柳窘。望天涯悄悄冥冥。任你是最多情。  
拗不過高堂嚴性。

咳罷了。

大都是黃梁幻境。說什麼香溫玉靚。一任他擲碎銀餅錐環裂鏡。  
都付與鶯兒痛喚。鶯兒默領。

我待捨了呢。

(喬牌兒)怎奈你幽嫋貞靜。不獨是龐兒整，俺幾生修到伴嬌婷。  
赤緊的影隨形。向此際丟開又不能。

(望介)

(雁兒落帶得勝令)一停停古道迴榮。那裏有車聲人影。你忍淚。

含愁漫漫行。教人立盡了蒼苔冷。遠望見珠簾隱隱現娉婷。（行

介）邁步兒急相迎。

（旦乘車上）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來會大道口。（相見介）（生

與握手介）

分飛同命鳥。是我負卿卿。淒清且丢了傷心境。低膺待小名兒喚一聲。

賢妻如今暫且回家。候母親怒平之後。我是一定相迎再圖團聚。賢妻呵。

（甜水令）此際一言爲定。把兩人心事。今番折證誓不誤卿卿。待苦盡甘來。終圖僥倖。但守住似金石的不轉深情。

（旦）感君恩義誓以死守。只是妾身呵。

（折桂令）這一番含辛茹恨。咽淚吞聲。怕的是兀刺刺齟齬家庭。

撲登登強暴親兄。倘逼着人把紅絲別訂。猛拚個香殘玉碎向泉壠。

妾倘不得自由。亦惟一死報命。落花無主。全仗東君。善爲圖之波。

算妾是蒲葦柔嫩。願君心如石能憑。一任他露冷霜清。蒲謝葦零。  
你一點眞誠。盤石長存。

(大慟介)(生)咳兀的不痛殺人也。

(碧玉簫)問造物是何情性。把離愁別怨。生向紅顏注定。孽胡纏  
春不醒。愁密醞淚空零。早則是芳心悲哽。哭殺娉婷。還算俺破千

金買到同心訂。

(旦)郎君珍重。妾去也。(生)呀賢妻。此際何能爲別。(旦大哭生爲拭淚介)(旦

收淚哽咽介)天色已晚。我便不能久留了。金丸誰擲流星彈。打散鴛鴦各自飛。

(別生乘車下)(生)哎呀。你看他竟去了。(望介)(悲介)

(鴉鶯煞)早則是斜陽半壁荒郊冷。一霎裏山迴路轉沒了人兒影。啾唧唧是滿地亂蟲鳴。韻悠悠是池塘畔搗衣聲。慘淒淒似訴俺心頭哽。出門處還廝並。怎生的歸去零。仔打點着終夜裏擁孤燈。相思病今投正。(下)

第四折 諫兄

(小生上)

【越調  
引子】

(霜天曉角) 西風吹驟。滿院天香秀。看到花黃柳瘦。一年又是深秋。

俺姓劉。名憨生。本地人氏。幼年失怙。剩奉萱堂。無兄無弟。只有一個妹妹。嫁與焦家爲婦。這也不在話下。只是俺自幼不喜讀書。長成之後。單靠買賣爲生。如今正

好出門做筆生意。賺些銀子回來過冬。不免請母親出來。拜別動身便了。家僮那裏。(末應上)來了。大爺何事。(小生)請太太出來。(末向內請介)(老旦上)白髮驚秋暮。青陽逼歲寒。(小生)拜見母親。(老旦)罷了。(坐介)孩兒何事。(小生)兒呵。

【越調】

(小桃紅)生來骨相不封侯。沒法兒把饑寒救也打點。着白鑑青蚨去他鄉貿易。把利權收經楚尾過吳頭。較錙銖計牙籌。別慈顏沒得多時候也。賺千金卽便歸休。

(老旦)孩兒眼下就要動身麼。(小生)是呀。

恰趁這晚秋天。打合着襄陽估夥暫同游。

(旦上)舉手長勞勞。一情同依依。入門上高堂。進退無顏儀。(逡巡入介)(老旦)呀。蘭兒。非年非節。又不是歸甯之期。有何要事。不迎自來呢。(旦)哎喲。這待何辭。

以對呢。(俺注介)

(下山虎)淒淒切切。珠淚紛流。未語先眉皺。如何訴。休。  
(小生)妹妹。何事傷心。(旦哭介)我是被婆婆休了也。

他求疵吹毛。指良爲咎。打鳳嗔鸞。拆並頭。

(小生)難道仲卿也不留你麼。(旦)咳。

他一念兒難撒手。沒計兒圖再留。愛莫能相救。含情對愁。只把後約盟心死不丟。

(老旦)咄。賤人原來你是被棄回家。兀的將何面目見人。想當初呵。

(五韻美)自垂髫勤鞠育。三從四德吩咐。教問兒行記。你小時裁衫習繡。不但把詩書親授。今日裏甚罪尤。半路回家。當場出醜。

(旦)母親孩兒今日被逐。并無罪過。

(五般宜)硬生生將兒棄休。告娘行兒無罪尤空則只飲恨鬱心頭情斷義絕。這般撒手天長地久不堪回首。只落得黑漆似的沈冤問如今誰替剖。

(小生怒介)呀妹妹無罪見棄莫大之辱。待我邀集鄰右同到焦家問你婆婆是何道理。(頓足介)俺好恨也。

(山麻稽)這惡氣難消受。平白地煮鵝焚琴着甚來由。休休不須掩袂多傷懲。待俺邀同鄰舍爲他出氣爲你消愁。

(旦)哥哥快休如此。自古沒有媳婦與婆婆爲仇之理。你若與他家撕鬧使我於心何安。

(黑麻令)放下你心頭口頭。則勸你冤休氣休用不着爲讎復讎。這是俺薄命紅顏。一例兒天仇地仇。昔日的花柔柳柔。今日的新

愁舊愁。一般兒打疊悠悠飲恨到千秋萬秋。

哥哥。妹子從今以後當長齊繡佛了此殘生而已。

(江神子)錦片前程自此休。送餘生貝葉清幽向蓮台細訴根由。把塵緣勘破早回頭。懺悔俺半生乖繆。

(老旦)焦家無禮不必戀他。以你姿色美麗不愁沒有好人家娶你。怕以後不過

快活日子麼來呀。(同行介)(旦)母親我……

(尾聲)盟心誓爲伊堅守。怎便肯沾塵蒙垢去別抱琵琶更出醜。

(同下)

### 第五折 鬧 聘

(副淨上)生兒不封侯。娶媳不知禮。拔去眼中釘。整頓門庭裏。老身將劉氏逐去之後。心上既不煩惱。眼前遂覺清淨多了。只年過半百尚未抱孫。須爲我兒重聘。

一頭親事才好。丫鬟那裏。(雜應上)來了。(副淨)書房裏喚孩子來。(雜應下)(生上)

【呂仙】(步步嬌)一枕模糊醒來晏。整夜常開眼。孤衾不憤眠。向曉未偷夢。陽台動兒綰。恰廝守着那人邊。却又被隔花的鸚鵡聲聲喚。

(見介)母親拜揖。(副淨)罷了。(各坐介)(副淨)你今日爲何沒到署裏去。(生)連日署中無事。且孩兒呵。

(辭扶歸)慘慘鎮是心情懶。夢裏成雙覺後單。一任他日來文牘積如山。俺愁中畢竟無心看。從今住向奈何天。相思有賬和誰算。

(副淨)孩子不要愁悶。現有鄰家女孩。自名羅敷。我想聘此女爲你繼室好麼。(

生)母親。孩兒與劉氏誓同生死。何忍捨他再娶。

(皂羅袍)愁把綵絲重撚。說什麼別調錦瑟。再整朱絃。你將桃代李太無端。我還珠返璧。期如願。東張西角。情牽意牽。盟金指石。心堅義堅。怎得紅箋兒去飛寫鴛鴦券。

(副淨)走畜生。你還戀那劉氏賤婢麼。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從今以後。敢再提着劉氏半句。看我是不依你呵。(生底首長吁介)咳……

(好姐姐)漬淹煎。殼魂消淚漣。硬教俺別諧新眷。把舊人不管。俺怎輕將信誓捐。難如願。怕則怕鏡邊密約做了風中霰。說什麼一夜夫妻證了百世緣。

這是結髮之情。教人怎生撇下呵。

(尾聲)從今疊起相思案。認罪含冤不敢言。去向恨海愁城裏閒過遣。(徑下)

(副淨)喫畜生竟敢如此無禮。正是舐犢恩徒厚。誰知養犬狼。寄言諸世上。子大不由娘。(怒下)

### 第六折 兄逼

(丑上)區區撮合婚姻。趁錢落得快活。硬奪月老之權。巧補綑縕之過。東家求我。幫忙。西家邀我附和。只是去年爲富戶謀個偏房。(笑介)哈哈。至今未曾說妥。在下非別本地一個媒婆是也。如今縣裏三少爺年已長成。未曾娶親。曉得劉家的女孩。雖有才色。昔年嫁與焦家。如今被他婆婆休了。住在娘家。尙未嫁人。叫我去說合。這頭親事。許我事成重謝。到手財氣。豈可錯過。不免去來。(行介)人要得時。事才湊巧。今番找我。可不是財星高照。(作到介)(老旦上)老添白髮寒先怯。睡對黃花夢亦香。(丑入相見介)劉太太磕頭。(老白)呀。媽媽多時不見了。(丑)來與你老人家報喜呢。(老旦)何喜可報。休得取笑。取笑。說與你老人家。

知道縣爺第三令郎。生就翩翩年少。現在二十左右。沒有渾家摟抱。來與你家姑娘做媒。可不是一妙兩好。(老旦)這個待我喚孩子出來。問他一聲。蘭兒那裏。(旦應上)

鐘北黃 (醉花陰) 羅袂輕盈卷珠幌。悄行來弓弓屢響。穿曲徑抹游廊。猛凝眸日影花光。好花枝圍步障。款步見高堂。問朝來何事講。

(見介) 拜見母親。(老旦) 罷了。(丑與旦相見介)(各坐介)(老旦) 方才這位媽

媽來說呵。

(南畫眉序) 縣令第三郎。公子翩翩好模樣。有春山風韵。秋水文章。託微波願訂鴛鴦。聘西施不斬百兩。這般眷屬難推阻。問兒行如何回講。

(旦)孩兒身屬焦家。如何肯嫁別人。(老旦)你既被休。就與他家無干了。我想這假姻緣也是美滿的哩。

(北喜遷鶯)一個是鏡愁虛幌。一個是曲譜求皇成也麼雙。真個是人間無兩。勉了你病影愁形黯斷腸。搔了他心頭癢。成就他畫眉張敞。醫可你惜別王嬌。

(旦)母親。孩兒與焦郎誓死不二。萬不能中途變節的。恕孩兒不能從命了。

(南滴溜子)先曾把先曾把誓兒說。終不肯。終不肯心兒別。向何來的蜂狂浪。雖則是蕭條落葉飛。却不道我守根無兩。保節持身怎的勉強。

(老旦)既不願意回他便了。(向丑介)媽媽呵。

(北刮地風)妮子堅心未可強。一意兒不願王昌憑伊傳語回明。

講。賤。鸚。哥。難。做。鴛。鴦。

(丑)太太呵。公子一心傾慕姑娘的才色。所以特地叫我來說呢。(老旦)咦。天下多美人。何所見之不廣呵。哪……

遍天涯。少什麼翠羽明璫。有的是好端端左家嬌。相有的是豔晶晶朱玉東牆。但品題大都來月龐花樣爲甚的暗昏昏求雅遺鳳皇。及早兒向巫山別采蘭芳。

(丑)這等只好去回覆他罷。(欲下介)(小生上)折花不插髮。得酒動忘歸。呀。媽。媽。多時不見了。那裏去。(丑)大爺回來正好。方才縣裏三少爺着我來與你家姑娘做媒。那曉得不肯嫁他。大爺你去勸勸波。(小生)這種好事怎的不願待我問去。(同丑入介)母親拜揖。(老旦)罷了。(向丑介)你爲何去而復返。(小生)母親。縣裏肯來俯就結親。怎不許他。(老旦)是你妹妹不願呢。(小生)妹妹堂堂官家。

也不辱沒了你。爲何不肯嫁他。（旦）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况焦郎又有誓。豈可負他呵。

（南滴滴金）是同衾同穴盟非誑。今世不諧來世償。怎教我半途中別把姻緣講。節和名須細想。莫惹起鶯囀燕謗。

（小生冷笑介）世上那有守義男兒。他不過一時安慰你好看的話。恐怕早已娶過妻房。丟你在九宵雲外了。現在這樣好公子來聘。勸你及早許了。免生後悔呵。

（丑插語介）是呀。機會不可錯過的。（旦）你們說那裏話來。

他未必訂良緣。諧錦帳。我不學蝴蝶隨風飛過紅牆。

（小生惱介）妹妹你……

（北四門子）忒聰明。會算糊塗。硬生生委實惱人腸。你痴情不解回頭想。落迷津。甘自傷。雖則是節也。防名也。防却不知道誤青春。非

泛常休謬忘。要忖量。義男兒大都是謊。

(老旦)蘭兒。你依着許了他罷。(小生)不能由他不願呢。(旦)咳……

(南鮑老催)蛾眉恨長逼人咄咄何不良呼天不應惟自傷總則  
是生不諧招來這多魔障形單影隻孤恓樣完貞守節和誰講  
(大哭介)到頭來收場無端的兄不諒。

(小生)妹妹你想焦仲卿不過一名府吏值得什麼從今嫁與官家何等享用真  
有天上地下之分了。

(北水仙子)笑笑笑笑你何不量看看看否泰分明非孟浪算  
算算算昔年間誤適焦郎到到到今日才稱歡暢嫁嫁嫁嫁與  
他公子多情福慧長這這這這真是人間無兩却却却却喜你被  
棄還家反得昌莫莫莫莫得要執迷不悟多惆悵及及及及早兒

打疊新羅袂嫁衣裳

(旦長吁介)咳。焦郎呀焦郎。我主意已定。不嫁別人。算來今世再沒有團圓之日了。(淚介)(小生)妹妹。你

(南雙聲子)休悲悵。休悲悵。莫使性。思強抗。休迷忘。休迷忘。把榮辱深籌想。

(旦)哥哥。你

忒莽慙。忒莽慙。眞孟浪。眞孟浪。硬要珊瑚別贈。作踐紅妝。(徑下)

(小生)母親。你看痴妮子竟自執拗如此。我們且不要理他。只把這媒人打發回話好麼。(老旦)由你去罷。(小生向丑介)你去對那邊說。既蒙他不樂微末。肯來下聘。俺家不敢違命。只叫他擇日迎娶便了。(丑)知道了。知道。到底事還湊巧。(下)(老旦)咳。痴妮子。但願你嫁個好人家。過後半世的快活日子。說什麼名

呢節呢。(小生)是呀。

(北尾煞)(合)但願從今沒災障。失林雅變做鸞皇。把從前折磨一概償。(同下)

### 第七折 雙殉

(外末副末小旦同上)(外)從人四五百。金車玉作輪。雜彩三百匹。交廣市鮑珍。  
借問將何去。將去迎新人。前日縣裏三少爺聘定劉家女兒。擇了今日吉期。着我們前去迎娶。須索走遭。(末)那劉女有何好處。我們少爺却去聘他爲室呢。(外)  
你們不曉得呀。他腰若流紈。素眉畫纖蛾長。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是好女子呵。(衆)這等我們少爺娶着了。叫從人們安排齊整。我們去來。(內)曉得。(衆)我們走罷。但把明珠貽北院。安排繡轎載西施。(同下)旦愁容上)

〔呂中〕（粉蝶兒）說甚情緣。只落得淚枯腸斷。錯鴛鴦喬公無端牒追魂符。促命將人作踐坑。送婢娟多分是前生冤欠。

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中路遭蹉跎。一死無差謬。咳蘭芝呀蘭芝。猶是人也。而奈何命薄如此呢。哥哥不諒。硬許婚姻。眼前那邊就來迎娶。看來木已成舟。只有一死而已。當此一髮千鈞之時。也講不得什麼冒昧。不免悄悄地出來。爲着焦郎與他一訣。正是一縷殘魂隨夢斷。十分幽怨上心來。（行介）

〔南泣顔回〕生死殼纏綿。磨折煞芳心。一點爲甚的弄殘翠琯。不教再整朱絃。本來是春風惹夢。奈何天沒亂裏。又把魂兒纏我。保全貞美玉無瑕。問東君此情深淺。（下）

（生騎上）

〔前腔〕〔頭換〕送來消息太無端。甚的中途生變。分飛勞燕悠悠。天

上人間。生離死別是今番。不把春埋怨。殉蛾眉撤決何難。濶餘生不堪搭趁。

俺仲卿聽說劉氏被他哥哥逼着別嫁。所以請假急來與他一面。（作策馬急行  
介）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臨頭各自飛。（急下）（旦上）

（北小梁州）槐影離離正午天。爲甚的人兒不見。花陰黃蝶太胡  
纏。雙飛軟故故向儂邊。（下）

（生上）

（么篇）隔花人比天涯遠。望不到芍藥欄前倚瘦肩。悽愁臉挨的  
一時半刻。同證舊釵鉢。

（望介）哪前面來的不是劉氏嗎。兀的不盼殺人也。（向前介）（旦上）

（南駐馬聽）步步俄延。東風吹皺紗裙襠。故人前面馬聲彷彿似。

當年。

(生與相見介)(作下馬握手介)(旦)咳。郎君呀……

自從別多磨難。果然事不如人願。風波旦夕間。沒機緣再續如花  
眷。

(生)事已如此。沒得說了。(×介)且想我與你……

(北要孩兒)舊巢同是啣泥燕。不承望中途遭變。你瓊枝飛上了  
做文鴛。得春風一旦高遷。你換巢鸞鳳教偕老。俺失林雅雀自生  
憐。這的是六州鐵鑄傷心案。俺自問有何趣味。殘喘偷延。

(旦)郎君說那裏話來。難道你還不知我心麼。

(五煞)早則是休膏沐。委珠鉗鏡邊。怨枕邊憐。說什麼玉台別受  
諧良眷。莫是你莊生曉夢迷蝴蝶。辜負我望帝春心託杜鵑。我冰。

清玉潔無瑕。玷折證到千秋萬古碧落黃泉。

(四煞) (生) 你苦衷兒訴可憐我淚珠兒空自咽惺惺相對愁何限。說什麼春蠶到老絲方盡。幾曾見臘炬成灰淚肯乾。三千弱水茫無岸。早尋個酒闌人散燭冷香殘。

(三煞) (旦) 做鴛鴦不羨仙。好花枝雨打殘荼靡夢醒三春晚。大都是彩雲易散琉璃脆。再休提霽月流輝璧玉堅。從前已往都休算。總付與春林啼鶯秋峽哀猿。

（指介）那邊碧水粼粼妾當畢命於彼死於君前以明不二呵咳……

(二煞) 恨天公不見憐折蒲葦。旦夕間黃泉碧落終相見。畢竟是未償孽債。生無趣赤緊的拿定情根死不捐。則怕這湛湛碧水。淘不盡紅顏怨。擔多少悽淒惻惻。嘯月啼烟。

哪那壁廂敢誰來也。（生）（旦）望介。（旦）疾趨作跳池淹沒介。（暗下）（生）哎吓。怎的竟……自盡了（哭介）我親愛的劉氏呀。我的賢妻呀。咳……（大哭介）我的賢妻呀。咳。賢妻你魂靈少住。候我同行波。（望介）呀。這裏大樹崔嵬。是我畢命之所了。

（煞尾）心中事不可言。意中人成泡幻。俺把弱軀懸向枝頭顫。料定你蕩悠悠的斷魂兒在前途不遠。（作縊介）

（雜扮兩仙童上接生下）

第八折 塚 圓 （場上設塚）

（生扮仲卿魂旦扮劉氏魂攜手由塚後出）（合）生前不稱意。死後得徜徉。幸哉遂合葬。合葬華山傍。松柏栽墓前。梧桐植山陽。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旦暮淒淒鳴。哀怨一何長。行人朝駐足。寡婦夜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合唱）

〔端正好〕半生來多磨弄。回頭處血淚猩紅。鴨兒喚醒春婆夢猶是多情種。

（旦）我想呵。

（輶繡球）恨兄逼得兇。把緣攬得空。好端端畫中愛寵。潑餘生絮影。匆匆情兒忒自濃。心兒恨未終。到今日恓惶無用。葬鴛鴦。紫蓼丹楓。雖則是同心猶做花間蝶。却不道刻骨長留藥店龍。脉脉無窮。

〔生〕我們無拘無束。長並泉台。千秋萬歲。此情不滅。可不也勝却人間無數呵。（

旦微笑介）（同作迎風悅舞介）（合唱）

〔叨叨令〕則由他年兒月兒。一謎價悠悠忽忽的送。不管他風兒雨兒。一例去春春夏夏的鬪。猛凝眸。花兒蝶兒。隨和着嬉嬉落落。

的。弄。有。什。麼。情。兒。性。兒。還。覺。得。拘。拘。束。束。的。冗。卑。則。算。遂。了。人。也。

麼。哥。遂。了。人。也。麼。哥。到。頭。來。形。兒。影。兒。長。守。這。端。端。整。整。的。塚。

(脫布衫)繡榻兒細艸茸翠幙兒竹樹葱蘋綠深沈垂楊護夢住一雙泉台鸞鳳

(小梁州)不怨時窮與命窮。拚這般賚恨長終。形偎影抱脫牢籠。休回首無事可繁胸。

(尾聲)茫茫人世原如夢。何事尊前唱懊儂。黃金休閑。明珠休弄。這一點真情算來鐵石重。

(翩然入)

閒坐自挑燈。漫把瑤琴弄。研麝寫烏絲。譜鵝鴨鷺塚。孔雀自徘徊。雛燕嬌無用。

是墨是啼痕。擲筆餘哀痛。(右調生查子)

# 文苑導游錄

◎栩園近稿十

天虛我生著

## 文一

### 重建秀塘橋碑記

橋碑始於漢代。所以紀功役而用昭垂。比綽楔銘勳之制。匪金錢  
諛慕之文。故予兄以秀塘橋碑相屬。予乃扶病夜起。樂爲成之。慨  
自紅羊革命而後。獨善之君子爲多。黃帝復活以來。迷信之婦人  
亦少。是以橋梁不修。刺史勿引爲過。道路自治。鄉官無法能行。蓋  
當軸者方以家國多難。竭澤而漁。重捐疊稅。求免不遑。孰忍援姚  
邑復江之例。更爲常賦什一之征哉。乃有苕上善士邢君鈞庵。不在  
憑軾之位。而抱作楫之心。以同里之人。僉謂吳興水利實賴中

二 乙丑二月

塘熙來攘往。曩有石梁。毀于兵燹。地近百年。巉巉石骨。若梗在咽。舟車改途。乃類滄田。四民之儔。莫不臨流悵歎。而寄遐想。欲借衆擎之力。乃乞邢君爲之創。邢君以爲求人求己。難易霄壤。旣事蓄之有餘。宜當仁之不讓。一諾之重。初不限於千金。九仞之功。何妨試其一簣。於是歡動行路。喜及卜鄰。璧沈中濟。河伯方効其靈。右折西州。智士忽逢其會。蓋邢君以多病之身。不待浮鼈之來。已先乘鯉而去。其夫人以無違爲旨。乃償牽牛之願。始觀填鴟而成。捐銀凡三千餘兩。費日纔二十餘旬。居然於癸亥四月。勞人夢想之秀塘橋者。復見騎乘聯闌。鑑耜駢集。舉欣欣然有喜色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邢君誠所謂大過人者。君諱鑒。字鈞庵。世居湖郡之南。潯橋寓滬瀆之北市。卒年四十有八。哲嗣禮鍾字。

鼎丞爲予兄弟之甥。夫人陳爲予叔如之女。惟舊例作傳。不避私親。卽新黨論人。亦重公德。矧予十年秉筆。負新聞武斷之名。則此一善旌門。實舊學文明之證。壽以青岷白石。料無愧怍於天人。錫以紫綬金章。自有褒揚之條例。宜毋待乎辭贅。必將用爲獎勸焉。

### 鄧夫人小傳

夫人姓鄧氏。爲江浦陳國權先生室。諱邦康。字少婷。世居江甯。其曾祖諱廷楨。字嶰筠。官尙書。其年譜卽鄧夫人所手編也。祖諱爾晉。字子楚。官太僕。父諱嘉綜。字宰恭。曾爲廣文高行卓誼。世所推重。歸道山時。夫人才九歲。其母夫人姓顏氏。爲連平魯輿判宰。諱伯燾之孫。夙嫻書史。畫荻以教。詩歌飪繡。靡不臻妙。戚里譽爲才媛。陳母慕其賢。遂爲其子國權委禽焉。年十九。歸於陳四德。胥備。

四 乙丑二月

六黨交稱事姑尤能盡孝。蓋其天性至厚。有非常人所能及者。在室時嘗刲股以療其姊。及歸陳君後。陳君病。又刲一股和藥以進。夫人生血肉軀。豈堪作刀圭。顧以精神所注。皇急無措。遂不惜其痛苦而毅然爲之。凡烈婦之能殉者。亦只此一決心耳。豈多覩哉。生平耽書而不曠其婦職。妝閣中無脂粉之具。所有惟筆硯。焚膏流麥。習爲常焉。其爲鄧尙書編年譜。時蒐集各書。以供參攷。推闡體察。其紂密蓋勝於編織。書成。輒然喜曰。吾爲此不啻追隨重闡。言笑若接。已盡得其生平矣。繼編金陵雜錄。楹書尤富。舉凡各省府州縣志。及詩文筆札。靡不涉覽。見有金陵人士之言行述。作堪以風世者。悉著錄焉。自六朝以迄於今。得數百人。大都爲金陵詩徵。及通傳所未載。鄉人目爲今班昭云。尤好吟咏。病中猶作四詩。

以示陳君。惜余未之見也。陳君謂其生平喜繡鄧尙書雙硯齋集，尤稱道其悼亡詩中霜鬢千絲淚萬行之句。然則夫人之詩其聲韻之高爽性情之真摯亦可想見。歸陳君二十五年舉七子四女。今存者子女各三。以殤幼子致疾卒於甲子中秋後十日年才四十有三。陳君既抱安仁之痛苦無少君之術。追念淑德爲撰行述乞予作傳。予謂傳不傳有幸不幸。惟君夫人著作等身好爲昔人傳軼事所爲鄧尙書年譜及金陵雜錄既傳於世則君夫人亦旣傳矣。又何待予爲之傳也。有輶軒當不遺其人焉。

●潛江曠陶三先生墓表

君諱春榮字陶三號惠卿。曾祖諱光俊。祖諱金華。父玉泰。母曹。世有隱德。里黨所稱。君生而嗜書。長而迫於衣食。則爲耕牧工賣。得

少暇。手一卷書。發憤自勵。惟恐人知。夏夜酷暑。輒篝燈伺母寢而後習。鄰里子弟。有不得於其親者。得君一言。多爲感動。以其孝友性成。正心誠意。能化人也。君有二兄。伯鍊卿。早歿。仲天德。清增生。留日本爲法學士。回國後。歷任大學教授。著有令名。惟君不求聞達。畎畝自安。或有勸爲子姪博仕進者。君喟然曰。世亂方亟。豈孺子所能任。但期讀書明理。能無大過而已。嘗與人賈。其人死。而託之子。其子死。而託之孫。君皆慷慨承諾。卒信其言。君家四世同居。凡所衣食。無厚薄。而君尤節用愛人。積廿餘年之胼胝所入。累近萬金。以任俠好施。往往從井救人。瀕於中落者屢。而無悔焉。嘗有人以負債鬻妻。得君助而幸免。又有人以遊學絀資。得君助而卒業。其人淡忘。而君亦若忘之。至如施醫藥。恤孤寡。興修橋路。以惠

行旅則鄉之人皆能言之。蓋凡捍災禦患。君必倍蓰出資以爲倡。而乃桑榆未收。竟以憂患病死。豈天之所以報積善者在其後歟。君生於同治戊辰。歿於癸亥六月。歷春秋五十有六。元配徐繼配羅。男子子三。世斌。世賢。世傑。女子子二。孫男義遠。孫女三。其年十月葬於潛江縣仁厚嶺之新阡。在其家西北里許。慮陵谷之變遷。爰請爲之表識。夫以勤儉起家。古今多有。君自奉甚菲。而於濟人之急。不自恤。其屢瀕於危。此直古人所難能矣。昔者范蠡去越之陶。三致千金。而再散之。君殆慕其爲人。故以爲號焉。然而天不降祥。旣膺萑苻之刲。遂中膏肓之疾。不再假以數年。俾享子孫之養。而食其報。余因哀其遇而不能自己焉。故爲之表以備輶軒。

重印古文詳註序

曩昔之歲。天虛我生。嘗以古文課其遙從弟子曰。學作文必自讀古文始。先取傳記之類。讀十篇。於是山川人物之渲染襯託法。有心得矣。試握筆而爲文。卽覺生動有致。能爲寫景敘事之文。次取書狀類。讀十篇。於是能爲達情陳義之文。不致直率無味。更讀論文十篇。則能放展縱橫。波瀾疊起。不囿於一見。而能集大成。故學作文。非難事。但有濃厚鬱勃之古文三十篇。爛熟胸中。其爲用。不啻誦詩三百。正不待夫苦讀十年。惟選取讀文。各有見地。或喜恬淡。或喜排奡。或喜明媚。或喜疎樸。大抵文章之事。根于性情。未可執一而繩。既不能徧取古人文集而自選之。則就前人選本而爲。複選事半功倍。不且簡便易行耶。前人選本。以古文詳註一書爲最適用。凡所用典。悉經箋註。且與行文結構布局用筆呼應起伏。

之處。一一加以指示。手此一編。勝於名師益友。之十問而一答也。惟惜坊本多渙漫。魯魚亥豕。不可勝摘。遇有疑義。尙且檢查別集。參互校勘。庶不致爲所誤。嘗擬躬自校勘。印一善本。以惠學者。顧乃人事倥偬。歷五年而未竟其志。掃葉山房主人聞而興起。乃延名下士數輩。任其鈔校之役。竟不三月而成。既付印。迺託着易堂主人乞序於予。予喜曰。是正予所欲而未能者。印萬卷書。以惠士林。不啻建萬間廣廈。以庇寒士。方今文學廢弛。國粹淪滅。流行書本。競以教人爲不中不西之文言。爲務致青年於塞絕不通之途。其爲害實與淫書稗史等耳。而掃葉山房獨能致力文學之書。是直吾輩之功德林矣。此書出版。願爲介紹於同學諸子。屬爲轉輾介紹於親鄰里黨之青年。俾知學習爲文。固非難事。古人已有良

好之課本在其教授法亦正剴切詳明無勞舉問則舍歧路而趨正道此書又不啻如迷信家之印送陰隲文與感應篇也故予樂爲之序

社會小說自殺黨序

社會之蠹無過於黨。推其居心無非結合多數之人而謀少數人之私利而已。究其極則此少數人亦未必能人人得其利益。盲從瞎附而不知其中實有智者一人利用此少數人服從其命令擴張其勢力而實收其利益者則惟智者一人而已。自殺黨者實行其自殺之政策而謀自殺之便利夫人非至愚孰肯自殺然而自殺黨首領竟能使其黨員甘心自殺其魔力亦奇矣。惟黨員之能自相殘殺而黨魁之信用益著則有奇之尤奇雖然以靜眼觀之。

則凡所謂黨者何嘗不有自殺之事特其黨不以自殺名耳司蒂文遜着此一篇殆亦憤世嫉俗之餘特揭黑幕以示世人故大書特書曰 Suicide Club 譯言爲自殺俱樂部俱樂部而以自殺名毋亦駭人聽聞按其組織章程則入會有費非納四十磅者雖欲自殺亦不可得而其自殺之法則又如選舉掣簽而被殺及殺人者又必爲本會會員他不能享此權利是誠無異于今日之所謂黨者矣故直名之曰自殺黨試觀今之所謂黨者其享大名得大利者亦不過黨魁一人而已其他黨員其能免于自殺者亦幾希矣嗚呼吾譯是書吾爲黨人悲矣顧安得千百波海彌嗣王而爲是書之續哉

博濟堂記

金波橋畔。曩有酒家。古柳蔽天。蠟牆臨水。予與葛仲符潘少文。文謙處也。光緒甲辰。少文請於尊甫赤文先生。以二千金得之。汪氏先生樂於爲善。夙抱博施濟衆之願。遂於其地築屋數楹。額曰博濟。與劉靜甫陳慶宸樂夔生等各出己資。爲施藥捨衣之所。其爲我輩文謙地者。則有眠琴之室。憩鶴之亭。虛廊延綠竹。石不多柳蔭。跨牆花枝當戶。把酒論文。爲樂正無減於曩時。而宓君友琴復於堂北點綴樓軒。署爲石埽別業。奉南宋詞人姜白石像。以爲吟壇之主。卽名其樓曰小紅樓。於是騷人墨客萃集一時。如章縱卿賞漢章翁修隅輩。尤日涉焉。堂前老桂兩枝。恰傍雕闌。是名桂闌。其東丙舍一楹。葛仲符建烘爐於露井。用以銷燬破爛字紙。語人曰。吾人惜字。初非迷信。唯恐世間造孽。文字多耳。然而太乙之光。

亦堪照讀文人好事此其一也。因榜其門曰然藜集。且屬予爲之記。予因感夫當世賢者大都獨善其身。每以濟博施衆堯舜猶病用爲諉辭。而潘葛諸君獨抱斯願。以掖同人孳孳爲善。是亦舜之徒也。夫士有一行之美。卽足以致千秋。至於作室肯堂。則千百年後。終於頽圮。或爲狐鼠所居。而成魑魅之窟。亦未可知。是唯供人纏弔而已。又烏足爲記哉。

代徐執中爲其先考裕生府君傳

府君諱裕。生於光緒乙亥。卒於壬子。與光宣之世相始終。春秋才三十有八。祖綏之壽七十三。考開源壽六十五。獨府君不壽。豈以才志傑出。遭天嫉耶。予家世爲漆業。自府君始改業儒。每試必前列。人皆曰。積善者昌。徐氏子必光大其門闈矣。顧終不售科舉。

亦廢。南昌早田村固有報本義塾。府君爲之主教。因從時尙授以通譯理化。而學者大進。從游之徒遠及百里。耆紳乃擴其函丈之地爲學校焉。縣視學許爲一鄉冠。丁未歲冬舉行九團會考。列前茅者悉報本校生。於是從學者益衆。而府君之名益彰。然其精神亦以瘁。嘗語人曰。吾生不能展其志。學無所用。惟用之於生徒。不盡吾力。又何以自慰。是以誨人不倦。雖病弗輟。且爲貧困所迫。仰事俯蓄。惟修脯之是賴。吾母氏管生予兄弟五人。女子子二。時先王父獨健。在戊申之秋。府君以傷寒致久咳。醫者斷爲瘵。舉家憂之。九月殤。予季弟越三日而予姑母去世。冬十二月先王父復棄養。迭遭大故。而府君之病益深。己酉春雷熊諸紳聘爲心遠校長。以貧故不得不勉執教鞭。以予爲冢子。勗予曰。執鞭之士富不可。

求當今之世。筆舌已無能戰。能戰惟商。汝當舍儒而商。母與我同厄。乃命赴長沙習爲商焉。瀕行復詔之曰。汝今去遠。庭訓勿及。惟當效曾子之日三省焉。而周急濟貧尤宜當仁不讓。今予每值事輒覺言猶在耳。不知其涕泗之所自也。府君生平任俠。見有勿如己者。惻憫之心。卽油然而生。嘗得修脯歸謀舉。適同族有孀婦苦節。告貸於途。毅然以懷金與之。且許月分所入十之二。爲其孤離卜衣食。及歸而釜塵突冷。勿顧焉。每值晚暇。掇一竹椅坐田塍間。聚鄉農語。以普通常識。聽者忘寢。涼月下樹。猶見憧憧者展笑。而集謂徐先生方講故事也。鄉人議設義學以惠田家子。府君乃以他校修金所入。助之成立。且躬任其國文教科。不受俸。士林益相推崇。歲庚戌。兼潭湖教授。而心力愈瘁。入秋告病。生徒苦留。明

年辛亥病益劇扶杖乞歸始由從游子弟擔簑負笈而歸入夏遂臥床不起荒莊無復所入醫藥悉由借貸及歲暮則借貸之門亦不可以復叩則典質以度殘冬明年壬子典質且罄不可復贖自治會且舉府君爲議員府君嘆曰吾窮且不能贍家而能爲鄉里謀幸福耶竟辭不赴至六月九日而卒卒前三日猶作手示寄予長沙曰吾生無所愧怍特愧無以顯其親而諸弟子束脩以上吾未能盡所學使一一爲世所用是不免怍於人耳今吾病革吾所望於汝者無他汝雖讀書識字今幸爲商汝勿誤執教鞭而自取其窮困死也故予今者猶敬誌不忘愧予不文無以傳其大者謹述言行如右乞天虛我生代爲之傳以存其真焉

劉兆科先生遺象贊

自奉維儉。待人維誠。周恤貧乏。豈在親朋。指囷高誼。荒亂以平。到今稱頌。式此典型。君子創業。心力所資。蔚其懋績。歸其精思。經營廿載。勞瘁可知。乃膺天命。與世長辭。圖形寫貌。昭示後人。率性明德。在修其身。世道日僞。所貴能真。縱非麟閣。亦足以矜。

沈顯章先生遺象贊

猗歟沈公。儉讓且恭。孝友其性。溫厚其容。行仁修德。上壽考終。藹然遺貌。穆如清風。中善所積。餘慶無窮。孫曾繩武。亦既崢嶸。在天不遠。矍鑠是翁。試瞻綽楔。表式豐功。

文苑導游錄

柳園近稿十

一八 乙丑二月

# 文苑導游錄

## ◎栩園近稿十

天虛我生

### ▲詩一

春陰 和 樊花

不成微雨不成晴。向晚春愁漠漠生。一醉柳  
花過元日。幾重烟柳做清明。綠章乞借嫌多事。  
紅袖相思誤記名。九十韶華如夢裏。惱人最是鶗鴂聲。

### 題佩湘閣遺集

先姊諱蕙。適沈氏遠齋。俱歿。今其猶子補愚。以佩湘閣遺集。索題。識爲先姊從姑所著。爲念成臯之誼。欲補博陵之銘。借酒澆愁。題詞追悼。亦取柳柳州碑陰

附誌之義云爾。

髫年往事耐尋思。阿姊曾爲絳帳師。愛述增鄉風。雅史家珍先數。  
佩湘詩。

人生節孝皆天職。幾輩能傳不字貞。畢竟瘦腰遺韻在。百年猶是  
女兒身。

才名絕似袁家妹。仙藉原同沈侍郎。留取一編青玉簡。要人省識  
杜蘭香。

我生也晚廿餘年。樓閣玲瓏已化烟。縱有陳思工作賦。淮南鷄犬  
早成仙。

題陳述獻君瞻麓圖

瞻麓人如陟岵時。臯魚風木百年思。蓼莪廢後無書讀。來向元龍  
乞補詩。

凡人天性皆純孝。憐我鬢齡亦早孤。文獻他年如足述。也應題字到蘧廬。

拜花小病歸杭匝月不寄一書戲爲詩以促之

樓前楊柳綠成圍。消息紅榴約竟違。療汝文園心藥好。當頭一味是當歸。

當風作粥原多我。望月思鄉合讓君。饒有添香清福享。却無眼福賞奇文。

春草池塘入夢遙。謝庭詩正如潮醇。交爲語周公瑾。燬汝焚香。

十日鈔

身外獨留詩性命。夜長惟賴酒消磨。料應顧我嫣然笑。老興婆娑奈若何。

名園特闢賽西湖。擬作瀛洲學士圖。也似故鄉花月夜。問君來飲一杯無。

酒籌添置續西廂。游艇安排十八艤。各備荷花燈十盞。一燈須照一紅妝。

屈指團圓過十五。何妨取次便移樽。浮家倘願攜梅鶴。也許朱陳合一村。

汪定卿先生屬題菊花詩

天生傲骨耐風霜。成就先生晚節香。我亦難逢開口笑。與君把酒話重陽。

代友壽海甯沈志雲先生七十

沈山靈秀屬耆英。谷飲巖棲過半生。忙煞春前何太學。安排車騎

迓三賓。

却老曾傳舅氏方。香山高會亦尋常。腰圍漫說休文瘦。摩粥還生若木光。

熱忱通意到工商。德望由來冠一鄉。過了花朝剛九日。綵旗春酒供稱觴。

於今所欲自從心。慷慨能分管鮑金。乞與一言爲介壽。定知聲價重鷄林。

代友壽孫傳芳

學易何須假數年。傳家自有十三篇。東南兵氣銷除盡。來聽西湖舊管絃。

冀北羣空一顧間。壺簾人士盡歡顏。公門桃李知多少。誰似烟波

六 乙丑二月

釣叟閒。

閩海常陰萬頃連。光風坐我已經年。  
媿無燕國如椽筆。同詠霓裳和衆仙。

江湖永定三千弩。砥柱長留億萬年。  
若向蘇門起長嘯。定知筋力勝伊川。

# 文苑導游錄

◎栩園近稿十

## ▲詞一

天虛我生著

金縷曲 題田挹珊瑚機絲夜月圖

秋夢連宵警。向蕉窗殷勤盼到雨。恬風靜圓月。窺人應見笑。鉛淚依然如綆。問誰把青虫絲併玉箋。生寒憐素手。共嬋娟小立梧桐井。尋往跡隔塵境。露華濕透欄杆影。恁飄零墜歡難拾墜鬟慵。整無奈相思如此夜。比似長門還永。把襟袖幾番欺冷祇。怪牽牛渾不顧。任西風吹瘦蟾蜍領絃外意。畫中省。

金縷曲 題酒丐丐畫圖

吾道真窮矣。遍天涯沿門托鉢。療貧無計。賴是張靈能作畫。博得

二 乙丑二月

酒人歡喜。便引做劉伶知己。揩大家私無長物。滿床頭左右惟圖史。十萬貫半張紙。生平不乞錢和米。最傾心虎頭三絕龍眠三李。飽暖飢寒身外事。所好與人殊異。又何用向人搖尾不學桓元甯作丐儘傍觀笑作墦間祭。交易退此其例。

高陽臺 新居小誌

鏡檻廻燈花房籠月柳絲細織簾櫳一角紅樓玻璃三面玲瓏樊劉眷屬清閒甚。憑欄杆消受西風聽疎鐘。酒也惺忪夢也惺忪。桑田正換虫沙劫。算滄洲小住隔斷塵紅曉霧朦朧朝霞穿破樓東參差樓閣丹青樹。又添些畫稿詩筒。信天翁原是癡聾。越是癡聾。

高陽臺 啓蟹

玉椀擣薑銀盤注釀樽邊偷歛雙蛾不是文君爲誰忌譁徧多雪  
膚花貌參差似笑雌黃惹了風魔禁檀那左手摩挲信口吟哦  
西風有恨無腸斷悵湘桃骨瘦容易消磨屑玉銷金爲伊曾築吟  
窩狂奴故態橫行慣怕掀翻醋海風波待如何滿地江河遍地干  
戈

慶春澤詠蝦

纈樣玲瓏簾紋細窄紅樓寶釧迷藏水府稱兵駭人鬢戟囂張橋  
頭水漲魚同賤暴秋陽變做開洋問吳娘爲甚佳麻讀作江陽。  
身家清白原如水便相煎太急也未能僵跳向龍門笑他蹈火投  
湯儒生禮貌傳卿黨鞠躬時早換紅裳赤精光沒得脂膏何況心  
腸。

慶春澤 咏龜

漢悅留香苔碑壓繡願伊長壽如公。謔浪閨中惹人雙靷潮紅天  
寒布被眉山冷笑先生頭腦冬烘鳳麟龍一樣玲瓏兩樣推崇。  
無端辜負香衾慣算黃金小印博得花封卜向燈花輸他視聽明。  
聰十三圖案廻文錦弄琵琶曾唱支宗喜相逢李姓詞翁陸姓詩  
翁。

慶春澤 咏鼈

卸甲調羹留裙佐酒豐腴媲美駝峯矮屋人來萸囊出自懷中阿  
兄貴作金龜婿漫相嘲眼血流紅代參茸醋炙宜鬆酒炒宜烘。  
玄裳入夢原多事向甕中捉取不辨雌雄題壁留香小名翻覺玲  
瓏頭銜輸與吹簫客便闌珊立向西風論奇功甜食醫聲淡食醫

風。

高陽臺 咏佛手

妙想拈花清疑采菊嬌名應喚黃香入握溫馨施檀輸與芬芳瑜  
珈小演長生訣展幽蘭纖指舒長細評量色似桄榔味似檳榔  
天花散罷渾無事現莊嚴寶相垂拱平章色色空空如何偏占中  
央清齋供養蓮燈畔做仙人掌上迷藏試猜詳攜向禪房攜向柔  
鄉。

高陽臺 美人手

倦繡停鍼嚴妝呵鏡天寒曾笑伊疆貼鬢簪花嫌他舞袖郎當闌  
干細搘連環印百忙中還肯添香剥蓮房多謝蕭娘飼與蕭郎  
蘭房扶醉支頤坐記一雙寶釧勞我收將小握柔荑薄魂消盡王

文苑導游錄 楠園近積詞十

六 乙丑二月

昌玉鈞輪與金樽。畔笑檀奴猜透迷藏。斷人腸。前日高唐。今日河。  
梁。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重版

▲文苑導游錄全集

平裝二冊 精裝五冊 實售國幣二元四角  
實售國幣二元四角

著者常覺 小蝶  
作 者鶯魂 陳丞 刘靜一  
編校潤文者 天虛我生  
勘訛者者 覺  
輯者者 樹園編譯  
發行者者 時還書局  
分售者者 各省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 上海時還書局  
大通里 白克路